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一輯

紀傳體

十八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本册目録

[illegible]

小川弘著
村田直景校

立志塾蔵板

據明治十七年（一八八四）
東京村田直景刻本影印

鎌倉史序

史難矣而佗我史尤難何以言之自王政弛經制度廢關國不置史苟誌有所撰著不能不就野史家乘以雜采之而其所記載各阿所好立言無緒措辭無

體詳於小而略於大事遠謀奇策不能抉擿而出之又雜以里巷吠虛之事孰公孰私孰實孰虛廣羅而博涉之其疑益深雖躬具三長自何下手是以中井竹山之於逸史履軒之於通

語賴山陽之於外史皆究畢生力最其翹翹者也然亦未能免踈謬之誚況其下者乎此予之所以不能不推轂於小川道甫也道甫北越芝田之人在爲大里正幼好學且耕且讀最潛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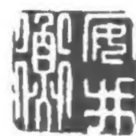
於文辭慶應乙丑其弟子泉在江戶因什寄示所著鎌倉史五十卷請潤色之予受而讀之始於源右大將終於北條高時凡事關於鎌倉網羅不遺其文簡而得要繁而不冗取舍允當議

論極正。傳記之外。又撰二志九表。使讀者粗知霸跡所以隆替。雖事止於一隅。皇國私史之撰。未有備體如此者也。嗚呼。道甫生北地偏僻之邑。未嘗游於上國。其所師受。蓋亦可知焉耳。而

其所爲。殆與三家者抗。自非有才識軼人者。安能與於此哉。予雖未與衜甫相見。竊偉其才。及其請序也。舉予所見。以告世讀此書者云。

慶應丁卯重陽前一日

前塙邑令安井衡撰



門人清水礐書

鎌倉史序

將軍源公。以貶竄困踣之餘。乘時一呼。四方響應。未出六歲。天下平定。民得蘇息。其功豈不亦偉乎。納言藤公嘗稱之曰。嚮微之人。其奈蒼生何。蓋亦仲尼微

管之意。豈虛贊也哉。其開府鎌倉也。請任天下總追捕使。以握兵馬之權。禮樂征伐。壹出其手。凡天下之佩刀稱士者。皆為其家人。據有王土。私有王臣。則其為罪抑亦大矣。爾後取而代者。

興亡相繼。易姓五。閲歲七百。其制度文為。雖有損益。率莫不率由乎鎌倉氏也。而如其威力。則有加而無損。於是王化蕩然。無復影響。其名則臣。而其實則君。宇內之廣。古今之久。求如我幕

府者。曾無似者矣。夫源公之功如是。其偉。其罪如是。亦大。我其以何擬之。昔人斷五霸曰。功之首。罪之魁。此可以比歟。未可。何哉。彼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假公義以營私利。其獲罪如斯

而已矣。未嘗私其土壤也。未嘗有其士民也。且五覇者身死而權移。幕府則傳之子孫。其久者或至於十有餘世。此豈可比而同也哉。嗟乎功之偉。罪之大。生民以來。未有如我幕府也。抑氣

化之衰也。衰極則必復盛。人事之失也。失窮則必復得。今也天誘其衷。人厭其政。大運斯復。名實之判者。忽然復合。朝權之去者。倏然再歸。封建一變郡縣。制定四海六十州之民。顒然得復

仰一尊沾霈恩爲。嗟乎。何七百年間之民之不幸。而七百年後之人之幸也。夫幕府之於名實。其相悖如彼。故其紀之者。誰不艱乎。立筆苟傳其實乎。書成而譴至。人非南董。何能得直筆。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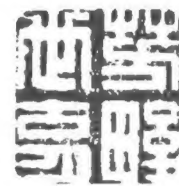
有三長。豈能得揮霍。是以世之脩私史者。不得不塗虛爲實。飾僞爲眞。此佳乘之所以難得也。頃日。北越小川道甫。作鎌倉史五十卷。五記二志九表三十四傳。體効正史。擧要提綱。合渙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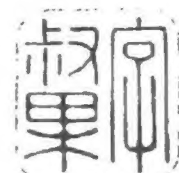
東。將軍九世。執權九代。凡百四十餘年間。治亂得失之迹。忠邪淑慝之實。隨筆畢露。微者以顯。屈者以伸。煥然如觀火。洵足以勸阻百世矣。嗟乎。自今以降。南董之筆。可伸三長之能。得揮霍。

則有人蹶然提筆而起。自足利氏以下。逐次詮録。使七百年間幕府之行事。一無遁跡焉。是道甫為之嚆矢也。其功豈鮮少也哉。欣賞之餘。序以置於卷首。且以慫恿世之有志斯業者。

明治三年庚午秋七月上澣

大學中博士芳野世育





門人　安井正禮書

北海小川先生傳

先生諱弘。字道甫。號心齋。又號北海野史。越後人。本姓水野。其先永祿天正之際。避亂來居飯森杉村。更姓小川。七世祖諱政房。爲新發田鄉長。移於島潟村。子孫世承其業。考諱政詮。以文化十三年十二月生先生。先生幼穎悟。多才藝。喜作畫。從兄亦有喜畫者。嘗分蘭竹二種。各畫其一。將有以鬪巧。太孺人井岡氏。不悅曰。汝宜務講忠孝之道。今乃捨本趨末何爲。先生感悟。自是不復作畫。從新發田士人思亭丹羽翁學。翁以文章有名當世。久之謂先生曰。吾子負笈

来學數年于今。黽勉執業。未嘗有惰容。他日必有成。然非闡明經義。博涉史集。養成性情。練達世務。則不可。先生曰唯。於是益勤讀書。夜以繼晷。又數年。翁歿。先生乃致書安積艮齋。遂執弟子之禮。又與安井息軒。芳野金陵。塩谷宕陰諸儒。簡牘往来。率無虛月。先生生四年。喪父。叔政順。權守先業。天保四年。先生年十八。得承家襲爲鄉長。先生視事。以仁厚多恕爲務。絕無苛虐。民皆悅服。新發田侯擢爲三鄉社講。賜章服及官板經籍。以賞之。安政初年。俗頗尚華侈。侯深以爲患。命先生欲有以矯之。先生乃以身率先。無幾民皆去華歸朴。新發田城東一水。曰加治河。河北曰真野原。下流沿海。曰濱浦谷內。地已荒蕪。且乏水泉灌溉。年屢不登。每河漲溢。災被二十餘里。先生奉命。疏溝洫。闢蓁莽。數年無復水漲之患。並得良田數百頃。侯悅。賜以松林百畝。水田五十畝。以旌其功。明治元年。王師有事于鳥羽伏見間。新發田首唱大義。遣壯士五百。入京護闕。而四隣諸侯。舉兵連衡。將擁幕府以抗王師。於是新發田孤立。諸侯之師又臨境上。要以黨逆。新發田群臣。無以拒之也。請侯微行蒞盟。將入舘於先生家。先一夕命下。先生大愕。馳入城見

大夫請曰。我公忠義夙顯。方發精兵。致力王師。今乃爲隣敵所劫制。遽變節蒞盟。天下後世其謂我何。臣甚惑焉。願更熟計之。會城下百姓相煽。麕集者一夕萬人。皆環城號呼曰。願請我公無有蒞盟。有司慰諭。不聽。侯是以不得蒞盟。及王師來討。五月。先鋒一艦載兵者。達我大夫汀。諸侯之師乃去。先生又上書曰。今黨逆之師所在潛伏。且覘我釁。一舉來襲。而王師未有後繼。我兵有限。三面受敵。何以待之。臣請得別設方略。以消禍於未形。諸大夫皆曰善。先生即使嗣子顥夜徇于近邑。得土兵二千。分爲二隊。一出軍于

築地。一軍于中條。諸侯之師在遠近者。以爲王師大至。皆不戰而逃。侯悦。加賜先生二人之饋。當是之時。新發田得勤勞王事。能保始終。實先生之力也。二年春。有大夫出治羽前一邑者。先生爲之僚屬。頗有所贊翼。又遷爲藩廳大屬。賜祿十五石。並四人之饋。屬王室中興。天子親政。先生將欲有大爲。既而罹疾。三年七月十四日。遂不起。享年五十有五。先生爲人温雅忠實。事太孺人至孝。夙抱遊宦之志。以太孺人猶在。不肯遠離膝下。太孺人亦有淑德。善和歌。每有諷咏。使先生寫以漢文。以爲娯樂。先生善書。頗有漢魏

遺風。又巧於鉄筆。嘗會同好者數人。設宴酒酣。分李太白春夜宴桃李園序刻之。先生得群李以下八字。執刀立成。遒勁間遺擧坐咸嘆服。所著鎌倉史古歌韻解。策府北。越春秋國邑誌。北海遺稿。皆藏于家。而鎌倉史五十卷。最蓄力云。

明治十五年九月　　姪益三謹撰

校刻鎌倉史例言

一此書本小川道甫。欲上德川氏而不果。其家遺請剞之。書今摘其要。曰世之修史者。特詳於傳記。而不及志表。何也。夫傳記不過鑑一人之行實。志表則所以考一代之成法。察治亂之隆替。教化之所關。民命之所係。豈可廢而不修哉。後之修史者。知修天子之史。而未知修諸侯之史。夫春秋魯史也。而至日食星變災異豐凶之類。及封内有大事。皆記之。修我諸侯之史者。多遺之而不記何也。況如我覇府之史。固宜不遺焉。馬遷之記。雖稱合左右史。亦實創意爲之。如我覇府之制。實無前之事。亦宜創意以定一躰書法。要不敢戻春秋之義耳。讀者可以知道甫編述之意焉。

一此書原本係于道甫手書。凡於朝廷之事。必闕字。今改之。

一此書不載引用書目。聞初有之。後更刪之。今不詳其故。觀者諒諸。

一職志中所載。四一半目勝者。儀衛志中所載。十字垸飯者。按東鑑要目云。四一半目勝者。皆雙六之稱也。十字者。蒸餅也。晉何曾蒸餅上不拆作十字不食之故事。垸飯者。垸當作椀。又寛永本東鑑。椀垸互用。蓋椀作垸者舊矣。他祭箭餅。矢口餅者。皆供餅武神之謂也。此類余別有所解。

一文字謬誤者改之。年月支干錯置者。據東鑑訂正之。猶不免遺漏。

一此書有世益二序。已悉之。不復喋喋。余自幼嗜讀國史。今校剞之。亦豈偶然哉。

明治十五年十二月下澣　村田直景識

鎌倉史目録

表第五
源氏世系表下
卷十三
表第六
藤原氏世系表上
卷十四
表第七
藤原氏世系表下
卷十五
表第八
平氏世系表
卷十六
表第九
諸氏世系表
卷十七
列傳第一
夫人
源右大將母藤原氏 附常盤延壽
源右大將夫人北條氏 附藤原氏
源二世將軍夫人 源氏比企氏

源三世將軍夫人藤原氏
藤原將軍夫人源氏
卷十八
列傳第二
宗室子女
希義
全成
義圓
貞曉
大姬
乙姬
一幡
善哉
千壽
卷十九
列傳第三
源賴政 子賴兼廣綱仲綱
卷二十
列傳第四
源義仲

鎌倉史　卷之一　五　立志塾藏版

鎌倉史　卷之一　六　立志塾藏版

工藤景光 子行光
後藤實基
仁田忠常
宇佐美實政

卷三十二
列傳第十六
土肥實平 弟土屋宗遠
大庭景能
安達盛長 從子足立遠元
天野遠景

葛西清重

卷三十三
列傳第十七
比企能員
宇都宮朝綱 從孫信房
八田知家
橘公長 子公業

卷三十四
列傳第十八
下河邊行平

附藤澤清親 愛甲季隆 諏訪盛澄 海野幸氏 望月重隆 那須宗高

卷三十五
列傳第十九
北條義時 子朝時 重時 政村

卷三十六
列傳第二十
和田義盛 子義秀 弟義茂

卷三十七
列傳第二十一
畠山重忠

卷三十八
列傳第二十二
梶原景時 子景季 景高 景茂

卷三十九
列傳第二十三
首藤經俊
澁谷重國
小山田重成 弟榛谷重朝
金子家忠
熊谷直實 附平山季重

鎌倉史目録終

鎌倉史卷一

源氏記第一

將軍賴朝上

北越　小川弘著
東京　村田直景校

將軍源賴朝。其先出自清和天皇第六子貞純親王。任兵部卿。生子經基。經基材武便騎射。賜姓源氏。調鎮守府將軍。將軍經基生滿仲。滿仲生賴信。並歷任諸國守鎮守府將軍。賴信生賴義。賴義沈毅有略。平直方奇其才。以女妻之。賴義嘗夢八幡神賜劍。而妻娠焉。及生賴義喜曰。必與我家。因名義家。稱八幡太郎。闊達英武善射。永承中。陸奧豪族阿部賴時作亂。賴義拜陸奧守。兼鎮守府將軍。往討。九年夷之。是役也八幡太郎功居多。及凱旋。建八幡祠于鎌倉鶴岡。寬治中。奧人清原武衡等作亂。義家以鎮守府將軍。伐夷之。義家承父祖業。善撫將士。東國士民。服其恩信。稱曰八幡公。相與共請擁戴其子弟。自呼曰家人。自王政不綱。桀黠之徒數乘間起。源平二氏。更出討之。而賞格不當。然源氏功最高。久仁關東士心。故八幡公臨終遺書其家曰。吾後世必有操天下之權者。實將軍高祖也。曾祖義親。對馬守。以罪被誅。祖爲義。檢非違使左衛門大尉。大尉子左馬頭義朝。有九子。將軍其第三子也。母藤原氏。以久安三年丁卯。生于尾張幡屋。小字鬼武者。幼英特。度量過人。左馬頭異之。愛過諸子。甫十

二歲。爲皇后宮權少進。十三。歷右近衛將監。上西門院藏人。改除藏人。保元之後。左馬頭功最。而賞不及平清盛。由是源平始有隙。平治元年。清盛如熊野。中納言藤原信賴乘間遣左馬頭引兵擊殺少納言藤原通憲。遂挾天皇及上皇。據大內。將軍時年十三。信賴表授從五位下右兵衛權佐。時稱曰武衛。武衛說乘間攻平氏六波羅第。信賴弗聽。及清盛歸。天皇上皇皆潛幸六波羅。清盛縱兵攻大內。左馬頭自傳家寶刀曰髭切。至是授武衛。携以臨軍。拒郁芳門。射殪數人。左馬頭攻六波羅。不利東走。武衛騎驢而後。夜過森山。土兵聚將捕之。武衛乃覺。斬二人。左馬頭悔武衛不至。使鎌田政家返索。相得而去。會大雪。馬不能前。皆釋甲步行。復與父兄相失。近江人大夫屬定康者。匿武衛於村中佛殿之上。諭主僧護視之。後匿定康家。明年春。適美濃青墓投驛長大炊。先是。左馬頭至青墓。使子義平募兵於飛驒。而躬詣內海。爲長田莊司平忠致所殺。送首清盛。梟之。義平欲復仇入京。反爲所殺。武衛得父兄凶問。乃東奔。爲平宗清所虜入京。清盛將殺之。宗清意憫之。欲救之。清盛後母曰池尼。先是尼兒家盛死于宇治河。尼哀之。宗清因稱武衛貌肖之。尼憐之。爲乞清盛再三。終宥死。流于伊豆蛭島。時永曆元年也。武衛之就途也。道傍觀者。見其有威容。相語曰。是猶放虎於野耳。舊臣皆勸

削髮獨秩父盛安附其耳語曰郎君宜存髮以待前途武衛首肯而去至伊豆清盛命州人伊東祐親北條時政監之武衛初倚祐親氏後去倚時政時政平直方裔孫也武衛通其長女時政遂厚之武衛深沈有大略性堅忍喜怒不形於色爲衆所畏愛然家門衰替平氏益興關東將士嘗隷旗下者皆變節占仕其屬意者亦不敢來通窮苦艱辛二十餘年獨乳母比企尼饋遺之而已平清盛以積威取官累遷至太政大臣子弟九族官公卿機要者六十餘人采地奉祿半天下窮極驕奢益謀威重乃放家僮三百人赤衣禿髮使適城市人有議己者卽捕之京師不敢聚首而語道路以目長子重

盛賢數諫之不悛重盛薨清盛遂幽法皇於鳥羽北殿逆威大振天下匈匈關東豪傑屬意武衛者漸多

治承四年夏前右京大夫源賴政謀奉法皇子以仁王仗義討平氏使源行家密齎王令旨諭關東諸源特賜令旨一通於武衛武衛與時政謀益結土豪先是清盛納女於天皇生皇子甫二歲乃廢帝而立之是爲安德天皇清盛子右大將宗盛諫解法皇之幽會以仁王事發覺王與賴政走南都皆途見殺清盛遷都福原復幽法皇於板屋遂欲悉勦滅諸源命相摸人大庭景親圖武衛三善康信使弟康清來告僧文覺從慂武衛起兵武衛使安達盛長招所約之士豪傑來會者數十百人每人延之密室與深語相囑託人人以爲特厚己也莫不驩喜自奮州目代平兼隆者居八牧寨武衛謀先擊之遣客藤原邦通與兼隆游圖其地形還佐々木秀義使子定綱馳告景親聚兵武衛決意擧兵與定綱約以八月丙申會丁酉擧事因書招定綱外王父澁谷重國會雨潦道不通定綱後期丁酉夕方至重國亦不肯來而軍士旣集有八牧卒通北條婢者是夜來會武衛恐其喩謀捕之因謂期不可紓乃使時政定綱等率八十騎乘夜襲八牧出圖指授其所嚮留加藤景廉佐々木盛綱堀親家自衛會土人祭三島神時政曰官道多行人擾之謀必泄請由蛭島道武衛曰否

吾以義起兵而今夕首事吾不敢由間徑矣諸將悅服已發武衛呼時政反之曰吾何以知勝敗時政曰勝則擧火卽敗馳使報之君自爲計乃往已過三更使人升樹望火未也顧景廉盛綱親家赴援取眉尖刀授景廉曰努力斬兼隆景廉與諸將破寨斬兼隆放火而還兼隆族知親爲蒲屋邑吏蠹害百姓武衛奉令旨罷知親民大悅伊豆人狩野茂光相摸人土肥實平等稍稍來集會于土肥議使安達盛長傳令旨歷說八州豪傑以三百騎軍于石橋山結令旨於旗上以誘義徒時八月癸卯也大庭景親及相摸武藏兵三千來攻屯山前伊藤祐親以其徒屬三百人掎我軍後景親聞三浦黨

應義軍。欲及其未至而戰。薄暮進兵。衆寡不敵。我前鋒岡崎義忠死之。比明大敗。相摸人飯田家義。初屬景親。至此與部下六騎反拒景親。武衛因得脫走入椙山。追騎復逼椙山。武衛親殿而射。應弦而倒。加藤景廉扣馬諫。與諸將留戰。武衛得間與土肥實平冐嶮逃走。諸將尋至。見其立僵樹上。請與俱死。武衛諭諸將期後會散遣之。獨與實平俱匿。景親大索山谷。適詭言武衛死。圍乃解。出遇時政。匿箱根山僧永實家。永實弟良暹善平兼隆。謀爲復仇。永實告之。武衛謂時政曰。吾欲趣安房徇二總。以謀再舉。卿爲我赴甲斐。趣諸源發兵。時政曰諾。乃發。先是三浦氏亦爲畠山氏所攻。棄城而走。武

衛循山走土肥。自眞鶴崎上舟。赴安房。數日望見一大舩至。則三浦氏也。時政慮諸源不輒應。亦還赴于安房。相得于海上。共會獵島。九月移檄招小山下河邊豐島足立葛西諸族。初上總人平廣常。下總人千葉常胤皆應我約。於是武衛欲如廣常氏途宿民舍。長狹常伴謀襲之。三浦義澄逆擊敗之。安西景益來迎武衛。諫曰。君如廣常氏。恐尚有數長狹。不若令彼來迎而後往。乃宿安西。使時政復如甲斐。趣諸源兵。使和田義盛召廣常。安達盛長說常胤。常胤從之。廣常陽應而不肯來迎。武衛用義盛議。直經上總入下總。常胤斬州人千田親政等。以兵三百迎謁于國府。獻捷。常胤請多張旗幕以

誘觀望者。從之。進至隅田河。廣常以二萬騎來會。欲見武衛。武衛不見。使實平言曰。吾奉令旨舉大義。汝何不速來。當在後陣待命。廣常悚然退謂人曰。此公必能成大事。我以吾衆。援其寡弱。意必大喜。而今如此。武衛既得廣常兵。石橋散兵又來歸。軍聲大振。是月源義仲起兵于信濃。初石橋捷報至京師。清盛大喜。已而聞武衛未死勢復振則大恐。十月清盛。遣孫右近衛少將維盛。弟薩摩守忠度。以五萬騎來攻武衛。召諸將議曰。吾徇上野下野然後西上何如。廣常曰不若及敵未踰足柄。而取武藏相摸二州。既獲天下惟君所欲爲。武衛然之。濟河而軍豐島。清光葛西清重足立遠元等。皆來會

焉。畠山重忠。河越重賴。江戸重長等。望風來降。行收兵。比至鎌倉。兵凡十餘萬。乃築幕府。部署諸將士。遂親將而西。八州將士爭追附之。比踰足柄山。兵凡二十有餘萬。北條時政率甲斐人武田信義安田義定等兵二萬騎。來會于黃瀨河。甲斐軍之來。與駿河目代橘遠茂及長田入道遇于鉢田。戰斬長田。擒遠茂。伊豆人天野遠景。擒伊東祐親於鯉名。初武衛倚祐親。祐親圖殺之。子祐清告之得免。於是拘祐親於三浦氏。召祐清欲報其德。祐清辭曰。父囚子賞非所聞也。臣願屬平氏。武衛義而許之。遂進與平維盛夾富士河而陣。命武田信義爲先鋒。初維盛遇行人。問東軍多少。對曰。八州風靡。山

河皆兵也。於是一軍心懼。已而武衞軍至河東。白旗林立。望之無際。維盛召鄕導將齋藤實盛問曰。東軍挽強如卿者幾人。對曰。挽五夫張之弓。挾十五膚之矢。以貫甲七札者。一隊不下二十人。人畜五六馬。馳山谷如平地。父死於前。子踐屍而進。如臣者斗量帚掃。不可勝數。如我畿內西國兵。幺麼尫弱。託喪稱創。動輒欲退。而所乘皆駑。豈能與彼抗哉。遂辭而西。於是一軍色懼。信義夜襲西軍後。道經大澤。鳧鴈驚起。西軍聞轟轟之聲。大駭潰走。武衞欲追走而西。常胤廣常義澄皆曰。常陸陸奧諸州未服。恐窺我後。先定關東。然後西伐未晚也。武衞從之。乃留信義守駿河。義定守遠江。引兵還鎌倉。

勞軍賞功。大庭景親來降。斬之以報石橋之役。梟長田入道首。餘降者多釋之。十一月。武衞引兵如常陸。遣平廣常說佐竹秀義。秀義不從。率兵據金砂城。乃圍金砂城。遣廣常說秀義叔父義政。啗以利。令爲內應。潛兵于城後。襲而拔之。分地賜將士。乃還鎌倉。新館成。移居焉。置侍所。以和田義盛爲別當。將士三百餘人。皆賜宅地。占邸第。是月。平清盛復歸平安舊都。十二月。山本義經。柏木義兼。起兵近江。遙應鎌倉。爲平氏所擊破。脫走來歸。

養和元年。春正月。太上天皇崩。源行家徇地於美濃尾張。據板倉城。先是河野氏起南海。菊池氏緒方氏起西海。並叛平氏。至是清盛惶懼。釋法皇幽。請聽政如故。二月。左兵衞督平知盛。中宮亮平通盛。左近衞少將平清經。薩摩守平忠度等。大舉發京師。斬武藏權守源義基於河內。虜其弟義兼義廣。遣和田義盛等援安田義定守遠江。閏二月。源義廣起兵常陸。入下野。足利忠綱應之。將襲鎌倉。小山朝政擊走之。是月。清盛死。[illegible]源氏[illegible]誡子宗盛銳意東討。於是藏人頭平重衡。參河守平知度。及平維盛。平通盛。平忠度等。入尾張。三月。武衞弟義圓率兵與源行家合。逆戰西軍於墨俣河。不利。義圓見殺。行家退保參河。[illegible]西軍亦解還。夏四月。撰壯士十一人。直寢所。十一月中。有客星見于東北。鎭星有芒角。是月。改

造鶴岡八幡祠。秋八月。平宗盛表陸奧人藤原秀衡爲陸奧守。討鎌倉。城長茂爲越後守。討源義仲。秀衡依違不敢出師。長茂討義仲。不利。義仲遂入越後。還軍及平氏戰于越前。北陸豪傑多附義仲。

壽永元年。春二月。伊東祐親會赦自頸。殺其子祐清。秋九月。蓮池家綱。平田俊遠。殺武衞弟希義於土佐。冬十一月。命源有綱。伐家綱俊遠。

二年。春三月。武衞北伐源義仲。先是義廣行家叛鎌倉。歸義仲。又聞義仲與平氏連和。武衞怒。發十萬衆。如信濃。義仲避之越後。武衞至臼井阪。還。次武藏。使使讓責義仲。義仲請和

納子義高為質。武衛許之。以義高歸。以長女妻之。夏五月。義仲與平維盛戰越中。大敗之。六月。義仲又與平氏戰。大敗之。取越前。定北陸。武衛使安田義定將兵自海道犯京師。秋七月。義仲進逼京師。平宗盛奉乘輿。擧族西奔。義仲等入京師。迎法皇於叡山。聽命。八月。法皇議更立天子。義仲請立北陸宮。不聽。立高倉天皇少子即位。甫四歲。法皇聽斷萬機。勅削平族三百餘人爵邑。拜義仲左馬頭。兼伊豫守。行家備前守。義定遠江守。冬十月。武衛條奏。其一曰。頃年平氏當國。奪神田佛戶。天譴不旋踵。闔族敗亡。此非臣力所能致。請悉復之。以報冥助。其二曰。平氏所侵諸邑。盡復故主。臣等不宜利之。

願廷議定之。其三曰。平氏降者宜從赦宥。臣嚮被宥。故有今日。源平並立。同衛王家。古制為然。自朝廷視之。何有彼此哉。法皇嘉納之。尋召朝。以管內多虞辭。乃勅復右兵衛權佐。武衛使弟範賴義經監關東貢賦西上。時義定既東歸。義仲不欲東兵入京。範賴等留伊勢。閏月壬戌朔。日有食之。義仲遣兵攻平氏於水島。不克。先是平宗盛收兵南海。掠山陽沿海。至是取備前播磨。十一月。義仲幽法皇。法皇使人來徵兵。十二月。殺上總介平廣常。

元曆元年正月。遣範賴義經。率兵六萬。討義仲。誅之。是月。平宗盛復福原故都。奉先帝移居焉。二月。範賴義經攻福原。克之。生獲平重衡。斬平通盛平忠度以下十一人。得首千餘級。宗盛奉先帝。航海奔于讚岐。命土肥實平梶原景時。定播磨三備之地。移書諸將。凡法皇有旨。事無是非。一奉成算。雖或有不便者。不許輒違旨。時兵革連年。民庶流離。紀綱頹敗。號令壅塞。武衛條疏。其一曰。凡政事宜遵舊章。務施德惠。諸國受領尤宜精簡。東北諸國多離兵禍。民居蕭然。今春流民漸歸田里。宜及西成時。命國司以撫之。其二曰。請勅京畿控絃之士。悉從義經西討。至賞有功。臣請論奏之。其三曰。皇和神國也。亂臣賊子。神必戮之。鄉聞鹿嶋神入京。平賊忽敗。豈不欽仰哉。請神田一切復舊。更加戶口。若神廟有破壞者。令國

司繕治之。其四曰。寺戶一切復舊。香華無懈。近年僧徒廢學執兵。比比而然。宜嚴禁止。若其貯兵杖者。臣請收之。以給官兵。三月。敘正四位下。發檄南海西海兩道。勦平氏。使大井實春帥兵巡按伊勢。是月。畋于伊豆。梶原景時檻平重衡。至自京師。武衛見之。使景時傳命曰。吾非忘相國之德。若王命何。然不圖公卒臨此也。乃至右大臣氏。相見亦當不遠。重衡請速死。屬之於狩野氏。令二姬侍餽酒食焉。夏四月。至自伊豆。殺義仲質子義高。五月。遣足利義兼小笠原長清等于甲斐。小山朝政宇都宮朝綱等于信濃。巡按之。表平賴盛復其爵邑。賴盛池尼子。清盛異母弟也。初武衛定關東。乃竊通書招

賴盛欲報池尼德及平氏西奔賴盛獨留京師至是迎致鎌倉禮待甚渥欲使平宗清從來將厚報其德也宗清不來曰吾豈不知耻哉是月伊勢巡按使大井實春及波多野盛通首藤經俊等獲源義廣于羽取山殺之六月表弟範賴授參河守源廣綱駿河守平賀義信武藏守是月殺一條忠賴於營中秋七月伊賀人平田家繼關信兼作亂應平氏殺佐佐木秀義守護大内惟義擊敗之斬家繼八月信兼據伊勢義經擊滅之遣範賴總督西海九州軍事討平宗盛九月範賴擊平氏于水島走之冬十月置公文所以大江廣元爲別當中原親能藤原行政足立遠元大中臣秋家藤原邦通爲寄

人以出政令又置問注所三善康信爲執事置公事奉行以聽獄訟庚午地震

鎌倉史卷一

鎌倉史卷之二

源氏記第二

將軍賴朝下

文治元年春二月範賴進入豐後擊原田種直於葦屋浦敗之義經總督南海四州軍事攻屋島陷之平宗盛奉先帝走入海三月義經進擊平氏于壇浦克之生獲平宗盛父子先帝赴海崩平經盛平知盛平教經平資盛平有盛平行盛等皆投海死平時忠等就虜獲皇太后皇弟及鏡璽夏四月義經捷報至自南海武衛適觀營南堂使藤原邦通讀之畢乃執露版坐神色不動及昏歸府始召使者問委曲乃令義經

奉鏡璽及皇太后皇弟以俘獲旋京師令範賴留豐後鎭撫筑紫遣中原久經近藤國平聚近畿十一州田賦禁兵士侵略事無大小一奉朝旨詔超叙從二位群下稱曰二品二品下教西討將士不因府擧而拜京官者不許東歸五月義經檻宗盛父子至腰越先是義經多專行出軍之後雖國家大事不復諮稟又不因府擧而拜官乃不許義經入鎌倉使北條時政受俘於酒勾大會諸將士延宗盛自簾內見之使人言攻討意宗盛悚惕請宥死措魚于俎加刀而示之諷自殺不解乃復遣義經護送西還易名末國貶爲讚岐權守削義經采地二十四所義經斬末國父子於篠原傳首京師梟于右獄六月辛未地震斬平重衡于南都平時忠以下處流秋七月庚子地震令久經國平奉院宣聚太宰府兵士所侵地八月先是表義經以下族中有功者至是詔拜義經伊豫守山名義範伊豆守大內惟義相摸守足利義兼上總介小笠原遠光信濃守安田義資越後守又收先考左馬頭首賜之就墓贈正二位內大臣二品素服迎之稻瀨川丁丑靈社鳴動九月癸未葬先考首於南堂冬十月範賴至自筑紫先是源行家匿京師與義經密相往來二品疑其謀叛遣梶原景季游偵頗驗命範賴伐之範賴固辭乃遣僧昌俊授計入京襲義經義經殺昌俊遂與行家迫法皇乞院宣討鎌倉廷議

聽之報至二品方落勝長壽院神色夷然畢禮而歸曰彼殺我使可以伐也乃戒諸將束裝小山朝政以下五十餘人請即夜發遂以爲先鋒命之曰及吾未至誅彼二兇後五日親發鎌倉檄諸道會軍於途十一月至黃瀨河聞義經等西奔乃還使使白寃於朝廷使北條時政將兵往護京師天子宜勅諸道索捕義經行家不獲二品用大江廣元議奏請州置守護追捕使邑置地頭皆用東人而躬自統之山陰山陽南海西海二十六州每段課米五升充軍食以捕義經行家朝廷聽之自是兵馬之權歸鎌倉矣是月定驛路之法凡京師往來之路不論權門勢家皆令出傳馬十二月令北條時政

奏請公卿與義經行家議者。初義經等請宣旨。衆議多許之。獨右大臣藤原兼實執不可。二品又素聞其賢也。貽之書曰。某當平賊之職。孤身擧義。幸得奏功。而不敢自專。嚮發而使按近畿。既奏院宣嚴撿關西。而今又以二兇管西州。亂人挾命弄柄。敢規非分。某特恐禍亂之端復由此起。近日所奏請。非以營私。乃欲爲天下定亂而已。因表兼實掌内覽。又置議奏官十員。公卿以下與東討宣旨者。皆解見官。

二年。春二月。下敕。府臣身在外而帶京官者。解之。又表右大臣兼實攝政。三月。奉詔罷追捕使課米。又奏曰。治承以來。兵革連起。民苦繇役。不暇東作。至于關東疲弊殊甚。凡臣所管

相摸武藏伊豆駿河上總下總信濃越後豐後九州。去年以往逋租。已悉蠲除。更自今年量民力納之。伏願諸州租賦。一切準之。以安黎元。朝廷從之。是月。武田信義卒。夏四月。二品貽書議奏官曰。某所以建議置議奏者。欲賴諸公議。以致平治也。庶幾釐正諸務。公平不回。某生武門。長鄙野。又從事軍旅。未慣朝章。偶有所奏請。諸公反覆取舍。專執公平。以安天下。至如宜示或不便民。亦當盡言以獻替。深所望於諸公也。是月。北條時政還。以左馬頭藤原能保守護京師。北條時定等爲敬衛。能保。二品妹婿也。五月。黄蝶群蜚鶴岡八幡祠。使有司禳之。是月。北條時定獲源行家於和泉。殺之。六月。發倉賑相摸窮民。時定擊源有綱於大和。殺之。秋八月。罷大臣采邑地頭。聽公卿自置。冬十二月。置筑紫奉行。以天野遠景爲之。

三年。夏四月。雷震政所大江廣元廐。三馬斃。六月。修閑院。秋八月。始修放生會於鶴岡。觀流鏑馬。是歲。京師多盜賊。詔徵衛士。遣千葉常胤下河邊行平按之。盜賊遁去。京師肅靜。

四年。春。天野遠景帥兵攻鬼界島。陷之。夏四月。修六條殿。六月。令坂東諸州彼岸及放生會。禁屠殺。至火獵撈魚之類。永停之。因奏請諸州一切準之。冬十二月壬辰。鶴岡八幡祠調馬場樹無故自折。

五年。春正月。敍正二位。二月辛酉朔。日有食之。戊子。彗星見東方。是月。修大内。三月壬辛。白氣竟天。貫北斗魁星。夏六月。陸奥人藤原泰衡殺義顯。傳首鎌倉。義顯。即義經也。削籍改名。泰衡。故陸奥守秀衡子也。先是。二品聞秀衡容義顯。劾奏之。天子勅秀衡誅義顯。秀衡不奉詔。及秀衡卒。泰衡殺之。然以中州始定。道路遼遠。割據一方。國富兵衆。不從鎌倉之命。既庇叛者。違詔拒敎。至是二品赫怒。奏請奉詔討泰衡。朝廷以義顯已伏誅。不欲復動兵。未許也。二品用大庭景義議。拜表乃行。秋七月。使千葉常胤八田知家督常陸下野兵由東道。比企能員宇佐美實政督武藏上野兵由北道。而自向中

道命大庭景義三善康信等留守鎌倉。八月。大軍入伊達泰衡城厚樫山。使庶兄國衡將精兵二萬守之。國衡堅拒。諸將皆疾戰。呼聲動地。積鏃成堆。我兵冒險襲城後。城乃陷。追斬國衡。進至國府。常胤知家來會焉。又進圍誰毋城。城兵出降。乃出令曰。我軍至津雲橋。敵必避之。平泉以死守之。先鋒諸將勿貪功輕進。傷吾一士。遂以諸軍進。連破衆原三迫諸寨。至平泉。泰衡已火城遁。國司藤原基成出降。泰衡投東乞哀。不省。九月。進軍陣岡。能員實政定出羽而來會焉。兵總三十萬騎。泰衡奔蝦夷。其臣河田殺泰衡。持首來降。梟泰衡首。遂誅河田。以誡貳其君者。會宣旨至。於是拜詔。大勞三軍。下令

二州。還流亡民。安堵如故。其長老賜衣馬。軍次厨川。泰衡弟高衡及族俊衡李衡等皆降。赦俊衡。食邑如故。遂降德音。釋輕因。乃報捷京師。謝專伐之罪。割二州賞有功。留葛西清重勾當州務。政事一準秀衡舊規。勿得更革。初出師。命上野下野輸粮。所在供給。毫不累土人。卒有毀高水寺壁板者。僧訴之。命斫卒手。釘板上。號令明肅。百姓悅服。冬十月。二品至自陸奥。十一月。院宣褒功。所欲賞之將士。皆從其請。有功者上姓名。又許私論決降人罪。遣大江廣元辭褒賞。請賑貸陸奥窮民。先是。出羽留守撿其地。將括隱田。二品禁止之。以安人心。十二月。詔封伊豆相模。世世襲之。奉詔流泰衡族高衡師

衡經衡等。是冬。泰衡臣大河兼任作亂出羽。
建久元年春。兼任轉戰入陸奥。擊殺守佐美實政由利維平等。命遠江守足利義兼及千葉常胤比企能員等。自東海東山兩道伐之。諸食邑二州者悉發兵從之。下令相摸以西具兵待命。命陸奥守護葛西清重。降者釋罪勿問。課出羽留守甲二百。贖其罪。遣使監軍。授方略。兼任敗死。乃命伊澤家景爲陸奥留守。與清重並治。問民疾苦。復修六條殿。冬十月。二品朝于京師。路過内海。展先考墓。賜青塚驛長大炊女延壽物。十一月。入京師。修平氏六波羅舊第居焉。先謁法皇。卽日朝天皇。拜權大納言。尋兼右近衛大將。賜毛車廂車隨人舍

人衣裳。法皇待右大將甚厚。每蒙引見。輒移漏。又擢功臣十人。授衛府官。既而表辭兩官。特許乘半部車。賜大功田一百町。自文治元年。每州置追捕使。至此六年。請號天下總追捕使。許之。十二月。前右大將至自京師。
二年春正月。改公文所稱政所。大江廣元別當如故。分寄人職掌。置令宗主知家事。二月。修法住寺殿。三月壬子。鎌倉火。延及幕府及鶴岡八幡祠。前右大將徙居安達盛長甘繩邸。甲寅。地震。夏。造幕府及八幡祠。秋七月。幕府成。九月壬申。地震。冬十二月壬申。常陸鹿島祠鳴動。
三年春二月。使大江廣元訪法皇疾。三月乙酉。法皇崩。丁亥。

葬後白河天皇。初法皇弗豫。前右大將齋戒禱焉。及崩每七日設齋至七七日。施浴於民一百日。夏四月庚申。有大流星。秋七月。天使就拜征夷大將軍。前右大將曰。吾爲武臣。敢坐受王命乎。使三浦義澄迎天使于鶴岡八幡祠受詔書。自是朝廷廢鎭守府將軍。重征夷任也。冬十一月。罷問注所。就執事三善康信邸聽訟。是歲。遣牧國親衛京師。

四年。春正月。定將士坐次。二月。下敎凡警衛京師者。其賞重於關東。三月。將軍畋于那須。夏四月。將軍至自畋。五月。大畋于富士。曾我祐成及弟時致殺工藤祐經。報父讎也。行營騷擾。將士出鬬斬祐成。捕時致殺之。六月。將軍至自畋。多氣義

幹謀叛。收食邑錮之。秋八月。淡路獻九足馬。弟範賴有罪。錮于伊豆。尋遣兵擊殺範賴。冬十一月。殺越後守安田義資。其父遠江守義定坐收食邑。

五年。秋八月。殺安田義定。是歲。遣三條有範衛京師。

六年。春二月。將軍如奈良。夫人北條氏世子賴家從。三月。落東大寺。施馬一千匹。丁酉。地震。將軍入京師。朝天皇。留百許日。秋七月。將軍至自京師。八月。下敎東州地頭有匿姦盜者。奪其職以授捕獲者。是歲。穀不登。

七年。夏六月。平知忠聚徒京師。謀作亂。藤原能保遣兵伐之。知忠自殺。知忠知盛子也。平氏餘黨至是悉平。

九年。春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天皇傳位於皇太子。初欲傳位。將軍以其幼冲不可。關白藤原基通。權大納言源通親贊成焉。冬十二月。將軍弗豫。

正治元年。春正月。癸巳朔。日有食之。乙巳。將軍疾革。薙髮。尋薨。年五十三。葬于法華堂後山。世子襲爲總追捕使。將軍以治承四年。創幕府於鎌倉。後六年。夷平氏。又十四年薨。統兵馬之權。通前二十年。爲人軀矮面大。音吐亮朗。善騎射。好和歌。在京師。數與僧慈鎭相唱和。外和顏接士。內嚴厲明察。源義廣之亂。長沼宗政。關政平。往援小山朝政。入辭。將軍自送之曰。政平有貳矣。及行果叛屬義廣。大河兼任之亂。陸奧守

護發健步二人報之。一人病而後先至。皆曰禍公業死。由利維平奔。將軍聞之曰。無乃謬乎。維平非奔者。公業非死者。及後者至。果如其言。其明察率此類也。性節儉。嘗召藤原俊兼。見衣服甚華。取刀截其裔。每朝京師。往來所需。毫無累百姓。嘗詣四天王寺。藤原隆能等。將課管下有所饗獻。將軍聞停之。然猜忌少恩。骨肉功臣。多見戮滅。又好色。至欲汚其嫂。而內不能制夫人之權。至庶子無得居中者。其後世絕嗣之幾。實兆於此云。

野史氏曰。源右大將。以遷謫之餘。乘風雲之會。舉手一麾。八州之士。翕然起應之。於是辯者馳說。智者察機。謀夫運籌。武

士奮力曾不浹六期報讎鋤虐靖綏兆民功格上下於是又有曠世之士如大江廣元建議決策分材武兼備之士鎮撫六十六州號爲守護遂覇天下剏建無前之業後世休焉非雄材大略足以服天下之心者何能至此哉及其深讐既滅功業如意不省煮豆之哀先行諸弟之戮不戒牝雞之晨遂致諸子之竄盖好察之弊姦邪得因乘之也禍端一開國亡貞臣家絕懿親履霜至氷舐糠及米迄以絕其世其亦誰之過也故先儒謂右大將初志未必如斯大惟以源家功德被東方久也豪傑素附者爭爲之用以成其大業苟源氏而有欲有爲者不必待右大將而右大將偶乘其時運以故得恢

其祖武也已野史氏竊謂不然夫得天下者不在獲巨猾而在得小民之心其喪之者不在縱巨猾而在喪小民之心故苟非其人雖得之必失之亦與平氏同轍耳夫右大將起于伊豆窮谷之中手提三尺以定天下當是之時源義仲起北陸源行家徇東山又有原田菊池緒方之徒縱橫關西天下之士莫不謂唾手先收功效也而右大將犖然獨據鎌倉不敢踰函嶺而西乃納雄傑之士詢忠智之謀偵人心之所向察民望之所歸練兵養氣以觀時之變士氣日奮惟恨蹀血之遲也然後正名嚴令發二弟而西鄕於是電掃四海席卷天下攘除禍亂誅滅無道六期之閒海內大定何其速也自承平天慶以還紀綱頽敗狡猾乘釁億兆之愁苦非一世所謂勞民易爲仁之時也而右大將舉義之初先罷蒲屋邑吏蠹害百姓者以撫其民是先示以攻伐之本意使民知嚮方也及平氏西奔則以返流民施德惠爲首議定五畿山陽則先發使禁侵略除民患夷奧羽則無更舊規無括隱田天下大定則悉除逋租更量民力納之使夫累世倥傯之民一朝飽沛然之澤故四海之內讙然樂業惟恐有變此其所以得之也獨右大將之起實倚北條氏勢不得不厚之故寵祿加於當時權勢振於將來然而終右大將之世執政如大江三善之徒皆文吏也而大臣自北條小山千葉三浦之徒未嘗

與焉至朝廷之爵亦未許之沾一級盖其所以防之之意亦足概見矣但其志業未及終設法未能精又艾枝葉之蕃欲以固其本根遂致絕世移權之禍此則其大過也然而後來北條氏弄權無忌加之以後鳥羽天皇之威勇擻天下之兵以臨之而天下未敢負鎌倉者豈非以右大將恩德被於四海淪浹於小民之心耶以是觀之鎌倉雖易主改姓而天下籍以安焉者實右大將德澤遺烈之所及也然則悠悠一百五十餘年之治固旣有基於當日焉

鎌倉史卷二

鎌倉史卷三

源氏記第三

將軍頼家

二世將軍頼家。小字一萬。初稱萬壽。右大將長子也。母北條氏。七歳被甲騎馬。九歳能射。十二獵于富士。一箭斃鹿。右大將嘉賞之。建久六年。從朝京師。八年十二月。敘從五位上。拜右近衛權少將。九年。兼讃岐介。正治元年正月。右大將薨。是月。詔遷左近衛權中將。總守護地頭。一如父。四月。造問注所於郭外。太夫人北條氏。以中將年少未更事也。停親聽訟。命北條時政。北條義時。大江廣元。三善康信。中原親能。三浦義

澄。八田知家。和田義盛。比企能員。安達盛長。足立遠元。梶原景時。藤原行政。十三人。參決諸政。初右大將置政所。皆用文吏。至此參以武臣。外戚之權。由此始。五月丁未。地震。六月甲寅。乙姫卒。即夜葬之。秋七月。盜寇三河。遣安達景盛伐之。中將因奪景盛妾。移之北向御所。日與淫戲。群臣欲白事。不許入見。時小笠原長經。和田朝盛。中野能成。比企宗員。細野四郎等。嬖幸特得出入卧内。下教五人家屬所為。諸將不得抗之。違者以名聞。八月。景盛歸自三河。中將遣小笠原長經率兵伐景盛。太夫人北條氏諫。中將乃止。是秋越後大水。十一月。諸將連署訟梶原景時。十二月。逐景時。

二年春正月。敘從四位上。許禁色。景時叛。引兵如京師。使三浦義村。工藤行光等。率兵追伐之。景時到駿河。為土兵所擊殺。二月。三浦義澄卒。和田義盛復為侍所別當。閏月。畋于藍澤。九日乃歸。夏五月。禁念佛僧。置候吏於政所橋。僧過焉。褫袈裟焚之。秋八月。下教陸奥出羽郡邑地界。一依藤原秀衡所樆。先是下教徵陸奥人芝田次郎。稱病不來。令宮城四郎伐之。次郎遁去。冬十月。遷左衛門督。敘從三位。十一月。奉勅遣兵討近江人柏原彌三郎。

建仁元年春。越後人城長茂作亂京師。逼仙洞。請討鎌倉。不許。尋伏誅。三月庚申。地震。千葉常胤卒。夏城資盛反。據越後。

遣佐佐木盛綱伐平之。秋風雨損稼。下總海溢。死者千人。九月丁卯。雨星。冬十一月。表解左衛門督。不許。是歲遣里見義直衛京師。

二年春正月甲戌。兩日並出。地大震。新田義重卒。二月。敘正三位。夏五月。下教兄弟爭訟者。不論曲直。勸解之。秋七月。進從二位。拜征夷大將軍。九月。將軍畋于伊豆駿河。冬十月。至自畋。閏月。下教諸國守獲禁超職決吏事。違者罷之。十二月甲子。地震。

三年夏四月巳亥朔。日有食之。五月。叔父僧全成謀反。捕流於常陸。將軍畋于伊豆駿河。六月。至自畋。殺全成于下野。子

賴全于京師是月鶴岡八幡祠鴿墜地即死秋七月八幡祠鴿鬪死或斷首死將軍弗豫九月北條時政誘殺比企能員能員子宗員奉世子據小御所時政率兵攻之宗員及弟自殺世子幡死將軍病間聞之大怒密使堀親家齎書賜和田義盛仁田忠常伐時政時政殺親家忠常太夫人北條氏命將軍削髮幽于伊豆修禪寺奉弟千幡為嗣將軍貽書母弟請得故左右親狎者消幽鬱且得景盛甘心不答禁通書明年七月戊寅薨年二十三享國四年天資趫捷見諸將皆呼其名群下不服嘗得善等者僧源性因下令政所治承以後所增諸將食邑限五百町過者收之而給新進近習二善康

信諫而止陸奧新熊野僧爭地疆奉圖來訴將軍抹圖中央曰廣狹信筆不煩使者覆檢也自後疆場之訟以此為準即不厭心不如毋弟其暴如此絕好蹴鞠終日戲弄不倦而未嘗洛問及家國事云

將軍實朝

三世將軍小字千幡二世同母弟也右大將最愛之嘗置諸懷舉宗親諸將囑之建仁三年九月太夫人北條氏與北條時政謀廢二世將軍而立之是月敘從五位下拜征夷大將軍時年十二十月加元服於時政邸始甲騎詔賜名實朝拜右兵衛佐下敎按撫諸將徵摺紙於京畿西州將士遣武藏守平賀朝雅守護京師十一月減管內諸州今年租

元久元年春將軍讀孝經二月下敎凡莊園租賦遵右大將所定不得變更三月拜右近衛少將伊賀伊勢盜起逐守護首藤經俊塞鈴鹿關為亂命京師守護平賀朝雅伐之夏五月朝雅平定二州罷經俊守護授朝雅秋七月將軍始坐朝聽政冬十月乙未地震遣北條政範逆婦于京師十二月夫人藤原氏至自京師

二年春正月敘正五位下轉右近衛權中將兼加賀介夏四月佐佐木定綱卒五月下教諸州地頭凡山海獵漁稅從國衙調發析鹽戶三分之一給地頭節料燒米給國司各從土

宜不得亂舊規六月北條時政滅畠山氏小山田氏秋閏七月將軍在時政邸太夫人北條氏遽遣諸將迎將軍徙居北條義時邸時政削髮退老伊豆令在京將士伐時政婿平賀朝雅殺之冬十月藤原秀時為京師守護

建永元年春正月下教在右大將世所授地頭非有大罪無褫二月壬子朔日有食之將軍敘從四位下冬十月以從子善哉為子

承元元年春正月敘從四位上三月令武藏地頭墾闢艸萊秋七月大風

二年春正月丙子朔地震夏五月不雨至于六月秋七月丁

巳地震冬十一月北條義時請以其民兵爲士不許十二月敘正四位下
三年夏四月甲子地震將軍敘從三位冬十二月徴諸國守護所奉右大將教書並命力職
四年秋九月彗星見於西方冬十月戊午地震十一月天皇傳位於皇太弟
建暦元年春正月敘正三位兼美作權守辛亥日無光地大震夏五月丙寅地震秋七月壬子地震將軍讀貞觀政要九月廢養子善哉爲僧遣居京師冬十一月己酉太白犯房
二年夏四月丁丑朔日有食之壬午小御所柱生花五月大

水冬十月羽蟻數萬聚鶴岡八幡祠前分遣使者巡行管内訪吏民寃抑十二月敘從二位
建保元年春正月癸卯朔地震二月敘正二位信濃人泉親衡以二世子千壽謀作亂事覺遣兵執親衡親衡殺吏卒而逃收餘黨流之三月辛亥右大將法華堂後山有赤光長丈餘夏五月侍所別當和田義盛作亂引兵圍幕府府中失火北條義時大江廣元奉將軍避之法華堂北條泰時足利義氏等督諸將擊義盛伏誅將軍移居太夫人北條氏東御所以義時爲侍所別當金窪行親爲所司辛酉地大震秋七月丙午地震造幕府八月黄蝶群飛鶴岡八幡祠丁酉地震是月幕府成冬十一月以從子千壽爲僧遣居京師
二年春二月丙申地震壬寅地震夏四月丁酉地震旱將軍齋戒轉法華祈雨六月戊戌雨管内租税自今年之秋遞減三之一秋九月壬戌朔日有食之癸未地震冬十一月和田氏餘黨擁僧榮實聚兵京師謀作亂發覺伏誅榮實自殺榮實即千壽也
三年春正月北條時政卒于伊豆二月下教關津地頭無礙行旅夏四月下教京師守護申戒衛士從勤惰賞罰之六月戊寅靈社鳴動秋七月定鎌倉商賈員八月戊申地震己酉地震九月地十一震

四年春正月鎌倉至江島海中爲陸二月甲申朔日有食之三月鎌倉海水赤如血夏六月除權中納言秋七月兼左近衛中將冬十二月促問注所理訟不許踰歳
五年秋七月丙子朔日有食之冬十月以從子僧公曉爲鶴岡八幡祠別當
六年春正月拜權大納言二月太夫人北條氏如熊野將軍詣三島箱根乘馬無故而斃三月兼左近衛大將左馬寮監夏四月太夫人北條氏至自熊野六流星自西北行東南大如月是月上皇遣使賜檳榔車半蔀車及衣裳調度將軍拜賀于鶴岡八幡祠秋七月北條義時解侍所別當藤原行村

三浦義村大江義範藤原光宗為所司。冬十月。拜內大臣。十二月轉右大臣。上皇賜車服以下調度。上皇惡鎌倉權重難馭。冀其窮極威福。以自顚覆。故昇進任意。初將軍求大將。義時廣元議謂宜戒滿盈貽慶來裔。獨帶征夷將軍。及高年然後求大將。廣元入諫將軍曰。吾非不悅卿所言。然吾念源氏正統縮於此。欲飽取官爵以舉家聲。不暇慮子孫也。不聽。

承久元年春正月戊子。拜賀于鶴岡八幡祠。將軍暴薨。初擇日以戌時行事。廣元曰。莫夜非無虞。宜及晝日終儀。博士源仲章曰。故事必秉燭。乃從仲章議。是日。雨雪二尺餘。將出。廣元心動。進請曰。昔先將軍落東大寺。衷甲自備。君宜傚焉。仲

章曰。未聞有大臣衷甲之例。亦從之。駕至祠。鴿連鳴。下車佩劍折。儀畢降石階。有一人起于階下。揮刀犯之。時方昏黑。不知何人所為。已而其人大呼報父仇矣。即別當公曉也。持首適去。於是圍公曉雪下坊。不獲。三浦義村得其所在。誘殺公曉。將軍享國十六年。年二十八。無嗣。京師聞變騷然。阿野時元乘間起兵駿河。義時遣藤原光季帥兵鎮京師。尋遣大江親廣為守護。又遣所司金窪行親帥兵伐時元。夷之。將軍性溫籍。受右大將猜忌之後。凡事從寬簡。將士親而愛之。及聞其薨。哀慕削髮者百餘人。嘗議修相模河橋。大臣義時廣元等謂曩年稲毛重成修之。右大將臨落。歸路墜馬。得病而薨。重成亦遭禍。修之不祥也。將軍曰。不然。先君草創霸府。執軍政二十年。窮榮貴而後薨。重成則有罪及禍。皆非為修橋也。豈可謂不詳。而累行旅乎。遂修之。民大悅。夙嚮文學。受經于源仲章。學和歌于藤原定家。所著有金槐和歌集。居常聚名士雅客。吟詠唱和。而不喜武事。嘗召宋佛工陳和卿。和卿稱知將軍前生所說。適符嘗所夢。遂惑之。欲游宋觀前生之地。命和卿造巨船。大臣爭諫。不聽。船成試之。重大不能泛。終朽壞砂頭。少即位。太夫人北條氏專決政外戚。權重長而優柔。不能攝衆心。主柄下移。遂不復振。

野史氏曰。右大將之制。廢於二世。而嗣絕於三世。其所以至

此者。亦繇右大將之不開言路也。夫言路開則下親其上。怯於私而勇於公。士氣日奮。奸邪慴伏。不然則反之。吾聞唐太宗開言路。忠直之士。日陳得失於朝。後嗣承其餘烈。以高宗之闇弱。而猶以不納諫責其臣。是以下無黨而士氣不墮。所以能定武氏之亂也。自右大將開幕府。吾未聞有群下以直言受賞者也。至二世三世。則往往拒之。安得使士氣奮然趨義忘私。以親其上。宜乎黨與成於下而不可得而救也。至二世如與圖作援筆之界。駿盜為奪妾之媒。則暴肆之極。古未見比。豈足復譏哉。三世則資質溫雅。夙嚮文學。承右大將猜忌之後。凡事從寬簡。以致將士親愛。不可謂無君人之度焉。

且觀其拒義時民兵爲士之請。修相摸河橋之議。則亦非無高明之資也。然其卽位在幼冲。府中之權。旣歸北條氏。自知不能復有爲。其欲問前生之地於海外。蓋亦假此以吐氣耳。故其答廣元也。以源統縮於此。豈不悲哉。然太夫人之欲螟蛉其子孫者。特爲義時所熒惑耳。豈其本情也哉。假令右大將開言路三世。亦必得直言之士。而右大將種未絕。特非北條氏之出耳。忠直之士伏義群爭。倫理所存。未必不回大人之惑。而折義時之奸。何至遂隳其宗也。顧乃苦受其制。甘絕其嗣。而泄憤於官途。亦何補也。卒之釁起蕭牆。身殞非命。豈非言路塞於上。而黨與成於下之明効耶。後世爲人君者。其可以鑑矣。

鎌倉史卷三

鎌倉史卷四

藤原氏記第四

北越　小川弘著
東京　村田直景校

將軍賴經

將軍賴經。攝政藤原道家第三子也。其生年月時皆値寅。故小字三虎。承久元年正月。源將軍實朝薨。無嗣。初右大將妹婿中納言藤原能保女。適攝政良經。生道家。以其有葭莩之親。迎立爲後。七月至自京師。甫二歲。北條義時造第其宅南居之。置小侍。以北條重時爲別當。而右大將夫人北條氏入幕府聽政簾內。是月。大內守護源賴重謀叛。爲官兵所圍自殺。八月。遣後藤基綱候後鳥羽上皇病。九月壬寅。鎌倉大火。

政所執事藤原行光罷。遷所司藤原光宗爲政所執事。十二月丙戌。幕府火。夫人北條氏移居嗣君第。是月。京師彗星見。鎌倉不見。

二年。春正月癸卯。地震。丁未。月入太微宮。冬十二月丁巳。嗣君著袴。戊午。地震。是歲。鎌倉數火。幾徧都下。

三年。春正月甲寅。地震。二月。盜燒七條院所居三條殿。遣三善康俊于京師。唁之。命京師守護搜盜。夏四月。天皇傳位於皇太子。五月甲申朔。日有食之。辛丑。太白犯熒惑。後鳥羽上皇徵兵五畿七道。討鎌倉。京師守護藤原光季死之。夫人北條氏懷嗣君。誓諸將。用大江廣元議。先發逆王師。移檄諸道會軍於途。北條泰時。北條時房。率十萬騎自東海道。武田信光。小山朝政。五萬騎自東山道。北條朝時。四萬騎自北陸道。並進犯京師。六月。王師敗績于京東。秋七月辛卯。天皇遜位。立高倉天皇孫。乙未。流後鳥羽上皇于隱岐。壬寅。流順德上皇于佐渡。丁未。流雅成親王于但馬。戊申。流賴仁親王于備前。廷臣參謀者斬之。泰時時房留京師。分居六波羅南北。開府管畿內關西事。八月。問注所執事三善康信罷。子康俊代之。九月。令在京將士護太上法皇所居高陽院。冬十月壬子。地震。閏月庚寅。流土御門上皇于土佐。

貞應元年。秋八月。彗星見于西北。

二年。夏五月。法皇崩。遷土御門上皇於阿波。秋九月庚子朔。日有食之。冬十月。置近習六番。

元仁元年。春三月。有蔬生于釜耳。夏旱。六月。北條義時卒。北條泰時。北條時房。至自六波羅。泰時執事。時房連署。遣泰時子時氏。時房子時盛于京師。鎭六波羅南北方。秋閏七月。藤原光宗有罪。免政所執事。收食邑。八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流光宗于信濃。其弟朝行光重流于鎭西。藤原行盛爲政所執事。冬。疫。

嘉祿元年。春三月。太白經天。夏六月。大江廣元卒。秋七月庚午。太太夫人北條氏薨。辛未。葬我小君北條氏。冬十一月。造

幕府戍嗣君徙居焉始加冠是歲改政所寄人爲評定中原師員三浦義村藤原行村三善康俊藤原行盛藤原家長等爲評定下教禁地頭侵攘不得與京官抗置京師篝卒鎌倉將士帶衛府官而不衛衛而後期者皆納功錢

二年春正月辛巳歲星鎮星太白相侵二月嗣君任右近衛權少將叙正五位下拜征夷大將軍夏四月辛亥地震秋八月甲申地震先是以準布爲幣至此又用銅錢冬十一月甲寅月犯太白乙卯歲星犯熒惑丙辰月犯鎮星熒惑歲星犯月乙丑歲星犯熒惑戊寅鎮星犯太白十二月乙酉月犯熒惑太白犯歲星

安貞元年春正月癸丑太白犯熒惑辛酉太白熒惑相犯二月兼近江權守三月庚戌太白犯昴丙申地大震閏月腰越海水赤如血夏四月大內火五月遣使唁大內火六月戊申朔日有食之秋九月己卯地震冬十一月辛巳地震

二年夏四月南都僧徒起兵攻叡山燒多武峯詔和南都叡山僧徒

寛喜元年冬十二月戊辰地震

二年春閏正月詔徵瀧口衛兵命小山千葉諸族各遣一子入直三月六波羅北方北條時氏罷小侍別當北條重時爲六波羅北方北條實時爲小侍別當夏四月壬戌朔日有食之諸水産無頭魚六月己巳雷震車屋是日武藏雨雹美濃雨雪秋七月乙巳隕霜如冬八月風雨損稼洪水人多死冬十月甲戌陸奥出羽雨石二十四里十二月壬戌客星見于西方是月以源二世將軍女配將軍

三年春二月叙從四位上夏四月轉右近衛中將叙正四位下異鳥入府翌日死五月下教諸國守護非三條大犯之徒不得超職參吏事使廳課農桑務存恤是夏旱冬十月丁丑右大將法華堂災土御門上皇崩于阿波十一月己亥邊海鳴動丙午鶴岡之三島祠鳴動是月造右大將法華堂饑疫

貞永元年春正月兼備後權守三月叙從三位秋七月丁亥

太白犯東井八月泰時班式目五十條鎮西奉行藤原資頼罷子資能代之閏月下教凡五畿西國論訴疆域者公田委國司私邑得直聞朝廷冬十月天皇傳位於皇太子饑疫發倉賑恤之置吏于株河計行旅里程給米

天福元年任權中納言

文暦元年夏五月九條廢帝崩六月藤原爲光爲評定北條實泰罷小侍別當子實時代之秋七月甲子夫人源氏薨葬我小君源氏八月太上皇崩北條實時罷小侍別當北條經時代之冬十二月表辭權中納言進正三位

嘉禎元年春正月禁鎌倉僧徒帶兵仗三月壬寅地震戊辰

左大臣教實薨。夏四月。遣藤原行久會喪幕府。廢朝三日。乙亥地震。踰月不止。結城朝光爲評定。六月丁丑地震。是月興福寺僧徒奉神輿犯闕。閏月癸丑。地震。結城朝光罷評定。秋七月大水。延曆寺僧徒奉神輿犯闕。訴佐々木高信。流高信于鎭西。召延曆寺僧徒首謀者。又移書興福寺。自後僧徒奉神輿犯闕。別當有罪。初興福寺與八幡宮寺。論水利。訴朝廷。詔下六波羅斷之。興福寺不服。燒八幡宮寺民屋六十餘宇。遂奉神輿犯闕。朝廷賜因幡。罷兵。至是府議正之。九月己丑。地震。冬十月兼陸奧出羽按察使。十一月。叙從二位。二年。春二月乙卯。地震。夏四月丁亥。羽蟻數萬集鶴岡。地震。

是月。新造幕府。六月丙申。地震。秋七月。叙正二位。八月。幕府成。評定藤原家長卒。是月。興福寺僧徒作亂。將入京。六波羅吏後藤基綱諭止之。延曆寺僧徒復奉神輿入京。請赦去年首謀者。朝廷聽之。九月。評定佐々木信綱罷。北條朝時爲評定。興福寺僧徒復作亂。城于南都。冬十月。置大和守護地頭。收興福寺封戶。發兵塞南都道路。僧徒潰散。毀城歸寺。十一月。除民部卿。罷大和守護地頭。十二月丙午。太白犯辰星。北條經時罷小侍別當。北條時實代之。三年。夏四月戊子。地震。癸卯。日薄蝕。甲辰。日薄蝕。月色黃。北條資時爲評定。秋九月己未。地震。辛未。地震。壬申。地震。冬十一月癸亥。月犯鎭星。曆仁元年。春正月。將軍朝于京師。二月。復任權中納言。兼右衛門督撿非違使別當。評定藤原行村卒。閏二月己未。日有重暈。辛酉。太白犯昴。歲星犯坐星。將軍進權大納言。表解右衛門督撿非違使別當。是月。小山朝政卒。夏四月。將軍表解權大納言。三浦泰村。二階堂行義爲評定。五月己卯。太白犯軒轅。六月。京師街陌置篝卒。問注所執事三善康俊罷。子康持代之。秋九月辛巳。太白犯太微右執法。熒惑犯軒轅。月犯歲星。流星如雨。冬十月。將軍至自京師。十一月庚子。地震。十二月庚戌。地震。

延應元年。春正月壬午。日有暈。二月。後鳥羽上皇崩于隱岐。冬十月。評定藤原長定卒。十一月丁丑。地震。十二月。評定三浦義村卒。仁治元年。春正月。彗星見于西南。丙子。月入東井。戊寅。地震。二月。連署北條時房卒。三月。下教禁將士奢侈。夏四月壬子。地震。冬十一月。鎌倉街陌置篝卒。二年。春正月癸卯。地震。二月壬戌。赤氣見。己丑。地大震。丙寅。地震。三月甲午。地震。癸卯。地震。夏四月辛酉。地震。五月。問注所奉行大江以康坐失勘削食邑一所。評定佐藤業時有罪。流于鎭西。六月。下教六波羅。西海諸社神人權門實客訖事

爲民蠧害詳加按訊送致其身秋七月庚寅地震八月癸亥流星亘天丁卯地震是月闢武藏野冬十月癸亥大流星亘天十二月選諸將子弟善弓馬及文字歌絃蹴鞠者各一人直小侍所

三年春正月天皇崩使使立土御門帝子是爲後嵯峨天皇夏六月執權北條泰時卒孫經時執權秋九月順德上皇崩于佐渡

寛元元年春三月丁丑朔日有食之夏五月戊戌地震秋七月命北條政村以下百四十六人遞番更直以充不時出游從騎冬十二月辛丑白虹貫日

二年夏五月甲辰將軍傳國世子明年七月薙髮法名行智自源三世將軍薨右大將夫人北條氏聽政簾內六年而後立十九年通前凡二十五年然政出於北條氏徒擁空名耳幼長於婦人之手舉措輒牽時日拘忌賽神施佛率無虛月嘗正月日食以其辰宿皆値本命大惡之豫命僧隆辨禳禬及期雲雨不見大喜厚賞之其拘忌多此類性少嗜好不習武技嘗朝于京師拜撿非違使別當會上皇行幸職當騎護駕以不慣鞍馬不能扈從傳位後數圖北條氏不成遂見徙于京師康元元年八月薨年三十九

將軍賴嗣

將軍賴嗣前將軍長子母藤原氏中納言親能女也初前將軍元配源氏薨曆仁元年朝于京師娶之明年十一月生將軍仁治二年著袴騎馬寛仁二年四月加元服五月襲職叙從五位上任右近衛少將拜征夷大將軍年六歲北條經時執權六月評定三善倫重卒七月壬子地震九月叙正五位下己酉地震己未地震前太政大臣公經薨遣使會葬幕府廢朝二十日冬十一月大水己酉熒惑犯亘庫門星己未歲星入太微宮十二月丁卯地震將軍始讀書甲申月犯歲星壬申政所火丙申歲星犯太微右執法上將

三年春正月甲寅地震丙辰地震癸亥客星見于東南踰月

而滅將軍兼近江介三月丙申彗星見于室壁之間地震庚子日有食之四月評定北條朝時卒五月己未先是前將軍猶御正殿是日避殿傳之將軍秋七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執權經時納妹於將軍立爲夫人九月乙卯辰星犯恒星月犯軒轅大星冬十二月辛巳地震

四年春正月天皇傳位於皇太子是爲後深草天皇將軍始被甲三月經時罷執權弟時賴執權夏閏四月經時卒五月壬戌月犯軒轅大星甲子地震六月流北條光時于伊豆初光時有寵於前將軍前將軍既不得志於執權光時因勸之圖時賴至是事覺評定後藤基綱藤原爲佐千葉秀胤問注

所執事三善康持等皆坐免秋七月時賴徙前將軍于京師
八月三善康連爲問注所執事九月甲子太白犯太微執法
皇星辛未又犯冬十一月甲子熒惑犯房太白犯鍵閉壬午
地震十二月叙從四位下
寶治元年春正月羽蟻數萬群飛鎌倉三月由比浦海水赤
如血乙丑流星自東北行西南隱隱有聲大如席黃蝶群飛
鶴岡夏四月戊申日有暈是月建後鳥羽天皇祠于鶴岡山
下五月乙丑夫人北條氏薨丙寅葬我小君北條氏甲午有
物自西行東光焰焰似白旗是月陸奥海水紅如臙脂海人
獲人魚一枚六月時賴滅三浦氏殺上總權介千葉秀胤罷

大江忠成評定秋七月遣北條長時代六波羅北方北條重
時重時爲政所別當冬十一月丁亥地震乙亥地震下教禁
守護地頭私撿田橫歛十二月改大番交替之期爲三月定
將士員
二年夏四月盜入幕府五月評定安達景盛卒六月辛卯常
陸雨雹甲午鎌倉雨雹相摸河水赤數日秋八月叙從四位
上九月黃蝶群蜚鎌倉
建長元年春正月叙正四位下夏四月壬寅朔日有食之六
月轉右近衛中將十二月罷問注所聽訟置引付三方
二年春正月下野兩麥二月時賴勸將軍學選文武師侍左

右簡俊秀子弟同學三月造閑院下教禁鎌倉游手浮食之
徒遣還田里從事于農夏四月下教禁夜行執弓矢及卑賤
者帶刀五月將軍讀帝範秋七月壬午地大震小動者十六
三年春二月庚戌大庭後山崩有壓死者焉三月武藏淺草
寺有物如牛視者或病或死蜃氣見於信濃諏訪湖夏四月
大水寒水上野赤城山自焚六月評定中原師員卒秋七月
丙子雨雪甲申雨雪以閑院成陞叙從三位八月辛卯雨雪
閏月癸卯熒惑行芒冬十月丙子太白輿鬼己卯地震十
一月己亥太白犯鎭星十二月定鎌倉市禁市外鬻物佐佐
木氏信捕前將軍密使送時賴鞫問得狀物情騷然四隣將

士入鎌倉下令遣就國
四年春正月由比浦海水赤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腰越海
水亦左大臣道家薨三月時賴徙將軍於佐介四月時賴迎
新主於京師遷將軍於六波羅將軍享國八年康元元年九
月薨年十八
野史氏曰當天下治安之日有大難巨患出耳目智慮之外
者天下之人怍駭失措不知所爲惟通天下之大機者獨能
知而制之何者常人不視其機之所伏而惟視其事之所起
也以爲天降地涌又安暇知其機而制之哉吁天下自古無
有無機之日也知者以興愚者以亡如源氏與北條氏事亦

是已。當中原馳逐之會。天下未知鹿死誰手。源氏世有功于天下。而子孫不祿世共哀之。故雖三戶必興。其鄉之所以亡。即其所以興之機也。右大將既戡定四海。執天下兵馬之權。而四視四方。觀察上下。其可懼者。惟源氏。於是剪滅骨肉。斥黜宗族。以為子孫永世不拔之計。而抔土未乾。豚犬為俎上之肉。而天下遂為北條氏之有矣。然天下之戴源氏猶故也。而北條氏一朝奪其政。雖取藤氏葭莩之親。以飾其辮髮。而其弒逆悖戾之責。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當是時。天下之士。外雖怵威服命。而內實慊於藤原氏。而切齒於北條氏矣。則其亡機亦未必不在此焉。而北條氏不知。獨大江廣元知之。及

承久事起。義時欲待兵聚。廣元曰天下之安危。在于此一舉。若曠一日。牆壁之內。皆為敵矣。乃使泰時即夜發。而令諸將會軍於途。於是羽檄之所至。將士抛著而發。不暇復顧其利害順逆。故功成於卒然之頃。而威懾服天下之心。嚮使東兵得少暇以顧慮其利害順逆之數。吾固見北條氏之敗滅。不旋踵矣。然則北條氏之轉亡為興者。廣元能知其機而制之也。嗚呼天下之大機固常如此。誰能得天下聰明絕特之士。而與之制之。有民社之責者。其可不深思焉哉。

鎌倉史卷四

鎌倉史卷五

親王氏記第五

將軍宗尊

將軍宗尊後嵯峨天皇第二子也寛元二年正月爲親王以母賤不得爲儲貳帝意矜之建長四年正月加冠於鳥羽殿叙三品二月執權北條時賴請立爲鎌倉主帝大悅許之時年十一三月許佩劍四月至自京師中將藤原長雅等五人從之尋拜征夷大將軍時賴改造府第崇奉頗超舊主嘗置上下格子番七月乙巳地震九月以旱禁鎌倉及諸國沽酒椎破壺甕十二月丙寅日有珥

五年春二月己酉日有食之癸酉地大震夏四月庚戌地震六月丙申地大震評定安達義景卒秋九月辛卯地震冬十月定鎌倉市物價禁強買下教六波羅西國地頭收租稅不依法侵漁百姓嚴禁之十二月政所執事藤原行盛卒藤原行泰爲政所執事

六年春三月丁酉歲星與太白合夏四月定唐舩進口之員以五艘爲額閏月下教將士講武秋七月辛丑大風雨八月庚辰夜半白虹見于東方冬十一月丁巳地震十二月癸巳右大將法華堂震動下教諸將減騶從小臣禁僕從騎馬

康元元年春正月太白晝見三月連署北條重時罷北條政村爲連署六波羅北方北條長時罷夏四月北條時茂爲六波羅北方六月癸酉赤光行天長五尺餘下野陸奧盜起下教二州地頭備兵追捕稽緩縱賊者奪其邑是夏霖雨秋八月風雨損稼九月問注所執事三善康連罷子康宗代之冬十一月執權時賴罷北條長時攝執權事

正嘉元年夏五月壬申地震秋八月癸未地震乙巳地大震山崩地裂丁未地震九月乙卯地震冬十月甲午地震十一月己未地大震十二月請近衛少將以下直廂御所置將士番直稱見參

二年夏四月辛丑地震六月寒如冬秋八月甲辰熒惑犯南

斗第五星有大流星自西北行東南九月諸州盜起下教守護追捕之是秋大水十二月辛卯地震穀不稔

正元元年冬十一月天皇傳位於皇太弟是爲龜山天皇大饑

文應元年春正月壬午地震撰藝能士直府歸早晝番二月時賴養攝政藤原兼經女爲子納之將軍立爲夫人延曆寺僧徒冦園城寺令六波羅遣兵衛園城寺三月壬辰地震夏大水山崩人壓死使使訪上皇病秋七月申使使訪上皇病八月庚子地震大風雨冬十二月下教大番士取用度於民有數疫

弘長元年。春二月。下教禁將士郎第衣服過差。夏四月己未。日有五色暈。六月。僧良賢圖作亂。執誅之。冬十一月。北條重時卒。

三年。春正月。赤氣見於西北。又見於東南。互相明滅。夏五月戊戌。地震。六月。將軍講帝範。寒如冬者連日。秋八月。將軍讀臣範。九月。禁民間用切錢。是秋。風雨損稼。冬十一月癸巳。地震。壬寅。月犯房第三星。是月。時賴卒。政所執事藤原行賴罷。藤原行實爲政所執事。評定清原滿定卒。

文永元年。夏。彗星見于東北。光芒亘天。秋七月。長時罷攝執權事。八月。北條政村攝執權事。北條時宗連署。北條時輔爲六波羅南方。冬十月。置越訴奉行。

二年。春正月乙酉。地震。三月戊寅。地震。夏六月。北條時廣。北條教時。大江時秀爲評定。秋九月。任中務卿。叙一品。冬十月。政所執事藤原行泰卒。十二月。彗星見于東方。

三年。春正月。彗星見于西方。二月乙酉。雨泥。三月戊戌。雨雹。大如李。罷引付。復就問注所聽訟。夏六月乙酉。地震。秋七月癸巳。歳星犯五諸侯第三星。北條時宗廢將軍。徙于六波羅北方。而奉世子惟康。九年。薙髮。法名行證。（證一作勝。一曰覺惠。）十一年。七月。薨。年三十三。將軍善和歌。以權大納言藤原爲家爲師。而親近僧正良基。法印嚴慧等。二人竊與其黨。圖北條氏。將軍實不知也。遂以是廢。良基奔于高野。絶食而死。嚴慧亡命。將軍廢後。覲雪歌曰。奈朋多能務。機多怒能由耆廼阿佐保邏計。阿等那枳據鄧珥。宇受茂婁婁未幡。世傳而悲之。所著有瓊玉集十卷。

將軍惟康

將軍惟康。宗尊長子也。母藤原氏。文永三年。六月。北條時宗。廢前將軍而立之。七月。叙從四位下。拜征夷大將軍。兼式部卿。時三歳。四年。夏五月丁亥朔。日有食之。

五年。春二月。蒙古遣使來。高麗附牒狀。並贈方物。朝廷下議鎌倉。幕議以蒙古書辭不遜。不答。三月。時宗執權。政村連署。

夏四月。復置引付五方。五月戊午。兩日並出。秋七月。彗星見于北方。

六年。蒙古使其兵部侍郎黑的。禮部侍郎殷弘至對馬。與土人奮鬬。虜二人去。既而給資還之。

七年。春正月。六波羅北方北條時茂卒。冬十二月。詔賜姓源氏。叙從三位。拜左近衛中將。

八年。春二月。兼尾張守。秋八月壬辰朔。日有食之。九月。蒙古使其小中大夫秘書監張良弼來聘。通好高麗。附牒狀。朝廷欲答之。府議以其無禮。却之。冬十一月。北條義宗爲六波羅北方。

九年春正月叙從二位二月法皇崩令六波羅北方北條義宗攻南方北條時輔殺之
十年春正月乙卯朔日有食之彗星見于西方三月大雨雹客星見夏五月北條政村卒六月北條義宗連署
十一年春正月天皇傳位於皇太子是爲後宇多天皇夏五月大風秋九月癸未源三世將軍夫人藤原氏薨冬十月蒙古寇對馬守護代宗助國死之進寇壹岐守護代平景隆死之遂侵筑前掠沿海郡邑燒筥崎廟令鎭西將士討蒙古太宰少貳武藤景資力戰射殪虜將劉復亨虜退走
建治元年夏四月蒙古改國號曰元使其臣都世忠何文著

都魯丁來六月庚子朔日有食之秋九月斬元使杜世忠等於鎌倉省公私用度停京師大番兵分遣鎭西諸州以備元寇冬十一月北條實政爲九州探題築太宰府水城遣東兵衛京師西兵宿衛者悉遣從實政北條時國爲六波羅南方
二年春正月兼讃岐權守冬十二月六波羅北方北條義宗罷
三年夏四月連署北條義政罷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十二月北條時村爲六波羅北方
弘安二年春正月叙正二位夏六月斬元使周福於博多冬十月申遣兵筑紫備元寇

三年秋九月鎌倉大火
四年夏五月元虜寇壹岐對馬六月元虜十餘萬寇太宰府水城遣宇都宮貞綱將兵援北條實政閏月太宰府大風震電虜艦敗壞我兵乘之虜兵殲焉秋八月流北條時光於佐渡
五年夏大疫秋七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六年夏四月北條業時連署冬十月徙九州探題北條實政爲長門警固
七年夏四月執權時宗卒六月六波羅南方北條時國有罪流于常陸秋七月北條貞時執權冬十月誅北條時國十一

月北條兼時爲六波羅南方
八年冬十一月殺評定安達泰盛
十年夏六月拜中納言兼右近衛大將連署北條業時罷秋八月北條宣時連署六波羅北方北條時村罷南方北條兼時爲北方冬十月天皇傳位於皇太子是爲伏見天皇將軍拜親王叙二品
正應元年春正月佐介盛房爲六波羅南方
二年秋九月執權貞時誅其家司平賴綱廢將軍倒載還京師時人曰將軍被流于京師薙髮居嵯峨嘉曆元年十月薨年六十三三子皆爲僧一女配將軍久明

將軍久明

將軍久明。後深草天皇第六子也。正應二年九月。執權北條貞時廢前將軍而迎立之。十月。爲親王。叙三品。十一月。拜征夷大將軍。

三年。冬十一月。北條時輔子某與三浦頼盛謀叛伏誅。

五年。春正月甲午朔。日有食之。

永仁元年。春正月。六波羅北方北條兼時罷。三月。兼時爲鎭西探題。赤橋久時爲六波羅北方。夏四月己亥。地大震。死者二萬餘人。秋七月。北條時家爲鎭西探題。冬十月。彗星見。

三年。夏四月。鎭西探題北條兼時罷。

四年。春三月。吉見義春謀叛。執誅之。冬十一月。誅義春子義世。流其黨僧良基。是歲。長門警固北條實政復爲鎭西探題。

五年。夏四月癸巳朔。日有食之。五月。六波羅南方佐介盛房罷。六月。六波羅北方赤橋久時罷。北條宗方爲北方。秋七月。大佛宗宣爲南方。冬十二月。任式部卿。叙一品。

六年。秋七月。天皇傳位於皇太子。是爲後伏見天皇。冬十二月。彗星見。

正安二年。春二月丁卯朔。日有食之。冬十一月。六波羅北方北條宗方罷。

三年。春正月。天皇傳位於皇再從兄。是爲後一條天皇。夏六月。北條基時爲六波羅北方。秋八月。執權貞時。連署宣時罷。北條師時執權。北條時村連署。九月。鎭西探題北條實政罷。冬十一月。北條政顯爲鎭西探題。

乾元元年。春正月。六波羅南方大佛宗宣罷。秋七月。金澤貞顯爲六波羅南方。是歲。元虜寇薩摩子數島。

嘉元二年。秋七月。法皇崩。葬後深草天皇。六波羅北方北條基時罷。北條時範代之。

三年。夏四月。北條宗方矯命殺連署北條時村。五月。執宗方誅之。北條宗宣連署。秋九月。龜山法皇崩。

德治二年。春三月丙寅。地震。秋八月。六波羅北方北條時範

卒。

延慶元年。秋七月。北條貞時徙將軍於佐介。尋還京師。嘉曆三年十月。薨年五十五。

將軍守邦

將軍守邦。久明長子也。延慶元年七月。北條貞時立之。甫七歲。八月。拜征夷大將軍。北條師時執權。北條宗宣連署。是月。天皇崩。遣使立皇再從弟。是爲花園天皇。十月。拜親王。叙三品。尋進二品。十一月。大佛貞房爲六波羅北方。是冬。六波羅南方金澤貞顯罷。

二年。冬十一月。六波羅北方大佛貞房卒。

三年。金澤貞顯爲六波羅北方。秋七月。北條時敦爲六波羅南方。冬十一月已卯。鎌倉大火。
應長元年。秋九月。執權師時卒。冬十月。北條貞時卒。北條宗宣攝執權事。北條熙時連署。
正和元年。夏六月。宗宣卒。
二年。春三月。彗星見于西方。
三年。冬十一月。六波羅北方金澤貞顯罷。
四年。春三月丙申。鎌倉大火。夏四月戊寅朔。日有食之。秋七月。連署北條熙時卒。北條基時執權。金澤貞顯連署。八月。六波羅南方北條時敦爲北方。大佛維貞爲南方。

五年。執權基時罷。北條高時執權。
文保元年。秋九月。伏見法皇崩。
二年。春二月。天皇傳位於皇再從兄。是爲後醍醐天皇。
元應元年。春二月丁亥朔。日有食之。
二年。夏五月。六波羅北方北條時敦卒。
元亨元年。夏六月癸卯朔。日有食之。冬十一月。常葉範貞爲六波羅北方。北條英時爲鎭西探題。是歲。天子始御記錄所。聽訟。詔除諸新關。
二年。春。陸奥人安藤堯勢。安藤季長叛。遣兵伐之。不克。
正中元年。春三月丁亥朔。日有食之。夏六月。後宇多法皇崩。

秋八月。六波羅南方大佛維貞罷。九月。六波羅北方常葉範貞。殺美濃人土岐賴兼。多治見國長等。執中納言藤原資朝。藏人頭藤原俊基。送于鎌倉。天子使中納言藤原宣房。齎詔諭解。高時。冬十一月。金澤貞將爲六波羅南方。
二年。秋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流資朝于佐渡。釋俊基還京師。
嘉曆元年。春三月。執權高時罷。夏四月。連署貞顯罷。赤橋守時執權。北條維貞連署。秋九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二年。秋九月。連署維貞卒。
元德二年。夏閏六月。北條時茂連署。秋七月。六波羅南方金澤貞將罷。北條時益代之。冬十二月。六波羅北方常葉範貞罷。北條仲時代之。

元弘元年。夏五月。六波羅北條仲時。北條時益。執僧圓觀等。送于鎌倉。六月。仲時時益執右中辨藤原俊基于禁中。送于鎌倉。秋七月。諸州地大震。富士山崩數百丈。八月。遣二階堂貞藤。率三千騎。如京師。將行廢立。帝逃之南都。遂幸笠置。河内人楠正成。據赤阪城。備後人櫻山茲俊。據一宮城。以應笠置。九月。遣大佛貞直。金澤貞冬。將兵援仲時時益。攻笠置。又遣二階堂貞藤。安藤高景。立後伏見天皇子。卽位。是爲光嚴天皇。攻陷笠置。冬十一月。攻赤阪一宮。皆拔之。

二年春三月。遷先帝于隱岐。尊良親王于土佐。尊澄親王于讃岐。恒良親王于但馬。夏四月。楠正成復取赤阪城。進徇和泉河内。五月。刑流廷臣參謀者。冬正成城于千窟。護良親王城于吉野。赤松則村城于甘繩。以謀恢復。

三年春。遣阿曾時治。將兵援六波羅。攻赤阪千窟。吉野諸城。先帝出隱岐。幸船上山。勅四方攻京師。仲時時益告急于鎌倉。夏四月。遣名越高家足利高氏帥師西上。五月。新田義貞克鎌倉。滅北條氏。將軍守邦薙髮。後三月。薨。年三十二。

野史氏曰。嗚呼。形勢法約。非所以治天下。恃之不亡者。未之有也。不觀夫鎌倉之事乎。自六波羅鎭京師。警衛防守。無所不備。官家威權。掃地而盡矣。元弘之事。視之於承久。其勢不能半焉。且三代之教令。貞永之式目。孰敢不矜式。然而前以此治之有餘。而後則不足。何耶。夫天下之事。譬如長江大河。水有急緩之勢。地有嶮易之殊。嚮也觀其急緩嶮易。得其要扼而行之。孰知百年之後。其急緩嶮易之所變也。故天下之勢。制之於進治之日。一二法約足以維持之。及其至入亂之日也。百設千施。不足以防之。故善治天下者。循其意而不恃其法。沿革修廢。唯勢所宜。是以其治可得而久也。而爲之子孫者。徒曰此我古先哲之制。雖百世而不可改矣。游惰滔奢以任其情。因循苟且。以遂其弊。猶急緩嶮易變於前。而仍修築舊堤。以備洪水。一旦潰決。仰天長噓。以尤修築未至。吁。亦疏矣。夫祖宗之制。施之於勢未變之前。而吾守之於勢既變之後。又特恃舊防。而不之補。無怪其潰決不可救也。抑祖宗所以維持天下。恃其人心耳。而吾特欲以法約維持之。人心既去。法約獨存。亦何補於夫治乎哉。仲尼曰。文武之道。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熄。況於假恭儉以飾其治者乎。

鎌倉史卷五

鎌倉史　卷之二　二三　立志塾藏版

鎌倉史卷六

志第一

職志

治天下在德。其次振紀綱。其次正官制。故叙之言行。以視德之吉凶。叙之教令。以觀紀綱之張弛。叙之職掌。以察制置之當否。蓋自古命世之君。其制法分職。必有深意。後世不能愼守。從一時之利。而更之。以遺百世之害者。比比是也。凡天下之事。有一利必有一弊。齊篡魯弱。周呂能前知之。而不能救之百年之前。其責固在于守成之人也。且夫天下之事積久則必生弊矣。弊而不之更則塞矣。塞而不之通則壞矣。是必至之勢也。然通與更也亦必有道。若夫不達於創制之意。或隨意變更。遂至鹵莽紛亂。不可救。以亡其國。可不察哉。鎌倉開府之初。固亦多事。然治國之要。不過政所。侍所。問注所三府。侍所用武人掌之。他二府皆文吏執事。及右大將薨。夫人北條氏輙改其制。兼取武臣。參決諸務。於是乎威權歸於有力者。而文吏束手。此北條氏竊政柄之漸也。然將門執政。實爲無前之事。故其分職下教。皆創意爲之。率多一切苟且之事。至藤原氏親王氏之世。北條氏實執政權。弛張沿革。亦稍有可觀者焉。余讀東鑑。攷當時職掌吏員之多少。其詳不可得而知。今操其綱目有條理可觀者。志之。其不關政體者。皆

從删畧。至法禁教令。亦文獻多闕而不具。故畧拾當時評定之議。以附其間云。

政所

政所。別當一人。掌議章疏出教令。令一人。掌教令。號曰執事。其餘號曰寄人。寄之言猶會也。府中庶務皆會決焉。後又分局置恩澤奉行一人。案主一人。掌土地人民貢賦之差。錢穀出納之政。總領之。案、如机案之案。知家事一人。掌財穀奉給之制。軍人諸客之賜與。及給府中奴婢衣服祿食。凡管內租賦。物産豐約之宜。水陸道塗之利。相地從便。穀不熟則案主知家事巡檢以減稅。凡政府有割土賜邑。爲之教文。則案主知家事署名其下。有家司數員。分局以給內外之務。凡府中奴婢皆衣不用純色。號曰雜色。右爲常參官。其他隸于政所者。如左。

儒學博士一人。掌授讀講義。規諷得失。及備顧問。

司天官三人。掌察天文稽曆數。凡日月星辰風雲氣色之異。皆從占以諷諫。爲災厲者祓除之。藤原將軍以來、又置醫員。

右大將創幕府。元暦元年。十月。始置公文所。大江廣元爲別當。中原親能。藤原行政。足立遠元。大中臣秋家。藤原邦通爲寄人。及建久二年。將軍拜權大納言。於是改稱政所。置令案

主知家事。先是。授地賜邑。皆用將軍華押。至是罷之。以政所教文行。凡教文連署之法、別當與令連署于上頭、案主知家事連署于下頭、令即執事也、及北條氏執權、號別當曰連署、然其實執事連署知、故案主知家事亦然、及右大將薨。二世當春秋。夫人北條氏舉北條時政。北條義時。三浦義澄。八田知家。和田義盛。比企能員。安達盛長。梶原景時八人。與廣元等數人。共入政所。參決諸政。自是政權歸北條氏。而其制置亦無足觀者焉。自承久遷主之後。天下之勢又復一變。五畿關西亦皆咨稟焉。於是執權泰時始置評定。以諮政事。及寬元元年。始定政所會日。分評定為三番。更互入局。月凡廿四會。泰時刻意求治。與三善康連議。立式目五十條。以資聽斷。與評定十

二人誓曰。吾曹為天下司直。所挾偏私者。神共殛之。自是凡為評定者。始入府。必誓諸將有相訴。亦必納誓書而後斷之。名曰起請。定起請之九失。以防姦詐。一曰鼻衄。二曰誓後稱病。除本病、三曰烏矢汚衣。四曰鼠嚙服。五曰體中血出。除齒痔疾、六曰重輕服。七曰父子有罪。八曰飲食嘔咽。至於背為吐、九曰乘馬自斃。泰時卒。孫經時時賴相繼執權。先是政所會日必具垸飯。經時嘗命減之。然治平稍久。風俗日侈。遂至炎者求富士之雪。建長三年。時賴命禁之。益減其供給。時賴妙撰吏材。舉青砥藤綱用之。於是黜姦陟能。貪汚斂迹。人自修飾。風俗丕革。乃建議。嘉祿元年至仁治三年。泰時所定制。準源家三世。及夫人北條氏舊式。不許變更。泰時時賴教禁可傳於後者。揭之于左方。

寬喜三年。定五丁修率之法。凡承久以來所賜諸將食邑。以此為準。又下教。凡強盜殺人者當死。黨與流之。雖親戚。不與其事無罪。若盜百錢二百錢者。以倍數返本主。既又下教。凡竊盜百錢以下為輕科。以倍數償之。百錢以上為重科。因其身而妻子無罪。

曆仁元年。下教諸將非疾革。不得以食邑頒妻妾。延應元年。下教禁地頭以沙彌商人為代官。又禁諸將寡婦再醮。仍管前夫采地家政。

仁治二年。下教諸將受命拘囚叛者亡。三月不獲有罪。又禁諸將非病老而私為僧。及食鎌倉祿而居京師。

寬元二年。禁四一半目勝諸博戲。士流許雙六。

四年。下教守護地頭蔽匿惡少及博徒者奪職。

寶治元年。下教禁守護地頭私撿田橫斂。

二年。下教將士質食田。未贖而死。傳之妻子者。妻子得代贖之。禁婦不受夫命。擅養他人子。婦死有子。子得領母遺物。無子者歸之於舅氏。不許夫領之。

建長二年。下教頃者游手浮食之民。假名於雙六。陰為賭博。常陸下總陸奧殊甚。自今局戲除圍碁之外。一切禁絕。

命更糾察之。

四年。須教凡掠畧子女。及盜牛馬。至三次。罪及妻子。放火準強盜。殺人傷人罪止其身。盜竊雖小至兩次。抵罪。姦人妻者納錢贖。名主三十貫文、百姓五貫文、女亦然

五年。定薪炭粃糠價。禁強買。

文應元年。下教大番士取用度於民。有數。每段出錢三百文。五町別出官馱一匹。丁夫二人充之。

弘長元年。先是京路每驛置二駒備急報。而將士往來者。矯命擅用。或至發數匹。是歲下教六波羅。非有變故不得輒發馬遞。又禁將士役丁夫運私物。復驛長日給食。下教

關東諸國。神社佛寺薦享無懈。繕治以時。又修橋梁。掃街衢。無礙行旅。禁將士邸第衣服過差。僧徒裹頭往來里巷。念佛僧集婦女。棄病夫孤兒。及屍骸於路。

侍所

侍所。別當一人。掌行軍儀衛兵食甲械之政。及諸士直宿。諸將朝集。有所征伐監軍。所司一人為之貳。凡諸士有鬭爭叛亂之類。皆附侍所。按覆讞決。

東西侍大番數十員。置籍。命將佐互候之。

右為常參職。其他隷于侍所者如左。

直宿十一人。掌侍從起居。出納公命。及備顧問。

司厩二人。掌貢馬乘馬賜馬。

諸大社大寺及影堂奉行各三人。掌享祭灑掃。警衛修理。

右大將初入鎌倉。治承四年十一月。創幕府。先置侍所。和田義盛為別當。梶原景時為所司。義盛景時伏誅。北條義時領政所。又兼侍所別當。號曰執權。既而以子泰時。為別當。增所司員。分其職掌。大江義範掌宮中雜事。藤原光宗掌供奉儀衛。其後執權氏世世兼別當。藤原前主入。置小侍別當。後改造幕府。增直候人員。以充西侍。爾後諸將有事。得以子弟及臣下代直。初右大將重儀衛之撰。懸甲齎劍。皆武功勇士。尤重調度。曰非能廿矢斃廿人者。不許懸吾調度。又妙撰隨兵。

必具三絕。一曰家世武功。二曰武技殊絕。三曰容儀整肅。所至必講騎射。諮故實。故雖常行游步。皆以充其撰為榮。教令出于侍所。衛士立集。後不能然。又多用陰陽家說。人多拘忌。故令出而士不時至。及親王氏時。小侍置士籍。將佐子弟稍長。輙入籍。每將有行。先期數日上籍於府。點視既定。乃傳令於將士。其辭者易之。

直宿。養和元年四月。始置之。皆用大臣子弟。及功名異能之士。凡國家之務事之得失。得參議焉。至二世時。惟以押臣數人為之。三世建保元年。擇藝能士為近習三番。每番六員。日候射堂。又以壯士。直北面。命和田義盛藤原朝光。領北面。備

顧問。藤原將軍時、改爲近習六番、毎番三人。今日晨入而明日夕出。及親王氏新造府第、置上下格子六番、毎番十二人。上格子犯晨而入、及夕而出。下格子以夕而入晨、待上格子入而後出。後又置見參早晝等番。然當時有左右近衛少將在、則侍從起居。既有其人、特備警衛而已。

諸國守護、追捕使隸于侍所。凡國内叛者殺害盜賊三事、關于守護。承元初、國衙訴諸國守護怠職、群盜竊發、侵掠莊保。議者謂、守護專任一人、則動引故事、反致懈緩。宜結番遞年以治之。然當初以充諸將功賞、不可輙褫。於是徵右大將下文、甄別功賞與恩澤、並命力職。其不職者易置之。寛元三年、下教關西守護、凡領家有訴召守護地頭、六波羅符三至不應、以名聞。又下教諸國守護、三條大犯之外、不得超職參吏事。

問注所

問注所。執事一人。掌聽訟決獄。

公事奉行三人。分局聽民訴。

問注者、所以聽公事也。公事者、訴訟也。凡民事不能私決、以訴于公。故曰公事。公人問而注其辭、故曰問注。元暦元年十月、置問注所、以三善康信爲執事。執事之任、常參政所。（後、夫北條氏擧諸將共政、泰時置評定、亦如之。）凡聽訟、小事自決、大事則入政所共決之。初置奉行二員、尋增爲三員。其下有右筆數員。初問注所下教文、皆用公印。文治四年、下令凡事屬忽劇者、不必用公印、押奉行中原親能、平盛時等印。後熊谷直實與久下直光爭地相訴。右大將入問注所親臨鞫之。直實被詰問、不勝恨怒、入西侍自截髻、單馬西奔。事極狼藉。將軍厭之、乃罷問注所、就執事康信第聽訴。及二世時、更造問注所於郭外。三世之初、下令凡公事獻狀之後、三日不斷、史有罪。承久以來、公事漸滋、乃增其吏員。及建長元年、改爲引付三番。引付者、即公事奉行也。而以評定爲之頭人。毎番十餘員、就頭人邸引訟者而聽斷。自是評定與奉行職互相兼。云泰時既定式

目、凡爭職掌疆域相訴者、按鞫無驗、沒地。無地者抵罪。必待左右皆納起請而後斷之。仁治元年、又下教、凡爭訟鞫辭涉誣枉抵罪。後吏漸懈惰、或以書承狀、不復親鞫。寛元三年、下令嚴禁之。從之五度不赴局、及不親鞫者、敍罪。及時賴執權、頗勤於民理。凡吏廢局務游燕者、除籍。初二世時、大江廣元等建議、凡兄弟爭訟者、皆勸解之。至是時賴議、凡兄弟爭訟、不得引父母爲證。主僕爭訟、不論曲直、理官不受。弘長元年、以訟獄壅滯、召引付督責之、徵評定引付誓書。文永元年、更置越訴奉行。北條實時、安達泰盛爲之。時吏材復衰、賄賂寢行。三年、執權時宗建議、罷引付、使頭人皆入問注所聽訴。凡

有訴者。執當日事件。入政所。廣納衆議。議定下問注所。執事施行。五年。復置引付五番。初諸州爭訟不能決者。奉行獄之鎌倉。泰時謂教書往來。貧弱愁苦。乃下教奉行。奉書斷之。於是吏或舞文弄法。時頼貞時。晩年爲僧。親出訪之。摘發頗多。其後執權非其人。而家令用事。事皆以賄成。北條氏之政衰矣。

野史氏曰。自承平天慶。天下漸多事。於是行軍命將。忼慨之士。日摩刀鉞。乃有拋箸以入朝。受命不歸家之事。而獷猂之士。又起於編戶。杖刀應之。雲集飆至。以從之。皆得効其功。其後武士喜土著。國司子孫。處邑築壁。又有押領使者。皆出則

趁赤白之旗。處則從山野之獸。聚徒結黨。稱豪傑者。千百成群。故覇府始建。未及割地頒邑。而將佐之强。殆比列侯矣。而幕府氏之族。則率以流竄之餘。起於編甿之中。其權不足以制諸將。於是右大將特重國司之任。約曰。府下之臣。非源氏。不得爲國司矣。因表其族有功者。爲管內國司。他雖殊功臣。皆不過爲衛府大臣。如北條小山千葉三浦之徒。終不許之。沾一官。或不繇府擧。而受京官者。讓褫之。在遠國帶京官者。命解之。其防强臣。亦至矣。及右大將薨。外戚用事。於是北條時政爲遠江守。子義時爲相摸守。然向所謂國司者。親就其國。臨其民。如平賀義信。以教化流聲譽。可以觀已。及義時等爲國司。躬在幕府用事。而命其下代就國。其弊終如階官然。然自是大臣人人欲得國司。如和田義盛。至慚憤不得以爲叛。及義盛滅。議下教諸將求階官者。華胄考功勞薦之。不許自達。然義時尋又遷右京權大夫。而恥其背約。終身不敢自稱云。蓋源家累世有功。而官不過左馬頭。右大將繼祖武。累遷二位權大納言。而彼將佐皆國司子孫。功業既成。而階官不能及祖先。彼其心必有不慊焉者。及承久之後。遂爭取美官。大臣國司。小臣衛府諸司。至嘉祿中。府下稱衛門兵衛者。亡慮百人。於是下教。凡帶衛府官而不衛衛而後期者。皆納功錢。仁治元年。申下教將士帶京官而不從事者。納帛有差。

又下教不許將士之臣僕拜京官。寛元元年。更禁侍以下任式部丞諸司助。增兩職功錢。爲二萬匹。建長二年。下教禁將士無本官直拜衛府。野史氏曰。京官非鎌倉之所制。然幕府實由此以爲等級賞罰。故余論載其概略焉。

鎌倉史卷六

鎌倉史卷七

志第二

儀衛志

夫袞黻戴冕者。無褻慢之色。介冑執戈者。無退懦之氣。非無也。服使之然也。故容成而心隨。制外以及內。故儀仗警衛。非徒爲觀美。將以馴其心也。且夫擧天下之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日用之所爲。皆無不由斯禮。而或不知禮之爲何事。獨命世之主。賢達之臣。執以維持斯世。則天下馴服。以治爲國者所宜深鑑也。建久四年。右大將定將士之坐次。文吏在上。武臣次之。其用意亦偉矣。及後足利氏漸强大。自就家置政所。諸將莫敢抗焉。於是結城朝光出右大將所賜位記。以示執權足利氏。慙縮而止。甚矣禮之禦僭亂也。但鎌倉覇府之興。已爲無前之事。且其下多尚武無學。其可與言者。不過大江三善數子。故禮法制度。多未擧行。獨至射騎警衛之儀。則皆有可觀者。蓋斟酌祖宗以來累世所用。及他家所善。以爲之。非一世之所能定也。夫右大將身處君民之間。上而不犯下。而不侮。爲後世立不可踰之限。而爲武治之宗師。其大者既足矜式。則其小者亦安可不傚焉。是不可無志。作儀衛志。

元日之儀。養和元年定儀。自今以來。以元旦奉幣鶴岡八幡祠。其儀。前期夜半。吏卒警衛道路。卯位。將軍著水干。騎馬。供奉儀衛如常行之儀。至樓門下馬。入拜殿。先命從者二人。牽神馬。(或一或二)獻于階前。僧等讀經布施畢。乃歸御南殿。行垸飯(凡曰御。曰供奉。皆當時語也。)

垸飯之儀。凡佳節。臣下例上饌。號曰垸飯。建久二年。元旦。千葉常胤獻垸飯。其儀尤備。正午。將軍御南殿。前少將平時家褰簾。先獻儀物。一劍(常胤親捧之)。二弓箭(子胤正捧之)。三行縢沓(子師常捧之)。四砂金(三浦胤盛捧之)。五鷲羽(納櫃。子胤信捧之)。獻畢。他將佐又就南庭獻馬。第一至第五。都十匹。庭儀畢。侍者褰側簾。將軍興入西面別堂。侍者褰簾。酒飯入畢。饗而退。第二日。第三日。若至第七八日。從諸將所獻多少。無定期。他佳節亦如之。

賽行之儀。先以儀物在前。(神馬類。○如詣三島筥根祝等前導。號曰先達。)次隨兵十騎。(或二十騎。三十騎。從時增損。皆着甲。)兩行對列。次副車。次負箭僮。(用征箭。)次文馬。次懸甲。(著將軍甲。)次將軍。(淨衣、或馬、或車、)供奉十人。左右之。次調度。(用弓箭、)次陪從。(大臣右族。多少從時、)兩行對列。(皆淨衣、)次隨兵十騎。(多少同前、)兩行對列。次殿騎單列。(或一員、或二員、並淨衣、)凡常賽行。大低如此。每春出海濱。浴潮齋戒。(淨衣)詣三島筥根。亦用斯儀。

凡鶴岡春秋常祭。及放生會。臨時祭。右大將之時。非有疾病事故。則必親臨之。命武士講流鏑馬儀。賜祿犇勵以爲常。至二世。雖元日亦廢而不行。建仁元年。放生會。不用隨兵。故老歎其陵夷。三世承元四年。始復其儀。而使人代行。

密就田廊觀諸技而奬勵之。方熄矣。三世時又有拜賀之儀。拜大臣大將則天子賜車輿調度豫延招殿上公卿會于賀。如用京式改前隊隨兵為前驅不復着甲。又前後部之間容公卿隊入寺門之後去供奉惟五位一員齎劍從之。遂有承久之變。自是其儀罷爾後賽行。必使六位數人佩劍從如舊儀云（古稱賜物為賜祿）。常行之儀亦略同賽行。但有齎劍調度而無儀物及副車文馬箭僮耳。

入朝之儀。建久元年將軍朝于京師。其儀。先以貢獻儀物在前。次啓行一騎（或二騎單列著甲各從子弟一騎僮十人）次隨兵一百八十騎（著甲從弓手一騎負箭僮馬僮各一人）三行為列。次文馬一。次調度一騎。次懸甲一騎。次將軍（服折烏帽水干袴騎馬）次供奉十五騎（皆著水干負野箭）亦三行。次隨兵一百三十八騎（甲從者如前）三行為列。次殿三騎單列（各從者數十騎）此入京之儀也。朝觀之儀。凡將朝先期一日命吏卒警衛街衢。啓行一騎。隨兵二騎對列。次將軍（乘八葉車牛僮二人左右之此日請服直衣許）次供奉三人（步）次調度（水干）次六位六員兩行為列（各具調度）次隨兵六騎兩行為列。後乘一騎。或乙夜參院。從者用束甲。

入宅之儀。建保元年五月。幕府災。將軍移居大江廣元邸。八月幕府成入居焉。日用戊子。漏用酉位。其儀先一騎牽黃牛。次隨兵八騎兩行為列。次前驅六騎兩行為列。次公卿。次將軍（輿裘藤束帶）次齎劍一騎。次調度一騎。次諸大臣陪從兩行為列。次隨兵十八騎兩行為列。次後乘一騎（用衛府）輿入自南門（司天官束帶隊假門內具水火童女）至西廊下稅駕。入御寢殿（司天官賜祿）政所別當隨入（北條義時）奉吉書就殿階間讀之。此間太夫人以下皆入。各就其所。次有垸飯獻杯之儀。凡移居之法宜直入寢殿。今日之事非恒儀。廣元云（藤原前此時幕府災改造執權北條泰時議漏用正午其儀則從畧）

產室之儀。凡懷胎五月。必著鎭帶（當初無醫請僧禱之）令大臣妻善子者上帶（養和元年二世在胎令千葉常胤妻上帶建久三年三世在胎令武藏守源義信妻上帶）將軍親結之。七八月。夫人移就別第（二世生比企谷別第三世生名越別第）置幹事一員。備辦用度。臨產（請僧禱之凡近州大祠皆奉神馬禱之）擇善射者。骲箭一人。鳴弦二人。候于第。既生。將佐皆獻護身刀及馬。賀之。源家累世之例云（擇將士父母共存者為使者約神馬於所禱諸祠賽之）定嬭母保傅。命名。自是每夜大臣更接。至八九夜。大約如垸飯之儀（尤重七夜儀）間一月。而母子共歸幕府。其儀。長子大約如常行之儀。但稍殺前後部。他子否。

建久三年八月己酉。三世生。越十二日庚申。將軍始入產室。撰父母共存者六人射草鹿。十月。夫人母子共歸幕府。十一月戊戌。行新生五十日百日儀。舅時政管其事。義時扶持新生。獻良劍砂金鷲羽。膳畢。贈十字於親戚大臣。十二月。將軍延見諸親將佐於名越第。親懷新生。託之將來。

遂賜酒。命大貳局近衛局酌之。諸將輪抱。親生。各獻佩刀。

喪服之制。凡父母之喪。閉居五十日。除閏月與旅次。服十三月。凡有喪者。遷居。夫人以下至諸將。皆賜暇。或就親戚家執喪。

建久六年。七月四日。稻毛重成妻死。北條時政女也。夫人北條氏。賜暇。就比企能員邸。時政義時退居北條執喪。八月十三日。時政義時至自伊豆。蓋閉居三十五日矣。會將軍在齋。夫人不敢入宮。至十七日。始歸幕府。寶治中。北條時賴丁妹喪。就三浦氏執喪。元仁元年。六月。北條義時卒。越二七日。子泰時弟時房至自京師。至七月晦。為四十九日。而會有閏月。不敢除喪。太夫人促之視事。八月朔。時房入政所。泰時至下澣始視事。明年。五月。除服。是知當時喪期除閏月與旅次也。

始甲騎之儀。文治四年。七月戊戌。二世七歲。始甲騎。武藏守源義信（[illegible]母）掌儀注。其儀。諸將皆朝。右大將御南殿。北條義時進[illegible]次世子出就席。（義信及乳母兄比企能員扶持之）少焉。小山朝政進獻甲[illegible]直垂。（青地錦）世子更裝。（朝政結帶）次千葉常胤進獻甲。（納櫃）（子[illegible]常[illegible]之）世子南面著之。梶原景季三浦義連獻刀。下河邊行平獻弓。佐佐木盛綱獻征箭。八田知家獻鞍馬。（子朝重控之）既擐。三浦義澄畠山重忠和田義盛扶持世子上馬。結城朝光葛西清重執轡。小笠原長經千葉胤賴比企宗員左右之。旋南庭三畢。下馬。（足立遠元抱之）解甲。（堀親家斂具）復坐。義信獻馬於將軍賀之。（里見義成控之）乃就西侍。賜諸將酒。（義信獻之）將軍御釣殿西面。三爵。初結城朝光酌之。次三浦義村酌之。終葛西清重酌之。將軍興入內。義信獻酒饌及衣裳（生衣一領。絮衣五領）於夫人賀之。

建仁三年。十月甲辰。三世（年十二）甲騎之儀。亦畧如之。小山朝政足立遠元授着甲冑。母衣故實。

元服之儀。建仁三年。十月癸卯。三世（年十二）加元服於北條時政邸。其儀。日夕。文武百僚咸侍坐。戌位。將軍御正寢。北條義時大江親廣具裝。時政理髮。武藏守源義信加冠。已畢。休于別殿。遂進膳。義時親廣視膳。擇近習少年父母具存者。為配膳使。膳畢。將佐獻甲冑劍馬。

二世元服之儀。史闕其文。三世之儀。似太略。藤原氏。親王氏儀自別。今不取。凡執弓矢者。左手執弓。右手執矢。獻弓矢者。左執矢。右執弓。凡執刀者。以刃向外。獻刀者。以刃向內。凡擐甲冑者。背而襲之。獻甲冑者。以面對君。

建久五年。二月甲午。北條泰時（年十三）加元服於幕府。乙夜行其儀。右族大臣咸集。將軍御西侍。諸將就席。（三行）時政扶冠者出。源義信千葉常胤進執脂燭。將軍為加冠。畢命名。時政獻甲冑雜具。將軍賜冠者刀等物。（里見義成授之）行三爵。垸飯。將軍命

三浦義澄約皆。

文治五年四月庚寅。北條時房（年十五）加冠於幕府。其儀亦如之。但先酌三爵。次召冠者。命三浦義連加冠。

始射之儀。凡歲首撰吉日試射。曰始射。府第始成則射。亦名始射。凡始射或二番或三番或五番。凡射數或一五度或二五度。以爲恒。射畢就階賜祿。（凡兩人爲番。兩矢爲度。並當時語也。）

建久二年正月甲寅。始射。是日妙撰巧手。用二番。下河邊行平榛谷重朝爲一番。和田義盛藤澤清親爲二番。一五度射之。畢召殿砌。賜祿。行平刀（少將平時家授之）。義盛弓箭（北條義時授之）。重朝鷲羽。清親行縢。皆即當日垸飯儀物也。治承四年。

十一月。幕府成。十二月戊戌。始射用三番。文治五年正月庚子。世子小御所南庭始射。用五番。

始射小笠懸之儀。建久元年四月甲午。世子始射小笠懸。下河邊行平爲師。先數日贈名馬召之。及期行平獻弓及䩉箭於世子。三浦義澄獻的。千葉常胤獻馬。小山田重成獻行縢。宇都宮朝綱獻水干袴。就南庭行儀。召小山朝政足立遠元。畠山重忠和田義盛梶原景時侍之。他將士亦縱觀。行平扶世子。凡三度射之畢。群下賛之。行平賜祿。（刀）諸將賜酒罷。

矢口餅之儀。建久四年五月。右大將獵于富士。斯日世子始射鹿。及晚。北條義時獻矢口餅。乃擇在世子左右扶持者三人賜餅。一曰工藤景光。二曰愛甲季隆。三曰曾我祐信。時將軍及世子屐行縢於篠上坐之。諸將皆侍。梶原景季工藤祐經海野幸氏爲配膳使。其儀餅三色。用方盆盛之。（盆制長八寸。貴三寸。厚一寸。）每盆盛一色餅九。（左右及中各三疊。）各執一盆進置之。黑餅在左。白餅在右。赤餅在中。先召景光。賜第一口。景光跪取白餅盆置中。次取赤餅盆置右。乃取三色餅各一疊之（黑上。赤中。白下。）安之於坐左培木之上。祭山神也。次復取三色餅疊之如前。食之三（初中角。次左角。次右角。）發叫乃退。次召季隆。其儀如前。特不祭。次召祐信。儀亦同。初祐信來進。將軍問曰。一口二口是巧手。三口果何似。祐信不應。畢儀而退。將軍笑曰。吾欲祐信以第三口

讓於我。奈彼不敢何。遂各賜祿。三人亦獻馬弓箭行縢。皆於世子。儀畢行酒盡歡而止。

祭箭餅之儀。建久四年九月。北條氏畋于伊豆。泰時始射鹿。時政爲供祭箭餅。遣泰時。以獻幕府。將軍御西侍。令供十字。擇掌故家。先召小山朝政。賜第一口。朝政跪食之三而一食。先發叫。次召三浦義連。賜第二口。義連三食畢而後發叫。次召諏訪盛澄。賜第三口。盛澄食之三而不叫。凡啣十字之禮。三口之式。各有典故。將軍大嘉歡。賜酒而罷。

鎌倉史卷七

鎌倉史卷八

表第一

治承以來宰輔年表上

北越　小川弘　著
東京　村田直景　校

鎌倉之制、政所出教令、侍所秉軍務。權任惟均。又有問注所。以聽民訟、蓋國初之政。僅不過管內之事。及承久之後。天下之勢一變。而幕府益重聽訟之職。改爲引付三番。每番加評定二三員。其尤者爲頭人。爾後評定問注職、互相兼者多云。蓋一代用人之得失。徵此三府。故今表之。惜哉記錄多闕。如青砥藤綱當職。不知在何歲。今不敢臆度以補之。其無依據者闕之。夫鎌倉之政。能靡服四海之黎首。北條氏之權能奔走天下之諸侯者。皆由斯三府。而不能止其亂者。豈制法之罪哉。蓋亦所謂有治人無治法耳。

紀年	政所	侍所	問注所
治承四年		十一月。置侍所。和田義盛爲別當。	
養和元年		和田義盛 梶原景時　所司。拜職年月闕。姑係于此。	
壽永元年		和田義盛 梶原景時	
二年		和田義盛 梶原景時	
元曆元年	十月。置公文所。安藝介大江廣元爲別當。齊院次官中原親能。主計允藤原行政。右馬允足立遠元。判官代藤原邦通。大中臣秋家爲寄人。	和田義盛 梶原景時	十月。置問注所。中宮屬三善康信爲執事。筑後權守藤原俊兼。民部丞平盛時爲公事奉行。
文治元年	大江廣元 中原親能 藤原行政 足立遠元 藤原邦通 大中臣秋家 秋家。罷免年月不詳。然今歲以後無所見。	和田義盛 梶原景時	三善康信 藤原俊兼 平盛時
二年	大江廣元 中原親能 藤原行政 足立遠元 藤原邦通	和田義盛 梶原景時	三善康信 藤原俊兼 平盛時

三年	四年	五年	建文元年
大江廣元 中原親能 藤原行政 足立遠元 藤原邦通	大江廣元 中原親能 藤原行政 足立遠元 藤原邦通	大江廣元 中原親能 藤原行政 足立遠元 藤原邦通	大江廣元 中原親能 藤原行政 足立遠元 藤原邦通
和田義盛 梶原景時	和田義盛 梶原景時	和田義盛 梶原景時	和田義盛 梶原景時
三善康信 藤原俊兼 平　盛時	三善康信 藤原俊兼 平　盛時 中原親能奉行拜職年月闕。因東鑑今歲六月文係于此。	三善康信 中原親能 藤原俊兼 平　盛時	三善康信 中原親能 藤原俊兼 平　盛時

二年	三年	四年
大江廣元 中原親能 藤原行政 足立遠元 藤原邦通 三善康信 正月改公文所曰政所。分職掌行政爲令郎執事也。又鎌田俊長爲案主、中原光家爲知家事。 康信蓋元暦以來常參政所。特無明文。故因東鑑今歲正月文始列之政所。	大江廣元 藤原行政 中原親能 三善康信 足立遠元 藤原邦通 下総守源邦業寄人。	大江廣元 藤原行政 中原親能 源　邦業 三善康信 足立遠元 藤原邦通
和田義盛 梶原景時	和田義盛 梶原景時 義盛丁喪。景時假別當。遂奪而不還。	梶原景時
三善康信 中原親能 藤原俊兼 平　盛時 前隼人佐三善康清、文章生三善宣衡、前豐前介清原實俊奉行。按東鑑本年載康清、宣衡、實俊及左京進中原仲業四人。而承元四年云仲業自右筆進奉行。則知是四人或是右筆。然三人拜奉行年月闕。故姑係于此。	三善康信 中原親能 藤原俊兼 平　盛時 三善康清 三善宣衡 清原實俊	三善康信 中原親能 藤原俊兼 平　盛時 三善康清 三善宣衡 清原實俊

五年

大江廣元
藤原行政

中原親能
源　邦業
三善康信
足立遠元
藤原邦通

三月。藤原行光寄人。邦業罷免年月闕。

梶原景時

三善康信

中原親能
藤原俊兼
平　盛時
三善康清
三善宣衡
清原實俊

十月。大舍人允三善行倫奉行。

六年

大江廣元
藤原行政

中原親能
三善康信
足立遠元
藤原邦通
藤原行光

邦通。今歲以後不復見。

梶原景時

三善康信

中原親能
平　盛時
三善康清
三善宣衡
清原實俊

藤原俊兼。三善行倫。去歲以後不復見。實俊。今歲以後不復見。

七年

大江廣元
藤原行政

中原親能
三善康信
足立遠元
藤原行光

梶原景時

三善康信

中原親能
平　盛時
三善康清
三善宣衡

八年

大江廣元
藤原行政

中原親能
三善康信
足立遠元
藤原行光

梶原景時

三善康信

中原親能
平　盛時
三善康清
三善宣衡

九年

大江廣元
藤原行政

中原親能
三善康信
足立遠元
藤原行光

梶原景時

三善康信

中原親能
平　盛時
三善康清
三善宣衡

正治元年。二世受國。

大江廣元
藤原行政

中原親能
三善康信
足立遠元
藤原行光

三月。舉北條時政北條義時三浦義澄八田知家和田義盛比企能員安達盛長梶原景時共政。十二月。景時罷。

梶原景時

十二月。景時罷。

三善康信

中原親能
平　盛時
三善康清
三善宣衡

二年

大江廣元
藤原行政

北條時政
北條義時
中原親能
三善康信
三浦義澄
八田知家
和田義盛
比企能員
安達盛長
足立遠元
藤原行光

正月。義澄卒。盛長。今歲以後不復見。

二月。和田義盛復職。

三善康信

中原親能
平　盛時
三善康清
三善宣衡

建仁元年

大江廣元
藤原行政

北條時政
北條義時
中原親能
三善康信
八田知家
和田義盛
比企能員
足立遠元
藤原行光

和田義盛

三善康信

中原親能
平盛時
三善康清
三善宣衡

二年

大江廣元
藤原行政

北條時政
北條義時
中原親能
三善康信
八田知家
和田義盛
比企能員
足立遠元
藤原行光

和田義盛

三善康信

中原親能
平盛時
三善康清
三善宣衡

三年　三世受國

大江廣元
藤原行政

北條時政
北條義時
中原親能
三善康信
八田知家
和田義盛
比企能員
足立遠元
藤原行光

九月能員被殺。行政知家遠元今歳以後不復見。

和田義盛

三善康信

中原親能
平盛時
三善康清
三善宣衡

圖書允清原清定奉行。

清定拜職年月闕。姑係于此。

元久元年

大江廣元

北條時政
北條義時
中原親能
三善康信
和田義盛
藤原行光

和田義盛

三善康信

中原親能
平盛時
三善康清
三善宣衡
清原清定

二年

大江廣元

北條時政
北條義時
中原親能
三善康信
和田義盛
藤原行光

閏七月時政罷。

和田義盛

三善康信

中原親能
平盛時
三善康清
三善宣衡
清原清定

建永元年	承元元年	二年	三年
大江廣元 北條義時 中原親能 三善康信 和田義盛 藤原行光	大江廣元 北條義時 中原親能 三善康信 和田義盛 藤原行光	大江廣元 北條義時 中原親能 三善康信 和田義盛 藤原行光 十二月。親能卒。	大江廣元 北條義時 三善康信 和田義盛 藤原行光
和田義盛	和田義盛	和田義盛	和田義盛
三善康信 中原親能 平盛時 三善康時 三善宣衡 清原清定	三善康信 中原親能 平盛時 三善康清 三善宣衡 清原清定	三善康信 中原親能 平盛時 三善康清 三善宣衡 清原清定	三善康信 平盛時 三善康清 三善宣衡 清原清定

四年	建曆元年	二年	建保元年
大江廣元 北條義時 三善康信 和田義盛 藤原行光	大江廣元 藤原行光 北條義時 三善康信 和田義盛 案。先是藤原行政當罷執事。而行光襲之。然東鑑闕而不錄。因今歲正月文而知行光爲執事。故列于上。	大江廣元 藤原行光 北條義時 三善康信 和田義盛	大江廣元 藤原行光 北條義時 三善康信 和田義盛 義時收奪府權。至此役義盛諸將無復參政所者。
和田義盛	和田義盛	和田義盛	和田義盛 五月。義盛伏誅。北條義時別當。金窪行親所司。
三善康信 平盛時 三善康清 三善宣衡 清原清定 十二月。中原仲業奉行。	三善康信 平盛時 三善康清 三善宣衡 中原仲業 清原清定 正月。橘惟廣奉行。	三善康信 平盛時 三善康清 三善宣衡 中原仲業 清原清定 橘惟廣 盛時今歲以後不復見。	三善康清 三善宣衡 清原清定 中原仲業 橘惟廣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大江廣元 藤原行光 北條義時 三善康信	大江廣元 藤原行光 北條義時 三善康信	大江廣元 藤原行光 北條義時 三善康信	大江廣元 藤原行光 北條義時 三善康信 十一月。廣元罷。
北條義時 金窪行親	北條義時 金窪行親	北條義時 金窪行親	北條義時 金窪行親
三善康信 三善康清 三善宣衡 中原仲業 清原清定 橘　惟廣 惟廣。今歲以後不復見。	三善康信 三善康清 三善宣衡 中原仲業 清原清定	三善康信 三善康清 三善宣衡 中原仲業 清原清定 仲業。今歲以後不復見。	三善康信 三善康清 三善宣衡 清原清定

六年	承文元年。藤原前主受國。	二年
北條義時 藤原行光 三善康信 案。大江廣元罷職後。東鑑雖無明文。而義時領政所詳。故係之于上。又東鑑今歲十二月。吉書列政所者。義時行光二人而已。他如北條時房。大江親廣等。皆家司。則其餘任使者。皆非寄人明矣。益義時盡收諸大臣權也。	北條義時 藤原行光 三善康信 九月。行光罷。左衛門尉藤原光宗執事。	北條義時 藤原光宗 三善康信
北條義時 金窪行親 七月。式部丞北條泰時。別當。左衛門尉藤原行村。左衛門尉三浦義村。左衛門尉大江義範。兵衛尉藤原光宗所司。	北條泰時 金窪行親 藤原行村 三浦義村 大江能範 藤原光宗 七月。置小侍。北條重時別當。	北條泰時 北條重時 金窪行親 藤原行村 三浦義村 大江能範 藤原光宗
三善康信 三善康清 三善宣衡 清原清定	三善康信 三善康清 三善宣衡 清原清定	三善康信 三善康清 三善宣衡 清原清定

三年

北條義時
藤原光宗
三善康俊

北條泰時
北條重時
金窪行親
藤原行村
三浦義村
大江能範
藤原光宗
五月、泰時入京、能範爲官軍死。

三善康信
三善康清
三善宣衡
清原清定
八月、康信罷、子康俊執事。康俊蓋夙參問注事、特其拜職年月不詳、故係于此。

貞應元年

北條義時
藤原光宗
三善康俊

北條重時
金窪行親
藤原行村
藤原光宗
三浦義村

三善康俊
康清、宣衡、清定今歳以後不復見。

二年

北條義時
藤原光宗
三善康俊

北條重時
金窪行親
藤原行村
三　義村
藤原光宗

三善康俊

元仁元年

北條義時
藤原光宗
三善康俊
六月、義時卒、子武藏守泰時執權、弟相摸守時房連署。閏七月、光宗罷、民部丞藤原行盛執事。

北條重時
金窪行親
藤原行村
三浦義村
藤原光宗
六月、北條泰時至自京師。

三善康俊

嘉祿元年

北條泰時
北條時房
藤原行盛
三善康俊
是歳改寄人、曰評定。大學助教中原師員、前駿河守三浦義村、左衛門尉藤原行村、出羽守藤原家長評定、並拜職年月闕。姑係于此。

二年

北條泰時
北條時房
藤原行盛
中原師員
三浦義村
藤原行村
藤原家長
三善康俊

北條泰時
北條重時
金窪行親
三浦義村
藤原行村

三善康俊

安貞元年

北條泰時
北條時房
藤原行盛
中原師員
三浦義村
藤原行村
藤原家長
三善康俊
玄蕃允三善康連評定、拜職年月闕。姑係于此。

北條泰時
北條重時
金窪行親
藤原行村
三浦義村

三善康俊

二年

北條泰時
北條時房
藤原行盛
中原師員
三浦義村
藤原行村
藤原家長
三善康俊
三善康連
左衛門尉後藤基綱
評定拜職年月闕姑係于此。

北條泰時
北條重時
金窪行親
藤原行村
三浦義村

三善康俊

寛喜元年

北條泰時
北條時房
藤原行盛
中原師員
三浦義村
藤原行村
藤原家長
三善康俊
三善康連
後藤基綱

北條泰時
北條重時
金窪行親
藤原行村
三浦義村

三善康俊
彈正忠清原季氏奉行拜職年月闕姑係于此。

二年

北條泰時
北條時房
藤原行盛
中原師員
三浦義村
藤原行村
藤原家長
三善康俊
三善康連
後藤基綱

北條泰時
北條重時
三月。重時罷北條實泰小侍別當。
金窪行親
藤原行村
三浦義村

三善康俊
清原季氏
攝津守中原師員奉行拜職年月闕姑係于此。

三年

北條泰時
北條時房
藤原行盛
中原師員
三浦義村
藤原行村
藤原家長
三善康俊
三善康連
後藤基綱
相摸大掾佐藤業時
評定拜職年月闕姑係于此。

北條泰時
北條實泰
金窪行親
三浦義村
藤原行村

三善康俊
中原師員
清原季氏
民部丞三善康連大和守三善倫重相摸大掾佐藤業時奉行。並拜職年月闕。姑係于此。

貞永元年

北條泰時
北條時房
藤原行盛

中原師員
三浦義村
藤原行村
藤原家長
三善康俊
後藤基綱
三善康連
佐藤業時

大和守三善倫重、左衛門尉藤原長定評定，並拜職年月闕，姑係于此。

北條泰時
北條實泰

金窪行親
三浦義村
藤原行村

三善康俊

中原師員
三善康連
三善倫重
清原季氏
佐藤業時

天福元年

北條泰時
北條時房
藤原行盛

中原師員
三浦義村
藤原行村
藤原家長
三善康俊
後藤基綱
三善康連
三善倫重
佐藤業時
藤原長定

北條泰時
北條實泰

金窪行親
三浦義村
藤原行村

三善康俊

中原師員
三善康連
三善倫重
清原季氏
佐藤業時

文曆元年

北條泰時
北條時房
藤原行盛

中原師員
三浦義村
藤原行村
藤原家長
三善康俊
後藤基綱
三善康連
三善倫重
佐藤業時
藤原長定

正月，近江守佐々木信綱評定。六月，左衛門尉中原爲光評定。

北條泰時
北條實泰

金窪行親
三浦義村
藤原行村

六月，實泰罷，子實時襲之。八月，實時罷，北條經時代之。

三善康俊

中原師員
三善康連
三善倫重
清原季氏
佐藤業時

嘉禎元年

北條泰時
北條時房
藤原行盛

中原師員
三浦義村
藤原行村
藤原家長
三善康俊
後藤基綱
三善康連
三善倫重
佐藤業時
藤原長定
佐々木信綱
中原爲光

爲光罷，藏人大江季光評定，並年月闕，姑係于此。五月，前上野介結城朝光評定，六月罷。

北條泰時
北條經時

金窪行親
三浦義村
藤原行村

三善康俊

中原師員
三善康連
三善倫重
清原季氏
佐藤業時

二年

北條泰時
北條時房
藤原行盛

中原師員
大江季光
三浦義村
藤原行村
藤原家長
三善康俊
後藤基綱
三善康連
三善倫重
佐藤業時
藤原長定
佐々木信綱

八月、家長卒。九月、信綱罷。近江守北條朝時評定。朝時雖拜職、不敢列評定坐。

北條泰時
北條經時

金窪行親
三浦義村
藤原行村

十二月、經時罷、北條實時復任。

三善康俊

中原師員
三善康連
三善倫重
清原季氏
佐藤業時

三年

北條泰時
北條時房
藤原行盛

中原師員
大江季光
三浦義村
藤原行村
三善康俊
後藤基綱
三善康連
三善倫重
佐藤業時
藤原長定

四月、北條資時評定。

北條泰時
北條實時

金窪行親
三浦義村
藤原行村

三善康俊

中原師員
三善康連
三善倫重
清原季氏
佐藤業時

曆仁元年

北條泰時
北條時房
藤原行盛

北條資時
中原師員
大江季光
三浦義村
藤原行村
三善康俊
後藤基綱
三善康連
三善倫重
佐藤業時
藤原長定

二月、行村卒。三月、若狹守三浦泰村、出羽守藤原行義評定。清原季氏評定拜職年月闕、姑係于此。

北條泰時
北條實時

金窪行親
三浦義村
藤原行村

三善泰俊

中原師員
三善康連
三善倫重
佐藤業時
清原季氏

六月、康俊罷、子民部丞康持執事。

延應元年

北條泰時
北條時房
藤原行盛

中原師員
大江季光
北條資時
三浦義村
三浦泰村
後藤基綱
藤原行義
三善康連
三善倫重
佐藤業時
藤原長定
三善康持
清原季氏

十月、長定卒。十二月、義村卒。

北條泰時
北條實時

金窪行親
三浦義村

三善康持

中原師員
三善康連
三善倫重
佐藤業時
清原季氏

仁治元年

北條泰時
北條時房
藤原行盛

北條資時
中原師員
大江季光
三浦泰村
後藤基綱
藤原行義
三善康連
三善倫重
三善康持
佐藤業時
清原季氏

北條泰時
北條實時

金窪行親

三善康持

中原師員
三善康連
三善倫重
佐藤業時
清原季氏

二月時房卒。右馬權頭北條政村。武藏守北條朝直。秋田城介安達義景。太宰少貳藤原爲佐評定拜職年月闕。姑係于此。

二年

北條泰時
藤原行盛

北條政村
北條朝直
北條資時
中原師員
大江季光
三浦泰村
後藤基綱
藤原行義

北條泰時
北條實時

三善康持

中原師員
三善康連
三善倫重
佐藤業時
清原季氏

安達義景
藤原爲佐
三善康連
三善倫重
三善康持
佐藤業時
清原季氏

五月業時罷駿河守。北條有時評定。年月闕。其罷免年月亦闕。姑係于此。

金窪行親

行親。今歲以後不復見。

案東鑑是年三月。大江以康以附注失勘奪職。則或爲奉行也。特其拜職罷免年月不詳。姑係于此。

三年

北條泰時
藤原行盛

北條政村
北條朝直
北條資時
中原師員
大江季光
三浦泰村
後藤基綱
藤原行義
安達義景
藤原爲佐
三善康連
三善倫重
三善康持
清原季氏

六月泰時卒。右近將監北條經時執權。

北條泰時
北條實時

三善康持

中原師員
三善康連
三善倫重
清原季氏

寛元元年

北條經時
藤原行盛

北條政村
北條朝直
北條資時
中原師員
三浦泰村
大江季光
後藤基綱
藤原行義
安達義景
藤原爲佐
三善康連
三善倫重
三善康持
清原季氏

九月。季氏卒。甲斐守大江泰秀。前下野守宇津宮泰綱評定。並拜職年月闕。姑係于此。

北條經時
北條實時

三善康持

中原師員
三善康連
三善倫重
清原季氏

二年。藤原

北條經時
藤原行盛

北條政時
北條朝直
北條資時
中原師員
大江季光
三浦泰村
後藤基綱
藤原行義
安達義景

北條經時
北條實時

三善康持

中原師員
三善康連
三善倫重

倫重卒。三善倫長。
清原滿定奉行。

後主受國。

藤原爲佐
三善康連
三善倫重
三善康持
大江康秀
宇都宮泰綱

六月。倫重卒。左衛門尉清原滿定。前能登守三浦光村。上總權介千葉秀胤。備前守北條時長。外記大夫三善倫長評定。並拜職年月闕。姑係于此。時長罷免。無所攷。特表于此。

細讀東鑑。此時未有引付之號。然據今歳三月文。自執權政所執事。皆聽訟。蓋引付之漸也。

三

北條經時
藤原行盛

北條政村
北條朝直
北條資時
中原師員
大江季光
大江泰秀
三浦泰村
宇都宮泰綱

北條經時

三善康持

中原師員
三善康連
三善倫長
清原滿定
越前兵庫介政宗。志

年

三浦光村
千葉秀胤
後藤基綱
藤原行義
安達義景
藤原爲佐
三善康連
三善康持
三善倫長
清原滿定

北條實時

村入道寂圓。兵衛尉三善康宗。前山城守大中臣盛時奉行並拜職年月闕。姑係于此。寂圓今歲以後不復見。

四

北條經時
藤原行盛

北條政村
北條朝直
北條資時
中原師員
大江季光
大江泰秀
三浦泰村
安達義景
三浦光村

北條經時
北條實時

三善康持

中原師員
三善康連
三善倫長
清原滿定
越前政宗
三善康宗

年

千葉秀胤
後藤基綱
藤原行義
宇都宮泰綱
藤原爲佐
三善康連
三善康持
三善倫長
清原滿定

五月。經時罷。弟左近將監時賴執權。六月。基綱爲佐秀胤。康持罷。

大中臣盛時

六月。康持罷。八月。康連執事。左近將監明石兼綱奉行。拜職年月闕。姑係于此。

寶治

北條時賴
藤原行盛

北條政村
北條朝直
北條資時
中原師員
大江季光
大江泰秀
三浦泰村
安達義景
三浦光村

北條時賴

三善康連

中原師員
三善倫長
清原滿定

元年

藤原行義	北條實時
宇都宮泰綱	
三善康連	
三善倫長	
清原満定	

六月。李光。泰村。光村被誅。前刑部少輔忠成罷。忠成拜職年月無所攷。特表于此。七月。相模守北條重時連署。

越前政宗
三善康宗
大中臣盛時
明石兼綱

二年

北條時頼
北條重時
藤原行盛

北條政村	
北條朝直	
北條資時	
中原師員	北條時頼
大江泰秀	北條實時
安達義景	
三善康連	
藤原行義	
宇都宮泰綱	
三善倫長	
清原満定	

前尾張守北條時章。式部丞藤原光宗。評定並拜職年月闕。姑係于此。

三善康連
中原師員
三善倫長
清原満定
越前政宗
三善康宗
大中臣盛時
明石兼綱

建長元年

北條時頼
北條重時
藤原行盛

北條政村	
北條朝直	
北條資時	
北條時章	
中原師員	北條時頼
大江泰秀	北條實時
藤原光宗	
安達義景	
三善康連	
藤原行義	
宇都宮泰綱	
三善倫長	
清原満定	

三善康連

是年。改問注所制。爲引付三方。北條政村。北條朝直。北條資時爲頭人。此後吏員繁多。不暇枚擧。故特表頭人。

二年

北條時頼
北條重時
藤原行盛

北條政村	
北條朝直	
北條資時	
北條時章	
中原師員	北條時頼
大江泰秀	北條實時
藤原光宗	
安達義景	
三善康連	
藤原行義	
宇都宮泰綱	
三善倫長	
清原満定	

三善康連
北條政村
北條朝直
北條資時

據東鑑明年六月文此間改引付三方爲五方。然今不可攷。

三年

北條時頼
北條重時
藤原行盛

五月。資時卒。六月。師員卒。

北條政村
北條朝直
北條資時
北條時章
中原師員
大江泰秀
藤原光宗
安達義景
三善康連
藤原行義
宇都宮泰綱
三善倫長
清原滿定

北條時頼
北條實時

三善康連

北條政村
北條朝直
北條資時

五月。第三頭人資時卒。六月改引付五方爲六方。北條政村北條朝直北條時章中原師員藤原光宗藤原行盛爲頭人。是月師員卒。更減爲三方。政村朝直時章頭人。

四年　親王宗尊受國

北條時頼
北條重時
藤原行盛

行盛罷。前伊勢守藤原行綱執事。罷免拜職年月闕。姑係于此。

北條政村
北條朝直
北條時章
大江泰秀
藤原光宗
安達義景
三善康連
藤原行義
宇都宮泰綱
三善倫長
清原滿定

北條時頼
北條實時

三善康連

北條政村
北條朝直
北條時章

四月。改引付三方。復爲五方。藤原行盛第四頭人。安達義景第五頭人。

五年

北條時頼
北條重時
藤原行綱

六月。義景卒。十二月。泰秀。行盛卒。行綱罷。前筑前守藤原行泰執事。前和泉守藤原行方評定。

北條政村
北條朝直
北條時章
大江泰秀
藤原光宗
安達義景
三善康連
藤原行盛
藤原行義
宇都宮泰綱
三善倫長
清原滿定

北條時頼
北條實時

左衛門尉平岡實俊所司。拜職年月闕。姑係于此。

三善康連

北條政村
北條朝直
北條時章
藤原行盛
安達義景

六月。義景卒。十二月。行盛卒。藤原行方第四頭人。藤原行泰第五頭人。

六年

北條時頼
北條重時
藤原行泰

北條政村
北條朝直
北條時章
藤原光宗
三善康連
藤原行義
藤原行方
藤原行綱
宇都宮泰綱
三善倫長
清原滿定

北條時頼
北條實時

平岡實俊

三善康連

北條政村
北條朝直
北條時章
藤原行方
藤原行泰

七年

北條時頼　北條重時　藤原行泰

北條政村　北條朝直　北條時章　藤原光宗　三善康連　藤原行義　藤原行方　藤原行綱　宇都宮泰綱　三善倫長　清原滿定

北條時頼　北條實時　平岡實俊

三善康連　北條政村　北條朝直　北條時章　藤原行方　藤原行泰

康元元年

北條時頼　北條重時　藤原行泰

北條政村　北條朝直　北條時章　藤原光宗　三善康連　藤原行義　藤原行方　藤原行綱　宇都宮泰綱　三善倫長　清原滿定

三月。重時罷。政村連署。十一月。時頼罷。武藏守北條長時執權。前常陸介藤原行久評定。

北條時頼　北條實時　平岡實俊

三善康連　北條政村　北條朝直　北條時章　藤原行方　藤原行泰

三月。政村罷。朝直第一頭人。時章第二頭人。北條實時第三頭人。九月。康連罷。子康宗執事。

正嘉元年

北條長時　北條政村　藤原行泰

北條朝直　北條時章　北條實時　藤原光宗　藤原行義　藤原行久　藤原行方　藤原行綱　宇都宮泰綱　三善倫長　三善康宗　清原滿定

正月。光宗卒。

北條長時　北條實時　平岡實俊

三善康宗　北條朝直　北條時章　北條實時　藤原行方　藤原行泰

閏三月。行泰遷番衆。秋田城介安達泰盛第五頭人。

二年

北條長時　北條政村　藤原行泰

北條朝直　北條時章　北條實時　藤原行義　藤原行久　藤原行方　藤原行綱　安達泰盛　宇都宮泰綱　三善倫長　三善康宗　清原滿定

北條長時　北條實時　平岡實俊

三善康宗　北條朝直　北條時章　北條實時　藤原行方　安達泰盛

正元元年

北條長時
北條政村
藤原行泰

北條朝直
北條時章
北條實時
藤原行義
藤原行久
藤原行方
藤原行綱
安達泰盛
宇都宮泰綱
三善倫長
三善康宗
清原滿定

北條長時
北條實時
平岡實俊

三善康宗

北條朝直
北條時章
北條實時
藤原行方
安達泰盛

文應元年

北條長時
北條政村
藤原行泰

北條朝直
北條時章
北條實時
藤原行義
藤原行久
藤原行方
藤原行綱
安達泰盛
宇都宮泰綱
三善倫長
三善康宗
清原滿定

北條長時
北條實時
平岡實俊
北條時宗小侍別當。

三善康宗

北條朝直
北條時章
北條實時
藤原行方
安達泰盛

弘長元年

北條長時
北條政村
藤原行泰

北條朝直
北條時章
北條實時
藤原行義
藤原行久
藤原行方
藤原行綱
安藤泰盛
宇都宮泰綱
三善倫長
三善康宗
清原滿定
三月。行久罷。十一月。泰綱卒。行泰罷。前加賀守藤原行賴執事。太宰權少貳武藤景賴評定。並罷免拜職年月闕。姑係于此。

北條長時
北條實時
北條時宗
平岡實俊
左衛門尉工藤光泰所司。拜職年月闕。姑係于此。

三善康宗

北條朝直
北條時章
北條實時
藤原行方
安達泰盛

二年

北條長時
北條政村
藤原行賴

北條朝直
北條時章
北條實時
藤原行義
藤原行方
藤原行泰
藤原行綱
安達泰盛
三善倫長
武藤景賴
清原滿定

北條長時
北條實時
北條時宗
平岡實俊
工藤光泰

北條朝直
北條時章
北條實時
藤原行方
安達泰盛
六月。改引付五方復爲三方。

三年

北條長時
北條政村
藤原行賴

北條朝直
北條時章
北條實時
藤原行綱
藤原行義
藤原行方
藤原行泰
安達泰盛
三善倫長
武藤景賴
清原滿定

十一月。滿定卒。行賴罷。左衛門尉藤原行實執事。縫殿頭中原師連評定。行方罷免年月闕。姑係于此。

藤原行泰見。

北條長時
北條實時
北條時宗
平岡實俊
工藤光泰
實俊今歲以後不復

北條朝直
北條時章
北條實時

文永元年

北條長時
北條政村
藤原行實

北條朝直
北條時章
北條實時
中原師連
藤原行義
藤原行泰
藤原行綱
安達泰盛
三善倫長
武藤景賴

五月。倫直卒。七月。長時罷。政村執權。北條時宗連署。

北條長時
北條實時
北條時宗
工藤光泰

北條朝直
北條時章
北條實時

十月。置越訴奉行。北條實時。安達泰盛爲之。

二年

北條政村
北條時宗
藤原行實

北條時章
北條實時
中原師連
藤原行義
藤原行泰
藤原行綱
安達泰盛
三善倫長
武藤景賴

藤原行綱見。

六月。前越前守北條時廣。中務權大輔北條教時。宮內權大輔大江時秀評定。十月。行泰卒。民部丞三善康有。前伊賀守八田時家。左衛門尉藤原行忠評定。並拜職年月闕。姑係于此。

北條政村
北條時宗
北條實時
工藤光泰
光泰今歲以後不復

三善康有
北條時章
北條實時
安達泰盛

康有執事。拜職年月闕。姑係于此。

三年。親王惟康受國

北條政村
北條時宗
藤原行實

北條時章
北條實時
北條時廣
北條教時
中原師連
大江時秀
藤原行義
藤原行綱
安達泰盛
三善倫長
武藤景賴
藤原行忠
八田時家
三善康有

北條政村
北條時宗
北條實時

北條時章
北條實時
安達泰盛

三月。罷引付。就問注所聽訟。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北條政村 北條時宗 藤原行實 藤原行義 藤原行綱 安達泰盛	北條政村 北條時宗 藤原行實 藤原行義 藤原行綱 安達泰盛 閏正月、行義卒。三月、時宗執權、政村連署。	北條時宗 北條政村 藤原行實 藤原行綱 安達泰盛 七月、行實卒。	北條時宗 北條政村 藤原行綱 安達泰盛 左衛門尉藤原行忠評定。拜職年月闕。姑係于此。	北條時宗 北條政村 藤原行綱 藤原行忠 安達泰盛
北條政村 北條時宗	北條政村 北條時宗	北條時宗	北條時宗	北條時宗
	四月、復置引付五方。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北條時宗 北條政村 藤原行綱 藤原行忠 安達泰盛	北條時宗 北條政村 藤原行綱 藤原行忠 安達泰盛 五月、政村卒。六月、駿河守北條義政連署。	北條時宗 北條義政 藤原行綱 藤原行忠 安達泰盛
北條時宗	北條時宗	北條時宗

鎌倉史卷八

鎌倉史卷九

表第二

治承以來宰輔年表下

建治元年	北條時宗 北條義政	藤原行綱 藤原行忠 安達泰盛	北條時宗	
二年	北條時宗 北條義政	藤原行綱 藤原行忠 安達泰盛	北條時宗	

三年	北條時宗 北條義政 四月。義政罷。	藤原行綱 藤原行忠 安達泰盛	北條時宗	
弘安元年	北條時宗	藤原行綱 藤原行忠 安達泰盛	北條時宗	
二年	北條時宗	藤原行綱 藤原行忠 安達泰盛	北條時宗	
三年	北條時宗	藤原行綱 藤原行忠 安達泰盛	北條時宗	
四年	北條時宗	藤原行綱 藤原行忠 安達泰盛 六月。行綱卒。	北條時宗	
五年	北條時宗	藤原行忠 安達泰盛	北條時宗	

六年	北條時宗	藤原行忠 安達泰盛 四月。武藏守北條業時連署。	北條時宗	
七年	北條時宗 北條業時	藤原行忠 安達泰盛 四月。時宗卒。左馬權頭北條貞時執權。	北條時宗	
八年	北條貞時 北條業時	藤原行忠 安達泰盛 十一月。泰盛被誅。	北條貞時	

鎌倉史　卷之三

九年	十年	正應元年
北條貞時 北條業時 藤原行忠	北條貞時 北條業時 藤原行忠 六月。業時罷。八月。陸奧守北條宣時連署。	北條貞時 北條宣時 藤原行忠
北條貞時	北條貞時	北條貞時

二年。親王久明受國。	三年	四年
北條貞時 北條宣時 藤原行忠	北條貞時 北條宣時 藤原行忠 十一月。行忠卒。	北條貞時 北條宣時
北條貞時	北條貞時	北條貞時

四十一　立志堂藏版

鎌倉史　卷之三

五年	永仁元年	二年
北條貞時 北條宣時	北條貞時 北條宣時	北條貞時 北條宣時
北條貞時	北條貞時	北條貞時

三年	四年	五年
北條貞時 北條宣時	北條貞時 北條宣時	北條貞時 北條宣時
北條貞時	北條貞時	北條貞時

四十二　立志堂藏版

六年	正安元年	二年	三年	乾元元年	嘉元元年
北條貞時 北條宣時	北條貞時 北條宣時	北條貞時 北條宣時	北條貞時 北條宣時 二階堂貞藤 八月。貞時宣時並罷。北條師時執權。北條時村連署。貞藤據本傳姑表于此。其拜職罷免年月無所攷。	北條師時 北條時村	北條師時 北條時村
北條貞時	北條貞時	北條貞時	北條貞時	北條師時	北條師時

二年	三年	徳治元年	二年	延慶元年。親王守邦王受國。	二年
北條師時 北條時村	北條師時 北條時村 四月。時村被移。五月。北條宗宣連署。	北條師時 北條宗宣	北條師時 北條宗宣	北條師時 北條宗宣	北條師時 北條宗宣
北條師時	北條師時	北條師時	北條師時	北條師時	北條師時

三年	應長元年	正和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北條師時 北條宗宣	北條師時 北條宗宣 九月。師時卒。宗宣執權。北條熙時連署。	北條宗宣 北條熙時 六月。宗宣卒。	北條熙時	北條熙時	北條熙時 七月。熙時卒。北條基時執權。金澤貞顯連署。
北條師時	北條師時	北條宗宣			

五年	文保元年	二年	元應元年	二年	元亨元年
北條基時 金澤貞顯 基時罷。左馬權頭北條高時執權。	北條高時 金澤貞顯	北條高時 金澤貞顯	北條高時 金澤貞顯	北條高時 金澤貞顯	北條高時 金澤貞顯
	北條高時	北條高時	北條高時	北條高時	北條高時

二年	三年	正中元年	二年	嘉曆元年	二年
北條高時 金澤貞顯	北條高時 金澤貞顯	北條高時 金澤貞顯	北條高時 金澤貞顯	北條高時 金澤貞顯 三月、高時罷。四月、貞顯罷。赤橋守時執權、北條維貞連署。	赤橋守時 北條維貞
北條高時	北條高時	北條高時	北條高時	北條高時	

三年	元德元年	二年	元弘元年	二年	三年
赤橋守時 北條維貞	赤橋守時 北條維貞	赤橋守時 北條維貞	赤橋守時 北條維貞	赤橋守時 北條維貞	赤橋守時 北條維貞 鎌倉亡。

野史氏曰、鎌倉評定之撰。及末年史闕不書。但執事二階堂氏世之。而行實已後。其拜職罷免年月亦不書。今因系譜諸書細攷之。蓋行實傳之叔行忠。行忠傳之從孫時綱。而終北條氏世云。

鎌倉史卷九

鎌倉史卷十

表第三

方鎭表

古者國司之任。統軍國之政。故鎌倉初重國司之撰。所管州九。皆擧其族有功者以授之。曰相摸。曰武藏。曰伊豆。曰駿河。曰上總。曰下總。曰信濃。曰越後。曰豐後是也。會義經行家叛。始每州置守護地頭追捕使。爾後兵權歸守護。國司行文書而已。文武自是分矣。又表右大臣藤原兼實知伊豫。右大臣藤原實定知越前。内大臣藤原宗家知石見。權中納言藤原光隆知越中。權中納言實家闕姓知美作。權中納言源通親

知因幡。參議藤原雅長知近江。權右中辨藤原光長知和泉。權右中辨源兼忠知陸奧。而躬知豐後。自是他州亦無國司就州者。而山陽山陰南海西海二十六州。置追捕使。多以守護兼之。但關東則府士列布。故不復置追捕使。其天子領公卿采邑。置地頭而已。管内不置守護而置奉行。以兼地頭之任。此鎌倉制度之大概也。蓋當時所給國司職田之外。有節料燒米而已。折鹽戸三分之一。以給地頭。而獨守護兼追捕之號。得每段課米五升。以充糧。故其權益重。其後雖稱罷米。然追捕之號依然。而不言以何物代給之。則未見其全罷。蓋稍變其制。有所減損耳。此鎌倉方鎭之勢所以成也。凡州内叛者也。殺害也。盜賊也。皆關守護。惟不許參吏事而已。蓋鎌倉方面之制。自改京師守護爲兩六波羅。以總關以西之事務。後置長門探題。以首尾之。其他鎭西之守護。東奧之留守。各統一方。此諸鎭者。所以箝制遠方之要也。至其每州制置之詳。文獻已闕。然後世必有欲知之者。故略表其可識者。但國初之方鎭。國司是也。守護興而國司之權熄矣。故鎌倉方鎭。守護是也。乃承久以後。雖將士多爲國司。而其實如階官然。故此不復表云。

五歲　謙六波羅。

京師守護

元曆元年。遣範賴義經。師師入京師。誅義仲。遂克福原。逐平氏于西海。於是以義經守護京師。守護之號始于此。外奉王家之警衞。内達鎌倉之議疏。義經西奔。北條時政入爲守護。歲餘召還。留北條時定等武士三十五名。屬右兵衞督藤原能保。以充警衞。能保者右大將妹婿。文吏也。威望不及前者。盜賊横行白晝。詔徵鎌倉衞士。乃遣千葉常胤下河邊行平。按察之。盜賊逋逃事竣乃還。其後平賀惟義及弟朝雅等。相繼爲守護。及源氏嗣絶。京師多虞。乃置守護二人。蓋兩六波羅之權輿也。

兩六波羅。始于承久三年。北條義時遣子泰時弟時房。犯

京師。流三上皇二親王。威震天下。初右大將朝于京師。修平氏六波羅舊第居焉。已而以左馬頭藤原能隆爲留守。至此。泰時時房。分置第南北。自是凡五畿關西之政。皆決于六波羅。世々擇北條氏族有吏材者充之。有衞士焉。有奉行焉問注擬東府。撿非壓使廳。雖公卿爭地疆者。皆就請裁制。貞永元年。下敎五畿西國。凡論地者。官地委國司。私田領家得直聞于朝取決焉。然領家無復訴于朝者。北條氏之權。於是爲隆矣。初捕賊者。皆聞廳而請斷案。自時政爲守護。先斬而後聞。及行平等至亦如之。然亦一時權宜耳。及嘉禎元年。遂下敎六波羅。凡傷人殺人者。士流則

送之于廳。强盜之類罪無所免者。卽刑之。其黨與送關東流于島夷。仁治二年。復下敎六波羅。自今雖重囚不須送于廳。宜直申請論決之。自是雖士流亦皆由其裁制云。凡兩六波羅拜職罷免。歷々詳于記。故不復表。表其各州之未詳者如左。

州	
山城	初有京師守護。後有六波羅。故不別置守護。
大和	州內。諸大社大寺領之。不置守護。

州	
河内	
和泉	文治元年。以權右中辨藤原光長知州事。而三浦義連爲守護。承元元年。義連卒。供仙洞雜役。不復置守護。
攝津	
東海道 隷幕府	
伊賀	元曆元年。平賀惟義守護。尋罷。首藤經俊守護。元久元年。經俊罷。平賀朝雅守護。二年。朝雅被殺。平賀惟信守護。承久之役。惟信應官軍。貶竄。其後不詳。

州	
伊勢	平賀朝雅守護。建仁三年。遷朝雅爲京師守護。而以伊賀守護首藤經俊攝之。元久元年。經俊罷。朝雅復爲守護。二年。朝雅被殺。平賀惟信守護。承久之役。惟信貶。北條時房守護。
志摩	
尾張	刑部丞野三成綱守護。
參河	準管内 元曆元年。表弟範賴授國司。建久四年。範賴被殺。後表源家族授國司。而安達盛長爲奉行。安達氏世襲之。

遠江

治承四年安田義定守護。壽永二年表授國司。建久元年。義定罷。足利義兼守護。二年義兼罷。義定復任。三年。罷。朝廷遷陸奥守藤原朝房爲之。及建仁元年。北條時政拜國司。爾後北條氏大江氏互拜之。不置守護。

駿河

管內

治承四年。武田信義守護。元曆元年。以管內表源廣綱授國司。而不與國務。文治二年信義卒。建久元年。廣綱罷。其後源家及北條氏三浦氏等拜國司。而奉行不詳。

甲斐

武田氏世知之。

伊豆

管內

狩野氏世爲押領使。文治元年。表山名義範授國司。五年。詔將軍永領之。爾後源家族相承拜國司。

按。近府之州。不必置奉行。

相模

管內

三浦氏世檢斷州事。文治元年。表平賀惟義授國司。五年。詔將軍永領之。正治中。北條義時拜國司。爾後執權氏相承拜之。

武藏

管內

畠山氏世爲總檢校。元曆元年。表平賀義信授國司。于朝雅襲之。元文元年朝雅及畠山重忠皆被殺。及承元元年。北條時房拜國司。而命州人平山氏物部氏等。在廳聽事。爲嘉祿二年。重忠族河越重員爲檢校。後世襲之。

安房

上總

管內

壽永二年。殺上總權介平廣常。文治元年。表足利義兼授國司。五年。罷。建久元年。義兼復任。尋罷。以管內置奉行。元久二年。藤原行村任之。

下總

管內

千葉氏爲檢非違使所。文治二年。表源邦業授國司。源家族相承拜之。後千葉氏爲國司。

常陸

治承四年。滅佐竹氏。割地賜將佐。守護不詳。

東山道 隷幕府

近江

文治元年。以參議藤原雅長知州事。三年。佐々木定綱守護。建久三年。定綱罷。四年。復任。承久之後。佐々木氏爲國司。

美濃

文治中。平賀惟義梶原景時守護。正治元年。梶原氏滅。承久之役平賀氏敗。其後不詳。

飛彈

信濃

管內

治承四年。源義仲起焉。元曆元年。義仲滅。地入鎌倉。文治元年。表小笠原遠光授國司。奉行不詳。

上野 準管内

治承四年。源義仲定上野。元暦元年。義仲滅。地入鎌倉。安達盛長奉行。寛喜中。結城朝光拜國司。

下野

小山氏世爲押領使。朝政拜國司。

陸奥

奥地。廣漠且僻遠。古置鎮守府。以箝制之。養和元年。平氏表州人藤原秀衡授國司。文治元年。秀衡罷。朝廷以藤原業宗代之。不往其地。十二月。將軍表右中辨源兼忠知州事。尋秀衡族基成爲國司。五年。將軍伐陸奥。滅藤原氏。割其地賜將士。以葛西清重伊澤家景爲留守。而廢國司。自是朝廷不復置鎮守府。建保中。大江廣元始拜國司。足利氏代之。後北條氏連署相承襲其號。

出羽

藤原保房守護。文治中。訴源義經亂奥羽。五年。比企能員。宇佐美實政略定郡邑。自是不復置國司。而置留守二員。建保六年。安達景盛拜秋田城介。安達氏世襲之。

北陸道 隸幕府

若狹

越前

養和元年。平氏表平親房爲國司。是歲。源義仲定越前。元暦元年。義仲滅。後藤基綱守護。

加賀

養和元年。源義仲定加賀。元暦元年。義仲滅。後不詳。

能登

越中

養和元年。義仲定越中。元暦元年。義仲滅。文治元年。表權中納言藤原光隆知州事。後名越氏守護。

越後 管内

養和元年。平氏表城資永拜國司。源義仲滅城氏。入據國府。元暦元年。義仲滅。地入鎌倉。文治元年。表安田義資拜國司。義資死。復有城氏之亂。佐々木盛綱伐夷之。建保中。命盛綱撿斷州事。承久以後。北條氏多拜國司。

佐渡

鎌倉末年。本間氏守護。

山陰道 隸六波羅

丹波

丹後

但馬

承久之後。法橋昌明守護。後太田氏守護。

因幡

元暦中。大江廣元爲國司。文治元年。以權中納言源通親知州事。嘉禎元年。朝廷賜南都興福寺。

伯耆

出雲　鎌倉末年。鹽谷氏守護。

石見　文治元年。内大臣藤原宗家知州事。建久四年。佐々木定綱守護。

隱岐　建久四年。佐々木定綱爲地頭。後弟義清拜國司。子孫襲之。

山陽道　隷六波羅

播磨　梶原景時守護。正治元年。景時被誅。小山朝政守護。

美作　文治元年。權中納言實家知州事。而梶原景時守護。景時被誅。和田義盛守護。建保中。義盛被誅。其後不詳。承久之後。小早川氏等拜國司。

備前　土肥實平守護。罷。佐々木高綱守護。後加地氏守護。

備中　土肥實平守護。

備後　土肥實平守護。傳子遠平。元久元年。宗孝親守護。

安藝　佐々木高綱守護。承久之後。武田信光守護。

周防

長門　建久四年。佐々木定綱守護。

長門警固

弘安六年。遷筑紫探題北條實政。爲長門警固。備元寇。兼仕本道之警衛。自是西海隷宰府。山陽山陰隷長門。北條氏世襲職。元弘中。北條時直爲土居氏得能氏所攻。奔于筑紫。降于少貳貞經。尋病死。

南海道　隷六波羅

紀伊　三浦義連守護。承元元年。義連卒。供仙洞雜役。不復置守護。

淡路　佐々木經高守護。正治二年。經高罷。和田義盛守護。建保元年。和田氏滅。其後不詳。

阿波　佐々木經高守護。正治二年。經高罷。子高重守護。承久三年。高重死。小笠原長重守護。小笠原氏世襲之。

讃岐　後藤實基守護。子基清襲之。正治元年。基清罷。近藤國平守護。罷。三浦光村守護。光村死。後不詳。

伊豫　壽永文治間。義仲義經相繼拜國司。義經奔竄。表右大臣藤原兼實知州事。分道前道後爲二。以佐々木盛綱河野通信守護之。後盛綱罷。通信幷領。子孫襲之。

土佐　梶原友景守護。文治二年。友景罷。三年。佐々木經高守護。正治二年。經高罷。建仁元年。豐島某守護。罷。三年。三浦義村守護。三浦氏滅。後不詳。

西海道　隷六波羅

鎭西守護　又稱奉行

西海遼遠。王室之隆。置太宰府於筑前。以統其政。及右大將滅平氏。命範賴留豐後。以招懷西州。天野遠景代之。先

是。藤原經房爲太宰權帥。建久中。罷。爾後朝廷不復置帥。遠景爲鎭西奉行。遠景罷。大友能直代之。予親秀襲之。承久之後。筑後前司武藤資賴爲奉行。貞永元年。資賴罷。子左衛門尉資能代之。

筑紫探題。爲元寇設。建治元年。築太宰府水城。以北條實政爲探題。發山陽山陰南海西海兵戍之。及元虜敗滅。其兵衛有事則符徵之。弘安中。置長門警固。自是分山陰山陽隷長門。並擇北條氏才武者爲之。及元弘中。北條英時爲太宰少貳貞經所殺。宰府自朝廷廢帥。仁治中。藤原爲佐爲少貳。弘長中。武藤景賴爲權少貳。文永中。子景資代之。子孫相襲。終以少貳爲氏。皆大友族也。

筑前　守護不詳。蓋有探題及太宰少貳。故不別置守護耳。

筑後　草野長平爲在國使押領使。世襲之。蓋承久之役。屬官軍廢。後北條時章守護。

豐前　大友能直守護。兼拜國司。

豐後　管內　文治元年。範賴定豐後。三年。表藤原季光授國司。天野遠景爲奉行。後大友能直守護。

肥前

肥後

日向　島津忠久守護。建仁三年。忠久罷。後蓋復任。歲月不詳。

大隅　島津忠久守護。建仁三年。忠久罷。承久之後。島津氏拜國司。

薩摩　島津忠久守護。後同日向。

二島 隸六波羅

壹岐

守護不詳。文永十一年、蒙古寇之、守護代平景隆死之。

對馬

初源親光爲島司。避亂奔于朝鮮。右大將遣舩迎之。文治二年。表復其任。而河内義長爲守護。後沿革不詳。文永中。蒙古寇之。守護代宗助國死之。

鎌倉史卷十

鎌倉史卷十一

表第四

源氏世系表上

北越　小川弘　著
東京　村田直景　校

夫大水分派。繁卉分叢。多子分房。大姓分族。勢使之然。故古者天子賜姓焉。中古以來。源平藤三族最蕃。於是人有稱號。或以官名。或以鄕邑。各立別號。以表其家。蓋亦不得已之勢也。然皆未經朝廷允裁。故官于朝。則必稱本族。當時之制然也。蓋系譜之起。其德之由。德長則系亦從而長。其短則反之。長短之數。盛衰之樞也。故龍興虎嘯之君。不可不詳其種類。而風起雲從之臣。亦所宜用心也。作世系表。

源氏出自清和天皇。天皇宮人王氏。生貞純。拜兵部卿。稱桃園親王。生二子。曰經基。曰經生。並賜姓源氏。經基歷武藏上野等七州守。鎭守府將軍。生子滿仲。滿仲亦歷諸國司。鎭守府將軍。至左馬權頭。生子賴光。賴信。賴光爲大內守護。三位入道。其後裔孫也。賴信亦至鎭守府將軍。左馬權頭。生子賴義。賴義娶平直方女。生義家。稱八幡太郎。次義綱。稱賀茂次郎。次義光。稱新羅三郎。甲斐諸源。義光後也。賴義。義家並歷鎭守府將軍。數州守。前後討奧賊。功烈恩信。著于東州。義家六子。曰義宗。曰義親。曰義國。曰義忠。曰義時。曰義隆。義親對馬守。義國爲新田足利氏祖。義隆爲森氏祖。義親六子。曰義信。曰義俊。曰義春。曰爲義。曰宗清。曰義行。義家欲使爲義嗣其叔父義忠。會義忠爲從者所殺。事連從叔義綱。爲義奉勅討義綱。降之。擢左兵衛尉。遂承義家之後。拜撿非違使。左衛門大尉。大尉以下表于左。

撿非違使。左衛門大尉。爲義
左馬頭。惡源太。義朝
義平
左兵衛尉。朝長
右大將。賴朝
二世賴家
一幡
善哉
千壽
僧貞曉
宮內丞。義門
三世實朝
氣良冠者希義
殷富門院判官代。隆盛
後堀河院藏人。貞義
僧行緣
僧道緣
僧長緣
僧緣能
參河守。稱吉見。範賴
僧範圓。
吉見二郎爲賴
同太郎義家。永仁中。謀叛被殺。
同孫太郎義世
中務大輔尊賴
大夫將監義成
熊若
三郎通任。任或作經。
同彥三郎賴宗。
孫三郎

屬足利將軍
頼有
又三郎
頼爲
頼隆
八郎頼基
彥四郎頼氏
同萬
僧頼源
僧圓忠
彥五郎頼房
僧頼憲
九郎頼業
頼直
十郎頼茂
僧源昭
僧源範
僧頼源
毗迦羅
僧全成　阿野太郎頼保。稱阿野。
阿野二郎頼高
僧頼全
阿野三郎時元。時一作隆。
又三義泰。
郎義謀叛，見誅。
又四郎頼爲。流陸奥，後會赦，依尾張愛智氏，冐其族。
愛智孫太郎頼基
同四郎頼房。爲新田氏所殺。
彌四郎頼直
愛智孫四郎頼貞
僧道鏡
僧智曉
僧仁曉
僧源全
僧道仁
僧成曉
僧頼成　下總守頼成。母尾張愛
左衛三郎

僧義圓
智郡司女也。傳領其邑，稱愛智氏。
門尉
範成
範義
僧豪曉
保成
修理亮保義
左近將監義範
藏人義高
僧圓範
左近將監義保
左近將監義茂
藏人義氏
伊豫守義經
春宮帶刀長義賢
征夷大將軍義仲
清水冠者義高
木曾四郎義宗
信田三郎義廣
左衛門尉頼賢
掃部助頼仲
頼秀
丹波六郎爲宗
八幡七郎爲成
鎮西八郎爲朝
上西門院判官代義實
同判官代義直
義信
上西門院藏人實信
三郎義房
島冠者爲頼
僧慶乘

大島二郎爲家。後改爲政。

爲通

朝宗

九郎爲仲

八條院藏人義房。實兄賴賢子。養子。

備前守行家

藏人左衞門尉光家

藏人惟義

藏人惟信

藏人行方

左兵衞尉行忠

藏人行俊

左近將監行氏

藏人行良

藏人行賴

清行

僧西乘

爲貞住尾張中野。稱中野源三。

僧密乘

輝門院藏人行継

加賀冠者賴定

錬絹冠者正親

松井冠者維義

僧仙覺

乙若

龜若

鶴若

天王

二位入道氏。出自大內守護賴光。賴光生子左馬權頭賴國。賴國生三河守賴綱。賴綱生兵庫頭仲政。仲政生賴政。

右京大夫從三位賴政

伊豆守仲綱

肥後守宗綱

伊豆守公綱

太郎忠綱

二郎公綱

左兵衞尉宗仲

兵庫頭宗重

使左衞門尉有綱

和泉守賴成

左衞門尉成綱

民部少輔光綱

七條院七條院大宮院

藏人賴判官代判官代

李

賴有

義賴

正賴

藏人成賴

藏人章有

章仲

山縣三郎國政。實族人國平子。

駿河守廣綱。實賴政子。

右衞門尉隆綱。爲仲綱子。稱太田。

國綱

太田攝津守資國

刑部丞廣直

掃部助廣方

大內守護藏人賴兼

大內守下野守賴茂

飛彈守賴氏

賴明

備前守
輔頼

左近將監
頼重

伊豫守
頼直

信濃守
頼連

兵庫頭
保茂

[illegible]藏人
重

[illegible]人
綱

光圓

太郎宣
貞稱高田

又太郎
政行

乙次郎
頼春

又太郎
重貞

又二郎
義遠

兵庫頭
勝政

伊豆守
頼慶

僧慈賢

藏人
頼長

土佐守
政信

周防守
教行

左近將監
頼基

僧頼尊

僧散尊

使左衛門尉兼

綱實
頼兼
隆兼
致

政弟。頼行子。養子。

顯綱。稱大河內源大夫

八條院藏人仲家。實族義賢子。養子。戰死于宇治。

九條院判官代
仲光

二郎
仲賢

新田氏。足利氏。並出自義家子式部丞義國。義國坐事。謫下野。生子義重義康。義重後食上野新田。稱新田氏。義康食下野足利。稱足利氏。

大炊助
新田四太
伊賀守
義成稱里見太郎

新田義重
郎義俊
里見冠者。

掃部助
郎義基
氏義

助七郎
重義

介三郎
盛氏

竹林二郎
義秀
孫二郎
基秀

三郎時
秀

四郎義
綱

義氏

牛澤二郎
重基宗
三郎重
彥二郎
基宗

彥四郎
重幸

太田二郎
義宗

大島藏人
義繼
初名義實。

大井田三郎氏
義繼

藏人左兵衛尉
大井田
義隆

藏人民部丞
經隆
經兼

彈正少弼
氏經

左馬助
經世

修理亮
時繼。稱大島。

彥六郎
盛義

又太郎
義貞

兵庫頭
義政

兵庫助
義高

左兵衛
義[illegible]

島山三郎
時成

太郎
經成

又二郎
家成

信成

五郎
頼成

孫三郎
氏成

般富門院藏人
太郎

鎌倉史　卷之四

義直。稱里見。　義秀
二郎頼成　經頼　又太郎經成
基成
三郎義貞　爲貞　爲宗　義景　義宗
九郎爲經
藏人義任
義行。稱豐岡。　行成
田中五郎義清
里見十郎重政
田中又太郎重經
田中藏人經村　大炊助義房　太郎宗村
二郎重村
三郎親經
大炊助義兼。稱上西門院藏人新田二郎。正嫡。　義房
新田太郎政義　又太郎政氏
基氏
二郎太郎朝氏　太郎義貞　小太郎義顯
田中七郎經氏
田中左近藏人政繼
田中右近藏人氏政
十郎維氏
十郎三郎義政
今井五郎惟義
脇屋二郎義助　義治
義宗
義興
大館二郎家氏　宗氏。元弘戰死。　氏明　義冬　氏信

立志塾藏版

鎌倉史　卷之四

源三宗兼
六郎氏兼
二郎有氏　僧頼員
堀河孫二郎家貞　貞義　貞滿　義滿
一井孫三郎貞政　政家
伊豆守新田義範。稱山名三郎。　義節
太郎重國。稱承明門院藏人山名太郎。
山名小太郎朝家　又太郎義行　孫太郎行氏　七郎　二郎　俊行
承明門院藏人重村。稱山名二郎。　孫二郎義長　彦二郎義俊　彌太郎政氏　時氏
兼義
小三郎義政　俊氏　彌三郎頼氏
三郎國長　三郎太郎義信　孫二郎長信　彌三郎景長
長家
六郎太郎頼國
小太郎義房　三郎二郎重房
八郎義行
承明門院藏人重家。稱新田三郎。　三郎氏家　左近將監景家　二郎景長
二郎氏景

立志塾藏版

三郎泰氏
八郎爲氏
九郎義俊，正安中坐謀叛被誅。
四郎信家
得川四郎義季，一作秀。
下野守賴有，稱得川太郎。
下野太郎賴泰
賴高
尚氏
參河守賴氏，稱世良田彌四郎。
遠江守有氏
兵部少輔行義
家氏
敎氏
家時
滿義
義秋
滿氏，稱江田。
義氏
行氏
合土五郎經義
長岡二郎氏經
七郎政氏
二郎經氏
三郎時經
新田冠者義光
小四郎義佐，治承戰死。
八條院判官代義清，足利太郎，又稱矢田，戰死于備中。
矢田藏人義基，基一作緣。
藏人義康，稱足利。
賴實

八條院藏人判官代季邦
廣澤判官代義實
仁木太郎實國
又太郎義俊
彌太郎義繼
義秀
彌太郎義政
彌太郎義重
彌太郎義高，戰死于越中太田。
義綱
師義
仁木太郎賴直
又太郎義直
氏義
義有
賴有
太郎三郎義基
仁木二郎義勝
六郎二郎義連
三郎三郎賴平
二郎四郎義長
賴勝
二郎義貫
仁木三郎義任
義照
僧賴仲
細川二郎義季
僧義俊
細川三郎義有。兄弟皆爲祖父子。
右近將監義秋
彌三郎元義
賴顯
之顯
義久
滿秋
九郎四郎義世
四郎義俊
彌三郎賴俊
九郎五郎義貞
六郎義春
彌六基俊
僧義圓
彌三郎賴顯
彌三郎氏之
孫太郎氏有
孫太氏員
孫二郎氏勝

左近將監義久。稱細川又三郎。
左近將監義胤
小四郎義門
氏清
四郎氏久
七郎五郎賴胤。實僧宗義子。養子。建武三年戰死。
七郎
四郎
賴行
僧宗義
義種。爲清氏子。
又四郎義幸
彦三郎賴元
上池七郎
七郎三郎
又三郎義運。元弘三年。
家俊
家仲。攻金剛山戰死。
七郎四郎義俊。建武二年戰死。于手越川。
僧覺義
細川八郎俊氏
八郎太郎公賴
彌八和氏
賴春
師氏
八郎四郎賴貞
小四郎賴氏
直俊。戰死于河內四條繩手。
僧定禪

戸賀崎三郎義宗
太郎宗氏
二郎滿氏
僧皇海
荒川三郎滿義
戸賀崎二郎太郎清氏
氏重
義重
矢田藏人義房
入田太郎賴長
荒川三郎賴清
賴直
詮賴
詮長
詮宜
二郎賴實
上西門院藏人義長。與兄同戰死于備中。
僧回願
上總介義泰
遠江守義純。稱足利六郎。
上總介泰國。稱畠山三郎。
阿波守時國
上總介高國。稱畠山小太郎。
國氏
國詮
滿泰
二郎直泰
式部丞貞國
家國
畠山三郎義生
三郎太郎義方
宗義
三郎二郎義廣
又三郎義直
國兼
四郎康成
彌三郎成家
貞康
七郎盛氏
義成
田中二郎時朝
二郎太郎時國
孫太郎滿國
三郎賴國
小三郎胤國

與三賴基

四郎泰家

五郎明氏

五郎太郎經氏

岩松六郎時兼

岩松五郎經兼

下野六郎政經

直國

經家

僧賴圓

村田七郎賴兼

又太郎賴綱

岩松四郎經氏

四郎太郎泰經

四郎二郎賴氏

四郎經賴

左兵衛尉義助

兵部少輔義胤

三郎二

稱足利二郎。承久三年戰死于宇治。

父死後，爲祖義兼子。稱桃井氏。

賴氏

僧如幻

郎胤氏。爲祖賴氏子。

又三郎直氏

滿氏

彌二郎尚義。元弘戰死于鎌倉。

義通

義盛

孫二郎胤義

四郎直氏

小二郎氏義

宣義

賴直。或曰義胤季子。

桃井二郎長賴

鎌倉史　卷之四

同四郎貞經

又四郎宗景

五郎賴明

彥四郎直賴

六郎貞賴。實伯父如幻子。

直常

直和

直信

詮信

直以爲直常子。

左馬頭義氏。稱足利三郎。

使左衛門佐泰氏

中務大輔家氏

廣澤太郎義利

吉田三郎義博

和義

棟義

大板二郎貞數

義幸

右近將監宗家。稱斯波。

二郎家定

修理大夫高經

家長

詮經

又三郎宗氏

氏經

義高

又四郎義直

氏賴

德壽

義將

義重

僧總貞

義種

滿種

家兼

直持

詮持

兼賴

賴持

義宗

澁川二郎義顯

二郎四郎義春

貞賴

義季

直賴

義行

義宗。實吉見義世子。初僧尊賴。

僧賴潤

三郎時直

式部大

讃岐守

立志塾藏版

鎌倉史　卷之四

治部大夫家時　貞氏稱左馬助
輔賴氏稱足利太郎　足利三郎　高義
僧覺玄
高氏　義詮
基氏
直義　直冬
僧相義
式部少輔賴茂。僧國阿。
稱石塔四郎。初名明
爲祖泰氏阿子。
四郎義房　範家
義基
賴房
僧公深。稱一色。
賴行　一色三郎行義
一色二郎範氏　直氏
十七
範光
範房
僧義辨。稱上野。上野三郎貞遠　又三郎　孫三郎
義遠　義勝
太郎賴勝　賴兼　詮兼
僧覺海
氏勝
僧賢寶。稱小俣。
僧賴寶
僧尊寶　僧賢寶
仲義　僧𡧃光
義弘稱小俣少輔二郎
僧覺助
彥九郎氏義　七郎氏連
六郎氏詮
僧賴全

立志塾藏版

鎌倉史　卷之四

僧賢辨
基氏稱加古六郎。　信氏　三郎直氏
二郎貞基
六郎兼氏　直兼
四郎親氏
足利左馬四郎義繼
僧覺遍
元弘三年戰死。
上總介長氏
上總介滿氏。稱吉良。　右京亮貞義　滿義　滿貞
有氏　助持
僧最信
三郎貞氏
上總介
十八
經氏實吉良又義繼子。三郎經貞　家
養爲子。家稱吉良。
貞經
氏家
今川四郎國氏。實僧最信子。養爲子。
七郎基氏　式部太夫賴基　賴貞
賴兼
五郎範國　範氏
貞世
直世
仲秋
七郎國滿
僧賴固

立志塾藏版

二郎常氏
三郎顯氏
四郎貞國
三郎俊氏
俊國稱新野
四郎政氏
又太郎政義
七郎長義
關口五郎經國。一說即常氏。
三郎顯氏
彥三郎兼氏
四郎貞國
僧玄基助持
六郎親氏

鎌倉史　卷之四　十九　立志塾藏版

鎌倉史卷十一

鎌倉史卷十二

表第五

源氏世系表下

森氏出自義家季子義隆。平治之役。義隆死於龍華。有遺孤曰賴隆。見流于下總。稱森冠者。覇府建食邑信濃。

伊豆守下總守
賴隆稱
森冠者若槻

押田大
賴胤稱
郎賴廣

押田孫
太郎胤
義

又太郎
義成
光義

三郎又太郎
輔義
輔忠

重胤

彌太郎
胤光

左衛門
尉賴輔

左近將
監賴繁

左近將
監義繁

稱若月

左衛門
尉賴清。

稱若月。

藏人
家茂

藏人
賴茂

藏人繁
茂稱若
槻

修理亮
義季

藏人
賴俊

藏人
信俊

判官代
賴盛

僧賴親

左近將
監賴直

藏人
重國

北白河
院藏人

北白河院
多胡二

伊豆守
賴定

森七郎
義泰

太郎二
郎義持

孫三郎
義長。一
作義直。

孫六郎
義清

彈正忠
義信。建
武二年
戰死。

五郎
義胤

六郎
賴基

賴仲。稱
若槻。

藏人
繁義

郎賴行

僧信覺

若槻又
七郎義
秀

孫太郎
賴景

多胡二
郎賴重

若月三
郎光清

小二郎
義繁

二郎義
冬。一作
義岑。

三郎太
郎義教

孫六
繁

朝義爲
族叔泰
朝子。

僧源雄

森二郎
定氏。一
作定時。

二郎太
郎賴氏

光定

二郎太
郎義重。
初名光
重。

七郎義
氏。初名
光氏。

森三郎七郎
孫二郎

賴泰
資氏　泰氏
二郎基泰。一作賴教
基景。
上野四郎朝氏
左近將監教氏
藏人盛氏
左衛門尉泰朝。稱森三郎。
太郎定朝
又太郎繁朝
二郎朝家
彌三郎定義
朝義。貴　孫六朝　繁子。
八郎義定
與一義通
笠合與二郎義宗。初名
信貞。
九郎賴明
戸田十郎信義
彦太郎義成
孫太郎賴重
十郎義房

武田。安田。淺利。小笠原。平賀。佐竹諸族。皆出自鎮守府將軍賴義第三子刑部丞義光。義光佐兄義家。伐奥賊清原武衡。有功。後居近江。有三子。曰義業。曰義清。曰盛義。三子之後。分爲數族云。

義業。稱刑部太郎。父義光。嘗爲常陸介。義業娶州豪族平清幹女。生昌義。昌義始居佐竹鄉。遂氏焉。次子義定居近江。稱山本氏。

信濃守昌義。稱太郎佐竹冠者。
忠義
藏人義弘
佐竹三郎義宗
太郎義政
八條院判官代義賢
佐竹又三郎義信
義成
義實
八條院勾當宗信
義有
常陸介隆義。稱四郎。
佐竹別當秀義
常陸介重義。佐竹別當。
佐竹三郎長義
同彌三郎義胤
左衛門尉行義。別當
貞義
義篤
義春
師義
佐竹又二郎義信
源二　孫九郎
義計　義夏
彦二郎義武
左衛門尉季繁。承久死于宇治。
左衛門尉義茂
六郎義行
又二郎義俊
八郎
季義
八郎三郎義資
彌二郎顯義
八郎義實
義清。稱稻毛。
播磨守義敦
義長
公清。稱三郎二郎
上有智郎綱義
義泰

岡田冠者親義

重義

佐竹五郎義季

藏人昌成稱佐竹冠者。

遠江守義定稱山本。

若狹守義經稱山本冠者。

箕浦冠者義明

使左衛門尉義弘

義重

左兵衛尉義兼稱柏木。

殷富門院判官代義章

七條院判官代頼兼

錦織冠者義高

七條院判官代義繼

大島冠者義成

河內冠者頼高

伊賀守光祐稱山本二郎。

又二郎義澄

右近將監頼繼

左近將監頼直

義賢

師茂

九條院判官代義春稱早水。

豊後冠者胤義

太皇大后少進宣義稱宣 兼

眞島冠者親定

定兼

式部丞義仰

僧源尊

義清稱刑部三郎。坐事流于甲斐。稱武田冠者。生子清光。稱逸見冠者。清光子光長信義。同日生。信義以嫡襲家。稱武田太郎。光長稱逸見太郎。次遠光稱加々美二郎。遠光子長清。生于小笠原。爲小笠原氏。遠光弟義定稱安田三郎。次清隆稱安井四郎。次長義稱河內五郎。次光義稱田井五郎。次僧嚴尊稱曾根禪師。次義行稱奈胡十郎。次義遠稱淺利與一。次信清稱八代餘一。次義氏稱利見餘一。

上總介光長稱逸見太郎。

皇嘉門院判官代基義

逸見太郎惟義

又太郎義重

惟長

太郎三郎隆繼

彌三郎隆信

逸見三郎義長

又二郎義繼

彦二郎經頼

又二郎泰隆

小源次行繼一作綱繼。

三郎久義

小三郎長家

源太清義

僧空阿

源二信清

四郎義信

四郎太郎惟信

三郎泰綱一作泰繼。

四郎三郎信繼

信繼

皇嘉門院判官代義俊

又三郎師信

五郎保義

二郎三郎隆信

三郎光繼

彥四郎繼氏　又四郎直繼

三郎太郎基繼　小四郎清繼

逸見又三郎重氏。食大桑鄉。　大桑太郎賴隆　孫三郎長義　朝義

彌二郎義氏　彥三郎義兼　又三郎信義

彌三郎隆氏

彌四郎氏繼　孫六時氏

小五郎末義

六郎重義　六郎太郎助義　孫太郎長泰

六郎三郎義貞

逸見七郎氏義。又稱大桑。　七郎太郎惟義。一作惟泰。

僧惟祐

又四郎義俊　小四郎泰義　孫四郎義清

四郎五郎義長

光義　滿清　守王丸

萬壽丸

滿氏　駒德丸

僧懷義　駒乙丸

義直　八郎基直　孫五郎基尚

又五郎時直　孫五郎信直　伊豆丸

彌太郎清時

六郎義忠

七郎直忠

又六重繼　六郎太郎時繼　小太郎光繼

孫太郎宗繼

太郎二郎賴繼

六郎二郎宗義　二郎太郎義繼

又太郎宗信

二郎三郎貞義

武田太郎信義　米倉太郎忠義

一條二郎忠賴

朝忠。一作飯室禪師。蓋後爲僧。

行忠。一曰流于常陸。遂殺之。

甘利二郎行義

板垣三郎兼信

同四郎賴時

上條三郎賴安

六郎賴重　孫三郎賴兼

彥三郎行賴　彌三郎長賴

彌六信兼

七郎實兼

八郎長兼

左兵衛吉田太
尉有義郎有信。小太郎又太郎孫六
綱吉田又綱監有朝　有綱　有政
四郎。部。

木工助
時信。綱小松太又太郎孫太郎
小松六郎時綱朝宗　朝信
郎。

二郎
時基
六郎
信時
彌六泰時
彥六時隆

信盛。二郎
綱島太郎宗村
太郎。信盛
又二郎次郎四
行宗郎宗景

小二郎
朝信

六郎孫六
頼村行頼
七郎定俊
十郎宗泰

石和五郎信光
武田太郎朝信又太郎孫六
信平　信有
惡二郎信忠
武田小太郎信
伊豆守信時
政
武田與二時頼
與二政頼
伊豆守時綱
伊豆守信宗
信武　氏信　満信　信
直信　信綱
彌五郎

貞頼
伊豆守信家
綱。
五郎三郎政綱
石木三郎。
貞信　政義
貞政
武田四郎信村
新五郎宗綱
彌五郎基綱
又五郎信綱
十郎盛義
又五郎盛氏
七郎盛宗
八郎盛行
武田五郎信泰
宗泰　義泰
信綱　長綱
信廣

一條六郎信長
一條三郎義長
一條四郎頼長
八郎信經
甲斐守時信
與一信重
與一六郎貞頼
與三義行
七郎信方
彌二郎頼行
太郎二郎隆信
又三郎行貞
左衛門尉貞連
七郎宗景
貞家
十郎時光
十郎太郎經光
僧源光

稱青木別當。僧信源

一條六郎宗信。一曰加加美氏養子。

六郎太郎信家

彌六信基

又六時基

彥太郎遠實

信久

一條九郎信行。又稱高畠。

高畠二郎行時

二郎太郎時盛

七郎泰行

八郎隆行

武田七郎信隆。又稱岩崎。

武田七郎政隆。又稱岩崎。

七郎太郎政綱

太郎四郎助政

八郎二郎信助

岩崎八郎信纘。又稱石橋。

彌四郎隆盛

岩崎九郎信基

武田甲斐守盛信。稱十郎太郎。

七郎三郎時隆

二郎五郎宗光

信方

信貞

七郎三郎時信

貞經

信經

武田十郎光信

僧光性

信濃守遠光稱加々美二郎。

秋山太郎光朝

小太郎光定

小太郎光時

三郎時忠

三郎太郎時光

彥三郎光氏

二郎五郎氏時

二郎太郎光時

與一信時

六郎光政

七郎實定

彌二郎光家

光季

三郎光高

彌三郎朝忠

僧良朝

彌三郎朝長

二郎時朝

彌二郎朝盛

修理亮經明

四郎長信

加々美二郎長清又稱小笠原

小笠原太郎長經

阿波守長房稱小笠原太郎。

左兵衛尉長久

左衛門佐長義

義盛

賴清

又太郎長光

二郎實久

宮內三郎長康

長遠

宮內太輔長宗。稱四郎。

朝長一說長宗改名也。

成宗

義雄

成良

五郎賴久

賴氏

賴眞

麻續四郎長親

宗長

長胤

長氏

鎌倉史　卷之四　三十二　立志塾藏版

長光
長行
矢三郎長家
藏人長範稱小藏人
笠原五郎頼久
十郎長基
僧禪長
信濃守長忠稱小笠原源二
信濃守長政稱孫二郎
信濃守長氏稱彥二郎
又二郎泰氏
小二郎經忠
益田三郎長綱
僧顯雲
丸毛六郎兼輔
小三郎長時
小四郎隆氏
信濃守宗長稱孫二郎
信濃守貞宗
政長
長基
孫三郎宗政
孫六宗光
七郎政經
彥三郎貞長
六郎
二郎
長高
山中四郎政宗
孫四郎長信
彥四郎長宗
常盤十郎二郎光宗

鎌倉史　卷之四　三十三　立志塾藏版

又太郎長朝
津毛二郎大郎經氏爲觀照子
勅市三郎長直
四郎長康
長徽
十郎長春
清一作泰清
修理亮長能稱下條
長親
親村
親久
長有
僧長譽
田村五郎長實
長賢
長直
長賴
上野六郎盛長
六郎長衡
二郎長政
二郎泰長
三郎長明
小笠原七郎長村
七郎太郎長光
僧觀照
彌二郎清行
四郎長光繼八代氏
小田五郎清家

兵部少輔時長稱伴野二郎

出羽守時直稱三郎

伴野六郎長朝。又稱阿野部。

大井太郎朝光

又太郎光長

出羽守長泰

孫二郎泰朝

四郎泰直

孫四郎朝時

孫五郎朝家

彥太郎時光

彌二郎光泰

三郎行光

二郎盛時

彥三郎長直

又三郎長盛

孫三郎泰行

彥四郎長貞

十郎時泰

與一行泰

僧長尊

僧長意

又六時家

孫六泰長

彌七時義

彥六泰家

孫太郎光家

二郎太郎行泰

孫太郎光行

彥四郎氏泰

三郎太郎朝行

僧敎意

九郎爲長

僧圓長

僧長朝

藤崎十郎行長

又三郎行氏

又四郎宗光

六郎光盛

僧光信

十郎二郎行光

十郎四郎泰綱

高畠六郎長村

親長

行景

僧如日

彌六光連

光義

光長

茂清

長茂

四郎泰親

狩戶四郎基清

彌五郎行泰

太郎泰高

七郎泰基

孫六時清

六郎貞清

三郎二郎行時

彌三郎光宗

五郎宗行

僧光顯

長行

光持

長光

光茂

光榮

彌六行村
與一清村
與二時親
德鶴
僧覺一
清時。稱金九郎
鳴海金長盛十郎。
與二郎長時
三郎太郎長貞
行正
大倉與四郎清隆
一長隆
彌四郎隆綱
五郎隆家
六郎行隆
孫七朝隆

清經
長文
僧淨叡
大倉又二郎行
孫二郎行房
信
孫二郎行藤
僧行意
南部三郎光行
太郎朝光
二郎實光
又三郎時實
孫太郎政光
三郎行朝
孫三郎宗實
小四郎實長
彦二郎實政
六郎政行
加々美

二郎光
清
宗光
加々美四郎經光。一作遠經
四郎太郎
於曾五郎光俊
越後守義資一作義輔
稱田中太郎。
遠江守義定稱安田三郎
泉三郎義季。一作義秀。
秋山四郎太郎隆義
安井四郎清隆

二宮二郎隆頼
二宮太郎康頼
又太郎爲頼
爲泰
有清
二宮彌二郎有朝
小二郎光朝
孫四郎政義
彦五郎政朝
彌五郎朝清
小四郎經頼
十郎朝宗
四郎清朝
朝政
朝成
政泰
景朝
三郎有信
時清
二宮彌一郎隆
彌二郎時基
時又稱東條
東條七郎頼隆
隆親
彌二郎長隆

河内五郎長義
田井五郎光教
三郎光實
又三郎實敎
八郎隆繼
實清
三郎隆清
隆綱
貞隆
僧實良
七郎三郎行實
僧良清
實義
實泰
僧嚴尊。稱曾根。
太郎遠頼
彥太郎長頼
又二郎長光
四郎實親
彌七實信
僧英覺
彌二郎爲頼
孫太郎爲高
太郎爲光
二郎爲綱
三郎清元

二郎頼員
三郎頼元
小五郎尚光
五郎二郎重光
孫二郎重信
僧嚴覺
孫五郎清重
僧日覺
僧尊覺
二郎遠俊
僧仙阿
僧覺辨
七郎朝俊
八郎實信
十郎時俊
僧行寬
與一爲信
彥六時隆

二郎長資
二郎朝資
八條院藏人義行。稱奈胡十郎。
藏人彌
六郎郎二
義繼繼信
三郎行信
小三郎頼行
八郎爲頼
彌八光頼
爲繼
淺利與一義遠。一作義成。
六郎知義
八代餘冠者信清
八代四郎長光。實小笠原長清子。
長繼

利見與一義氏
遠信
田井小太郎長光
光義
修理亮道光
修理亮光賢

盛義。稱刑部四郎。食信濃平賀。稱平賀冠者。任左衛門尉。生子義信。義信稱平賀四郎。又稱大內。

武藏守義信。稱平賀。又稱大內。
武藏守惟義。稱大內冠者。
左衛門尉惟信
木工助惟時
左近將監信治
武藏二
左衛門

郎隆信
尉惟忠
左衛門尉惟基
實家信
子
左衛門尉惟親
宣陽門院藏人家信
惟家
僧義海
藏人義行稱小野太郎
式部大輔時綱
式部大輔賴繼
高信
小野冠者朝信
宣陽門院藏人時賴
小野太郎時村
小太郎義行
政信
二郎
信氏
彌二郎泰信
朝泰
資朝
義泰
時仲
二郎四郎義泰
孫二郎賴親
信親
武藏守四郎朝雅
三郎朝經
飛彈守朝村
上總介貞經
僧宗見
五郎貞義
兵衛尉景平稱小早川氏
義廣
四郎兵衛義資
判官代義隆稱新田義

重養子
大耳七郎敦義
小四郎敦行
左近藏人義長
藏人二郎義行
又二郎義信
僧覺義

鎌倉史卷十二

鎌倉史卷十三

表第六

藤原氏世系表上

藤原氏出自天兒屋根命。稱中臣氏。自中臣鎌足。佐天智天皇。誅蘇我氏。布大化之治也。其家勃興焉。傳曰。天皇與鎌足謀除逆臣。因學周公孔子之道於南淵子。往來同車。決議於藤原。及事竣。賜藤原氏焉。鎌足生史。史拜右大臣。有四子。曰武智麻呂。曰房前。曰宇合。曰麻呂。武智麻呂拜左大臣。是爲南家。房前任内大臣。爲北家。宇合任式部卿。號式家。麻呂爲左京大夫。號京家。而北家最隆。所謂北藤濤是也。房前生大納言眞楯。眞楯子内麻呂。孫冬嗣。而良房。而基經。而忠平。而師輔。而兼家。而道長。而賴通。而師實。而師通。而忠實。而忠通。而兼實。而良經。而道家。道家爲將軍賴經父。自道家迄内麻呂。十有六世。並攝政關白太政大臣。不下左右大臣云。

北家之著于武門者。多出自房前少子左大臣魚名。魚名子。曰鷲取。曰藤成。鷲取官中務少輔。其後有安達氏。足立氏加藤氏。後藤氏等。藤成拜伊勢守。生豐澤。豐澤生村雄。村雄生秀鄉。並拜諸國司。秀鄉。天慶中。討賊平將門。滅之。以功拜下野下總守。由是家聲大顯。其後有小山氏。下河邊氏。大友氏等。

小山。下河邊族。出自秀鄉子千常。千常生公修。公修生兼光。兼光生賴行。賴行生武行。武行生宗行。宗行生行政。自千常至賴行四世。並拜鎭守府將軍。其他多拜國司。行政二子。曰政光。曰行義。政光爲下野大掾。居小山。稱小山氏。行義爲下河邊莊司。稱下河邊氏。

下野大掾政光　下野守朝政　政村

左衞門尉朝長　修理權頭長政。稱下妻。　政泰

出羽守長村　景政　長光　修理權大夫時朝　出羽守宗朝　貞宗　政秀

下野大掾時長　左衞門尉宗長　下總守貞朝。爲時朝子。評定。　下野守高朝　下野判官秀朝　左衞門尉朝鄉

左衞門尉宗光　長綱　左衞門尉氏政　義政

經泰　左衞門尉秀政

阿波守政村。稱藥師寺。　左衞門尉政氏　阿波守政威　左衞門尉貞光

朝氏　氏長

政義　忠政

淡路守宗政。稱左衞門尉政能。　左衞門尉

長沼。稱國府政綱

淡路守時宗
左衛門尉宗員。稱皆河。

重光
左衛門尉宗泰
淡路守宗秀
越前權守秀行

宗村
駿河權守宗親
守恒

宮室七郎時村

上野介結城朝光。嘉禎中評定。
左衛門尉朝俊。稱平方。

大藏權少輔朝廣。稱結城。
上野介廣綱
左衛門尉宗重。稱大內。
左衛門尉時重

左衛門尉時廣
左衛門尉貞廣
左衛門尉朝祐
中務少輔直朝

左衛門尉廣義

上野介宗廣
左衛門尉祐廣
三河守親廣
左衛門尉親光

左衛門尉時光。稱寒河四郎。
左衛門尉秀村
左衛門尉光宗

左衛門尉重光。稱山河五郎。
下總守義重
左衛門尉貞重

細戶十郎朝村
下總守長廣

左衛門尉行光。一作行綱。
左衛門尉能光
政平

下河邊莊司行平

下河邊莊司行義

朝行　行村

幸島四郎行時
幸島二郎時光
左衛門尉時村
對馬守時通
左衛門尉行通
常陸介宗通

矢保四郎時綱

左衛門尉政義。或稱益田
兵衛尉行幹
和泉守行景
左衛門尉行宗
和泉守行助
下野守顯助

左衛門尉政平。稱小河次郎
七郎能忠
左衛門尉義廣。爲朝廣子。

能登守時員
五郎行時
能登守時光
能登守貞光
左衛門尉朝行

光修
能登守時高
貞高

行光

大友氏與小山氏同宗。秀鄉子千常生公修。公修二子。曰文行。曰兼光。文行爲左衛門尉。生修行。修行爲近江掾。稱近藤。生左衛門尉行景。行景生駿河權守景親。景親生武者所貞成。貞成二子。曰能成。曰賴平。能成子能直。爲中原親能養子。初冒中原氏。後稱大友。賴平實爲同族賴兼子。貞成養爲子。世襲武者所。稱武藤氏。

武者所貞成。初名景賴。所稱島田二郎。
武者所能成
豐前守大炊助能直。稱親秀。一大友氏作親季。
鎮西奉行。
鎮西奉行。
丹後守賴泰。鎮西奉行。
因幡守親言。鎮西奉行。
出羽守貞親。鎮西奉行。
近江守貞宗。鎮西奉行。
左近將監貞載

吉澤三郎重能

時直

泰直
親時
貞時
式部丞氏泰
刑部大輔氏時

伊賀守刑部大中務權
仲敎稱輔仲能大輔重
田村氏。評定。敎

淡路守刑部大宮內權
重輔稱輔清有大輔秀
水谷。六波羅六波
評定。羅評定。

親實

武者所究前守
頼平亦資頼一
拜大藏作賴資
丞稱武籐西奉
藤氏行。

豐前守資能
太宰少貳經資
筑後守盛經
筑後守貞經
少貳頼尚
少貳直資戰死。
頼與　與二

豐前守盛資
頼國。戰死。

少貳冬資
頼證
氏鶴

太宰權少貳景頼
左衛門少貳太宰權少

尉頼重　頼弘　長貳　頼
中評定泰

波多野氏出自秀郷。秀郷生千常。千常生公修。公修生文行。文行生經範。經範任兵庫助。從源義家戰陸奧陣沒。生民部丞經秀。經秀生刑部丞秀遠。秀遠生筑後權守遠義。遠義居相摸波多野。生三子。曰義通。曰秀高。曰實方。

波多野右馬允
三郎義通　義常稱松田。
松田次郎有常
左衛門尉常基
四郎一作政。政經
政定

實常
又四郎近江權守政經
綱泰

秀頼

中務丞忠綱一

作忠經。稱波多野。
經明

右兵衛尉朝定
定康

出雲守義重六波羅評定。
左衛門尉時光
左衛門尉重通
左衛門尉通通
出雲守朝通
二郎通貞

左衛門尉宣時
左近將監宣茂

義泰

朝義

盛通

義景

伊勢守義元
刑部丞義定

右兵衛尉朝定

小二郎高義
左衛門尉盛高

僧經因

山城權守秀高。初名遠實。稱河村氏。
河村三郎義秀
太郎時秀

秀清

波多野余三實方。又稱廣澤。
左衛門尉實高
左衛門尉實能

藤原光季。出自秀郷。秀郷生千常。千常生公修。公修生文行。文行生公光。公光少子公季。爲木工頭。生參河守公助。公助生隼人正文郷。文郷生刑部丞光郷。光郷生伊賀守朝光。或曰朝光。二階堂行政子也。朝光卽光季父也。

伊賀守
朝光
左衛門尉光季。京都守護。
光綱
季村
壹岐守光時
左衛門尉光義
實光
左衛門尉季時
左衛門尉光俊
左衛門尉光忠
季實
左衛門尉光高
朝季
政季
行季

季直
光泰
秀綱
式部丞光宗。政所執事。後評定。
左衛門尉宗義
山城守光政。六波羅評定。
土佐守泰光。引付頭。
左衛門尉宗綱。評定。
太郎光氏
六郎光益
孫二郎頼益
山城守兼益
右衛門尉光泰。評定。
伊賀守頼泰
左衛門尉光貞
左衛門尉光貞
光長
四郎光長
美作守兼長
四郎左衛門頼泰
左衛門
左衛
左衛
伊勢

左衛門尉光貞。
清稻葉
門尉
光
房光
門尉守光
有之
左衛門尉光重
左衛門尉光範
隱岐守光盛

首藤氏亦出自秀鄉。而其實關白道長裔孫也。道長子權大納言長家。生道生道家。道家爲公光所子養。公光者秀鄉五世孫也。道家嘗爲下野守。在州生子。及秩滿歸京。途遇席田郡司守部資信。資信請兒以爲己子。名資清。資清取二父偏姓。稱守藤氏。後隸源義俊。爲主馬首。因更稱首藤。資清生資通。資通爲下野權守。從源賴義戰陸奥有功。

資通　下野權守
義通　刑部丞
俊通　刑部丞
刑部丞經俊。又俊嗣。
通稱瀧口。

俊秀
中山六郎通基
瀧口四郎俊綱
俊秀
大藏權大輔朝通
左衛門尉親清
下野權守親通
出羽權守高通
左兵衛尉高清
左兵衛尉通陰。一作通澄。
左衛門尉親景。初名通貞。

右衛門尉親能
左衛門尉通國
通弘、武曰親通、弟從源義朝、死于内海。
義弘
景清
忠光
定義
通清。稱鎌田權守。
兵衛尉正清
定義

安達氏足立氏。並出自魚名子鷲取。鷲取生參議藤嗣。藤嗣生中宮亮高房。高房生中納言山蔭。山蔭生但馬守有賴。有賴生左大臣有衡。有衡生治部卿國光。國光生中納言忠輔。忠輔生遠江守相任。相任生上野介相繼。相繼生上野掾相國。相國生出羽介國重。國重嘗爲下野掾。生兼廣。兼廣居下野。稱小野田三郎。兼廣子盛長稱安達氏。遠兼稱足立氏。

盛長。稱安達藤九郎。正治中參政。
秋田城介景盛
秋田城介義景。寶治中評定。
丹後守賴景。稱關戶二郎。評定。
景村。稱大寶三郎。
左衛門尉長宗
左衛門尉泰宗
八郎宗義
二郎義貞
三郎二郎義宗
三郎長貞
九郎盛高
越前守盛宗
盛冬

秋田城介泰盛。正嘉中評定。
越前守盛宗
秋田城介宗景
陸奧太郎貞泰
賴景
左衛門尉時盛
左衛門尉時長
九郎師顯
左衛門尉重景。弘安中與泰盛同被殺。
加賀守師景
秋田城介高茂
加賀守顯盛。評定
左衛門尉宗顯
秋田城介時顯
讃岐權守高景
美濃守長景
右衛門尉宗長
武部大輔顯高

左衛門尉親長
兵衛尉時長。稱大曾根。
上總介長泰
上總介長經
上總介宗長
上總介長顯。元弘戰死。
左衛門尉長義
右衛門尉時景。與泰盛同被殺。
右衛門尉盛宗
左衛門尉義泰
民部大輔盛光
六郎景泰
四郎景實
左衛門尉盛經
左衛門尉長賴
彈正忠賴泰
三郎賴方
長景
僧禪空
安達清經

民部丞遠兼。稱足立。
左衛門尉遠元。元暦中。政所寄人。
左衛門尉基春
山城守信家
內舍人遠衡
右衛門尉遠助
武者所遠平。一作遠弘。稱伴野。
左衛門尉遠景
內舍人遠村
右衛門尉遠經
右馬允遠連
右衛門尉遠實

加藤氏。出自魚名五世孫時長。時長生利仁。並調鎮守府將軍。利仁生齋宮寮頭敘用。敘用生吉信。吉信初襲齋宮寮頭。生忠頼。稱齋藤。後轉加賀介。生重光。稱加藤。重光拜能登守。生瀧口貞正。貞正生左兵衛尉正重。正重生景通。從源賴義戰于陸奥。有功。景通生景清。景清生景員。或曰景員僧能圓孫。月次入道婿子也。是爲橘氏。益冒母姓。未詳孰是。

加藤五景員
伊勢守光員
左衛門尉光資
左衛門尉景廉
大和守朝景。稱遠山。
左衛門尉泰經
右衛門尉持景

伊豆守尚景
左衛門尉兼保
左衛門尉景廣
景俊
左衛門尉景長
左衛門尉行景
左衛門尉景經
左衛門尉景義
左衛門尉景清
左衛門尉景村
左衛門尉景佐
兵衛尉宗景

後藤氏。亦出自北家。數絶而復嗣。初房前生魚名。魚名生鷲取。鷲取生藤嗣。藤嗣生高房。高房生時長。時長生利仁。利仁生敘用。敘用生吉信。吉信生伊傳。伊傳生公則。源章經養公則爲子。公則冒姓源氏。文徳源氏源賴信又命公則養少納言藤原惟忠子則繼初名則經爲子。惟忠者父曰忠幹。忠幹父曰國經。

國經父曰長良。長良父曰冬嗣。冬嗣父曰內麻呂。內麻呂父。曰眞楯。眞楯父卽房前也。則繼生內舍人則明。則明稱後藤。內從源賴義戰于陸奥有功。是爲後藤氏祖也。而則明又養尾藤公鄉子公廣爲子。公鄉者。公清子。公清者。公光子。而公光者。秀鄉五世孫也。自房前至秀鄉六世。及公廣十有四世。公廣生實信。實信生實遠。實遠生實基。實基無子。復養佐藤仲清子基清爲嗣。仲清者。公清玄孫。父康清。祖季清。曾祖公鄉。皆官衛府。

左衛門尉基清
佐渡守基成
佐渡守基綱。寛
壹岐守基政。六
筑後守基頼。六
佐渡守
壹岐守

喜中評定。
波羅評定。
波羅引付頭
基宗
基雄

左衛門尉基親
信濃守基胤

基廣
基時

左衛門尉頼綱

基持

伊勢守基隆。六波羅評定。

基宗

讃岐守基秀
基秋

僧定演
基直

基顯

基光

右兵衛尉基重

右兵衛尉基連

左兵衛尉基澄

鎌倉史卷十四

北越　小川弘著
東京　村田直景校

表第七

藤原氏世系表下

宇都宮氏。八田氏。俱出自太政大臣兼家。兼家生關白道兼。道兼生中納言兼隆。兼隆生中宮亮兼房。兼房二子。曰兼仲。曰宗圓。兼仲拜左少將。宗圓爲下野宇都宮座主。兼仲無子。以宗圓子宗綱爲嗣。宗綱拜備後守。生三子。曰宗房。曰朝綱。曰知家。後宗綱以宗房承兼仲後。而躬歸宇都宮。稱八田權守。於是朝綱稱宇都宮氏。知家稱八田氏。

右衛門尉朝綱。稱宇都宮。
左衛門尉成綱
美作守時綱。稱上條。
親泰
時親
時村
長高
左衛門尉賴業
出羽守時業
左衛門尉泰景
長門守泰業
安藝守貞朝
二郎師綱
左衛門尉景業
宗業
業親
淡路守泰親
左衛門尉實業
左衛門尉秀業

賴業
茂業
宗業
越中守業義。
彌三郎賴綱。宇都宮檢校。
下野守泰綱。襲檢校、寶治中評定。
下野守檢校景綱。引付。
經綱
下野守檢校貞綱。引付。
兵部少輔檢校下野守公綱。初名高綱。引付。
氏綱
彈正少弼綱世。初名高貞。又公貞。一本有安藝守公友。
而無綱世。
僧定朝
三觀
常陸介泰宗。初名盛宗。
貞宗
三河守左近將監時綱。一作時景。
泰藤
遠江守貞泰
尾張守經綱
上總介盛綱
三河權守泰貞
肥後守朝定。稱中山。
左衛門尉重朝
左衛門尉朝任
石見守宗朝
宗業
二郎業
左衛門

綱
尉朝基
永綱
兵衛尉朝業。稱塩屋。
周防守親朝
左衛門尉親成
左衛門尉泰朝
左衛門尉盛綱
朝定
周防守家朝
朝基
業泰
重朝。一作重泰。
左衛門尉成朝。一作盛朝。
長門守時朝
朝景
僧賢快
時定
公重
公長
周防守朝宗

筑後守知家。稱八田氏。正治中参政所。
常陸介知重。稱八田太郎。又稱小田。
奥太郎泰知
常陸介時知
筑後守宗知
常陸介貞宗
尾張守高知
氏朝
左衛門尉知貞
筑前守道知
左衛門尉泰重。稱高田。
家重
左衛門尉重義
太郎知義
三郎重廣
九郎重知
修理亮重継。稱田野。
三郎知定
四郎知政

左衛門尉時継
光重。稱小幡太郎。
又太郎定光
彦太郎光景
小四郎家知
左衛門尉宗家
彦四郎顯知
太郎家定
二郎重家
小田三郎朝俊
左衛門尉朝時
左衛門尉有知。稱伊志良二郎。
左衛門尉俊知
左衛門尉景知
太郎長知
左衛門尉重知
左近將監清知

三郎左衛門知國
下野守知冬
九郎太郎知經
左衛門尉成知
太郎時成
左衛門尉知綱
彌四郎知胤
茂木三郎知基
彌三郎左衛門知宣
三郎左衛門知盛
三郎左衛門知氏
三郎左衛門知貞
宍戸四郎左衛門家政
壹岐守家周
太郎左衛門家宗
太郎宗知
彦四郎胤知
十郎兼知
知連
四郎胤盛
彦太郎周知
又太郎家周
山野五郎左衛門家時
彌四郎時知

六郎家義

三郎左衛門家氏
壹岐守時家
家貞

四郎景氏

五郎家平

六郎知氏

伊賀守時家
家泰

八田六郎左衛門知尚。又稱淺波。
左衛門知定。一作知實。
淺波左衛門太郎重家
孫太郎知家

左衛門尉知氏。稱田中。
筑後守知繼。一作朝繼。
太郎時綱
下總權守宗繼
三郎隆繼

家盛
四郎知泰
僧朝過

阿那名二郎知胤。一作胤知。
太郎知景
又太郎知義

伊賀守時家。稱高野十郎。文永中評定。
太郎左衛門景家
伊賀守知員
伊賀守知宗。六波羅引付頭。
和泉守時知。六波羅引付頭。
駿河守時綱

二郎知道
近江守知基
出羽守知貞
伊賀守知春

近江守貞知。六
遠江守

波羅引付頭。
維知

圖書助行知

伊賀守知春

太郎左衛門家元
又太郎宗元
左衛門尉朝祐
知顯

仲知

三郎左衛門家繼
彥太郎宗知

五郎左衛門家宗
孫太郎知廣

七郎宗繼
八郎知秀

彈正忠盛家
彌太郎家時

左衛門尉景家
十郎仲家

出羽守家長。爲知家子。稱中條。嘉祿中評定。
義勝。削髮號成季。
越後守時泰
出羽守家平
左衛門尉時家
出羽守賴平。稱中條彌藤。
伊豆守宗長

出羽守景長。評定。
伊豆守時長

兵庫頭長秀
左衛門尉秀孝

常陸介秀長

僧明玄
僧如仙
僧朝仙

中務丞宗房。嗣中原氏。
信房。稱所衆。
左衛門尉助信
薩摩守景房
大和守賴房
常陸介高房。改冬綱。又改守綱。

南家之著于武門者三。曰工藤氏。曰狩野氏。曰二階堂氏。工藤氏狩野氏。出自武智麻呂子參議乙麻呂。乙麻呂生右大臣是公。是公生中納言雄友。雄友生伊賀守弟河。弟河生右衛門權佐高扶。高扶生左少辨淸夏。淸夏生維幾。維幾生遠江權守爲憲。爲憲嘗爲木工助。稱工藤大夫。生時理。時理生二子。曰時信。曰維景。時信爲二階堂氏祖。維景任駿河守。後移居伊豆。生二子。曰維職。曰景任。維職爲伊豆押領使。世襲之。稱狩野介。

- 狩野介維職
- 狩野九郎維次
- 狩野四郎大夫家次
- 武者所祐次
- 工藤一﨟左衛門尉祐經
- 大和守祐時
- 左衛門尉祐長
- 祐光
- 祐能
- 祐氏。稱坂木。
- 左衛門尉祐茂。稱宇佐美三郎。
- 左衛門尉祐政
- 左衛門尉祐泰
- 兵衛尉祐明
- 左衛門尉祐員
- 左衛門尉祐時
- 太郎大夫祐家。或曰久津見入道寂蓮子也。
- 祐親。稱伊東。又稱河津二郎。
- 祐眞
- 河津三
- 十郎

- 郎祐泰。一作六郎祐道。
- 祐成。冒曾我氏。
- 五郎時致。冒曾我氏。
- 禪師房
- 伊東九郎祐清。一作祐忠。
- 左衛門尉祐光
- 工藤四郎家光
- 林二郎家俊
- 狩野介茂光
- 狩野介宗茂
- 宗時
- 工藤二郎維光
- 民部大輔行光
- 狩野太郎光時
- 爲佐　爲仲　爲成　爲忠　光顯
- 親光
- 宣安
- 光廣
- 爲廣
- 遠江權介維賴。或曰維景弟。
- 維弘
- 二郎景任。稱工藤。
- 二郎行景
- 莊司景隆
- 莊司景光
- 小二郎行光
- 長光
- 祐光
- 朝光
- 重光
- 時隆。稱橫溝。

二階堂氏。與工藤氏同宗。出自時信。或曰時信。遠江權守爲憲子。而時理弟也。未詳孰是。時信生駿河守維遠。維遠生維兼。維兼生駿河守維行。維行生行遠。行遠稱白尾三郎。生行政。行政在鎌倉。居二階堂

側子孫因氏焉。

民部丞行政。建久中政所執事。
信濃守行光。建久中政所執事。
民部丞行盛。元仁中政所執事。
加賀守行泰。建長中政所執事。

行代　行長

加賀守行頼。弘長中政所執事。
民部丞行繼。或曰鳥平野氏後。一曰行長子。
筑前守行兼
民部丞行朝
左衛門尉行熙
五郎員兼
七郎行茂
政澄
行冬
信濃守行實。弘長中政所執事。
因幡守宗實
下總守員宗
下總守光貞
三郎左衛門高實
左衛門尉政宗
五郎行豊
左衛門尉行業
左衛門尉元業
因幡守行佐
河内守行時
民部丞行憲
左衛門尉行濟。初名高憲。
筑後守佐方
七郎左

衛門佐泰
肥前守行重
筑前守行元
下野守時元
左衛門尉行春
左衛門尉政元
伊豫守行綱。建長中政所執事。
二郎左衛門行經
常陸介宗元
下總守頼綱
左衛門尉貞綱。初名師綱。
信濃守行朝。政所執事。
左衛門尉行親。建武二年死。
美濃守行通
左衛門尉行良。一作行長。
民部丞光方
備中守景綱
伊勢守盛綱
三河守時綱。政所執事。
左衛門尉時高
左衛門尉行冬
行秋
和泉守行景
七郎左衛門貞景
孫太郎親宗
七郎左衛門行頼貞員
政雄
貞雄
行雄
行高
左衛門尉行信
三郎左衛門宗

綱

五郎左衛門光綱

左衛門尉行忠。文永中評定。後政所執事。

丹後守行宗。政所執事。

山城守行貞

美作守貞衛

山城守行直。初名高衡。政所執事。

氏貞

三郎高行

丹後守行廣。初名高貞。

行光

忠廣。一作忠衡。

之忠

山城守顯行

顯親

三郎左衛門盛高

丹後守時盛

五郎盛行

攝津守盛忠。初名盛政。

伊勢守忠貞

忠宗

時基

四郎左衛門貞忠

五郎左衛門時冬初名盛時

四郎左衛門宗光

二郎左衛門貞宗

丹後守行廣

三郎左衛門行里

隱岐守行村。寬喜中評定。

左衛門尉基行。又作元行。行幹。

四郎左衛門行定

三郎行直

四郎左衛門行時

孫三郎行頼

民部丞行黑

新三郎時直

孫三郎元直

五郎行爲

九郎行春

定景

三郎左衛門泰行

隱岐守行氏

隱岐守行景

三郎左衛門行雄

紀伊權守行文

五郎行敎

又三郎行時

僧直顯

稙蘭四郎左衛門盛行

三河守成藤。爲時藤子。

八郎行兼

貞兼

彌四郎行繼

孫四郎行時

四郎行平

四郎左衛門行長

五郎左衛門行重

六郎行連

二郎行房

二郎左衛門兼行

三郎義行

孫六行胤

丹後守朝行

兵衛尉貞行

孫七行綱

九郎行宣

出羽守行義。仁治中評定。

尾張守行有

出羽守行藤

備中守時藤

備中守行敎。一作時敎。

有藤。實貞藤子。

三河守成藤。實左衛門

出羽守貞藤
族盛行子。
山城守兼藤
知藤爲宗藤子。
和泉守兼義
左衛門尉行遠
有藤爲時藤子。
尉行種
尾張守長藤
左衛門尉行長
左衛門尉知行
左衛門尉盛藤
左衛門尉行藤
出羽二郎直藤

民部丞
但馬守行俊。實弟行清子。
常陸介行信
七郎藤村
僧澄有
筑後守雅藤
左衛門尉宗藤
和泉守行兼
能登守貞方
左衛門尉知藤。實貞藤子。
讚岐權守親藤
安藝守行廣
三郎顯廣

義賢。初名行資。
二郎行秋
三郎行繼
太宰權少貳行員
六郎光秋
員秋
僧覺季
孫二郎義貞
孫三郎行兼
二郎行敎
藤五行通
三郎行以
五郎左衛門行治
八郎泰秋。一作泰治。
行元
行恒
左衛門尉行秀
三郎時秀
四郎兵衛行久

左衛門尉行賴
行定
四郎政賢
僧行辨
僧定源
民部丞行貞
左衛門尉賴村
七郎師行
左衛門尉行房
五郎左衛門成房
民部丞政賴
近江守義貞
孫七郎行時
四郎泰房
伊賀守政房
七郎義房
二郎貞長
左兵衛尉公貞
二郎行名
出雲權

左衞門
八郎左衞門宗行
二郎有義
又二郎有經
關白二郎義行
又二郎有經
左衞門尉行世
二郎行長
行廣
備中四郎有宗
五郎行繼
八郎賴貞
備行公
守貞賴
賴藤
三郎幾貞
七郎賴房

尉行朝
常陸介行久。康元中評定。
因幡守常陸
行清初介行
名行雄顧
左衞門尉貞行。稱三郎。
和泉守行實。貞藤子。
二郎左衞門時久
四郎顧繼
六郎行繼
彌四郎行連
左衞門尉行職
二郎左衞門助行
行通
行治
行瑜
民部大
二郎左衞
二郎左衞

和泉守行方。建長中評定。
左衞門尉行氏
輔行世
門時行
門時兼
七郎左衞門時清
民部丞時世
五郎行明
行胤
左衞門尉爲繼
左近將監貞清
次郎繁藤
二郎爲清
放九郎清藤
淨一義。作淨英。
三郎貞顯
二郎顯清
三郎清親

定。
信濃守行章
武藏守行員
和泉守行繁。實義賢子。
民部丞行時
民部丞行持
孫五郎種行
行清。一作行信。
伯耆守行周
五郎英行
五郎左衞門行倫
七郎登行
餘五郎行恒
左衞門行員。一作行貞。
右衞門尉行宗
左近將監行範

式部大輔惟行。稱白河四郎。

左衛門尉行景

五郎行重

三郎行兼

行盛

行忠

四郎顯宗

二郎友行

二郎忠行

兵衛尉行直

立志堂藏版

鎌倉史卷十四

鎌倉史卷十五

表第八

平氏世系表

平氏。出自桓武天皇子葛原親王。葛原生高見。高見生高望。始賜姓平氏。任上總介。高望子良望。良兼。良文。皆爲鎮守府將軍。良望後改國香。遷常陸大掾。爲從子將門所殺。國香子貞盛。討將門滅之。貞盛亦拜鎮守府將軍。四子曰維叙。曰維將。曰維敏。曰維衡。太政大臣清盛。維衡後也。

北條氏。出自貞盛子維將。維將生維時。維時生直方。直方生維方。皆拜諸國司。維方生時方。時方養於祖直方。一曰時方。維方兄僧聖範子也。爲伊豆介。居北條。生時家。時家生時政。

遠江守時政

三郎宗時

右京權大夫義時。稱江間小四郎。

右京權大夫泰時。元仁中執權。

修理亮時氏。六波羅北方。

時實

武藏守經時。寬元中執權。

相摸守時賴。寶治中執權。

僧隆政

僧願助

式部大輔時輔。六波羅南方。

相摸守時宗。文永中執權。

常陸守時朝

相摸守貞時。建治中執權。

相摸守高時。正和中執權。

左近將監泰家。

邦時

時行

後改時興。

菊壽

金壽

千代壽

武藏守宗政。評定。

相摸守師時。嘉元中執權。

左近大夫時重。評定。

僧賴助

遠江守宗時

遠江守守時

彈正少弼時治。稱阿曾。高時養爲子。

三郎政賴

修理亮致賴。長門探題。

越後守兼時

僧時嚴

駿河守宗方

貞國

遠江守爲時

遠江守時定

修理亮貞宗

遠江守隨時

遠江守朝時

越後守光時

右馬助親時

尾張守時章。評定。稱名越。

左近將監公時

兵庫介時家

遠江守貞家

尾張守高家

高邦

民部大輔公貞

左近將監時有

修理亮有公

三郎顯章

兵庫介貞將

式部大輔篤時。稱苅田。

遠江守公篤。稱江馬。

遠江守朝宣

越前守時見。稱苅田。

備前守時長

太郎定長

三郎長賴

備前守宗長

夏時

左近將監政雄

修理亮時行

右近將監時兼

中務權大輔教宗

敎僧圖長

時評定。

刑部少輔時基

中務權大輔朝貞

僧賢性

公朝

陸奧守重時。稱赤橋。寶治中連署。

式部大輔爲時

備前守長重

武藏守長時。康元中執權。

駿河守義宗

武藏守久時

相摸守守時。嘉曆中執權。

重時

修理亮種時

英時

陸奧守時重。稱

遠江越後

常葉六波羅北方。

守時範

守範貞

重高

武藏守義政。稱鹽田。文永中連署。

左近將監時國

越後守時治

式部大輔重貞

陸奧守業時。弘安中連署。

尾張守時兼

相摸守基時。承和中執權。

越後守仲時。六波羅北方。

友時

陸奧守國時。

民部大輔俊時

左近將監忠時。評定。

相摸守政村。文永中執權。

武藏守時村。正安中連署。

右近將監爲時

相摸守熙時。正和中連署。

右馬權頭重時

土佐守宗房。評定。

尾張守時仲

攝津守政長。評定。

越後守時敎

左近將監時益。六波羅南方。

時經

重村

實泰。稱金澤。

越後守實時

實村

上總介時宜

越後守顯時

修理大夫貞顯。正和中連署。

武藏守貞將。六波羅南方。

左近將監忠時

右馬助貞冬。

越後守

駿河

左近

相摸守時房元

髙村

駿河守有時

木工助時尚

越後守時盛六波羅南

式部大輔時通

兼時

有助

兼義

越後守時信時

美作守時家

上總介實政鎮西探題

駿河守時高

越前守宗有

顯實稱甘縄

上總介實村

左近將監時邦

右近將監有政

守顯宗

遠江守時直

將監時顯

仁中方稱佐景連署介

左馬助時親

修理亮時光

右京進時治稱淡河

五郎時貞

政氏

時方

時家

政茂六波羅南方

近江守宗信

左近將監時國

美濃守時綱

丹波守盛房

時顯

土佐守時元

貞資

左近將監宣房

左近將監時繼

鎌倉史　卷之五　廿三

二郎時村

資時評定

武藏守朝直評定稱大佛

政俊

三郎太郎時成

備中守朝房

左近將監時仲

陸奥守宣時建治中連署

民部少輔宗泰

陸奥守

丹波守貞尚

陸奥守貞直

左近將監宣政

時有

左馬頭顯秀

遠江守時直長門探題

八郎賴直

九郎朝貞

右馬助清時

二郎時通

四郎政房

兵衛尉

宗宣嘉元中連署

安藝守時俊

越後守貞房

陸奥守維貞嘉暦中連署

左京亮貞俊

貞朝

宣朝

貞政

左馬頭推高直

右馬助家時

治部大輔高朝

立志塾藏版

時連

七郎時連

左近將監時定

越前守時廣。文永中評定。

式部大輔時隆

時綱

左馬權助政範

左衛門尉時定

時兼

三浦氏。和田氏。出自高望子良文。良文生貞道。貞道從源頼光。與源綱等齊名。貞道生爲道。爲道稱平大夫。居相摸三浦。始稱三浦。爲道生爲繼。稱平太郎。從源義家。伐清原武衡有功。爲繼生義繼。義繼爲相摸介。義繼有四子。曰義明。曰義行。曰爲清。曰義實。

三浦大介義明

杉本太郎義宗

左衛門尉義盛。稱和田小太郎。治承中侍所別當。

左衛門尉常盛。稱和田太郎。

右兵衛尉朝盛

和田二郎義氏

朝比奈三郎義秀

左衛門尉義直

兵衛尉義重

兵衛尉義信

七郎秀盛

八郎義國

兵衛尉重茂。稱高井三郎。或曰宗實子。養爲子。

和田二郎義茂

兵衛太郎時義。承久之役。屬官軍被殺。

兵衛四郎實茂

實村

實泰

左衛門尉兼茂

兵衛三郎時茂

義頼

義村

茂長

義重

茂明

頼茂

義忠

茂實

茂連

左衛門尉泰茂

和田三郎宗實

由井太郎常實。由一作田。

同七郎常家

五郎家實

十郎家長

和田四郎義胤

胤重

胤定

古馬允政兼

左衛門尉政氏

政家

左衛門尉義兼
胤平　秀村
貞村
和田平内義長　同平太胤長
三浦介駿河守
義澄。正義村。嘉
治中参祿中評
政所。定。
朝村　朝氏　家氏
若狹守泰村。暦仁中評定。　景村
景泰
駒石
能登守光村　駒王
左衛門尉家村　義行
僧澄雲
資村
長村
重村
胤村　駿河守幸村　貞村
惟村
左衛門尉家村
僧良賢
重時　、
有村
有綱。稱山口。
有澄
義有　盛澄
光澄
大隅守重澄。稱大川戶。　右衛門尉重村

左衛門尉胤義　胤連
兼義
義有
高義
胤泰
三戶十郎友澄
大多和三郎義久　義成　義季　左衛門尉義速　壹岐守義任　左衛門尉義綱
久盛　左衛門尉行季
久、村　左衛門尉泰家
重秀　左衛門尉季信
義胤　左衛門尉季盛
重義
義益
多々良四郎義春　義光　義光　連行　政
重春　茂春　重範　頼重
重基　義光
明宗　重家　重光　重幸　幸家
兼重
實相
忠重
重景
義重
長井五郎義季　義兼　義泰　光泰
重義　政光
左衛門尉朝義
森六郎重行　左衛門
左衛

鎌倉史　卷之五　廿八　立志塾藏版

尉義連。稱佐原。
景連
景義
門尉
時連
時宗
光義
光連
胤連
重連
宗連
遠江守盛連
大炊助經連
經泰
盛泰
盛明
廣盛。稱比田。
左衛門尉時廣
廣胤
泰連
光廣
宗廣
宗明
家時
家胤
左衛門尉泰盛。稱藤倉。
時盛
時有
盛景
行盛
宗義
景連

盛明
盛祐
盛親
盛長
盛泰
左衛門尉光盛。稱會津。
左衛門尉經光
光氏
貞政
左衛門尉泰盛
左衛門尉政盛。稱長井。
左衛門尉貞連
時連
資連
遠江守盛宗
遠江守盛貞
二郎
高盛
直盛
左衛門尉泰親。稱會津。
左衛門尉光時
左衛門尉盛信

鎌倉史　卷之五　廿九　立志塾藏版

左衛門尉盛時。三浦介。
重連
盛家
義通
僧盛智
左衛門尉頼盛
上總介時明
頼明
義貞
兵衛尉時繼
高繼
左衛門尉高通
通繼
左衛門尉高連
左衛門尉盛繼
左衛門尉貞繼
盛氏
盛章
盛忠
盛良
盛直
氏連
氏明
盛俊
宗義
景明
爲連
明連
頼清
頼時

左衛門尉時連。稱葦名。
對馬守頼連
政連
時連
盛政
連清
甲斐守行連
信連
連直
泰連
宗連
實連
宗連
忠連
明連
下野守宗明
安藝守時明
因幡守貞連
時繼
左衛門尉貞宗
左衛門尉義宗
左衛門尉宗次
肥前守
左衛門

家連
尉家胤　家　光
左衛門尉光連
左衛門尉泰家
左衛門尉家經
左衛門尉政連
左衛門尉泰連
信連
左衛門尉秀連
左衛門尉光連
僧良雅
政村
光兼
賴連
藥井三郎義行　爲行　義鄉　泰行　義泰

義國　政義
重義　義親　義時　義秀　義
爲高
高行　義道　高重
義光　義方　義高
華名三太郎爲清　三郎爲綱　二郎爲景　清高
石田二郎爲久
爲安
華名二郎爲長　木曾三郎爲光
岡崎四郎義實
眞田與一義忠
左衛門尉實忠
太郎義國
實村
成實　左衛門尉政宣
實久　實綱稱水原　爲綱
義清繼

土屋氏

大庭氏。梶原氏。出自高望子良兼。良兼生公雅。公雅生致賴。致賴生致經。致經生忠通。忠通調鎭守府將軍。有二子。曰景成。曰景通。景成稱鎌倉權守。是爲大庭氏祖。景通稱鎌倉權大夫。爲梶原氏祖。

鎌倉權守景成　權五郎景政
景宗稱大庭平太　景能　大庭莊司。一作景房。又景忠。又稱懷島權守。
大場四郎景親
俣野五郎景尚
豐田景俊

鎌倉權大夫景通　梶原太郎景久　太郎景長　景時稱平三。正治中參政所。
左衛門尉景季稱源太
左衛門尉景高稱平次
荻野景員　上野介景俊　景綱
景茂
荻野景繼　左衛門尉景經　景基
景氏
景方
左衛門尉景茂　家茂
六郎景國
七郎景宗
八郎景則

九郎景連
兵衛尉景貞　刑部丞友景
景衡
景盛
景氏

上總平氏。出自高望子良文。良文生忠頼。忠頼生忠常。忠常任上總介。又爲武藏押領使。盤踞二總之地。恃勢擧兵叛。詔源頼信討之。乃降。子常將後任下總權介。常將生常永。常永生常時。拜上總介。常時生常澄。襲上總介。常澄生廣常。

上總權介廣常　良常
伊北新介常景
常茂

常成
金田小大夫頼次
相馬九郎常清
天羽莊司直胤

千葉氏。與上總平氏同宗。忠常居下總千葉。生常將。子常永生常兼。爲下總權介。子孫襲稱千葉介。常兼生常重。常重生常胤。

千葉介常胤
下總介胤正
下總介成胤
下總介胤綱　泰胤　胤有稱海上
下總介時胤　胤宗　師時
下總介頼胤
下總介宗胤
下總介貞胤
下總介氏胤

胤時
行胤
上總介常秀。稱境平次
上總權介秀胤。評定
式部大輔時秀
修理亮政秀
左衛門尉泰秀
景秀

埴生二郎時常
二郎師常。繼相馬氏。
兵衛尉胤繼
左衛門尉胤村
胤成。稱武石三郎。
左衛門尉長胤
朝胤
胤氏

大須賀四郎胤信
通信
左衛門尉胤氏
左衛門尉朝氏
國分五郎胤通
胤重
左衛門尉胤秀
左衛門尉重信
左衛門尉範胤
左衛門尉信泰
東六郎胤頼
兵衛尉重胤
中務丞胤行
中務少輔胤重
義行
左兵衛尉行氏
中務丞時常
氏村
氏顧一作常顯
師氏
僧日胤
行胤

畠山。小山田。澁谷。葛西。倶出自良文子忠頼。忠頼生將恒。將恒爲武藏守。居秩父。生二子。曰武基。曰武常。其後分爲四族。

秩父權
重能
重忠

秩父別當武基　秩父十郎武綱　秩父權守重綱。武藏留守所總檢校。

秩父太郎重弘。又爲畠山二郎。襲職。稱畠山莊司。襲父職。　畠山六郎重保　重秀　僧重慶

重清。居信濃。稱長野。　重宗。居陸奥。稱六郎。

小山田別當有重　稻毛三郎重成　小澤二郎重政

榛谷四郎重朝　太郎重季　秀重

小山田五郎行重

重一作行平。

河越太郎重頼。武藏檢校。　河越小太郎重房

秩父葛貫二郎別當重隆　能隆

河越二郎重時　掃部助遠江權守經重　宗重

河越三郎重員。武藏檢校。　修理亮重資　貞重

重家

高山三郎重遠

江戶重綱　江戶太郎重長　太郎忠重　朝重

江戶二郎親重

重通　重宗　重光

左衞門尉能範　景益

澁谷大郎基家　河島平三重家　澁谷莊司重國　右馬助重助　左衞門尉清重

二郎高重　時國

武常。居下總。葛西。

葛西六郎常家　豐島三郎康家　豐島權守清光

葛西三郎清重。稱左衞門尉。壹岐守。陸奥奉行。　清員

伯耆守清親　左衞門尉清時　左衞門尉清經　定廣

左衞門光清

清氏　伊豫

重元　守朝　時重　清

土肥氏。土屋氏。出自良文子僧賴尊。賴尊稱山邊禪師。居武藏。生常遠。常遠生常宗。移居相摸。稱土屋四郎。爲笠間押領使。常宗生宗平。宗平爲中村莊司。生三子。曰實平。曰宗遠。曰友平。是爲土肥土屋二宮三族之祖。

土肥二郎實平。又稱早川。

遠平。稱彌太郎。左衞門尉　惟平。稱先二郎。　左衞門尉惟時　兵衞尉惟平　左衞門尉實綱　倫

新開荒次郎實重　重

土屋三郎宗遠　大學助義清　岡崎義實　義則

宗遠子。養爲子。

忠光

左衛門尉宗光

二宮四郎友平

七郎朝忠

義政

義成

左衛門尉宗忠

左衛門尉行頼

兵衛尉宗長

時村

光時

時元

兵衛尉常秀

遠經

貞遠

鎌倉史　卷之五　三十六

立志塾藏版

鎌倉史卷十五

鎌倉史卷十六

表第九

諸氏世系表

大江氏。出自平城天皇子阿保親王。阿保生本主。賜姓大枝氏。拜備中守。後改枝爲江。本主生參議音人。音人生式部權大輔千古。千古生中納言維時。維時生式部大輔重光。重光生侍從匡衡。匡衡生式部大輔擧周。擧周生大學頭成衡。成衡生權中納言匡房。匡房生大學頭維順。維順生散位維光。維光生廣元。

大膳大夫廣元。
武藏修理
元曆中守　親亮　高
政所別廣　元
當。

左近將監佐房上田。　佐泰稱　泰　廣　成　廣
長廣稱上田。　佐　長　光　佐
木工助廣時　政　廣
上總介元顧　因幡守元政　上總介時茂　式部丞時信　備前守家廣
政廣稱岩田。
彈正忠元時　式部丞氏政
冬政稱
荻氏。
大藏少輔時氏　修理亮元時
元詮。稱高屋。
修理亮宮內　宮內　甲斐

鎌倉史　卷之五　立志塾藏版

右近大夫甲斐守泰　備前守時　掃部中務　掃部
備中守重祐元氏
親政　兵庫助元時　時廣
公廣稱西目。
親元稱古川。
修理亮廣顯稱小澤。　因幡守貞廣
親顯
懷顯
政顯
顯廣顯　春
懷廣稱紫橋。　少輔眞子時子子　少輔守懷
下野守廣氏　下野守廣賴

時廣稱
長元中永中秀　定秀　元
并。評定。評定。
寬秀。文頭宗大輔擧冬介氏氏廣

彈正少弼元冬
備前守師元　賴元
氏賴
時子
左近將監貞廣
出羽守泰茂　賴茂
賴秀
藏人泰經
因幡守泰重　因幡守賴重　縫殿助貞重
藏人

鎌倉史　卷之五　立志塾藏版

貞賴

丹後守茂重

藏人泰元　秀元

茂時　時元　泰廣

掃部助宗光

左衛門尉政茂評定。

左近將監賴廣　式部丞宗廣　宗茂

數元　宗元

賴茂　宗教

賴元

左近將監李光。稱毛利氏。嘉禎中評定。

右兵衛尉廣光

僧章辨

僧公惠

藏人泰光

僧房觀

左近將監經光

經元

右近將監經親

藏人時光

大外記師雄

藏人元親

右近將監時元

元譽

修理亮元貞

刑部少輔忠成評定。

美作守忠茂

因幡守廣成

從五位下忠光

成茂

藏人忠時。稱山尸。

藏人忠秀

判官代惟忠。稱

判官代忠

僧尊嚴

海東。景

中原氏。出自安寧天皇子磯城津彥。本姓十市氏。中微不詳其統。有博士有家者。賜中原氏。有家生致時。致時生師任。師任生貞親。並官大內外記。貞親生博士廣宗。廣宗生直講廣忠。廣忠生二子。曰忠順。曰廣季。忠順爲少外記。生師茂。廣季爲博士。生親能。

少外記忠順

助教師茂

攝津守師員。嘉祿中評定。兼問注奉行。

少外記師連。弘長中評定。

攝津守親政

刑部大輔親鑒。評定。一作親釜。

宮內大輔高親。引付。

左近大夫時親

宮內大輔能連

民部大輔爲光。

掃部頭

左近將

掃部頭能

掃部頭能

掃部頭滿

文曆中評定。

親秀

監貞高直。評定。

秀。評定。

親。評定。

博士廣季

掃部頭親能。元曆中參政所。兼問注奉行。

明法博士廣光

明法博士章弘

三善氏。未詳其所出。昌泰延喜之間。有三善清行者。以學識聞。豈其後與。康信兄弟始顯於鎌倉。

中宮屬康信。元曆

加賀守康俊。承久中問

備後守康持。曆仁

加賀守政

中問注所執事。
注所執事。稱町野。
中問注所執事。
康。評定。

美作守康有。文永中評定。問注所執事。

大舍人允行倫。建久中參問注所。
對馬守倫重。寛喜中評定。
對馬守倫長。文永中評定。

左衛門尉仲康

兵庫允倫忠

阿波守康連。寛喜中評
伊勢守康宗。康

定。後問注所執事。稱太田。
元中問注所執事。

隼人佐康清
左衛門尉康盛
康知

盛村

文章生宣衛
式部大輔光衛

佐々木氏。出自宇多天皇子敦實親王。敦實生雅信。賜姓源氏。官左大臣。雅信生參議扶義。扶義生兵庫助成頼。成頼居近江之佐々木。東六州兵隷之。生兵部大輔義經。初名章經。義經生兵庫助經方。一作經房。爲佐々木宮下司。世襲之。經方生式部丞秀定。一作季定。秀定生秀義。

源三秀
左衛門
山城守
左衛門
右衛門

義
尉定綱
廣綱
尉惟綱
尉範綱

萬木二郎範定
萬木太郎範信

二郎頼定

三郎章綱

又太郎秀綱
惟定

三郎惟景

幸智

左兵衛尉爲綱。稱葛岡。
左衛門尉爲定
小太郎定義

式部丞清綱
葛岡二郎頼清

葛岡四郎秀清

式部丞
葛岡二
五郎

信成
郎泰成
義尚

式部丞親綱
清定
葛岡二郎朝氏

勢多伽
僧信豪

兵衛尉定重
右衛門尉久綱。稱鏡。
右衛門太郎定廣
彌太郎廣家

僧定豪

右衛門尉定高
太郎定時。初名時定。
右衛門尉定清

近江守信綱。文暦中評定。
左衛門尉重綱。一作重德。稱大原。又小原。
右衛門尉長綱

左衛門尉頼重
近江守滿信
備前守持信
備中守持綱

左衛門
備後守

鎌倉史　卷之五　四十三　立志塾藏版

尉高信
國久
左衛門尉秀信
左衛門信高
孫四郎秀綱
左衛門尉政綱
左衛門尉師綱
四郎師重
六郎伊重。一作伊綱。
對馬守時綱
左衛門尉貞頼
左衛門尉時重
備中守時親
左衛門尉義信
左衛門尉滿信
左衛門尉高信
六郎重信。
信親。一作左衛守　備中親
門尉親胤。稱信。白井。
信行。稱本郷。
備中守秀親。稱夫馬。
駿河守親長。稱竹谷。
八郎宗信。一作宗重。
九郎貞重
貞信。一無之。
左衛門尉時秀。稱島脇。一無之。
僧等觀。一無之。
左衛門尉氏綱
五郎氏重

鎌倉史　卷之五　四十四　立志塾藏版

九郎基綱
十郎師綱
僧綱辨。泰重。一無之。
隱岐守高信。一作重信。
左衛門尉泰信
越中守泰氏
左衛門尉師綱。一作越中守師經。稱平井。
平井五郎時綱
平井六郎師泰
師信
與一氏綱。初名頼氏。
高島四郎範綱
越中守信顯
左衛門尉高顯
左衛門尉高頼
右衛門尉行綱
右衛門尉行信
出羽守頼綱
河内守頼信。稱横山。
阿波守頼有
出雲守氏綱。稱田中。
左衛門尉冬綱
左衛門尉頼冬
左衛門尉政綱
出羽守義綱。稱朽木。
左衛門尉時綱
朽木五郎義氏
頼氏
左衛門尉有信
三郎有綱
胤信。稱左衛

永田。一門尉
作長田。長綱
三郎有綱
四郎
貞綱
四郎
長信
使左衛門尉兼壹岐守泰綱。稱六角。
左衛左衛
門尉門尉
經泰朝綱
備中守
賴綱
近江守
賴明
左衛門
尉秀明
左衛門
尉宗信
孫三郎
盛綱。一作左衛門尉成綱。
左衛門
五郎
左衛門
左衛門
三郎
尉宗綱
宗泰
尉高泰
尉滿泰
秀泰
左衛門
尉時綱
使左衛門尉時信
使左衛門尉氏賴
備中守
滿高
三郎
義信
左衛門
尉直綱
備中守
信詮。稱山田。一作山內
六郎光綱。
壹岐守
長綱。稱西條。
壹岐左衛門尉
三郎門尉
氏綱
高長

上總介
貞長
左衛門
尉顯貞
左衛門
尉信貞
左衛門
尉有綱
孫四郎
詮定
彌四郎
貞輔
右衛門
尉高泰
彌五郎
賴貞
五郎
長信
十郎
長朝
僧聞乘
左衛門
尉輔綱。
稱鳥山。
四郎
忠綱
彌五郎
輔時
又太郎
輔氏
僧綱賀
僧良輝
四郎
時綱
近江守
氏信
豐後守
賴氏
左衛門
尉氏綱
豐後三
郎義信
左衛門
尉貞賴
左衛門
尉季綱
範綱
佐渡守
滿信。初名滿綱。稱京極。
左衛門
尉宗氏。初名宗信。稱池田。
太郎左衛門
尉定
左衛門
尉貞高。稱宇都宮。
秀定
近江守
貞氏。一曰稱鏡。
二郎
高治
能登守
貞高
左衛門
尉秀貞
太郎
秀行
對馬守

秀氏

左衛門尉秀數
四郎義數

四郎貞佑

使左衛門尉高氏。稱京極。
近江守秀綱
使左衛門尉秀詮
秀頼

九郎氏詮

左衛門尉秀宗。一作秀定。
三河守秀春

大膳大夫高秀
治部少輔高詮
民部少輔高光

加賀守高數

治部少
輔滿秀

左衛門尉秀重

左衛門尉貞滿。稱高屋。一作高谷。
備中守高秋
備中守高義
四郎義春

五郎高信

八郎秀益

尾張守季信。稱岩山。一作岩上。
左衛門尉高信
太郎秀重
美濃守秀定

左衛門尉時滿。稱鞍智。
左衛門尉時秀
左近將監滿高
左衛門尉高信

左衛門

尉氏滿
信秀

七郎經氏

左衛門尉宗滿。稱黑田。
佐渡守定宗。一無之。

備前守高滿
滿秀
左衛門尉高清

出羽守宗信
備前守高敎
備前守高宗

左馬助信長

能登守宗綱
左衛門尉祐信

右衛門尉時綱

左衛門尉貞宗

僧信賀
僧洪賀

僧猷賀

僧成賀

左衛門尉廣定。稱馬淵。
左衛門尉信定
左衛門尉泰信

二郎公秀。或曰泰信子。

左衛門尉成綱。稱堀部。
四郎氏綱
八郎時綱

九郎清綱

青地四郎基綱
太郎基氏
右兵衛尉定氏

左衛門尉忠綱
三郎太郎冬綱
左衛門尉重綱
左衛門尉氏重
左衛門尉重頼

三郎忠氏
左衛門尉重基
又六氏滿

四郎
三郎

親綱

重昌

左衛門尉公綱

僧定源

左衛門尉義宗

左兵衛尉範綱

三郎義綱

馬淵三郎頼基

馬淵四郎俊綱

左衛門尉時綱。稱佐保。

佐保太郎秀綱

左衛門尉有綱

與一國綱

五郎重綱

左衛門尉家綱

二郎頼秀

四郎範綱

左衛門尉氏綱

八郎秀綱。一作季綱。又作親綱。一曰左衛門尉。

四郎時秀

僧常全、

攝津守長綱

氏綱、一無之

左衛門尉行綱。初名公綱。稱伊佐。

左衛門尉義綱

伊佐二郎兼綱

三郎秀綱

四郎季綱

伊佐三郎頼綱

左衛門尉頼泰

宗基

左衛門尉泰氏

僧覺禪

左衛門尉朝綱

左衛門尉政綱

四郎政泰

太郎氏泰

四郎宗泰

左衛門尉泰朝

忠綱

孫太郎範泰

四郎久朝

五郎高泰

二郎宗綱

左衛門尉尚綱

彥六光綱。一作秀綱。

三郎基綱

二郎正綱

源三直綱

八郎實綱、一曰

左衛門尉

九郎氏綱

三郎重綱

七郎親綱

孫七直綱

九郎長綱

十郎秀綱

僧成忍

山中十郎頼定

四郎泰定

二郎基定

四郎泰基

左衛門尉清定

二郎定俊

三郎宗頼

彈正少弼氏宗

美濃守秀直

十郎滿定

秀行

僧定嚴

僧圓信

僧嚴山

僧綱山

僧定賢
高兄信綱子。
中務丞經高
使左衛門尉高重
左衛門尉高泰
左衛門尉高清
僧明意
僧正順
左衛門尉高範
僧法覺
左兵衛尉盛綱
左兵衛尉信實。稱加地太郎。
左衛門尉秀忠。稱磯部郎。
又太郎秀綱
太郎景秀
左兵衛尉實秀。稱加地。
筑前守實綱
筑前守長綱
左衛門尉時綱
義氏
左衛門尉義秀
左衛門尉盛季
備前守時秀
越前權守師秀
左衛門尉資秀
左衛門尉宗綱
左衛門尉秀長
實丸
左衛門尉長氏
左衛門尉盛信
四郎實景
五郎宗長
六郎實清
七郎長清
八郎光綱

十郎盛家
僧歸房
左衛門尉貞泰
茂綱
章綱
左衛門尉顯實
左衛門尉顯綱
筑前守顯信
左兵衛尉貞信
、
讚岐守長舉
三郎長直
左衛門尉實盛
僧實舉
太郎秀定。一作秀貞。
左衛門尉秀氏
三郎章氏
四郎盛朝
五郎盛秀
六郎信氏
七郎時綱
八郎氏綱
彥三郎盛高
左衛門尉時秀
左衛門尉胤時。稱東郷。
左衛門尉胤泰。稱飽浦十郎。
左衛門尉胤行
二郎長胤
左衛門尉顯綱
越中守宗胤
左衛門尉胤信
左衛門尉顯信
左衛門尉胤氏
胤宗
七郎基泰

右衛門尉信重
左兵衛尉資實。為祖盛重子。
太郎重朝
二郎泰實
三郎重實
太郎盛重。初名重政。
左衛門尉實泰
僧良西
朽五郎義綱。初名高實。稱倉田。一作兵衛尉義經。
太郎朝綱

左衛門尉章綱
筑後守有綱
筑前守俊綱
彌二郎基綱
清章
三郎清重
三郎泰章
四郎重章
五郎章繼
二郎國繼
左衛門尉基氏。稱磯部。
左衛門尉時基
左衛門尉氏綱
三郎景綱
太宰權少貳宗綱
景綱
氏宗

左衛門尉經綱
太宰權少貳宗經
五郎時綱
三郎朝綱
左衛門尉信朝
四郎胤朝。一作胤明。
五郎泰朝
五郎太郎氏朝
五郎太郎長朝
孫三郎朝胤
小二郎朝秀
四郎氏綱
孫三郎氏長
源五氏春
左衛門尉輔朝
太郎俊朝
二郎有朝
右馬允盛則

季盛
正綱。一作正經。
左衛門尉高綱
太郎重綱
光綱。為叔父義清子。
左衛門尉重高
五郎時高
左衛門尉泰高
隱岐守義清
左衛門尉政義
左衛門尉清政
義明。初名義村。稱村郎。
左衛門尉義高。稱村二
村彦二郎高政
信濃守泰清
左衛門尉義重
太郎重泰
二郎

季茂

隱岐守　時清一作晴清

三郎　清房

左衛門尉頼清

豊前守　宗清

左衛門尉清忠

左衛門尉清高

能登守　清嗣

信濃守　秀清

二郎　清貞

三河守　清顯

僧清賀

隱岐守　清綱

直清

左衛門尉氏清

左衛門尉貞清

左衛門尉泰清

左衛門尉清秀

左衛門尉頼泰。稱鹽屋。

使左衛門尉貞清

隱岐守　快貞

高貞

時綱

能綱

通清

氏義

氏綱

重綱

貞泰

二郎　秀時

左衛門尉義泰。稱富田。

泰重一作泰茂。稱井。

師泰

貞泰

泰秀

秀貞

直貞

秀清。稱山佐。

泰秀

胤清

頼秀。稱高泰綱。

小淵。羽田井。

左衛門尉茂清。二作重清。

茂頼。稱原。

荻貞

茂直

茂

左衛門尉宗茂。稱重栖。

義高

信濃守基顯。出嗣後藤氏。

顯清

基貞

顯貞

左衛門尉頼清

左衛門尉泰信

公清

頼定

信清。稱古志。

雅清

左衛門尉宗泰。稱井。

宗義

師宗

義信。稱古志。

宗信

高雅

左衛門尉清村

左衛門尉光綱。實高綱子。住出雲。稱野木二郎。

左衛門尉泰高

太郎　景元

二郎　光高

四郎　景高

僧定海

二郎　清高

三郎高家
四郎高定
五郎行綱
七郎景家
僧正佛
僧西信

僧厳秀。稱吉田。
左衛門尉義基
左衛門尉義久
頼清
左衛門尉義宗
泰秀。稱吉田。
左衛門尉秀信
長秀。稱抒谷。
秀時
宗泰
僧秀祐
僧能惠
秀長

或問野史氏曰。世之修系者。苟有嗣必著之譜。為其奉祀也。今子獨著同姓。而除異姓何也。對曰固也。古者聖人制禮以別禽獸。蓋自姓氏始焉。夫姓者諸族之所同。氏者一房之所獨。姓以別同異。氏以定親疏。後世以氏為姓。而姓氏為一矣。然亦皆足以詳祖孫而辨親疏焉。吾觀於前古。未聞有取異姓為嗣者。其事蓋始於近古。然猶有知其非而改之者。及至後世。人家無子者。不詢氏族。輙螟蛉其種者。蓋十五六。恬不知恠。甚則至有出其子以女婿承其家者。姓既非其所出。氏亦非其所生。親疏混淆。異同紛亂。禮義廢矣。吾觀於鎌倉。以藤承源。以王承藤。雖奉源氏之祀。然各自稱其姓。而不相紊者。亦有可取焉。若夫當時人士。各因鄉貫采地。自建稱號以為氏。雖近僭亂。亦皆所以辨親疏別同異也。及後世斯風亦熄矣。顯門儒士。猶恬然相冒。可勝嘆哉。故吾所以除異姓者。乃所以明古者聖人之遺意也。而子乃恠之乎。

鎌倉史卷十六

鎌倉史卷十七

列傳第一

夫人

北越　小川　弘　著
東京　村田直景　校

源右大將母藤原氏 附常盤延壽

右大將母藤原氏尾張人熱田大宮司季範女也初左馬頭娶修理大夫藤原範兼女生子朝長而出繼娶熱田氏生二子一女長將軍次希義女適中納言藤原能保夫人亦早卒將軍之流伊豆也季範子祐範命家士護送之後月寄一信二十年不衰及將軍爲鎌倉公祐範子有僧任憲者管熱田幣田爲人所訴無券證以自明乃往鎌倉請將軍理之將軍

執奏甚力曰吾誓不偏執而今爲任憲枉之其見厚如此

常盤者逸其姓氏鄕貫初爲九條院婢左馬頭納之生三兒曰今若乙若牛若平治之敗常盤提兒匿於龍門里平清盛索之不獲因捕常盤之母常盤乃自至清盛將有所詰問出見之常盤時年二十三仍有姿色清盛意動密以書挑之不肯清盛曰從吾則三兒得全否則死母泣勸之遂從之清盛欲宥三兒族人皆不可清盛曰業已赦兄賴朝宥長殺幼無謂也命爲僧常盤生一女而寵衰與大藏卿藤原長成爲妻

延壽者美濃人青墓驛長大炊女也左馬頭官東州每往來京師舍大炊與延壽狎生一女平治之敗左馬頭投大炊見子朝長被重創將手刄之延壽諫爭之不聽殺之而奔于内海延壽竊葬其屍于園中將軍之東也亦投大炊託截鬚刀於延壽而去及將軍起東延壽使人送刀建久六年將軍朝京師過青墓延見延壽賜與豐厚以壽終于家

源右大將夫人北條氏 附藤原氏

右大將夫人北條氏諱政子遠江守時政女也早喪母繼母牧氏亦生女子夫人聰慧有色而年二十一猶嘆標梅將軍之流伊豆也時政及伊東祐親監焉將軍初寓祐親家會祐親如京乘間通其女擧一兒祐親自京歸繼母告之祐親大怒沈兒嫁女圖殺將軍女兄祐清告之將軍得脫去倚時政

會時政亦如京欲挑其女懲於祐親氏欲通後母女作書託安達盛長致焉盛長竊慮少女無貌如情好不終秪足階禍便毀其書改寫致於長女先是少女夢躬立峻嶺袖日月手執橘枝黃實離離既覺語之長女長女心動乃紿曰是凶夢也且吾聞之吉夢三年不告人凶夢七日不告人不然殃咎立至少女大懼欲禳之長女曰有轉徙之法賣則得免曰目不可覩手不可捉誰肯買之憂慼見于色長女熟視久之曰吾爲汝買之少女曰妹也不敢自愛寧嫁殃於令姊哉長女笑曰買者無咎賣者免禍所以爲轉徙之法乃出唐鏡一面美衣一襲購之是夕長女夢白鴿啣金函來發之源郎書也

且而書果至矣既而時政自京還與伊豆目代平兼隆俱途
約嫁長女及歸牧氏告之時政大驚業既許兼隆乃陽為不
知而嫁之長女不得已黽勉從之婚夜雨甚走逃山中備告
將軍偕匿走湯山時政素器將軍竊迎之推奉加厚將軍舉
兵命藤原邦通佐伯昌長奉之避軍於走湯山俄而石橋軍
敗乃徙于秋戶將軍入鎌倉迎立為夫人生二世三世大姬
乙姬性妬悍嘗有良橋氏女將軍在伊豆時潛寵之及入鎌
倉避夫人居藤原廣綱家及夫人有身意有人受寵取憐者
偏索之都下牧氏告之夫人忿恚使牧宗親毀其居逐之廣
綱負女而逃匿大多和氏將軍聞之急如大多和氏召宗親

讒之曰汝忠夫人者寧知有吾耶捽其髻截之宗親走告時
政時政寃之不告而歸伊豆夫人聞之益恚逐廣綱于遠江
既而將軍託畋游于伊豆慰起時政時政復起入鎌倉於是
夫人志益行嬖寵有身者皆避逃或配將士後宮不置一妾
云夫人為人果毅臨事能斷軍政機事皆與聞焉二世幼時
嘗畋獲鹿將軍大喜使使報之夫人夫人曰彼將家子應斫
天下獲一禽何足煩專使將軍愧之及右大將薨夫人薙髮
為尼二世年少乃命父時政兄義時及二世舅比企能員等
參決府政二世不復見朝日事娼戲嘗奪安達景盛妾而欲
殺景盛發兵圍其邸羣下無敢諫者如大江廣元等猶引烏

羽帝故事贊之府下騷然夫人急投景盛家使使誚二世曰
先君弃世季女繼殁哀感非一而汝乃弄干戈招喪亂亦何
心也景盛素有契分先君特加優寵苟有叛迹阿母當親鞫
若不審其實遽然行誅悔之何及汝不聽我言我以身當汝
矢二世乃止夫人慮景盛憂迫為變乃徵誓書使佐佐木盛
綱齎送二世以和解之因諭之曰前日之事輕躁尤甚我視
汝近狀倦政忘民遠賢近佞惟聲色是溺先君敦睦親屬波
及姻戚諸源北條常被眷遇及汝世恩禮衰薄人人悵恨願
少留意二世不悛建仁三年二世病夫人議傳位世子一幡
而割關西三十八州授弟千幡時政輔之既而夫人入間二

世病偶聞人私語附障聽之二世與其舅能員議圖北條氏
也大驚求時政時政已退朝乃散寫紙上走婢報之逢於途
時政遂殺能員二世又命和田氏殺時政亦覺於是夫人命
二世削髮幽于伊豆立千幡為主是為三世尚幼時政奉之
其第以牧氏傅之牧氏素與夫人不恊阿波局密語夫人曰
人或有笑謔中挾忮心者焉牧夫人幾不可託保姆之任也
夫人以為然乃迎三世置府中以弟時房掌府中事明年時
政殺二世於修禪寺候其浴飛組約首以殺之報以他病夫
人不之知也三年時政復迎三世於其第圖毒之事泄夫人
遣三浦小山諸將迎三世徙義時第時政遽削髮與牧氏幽

居於北條。夫人乃命義時執府政。三世無子。命養二世子善哉爲子。義時勸夫人廢之爲僧。改名公曉。既而公曉弑三世。夫人怒殺公曉。於是幕府嗣絶矣。先是。夫人詣熊野。過京師。上皇召見。辭曰。東鄙老尼。不閑禮節。乃令前相國頼實妻勞之。夫人與之語曰。源某卽無子。敢請一皇子爲鎌倉主。至是請之。不聽。乃迎攝政氏子。立爲嗣。而夫人入幕府。垂簾聽政。會上皇討鎌倉。大江廣元勸義時逆擊之。時鎌倉新易主。夫人恐群下之不戴。戰陣之不勸。乃大會諸將于簾下。懷幼主臨誓。使安達景盛傳宣曰。明聽吾辭。今大事復起。天下岌岌。先將軍被堅執鋭。闢草萊。以創大業。酬功擧能。富貴惟共。汝

諸將百官。恩高於大山。深於溟渤。孰不欲報之德。今讒諛之徒。詿誤人主。欲傾危關東之業。嗚呼。汝諸將百官。苟不忘先將軍之德。協心戮力。務除讒人。以全舊圖。卽欲應詔者。卽今決之。吾將出軍也。衆僉感激。揮涙請效力。乃發軍於三道。犯京師。先是。夫人夢巨鏡浮于由比浦中。有聲曰。吾太神宮也。天下將大亂。宜急徵兵。泰時瑩吾於太平者矣。泰時義時子也。寤而異之。遣使伊勢奉祀太神宮。至是。以泰時統軍。軍果大利。既而義時卒。乃命泰時執權。泰時後母藤原氏。與其弟光宗。圖殺泰時。立其子政村執權。密與三浦義村通謀。驟相往來。府下物議騷然。夫人夜從一婢。造義村。義村惶恐出迎。

夫人曰。近日物議騷然。聞政村光宗日聚首於卿家。所謀何事。得非圖執權。義村辭不知。夫人作色曰。何得曰不知也。卿挾政村以圖叛乎。抑計和平也。義村懾服。旦日義村詣泰時。謝曰。僕蒙故大夫眷遇。公與四郎。於僕何擇焉。所願安平已。日者光宗欲云云。僕盡心諷止。今既服從。泰時曰。吾與政村本無釁隙。安用是言也。由是事得寢。夫人嘗過京師。詔叙從三位。尋進從二位。聽政之日。嘗請菅原爲長。以國字譯貞觀政要。以爲法則。自承久元年攝政七年。嘉祿元年七月薨。年六十九。世稱尼將軍云。

野史氏曰。源平仇也。北條平氏。而右大將能結仇爲親。以興

廢絶之業者。實因夫人。夫人夭夭一嬌女。昏夜遁家。以遂其情。遂補佐四世將軍。爵至二位。蓋亦古之哲婦歟。然使右大將不好色。夫人雖智。豈能有所爲哉。何鑽穴隙之爲得謀也。不正之於厥初。故終之以絶嗣。嗚呼。漢呂唐武。世之所寒心。內助之姦。空使英雄呑恨。雖然當夫金函贈情。寶鏡買夢之日。其所期豈及此哉。故周詩云。無拳無勇。職爲亂階。閨門之間。興亡之機存焉。可不謹乎哉。

藤原氏。號大進局。常陸介時長女也。給事府中。爲右大將所嬖。有身。出就大江氏邸。生子貞曉。夫人北條氏聞之恚甚。將軍懼。乃遣居京師。賜食於伊勢。藤原氏兄弟四人。曰爲宗。爲

重資綱爲家陸奧之役從軍別攻石那坂兄弟先登肉薄擊之斫佐藤莊司以下十八人由是著名

源二世將軍夫人 源氏 比企氏

源二世將軍夫人源氏諱菊木曾義仲妹也義仲伏誅夫人北條氏憐之賜邑美濃居之文治元年入京師北人有倚之以占食邑者及吏覆按之皆無正據因號狂女下教就狂女占食者褫之然猶憐其孤獨竊取居宮中遂爲二世所嬖生一女比企氏相摸人左衛門尉能員女也號若狹局生世子一幡又有賀茂氏加藤氏並生一子又有一品房昌寬女以姿色進生一子及二世被幽幷諸姬人徙于伊豆

源三世將軍夫人藤原氏

三世將軍夫人藤原氏大納言信清女也元久元年十二月至自京師立爲夫人無子承久元年三世遇害夫人即日薙髮爲尼承久之役請公卿首謀者當斬夫人兄大納言忠信與焉特宥死流越後夫人文永中薨年八十二

藤原將軍夫人源氏

藤原前主夫人源氏二世將軍女也寬喜二年婚時將軍年十三夫人年廿八稱竹御所文曆元年産難薨年三十二

藤原後主以下夫人史逸其行事不可考

鎌倉史卷十七

鎌倉史卷十八

列傳第二

宗室子女

右大將兄弟九人。庶長曰義平。次曰朝長。次將軍。次義門。次希義。次範頼。次僧全成。次僧義圓。次義經。二女。一名闕。嫁中納言藤原能保。次曰夜叉。義平朝長義門皆先歿。範頼義經別有傳。

希義

希義。初居駿河香貫。平治之敗。被虜流土佐。幼未有名。平氏名之也。長居氣良城。稱氣良冠者。及關東義旅起。平氏命州

人蓮池家綱。平田俊遠殺之。希義欲倚夜須行家。行至年越山。爲追騎獲死。

全成

全成。小字今若。爲僧居醍醐。性慓悍。人呼曰惡禪師。及關東義旅起。晝夜馳赴之。會石橋軍敗。夜入菅根山索將軍。與佐佐木定綱等相得。倶投澁谷重國。將軍徇二總。全成追謁於下總。將軍入鎌倉。命北條時政。納女爲妻。賜武藏長尾寺居之。後徙居遠江阿野。叙法橋。建仁中。有人告其謀叛。命武田氏收之。放于常陸。尋命八田知家殺之。子僧頼全亦見殺。次子時元。稱阿野冠者。爲北條氏出。亡命自晦。及源氏嗣絶。時元鳩兵於駿河。宣言奉密旨管領關東。太夫人北條氏遣兵。擊殺之。

義圓　附夜叉

義圓。小字乙若。祝髮爲圓慧法親王坊官。初名圓成。稱卿公。義旗建。義圓歸之。養和元年。將兵一千騎。援叔父行家。拒平重衡軍墨股川。約詰旦同渡。義圓爭先。夜挺身渡河。爲平氏邏騎所圍。戰死。年二十七。子義成。官至下總守。義成母尾張愛智郡司女也。後傳食外家邑。稱愛智氏。

夜叉。母延壽。美濃人。夜叉養於其家。有至性。初將軍之東也。至美濃。爲平宗清所虜。還過延壽門。宗清聞延壽埋朝長屍

于園中。就發之。斬其首以去。夜叉聞之泣曰。我與他日受辱。寧今從阿兄死。將走出。衆止之。後赴水死。時年十二。

右大將三子二女。夫人北條氏生二世三世大姫乙姫。宮人藤原氏生貞曉。

貞曉

貞曉。母爲北條夫人所妬。出居大江景遠邸。以文治二年二月生貞曉。將軍命大江景國護視之。夫人聞之。不勝忿恚。將捕囚景國殺之。景國懷貞曉而逃。將軍懼其終見害。命與其母居京師。賜食邑于伊勢和泉備中。擇傅再三。皆懼夫人氏。固辭不受。終命景國從之。入仁和寺。爲僧隆曉弟子。後入高

野。爲僧。叙法印。寛喜三年二月。歿。

大姫

大姫。生於北條。性貞靜。壽永二年。將軍與源義仲和。義仲納子義高爲質。乃以大姫配之。閨門頗雍睦。及義仲伏誅。將軍欲誅義高。大姫微聞之。以告義高。與之謀着女衣。曉從宮女出郭。留其侍從士海野幸氏。博於帳下。如平日游戲。日中事覺。將軍命堀親家。遣兵追斬之。大姫悲慟不食。繇是病作。夫人歸罪於追者。斬之。大姫益不樂。夫人矜之。命時出游。歌舞戲玩。日陳於前。冀其樂以移意。義經西奔。其妾靜被執入鎌倉。亦命侍大姫。靜本京師之娼。以歌舞名。夫人北條氏欲觀

其舞。靜固辭曰。妾今惟懷別愁。不堪歌舞。將軍聞之。携夫人及大姫等。詣鶴岡八幡祠。令工藤祐經撾鼓。畠山重忠擊銅拍子。强促之。靜不得已。起舞歌曰。豫辭怒椰摩。彌禰迺志邏由耆。輔寐和祁底。異離珥志眦鄧能。阿等層許臂之紀。又歌曰。志豆椰志豆志豆。志豆能烏多末幾。區理加倍之。牟加志嶋伊麼珥。那殊與之母餓娜。聲容雙絕。擧坐稱善。將軍憮然曰。義經叛人也。靜歌於八幡祠廷。宜祝關東。而詠叛者何乎。夫人北條氏謝曰。昔妾違父命。以歸幕下。風雨逃家。深夜入山石橋之役。亦獨在山中。不知君子之存亡。以妾當時之心。料靜今日之懷。苟忘豫州他年之恩。而不懸戀之。豈婦人之道哉。情動于中。詞形于外。亦何深咎。願枉賞之。將軍乃纒頭之。有將士就靜旅寓飲者。醉引靜袂。靜泣曰。使豫州公在。君輩欲識吾面。不可得。何敢無禮。其人大恥。靜有遺腹。及生命殺之。大姫與靜言則喜。既而相泣。靜被放還。大姫厚贈之。悵悵如不忍別者。藤原高能有姿儀。夫人諷配之。大姫謂人曰。若逼則惟有深淵耳。夫人懼而止。蓋建久末年卒。

乙姫

乙姫。諱三幡。幼命爲女御。未及入内。卒年十四。

二世將軍五子一女。世子一幡。比企氏出也。次善哉。賀茂氏出也。次千壽。加藤氏出也。次僧昌寛女所生。未名。北條義時

取諸繈緥殺之。一女源氏出也。配藤原前主。見于夫人傳。

一幡

一幡甫六歲。建仁三年。詣鶴岡八幡祠。神憑巫曰。今年鎌倉將有事。世子不得承統。岸上之樹。根本已枯。人不之知。猶攀其枝。聞者危懼。既而軍果起。比企宗員擁一幡。據小御所。北條時政遣兵攻之。宗員火第自殺。一幡燔死。僧源性收其骨。埋諸高野。

善哉

善哉。二世被廢時。甫三歲。夫人北條氏頗憫恤之。以三世無子。命養爲子。既復廢爲僧。入園城寺受業。更名公曉。後爲鶴

岡八幡祠別當。公曉居常憤父廢黜遇弑。欲殺三世及北條義時。慰冤魂。既爲別當。猶不落髮。稱有宿願。刻一千日祈神壇。夜則被婦人服覘幕府往來。捷疾如飛。莫能蹤跡之。逢者傳爲鬼物。承久元年。三世拜賀八幡祠。豫命儀衛。義時爲齎劍。舊例衛士皆至門而止。獨齎劍從之。公曉聞之大悅。及期伏階下覘之。奮刀犯三世。並斫齎劍者。先是義時至門稱病。授劍源仲章而去。公曉不知也。時昏暮衛士阻隔。無知賊所在。公曉至上宮前大呼報父讎。衆始知其所爲。追之不及。公曉提二首直詣北谷備中阿闍梨家。悅甚。羞食之間猶手不釋首。初公曉之生。三浦義村妻爲乳母。已爲僧。義村子駒若

爲弟子。於是公曉欲倚三浦氏爲鎌倉主。遣人謂義村曰。幕府曠位。吾當其次。卿宜速爲計畫。義村且驚且泣。陽諾約以兵迎。乃告義時。義時宜夫人命殺之。遣長尾定景與壯士五人迎之。公曉遲三浦氏兵久不至。乃獨至鶴岡後嶺。定景迎格刺之。送首義時。時年十九。

千壽

千壽。幼養於人。有信濃人泉親衡者。亦源氏族也。有勇力。與朝比奈義秀齊名。建保元年。親衡圖奉千壽伐北條氏。使僧安念說鎌倉諸將。諸將應者百餘名。安念抵千葉氏。爲所捕。北條義時遣兵圍親衡宅。親衡殺吏卒而逃。收餘黨流之。千壽奔于京師爲僧。更名榮實。明年復爲和田氏遺臣所擁。發覺。爲大江氏兵所圍自殺。時年十四。

野史氏曰。吾讀宗室傳。至夜叉大姬。託深淵守貞操。何其志之哀也。古人曰。衰門之女。興門之男。信矣。夜叉可謂衰門之女矣。而大姬則爲衰門之婦。獨至諸公子。不見興門之男。何也。或曰。公曉之讎義時是也。其並讎三世何也。曰。蓋義時暗敎之。自分其咎耳。野史氏曰。公曉之讎二人者。特假復讎之名。而實求其大所欲。此其事之所以不成也。苟使公曉安人子之分。去大欲之心。誓身於不共戴之天。而復讎於賊主之臣。其事必成。人子之能事畢矣。因其成而死命也。因其成而

當其次。亦命也。假令公曉知道。雖身死猶能懸名日月。流芳千歲。其爲興門之男也不疑。惜矣哉。

鎌倉史卷十八

鎌倉史卷十九

列傳第三

源頼政 子頼兼 廣綱 有綱

源頼政。攝津河邊人。父仲政。官至兵庫頭。頼政爲人穎敏。有識量。趣解。雄遠多策略。白河法皇擢爲判官代。久壽中。歷官至兵庫頭。保元之役。後白河天皇。以鳥羽帝遺勅。召將帥十人。頼政與焉。與源左馬頭平清盛。衞高松殿。二條天皇卽位。以事功許院昇殿。平治之亂。左馬頭勸藤原信頼。招頼政。頼政許之。既又慮其無成。及軍起。獨屯兵于六條磧。未有所屬。源義平引兵突之。乃歸六波羅。左馬頭敗走。死于尾張。自是。

平氏專權。源氏死流殆盡。頼政僅得自全焉。嘉應承安之間。任右京大夫。叙正四位下。治承元年。叡山僧徒擁神輿犯闕。詔武臣護宮城。當時。山徒橫肆尤甚。而天子待之益謹。雖奉詔拒之。動輙得罪。於是。頼政守達智門。僧兵來攻。頼政下馬。免冑伏地。使渡邊唱謂之曰。頼政崇敬山神久矣。今不幸奉勅守此。弗忍關弓犯神輿。且昔者源平比肩衞朝廷。保元以降。平隆源替。頼政老憊承餘緒。弱卒繳甲不足以邀大衆。左大將平重盛。以大兵守陽明門。以衆徒驍健。避彼攻此。不可謂勇。願公等思之。卽不見許。頼政與卒駢死輿前而已。僧兵乃向陽明門。敗還。世稱頼政以智辯免。二年。平清盛表授從

三位。三年。告老削髮。改名眞蓮。稱三位入道。子仲綱。正五位下伊豆守。仲綱有名馬。號星騮。清盛子右大將宗盛請假之。仲綱惜之。佯應曰。偶傷蹄。使歸養田里。宗盛客有知之告宗盛者。宗盛怒。請假日數四。頼政諭仲綱遣之。宗盛果不還。烙記馬題曰仲綱。大會賓客。出馬觀之。曰騎仲綱。曰鞭仲綱。仲綱聞之忿曰。男兒一生不受人辱。願俾宗盛而死。頼政曰。第忍之。頼政傷宗族之衰。欲以時圖恢復。故強止之。既而清盛幽法皇。褫廷臣三十餘人官。頼政奮曰。大丈夫起身報國。在斯時也。乃欲擧兵。以仁王者。法皇子也。居三條高倉。以母賤。年三十未冊親王。頼政欲勸王爲義主。恐仁弱不聽大事也。

少納言藤原惟長有名相人。頼政賂之相王。惟長見王再拜曰。至貴之相也。幸請自愛。於是。王意自負。四年四月。頼政夜拉仲綱等。詣高倉宮。從容說曰。大王者。於上皇爲兄。於今上爲伯父。寔當登靑闈踐紫極。而今英齡及壯。未得爲親王。臣竊爲大王羞之。若夫愼謹自守。得時而不振。碌碌屈人下。迄死無所得也。王亦見平清盛所爲乎。積威弄權。廢立生殺一從其意。當今之時。大王亦恐不能保終。臣伏觀天下治亂興廢之機。亦明矣。日中則移。月盈則虧。物盛則衰。天之數也。故量時立制。文之道也。乘間討敵。兵之機也。兵法有五戰。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謂之應兵。爭怨小故。不忍憤怒。謂之忿兵。

利人土地貨寶。謂之貪兵。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謂之驕兵。此皆背義違禮。其敗必矣。若夫誅暴救亂。謂之義兵。協道循德。百戰百勝。上應天意。下得地利。擧義兵。誅逆臣。禹在今日矣。且昔者源平比肩奉朝。自平氏之專權也。諸國源氏。列於編戸。皆見奴僕使。咀痛茹哀。嬰憤忍酷。日夜望恢復。大王誠能仗義鳴罪。此輩皆可傳檄而致也。王何不速擧大事。上拔法皇於幽阨。下拯萬姓於水火。乃孝貫天地。仁溢四海。神祇降福。奇瑞疊至。時哉時。天授人與。眞不可失也。臣年餘七十。雖老不能有爲。而宗屬頗廣。願奉明旨。致孤忠。大王熟思之。因屈指數其族。得四十餘人。王聞之。始蹙然如懼。中嘿然

如疑。終慨然聽之。會源行家自熊野來。賴政薦之王。擧爲藏人。密齎王令旨。以諭諸源。令仲綱作檄曰。伊豆流人源賴朝最貴。而窮困最甚。必速應我。乃別賜一通。既而行家結新宮僧徒。事泄。清盛欲收王流之。遣兵圍王宮。而不知賴政爲主謀也。賴政從子兼綱爲賴政所子養。爲撿非違使。在遣中。急告之賴政。賴政即馳使王宮。告曰。王急逃之園城寺。臣將追赴焉。適夕。王女裝走園城寺。且日賴政焚其第。率仲綱兼綱等五十餘騎。追赴王所。其臣渡邊競家平氏第後。衆欲告而與俱。賴政曰。毋以爲也。彼不呼而來者已。而宗盛聞賴政奔。使人闕競。在焉。乃召見問之曰。聞三位奔。汝何以不從。競佯

答曰。臣近與三位有隙。故不相聞知。宗盛誘以厚祿。競從之。宗盛喜甚曰。三位欲擧大事。而先折其一臂。貽我。豈能成事哉。競請曰。新圖報效。特患無馬。願賜一匹。宗盛與以所愛駿馬。號南鐐。競歸舍。結束騎焉。過平氏門。呼曰。渡邊競源家舊臣。豈改節仕仇者哉。今將赴援三位。何不要擊。平氏莫敢出者。遂至園城寺。見仲綱曰。爲公報星騮。仲綱大喜。乃截南鐐鬣尾。烙其題曰宗盛。夜使人驅入之平氏第。馬入廐。與他馬相踶嚙。一第驚騷。宗盛慚恚。無如之何。賴政招叡山及南都僧援王。因建策曰。以寡擊衆。無如夜戰。寺中羸弱一二千。照炬陣于如意峰。爲疑兵。輕卒二三百。自法住寺入祇園。放火

誘敵。且戰且卻。拒巖阪。櫻本間。遣精騎四五百。遶襲六波羅。必得志矣。於是大會僧兵於金堂前。一如坊眞海者。陰附平氏。意欲沮之。强辯痛駁。以移刻。至山腹則鷄鳴報曉矣。前計不成。引軍而退。僉怒曰。折謀者眞海也。遂襲一如坊。眞海奔于六波羅。平氏亦以詔諭叡山。因遺近江米一萬石。美濃絹三千匹。啗僧徒。於是山徒反欲攻園城寺。賴政奉王乘夜趨南都。王不習騎。墜者六。因憩于平等院。撤宇治橋板。以拒追騎。清盛使子左衛門督知盛。藏人頭重衡。督兵二萬騎追之。會曉霧。追兵墜橋死者二百餘人。僧兵力拒。敵不能渡。乃督騎兵亂河。我軍不利。賴政中流矢。兼綱亦戰歿。賴政乃與王

訣曰。事既如此。大王宜速赴南都。籍僧徒力以濟事。臣留拒敵。王嗚咽而去。頼政田礐連射。敵不敢迫。乃入院釋鎧而坐。顧左右曰。身仕六朝。齡垂八旬。官爵已踰祖先。武略無恥倫輩。今為天下首唱義。雖隕命於一時。垂名於萬世。可以死也。作歌曰。宇莽例紀能。波那佐區據鄧暮。那介離志餌。未適那賽播氐層。阿波禮奈利計利。乃伏刃死。年七十七。仲綱及競等皆死。王亦途為追兵獲殂。頼政該通諸藝。尤精射術。又善和歌。妙占對。鳥羽天皇時。奉勅射怪禽寢殿上。獲之。帝嘉賞之。聞頼政嘗見宮人菖蒲慕之。乃取宮女艶容相似者二人。與菖蒲駢坐。令頼政認取之。頼政作歌謂意。帝欣然授菖蒲賜之。頼政久在禁衛。而不得昇殿。嘗作歌寓懷。示之宮人。帝覽憐之。許昇殿。女讚岐亦善和歌。所作瀛石歌。世傳稱絶唱云。初王所遣使者源行家。結關東諸源。皆應之。頼政死後。五月。將軍起兵於伊豆。由有王特旨也。覇府立。頼政子頼兼。廣綱。仲綱子有綱等。皆歸之。

頼兼官藏人。平氏西奔。擢大内守護。文治元年。有賊盜晝御坐劔。頼兼家士久實獲之。天子褒之。進從五位上。久實拜兵衛尉。幕府賜久實劔賞之。又以北道宿衛士隷頼兼。卒。子頼茂襲大内守護。拜近江守。為幕府家司。建保之亂。率兵拒名越。尋入京師。會清水寺與清閑寺爭地相攻。南都援清水寺。

叡山援清閑寺。而據長樂寺。天子遣廳官兩諭之。罷軍。山徒不奉詔。凌辱官吏。天子震怒。命宿衛將士圍長樂寺。事起倉卒。諸將多不具甲。獨頼茂備辨之。先伏兵于嶺東走路。又謀賊必據嶮。置疑兵於其上。及戰。僧徒果走陷伏。斬獲頗多。天子嘉賞之。授右馬權頭。承久元年。三世遭害。京師多虞。頼茂以大内守護如京師。陰懷異圖。欲為鎌倉主。上皇怒召之。居昭陽舍。不敢出。遣兵圍之。頼茂入仁壽殿。放火自殺。

廣綱為兄仲綱所子養。覇府立。首錄父兄功。授駿河守。與源範頼同時拜。時人榮之。廣綱韻雅有父風。然自以源氏嫡流而首唱義。事雖不成。頗以門地自負。將軍不悦。既拜國司。而不與國務。右大將之拜賀。撰功臣充儀衛。廣綱不與焉。由是。憾憤為僧。隱上醍醐。將軍亦不深索。後遣一僧。自言其所在。將軍與書徵之。終不出。子孫居丹波。稱太田氏。

有綱稱伊豆冠者。拜右衛門尉。壽永元年。土佐人蓮池家綱。平田俊遠。殺將軍弟希義。將軍命有綱伐家綱俊遠報之。有綱為源義經女婿。義經畔鎌倉。從奔于西海。遇颶。與義經相失。還匿于宇多。為北條時定所圍。自殺。有綱臣有右兵衛尉平康盛者。建久中。入鎌倉覘時定。欲報主讎。不克。死之。

野史氏曰。源頼政可謂大略之士哉。厥初創難。實發于仲綱私憤。然唱之以義。能至使天下之人雲合霧集。熛至風發。皆

以討逆爲名。蓋有見於天下之大機也。源平興廢以此爲首。故予取而表之。

鎌倉史卷十九

立志塾藏版

鎌倉史卷二十

列傳第四

源義仲

源義仲。小字駒王。右大將從弟也。父義賢爲春宮帶刀長。嘗襲從子義平於鎌倉。義平逆戰于大藏。殺之。義仲時甫二歲。義平命畠山重能殺之。重能匿之。託齋藤實盛。實盛更託中原兼遠于木曾。兼遠築館於抱原居之。稱木曾冠者。幼與群兒嬉戲。便爲騎射狀。稍長壯偉。多力善射。常憤宗族殘滅。慨然有興復之志。密以其意語兼遠。兼遠欣然拜之。曰此臣日夜苦辛。所以奉養君者而已。於是潛奉入京師。襲高祖八幡

公故事。加冠於石清水。相共覬平氏。已歸結土豪。治甲仗。以觀時變。及源行家傳以仁王令旨。義仲大喜應之。有南都僧覺明者。初爲博士。年老頗好奇計。每往來武藏。輒過兼遠。義仲見之。共談兵法。大悅之。遂留與謀。至是集兵。立得千餘人。平氏聞之。召兼遠。兼遠教義仲出依根井幸親。招甲斐下野諸源。而躬入京師。平宗盛詰之。兼遠請還斬義仲以報。宗盛疑而不遣。兼遠曰臣老矣。生死無能爲也。然使臣與冠者俱反。何來入虎口哉。因上誓書。得解歸。歸則益收部伍。既而病死。有二息曰兼光。稱樋口次郎。曰兼平。稱今井四郎。皆壯勇有智略。義仲聞石橋軍起。欲赴援。會州人笠原賴直爲平氏

來攻。義仲遣村山義直僧範覺逆之市原。義直軍不利。義仲親將擊之。賴直不戰而潰走。義仲據木曾峽。信濃諸城皆應之。遂東定上野。越後人城資長將兵萬餘來攻。義仲設三伏擊敗之。得首九千級。平宗盛表資長拜越後守。養和元年二月資長復將兵入信濃。途病死。六月資長弟長茂以四萬騎來攻。軍至橫田河原。義仲有兵三千。從源光基策。分爲七隊。張赤旗迎之。敵以爲平氏黨也。及漸近。仆赤旗樹白旗。急迫之。敵軍驚潰。長茂被創走。義仲追至越後國府。長茂奔于會津。州兵皆降。九月平通盛平經正等北伐入越前。義仲引兵逆戰于水津。破之。通盛退據敦賀城。平行盛平忠度引兵與

通盛合。冬通盛行盛還京師。經正留守若狹。義仲定越前越中加賀。初以仁王之被害也。王子奔于北陸。未有所託。覺明謂義仲曰。君起兵北道之士莫不響應焉者。非以高倉宮與三位入道之故乎。今王子困窮在此。君不迎而奉之。必入鎌倉。先得者有福也。義仲曰善矣。乃迎王子。所謂北陸宮也。又求賴政孫於天台山中。置之軍中。於是北道豪傑益就義仲。叔父義廣行家等亦叛鎌倉歸義仲。義仲納之。武田信光欲以其女妻義仲子。義仲曰。爲妾耳。何謂妻也。信光怒。搆於鎌倉曰。義仲數捷於北國。平宗盛嘗養其兄女。欲以妻義仲與之連和。共東。將軍怒。壽永二年三月。親將十萬騎入信濃。義

仲聚將士議。兼光兼平欲壁于富部拒之。義仲曰。世皆言源氏相肉。今交兵是踐世嘲也。且我起兵者欲西也。不忍同宗爲仇。乃引兵避之越後。將軍亦引兵還。使使言義仲曰。義廣行家圖我。子乃庇之。舍西向東何也。子茍無他心。速逐義廣行家。否則得養貴息爲子。二者不聽。將率八州之卒。與子相見於越之野。義仲曰。二叔窮窘投我。不忍殺之。小室忠兼勸納任子。兼平曰。大藏之事。不記之乎。君今與爲和。鎌倉公豈終釋然哉。不若蚤絶之。義仲從忠兼言。遣子義高爲質。將軍以其長女。配義高。於是東北和成。四月。平維盛平通盛平忠度等大擧入越前。義仲遣仁科幸弘等。拒之于燧城。引日野

河爲濠。西兵不能進。城兵有僧齊明者。通款平氏。決水啓之。城輙陷。五月。西兵進入加賀。拔林富樫二城。義仲在越後國府。遣兼平。先奪寒原之嶮。自將五萬騎繼之。先是齊明說平氏。扼寒原。維盛遣騎將平盛俊赴之。至般若野。兼平已踰寒原。進與盛俊戰。破之。時維盛兵七萬。軍礪並山。忠度兵三萬。軍志雄山。義仲閱兵于不動寺。遣行家向志雄山。而自向礪並山。山南有大壑。深數千仞。曰栗殼。義仲與諸將謀曰。彼衆我寡。彼舍山東下。就平地戰。非我利也。我先張兵東藪。敵必下巓而陣。我分兵遶出山西。擠敵于南壑。可一擧而殲也。諸將皆曰。善。於是分兵爲七隊。乃以兵三千鼓螺千許。屬兼光。

度中山出于山西。兼平行親等。五隊兵各二千。從南北黑坂而進。義仲自將三萬人。進至東藪。益旗幟蔽林。平氏望之。果下巓陣于山腹。兩軍射戰終日。而兼光等已在敵背。義仲聚耕牛四五百許。縛炬於角。日暮驅而縱之。軍士從其後。兼光等麾兵而上。鼓螺聲震天地。夾擊西軍。西軍大駭。潰走陷南壑。死者幾二萬人。壑爲塡塞。斬平知度平爲盛等。維盛僅以身脫。收散兵保佐良岳。六月。義仲進陣于小楯林。相持未戰。西兵獲我諜者。問曰。北軍何謀。諜者紿曰。謀夜襲。西兵宵遁。爭渡安宅津。溺者千餘。既渡截橋而陣。義仲至渡頭。濁流方漲。放馬試之。水及馬腹。全軍從之。終大破之。追走至越前。獲

齊明。及大場景尚齋藤實盛等。是役也。實盛錦袍涅髮出戰。手塚光盛問其名。不應。曰。第斬我首。獻木曾公。公知我也。光盛以首示義仲。義仲問其狀。知其爲實盛。命洗其首。髮皎然。乃泣曰。吾幼倚此老得以育。使其來歸。吾將有報之。而重恩致死。可不謂義乎。收屍厚葬之。更進大戰。又破之。斬平盛綱藤原景高等。西軍走歸京師。覺明善延暦寺僧幸明。義仲遣之說山徒。山徒應之。於是進至近江。七月。濟湖軍于叡山。加賀人太田兼定敗平知盛軍於粟津。平宗盛大懼。擁乘輿擧族西奔。法皇避平氏。潛幸叡山。義仲與行家帥北兵六萬。分路入京師。迎法皇。聽命。法皇論功。敘從五位下。任左馬頭。兼

越後守削平族三百餘人爵祿。賜沒官地一百四十所。遷伊豫守許院昇殿。群下稱曰旭將軍。表其奇功神速也。八月。法皇以乘輿西奔京師無主。議立天子。時高倉帝猶有二皇子。叔曰守貞季曰尊成。法皇欲擇而立之。宣問義仲。義仲曰。天位至重非微臣所得言。然辱受咨問。敢不竭其愚。故高倉宮憤平氏專横。欲拔陛下於幽阨。時命未會殞身鋒鏑。世共悲之。臣得樹微功於今日。亦奉遺令也。今議建主。而不及其胤臣恐天下解體。於是卜北陸宮凶。乃卜二皇子。守貞吉。法皇納寵姬言。欲立尊成。再卜而立之。義仲慍曰。以義則宜立北陸宮。以卜則宜立叔。君違以私所愛。天下誰不爲北陸宮痛恨

哉。自是與法皇不協。義仲幼長僻陬。未習衣冠。擧止多爲都人士所嗤笑。法皇亦頗厭義仲。欲召鎌倉公。義仲爭不可。法皇又寵行家。命西討。義仲又不可。乃更命義仲。義仲至播磨。遣足利義清。率兵七千。攻水島。義清軍敗死之。義仲欲取備中。使倉光成澄辨葛成澄爲妹尾兼康所誘殺。義仲遣兼平。擊兼康。俄而聞東兵且入京。乃引還。有詔止之。不聽。是時。將軍使弟範賴義經。監關東貢賦西上。義仲謂上意難測。與行家議。奉法皇於軍。行家不從。而密奏之法皇。法皇使僧靜憲詰義仲。義仲方憤懣。對曰。孰造此言者。臣徒慨官家之貳於鎌倉也。故欲與決雌雄耳。願得一行宣旨。以討鎌倉。遂詰法

皇宮。上誓書。且請得讒者。法皇慰解之。行家聞之出奔。法皇遣人諭範賴等無西。範賴等留伊勢。又趣義仲出軍。曰汝不西。人或謂汝謀不良也。義仲知法皇欲遣己西討。乘間引東兵。乃對以備東兵。時北兵四出鹵掠。京都患之。十一月。法皇遣其幸臣平知康詰之。知康善擊鼓。稱鼓判官。義仲戲曰。鼓判官欲爲人所擊乎。知康忿然去。而搆之於法皇。法皇震怒。驟徵諸寺僧徒於法住寺。得二萬人。以知康帥之。義仲會將士謂曰。天下同心。苦平氏逆久。我一擧掃之。是我有功無罪。何遽至此。我以五萬士馬衞京師。而無所仰給。不剥富豪何以生存。然未嘗有犯皇人也。彼鼓讒我以至此。我將擊鼓破

之。兼光兼平諫曰。知康雖可憎。而天子不可敵。不如詣闕降。義仲大言曰。吾自起兵。數十戰。未知有所謂降者。卽降。吾反爲鼓所擊殺耳。因令將士曰。吾今日決死。汝輩勉之。勿爲鎌倉人笑。遂分軍爲七隊。圍法住寺。知康上墻踊躍詈義仲。義仲咄嗟趨之。兼平發火箭。燒寺屋。法皇天皇出走。索知康。不獲。遂奉法皇于攝政第。天皇于閑院。停公卿以下至知康四十九人官爵。自爲院厩別當。先是。義仲娶藤原基房女。於是。以女兄師家爲內大臣。俄而罷攝政基通。以師家攝政。因請奉宣旨討鎌倉。又請勅陸奧守藤原秀衡討鎌倉。法皇皆聽之。基房徐諭義仲。乃徙法皇于西洞院。辭其官爵。法皇亦進

義仲位一級。總領平氏故地。而人苦誅求。相與據鈴鹿關。應
鎌倉。以拒義仲。義仲懼。遺書平宗盛請和。宗盛得書欲和。弟
知盛曰。不可。是兩虎相爭之時。不如從傷者而刺之。宗盛從
之。元曆元年。正月。法皇拜義仲征夷大將軍。叙從四位下。義
仲方東懼鎌倉。而平氏又連侵山陽。行家亦據河內。畔義仲。
義仲遣兼光。將兵擊行家。宗盛乘間進據福原。以詗京師。義
仲欲擊之。兵散不集。會範賴義經來攻。乃使今井兼平。山本
義弘將五百騎拒勢多。根井行親。楯親忠將三百騎拒宇治。
既而聞宇治軍不利。義仲欲擁法皇而北。簡壯士二十騎。抵
法皇宮。請幸醍醐寺。弗聽。乃拔刀瞋目。立于階下。具輿促幸。

宮中股栗。會有來告東軍已至木幡矣。義仲馳出。過五條第。
訣妻藤原氏。久而不出。有二士諫之。自殺帳前。義仲乃出。遇
幸親親忠。合其兵。兵僅三百騎。望見東軍。旗幟彌天。曰。吾死
矣。諭將士散去。衆請生死相從。義仲乃進冒東軍。縱橫衝突。
幸親親忠死之。義仲被創走。欲奪法皇。至宮。門已閉。走至三
條磧。東軍爭要擊之。遇大胡家包來救。奮闘潰圍走。殘兵僅
七騎。畠山重忠追之。妾巴反戰之。初義仲有二妾。曰巴。曰葵。
皆兼平妹也。有膂力。葵死於礪波山之役。重忠欲生獲巴。薄
之。攫甲袖。巴策馬。馬躍袖斷。義仲反救。重忠舍之而去。義仲
至粟津。範賴破勢多而入。遠江人內田家吉在先鋒。亦與巴

搏。巴斬其首。以視義仲。義仲曰。吾聞家吉驍勇有姿容。今乃
授首於婦女子。不知吾亦終死何人手也。因諭巴遁去。曰。臨
死携妾。人謂我何。巴涕泣辭訣。單騎潰圍而去。奔於越後。削
髪爲尼。居友松。死年九十一。義仲已與巴別。遇兼平於塗。兼
平曰。義弘戰死。臣未審公如何。是以脫歸耳。義仲曰。吾宜死
於京。欲一見卿。故忍而至此。身創力竭。可以自殺矣。兼平曰。
公努力。方今平氏在西。鎌倉公在東。公宜走保北國。以圖三
分。臣請留防敵。因樹旗集潰兵。兵集者數百騎。進馳東軍。貫
一條忠賴等陣而出。乃有二十餘騎。範賴以數千騎圍之。義
仲健闘。盡亡其騎。獨有兼平。兼平指一松林。謂義仲曰。臣猶

留戰。君就林中。徐自爲計。義仲欲與共死。兼平諫之脫。時已
薄暮。義仲徑田赴林。馬陷于淖。鞭不可起。蹴不能出。仍顧望
兼平。東兵石田爲久射之。箭中額。痛懷伏鬣。遂爲所獲。年三
十一。兼平箙餘八矢。射斃八騎。聞敵中傳呼義仲死。曰。吾事
終矣。啣刀墮馬。自貫而死。初義仲遣兼光伐行家。既破之。追
至紀伊。聞難還。兵皆道亡。比及鳥羽。有三十騎。東兵要擊之。
兒玉族黨與兼光有舊。諭降以歸。請宥死。朝議不聽。義經載
義仲以下首。徇京師。帛書其髻。曰賊義仲。縛兼光從其後。終
斬之。義仲子義高。稱清水冠者。質于鎌倉。至是亦見殺。覺明
竄匿。後居筥根。將軍聞之曰。此鄰佐木曾爲惡者也。命山僧。

終身禁錮。

野史氏曰。源義仲決策。起於北陸。便奉王子。從衆望。及右大將聽讒來伐。送愛子為質。曰。起兵者。本欲西討。不忍同宗相仇。是其智量。大有過人者焉。既而士馬雲聚。揚鞭西向。勇氣動天。呼聲震地。破陣拔城。若風振槁。未百日。終入帝京。逐平氏於西海。於是顧眄生風。叱咤激電。自謂天下不足定也。何圖失言於倭鼓。至欲結好於仇。以亡其宗。蓋北兵斬將搴旗。固不乏其人。至運籌帷幕。決勝千里。惟覺明一人。是以銳進取而暗持久。疾趨躓顛。固其所也。假令義仲提五萬衆。直蹈京師。以追平氏於西海。雖未能必殄滅。猶能定山陽。以通北陸。然後廣地課農。為久遠之計。以尊奉天子。天下可定。功名可全也。即不能然。讓功推能。不敢自留京師。退歸木曾。經略地方。撫字管內。猶不失為藤原秀衡。何遽至軍覆中原。身膏草野。功敗名喪。誅及子孫哉。況當時強宗覬覦。後深仇接前。未可以少安。而義仲負一旦之勝。陵蔑至尊。窘辱公卿。欲以暴逆成其志。如何其可乎。覺明誠善謀矣。惟恨其不出于此。語曰。為山九仞。功缺一簣。吾為北軍惜之。

鎌倉史卷二十

鎌倉史卷二十一

列傳第五

源行家 附兄義廣

源行家。初名義盛。右大將季父也。保元之亂。亡命客熊野新宮。稱新宮十郎。有膂力。善刀法。治承之末。訪親於京師。投源賴政。賴政方圖義擧。日夜計畫。未得其便。得行家大喜。乃薦之以仁王。爲令旨使。下關東。約結諸源。行家欣然。白王曰。臣少遭家多難。竄匿二十餘年。倥偬危懼。未嘗得一日安。今奉此使命。榮莫大焉。雖死無恨。謹奉明旨。徵發宗人故舊。以紓大王之稸怒。王亦大喜。授之令旨。賴政曰。行家業已爲令旨

使。願假一官。以示重於四方。王即授藏人。於是。負笈爲道士。歷說關東諸源。莫不響應焉。初行家之東也。移告新宮僧徒曰。平清盛幽閉法皇。逆惡滔天。高倉宮不堪憤激。將徵兵諸州。仗義以討之。行家恭奉使命。歷說關東。不日將擧事。願君等待我還。相率扶義。僧徒相告語。謀稍泄。本宮僧徒聞之。以三千衆攻新宮。新宮徒二千。擊却之。事聞平氏。王及賴政擧兵不克。死之。於是。行家遂留東方。行家兄曰義廣。初名義範。居常陸。稱志田三郎先生。及將軍擧義。八州響應。義廣行家籍餘威。亦聚亡命。各有兵數千。既而將軍伐佐竹氏于常陸。義廣行家往謁之。是時。將軍有兵三十餘萬。又新破平維盛

軍於駿河。威懾關東。群下莫能仰視。義廣行家恥在其下風。退而相謂曰。平氏專橫。天下怨其虐久矣。因天下之怨。而伐無道之國。報父兄之仇。而創有土之業。此士之一時也。吾等雖兵少。而碌碌屈膝於人。非豪傑也。今豈居其下風哉。養和元年。義廣聞東兵出拒平氏于遠江。欲乘虛襲取鎌倉。進入下野。得兵三萬。誘足利忠綱。小山朝政。忠綱應之。朝政佯許之。伏兵擊義廣。義廣敗走。歸義仲。時行家略地美濃尾張。據板倉城。勢稍振。既而平氏軍來攻。行家拒戰不利。退保中原。會從子僧義圓來援。兵勢又振。進與平維盛平重衡。夾墨股河軍。約詰旦渡河而戰。義圓欲先登著功。夜涉河。爲平氏邏

騎所殺。行家未之知也。聞義圓不在營。謂既先登。簡精騎二百。亂河。敵豫爲之備。縱兵擊之。行家不利。子行賴戰沒。乃退收餘衆。屯小熊。西軍分兵五隊。維盛重衡將後隊。來攻之。行家突進奮擊。四隊皆靡。獨後隊堅不動。四隊兵復齊進擣其背。行家不能支。且戰且走。保矢矯川。會額田兵擧郡來附。軍稍振。行家曰。是未可以力爭。乃教老兵三人。爲如京役夫。羸粮荷槽。過西軍營。西軍見而問曰。汝等途見潰兵乎。曰兵可四五百。向東而走。又問東兵來乎。曰前軍抵菊河。後軍及見附。彌野被山。不知幾千萬。西軍恐而退。行家使人遍徇曰。西軍逃走。不追而擊者。與我爲仇敵也。濃尾人爭起要擊西軍

狼狽而去。行家欲犯京師。請援於叡山。不可。乃詣鎌倉。請曰吾與平氏大小八戰。多亡士卒。願得一小國。以弔死者。將軍不許曰。吾取十國。義仲取五國。公亦盍自取。行家失望。以千餘騎去。歸義仲。將軍既怒義廣及行家附義仲。益怒。二年大發兵伐義仲。義仲避之越後。既而和成。義廣行家因得免焉。平維盛平忠度率十萬騎入越前。拔燧城。義仲出軍於加賀。維盛陣于礪並山。忠度陣于志雄山。義仲因使行家別將萬騎擊忠度。不利。義仲引兵救之。忠度不戰而走。追走而西。連戰皆勝。至近江。維盛既入京師兵。於是義仲自勢多。行家自宇治。進犯京師。平宗盛西奔。義仲行家戎服謁法皇於蓮華

王院。法皇賜行家萱御所居焉。尋命諸將護京師。自七條南磧東至大和堺。行家守之。論功敍從五位下。拜備後守。非其好也。更除備前守。許院昇殿。擢子光家為藏人。撿非違使左衛門少尉。收平氏五百餘邑。須賜義仲行家。行家請賞將士功。義仲不聽。義仲薦義廣為追討使。法皇憚鎌倉。不許。又請賜義廣備後。督其國兵。以討平氏。法皇以為義廣不勝其任。亦不聽。初義廣以敗衂之餘歸義仲。又以其嘗畔鎌倉。人多不附。行家全兵歸之。又頗有材力。故義仲數分兵當方面。稍積功勞。義廣功不立。雖兄勢位終處行家下。行家漸索寵得入侍法皇博戲。是時平氏在南海。屢侵山陽。行家請往討之。

法皇許之。義仲沮曰。行家雖勇數奇。不可使為將。義仲及欲拒東兵。與行家謀奉法皇於軍。行家依違。密白之法皇。法皇惡之。使人拒其議。義仲謂行家賣己。行家懼。率部下三百騎。奔于播磨。至室山。為平知盛平重衡等所圍。行家不欲戰。抱馬頂潰圍而走。保和泉。既而義仲幽法皇。褫公卿官爵。輦下皆厭苦之。元曆元年。行家據河內石川城。畔義仲。義仲遣樋口兼光擊之。行家棄城而走紀伊名草。會東兵入京。兼光引兵還。行家欲依新宮故舊圖再舉。會西海平定。兵權一歸鎌倉。而行家恥屈之。終不與通。潛入京師。倚源義經。是時義經不得志於鎌倉。厚待行家。文治元年。將軍命義經殺行家。義

經不從。既而將軍使僧昌俊襲義經。行家救之。破昌俊。於是行家知義經與鎌倉卒不協。乃奪東人廨舍。自居焉。勸義經共迫法皇。請奉院宣討鎌倉。法皇許之。以行家為南海四州地頭。俄而東兵來伐。避鋒京西。將渡攝津海。遇颶。與義經相失。匿和泉。天子更宣敕諸道。捕義經行家。明年五月。為東兵所捕。斬於赤井河上。子光家亦見殺。初東兵之入京也。義廣將三百騎為義仲拒一口。軍敗亡竄伊勢。亦為東兵所圍。死。

野史氏曰。源行家驟乘時變。木鐸關東。出力鼓舞。洽承之亂。以覆滅平氏。義旅孰不仰其功也。特恃其旁尊。恥在鎌倉木曾之下。風窮則附之。達則畔之。至身無所容。猶且潛匿不死。

所謂念得攝尺寸之柄。而雲蒸龍變者。嗚呼。其不量力。不揣德。何其誤也。

鎌倉史卷二十一

鎌倉史卷二十二

列傳第六

源範頼

源範頼右大将庶弟也母遠江池田妓生于州之蒲生稱蒲冠者幼爲藤原範秀所養以故平氏不問也及義旅起往歸鎌倉是時将軍弟四人僉趫悍惟範頼循謹無他過失養和元年源義廣将襲鎌倉與小山朝政戰于下野将軍遣範頼率兵馳援擊義廣走之平氏西奔源義仲入京師法皇厭義仲強梁召将軍将軍使範頼義經託納貢西上以詗義仲義仲懼欲出兵拒之法皇勑諭乃止範頼等亦留伊勢既而義

仲叛于京師法皇馳使徵鎌倉兵元曆元年正月将軍遣勝兵六萬授範頼義經入京師範頼将三萬五千騎向勢多義經向宇治義仲使山本義弘今井兼平拒勢多範頼使小山田重成等渡供御瀨大戰國分寺前破之斬義弘追北入京師義經既破宇治入護法皇宮範頼逐義仲殺之粟津報捷於鎌倉且請伐平氏時平宗盛奉先帝復福原城而居之城負山東控生田西據一谷南臨海延袤數里收精兵十萬繫大艦數百平教經轉戰于備前安藝淡路和泉皆捷殺源義嗣源義久等威振西州期犯京師範頼分義經萬騎向一谷而自以五萬六千騎向生田陣昆陽野剋期同時乘城及期

範頼令諸軍薄其東門武藏人河原高重與其弟盛直踰柵先登中箭死諸軍繼之金鼓振地呼聲動天土肥實平奉義經命攻西門戰酣義經別以勁兵下鵯越直壓城中東西軍乘之奪門而入宗盛奉帝航海日中城陷二軍所獲首二千餘級虜平重衡斬平通盛平忠度等将校十餘人六月将軍表授參河守敘從五位下範頼歸鎌倉謝之将軍置酒勞之八月表爲追討使復遣西征以三萬騎狥山陽擊平行盛于兒島走之進入周防文治元年至赤間關欲渡海無舟軍疲糧乏将士思東歸退保周防累馳書請軍食将軍手書報曰平氏以羈旅軍匱之不至于此卿爲追討使無尺寸功而還

何顏面對人舟糧之須吾将有處置宜綏撫衆心樹功於方面愼勿左右耳語以致危疑先是又書教曰戰勝愼勿犯二宮庶使二位尼奉之來歸內府性恇怯知其必生獲之将軍忌義經揭驕故特命範頼西討欲其速成功頗爲營給範頼諭豐後人臼杵氏出艦周防人木上氏餽糧留三浦義澄守周防督軍入豐後鎌倉糧舩亦至軍益振與原田種直戰于葦屋浦大破之得其子賀摩既而義經陷屋島宗盛逃于海欲奔鎭西以範頼在豐後不得過還舶壇浦三月義經及平氏戰壇浦海上殲之将軍命範頼留豐後撫綏西州範頼表解參河守不許壽永亂失鵜丸劒範頼得之以獻十月召還

鎌倉。先是義經得罪不得入鎌倉。仍在京師。將軍命範頼伐義經。範頼固辭。不得命。將發。入辭。將軍辭色方惡。曰。已矣汝亦倣九郎爲者。範頼大懼。不敢發。作起請一千通。以誓無貳。僅得解。建久元年。罷參河守。初義經負功專恣。將軍積弗能平。範頼則遵守約束。每事咨禀。然既任將領。終不免猜忌。四年。將軍畋于富士。曾我祐成時致殺工藤祐經。遂犯將軍行營。幕下大擾。鎌倉訛傳將軍遭害。夫人駭悲。範頼慰解曰。且自愛。範頼在焉。將軍聞而惡之。讒者因誣有異圖。將軍詰之。範頼復作誓書。就大江廣元陳謝。將軍見書中署源範頼。曰。稱姓濫也。使廣元詰之。使者不服。曰。頭公之子。幕下之介弟。嚮署之官符。今則曰濫也。臣不知所以謝。廣元以復。將軍默然。居數日。將軍夜聞牀下有人氣息。急呼直宿人。發牀獲一人。乃範頼臣當麻太郎也。曰。參州懷不白之冤。雖屢上誓書。未得命。日夜憂苦。不能安寢與食。臣欲聞左右所議。以卜禍福。故竊來探耳。參州不知也。吏榜笞數千。至死終無異辭。時將軍怒甚。群下懼。莫敢爲之營救。八月。命狩野氏拘範頼于伊豆修禪寺。其家士據濱館者。遣兵擊殲之。尋命梶原景時殺範頼。景時率五百騎圍修禪寺。範頼射殪十餘人。縱火自殺。二子皆爲僧。曰範圓。曰源昭。範頼娶安達盛長女。子孫因得食外家邑。居武藏吉見。稱吉見氏。

野史氏曰。嘗讀漢史。衛將軍驃騎。功名振於夷夏。榮貴冠於中外。然而其傳殊無奇績可觀。至者李廣傳。每戰輙北。困阨抵死。然而千載之下。英風如生。是豈大史故爲予奪哉。其事實然也。源範頼握大兵。鎭遠境。而未嘗授軍。功勞實大。然而亦未見其風概可稱。蓋骨肉肺腑。起於恩澤。功名榮貴。固不足以定其才也。世誠有懷大有爲之才。而不見知。轗軻窮阨終身者焉。然則雖摧敗。而見風采者。亦未爲不幸也。但彼爲肺腑者。尚保全其功榮。而此爲骨肉者。終與獵犬同烹。亦何獨不幸乎。

鎌倉史卷二十二

鎌倉史卷二十三

列傳第七

北越　小川弘　著
東京　村田直景　校

源義經

源義經。小字牛若。右大將庶季弟也。爲人短小精悍。白皙露齒。神彩秀發。擧動絶人。初平清盛捕其母及三兒。將殺之。既赦爲僧。二兒削髮。牛若尚幼。母託之鞍馬寺僧覺日。稱遮那王。趫捷爲衆僧所患。年十一。閲諸家系譜。慨然謂吾世將種。衰替至此。幸能成長。當翦滅平氏以雪父祖恥也。自是讀書學劍。不休晝夜。師勸之落髮。不肯。曰二兄爲僧。吾已恥之。豈復得效尤哉。强之。曰果然吾當剸刄師腹。先是其母再適藤原長成。聞之皆深以爲憂。遮那王聞鎮守府將軍藤原秀衡。國富兵强。欲往依之。有鐵商橘次者。往來陸奥。每至京師。詣寺。下總人深栖賴重亦至。賴重者。賴政弟仲政之子也。遮那王皆與之狎。因告以情。皆曰唯命之從。遂出山而東。至鏡驛。自加冠。更今名。稱九郎。時年十六。賴重獻弓刀。賀之。是歳承安四年也。至下總。居數月。有偸馬兒。衆追之。偸兒太健。負樹自備。衆不敢迫。義經徒手捕之。又有强盜數十。爲劫。義經赴之。立斬四人。二人傷走。賴重服其勇。而意憚物議。稍戒之。義經乃去。如上野。伊勢人義盛者。聞其風聲。請而從之。至陸奥。因橘次。得以通秀衡。秀衡善遇之。義經請秀衡黄金三十兩。以報橘次。及義旅之起。義經欲趨之。秀衡留不遣。義經遂脱身出走。秀衡知其不可留也。遣部下壯士佐藤嗣信及弟忠信追從之。時將軍自擊平維盛。還宿于黄瀬河。義經率嗣信忠信義盛及僧辨慶等驍騎二十餘人。詣行營。請謁諸將。無識其面。不輙通。將軍問其狀。曰是奥州九郎也。亟命延見。喜甚曰。八幡公之征陸奥也。新羅公方爲左兵衛尉。棄官而東。與八幡公遇於金澤。八幡公喜曰。吾得見卿。猶見先公。今吾遇汝。亦猶見故頭公也。因相對感泣。遂從入鎌倉。養和元年。平維盛大擧東伐。義經欲以一軍逆擊。佐々木秀義沮之。乃止。及源義仲叛于京師。將軍授兵範賴義經討之。義經分領二萬五千騎。向宇治。義仲使根井幸親楯親忠據河拒之。截橋樹柵。守備頗堅。義經至河上。戒居民避軍。火其廬舍。以布陣焉。起櫓自登。具筆硯。號曰。吾將爲諸將手録軍功。以報鎌倉。諸將勉旃。諸將奮躍。士氣百倍。既而衆喧豗。號令不相及。乃取平等院法鼓。撾於櫓下。將士皆屬耳。因又令曰。見衆二萬餘。此中必有善泅者。直前嘗之。我勇士上橋架。防敵射我泅者。泅者爭沒水。果探得水中張綱。悉截之。佐々木高綱。梶原景季爭先亂河。畠山重忠以五百騎繼之。義經至橘小島碕。謂衆曰。流迅而水淺。須從此。乃先衆進。全兵繼濟。敵軍大敗。追北入京師。至六條磧。義仲殊死戰。衆皆披靡。義經乃

率數百騎。攢蹄衝擊。因亂射之。義仲創走。義經使其兵追之。而與畠山重忠。河越重賴。澁谷重助。佐々木高綱。梶原景季等。先馳詣法皇宮。先是。義仲劫法皇。請幸醍醐寺。聞東軍入京乃去。法皇懼。移在大膳大夫大江業忠第。業忠上垣望軍。見義經以爲義仲復至。驚呼聲顫。宮中失色。義經踵門下馬言曰。臣是源賴朝弟義經也。新破賊而至。願爲奏之。業忠不勝喜。墜垣傷腰。匍匐入奏之。法皇大喜。延六人於中門外見之。使出羽守藤原定長問其姓名。因勞之。勅義經護宮。義經傳令軍中。毫無有所侵掠。範賴又破勢多而入。遂殺義仲。時元曆元年也。先是。平宗盛奉先帝。據福原。收山陽南海兵十

餘萬。威振京西。法皇詔二帥討之。範賴向生田。義經率萬騎。取路丹波。向一谷。刻期而別。先期三日。義經夙發兼行。比暮至三草山東。聞平資盛兵七千騎陣山西也。議夜襲之。暗黑不能進。義經呼辨慶曰。擧汝大炬。辨慶曰諾。疾馳火沿道民家。夜半至山西。襲資盛。資盛果不備大敗走。翌日。義經命土肥實平。以七千騎赴一谷。自將鐵騎三千向鵯越。鵯越者城北間道也。中道日落。令辨慶索鄉導。得一健兒。長身高顴。手弓矢。義經問名齒。對曰年十七。未有名。所居山形似鷲。故號鷲尾。義經爲冠之。命姓名鷲尾經春。給鎧仗問路。經春曰。鵯越之險。唯鹿能踰之。義經曰。鹿有四足。馬亦四足。鹿之所踰。

馬亦能踰。乃先衆馳之。至則天明。頫視城中。實平既向一谷。攻其西門。範賴向生田。攻東門。義經欲急應之。而懸崖百仭。衆相目莫敢進。義經先驅鞍馬二下之。一傷一全。義經曰可矣。調轡先下。三千騎風靡從之。直達城後。大呼而入。敵正防東西門。城北恃險不設備。聞變駭擾。義經縱火乘之。實平範賴奪門而入。三面合擊。宗盛奉乘輿航海而逃。敗兵爭攀舟。斷臂滿舟。義經收軍振旅。凱旋京師。獻所獲諸平首。請徇而梟之。法皇不許。義經抗疏曰。先臣義朝盡忠於保元。而爲藤原信賴所詿誘。卒獲罪遺辱於梟首。平氏昔雖列勳戚。今乃爲反賊。與先臣何擇。臣等奉勅攻討。進所以不顧軀命者。欲

爲先臣雪恥也。臣兄賴朝命臣等亦唯以此。今而不見許。臣等復何所望。法皇不得已許之。八月。法皇拜義經爲左衛門尉撿非違使。尋叙從五位下。許昇殿。時範賴徇山陽。淹滯不進。文治元年。春。義經請征南海。法皇以京師多虞不許。義經奏曰。追討稽緩。曠日不決。範賴食盡東歸。鎭西兵復屬平氏。勢難速平。乃許之。義經戎服抵法皇宮白曰。自平氏西奔。三年于茲。奪貢賦。虐人民。臣今奉勅討之。究其所之。必殲之而後已。否臣不復生入王都矣。當是時。平宗盛奉先帝在屋島。依田口成良。平知盛率西海將士。據門司關。屯兵彥島。義經聚舟渡部。以候風。諸將多東國人。不習水戰。人々自危。梶原景時

建議。請設逆艪。義經曰。逆艪何物。景時曰。舟首亦設一艪。以便退。謂之逆艪。義經曰。求進而不免引退者。兵之常勢也。今未及戰。乃欲爲引退之計乎。衆目笑景時。景時慚憤。詈義經爲猪士。義經作色曰。我不自知猪乎鹿乎。我唯知進而勦敵而已。卿若受大將之任。設逆艪千百可也。義經則不能也。景時深銜之。義經令將士曰。欲進而死者從我。欲退而生者自此去。畠山重忠。熊谷直實。金子家忠。佐々木高綱等。願從者數十人。將發。大藏卿高階泰經。來諫曰。大將宜持重。如先鋒命之偏裨。義經曰。我一死足矣。遂不聽。時逆風暴起。壞艦。乃畱修艦。艦成。風亦順。義經声言與諸將宴飲落之。因具粮艦

卽夜命解纜。舟子以風尚烈辭。義經欲掩敵不意。曰。吾受追討使任。若曠一日。是一日懈命也。令伊勢義盛促舟子。義盛注矢擬之曰。不用命者死。舟人相謂曰。止死。覆舟亦死。死一耳。請解纜。乃簡勇將銳士百五十騎。載五艦。獨置炬於義經舟。乘暗而南。舟往如飛。常行三日程。數刻遂抵阿波尼子浦。黎明。義經望見岸上有赤幟兵可三百騎。乃令曰。馬足瑟縮。不可直用。驅而游之。然後騎之。衆皆從之。已進擊岸上軍。擒其將櫻間良連。聞櫻間良遠城守。又襲之。良遠棄城走。良遠田口成良弟。良連其伯父也。義經問地名。知其勝浦。喜曰。是吉兆也。州人近藤親家望風屬。乃命爲鄉導。夜度中山。逢齎

書卒。問之則京人。密告義經出軍于屋島也。義經詐稱阿波人。因問屋島城池形勢。答畢。卽奪其書。縛卒于樹。疾馳至屋島。放火於牟礼高松民家。宗盛不虞我兵之來。又望其煙塵。以爲大兵至也。惶急上舟。留兵士城守。而義經已至城下矣。騎能屬者七人而已。城兵呼問主帥名。因詈之。金子近範射殺詈者。義經恐敵知我兵寡單。復據城也。急縱火燒城。城兵失依據。皆航於海。更來迫岸。七騎連射拒之。既而我兵後者稍來屬。州人藤原範忠以生兵來附。乃以爲先鋒。日晡。兩軍交綏。敵插扇于竿。植之船首。麾而請射焉。義經命下野人那須宗高。射中之。西兵怒而來戰。義經親擊卻之。追而入海。墜

所執弓于波上。俯欲取之。平盛嗣自船上以鐵搭鉤其冑。義經右手揮刀扞之。左手用鞭挑弓。從騎連呼曰。公舍弓。義經如不聞。徐收弓而退。皆曰。公何輕身而重弓也。義經笑曰。非弓之重。耻之重也。義經數易裝。敵無能認。至此始識之。平敎經迫岸射義經。佐藤嗣信以身蔽義經。輙仆。敎經豎菊王下舟。欲斬其首。嗣信弟忠信射殺菊王。扶兄還營。義經還視嗣信。撫之股。問所欲言。嗣信曰。臣自從出陸奧。以身委君。今得代君而死。臣復何言。唯恨不覩君殲敵耳。義經泣曰。我殲敵不出旬月。未能少酬汝勞。嗣信肯謝而絕。是日。鎌田光政亦中矢而死。義經請僧葬嗣信光政于高松。賻以名馬。卽法皇

擇於御廐所賜也。一軍感泣。皆思爲義經死。是夜。西軍陣屋島城址。東軍陣高松。相距里許。兵士皆倦睡。獨伊勢義盛徇警徹明。敵不敢襲。旦日義經率壯士數十騎復攻屋島。西兵堅拒。義經大開奮鬪。宗盛走保志度浦。義經追擊復破之。聞田口成直以三千騎爲平氏伐河野通信于伊豫。命義盛圖之。義盛寬服跨馬而發。先命一卒往。授計曰。成直問汝對曰。屋島既陷。內府就虜。櫻間擒田口降。判官駐軍伐不服者。卒如其言。成直聞而膽落。歎曰。家君之降。豈以吾故乎。進至琴造宮。義盛見而呼曰。我非欲戰。有一事須面諭。因說如卒言。成直乃降。通信亦來屬。義經命成直作書。招其父成良。成良亦送款。宗盛逃志度而西。義經循海尾之。會熊野湛增以二百艦來附。東軍沮風者。景時以下二百餘艘。亦悉來會。景時請爲先鋒。義經不許而笑之。景時慚恚詈義經。義經怒。從士皆怒欲鬪。諸將居間。乃解。義經至大島。三浦義澄亦來會。因命義澄爲先鋒。三月丁未。義經以兵艦八百進。大戰壇浦海上。平氏五百餘艘分爲三隊。皆殊死戰。我兵少郤。遇有白氣如旗掩我艦上。又有白鴿一雙來翔。義經以爲神貺。盥漱拜之。勵衆進擊。成良使人告義經曰。乘御船者皆賤卒。貴族悉在戰艦。義經麾軍壓之。成良以二百艦內應。西軍終敗。教經怒入我船薄義經。義經躍入別船。教經不能及。乃赴海死。平

敎盛。平知盛。平經盛。平資盛。平有盛。平行盛等。前後皆死。二位尼懷幼主沒水。平太后繼沒。我兵鉤得之。義經令曰。赴海者貴人也。我兵勿得加以無禮。於是奉太后以下于其船。遂生擒宗盛及子清宗等。西軍殲焉。四月。義經奉神器及皇太后皇弟。以俘獲凱旋京師。天子命公卿迎神器於途。而勞義經。五月。義經檻宗盛父子。護送赴鎌倉。過於內海。使父子徒跣繞先考墳七匝。拜泣而去。將入鎌倉。至酒匂。將軍不許義經入焉。使北條時政出受俘。初將軍命梶原景時監義經軍。而義經數黜其言。景時銜之。及歸極口譖於將軍。將軍又聞其能用兵得士驩心。忌之。與書在京士田代信綱等。無受義經節度。義經聞之。上誓書陳謝。不省。至是義經留腰越。寄書於大江廣元。以自訴曰。某代征討之勞。上慰國患。下雪家耻。心竊以爲足復命。不圖爲讒人所離間。泣哭彌日。無以自明。哀哉。將永違恩顏。骨肉義絕。自非起先人於九原。誰爲某分疏者。某幼孤。從母逃匿。長流寓諸國。爲氓隷所役使。未嘗得一日安。今也。幸際風雲。誤忝重任。或驅馬峻坂。或叱蛟激浪。捐棄軀命不敢顧者。豈有他哉。欲爲先人舒幽憤。朝廷亦以某服微勞。特賜五位尉。此外何望。而復遭困厄。憂悲切思。嘗獻誓書。質之明神。而未得蒙允許也。伏仰足下救護。冀承間爲某進說。卒被恩宥。得終身之安。不報。命復護宗盛父子還

京。奪義經食邑。義經斬宗盛父子于篠原。傳首京師。梟于右
獄。八月。法皇拜義經伊豫守。兼院廐別當。撿非違使如故。將
軍置地頭於伊豫。不許義經領國務。義經既不得志於鎌倉。
鬱鬱弗樂。初將軍擇征西大將。欲試其才。陰賂盥器。使諸弟
侍執焉。執輙驚釋。獨義經終盥不釋。神色自若。將軍以是知
其堪事。而心陰畏之。既用為將。義經欲假一官以示威。而將
軍不許。其拜衞府。非將軍擧也。義經高明彊濟。用兵如神。但
性急不能容物。又以女色為累。初將軍以河越重頼女。妻義
經。而義經又娶平時忠女。將軍奏流時忠。義經留而不遣。壇
浦之役。平太后在義經舟。或謂與之奸。叔父行家與將軍不

協。命義經殺之。義經諾而不果。嫌隙以搆。十月。盜夜襲義經
堀川之第。盜者僧昌俊也。初昌俊之入京師也。義經士江田
弘基。見其從騎之多。恠之。走告義經。義經命弘基召昌俊。昌
俊不來。更遣辨慶。昌俊乃至。義經詰其所以不來。昌俊曰。
臣此行。詣七大寺。今在齋。不可以見大人。義經曰。汝詣寺何
從騎之多也。曰是備他盜賊耳。義經笑曰。否。吾知之矣。奉二
品旨圖我耳。吾今欲執汝。顧汝吾兄使者。吾不可先發。昌俊
手書誓詞十紙。還舍。義經侍姫曰靜。隙闚昌俊。謂義經曰。昌
俊將去。顧眄第中。最注目於廐。恐有異志。義經素易昌俊。爛
醉而寢。其士皆歸休。留直者僅七人。靜意獨不安於昌俊。使

二童往伺之。久之不還。又使一婢。婢趨還曰。二童皆死于門。
門內人擐甲馬置鞍。言未既。第外大譟。靜急搖義經。不寤。及
取鎧振之。鏘然鳴。則義經蹶然以起。叱令開門。騎而出呼曰。
方今誰敢圖我者。昌俊疑其有備。不敢進。與兒玉黨六十騎。
環而射之。義經士卒歸休者。聞變四至。行家亦來救。昌俊敗
走。義經徑詣法皇宮。奏曰。臣之不儆。有驚天聽。然賊已走矣。
願勿煩聖慮。乃還。衆聚觀之。矢集冑如蝟。而在箙者三箭而
已。皆莫不稱其勇。昌俊北走匿鞍馬山。山僧與義經有舊。獲
之僧正谷。縛送於義經。義經誚其背誓詞。對曰。誓者昌俊襲
者二品。義經怒歐其面。昌俊曰。我面卽二品面。義經壯其對。

意欲釋之。昌俊請速死。義經嗟賞之。遂斬之。於是義經與行
家迫法皇。請討鎌倉再三。終見允。義經為西海九州地頭。行
家南海四州地頭。初將軍以安達清經屬義經曰。膽氣可用。
實以為閒。於是清經走報之鎌倉。將軍先發伐義經。義經欲
避其鋒。十一月壬午。出京而西。義經宿衞京師。恩威並行。及
去人惜焉。至攝津河尻。多田行綱等要之。義經擊敗之。進至
大物浦發船。遇颶。舟船漂散。與行家相失。義經獨從源有綱。
堀景光。佐藤忠信。及辨慶等。入吉野山。留五日。僧覺範等群
集攻之。佐藤忠信曰。臣兄嗣信。既授命於屋島矣。臣亦代君
死。乃佯稱義經禦僧兵。義經得閒而逃。至多武峰。投十字坊。

十字坊厚待之。令僧兵八人送入十津川。復還匿京師。忠信亦來匿。而發覺。與吏卒鬬終自殺。義經乃與妻河越氏及辨慶等。佯爲道士裝。徑北陸道復入陸奧。義經之入吉野也。諭侍姫靜訣別。使僕齎資送歸京師。僕奪其資而去。靜獨彷徨風雪中。爲山僧所執。致之鎌倉。詰義經所在。靜固陳不知。義經已至陸奧。秀衡館之衣川。禮待加厚。將軍數奏劾秀衡。天子宣命秀衡。誅義經。秀衡謝以不在。秀衡尋卒。遺命子泰衡等。舉國聽於義經。以抗鎌倉。院宣令泰衡圖義經。泰衡遣兵襲衣川。辨慶經春等力戰死之。義經手刄妻子而自殺。時文治五年四月。義經年三十一。泰衡使使齎義經首獻鎌倉。將

軍方落鶴岡浮屠。止使者于途。六月。首至。盛以漆函。醇酒浸之。令和田義盛梶原景時檢之。義經之去京師也。伊勢義盛請曰。臣自此辭。比君至西海。有以遙應焉。歸伊勢。襲守護首藤經俊。不克。匿鈴鹿山。經俊攻殺之。初將軍求義經不獲。聞其嘗投南都僧聖佛。召而詰之曰。義經兇臣。天下共棄之。聞汝嘗舍之。又與彼議爲彼禱。何也。聖佛曰。主臣。豫州受追討使之命。爲幕下勦平氏。當時命野衲禱其成事矣。及其得罪於幕下。亦嘗實投野衲。師檀之義。不得不舍焉。仍爲諷規。庶幾其改過悔咎。以謝幕下也。所禱非反所告。惟諷何謂與其議也。且天下絲紊。而幕下得速收其効。百姓更生。今日者。果

由何人力。功焉而削其地。勞焉而加之罪。讒臣蔽明。天下其謂之何。願速翻既往之怒。要將來之契。赦罪捐怨。兄弟水魚。以寧家國。天下幸甚。將軍直其言。釋之。命爲勝長壽院主齋。然亦終不能用其言云。

野史氏曰。吾讀聖佛言。而悲義經死也。傳云。功蓋天下者不賞。其義經之謂乎。且吾觀當時之軍。蓋無明制。發蹤赴敵。力克者勝爾。況征西二帥。起于貶竄之餘。手兵本無多。其他兵各有主。非二帥有拊循訓練之素。以東兵之驕。而軍又無明制。如此猶驅市人而戰之耳。故義經每戰出奇。所謂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者也。是以軍無十日之糧。戰無

持久之費。奮士氣於一言之下。而決勝敗於瞬目之間。詢可謂不世出之將已矣。假令東軍微義經。安得其收功如此之亟哉。雖然此亦未足言也。天下有大道。倫理是也。古之君子。寧死而不敢爲不義。何則義重於死也。今以臣背君。以弟敵兄。雖取天下。不若亡之愈也。吾故有取於聖佛言。以著右大將之罪。而於義經亦未能末減其罪矣。

鎌倉史卷二十三

鎌倉史卷二十四

列傳第八

新田義重 孫義成

新田義重。右大將從祖父也。父義國任式部大輔。嘗入朝。犯右大臣藤原實能儀衞。衞士揑之下馬。義國部下憤之。焚實能第。義國坐奪官。居下野足利。有二子。曰義重。曰義康。義重移居上野新田。稱新田氏。義康生三子而卒。仁安中平重盛與足利於義重。以育義康遺孤。是爲足利氏。初八幡公恩威著于東州。東方人士皆欲戴其子孫。新田氏足利氏以著焉。義重官大炊助。足利氏嘗與秩父氏有隙。欲襲秩父。率兵赴

古我。乞援於義重。義重引五百餘騎抵利根河。臨長井渡。敵豫收船不得渡。義重奮曰。大丈夫既已許人矣。豈以無船而止耶。宜附骸於長流以成名耳。聯騎齊濟。擊秩父氏破之。年老薙髮更名上西。義旅之起。義重收兵據寺尾城。將軍送書招之。不答。及將軍入鎌倉。使安達盛長復招之。義重乃往。將軍怒其不時應。不許入鎌倉。義重謝曰。同宗相招。豈有異志哉。但闔州擾亂。士卒相猜。不容輙離城耳。盛長亦爲分疏。因得解。然義重卒復見疏斥。義重女將軍兄義平妻也。義平死。寡居。將軍見其有色。私通書挑之。不從。乃請義重。義重不聽。俄而嫁女于外。將軍衘之。不復接見。及右大將薨。夫人北條氏德之。禮待加厚。建仁二年。卒。卒後十數日。二世蹴鞠。夫人使人止之曰。新田入道源氏遺老也。今卒未過二旬。豈可從事於游戲乎。恐取謗於世。二世從其言而止。子義俊早死。次義包爲皇嘉門院藏人。後襲大炊助。次義範稱山名三郎。義旅之起。義範與足利義兼先歸鎌倉。以故最見稱重。表授伊豆守。從源義經西討。數著軍功。

義俊子義成稱里見冠者。辯慧有容儀。義旅之起。義成在京。欲歸應之。乃見平清盛曰。賴朝匹夫無能爲耳。請速歸匡族爲相國滅之。清盛許之。義成還抵駿河。遇齋藤實盛瀨下廣親。問曰。卿等何之。曰將赴平相國之徵。曰源武衞何如。答曰。

譽聚入鎌倉。恐非池中之物也。義成大喜。乃往謁幕府。將軍嘉之。特命爲近侍。尋表授伊賀守。歷事四世將軍。並見待遇。文曆中卒。

足利義兼 子義氏

足利義兼。義重從子也。父義康事鳥羽上皇爲北面。除撿非違使左衞門大尉。拜陸奥守。保元之役。衞禁中。亂定。捕平家弘父子五人。斬之於大江山。以功補藏人。許昇殿。終于官。義兼身長八尺。膂力軼人。初與兄義清。偕事八條院。義清爲判官代。義兼爲藏人。及東北兵起。義清屬北軍。與弟義長攻平氏水島城。並戰沒。義兼與從兄義範歸鎌倉。元曆元年。源義

仲伏誅。北兵竄匿。所在作亂。將軍命義兼督部兵巡按甲斐。又從範賴徇山陽。臨發餞宴賜良馬。文治元年。表授上總介。五年罷。是歲。將軍伐藤原泰衡。義兼從軍。虜熊野別當。建久元年。拜遠江守。會大河兼任作亂奥羽。命義兼督千葉比企諸將。自東海東山兩道伐之。戰于栗原一迫敗之。兼任卻。以五百騎阻衣川。義兼亂流又大敗之。兼任逃至外濱。保于兜眛山。又圍屠之。兼任單身脫走。入龜山。樵者數人。覩其錦袍。斧殺之。義兼振旅歸。復除上總介。義兼爲人。擧止醞藉。狀貌雖魁偉。志意頗閑雅。深爲將軍所親待。義兼喪內。將軍命北條時政納女。後薙髮名義稱。正治元年。卒。子義純從五位下遠江守。元久中。北條時政殺畠山重忠。重忠妻時政女。義純後母妹也。時政悉與之畠山氏遺領。因以義純爲後夫。冒畠山氏。次義助。左兵衞尉。承久之役。戰死于宇治河。次義氏。

義氏。北條氏所生。襲家。亦娶北條泰時女。補藏人。任撿非違使。善騎。建保之亂。守政所。橋朝比奈義秀攫其鎧袖。義氏躍馬踰濠。袖斷而人馬不轉。尋拜武藏守。承久之役。屬泰時由海道犯京師。官軍拒之尾張河。義氏向池瀨。官軍望風走。泰時進軍栗子山。義氏與三浦泰村冒夜戰宇治橋上。不利。報泰時。泰時下令罷戰。翌日泰時驅兵戰。亦不利。義氏徹民舍爲筏濟之。遂破官軍。以功增食於美作。三浦氏之亂。有功增食於上總。除陸奥守。尋拜左馬頭。進正四位下。削髮名正義。卒年六十六。子泰氏。丹後守。

森賴隆

森賴隆。右大將從祖叔父也。父義隆。平治之敗。與平賀義信從源左馬頭。至龍華。遇台嶺僧徒柵于路要之。皆下馬破柵而過。義隆中流矢死。左馬頭命收其首。至堅田。見首泣曰。八幡公遺體。獨有斯人而已。今乃至于此。沈首湖水。時賴隆生僅月餘。坐父流于下總。依千葉常胤。稱森冠者。將軍入下總。常胤奉賴隆謁于國府。將軍見其風采。欣然曰。眞源氏胤也。延坐常胤上。文治元年。天子收左馬頭首。賜之鎌倉。將軍臨葬。特命賴隆及義信父子會焉。以有德於先人也。尋表授伊豆守。賜采於信濃邑焉。薙髮名蓮長。子賴胤。賴定。賴胤下總守。賴定伊豆守。

野史氏曰。新田氏五百之兵。際會風雲。而不能有所爲焉。豈時有幸不幸耶。足利氏擁方面之撰。豈唯其才。蓋亦以其爲北條氏之姻已。故及後年益强大焉。余讀當時記録。當藤原氏親王氏之世。歲首三日垸飯之儀。足利氏與執權連署交爲之。尊禮比焉。後世爲天下人士之所歸有以哉。

鎌倉史卷二十四

鎌倉史卷二十五

列傳第九

武田信義

武田信義。甲斐人。刑部丞源義光後也。初義光有三子。曰義業。義清。盛義。義業居常陸。稱佐竹氏。其族有山本氏。柏木氏。盛義居信濃。稱平賀氏。而義清居甲斐之武田。稱武田氏。枝分葉布。所在爲雄。信義義清孫也。父清光。稱逸見冠者。信義小字龍光。年十三。族父爲義爲加元服。賜名。爲人豪爽有大志。及以仁王下令旨於關東。信義舉族應之。既而將軍出軍相撲。信義亦起兵徇地信濃。俄而將軍敗于石橋。軍情疑懼。

信義與子忠頼謀。夕宿諏訪上宮下。夜半。祠祝篤光使妻來告忠頼曰。篤光爲源家禱。三日于茲。今者夢有一騎。揚鞭西鄉。其馬驄。其袍繡楮葉。此夢太吉。公軍必有神祐矣。篤光今在齋。不可以見。故使妻白之。忠頼大喜。貽以刀鎧。乃勵軍人。西。襲菅冠者大田切城。冠者火城自殺。信義謂其徒曰。是幾神祐也。吾欲納神田如何。咸曰善。乃命一人執筆。曰平出宮所兩鄉納上宮。龍市一鄉納下宮。執筆者誤加岡仁谷鄉於下宮。使改寫再三。並如初。信義異曰。吾未嘗聞有岡仁谷。抑有之耶。使質諸故老。對曰。有之。信義曰。幾亦神意也。遂納之。於是軍情大振。縱兵伐近郡不從者。還屯軍于逸見山下。將軍使北條時政來招之。進至石樂。將軍復使土屋宗遠召之。信義乃與弟義定合軍。兵總二萬騎。時平維盛將大兵。將入駿河。駿河目代橘遠茂應之。帥駿遠兵守奧津。長田入道爲遠茂謀。將繞富士野。襲石樂。信義諜知之。議曰。兵利在乘不意。當急發逆戰于途。夜半束裝。越若彦路。翌日至鉢田。逢遠茂。遠茂軍驚動。信義驅兵乘之。大敗其軍。斬長田。擒遠茂。追謁將軍于黃瀨川。獻捷。將軍大喜。命爲先鋒。與平維盛夾富士河陣。信義遣使平氏營。約戰期。不答。遣子信光夜半潛兵。由間道。繞出西軍後。徑于大澤。水禽數萬驚噪。聲震天。西軍聞之狼狽。以爲我兵奄至。走者爭一馬。止者倒持弓矢。相

殺者又甚衆。遂大潰而西。將軍乃留信義守駿河。遣義定守遠江。引兵而還。是時佐竹氏據常陸。山本氏柏木氏據近江。武田宗族大振。冬。將軍滅佐竹氏。而山本柏木氏爲平氏所攻。走歸鎌倉。偶有流言。法皇命武田氏討鎌倉。將軍素憚武田氏族廣才豪。自滅佐竹氏益忌之。於是試召信義。信義輒至。上言曰。臣從幕下。既已有成功。豈舍之以懷貳哉。卽天子有命。臣不肯受矣。因上誓書。將軍意未解。使將佐侍左右而延見之。信義解佩刀而入。僅得免歸。將軍猶欲以時滅之。特恐事敗其與北軍連和。故不敢發也。信義四子。曰一條次郎忠頼。曰板垣三郎兼信。曰吉田四郎有義。曰石和五郎信光。

皆壯勇。元曆元年。將軍使弟範賴義經討源義仲於京師滅之。又攻平氏於福原敗之。忠賴皆從之。既還。將軍召忠賴賜酒。就席擊殺之。忠賴僕新平太武藤與一。山村小太郎等。揮刀入内。皆奮鬬死之。是時。兼信提兵徇山陽。戰于備後。殲平氏戰艦十六艘。請爲美作守。不許。信義鬱々不樂。文治二年。卒。年五十九。兼信後坐事流于隱岐。有義嘗事平氏。爲左兵衛尉。以故將軍尤不喜之。又以事忤旨。屏居數年。後與梶原景時通謀。及景時滅。逃去。不知所終。初將軍命信義義定當敵衝。而自退入常陸。攻佐竹氏。時佐竹隆義在京。子秀義與從兄義政議。謂父在西。未宜速降。秀義以兵據金砂城。義政

與數騎。間出見將軍。將白情懷也。將軍命盡屏從騎。獨延義政於大矢橋上。即擊殺之。進兵攻金砂城。秀義軍敗奔于陸奥。佐竹氏臣數輩。有自來就虜。延見之於庭。有哭於列者。問其故。對曰。爲故主哭。將軍笑曰。既不能爲故主死。何以哭爲。對曰。苟得從故主於橋上三尺之間。臣得以頸血注君。今懷耻來見。豈臣之心哉。誠以有一言當啓於左右耳。問其言。曰。君後其仇而先滅其親。左計莫大焉。唱義討逆。誰不應者。滅同姓於不辜。以自斷手足。誰共伐仇敵。誰爲護子孫。今人皆懼威就勢。無敢言者。其足恃哉。凜凜乎天下其危哉。臣恐君終以此取謗於後世。君亦何不深思焉。將軍黙然。或請誅之。

不許。收祿之。岩瀨餘一太郎是也。秀義由此被赦。陸奥之役。秀義會軍于宇都宮。將軍以其旗與己同。賜之畫月扇綉旗。後賜邑美濃山田。嘉祿元年。沒。年七十五。子重義。官至常陸介。信義子信光。別有傳。信義弟義定。

義定。稱安田三郎。爲人有雄氣。義旅之起。與工藤景光徇地赴相摸。俣野景尚藉兵於駿河目代橘遠茂。將入甲斐。宿富士山下。一夜群鼠入其營。噬弓絃盡斷。義定遇之於波太山。景尚兵以弦斷不能引弓。義定大敗之。進與信義合擊遠茂軍於鉢田。謁將軍於黄瀨川。將軍以義定守護遠江。養和元年。平氏大擧入尾張。將軍遣和田義盛等諸將援義定。義定

據橋本。脩戰守之備。州人淺羽氏相良氏不遵約束。義定怒。遣其臣武藤五。入鎌倉劾二人。將軍不聽。五曰。義定鳴二人之罪白府。州人共知之。今臣不得命而還。誰復從指麾者。苟他日覆撿無實。臣請就刑以明欺誣之罪。將軍乃收二氏食邑。以增義定。二氏惶恐謝罪。義定亦爲請而還邑。於是義定威望大重一州。既而北軍進入京師。將軍命義定發遠江。自海道入京師。以應北軍。平氏西奔。義定以功拜遠江守。叙從五位下。尋歸。元曆元年。源義仲叛于京師。義定從義經擊之。又從攻福原。戰其城西。斬但馬守平經正。備中守平資盛。獲首百餘級。後坐事遷下總守。建久二年。任大内守護。復除遠

江守。進位一級。子義資拜越後守。建久四年。夫人北條氏提
諸姬侍。慶永福寺藥師堂。義資以情書投其簾中。梶原景季
妻發之。將軍素忌武田氏。因怒收義資斫之。義定連坐削食
邑。退居下野。日與臣下酣宴。愁思怏怏。有飛語。以謀叛聞。五
年。遣和田義盛擊殺之。時年六十。義定弟義遠。
義遠稱淺利餘一。爲人勇毅。長騎射。壇浦之役。和田義盛以
挽强自負。射中平知盛船。舷相距二百步。麾請答射。知盛命
新居親淸射之。箭汰義盛冑。又行數步。貫一騎臂。我軍羞之。
親淸以爲東軍無能及已者。射中義經船。亦麾之。義經命義
遠還射。義遠按箭曰。箭弱而短。請以我箭。乃注十五膚箭。射

洞親淸胸。而過海三十步。擧軍大駭。義遠嘗謂勇士生孱兒
似其母也。壯婦則必生勇兒。後佐々木盛綱滅越後城氏。城
氏姑坂額多力善射。而被虜。二世延見之。醜。義遠請之。二世
怪問其意。答曰。欲生勇兒以輔君耳。二世笑聽之。子知義有
勇氣。嘉祿中斬白河關賊者也。

平賀義信

平賀義信。稱四郎。信濃佐久人。信義從祖叔父也。平治之敗。
從源左馬頭東走。平氏尾之。義信殿戰甚力。左馬頭顧歎曰。
我麾下雖廁養之卒。無不健者。然如四郎壯勇。不可多得。使
彼死於此。可惜也。於是佐々木秀義須藤俊通等還援之防

戰。義朝得間而逃。至勢多諭諸將散去。獨義信及源重成鎌
田政家從之。艱苦百端。至青塚。分遣諸子募兵。命義信歸鄕
收徒。義信曰。公欲何之。曰。如內海。依長田忠致。得其資而東。
義信曰。彼忘義就勢。恐且不利於公。義朝不聽。果爲忠致所
害。義信流落二十餘年。暨覇府立。首錄舊功。表授武藏守。叙
從五位上。義信習禮法。能言源家之儀例。凡幕府有吉凶之
事。必咨問焉。又有吏才。在州著政績。得民歡心。將軍揭其廳
曰。後爲國司者。當則義信。義信解職之日。州民莫不思慕。至
三世時。北條時房爲國司。泰時欲有所變更焉。時房曰。先君
有命。吾循良刺史之法。安得更。不聽。其爲時人所矜式如此。

子惟義朝雅。
惟義稱大內冠者。拜右衛門尉。元曆元年。爲伊賀守護。從義
經伐義仲。又從攻福原。疾戰於城西。是歲。平田家繼作亂于
伊賀。襲守護廳。吏兵拒戰却之。家繼引兵入近江。殺佐々木
秀義。惟義追擊斬家繼。得首九十餘級。報捷鎌倉。要賞。將軍
不懌。謂功則然矣。然賞不可要。且賊初襲廳。而不能克。是平
素無備也。終不賞。遷美濃守護。文治元年。表授相摸守。建久
中。以勞增食。守護京師。歷任駿河武藏等守。又以宿衛勞益
食。除修理大夫。進正四位下。許院昇殿。卒。子惟信嗣。惟信拜
帶刀長。元久中。代叔朝雅爲伊勢伊賀守護。累進撿非違使

左衛門尉。承久之役。惟信應官軍。殺不應者藤原光季等。與筑後有長糟谷有久。將二千騎守大井渡。戰不利。走逃叡山爲沙彌。後發覺被流。

朝雅爲伊勢守護。襲父官武藏守。娶北條氏。時政後妻牧氏出也。以故深爲其所親任。建仁三年。守護京師。西州將士宿衛者。皆受其節度。元久元年。平基度平盛時等。作亂於伊賀伊勢。追伊賀守護首藤經俊。奪鈴鹿關。塞八峰山路。扼險拒守。朝雅以伊勢守護。率京兵。自美濃入伊勢。擊基度于富田城斬之。連破安濃多氣諸寨。遂入伊賀。擊盛時於六箇山屠之。其黨魁若菜者。復起於伊勢。連壘固守。朝雅回軍殲之。報

捷鎌倉。凱旋京師。於是。褫經俊守護。以朝雅守護二州。宿衛如故。尋表授右衛門權佐。牧氏與時政謀。毒三世立朝雅爲鎌倉主。事覺。時政牧氏皆見幽。令在京將士殺朝雅。朝雅偶侍後鳥羽上皇圍碁。家人告以兵至。朝雅毫無遽色。復席收子。奏難而出。與後藤基清佐々木廣綱戰。不勝。走于松阪中箭死。

野史氏曰。甚矣鎌倉之少恩也。初右大將當困阨之際。潛匿不死。曰吾得甲斐諸源兵。庶幾復振。使者旁午於途。當是時。武田氏糾合其族。援右大將。信義守駿河。義定守遠江。皆當敵衝。終能樹功東西。爲覇府之爪牙。然未嘗及醻其勞。而誅滅過半。益謂能助我爲力者。亦足能背我爲亂耳。夫明主之貽孫謀。在恩義如何而已。苟忌强猜大。芟夷以爲子孫之地。所忌者未必盡除。而不測之患。起於其所不忌。岩瀨曰。自斷手足誰爲護子孫。其有見於此歟。義信當平治之役。以義勇著名。及右大將世。更以文教得譽。其能自全於猜忌之際者。誠有以也。想其人猶有可稱者。當時文字陋。不足以發惜矣。

鎌倉史卷二十五

鎌倉史卷二十六

列傳第十

北條時政

北條時政。稱四郎。伊豆田方人。爲州豪族。自其先世與源氏通婚。時政器度沈審。有雄志。將軍之在伊豆也。平清盛命時政及伊東祐親監焉。將軍通時政長女。時政素器將軍。於是。佯怒而稍益親厚。將軍亦謂時政謀慮可倚。遂深相結。時政爲結州郡豪傑。招致門客。及源行家奉以仁王令旨抵北條。將軍先示之時政。詢方略。時政曰。八州皆源氏舊家人。役屬平氏苟免死耳。相摸三浦氏。下總千葉氏。素重信義。必不背

恩矣。上總平廣常。今爲藤原忠清所譖。將得罪。若啗以甘言。可致也。能致此三人。則餘皆風靡。但大庭景親從平氏得志。及武藏畠山重能。小山田有重在京師。其子弟必不來。宜先擊之也。將軍深納其言。由是機議密策皆與決焉。將軍既聚兵。使時政率佐々木定綱等八十騎夜襲平兼隆八牧寨。拔之。尋從入相摸。石橋之敗。將軍與土肥實平逃後山。時政疲而後狩野茂光。加藤光員等請從。時政不許曰。公等何不從大將。時政子宗時走平井。爲伊東氏兵所圍死。時政欲奔于甲斐。遇將軍于椙山。筥根僧行實素善將軍。聞其敗。使弟永實齎餉來餽。時政急起翼蔽將軍。紿曰。大將既死矣。永實曰。子疑吾歟。大將而死。子豈生存者。時政哂使見將軍。遂匿筥根。既而將軍趣安房。命時政如甲斐。趣武田氏發兵。時政途還。自巖浦航赴安房。迎將軍于獵島。將軍驚曰。卿何以在此。時政曰。某中道自度。今敗撓之餘。行次無定。不詳君所駐。而約出兵。恐人不我信。故踪君至此。將軍入安西。時政乃赴甲斐。遂說武田安田諸族。得二萬人。助將軍擊平維盛于駿河。走之。將軍還鎌倉。論功行賞。以時政爲首。覇府建。時政女立爲夫人。以肺腑益被親重。將軍忌弟義經智勇。謀除之。先削其俸邑以激之。義經叛于京師。將軍親將伐之。聞義經奔竄。途還。遣時政以千餘騎入護京師。四索義經不獲。將軍用大

江廣元議。奏請州置守護。邑置地頭。所在追捕。朝議難之。時政抗辨再三。終被允。因自請領七州地頭。已而辭之。特受追捕使。是時。大亂初平。京畿多事。時政內奉朝廷。外供軍政。酬應諮稟。未嘗擁滯。訴議百端。決斷如流。又得平氏餘孽。絕其種類。於是。京師大寧。歲餘東歸。擧從弟時定自代。正治元年。將軍薨。二世嗣。沈湎酒色。不復見朝。太夫人北條氏。命時政及比企能員等共政。時政爲人。外厚重而內文深。能以權略收衆心。當是時。太夫人攬權內。時政總政外。諸將不敢待以等夷。稱謂北條公。二年。敘從五位下。拜遠江守。建仁三年。二世疾病。太夫人議國儲。時二世世子一幡僅六歲。而弟千幡

年十二。時政請傳國世子而割關以西授千幡。已奉戴之。太夫人大喜許之。世子母比企氏能員女也。能員聞之。乃入二世臥內。議擊北條氏。事泄。時政遣人招能員。曰吾修佛事。公請臨焉。豫令射手二人伏門內。天野遠景。仁田忠常。伏中門內。候能員入擒而斬之。能員子宗員擁世子據小御所。時政遣子義時。率兵攻之。宗員縱火自殺。世子焚死。二世又使堀親家齎書。密命和田義盛仁田忠常。擊時政。義盛告之時政。時政殺親家忠常。太夫人令二世削髮徙于伊豆。而立千幡。是爲三世將軍。時政請奉三世於己第。以妻牧氏傅之。因與書諸將食邑如故。時政震起機動。猜忌克凡府中事。其依己者。必求其功而進之。其不依己者。必索其罪而除之。誅諸大臣。多出其謀。一府之人懼而就之。庶親緣其門以取榮顯。牧氏其後妻也。亦生男女子。女適平賀朝雅。是歲遣朝雅守護京師。男政範拜右馬權助。牧氏鍾愛之。欲其貴而意害三世。牧氏傾險驕恣。時政寵而憚之。所言皆聽。然牧氏舉止輕躁。意思所向。輙爲侍姬等所覺。太夫人遽取三世於牧氏而置之府中。牧氏懼請罪。太夫人慰解之。牧氏怏怏不樂。元久元年。三世遣政範及畠山重保等。迎婦于京師。政範入京。遘病死。重保與朝雅飲爭禮相難。朝雅銜之。數其妻訴重保於牧氏。牧氏聞政範死。哀感不措。怨聞女所訴。太怒。重保父重

忠。亦時政婿。而牧氏憎先妻之女。幸其罹患。於是泣訴時政。請必報畠山氏。時政召其婿稻毛重成。令與之圖。重成爲牧氏謀。先遣人召重保。復遣誘重忠。告以軍起。促之赴鎌倉。因數牧氏告重忠叛狀。時政命義時時房。擊重忠於途。二子不從而諫之。時政怒而入。牧氏使人謂義時曰。以繼母故。目吾爲讒乎。義時不得已。發兵先殺重保。遂逆重忠於二股河擊殺之。牧氏既欲其兒貴而兒則死矣。於是更欲其女貴。因說時政。秉此際會害三世。立朝雅爲鎌倉主。時政迎三世於其第。將毒之。事覺。太夫人急遣諸將。取三世徙之于義時第。時政所聚兵皆去歸義時。太夫人又命三浦氏勒兵。時政震懼。遂削髮退老於北條。後患殤卒。年六十八。

野史氏曰。右大將之在伊豆。一流人而已。時政爲之出力。結士集兵。以營大業。石橋之敗。諸將請從時政。時政揮之。使從將軍。是舍己奉主者也。然而右大將抔土未乾。始爲欲分天下於二豎子。以要其終。次爲欲弑其主而附宗社於女婿。何前忠而後逆也。曰此時政之本謀也。其意蓋謂吾平氏疏屬。雖有大計大謀。天下其誰與之。安得天下有素望者。因以成吾志。既而得右大將。故盡心輔之。然之人也素有威望。而機智或軼己。故終其世不敢露頭角。內固寵而外樹黨。又乘其猜忌。日去其所畏。月除其所忌。枝葉既絕。本根可拔。故右大

將既覺。其志速形乎外。予讀孝子傳。至曾我兄弟復父讎遂犯右大將行營帷之顧敎之者時政也。時政之使人也。勵色而巧言。使人領意於語默之際。故事敗而禍不及我功成則福歸己。狡智黠謀與王莽同科。終之毒婦勸逆。父子乖離。鬱鬱以死。然而子孫守其遺謀。終得遂初思。亦一世之姦雄矣。嘗試論之。忠姦之相似者。其目五。毀己奉人一也。量而克諫二也。謙而克勤三也。遠親就疏四也。惠而能愛五也。惠則似仁。遠則似義。謙則似禮。量則似智。毀則似信。斯五者忠姦共有。而庸主不能辨也。是以。君子不恃人之不爲。而恃己之能爲。爲而無咎。孰忍害之哉。

鎌倉史卷二十六

鎌倉史卷二十七

列傳第十一

三浦義明 弟岡崎義實 子義忠

三浦義明。相摸三浦人。大父爲繼。從八幡公戰陸奥。著功名。父義繼。撿斷州事。稱三浦介。義明襲稱大介。爲人剛果。重信義。義旅起。時年八十九。安達盛長傳檄詣三浦。義明扶病正衣冠。率子弟出接之。盥嗽讀檄。揮涙謂於盛長曰。頭公既沒。三位入道亦不得志。臣等所以育子弟蓄死士。爲有今日耳。謹奉命矣。臣年垂九十。欲再戴冑致死於先登。豈不快乎。顧謂子弟曰。吾老且病。朝不計夕。而今辱斯命。實一家之榮也。

夫天運循環。興廢有時。平清盛竊弄國權。縱極侈欲。荼毒流天下。自速覆墜。佐公我累世之主。而奉令旨討逆臣。汝曹宜竭力輔翼。以垂功名於無窮。若事不成。舍生取義。從公於地下。謹勿携貳。辭氣愿欵。坐中感動。乃饗使者。貽以刀馬。義明多子孫。長子義宗。稱杉本太郎。早死。次義澄。稱荒次郎。次義久。稱大多和三郎。次義春。稱多々良四郎。次義秀。稱長井五郎。次重行。稱森六郎。次義連。稱佐原十郎。義宗子義盛。稱和田小太郎。次義茂。稱小二郎。及將軍出軍于石橋山。義明令義澄等以三百騎赴之。至酒勾。聞將軍敗死。乃還與畠山重忠戰于小坪坂。克之。歸告義明。義明曰。重忠必來攻。汝曹急據衣笠。義盛諫曰。衣笠雖名城。兵寡難守。奴田三面負險。一方臨海。彼雖百萬衆。無所展力也。義明曰。今舉天下爲敵。無由求生路。而一旦棄名城。據僻地。戰雖引時日。反取怯懦之名。是勇士之所深耻。且他日源家興復。吾子孫幸有生存。必賞以地。汝欲得奴田耶。將衣笠也。夫勝敗不由兵之多少。在謀之臧否。若不肯用命。吾獨守衣笠而死。乃據衣笠。兵僅四百許。東門之外穿三塹。設二橋。路可容駢騎。置櫓三所。內貯射手。又伏挺卒於竹篁中。義澄義連將之。義盛與義明女婿金田賴次守西門。義久與義秀子義景將中軍。閒一日。重忠會河越江戸金子村山山口横山諸族兒玉綴丹黨三千餘

騎來攻。初小坪之役。義茂斬綴黨三將。綴黨欲復仇。率二百騎先門于城。城中雨射。敵陷塹中者。挺卒起敲之。狼狽而退。金子家忠率三百騎代之。奮勇血戰。奪二櫓。義明欲得閒殺之。贈酒勞之。家忠方飲。使義盛射之。中箭墮馬。弟家範救之而去。三浦餘一追之。反爲家範所殺。於是義澄下令。關門不復接戰。義明勵聲曰。汝曹何怯。夫對敵爭先。父子不相顧。踰屍蹀血。立決雌雄者。阪東之俗也。宜連騎突出誘敵險隘而擊殺之。義澄以兵寡不敢。義明奮曰。吾自結髮操兵。多歷戰陣。今衰病交侵。以碌碌死於牖下爲憾。幸遇今日。吾願足矣。當快戰死之。命士卒扶掖而上馬。義澄扣馬止之。義明叱曰。

臨陣致死兵家之常。當衝堅挫銳短兵接戰。汝曹徒秉城發矢。猶射圃角藝。何日決雌雄。揚鞭揮義澄。義澄執轡擁而入內。既夜。義明聚子弟諭曰。今日力戰。不失勇名。城兵已疲不可復戰。顧佐公勇略絕世。非一敗而殞命者。汝曹宜乘夜出城一會麾下而竭爪牙之力。阪東之士皆源家舊臣。一旦雖屬平氏。誰不眷戀其主。義旗所指望風自歸。老人之言必驗焉。吾當留於此張疑兵。汝曹速往。吾既大耋。死不足惜。獨憾不見佐公成業耳。義澄請與俱。弗聽。曰吾決不出圍城中矣。汝曹不去是背吾意也。義澄等攬淚而去。明日城陷。義明遭害。後三日。義澄等與將軍相得海上。皆驚喜拜曰。亡父之言

果驗矣。將軍聞義明死悲慟。後爲建佛堂於矢部。脩其冥福。義明弟義實。

義實稱岡崎平四郎。少時數殺人。人稱曰惡四郎。左馬頭遭害。義實起梵宇於鎌倉之龜谷。祈冥福。將軍聚義。義實首赴之。年且七十。據鞍顧眄。佗然如壯夫。從北條時政。攻八牧拔之。石橋軍敗。將軍自眞鶴碕登舩。將奔于安房。獨義實與土肥實平從之。當是時。海陸皆敵。二人盡心保護。數日望見一大舩。二人急匿將軍于船底。而待大舩。至則三浦氏也。見義實問曰。佐公何在。義實曰。吾亦跡公耳。義澄等泣曰。吾所以棄我父而逃者。欲一見公而已。往知如此。寧不與父死乎。將

軍匍匐而出自船底。皆以手加額曰。公果在焉。將軍北伐義仲。義仲避之越後。將軍使義實及天野遠景詰義仲。得質子而還。後告老剃髮。二世立不恤諸將。義實見太夫人北條氏。泣告家道衰薄。太夫人謂二世曰。先君創業。義實等實爲爪牙。今者聞衰耄家貧。以子孫爲患。宜增食。命未下沒。年八十九。子義忠。

義忠稱眞田餘一。驍勇善鬭。石橋之役。將軍問義實曰。大庭俣野自領先鋒。誰能當彼兄弟者。義實薦義忠。義忠受命而退。知衆寡不敵。欲與大庭兄弟搏死以摧敵鋒。召僕豐三家安。遺言託三兒。家安不肯曰。郎君弱冠。能爲佐公死。臣年六

十。獨不能爲郎君死乎。遂從而進。義忠喜騎悍馬。有一馬名夕顏。人無能騎。義忠繫四轡御之。於是家安以義忠新病起。請以己馬代之。義忠不聽曰。壯士畜强馬。爲今日也。進犯俣野景尚軍。東西衝突。敵莫不披靡。追北遇岡部搏之。副刀剄其首。鬭急不暇拭刀。時日暮雨甚。適馬逸不能止。四轡皆斷。遇景尚搏而伏之。欲拔刀剄之。刀不脫室。乃呼家安。家安未屬。而敵兵長尾爲宗來。夜黑不見咫尺。義忠紿曰。居上者景尚也。景尚曰非也。景尚在下。爲宗不能辨。景尚曰。摸甲自識之。爲宗乃進摸其甲。義忠恐爲宗有識。揚足蹴之。因刀室衝景尚不入。爲宗弟定景亦來。義忠終被殺。年二十五。家安見

義忠入敵中。不審其生死。衝陣索之。稻毛重成呼之曰。餘一既死矣。卿欲爲誰戰。速去自全。我不卿逼也。家安曰。勇士臨陣。有進無退。如聞主死即去。何用臣屬。我主死吾豈獨生。手斬八人死。義軍遂不振。及將軍入鎌倉。石橋將士爲降虜。將軍賜定景于義實曰。乃子之仇也。義實感其誦佛經。請而宥死。義忠三子。曰實忠成實實久。將軍在下總。慮其爲敵所獲。使人取置軍中。後每詣三島宮根。途經義忠墳。未嘗不流涕。至導者爲易路。又時命駕遊其家。存問遺孤。實忠亦稱餘一。拜左衞門尉。建保中。黨和田氏敗死。

野史氏曰。予嘗覽三浦大介上馬揚鞭圖。黃髮瘦骨。義氣滿面。慷慨激昂之狀。千載如見。何其壯也。至義忠受命而知死所。家安言聞主死即去。何用臣屬。皆所謂命輕鴻毛。義重泰山者。何其一族君臣。志氣之相似也。噫與盛矣。

鎌倉史卷二十七

鎌倉史卷二十八

列傳第十二

平廣常

平廣常上總人父常隆爲州介廣常襲爲權介資豪邁然少決斷平治之役屬源氏既又事平氏將軍使安達盛長說之應焉而意持兩端將軍奔于安房使使召廣常廣常不輙往及將軍經上總入下總千葉常胤應之兵稍振廣常乃大徵兵州內得二萬人追及隅田川於是義旅大振從擊平維盛於駿河將軍欲逐北而西廣常諫之反兵伐佐竹氏於常陸廣常與佐竹氏有姻將軍使往說之佐竹秀義不從聚兵據

金砂城廣常引秀義從兄義政見將軍將軍命廣常斬義政進兵攻金砂城城固不拔廣常曰秀義有叔父義弘性多欲啗以利城可圖也將軍頷之廣常往說義弘曰佐公起兵僅數月八州風靡所向無前是其成功在所不疑而秀義據孤城固守不降何其不通時機之甚也足下若能以奇計降金砂城持其功而謁佐公佐竹氏之遺領皆子之有義弘大喜引廣常出于城後縱火乘其不意秀義不能支棄城走廣常既多兵馬又一言下常陸負功偃蹇將軍開府鎌倉威望太重群下不敢抑視獨廣常無所畏憚嘗召會于三浦騎見將軍佐原義連詰之下馬對曰我家三世未慣其禮終不肯下

宴酣與岡崎義實爭賜將軍積不能平漸被疏斥廣常覺之以將軍雅愛都人士薦女婿平時家以伺察焉壽永二年將軍竟殺之子良常亦被殺居歲餘將軍聞廣常嘗納一甲於上總一宮謂必有異遣人取之中有一封書閱之乃爲將軍祈成功也於是大悔赦其弟天羽胤直相馬常清等後將軍朝于京師法皇延見使話往事將軍啟曰有上總介平廣常者數立大功然見臣事王室甚謹謂方今蟠據關東誰敢圖之何苦心王事爲臣竊懼縱彼在麾下天譴及臣身故前已戮之臣至誠奉君願賜亮察蓋以廣常雄傑有聲望特舉以藉口焉

千葉常胤

千葉常胤下總千葉人父常重爲州權介常胤襲稱千葉介爲人重厚沈毅長兵略有七子長胤正稱小太郎次師常出繼相馬氏稱相馬次郎次胤盛稱武石三郎次胤信稱大須賀四郎次胤道稱國分五郎次胤賴稱東六郎次僧日胤日胤居園城寺嘗受將軍密旨詣石清水刻一千日默讀大般若至七百日夢神授金甲覺而異之馳書報將軍會以仁王入園城寺日胤命弟子代居從王赴南都至光明山下王中矢殂日胤與追兵戰手斬六人而死時胤賴在京師聞變即揚鞭而東與三浦義澄省將軍於北條已歸與兄胤正議應

義旗。胤正未及告父。會石橋軍敗將軍奔于安房。使安達盛長召常胤。常胤低頭不應。少焉。胤正胤頼相儳和勸之。常胤慨然曰。佐公流落辛苦百端。積四八之星霜。今欲為祖先興廢絕之業。為天下誅無道之臣。實可欽仰。吾感激嗚咽。口不能言耳。豈敢猶豫。乃啟曰。鎌倉源家祖先之故地。公宜進據之。臣今將率子弟迎駕。是時。義軍在危。上總介平廣常。又懷貳觀望。將士危懼。口耳相屬。將軍聞常胤報。拊掌曰。吾事成矣。直過上總入下總。先是。常胤遣胤頼等。率兵襲斬州目代。遣孫成胤。擊豪族千田親政擒之。乃將三百騎。迎將軍於國府。獻捷。將軍延之坐右曰。自今以卿為阿父。常胤曰。兵尚形

勢。宜多設旗幕。以誘持兩端者。相武之地。可不血刃而定也。將軍從之。於是。遠近降附。日衆。獨伊北莊司常仲不降。將軍使胤正擊滅之。將軍入鎌倉開府。從常胤議也。從逆平維盛於駿河。從攻常陸。又從北伐。元曆元年。從源範頼討源義仲。大戰于勢多。追北入京師。又從攻福原。從徇山陽。文治元年。範頼至長門。糧不繼。旋軍於周防。將士窮困。退而多後言。常胤獨絕口不言。及渡豐後海。先諸將進。將軍遙諭範頼曰。常胤以衰暮之齡。連年暴露。奮不顧身。宜加優異。又曰。常胤老而在軍。其志益壯。宜擢之倫輩。以甄其功。吾每念常胤之勲。秖懼一生報謝不盡。西海平定。以功益食為下總守護。二年。

天下大定。諸將就國。常胤攜酒與小山朝政。岡崎義實。足立遠元。安達盛長。三善康信等。入賀將軍。康信歌。催馬樂。常胤起舞。盡歡而歸。三年。京師多強盜。詔徵衛士。將軍命常胤及下河邊行平入衛。寓書於中納言藤原經房。稱二人材武足鎮暴亂。閱月京師肅靜。乃還。五年。將軍將伐陸奧。命大臣獻兵具。特命常胤縫旗。謂天下歸義旗。由千葉氏也。尋命常胤及八田知家。別將海道兵。經岩城岩崎。與大軍會多賀國府。陸奧平定。割地賞功。常胤膺首選。明年。大河兼任起兵奧羽。復命千葉氏。帥海道兵伐之。是年。將軍朝于京師。命畠山重忠為前隊。而後隊難其人。知家曰。千葉介其人也。從之。天子

擢功臣賜官。常胤與焉。以官回授其孫。初將軍賜將士文書。必親畫花押。及置政所。有司奉令而行。不復親押。視事之初。賜書常胤。稱其閥閱之功。令子孫永永襲俸邑。常胤得書不悅曰。此有司之奉書而已。不足傳後嗣以為光榮也。願如故。將軍曲意從之。蓋異數也。又嘗請美濃蜂屋莊。將軍慰諭曰。卿勲勞吾不敢忘。然先帝之約。蜂屋不得置地頭。卿他日欲為子孫之地。豈無便宜之邑哉。語意懇惻。常胤感泣曰。將軍遇我如此。雖不得地而猶得也。位至正五位下。卒年八十四。初將軍敗石橋。當困厄之間。常胤闔族歸之。展力盡忠。比諸將最多。故將軍深倚信之。眷遇不替。終能保全功名。將軍嘗

曰。行賞功臣當以常胤爲首。其寵異如此。常胤妻秩父氏多生男子。三世將軍之在胎。將軍特命秩父氏獻鎭帶及生供七夜儀。胤正師常昇甲。胤盛胤信控鞍馬。胤道執弓箭。胤頼捧劍。羅列庭上以獻。皆有風儀。一府莫不屬目。胤正襲家稱新介。養和元年。命直寢室。胤正與葛西清重善。大河兼任之亂。胤正啓請與之偕軍。遂得兼任首。是役。胤正子成胤亦從軍。將軍賜書曰。臨戰自重。勿競先登。其被愛惜如此。胤正卒。成胤嗣。成胤卒。胤綱嗣。世襲下總介。

胤頼。敏警有機斷。落落負節。少在京師。時平氏專權。胤頼不肯阿附。遠藤持遠薦之。事上西門院。叙從五位下。持遠子僧

文覺有時名。胤頼訪之。一見有契。遂執子弟之禮。文覺謫伊豆。與胤頼協謀。勸將軍擧義。常胤之迎將軍。及先掃國內亂。皆出其謀。將軍深德之。眷遇尤渥。嘗諭旨曰。卿欲使子弟候瀧口。進退任卿意。不須吾言。時人榮之。將軍嘗詣鶴岡八幡祠。胤頼與父俱從之。將軍命班。使胤頼與父對坐。曰。家道莫貴於父。朝廷莫重於爵。常胤六位也。胤頼五位也。安得以私害公。子重胤善和歌。爲三世所親昵。嘗告歸月餘。將軍賜歌趣之。重胤不時至。將軍怒。重胤見北條義時。請敎。義時命詠歌獻之。重胤立賦。義時獻之將軍。覽歌意解。即召見。恩眷如初。承元中直瀧口。子胤行。亦善和歌。長筆札。拜中務丞。薙髮

名素暹。寶治中。特命掌問狀敎書。

野史氏曰。千葉氏惇惇少矜伐之風。且應義旅危急之際。如癢之逢搔。其所厚待不亦宜乎。平廣常兵雖多。所謂觥飯不及壺飧。弗懌之責積於主心。亡滅之機兆於不斷。甲中之書。何補於萬一哉。

鎌倉史卷二十八

鎌倉史卷二十九

列傳第十三

小山朝政 弟長沼宗政

小山朝政稱小四郎下野都賀人父政光爲州大掾自其先秀鄉戡天慶亂子孫世居關東部伍訓練皆有家法號稱東方名家政光妻八田氏嘗乳將軍源行家之奉令旨下關東也亦結小山氏朝政謀之同宗足利忠綱忠綱不應而入京擊以仁王軍於宇治河殺源兼綱等義旅之起朝政以父在京故不卽應而使八田氏提季弟朝光謁將軍於隅田河告以故及將軍入鎌倉又遣弟宗政從弟政平等從之先是忠

綱聞東方軍起及還欲乘閒并小山氏會源義廣起兵常陸欲襲鎌倉率三萬人入下野招忠綱朝政忠綱應之朝政自計兵寡詐許之潛遣羸卒伏轟澤地獄谷令曰戰合昇樹號呼乃將數百騎迎義廣於野木祠乘閒擊之義廣見其兵寡侮之俄而東西喊聲大起義廣軍驚潰宗政亦自鎌倉來援適颶風揚砂石朝政乘之義廣敗走朝政班軍使宗政獻捷於鎌倉將軍收足利氏食邑班賜之既而政光至自京師朝政乃入謁將軍勞待甚渥元曆元年從範賴討義仲又從攻福原皆疾戰從徇西海軍糧不繼將士思歸獨朝政及千葉常胤銳意進取將軍手書褒之先是政光既告老朝政當受

官而幕府未及表薦朝政赴西海義經薦之授兵衛尉已而將軍忌義經欲其引罪先罰諸將不由其擧而受官者因讓朝政曰卿取官似馱馬食道草因不許東歸俄而亦懼諸將留京屬義經皆召還之及伐義經朝政請先鋒將軍大喜恩禮如故陸奧之役豫命朝政獻絹以制旗曰欲倣乃祖征賊也從拔厚樫城別將屠物見岡並多首功將軍賜旗幟弓槊於其家士以旌異之明年從朝京師天子擢功臣授官朝政拜右衛門尉尋轉左衛門尉調撿非違使正治元年爲播磨守護建仁初宿衛京師車駕覲法皇朝政從會城長茂叛圍朝政邸留守兵拒卻之長茂敗走以宿衛勞敘從五位下拜

下野守事竣東歸朝政性長厚謹直自持故立嫌疑之世得全功業有人誣宇都宮朝綱謀叛幕議命朝政伐之朝政以姻婭辭因密諭賴綱賴綱謝而得免晚年薙髮名生西承久之役入鎌倉參決軍謀卒年八十四朝政傳其家射法將軍講射儀必主小山氏子朝長承久之役戰大井渡有功拜左衛門尉朝政弟宗政

宗政稱長沼五郎性剛直喜氣俠面折人短不屑毀譽雖權貴皆憚之源義廣之亂在鎌倉聞變卽馳赴之見朝政馬風於山谷也以爲朝政既死欲報之仇直突義廣陣關弓擬義廣有一騎蔽之射殪之義廣軍爲之卻先是朝政中矢墮馬

襄創復戰。終大敗之。西海東奥之役。皆有軍功。將軍嘗賜田於信濃善光寺。因以宗政爲地頭。北條時政之圖毒三世也。太夫人命宗政及三浦義村等。往取三世。三世既長。内謁稍盛。宗政病之。時有告畠山氏子僧重慶在日光山謀不軌者。三世命宗政收之。宗政斬重慶還報。將軍使人讓之曰。重慶之叛。虛實未審。汝輙斬之何也。宗政瞋目曰。彼反跡已明。臣所以不生致者。恐將軍聽内謁宥之也。昔先將軍。嘉臣戰勞。將有所顯賞。臣固辭不受。請賜鮑箭匡海道十五州武士之不法。先將軍重武。許之。今也廢武事不講。惟詠歌蹴鞠之耽。疎薄勇士。親寵婦女。擧天下沒收之地。而歸之於内嬖。榛谷

重朝邑。賜五條局。中山重政邑。賜下總局。比比皆是。故將軍之業墜於地矣。將軍怒禁其朝謁。無幾得解。久之。叙從五位下。拜淡路守。卒年七十九。

三浦義澄　弟佐原義連

三浦義澄。稱荒次郎。大介義明子也。初別居矢部。後兄義宗死。承家。稱三浦別當。性沈勇有謀。將軍在伊豆。因獵游三浦。深結義澄。治承中。義澄役於京師。會以仁王敗。義澄聞變。即揚鞭而東。與千葉胤賴。省將軍於北條。將軍屏人深語移刻。約期而歸。及將軍出軍於石橋山。義澄與弟義連。從子義盛等。帥三百騎。航海赴之。阻風不能進。轉就陸。會丸子河暴漲

不得濟。日且晩。聞大庭景親圍石橋。乃燒大庭氏黨家河上者。遙示應援。時畠山重忠陣于金江。爲平氏。義澄將待且而濟。既且。逢大沼三郎從石橋來。言軍敗佐公戰沒。衆愕然失色。曰前有大庭。後有畠山。腹背受敵。不如自殺。義澄詰大沼曰。子面視佐公死耶。曰否。曰傳聞之言不足信也。安知不敵詐爲此言欲使我輩解體哉。石橋連山接海。澗谿之深。可潛匿以脫。房總之通。可輕舸而走。當一見北條。土肥諸將。審其存亡。事果實報讎而死。何徒死哉。衆從之。義澄欲避重忠軍。義連不肯曰。重忠乳臭兒。當衝陣掠良馬而去。何避之爲。義澄曰。不然。今我奔走數日。士馬共疲。況主將既敗。不知存亡。軍

氣沮喪。不可復用。重忠結營休士。以逸待勞。欲取彼馬。反失我馬。擊之非計也。宜沿海而過。兵馬之聲。與波濤相亂。敵必不覺也。義盛曰。今避其鋒。恐後受侮。與義連策馬而馳。大呼過重忠陣。重忠發兵追之。義盛等旋軍。戰于小坪阪。得首數十級而歸。間一日。重忠以三千騎來圍我衣笠城。衆咎義盛等速兵。遂奔于安房。與將軍相得。是時將軍在厄。三浦氏以三百騎護之。將軍欲之上總。夜宿白屋。州人長狹常伴襲之。義澄逆擊敗之。將軍歷二總。濟隅田河。重忠乃降。重忠嚮殺義明。將軍諭義澄曰。義明死於國矣。非重忠殺之也。愼勿相仇視。義澄黽勉從之。將軍自擊平維盛。歸。論功行賞。以義澄

襲三浦介。撿斷州事。軍政機密皆與決焉。從源範賴徇山陽。範賴將渡海赴豐後。諮千葉常胤曰。吾聞之家兄周防東連京畿。西控太宰府。爲海道之要衝。吾欲令智勇而有衆者居守焉。誰可者。對曰。三浦介其人也。乃命義澄。義澄不悅曰。臣老矣。欲先諸將而死國。碌碌留無事之境。非所願也。範賴諭留之。已而源義經陷屋島。平氏走于彥島。義澄航海會義經於大島。義經喜曰。卿既覽門司關者。命爲先鋒。進至沖津。平氏又走于田浦。遂及于壇浦。大戰殲之。陸奧之役。攻厚樫城。疾戰。進至磐井。獲魁帥若二郎。明年。從朝于京師。天子擢功臣賜官。時除者十人。而三浦氏拜者三人。義澄請以官轉授

其子。義旅之起。北條。土肥。雖稱豪族。素之兵馬。實倚賴三浦氏。而義明。義忠首授命。及征夷大將軍之命下。將軍迎天使於鶴岡祠。特命義澄爲拜命使。受除書。觀者如堵。莫不歆羨焉。右大將薨。二世立。義澄與北條時政。大江廣元等。參決政事。卒年七十四。子義村別有傳。義澄弟義連。

義連。稱佐原十郎。身長七尺五寸。小坪衣笠之戰。皆著勇力。從義經討義仲。又從攻福原。義經以鐵騎下鵯越斷崖壁立。衆不敢進。相視失色。義連奮曰。吾獵於甲信之山。千林萬壑。未嘗覺難。今敵爲雉兔。此亦好射場。策馬而下。義經據鞍顧眄曰。十郎壯士。可使其獨死乎。諸將皆奮。一擁而下。遂達城後大敗之。以功爲和泉紀伊守護。將軍嘗游三浦氏。岡崎義實與平廣常爭賜。將軍厭之。以主人故默未言。義連入諭之。二人慙服而止。後北條時房。加元服於幕府。右族畢臻。將軍命義連爲賓。義連固辭不敢當。將軍曰。吾嘗游三浦。卿一言解紛。吾於是知卿矣。之子前途賴卿調護。卿善視之。義連乃進加冠。人皆榮之。建久元年。從朝于京師。拜左衞門尉。子盛連歷官至遠江守。初義村女。適北條泰時。生時氏。後離婚。再熊盛連。生子光盛。盛時。時連。及經時時賴執權。以姻好事北條氏甚謹。北條氏亦特厚之。三人皆未冠而授衞府。有異母兄二人。曰經連。廣盛。及三浦光村亂。三人誘二兄。俱入衞時

賴第。時賴大喜。擢甲冑。三浦氏滅。以盛時襲三浦介。初稱佐原。至是盛時復三浦。

野史氏曰。小山氏自天慶奏功。世與源平氏比肩于朝堂之下。異乎夫家人輩待以奴隸者。故外示獨立。而內潛與鎌倉膠漆。故父得免罪于西。而子得植功于東。可謂得謀矣。三浦義澄。受約於建義之初。決然先起應之。房總之厄。爪牙兼耳目。拜命之使。他人不敢企望。有以哉。

鎌倉史卷二十九

鎌倉史卷三十

北越　小川弘著
東京　村田直景校

列傳第十四

佐々木秀義 子定綱經高盛綱高綱

佐々木秀義稱源三近江蒲生人世爲佐々木地頭秀義年十三謁六條源大尉大尉奇其才賜鎧刀爲假子保元之役從源左馬頭攻白河殿族戰平治之役平重盛以鐵騎五百攻郁芳門秀義與鎌田政家後藤基綱波多野義通三浦義澄首藤俊通齋藤實盛岡部忠澄猪股範綱熊谷直實平山季重金子家忠足立遠元平廣常關時員片桐景重十六騎

從源義平擊敗之左馬頭東走秀義殿戰數卻敵左馬頭得間脫既而左馬頭被害諸將變節皆事平氏秀義介然守節落魄無以爲衣食欲依姨夫藤原秀衡於陸奧行抵相摸訪澁谷莊司重國自保元平治之役秀義勇名聞天下以故重國堅抑留之以女妻之於是州豪傑如大庭景親等皆延爲賓友秀義有四子曰太郎定綱曰次郎經高曰三郎盛綱曰四郎高綱娶澁谷氏生五郎義清皆不治生產射獵演刀放游寄食定綱客于宇都宮經高寓于波多野高綱游于京師義清婿于大庭而遣盛綱事將軍于伊豆及以仁王敗景親歸自京師受平氏旨圖將軍密語之秀義秀義遣定綱馳告之將軍且曰天下之事後者爲人制後先之機在今日矣君盍早擧大事時將軍方計畫擧義見定綱大喜謂曰吾算未定既傳播京師若曠數日則事愈露今決意擧大事先取八牧天欲使吾掃清天下也必克之若命屬否塞則轉死乎溝壑將卜成否於一擧卿幸留議定綱請還取鎧仗與諸弟俱來將軍乃戒曰又寓書招重國定綱歸報父且請重國重國不從而沮之秀義命諸子曰四昆往矣一季留定綱等乃發義清留與重國屬景親及覇府建秀義復爲佐々木地頭養和元年冬源義經足利義兼等議欲逆平維盛于遠江秀義料曰聞維盛在近江敗軍之餘難可再擧未知其期也且源

藏人守尾張彼安得踰而東哉義經等乃止維盛果不能出兵元曆元年富田家助平田家繼等起兵于伊賀伊勢應平氏轉戰入近江秀義發甲賀兵逆賊于大原勵衆督戰得首九十餘級而身亦陣沒年七十三四子皆建功於府下獨義清後降以父兄功免死建永中命掌啟行儀衛官至隱岐守定綱沈毅果敢生長患難而無傾險之態折節下士士皆重之初將軍與定綱約期而重國沮之不爲給裝具定綱曰吾義不食言遂率諸弟發定綱經高跨瘦馬盛綱高綱步從遇秋潦道不通後期一日將軍疑其意中變方悔恨及見乃欣然也又見其軍裝寒儉爲之泣下遂命與北條時政等乘夜

襲八牧。時政謂定綱曰。八牧監堤信遠驍騎也。別居八牧北。子請當之。定綱許諾。命經高當前門。自與高綱出于舍後。經高入門射之。信遠知有敵。亦令其衆射之。自揮刀而出。經高舍弓交刃。定綱高綱繼至。斬信遠。馳援八牧屠之。石橋之敗。與諸弟走澁谷。將軍徇房總。入相摸。復起應之。從伐平維盛于駿河。又從入常陸。攻金砂城。疾鬭累功。拜撿非違使左衛門尉。爲近江守護。建久初。衛京師。佐々木租入延暦寺者。會水潦多逋負。僧徒奉日吉神輿來責租。毀牆垣。扑奴婢。定綱子定重麾兵禦之。傷二人。僧徒乃奉神輿入京師。誣奏定重放火斷橋。縱騎扼歸路。殺傷甚多。又馳使訴幕府。指定綱驍

騎五人爲兇首。將軍命梶原景時入京師。多方營救。時朝廷事佛尤謹。凡叡山所請。曲意優容。於是詔流定綱于薩摩。子廣綱于隱岐。定重于對馬。定高于土佐。五人者下獄。山徒怒猶未釋。朝議更追殺定重。梟首辛崎。後四年。會赦歸。將軍喜甚。執其手泣曰。吾報卿父子未終。卿則罹此難。悉復其故食邑。新增食邑七所。授隱岐地頭。近江長門石見守護。佐々木氏於是始强大。定綱元久二年卒。子廣綱信綱著于時。廣綱襲近江守護。拜撿非違使左衛門尉。後鳥羽上皇調爲西面。以勞增食。建保中。上皇幸日吉。廣綱從。有賊傷專當童。衆喧噪不能獲。廣綱祖朝衣射殺之。上皇褒之。授從五位下。幕府增食。尋拜山城守。信綱拜左近衛將監。遷右衛門尉。娶北條泰時妹。爲其所親信。承久之役。從泰時犯京師。官軍拒宇治河。泰時命芝田兼義探津先涉。信綱在傍。卽起俱往。時雨水暴張。溺死者九百餘人。信綱獨達中洲。信綱子重綱年十五。援父馬尾泅而涉。信綱命還乞兵於泰時。重綱往來水中將命。觀者壯之。信綱遂濟河先登。王師敗績。調撿非違使。尋轉左衛門尉。叙從五位下。追論宇治河功。授數莊地頭。補近江守護。是役也。廣綱與從子久綱。屬王師。拒東兵于大豆渡。聞大炊渡敗。衆皆遁去。久綱自書名於旗。留戰曰。恨與懦夫共事。軍敗自殺。廣綱退守宇治。爲東兵所擒。斬于京師。廣綱季

子勢多伽。事仁和寺道助法親王。有寵。親王送勢多伽于六波羅。遣使乞之。其母從之。哀訴痛哭。感動傍人。泰時原之。比出府門。信綱適至。謂泰時曰。狼子不可畜。終殺之。信綱後拜近江守。叙從五位上。爲評定。薙髮名虛假。屛居高野山。卒年六十二。子孫世居顯職。

經高拜中務丞。爲淡路阿波土佐守護。宿衛京師。嘗犯法。以勳舊不問。正治元年。將軍薨。京師訛言。大和賊來犯。經高徵三州兵。都下騷然。上皇震怒。下幕府按治。貶爲庶人。削髮名經蓮。明年。使子高重齎書入鎌倉。分疏其寃。幕議釋罪。而不還食邑。經高入謝。偶當將軍忌月。經高齎親寫法華經。慶之

影堂。作文奉祀。語甚酸楚。二世爲引見。還賜一邑。經高說往事。陳功勞。憾慨激烈。聲淚俱下。親與其事者。如和田義盛等。皆爲之墮淚。北條泰時。謂父曰。經蓮食邑。皆軍功所賜。今既赦其罪。何不盡還之。且經蓮强禦之士。不宜使懷怨。不聽。經高既不得志於鎌倉。承久之役。奉詔詣上皇宮。參軍謀。遣子高重守勢多。高重死之。經高逃于鷲尾。泰時使謂之曰。勿死。將請命於鎌倉。經高曰。是勵我也。我何不自恥。執刀自屠。未殊。泰時遣轎召之。尤非告諭之意。經高快叫而絕。

盛綱。初名秀綱。年十七。秀義遣之。事將軍於伊豆。將軍命安達盛長加首服。更今名。爲人銳果。有氣概。八牧石橋之役。皆疾戰。從源範賴徇山陽。時平行盛軍兒島。範賴進陣于藤戸。行盛見其無戰艦。呼招之。盛綱曰。惟我不得濟。使豎子嘲笑。苟能濟之。雖隻騎足以奪其膽。求得土人知淺處者。令標識之。且躍馬破濤而進。衆從之。擊走行盛。將軍手書褒之曰。古來無雙。賞賜兒島。累功拜左衛門尉。爲伊豫守護。盛綱矜絜自喜。不附權貴。及將軍薨。褫伊豫守護。上書曰。事與時移。況論失所。不敢望新恩之榮。請還本管之地。不省。薙髮名西念。退居上野磯部。建仁元年。城資盛叛于越後。令越後佐渡兵伐之。不克。乃起盛綱。督越後佐渡信濃兵伐之。盛綱適行散門外。使者來傳敎。即取馬於門側。跨之而發。家人倉皇追及

之。諫其輕易。盛綱曰。不然。天慶之亂。藤原忠文爲追討使。方食。聞有召。拋箸。遂入朝受節刀。不復還家。勇士忘躬殉國。何謂輕易也。遂倍道兼行。三日抵鳥阪。遣使告諭。不服。乃縱兵攻之。賊不能支。終屠之。月餘越後悉平。建保中。命盛綱。撿斷越後州事。兼參守護事。尋卒。盛綱幼事將軍。最見親信。八牧之役。獨留盛綱自衛。既而又遣援軍。後賜食邑於越後越水。多鱖魚。嘗從朝于京師。抵菊河偶邑。致鱖魚脯。執刀割食之。以爲美。使幼子并刀獻之將軍。將軍題歌盆背報之。其見親狎如此。子信實。稱加地太郎。盛綱嘗與將軍博。信實時年十餘。侍傍。工藤祐經後來。無座。乃抱信實還之。代居焉。信實恚。取石投祐經。流血。因走出。不知所之。將軍使盛綱追之不獲。盛綱叩頭謝曰。永斷父子之恩。立錐之地不敢傳焉。將軍曰。第往謝祐經。盛綱曰。兒無狀。亡論于死罪。然非臣與祐經有怨。以子故屈膝於儕輩。勇士之所恥。請賜幕下之慰諭。將軍可之。遣使諭旨。祐經曰。是臣之過也。童子所爲。本無纖介。況於其父乎。信實走就僧。薙髮名西仁。後承家。承久之役。從北條朝時。由北道犯京師。河勾家賢。據越後願文山。信實擊敗之。林石黑諸族。望風而降。信實弟盛季。官兵衛尉。攻鳥阪城先登。

高綱。機警。慷慨負節。便弓馬。少依姨在京東吉田。負寠不能

自存。欲事平氏。既而歎曰。昔夫人與六條大尉。約爲父子。今吾雖貧。豈執役仇氏乎。以仁王敗。遂辭姨而東。旦日過野洲河原。遇控馬田父。高綱假其馬濟河。因殺田父奪馬。疾驅而東。石橋之敗。教諸將射馬。斃馬横路。敵不能進。諸將多逃。將軍親殿射敵。高綱諫曰。臣等尚存。君何輕鬪。宜速去。臣請冒尊名以當敵。乃自稱源頼朝。以殿戰甚力。將軍顧曰。苟得志。則天下與卿共。元暦元年。將軍遣範頼義經。討源義仲於京師。令曰。北軍阻我兵。必於宇治。勢多。衆宜騎渡。乃悉出廐馬贈之。獨留二駿。曰池月。曰磨墨。池月最駿。梶原景季請得之以先登。不許。賜磨墨。諸將皆發。明日。高綱自近江來謁。將軍

曰。卿宜便向京。今來何爲。對曰。臣赴戰不期生。欲一拜辭以親受指旨。馳三日乃達。馬已疲極。不得與諸將俱發。獨後至今日。將軍喜謂之曰。汝得善馬。能先登於宇治乎。曰。能。臣生長上流。識其淺深矣。乃賜池月。曰。景季請得之。而不與。汝宜記於心。高綱感謝曰。君聞臣未及戰而死。則先登爲人所奪也。聞尚在。則先登者臣也。拜舞而出。時諸將在浮島原。景季牽磨墨而上高阜。誇示於衆。既而聞遠嘶聲。畠山重忠曰。池月聲也。何以來。衆不信。頃之。馬卒牽池月從高阜下。過金鑣噴白沫。仰而大嘶。聲如洪鐘。景季問曰。誰氏之乘馬。卒曰。佐佐木氏。景季曰。三郎乎。四郎乎。曰。四郎。於是景季大慍曰。不許我而賜彼。公之寵彼有踰我者。我不圖遂如此。豈堪至恨。不如與彼死於此。乃按刀當道而候。高綱望見之。謂其騎曰。彼非源太乎。殺氣滿面。殆爲池月也。景季呼曰。四郎久闊。無恙。鄉者見池月。卿所恩賜乎。高綱曰。否。吾馬疲不可用。欲就公廐請一。聞卿已得磨墨。至於月池。卿請之不能得。吾安得有請。因誘廐人竊之。他日蒙譴。子幸救之。景季色解。笑曰。噫不竊何得。悔我不竊。乃與俱西。抵宇治河。自橘小島碕。爭先進。景季差先高綱。高綱自後呼曰。源太馬帶緩矣。恐覆鞍。景季駐馬約之。高綱起躍而過。上岸大呼自名。兩軍觀者拊循鳴箙以贊歎之。遂爲先登第一。景季踵上。俱突北軍。逐北入

京師。從義經護法皇六條宮。從攻福原。累功任左衛門尉。爲備前安藝等七州守護。既而高綱慨世路艱險。薙髮隱高野。高綱有兵略。諸兄皆不能及。建仁中。經高盛綱奉勅。提高綱子重綱等。攻延暦寺僧徒于金子山。高綱省二兄於路次。二兄盛稱重綱材武。高綱不答。熟視久之。二兄怪問其故。高綱曰。厚甲大弓。裝不稱身。是必不免。因說攻守略。經高盛綱從其言。皆驗。而重綱果戰沒。

野史氏曰。平治十六騎。皆當世雄傑之士也。然及左馬頭被害。皆低頭屈膝。改節事平氏矣。獨秀義舍利取義。卓然無所阿附。一朝勃然。攀鱗附翼。四子首建功於府下。皆爲時大臣。

天之福善何其速也。

鎌倉史卷三十

鎌倉史卷三十一

列傳第十五

狩野茂光

加藤景員 子光員 景廉

狩野茂光伊豆著姓也世爲押領使稱狩野介嘗與州人三戶氏搆兵各募勇士茂光得加藤景員父子由是兵威大强加藤景員稱五其先加賀人景員爲伊勢祭主大中臣能隆家司調撿非違使殺人避讎于東二子曰光員稱太曰景廉稱次並驍武茂光聞其名以妹妻景員嘉應中詔茂光督武藏相撲兵討源爲朝于大島茂光率景員等討平之將軍在

伊豆射獵之次游狩野氏茂光子親光及外孫田代信綱等皆勇猛與景員二子皆爲將軍所知義旗之建實倚其力石橋之敗茂光欲走甲斐老而肥大艱行步顧親光曰天乎吾不能復行顧佐公非常人汝曹亟舍吾而從之愼勿懷貳乃自盡景員追及將軍請從將軍諭散去景員匿筥根山不食三日謂二子曰吾老矣生死不足慮佐公非常人汝曹亟去從之努力奉之遂入走湯山剔髮爲僧二子攬涕別趨伊豆爲土兵所逐兄弟殊途走至駿河復相得遂共匿富士山下及時政引武田氏兵入駿河復從之與橘遠茂兵戰光員斬一人虜一人景廉斬二人虜一人謁將軍於黃瀨河將軍聞

茂光死深悼之以其子宗茂襲狩野介光員景廉等賜宅地于鎌倉迎景員于走湯山景員建久中卒親光陸奧之役攻厚樫城先登死之

光員元久中宿衞京師後鳥羽上皇擢爲西面授左衞門尉從平賀朝雅討伊賀伊勢賊以功增食拜伊勢守子光資爲兵衞尉建保之亂疾戰亂定益食承久之役光員屬官軍守市腸敗走不知所終

景廉膽勇善戰茂光之擊大島至則源爲朝旣自刄倚柱不僵狀如生爲朝勇名震天下衆環視莫敢近景廉後至突出斬其首將軍遣茂光等襲八牧約之曰吾卜成否於斯擧勝

則擧火留景廉及佐々木盛綱等自衞旣而火久不擧將軍執眉尖刀授景廉曰夜戰利於長兵卿以此斬兼隆景廉抵八牧戰方酣塞堅不拔景廉聯楯數枚綴以紘浮諸塹以渡踰壘而入立斬三人有善射者關屋八郞自櫓上呼曰吾所餘惟一矢誰敢當之者景廉謂家奴洲崎三郞曰人無百歲壽所重名耳幸當義旗之初汝能代吾死乎洲崎感奮佯稱景廉而進中矢死景廉突入斬關屋進又殺一人及寢寢戶微開見兼隆拔刀立燭影乃脫胄冒於眉尖刀闖戶如人窺戶狀兼隆以爲敵至擊之誤入于楣景廉乘虛擧刀斬兼隆用燭縱火于屏障以出將軍望火擧大喜黎明凱旋提兼隆

首。呈将軍曰。天下可以卜也。石橋之役。将軍親殿射敵。景廉執将軍轡回走。復還。斷後。由是益爲将軍所知。元暦元年。從範頼徇山陽。在軍遭病。强起入西海。人或止之。景廉曰。大丈夫死且不避。疾病何足言。寄書於父曰。兒蒙幕下之寵恩。嘗命侍左右。緩急之際。非臣子辭難之日。是以從役於西海。不幸罹病。勢日危殆。舍身殉國。不敢愛生。即以病死。幸視爲死國。景員持書入白。将軍嗟悲。與書勞問。賜之鞍馬。謂速騎此歸。景廉夙被知遇。居常有病。将軍輙臨問焉。将軍伐陸奥。以武藏上野兵。屬景廉及葛西清重。擊金剛秀綱。攻厚樫城。疾闘。累功任撿非違使左衛門尉。二世時坐與梶原景時善。貶食邑。建仁之亂。殺仁田忠常。攻比企氏先登。後削髮稱鈔法。承久三年卒。子尚景官至伊豆守。

田代信綱

信綱者。伊豆守藤原爲綱子也。爲綱爲州時。通茂光女生之。遂屬茂光育之。稱田代冠者。剛勇有機斷。石橋之敗。登高樹注射。将軍得間而遁。源義經之攻福原。與土肥實平議。欲夜襲敵營。實平未應。信綱儳和曰。我軍衆盛。敵必謂我不求利於夜。掩其不意。莫不克矣。遂襲平資盛營。資盛果大敗。義經乘大風入南海。諸将懼不敢往。獨信綱與畠山重忠等從之。戰尼子浦。屠勝浦城。攻陷屋島。大戰壇浦。並有功。

工藤景光 子行光

工藤景光。茂光宗人也。爲狩野莊司。以仁王敗。景光勸将軍舉義。遂提子弟入甲斐。説安田義定。起兵應之。將入相摸。與股野景尚戰波太山。敗之。謁将軍於黄瀬川。景光巧射。兼精射儀。爲當時所推。建久四年。從畋富士。有巨鹿挺走。連發三矢不中。舍弓而歎曰。吾結髮射獵。今踰七旬。未嘗不命中。今者心惘然。使鹿逸去。豈是山神所馭乎。吾命必盡於此。及昏果病作。竟不起。子行光。

行光。稱小二郎。驍勇善闘。将軍嘗創永福寺。命諸将負材。行光與畠山重忠。城長茂等。功敵百人。觀者瞠眙。陸奥之役。行光與狩野親光。藤澤清親等。攻厚樫城先登。比入城門。行光第一。有伴藤八者。力冠六郡。行光格殺之。有驍騎與清親搏。行光扶清親而獲之。清親喜甚。約以女妻其子。明日城陷。所将卒獲下須房秀方。陸奥平定。賞賜岩井邑焉。明年。大河兼任作亂。行光與由利維平等擊敗之。行光射騎並巧。嘗從二世游稲村碕。發一箭墜二翼。又嘗從游相摸河。命騎惡馬。行險。了不蹉躓。二世賞之。行光有三壯子。曰藤五。藤三郎。美源二。二世嘗命陸奥人宮城四郎。伐芝田二郎。偶藤五。藤三。自岩井邑。将歸鎌倉。途聞之。還會于軍。襲芝田寨。後殺十餘人。芝田遂敗。二世聞之。欲識其面。行光裝三士入謁。二世欲取一

人祿之。行光曰。自先臣景光。屢從征戰。出十死遺一生。皆此輩之力。幕下收天下之精銳。所乏非勇士也。臣惟有此三士。願恕之。二世曰。汝言有理。汝不唯善弓馬。辭令亦巧。宜亟傾三杯。賜酒而罷。時人榮之。

後藤實基

後藤實基。源氏舊家人也。平治之役。從源義平。戰待賢門。追北至東三條。射殺大木戶八郞。軍敗。從左馬頭東走。至龍華。左馬頭命還京。育其少女。既長爲中納言藤原能保妻。義旗建。實基歸之。從義經攻屋島。平氏急收兵上舟。實基疾驅焚城。平氏失依據。遂潰。實基無子。養佐藤仲清子基清爲嗣。基

清以軍功。拜撿非違使左衞門尉。爲讚岐守護。及能保爲京師守護。請基清爲警衞使。獲反者平知忠平正重等。二世時。坐事免讚岐守護。承久之役。屬官軍。軍敗而降。當斬。子基綱請刑之。

仁田忠常

仁田忠常。伊豆田方人也。有拳勇。能搏猛獸。應義旗。戰於石橋。西海東奧之役。皆疾鬪。建久四年。將軍畋富士。曾我祐成及弟時致。殺工藤祐經。行營騷擾。壯士出戰多被創。忠常奮擊斬祐成。初將軍在伊豆。忠常往來給事。以故尤親寵。嘗有病。將軍親訪之。二世時。北條時政專府權。嘗命忠常及天野遠景。殺比企能員。遂攻小御所。俄而二世密賜書忠常及和田義盛。殺時政。事泄。時政招忠常。忠常不知事泄也。以爲將賞己功。乃往。時政留之。日晏不還。其馬卒怪而歸告。子弟等以爲忠常被殺。乃襲北條義時第。皆見殺。忠常辭出。聞變驟然曰。吾可死矣。趨入幕府。途見殺。忠常嘗從二世獵富士。山中有穴。名人穴。二世命窮其所至。賜寶劍。與從者五人入焉。狹隘不可迴踵。冷水浸脚。蝙蝠撲顏。入漸深。豁然見大河。逆浪沄沄。忽隔水見火光。從者四人中毒死。忠常解劍投河。獨從一卒得歸。往來穴中一晝夜云。

宇佐見實政

宇佐美實政。稱平次。伊豆人也。有猛氣。爲將軍所知。石橋之役。與兄政光俱殿。戰甚力。將軍入鎌倉。論功行賞。實政與焉。命直寢室。將軍伐藤原泰衡。命實政及比企能員。督上野越後兵。自北道入出羽。擊殺田河行文秋田致文等。會大軍于陣岡。又生擒泰衡騎將由利維久。以軍功賜津輕。留撫邑民。明年。大河兼任起兵入津輕。實政戰死之。

野史氏曰。當戰國縱橫之間。得一士猶足以自强矣。如羈縻失方。萬卒離心。吾讀史至石橋之敗。如茂光景員等。皆目右大將爲非常人。使其子弟舍己而從之。其他見危授命之士甚多。人心歸向如此。其所以大興有由哉。

鎌倉史卷三十一

鎌倉史卷三十二

列傳第十六

土肥實平 弟土屋宗遠

土肥實平稱二郎其先自武藏徙相摸至實平居足柄土肥之鄉與伊豆相隣實平爲人淸儉有幹局將軍以爲可屬大事義旗之建多出其所謀將軍入相摸主土肥氏以會將士石橋軍敗將軍入杉山大庭景親率兵迫之實平導將軍逃後山我諸將躡後來見皆請從實平說將軍諭諸將散去諸將固請將軍欲可之實平憮然曰是失計也從者雖多未足當敵而徒多蹤跡使敵易擒捕今君臣各走便以自全他日

雲蒸龍變必能雪會稽之恥矣將軍乃謝諸將散去遂出杉山匿箱根山循山走土肥遇實平妻齎粮備告三浦氏入海狀實平自眞鶴碕航赴安房使子遠平報夫人北條氏于伊豆當是時海陸皆敵實平保護焦思百端與三浦義澄相得於海上房總尋降遂入鎌倉駿河常陸之役皆參謀議言多被聽元曆元年將軍命弟範賴義經西討命實平及梶原景時監軍義經之陷福原其大計大謀多決於實平平氏南奔命實平景時分部經略山陽五州實平鎭三備板垣兼信欲參其事實平不許兼信愬曰吾宗族也豈立汝輩下風哉遣使鎌倉請爲之上司將軍報曰任吏不問親疎惟器之用實平貞純絶倫未嘗攜貳西討軍事細大委之卿輩分當死戰而已何不自揆之甚其被信任如此尋從義經攻西海屋島之役平敎經來擊義經將自當之實平諫曰大將不宜輕戰乃與畠山重忠率五十餘騎進戰及置守護追捕使于諸州實平首膺選實平儉薄自奉將士有奢侈者將軍乃引千葉氏土肥氏以戒之子遠平嗣實平弟宗遠

宗遠稱土屋三郎石橋軍敗奉將軍至下總啣命使于甲斐趣武田安田諸族發兵元曆文治之間從軍有勞後坐以私怨殺梶原家茂拘于和田氏和田氏上言曰宗遠建義功臣殺叛者子孫而見拘忠勳與悖逆簡擇何在會赦而出宗遠

初養妻兄岡崎義實子義淸爲子已而生子忠光忠光義淸皆從軍于石橋義淸拜右兵衛尉累遷大學助後與實平孫左衛門尉維平等黨和田氏義淸有膂力與朝比奈義秀古郡保忠勇冠軍中左右馳突疾如風雨府兵屢卻三世避之法華堂義淸攻入龜谷中流矢死忠光維平亦見殺

大庭景能

大庭景能相摸高座人稱平太又號懷島權守保元之役從源左馬頭門於白河殿中矢幾死弟景親救之得免遂病創爲跛性骨鯁有俠氣義不苟合初將軍使安達盛長招八州諸豪盛長先抵大庭氏景親旣爲平氏謀伐將軍故弗應景

能奮曰。汝爲恩固善矣。我乃爲義也。與弟豐田景俊歸將軍。景親圍將軍於石橋山。自名曰。我鎌倉景政苗裔也。顧誰爲戎首。將軍使北條時政言曰。汝不知我君八幡公四世孫。而奉王命討亂逆也。汝亦記乃祖之從八幡公於陸奧乎。今乃背義嚮利。以忝乃祖也。景親語塞。不能答。既而石橋軍敗。景能不肯降景親。及將軍入鎌倉。景親出降。景能不肯救景親。景能粗通兵書。兼精營築之術。將軍創幕府。命景能監營造。宮室制度。皆出其指授。軍謀機略。亦多咨問。將軍欲伐陸奧。上書請於朝。朝議未許。而徵兵既集。將軍患之。諮於景能。景能對曰。古者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且泰衡先世嘗爲源氏

家人。今討其罪。何待詔。聚兵曠日。徒糜粮食。毋爲也。將軍大喜。賜之鞍馬。軍出。使景能及三善康信留守鎌倉。後以言事忤旨。見逐。祝髮爲僧。建久六年。將軍將朝京師。景能上書陳功勞。請充行伍。見許。將軍嘗與諸將談兵事。景能曰。馬上弓箭要稍短縮。保元之役。吾接鎮西八郎于大炊門前。値其左。八郎執弓擬我。我意八郎長于西海。不便馬上。迺驅而進避之右。八郎乃發箭直指胷。而中膝。雖傷脚尚得全。以八郎絕技。不能命中者。弓箭制過度也。聞者以爲至言。及入京。日。景能修保元舊鎧著之。甲左裳闕一札。乃所爲八郎射者。其直垂紺色。以鷺羽爲絲縫之。騎而候將軍車前。時以爲偉觀。初

相摸人波多野義經。河村義秀等。困將軍於石橋。及將軍入鎌倉。令州郡購二人。義經自殺。義秀出降。義經子有經。景能外甥也。將軍命景能拘義秀。有經於其家。既又命誅義秀。景能退而歎曰。中原遭不虞之變。向背皆不足深咎。獨何二氏之不幸也。吾誓保之。乃提有經入幕府。固請宥死。將軍許之。賜義經故邑松田。以育有經。景能又匿義秀。不刑。後十年。將軍修放生會於鶴岡。觀流鏑馬。臨期射手有病者。景能因請赦義秀充射手。將軍駭曰。渠猶在世乎。遂命之。義秀發十三膚箭鏑長八寸。將軍按箭憮然曰。義秀挾能心驕。其黨景親不亦宜乎。更命射法三儀。曰一失則死。三儀者挾物八的之

類。當時射手所難。而畢儀無一失。將軍喜赦之。他日。景能入請曰。臣今謹誅義秀。將軍曰。是何言也。嘗命誅之不肯。今赦而反請誅何也。景能曰。渠以拘故食於臣。今赦臣不敢與食。渠謂與其餓死。寧刑死。將軍大笑。復義秀食邑。其所爲皆此類也。義秀有弟秀清。小字千鶴。其母事夫人北條氏。號京極局。寄育之。及陸奧之役。母囑之三浦葛西諸將。從軍。千鶴時年十三。從諸將攻厚樫城。先登。將軍偉之。問其父。因就陣中加首服。命小笠原長清爲賓。賜名。後承久之役。戰于宇治有首功。景能承元四年死。子景兼黨和田氏死。

安達盛長　從子足立遠元

安達盛長稱藤九郎。下野人。爲人陰重有器局。言論多理致。將軍流于伊豆。盛長從之。保護懇到。致游士。結豪傑。多出其言。建義之初。移檄歷說八州。聞者感激響應。將軍入鎌倉。論功行賞。以盛長爲上野奉行。尋攝三河守。蓋以其二十年奉養之厚。最被親寵。丹後內侍者。比企尼女也。將軍寵暱之。後以妻盛長。時燕其甘繩之邸。二世時。太夫人北條氏。命參決政事。削髮名蓮西。歿年六十六。盛長儉約自奉。餅餌蒸飯。舊盛以朴葉。有用楮葉者。盛長視而歎曰。是驕奢之漸也。子景盛別有傳。次時長稱大曾禰氏。官兵衛尉。爲評定。盛長從弟遠元。

遠元稱足立氏。官右馬允。義旅徇武藏。遠元勉病與豐島清光等。迎將軍。以文無害爲政所寄人。建久元年。從朝京師。拜左衛門尉。

天野遠景

天野遠景稱藤內。伊豆君澤人。官內舍人。遷民部丞。爲人雄偉有器量。義旗之初。首應之。以撤石橋之役。並蒞職。將軍入駿河。伊藤祐親聚舟艦。欲將奔京。遠景邀擊擒之。將軍征伐源義仲。遠景與岡崎義實。齊會飛驛。定和得質而還。將軍忌一條忠賴。召府賜酒。因命工藤祐經。就席斬之。祐經懼變色。將軍曰遠景。遠景刺殺忠賴。忠賴僕山村等揮刃入內。遠景執魚几抛之。擒殺之。從範賴徇西海。將軍手書勞之。平氏滅。範賴留豐後。撫綏西州。既而範賴東歸。遠景代爲鎭西守護。兼豐後奉行。以功勞加食。義經西奔。將軍疑其黨有匿鬼界島者。遣宇都宮信房與遠景擊之。文治四年。率兵入島。島人降附。事竣東歸。祝髮名景蓮。建仁中。遠景與仁田忠常。從北條時政。退朝至荏柄祠前。時政顧曰。比企能員叛矣。將使卿等伐之。遠景曰。殺一老夫何必用人。宜召而誅之。時政從之。托佛事招能員。遠景忠常伏戶內。覘其入擒殺之。既而時政殺忠常。遠景亦不賞。建永中。遠景錄功乞澤。亦不省。子政景至和泉肥後等守。

葛西清重

葛西清重稱三郎。下總葛飾人也。勇武而愛物。將軍在伊豆。雖隔州郡。常通慇懃。是以被親信。將軍奔于安房。使使召清重及其族江戶重長等。既又慮重長前屬大庭景親不肯來降。命清重誘殺重長。清重迎將軍於隅田河。重長亦尋降。將軍欲奪重長地而賜清重。清重辭曰。富以庇族。褫族益臣。臣不願之。彼罪可褫也。請賜他人。將軍怒曰。汝不受我賜。我又收汝地。清重曰。臣由此得罪。命之窮也。不當受而受之。臣雖死不肯焉。將軍感悟。終不褫重長地。時論稱之。與千葉胤正。擊伊北莊司常仲滅之。將軍自伐佐竹氏還。以丸子莊賜清

重因館于其家。事在倉卒。清重欲有所襲。不得。乃挺其妻爲姬。以侍膳。時論醜之。將軍撰親臣直寢室。清重與焉。尋從範賴徇西海。將軍賜書勞之。將軍伐藤原泰衡。以武藏上野兵。屬清重及加藤景廉。清重與三浦義村。工藤行光。工藤祐光。狩野親光。藤澤清親。河村千鶴七人。冒夜先登厚樫城。疾戰有功。大軍入平泉。泰衡既火館而逃。有一庫免火。將軍命清重及小栗重成。開之。內皆珍寶古器。特以無縫麻衣象牙笛賜清重。玉幡金華鬘賜重成。陸奧平定。以功最。賜伊澤盤井牡鹿三郡。爲平泉撿非違使所。因留勾當州務。會年穀不登。轉粟移民相救。互市通布貨。百姓便之。將軍賜書褒之。明年。

大河兼任起兵出羽。入陸奧。殺由利維平。宇佐美實政等。清重防禦有方。終滅之。時將軍將朝京師。遣伊澤家景。爲副留守。而召清重。還從朝京師。天子擢功臣授官。清重拜右兵衛尉。既復遣鎭陸奧。其母在家罹病。將軍遣使訪問。且報之清重。清重承元中。與千葉三浦族。直瀧口。建保之亂。疾戰卻敵。後官至壹岐守。

野史氏曰。當中原風雲之會。辯者馳說。智者演略。各出其能。以成其志。如實平散將士而匿蹤跡。盛長馳詞鋒以說八州。蓋其才略有出於人者。景能去恩取義。有古烈士之風焉。清重遠景非有豪強之資。而一朝被知遇。東西擁大鎭。以著于時。非亂離之際。亦安能致於此哉。

鎌倉史卷三十二

鎌倉史卷三十三

列傳第十七

比企能員

比企能員稱藤四郎。不詳其世系。有姨夫掃部允某者。爲武藏比企少領某卒。姨薙髮稱比企尼。比企尼嘗乳將軍。尼子曰朝宗。調內舍人。又養能員爲子。能員因冒比企氏。當將軍在伊豆。尼餽遺之。二十年不衰。及義旗建。知與不知。咸曰北條氏比企氏之力也。比企氏由此著矣。陸奧之役。能員別將兵。自北陸道入出羽。略定郡邑。所至皆降。會大軍於陣岡。大河兼任起兵出羽。入陸奧。能員帥東山道兵擊敗之。初比企

尼生三女。皆有色。長曰丹後內侍。事二條院。以和歌名。通惟宗廣言。生島津忠久。後東歸。嫁安達盛長。次適河越重賴。次適伊東祐清。祐清死。再醮平賀義信。將軍以盛長女嫁範賴。重賴女配義經。能員女爲二世所寵。生世子一幡。他三女。一適左衞門尉笠原親景。一適兵衞尉糟谷有季。一適中山爲重。朝宗女亦有色。給事府中。權寵傾一時。北條義時挑之。將軍乃妻之。比企氏號稱好女之門。能員子宗員亦有三女。適小笠原長經。中野能成。細野四郎。比企氏親黨漸廣。二世立。能員與北條時政。大江廣元等。參決庶政。二世表能員。授撿非違使左衞門尉。以肺腑用事。威權頗重。能員子宗員時員。

及長經能成四郎等。以姻好爲二世所親狎。常在內用事。二世下教。五人所爲。將士不得與抗。違者以名聞。五人遂橫行都邑。婦女技工。隨見以聞。安達景盛買妾於京師。頗有姿容。五人告之。二世私遣書挑之。不從。會室平重廣在三河爲盜。二世乃命景盛伐之。因奪其妾。徙居石壺。日與之婬戲。禁諸將不許入內。及景盛歸。二世命長經率兵伐之。太夫人北條氏諫而止。二世旣多過失。而諸大臣無有諫者焉。各競納子弟。希旨取寵。北條時政納子時連。和田義盛納孫朝盛。而朝盛尤被寵遇。得與五人者出入臥內。二世好蹴鞠。時連乃以鞠進。廣元修一堂於後園。購佳鞠于京師。以請二世。二世命廣

元。請上皇召鞠師紀行景。自是日以游宴蹴鞠爲事。不復視朝。遇有所教令。皆違理。而能員不能有所匡救也。二世又用平知康等。爲狎客。知康善蹴鞠擊鼓諸技。而爲人巧佞輕險。使酒。初事後白河法皇。拜左衞門尉。源義仲之叛。法皇之幽。皆起於知康。當時知康入鎌倉。將軍憎之。命諸將杜門不納。知康無所舍而還。至此爲二世所寵。嘗從觀雪夜歸。馬驚跕跕墮廢井中。及歸賜衣二十領。二世嘗請太夫人北條氏觀鞠戲。時雨後場濕。二世患之。知康脫所着直垂拭場。二世大悅。戲畢酒出。知康乘醉嘲時連。夫人銜之。欲令二世逐知康。知康患之。適二世與行景相對蹴鞠。爭優數次不決。知康俄

起奪鞆。遣稱奇奇而退。既罷。謂行景曰。不欲使卿窮於其道爾。行景喜。乃詣太夫人陳知康無他。知康遂得留。既而二世暴疾。時政謀分京西三十八州授弟千幡已翼戴之。能員因其女。告二世曰。分權起爭。必不利於世子。二世亦憤北條氏所爲。密召能員於臥內。與議圖時政。語泄。時政招能員。能員欲往。子弟皆曰。毋往也。往必以兵自備。能員曰。是自我啟釁也。彼何能爲。遂往。入門。甲起殺之。從者走告宗員。宗員與能員女壻笠原親景。糟谷有季。中山爲重等。奉世子據小御所。時政遣子義時。率畠山重忠等攻之。宗員火第自殺。世子焚死。時政夷其族。長經能成四郎等。皆見禁錮。放知康行景還京師。初右大將授島津忠久薩摩大隅日向守護。至此亦坐免。

野史氏曰。昔孟子有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之歎。幼習成性。化於所染也。予視二世之五臣。皆輕浮悖慢之徒。加之大臣競納諂取寵。無有諫者。二世年少。群臣終以此養成其驕暴之性。能員既不能有所匡救。而又欲藉此以爭權。不亦誤乎。予不暇爲比企氏悲。而爲將家惜之。誠使右大將得端人正士與二世居。豈至于此哉。故特表之。後之讀者。庶幾亦知愛子之有道與。

宇都宮朝綱　從孫信房

宇都宮朝綱。下野河內人也。少有志烈。鳥羽天皇時。任武者所。調北面。久之拜左衛門尉。義旅之起。朝綱在京。而弟知家應鎌倉。平宗盛怒之。欲殺朝綱。平貞能救之。得免。遂歸。將軍授伊賀壬生野地頭。以勞益食。及平氏滅。貞能薙髮投朝綱。朝綱請宥之。將軍不許。朝綱請曰。嚮平宗盛將殺臣。貞能生之。今臣願代之。終許之。陸奧之役。大軍攻厚樫城。城堅不拔。朝綱與結城朝光等。謀遣其兵。冒險出于城後。襲之。城即陷。後坐犯公田。勅流于土佐。孫賴綱于豐後。朝業于周防。先是板垣兼信。佐々木定綱。亦見流。將軍深以慨歎。使結城朝光唁朝綱。無幾會赦歸。薙髮稱尾羽入道。卒。子成綱任左衛門尉。早卒。孫賴綱嗣。元久中。有人上變。告賴綱謀叛。幕府命小山氏討之。賴綱與書北條義時自解。削髮名蓮生。就結城朝光獻髻。以謝。事得釋。子泰綱女爲北條經時妻。遂被拔擢。官至下野守。寬元中。爲評定。

朝綱從孫信房。亦任武者所。覇府立。以功食一莊。將軍欲伐鬼界島。遣信房於鎮西。就天野遠景謀之。先是平氏命筑後守平家貞討之。遇風不能進而還。以故廷議頗難之。信房獻地圖於幕府。言可討之狀。將軍遂決意。命遠景信房。率舟師討平之。歷官至大和守。

八田知家

八田知家。朝綱弟也。或謂右大將季弟。平治中。平清盛收教源族。朝綱父宗綱。匿知家。冒八田氏。事後白河上皇。任武者所。知家爲人踈躁。不修行。然險黠有口辨。以此見任遇。從範賴徇西海。及入京師。拜右衛門尉。將軍惡不因其舉。責不許東歸。既解而歸。以功賜食於常陸邑焉。知家嘗以家士充大内巡邏。坐事下獄。將軍課知家。修鎌倉道路贖罪。征奥之役。使知家帥常陸兵與千葉常胤自東道進。建久元年。將軍將朝京師。豫命知家司廐。及期諸將悉集。將軍束裝。而知家未至。及日午知家始至自常陸。將軍意色不能平。知家倉皇託病謝罪。因問所用乘。及前後部爲誰。將軍曰。吾欲待卿至謀

之。何太濡滯也。前隊已命畠山重忠。後隊未得其人。乘將用梶原駁馬。知家曰善。畠山爲前隊。千葉介宜充後隊。顧駁馬。恐不勝着甲騎之臣。有細馬願獻之。乃控一大驪於南庭。將軍視之大悅。遂命千葉氏爲後隊。從入京。天子擢功臣授官。知家與焉。請田授其子。知家與州人多氣義幹。爭勢相惡。義幹管領鹿島祠戶。舊例每二十年叓造神祠。義幹過年不造。將軍命知家造之。知家因欲奪其職。會將軍獵富士。曾我氏復父讎。行營騷擾。知家欲乘變圖義幹。先使人唱曰。知家將來襲。義幹勒兵自守。知家乃發遣使誘義幹曰。聞獵場有戒。請與公偕行。義幹果疑不出。知家至鎌倉。見將軍誣義幹叛。

將軍召義幹與知家辨對。知家曰。義幹聚兵據城。而不援行營。非叛而何。義幹不能辨。終坐焉。二世立。知家參決政事。久之拜筑後守。後薙髮稱尊念。卒。子知重稱小田太郎。有武幹。將軍嘗命直寢室。以父功任左兵衛尉。尋進左衛門尉。知重邸與和田氏隣。建保之亂。知重先知之。報大江廣元。軍起戰甚力。歷官至常陸介。次家政。稱宍戶四郎左衛門。建保之亂。與朝比奈義秀鬭。見殺。次知尚。建保之亂亦疾戰。後宿衛京師。拜右衛門尉。承久之役。屬京師。上皇賜親焠刀勵之。守大井渡。軍敗。武田信隆追之。知尚揮所賜刀斫之。中其馬。因得脫。復出守宇治。戰死之。次時家。稱高野氏。官至伊賀守。薙髮

稱道圓。文永中。爲評定。次義勝。義勝子家長。知家養爲子。稱中條氏。任出羽守。嘉祿安貞之際。爲評定。

橘公長 子公業

橘公長。伊豫人也。數世祖遠保。天慶中。討賊藤原純友。以功管領宇和。公長善騎射。然性剛褊。嘗與齋藤實盛片桐景重鬭。既而悔。謂彼隸源大尉。我必得罪於大尉。大尉責實盛景重。而不及公長。公長德之。後隸平知盛。任右馬允。與平宗盛僕清九郎鬭。宗盛怒。請公長於知盛。知盛不與。而逐之。公長退居嵯峨。及東國軍起。人薦公長於宗盛。宗盛命隸平重衡以東。公長不悅。以爲臨急用人。終不如源大尉長者也。於是。

提子公忠公業奔鎌倉。因小笠原長清請降。將軍素聞公長名。又聞其二子皆精射。特幕府落成。是日命始射。乃以公忠公業充射手。遂收祿之。公長尋卒。公忠亦早死。公業美姿儀有口辯。元曆元年。將軍以讚岐兵屬公業西討陸奥之役有功。賜小鹿島。留撫郡民。會大河兼任作亂。公業戰不利。脫走歸鎌倉。少之拜左衞門尉。將軍將落東大寺。行到勢多。台嶺座主率徒縱觀橋畔。座主太貴。而徒屬皆驁悍。將軍欲禮之。恥觀者。不欲下馬。欲直過則不可。乃命公業。進說將家式宜布詳切。音吐清亮。聽者悚動。比將軍過之。皆稽首。公業邸與美作朝親對門。嘗夜坐賞月。有一姝來謁。遂與之私。即朝親妻也。朝親引武田氏小笠原氏。將伐公業。公業亦引三浦氏和田氏自備。幕府遣北條時房和田義盛問之。使公業逐姝。事得寧。官至薩摩守。

野史氏曰。朝綱育弟而殆速死。公業美貌而致女禍。善有不報。美有所惡。知家稱幕府庶弟。何其才之下也。時雖利於躬。惡可掩於後哉。右大將既不齒於當時。故不列之宗室傳。

鎌倉史卷三十三

鎌倉史卷三十四

列傳第十八

下河邊行平

附藤澤清親 愛甲季隆 諏訪盛澄 海野幸氏 望月重隆 那須宗高

下河邊行平下總人也其先藤原秀鄉以善射著名於天下父行義爲下河邊莊司行平襲之家世傳射法當平氏隆盛之際行平雖爲役屬而竊通志於將軍源賴政之舉義行平先知報將軍義旅入下總即起應之別將兵伐右馬允波多野義經於松田未至義經自殺覇府建命直寢室嘗從詣鶴岡有刺客覘於路行平擒之將軍喜曰賞從所欲行平請免

邑民貢馬將軍曰不有爵祿者乎而卿求緩民可嘉尚也乃爲蠲之源義廣之亂率兵要於古河高野之津敗之義廣以身免元曆元年從源範賴討源義仲又從徇山陽明年範賴將航海赴豐後時糧運不繼匱之甚行平賣所著甲冑而買舩人曰科頭能入敵乎行平曰本不辭死何辭科頭且爭舩而後孰如得舩而先攻太宰種直于葦屋浦殺美氣敦種平氏滅行平從範賴撫綏西州偶見一良弓欲買之無錢乃脫衣貿之事竣東歸家人想其窮之作酒饌迎於途行平不敢御幷所得良弓獻之幕府將軍不納曰西征將士皆困乏至有逃歸者獨卿所獻豐贍得非納賄遺乎行平備陳狀將軍聞其賣甲貿衣爲之感嘆命左右張其弓親挽試之曰佳哉卿之於射日下無雙日下之良弓無所逃於卿眼是宜重寳遂命酒曰吾欲以一州賞卿卿所經州何處最佳行平曰播州哉有須磨明石書寫山之勝臣最所垂涎將軍諾焉而不果三年京師多强盜詔徵警衛將軍命行平及千葉常胤按之會常胤有病行平先往及入京師夜獲賊八人盡斬梟之自是群盜屏息京師肅靜初朝廷頗疑賊是東士將軍命二人按東士在京者有狀者聞於廳所行平按狀五十三通而不一啟於廳及歸呈之於幕府將軍嘉尚之行平與畠山重忠友善重忠坐事被拘既解而歸梶原景時誣以謀叛將軍

問之行平行平曰臣保其無他將軍欲面試之而恐其再召生疑懼乃遣行平諭召之行平至告以實重忠忿然曰吾何心敢爲叛逆哉恨爲讒口所陷無由自明子來特欲謀吾爾引刀欲自殺行平急援其臂曰止子常自稱不譎以信接人吾豈讓於子乎子稱將軍之胤吾亦四世將軍之裔也苟子有異謀吾當布陣結營鼓角相攻以決雌雄耳豈機詐權謀效刺客之流哉將軍所以使吾爲石交不相疑也重忠意解勸酒盡歡遂共入鎌倉將軍勞之賜刀一口陸奥之役既拔厚樫城而未詳賊所在或曰據物見岡或曰保玉造將軍遣行平及小山朝政攻物見岡而親赴玉造行平朝政既屠物

見岡。朝政曰。徐就大道。以及大軍。行平曰。豈謂王造非我事乎。揚鞭而進。行平凡百武技。無不通曉。然其破軍殺將。皆弓箭之功。諸將無能及焉。初將軍將伐陸奥。令諸將納兵具。行平獻甲冑。標在冑後。異問之。對曰。曩祖秀鄉遺製也。臨陣者貴先登。使後者易知。將軍善之。至今士流多傳其遺法。行平方正有雅量。兼通將略。而名爲射所掩。其所嗜好亦在此。儀則典故。皆窮其奥。將軍每游獵。必命在左右。或與諸將較懸笠追牛。常以行平自配焉。所賜與甚多。有信濃人藤澤清親者。亦以巧射聞。嘗從逐禽於入間野。發無虛鏃。獲五雉二十五鶴。將軍大喜。手牽所騎馬賜之。陸奥之役。清親先登厚樫

城。清親弟親清。亦善射。城氏之亂。其姑有坂額者。登城樓射官軍。軍爲之卻。親清登城後高山。射坂額。一箭貫兩股。城即陷。藤澤氏之射。妙於馳逐。能百發百中。行平之射。未嘗詭遇。容儀儼然。風彩可觀。然亦未嘗不命中也。建久元年。將軍遣使召之。貽以寶馬。既至。使世子受其射法。又嘗命行平授北條時房流鏑馬儀。武田有義。海野幸氏等。有異議。行平爲說典故。舉坐箝口。將軍常稱其爲人。恩眷優渥。賜書子孫永擬門族。當時善射者。又有愛甲季隆。諏訪盛澄。海野幸氏等。

愛甲季隆。相摸愛甲人。以射藝聞。與行平清親等齊名。將軍每有所啟行。命懸調度曰。非能二十矢射殺二十人者。不許懸吾調度。建久四年。畋于富士。二世甫十二。射鹿殪之。季隆掊之也。將軍嘗游由比浦。與諸將較追牛。既而插履于八尺檝。以爲侯。命季隆馳射之。五發皆中。命檢其侯道。得八弓。遂定爲程式。元久中。北條義時。擊畠山重忠於鶴峰。自午及申。戰未決。季隆發一箭殺重忠。

諏訪盛澄。信濃諏訪人也。以射藝播名于京師。自謂傳藤原秀鄉秘訣。每射城南流鏑馬。觀者如堵。及西海平定。盛澄坐嘗屬平氏。教之射。當斬。爲其精流鏑馬儀。將軍恐誅之永失其傳也。暫刑者旬月。遇修放生會於鶴岡。觀流鏑馬。撰射手五人。皆命中。將軍意色快然。因思盛澄絕藝。急命召之。故擇

廄中惡馬與之。圉人私於盛澄曰。駑僻。對侯右折。盛澄領之畢。儀不失一矢。更樹五寸檝於場中三所。各插小土器。命射之。盛澄悉中之。復命射其檝。於是盛澄潛心。默禱諏訪之神。三箭射折三檝之中。衆皆駭歎。將軍大喜。赦其罪而祿之。親寵軼舊將。

海野幸氏。信濃小縣人。初屬源義仲。及義仲遣子義高質鎌倉。幸氏以年同命從之。義仲伏誅。幸氏謀脫義高。事覺將軍殺義高。因幸氏既。而感其忠藎。收而祿之。遂以射藝著。與工藤景光。和田義盛。望月重澄。藤澤清親。諏訪盛澄。愛甲季隆。及行平幸氏稱八巧手。七人者老成。獨幸氏以年少預之。每

游獵未嘗不從。城氏之亂。先登著功。拜左衛門尉。至藤原將軍時。北條泰時使孫時賴習流鏑馬。請幸氏視之。評其得失。幸氏辭不敢當。强請。乃曰。馬上挾矢之項。執弓如一字。當時以爲通儀。而僧西行與右大將論典故。謂是非將射之體。宜上弭稍昂斜。如注水。時我曹八人在坐。如老成下河邊。工藤皆稱善焉。泰時大悅。縱談及弓馬典故。三浦義村在坐。急召子弟於家聽之。其爲時所尊信如此。望月重澄亦以巧手見推。當時與武田信光。小笠原長清。及幸氏稱弓馬四天王。然重澄當戰爭之世。未嘗見弓箭之功。豈數之奇歟。

那須宗高。下野人也。稱餘一。游獵善騎射。終至其妙。屋島之

役。日將晡。平氏船上植一竿。揷紅扇畫日者。去岸五十步。有美人立船首。招而請射之。義經募射者。皆辭。乃召宗高命之。宗高亦固辭。義經不聽。宗高遂獨騎而出。兩軍屬目。宗高憚射日。乃斷扇眼。扇掀於空。翩翻而下。兩軍絕叫贊歎。宗高一箭之功。傳于後。婦女兒童且知之也。宗高孫光助。亦功手。建久中。將軍講射於小山氏。當時巧手十八人。名列于左。

下河邊莊司行平　小山左衛門尉朝政
武田兵衛尉有時　結城七郎朝光
小笠原次郎長清　和田左衛門尉義盛
榛谷四郎重朝　工藤小次郎行光
諏訪大夫盛澄　海野小太郎幸氏
氏家五郎公賴　小鹿島橘次公業
曾我太郎祐信　藤澤次郎清親
望月三郎重澄　愛甲三郎季隆
宇佐美左衛門尉祐茂　那須太郎光助

行平以壽終。子行光亦善射。拜左衛門尉。嘗從北條經時畋于藍澤。諸將謂行光不習山澤。毎逢走獸。便與之馳。行光必獲獸。所獲倍於諸將。諸將始服其能。次子行時。稱幸島四郎。承久之役。與小山氏自東山道進。行時謂小山朝長曰。死則與武州共。乃追北條泰時。及之野路驛。泰時偶開宴陣中。聞

行時來。親起迎之。延于坐上。獻酬慇懃。命子時氏控名馬贈之。饗遺及奴僕。行時感奮進涉宇治河溺死。行平弟政義。射不及兄。而有膂力。將軍修永福寺。政義與畠山重忠。佐貫廣綱等運材。功敵百人。擊源義廣有功。別授南郡地頭。政義嘗患邑多課役。訴之幕府。下教常陸目代曰。政義勞於軍國。故賞以地頭。今聞公課繁滋。百姓愁苦。自今以後。正税之外。勿有所徵發。政義娶河越氏。與義經友婿。及義經叛。坐褫邑。次弟行秀。嘗從獵那須野。有巨鹿逸走。將軍命射之。不中。耻而遁去。薙髮隱熊野。後泛一船於那智浦。乘之語人曰。渡補陀洛山。置一燈。貯三十日糧。命以板蔽船上。從外釘之。與書北

條泰時訣別。時人憫之。

野史氏曰。當中原逐鹿之際。據鞍執弓者。比比皆是。挽强巧中不乏其人。然至其範馳驅而不失難矣。語云。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如行平益得其角者也。吾嘗訪外國兵具。至挽强獨我邦爲最。而弓矢制度亦軼於諸國。蓋我土地人氣自然所長。禦侮于城舍之何賴。自近世傳火術。士人皆溺於新奇。遂疎斯技。惜哉。雖然天之所賦。人不能滅之。君子有以拼勵之。安知不一箭覆艦者亦復見于今矣。

鎌倉史卷三十四

鎌倉史卷三十五

列傳第十九

北條義時 子朝時 重時 政村

北條義時。遠江守時政子也。稱江間小四郎。深沈有略。度量過人。自少從軍。不務戰功。參謀議而已。將軍深器之。命直寢室。時政嘗有憾於將軍。不告而歸北條。將軍驚且怒。謂梶原景季曰。江間必不相從。試往視之。義時乃入謁。將軍大喜曰。託子孫於汝。遂以義時爲家臣之首。右大將薨。二世尋廢。三世立。猶幼冲。時政用事。而太夫人北條氏。決政於內。義時與太夫人同母而最親。事多決於義時。義時方言遜讓。能收人

心。而內實陰狡。弒二世。及取其子於繈褓殺之。凡時政絕嗣之謀。皆其所爲。但與後母牧氏不善。牧氏陷殺畠山重忠。重忠妻義時妹也。義時恨甚。及牧氏謀三世事敗。與時政俱被幽。義時遂專府權。自病其威無尚於諸將。選壯丁請爲士。三世不許。少之拜相摸守。以修閒院勞。叙正五位下。自右大將薨。太夫人北條氏舉武功諸將共政。而義時欲專其權。諸將有死者不復補。至是功臣彫落殆盡。獨和田義盛自右大將世爲侍所別當。權勢頗重。於是亦請國司。三世雖不許。猶留書在內。又命義盛候北面。備顧問。義時忌之。會義盛子弟等。黨泉親衡謀亂。事發。義時欲法之。義盛懼急入府上謁。自歸將軍。因得宥二子。翌日義時入府。義盛復請宥從子。義時謂從子主謀不可釋。遂流之。義盛怒。義時因以謀激之。義盛果舉兵叛。其族三浦義村。走告義時。義時方與客棋。棊無遽色。終局更服。整頓烏帽而入幕府。會幕府失火。與大江廣元。奉三世避之法華堂。令子泰時率諸將擊之。及曉義盛黨來援。軍復振。近郡諸將。聞變來者。見幕府既灰燼。或觀望不至。義時與廣元謀。移書諭之曰。賊軍既潰。幕下安穩。宜速追捕餘黨。以取功名。於是兵士競進。擊殺義盛。三世命義時爲侍所別當。益食二莊。尋表授右京權大夫。兼陸奥守。三世優柔。又不親政事。專委任義時。義時權益重。三世無子。太夫人命取

二世子善哉養之。既又有人間之。廢爲僧。即公曉也。及公曉弒三世於鶴岡。源仲章齎劔從之。公曉以爲義時也。幷殺之。先是。三世拜左大將。拜賀鶴岡。義時從其夜夢戌神。告曰。今年神事幸無事。明年神事謹勿從。覺而異之。起一宇祀戌神。此行也。義時復從。及門乍見白犬過前。心思惘惚。乃謝病還。故得免於難。於是益崇戌神。義時與諸將連署。請後鳥羽上皇二皇子中。戴一爲鎌倉主。不許。乃請左大臣氏子立之。是爲藤原將軍。甫二歲。義時造第其宅南。以奉焉。太夫人入幕府。聽政簾內。大江廣元等。參謀政事。一遵右大將約束。上皇常惡鎌倉權重。欲以時滅之。至是鎌倉嗣絕。以爲威權可復。

而義時擁異姓。號令自如。及幸熊野。東士仁科盛遠挈二子謁道左。上皇擢爲西面。盛遠感喜留京不歸。義時怒收其邑。上皇令復之。不奉詔。上皇以倡龜菊故令罷長江倉橋地頭。義時曰。故右大將請置地頭。以賞有功。今不可輙褫。上皇積怒。決意討鎌倉。以誅義時爲名。使西面藤原秀康誘東士宿衛者。三浦胤義等。殺京師守護藤原光季。削義時籍。詔五畿七道發兵勤王。召將士問曰。東士黨義時者有幾。胤義答曰彼身已爲朝敵。烏合不過千許人。莊家定曰。不然。彼收士心有年。願爲彼死者。以千萬計。使臣等在東。亦被籠罩耳。上皇不懌。彌益聚兵。秀康家僮押松善走。賚詔歷說小山宇都宮

諸將。胤義作書。勸其兄義村。義村以示義時。義時曰。唯子意所欲。義村誓無二心。義時哂曰。吾知有斯事久矣。因大索鎌倉。獲押松。奪詔燒之。啟狀於太夫人。太夫人會諸將於簾下。臨誓焉。諸將不敢異辭。於是會義時宅議事。義村等欲阨足柄筥根。義時用大江廣元議。直犯京師。命子泰時弟時房。自東海道進。子朝時自北陸道進。武田小山諸將自東山道進。凡從役父兄行者留子弟。子弟行者留父兄。兵總十九萬。義時乃放還押松。使歸上言曰。臣將被誅。不敢逃避。聞陛下喜戰。謹獻臣長男泰時。次男朝時。以下十餘萬人。使之爲戰。陛下寓目焉。若未厭於心。猶有二十萬人在。臣宜自將以繼之。

押松走歸白之。內外失色。上皇乃命秀康胤義等。分爲九隊。守美濃尾張。拒東海東山兩道。別遣宮崎貞範仁科盛遠軍越中。拒北道。東軍三道皆克。鼓行而西。官軍退守宇治勢多。復敗。上皇懼不知所出。乃復義時位記。遣使宣諭泰時。義時使廣元論其罪。上皇削髮徙之隱岐。順德土御門二上皇雅成賴仁二親王。皆徙焉。廢天皇。立高倉天皇孫即位。公卿首謀者當斬。籍沒地三千餘邑。悉分與戰功將士。而一無所取焉。留泰時時房於京師。分居六波羅南北。自是廢立天子進退公卿。皆出北條氏指麾。攝政以下。皆質曲直於鎌倉。天下不復知有朝廷矣。義時元仁元年卒。年六十二。義時初娶比

企氏。生子泰時等。後娶藤原氏。生政村及一女。女適參議藤原實雅。義時鍾愛政村。又任用妻兄光宗。爲政所執事。表授左衛門尉。累遷式部丞。其弟朝行任左衛門尉。次弟光重右衛門尉。及義時疾篤。實雅與妻至自京師。而留泰時在六波羅。俄而義時卒。光宗等與藤原氏謀立實雅爲鎌倉主。而政村執權。議未集。時人訛言曰。泰時至諸弟死。旣而泰時至自京師。太夫人北條氏命之執權。光宗等懼。政村之冠。三浦義村爲賓。約爲父子。於是欲倚三浦氏圖之。事頗泄。義村又中變。自歸泰時。光宗惶惑不知所爲。會府下夜驚。太夫人北條氏抱嗣君。入泰時宅。召義村及諸將。命廣元。論其罪。流光宗

于信濃。朝行光重于鎭西。遷藤原氏于北條。遣實雅歸京師。廷議流實雅于越前。嘉祿中。泰時爲太夫人北條氏修冥福。赦光宗等。復皆任使之。泰時自有傳。次朝時。重時。政村。

朝時。稱相摸二郎。相貌雄偉。膂力邁人。義時諸子皆沈敏。富吏才。獨朝時豪爽不治行撿。以將略自任。而人未之許也。嘗偷三世夫人侍兒。被譴屏居駿河。歲餘。和田義盛叛跡稍露。義時俄召朝時自備。及亂起。與義盛子義秀鬭被創。後拜式部丞。承久之役。朝時督四萬騎。自北陸道進。抵越後。官軍將宮崎定範。仁科盛遠等。據寒原寨。樹柵伏弩以待。朝時募民家得數十牛。夜束炬其角。驅以衝寨。寨中大駭。連弩皆發。乃

踰寨至市振。官軍設柵阨守。朝時以騎兵涉海。官軍出柵要之。步兵乘閒破柵而過。入越中。定範盛遠守黑阪。糟谷有久守志雄。朝時皆破之。殺盛遠。走定範。有久。林石黑諸族望風而降。遂會泰時于京師。是役也。諸道軍皆少利。僅而得捷。獨北陸軍全勝多功。諸將始服其能。後歷周防越後遠江等守。敘從四位下。爲評定。非其好也。晚年薙髮名生西。以歌詠自適。寬元三年卒。子孫有名越氏。江閒氏。

重時。稱赤橋三郎。沈審有雅度。拜修理權亮駿河守。累轉相摸陸奥等守。進從四位上。代北條時氏爲六波羅北方。實治初。東歸。與北條時賴連署。後剃髮名觀覺。創極樂寺退居焉。卒年六十四。子長時任左近衛將監。爲六波羅北方。康元元年。東歸。除武藏守。敘從五位上。循謹無他。時賴謂可以託孤。命傳時宗。遂傳執權於長時。長時傳之於叔政村。以及時宗。長時曾孫守時。嘉曆中。執權。死于元弘之役。事見高時傳。

政村。稱四郎。拜式部丞。遷左馬權頭。敘正五位下。歷陸奥相摸等守。轉左京權大夫。進正四位下。仁治初。爲評定。康元初。與時賴連署。攝越後州務。文永初。執權。已而傳執權於時宗連署焉。爲人安詳。爲政尚簡易。無所變更。嘗以女嫁族宗政。當昏夜將軍適來游焉。政村侍坐終夕。未嘗起。時人服其勤敬。性愛才下士。士皆愛之。頗善和歌。搢紳雅重之。稱爲東方

遺老。及卒。龜山天皇特使使弔其喪。子時村。初名時遠。拜左近衛將監。歷陸奥武藏等守。敘從四位下。文永中。爲評定。轉六波羅北方。歸。與師時連署。北條宗方之叛。時村欲誅宗方。幷除師時而專政。未發。爲宗方所襲殺。

野史氏曰。義時繼父之烈。藉姊之威。擁幼主制天子。號令如疾風。殺伐如暴雨。赫赫乎隆哉。諺云。鷙鳥將擊。必收其爪。彼以遜言退讓。收人心於當初。逐父易主。而如不與知焉。如不得已焉。終之三軍乘破竹之勢。以掃蕩京華。稜威振枯。叱咤飛霜。從君戮臣。黜陟自己。視天下如掌中一粟。所謂人衆勝天者耶。或云。三世之弑。實義時使之。而其死實爲近習所刺。

蹤跡詭秘。無得而詳焉。

鎌倉史卷三十五

鎌倉史卷三十六

北越　小川弘　著
東京　村田直景　校

列傳第二十

和田義盛 子義秀 弟義茂

和田義盛稱小太郎。三浦義明嫡長孫也。父義宗。長寛中。攻安房長狭城。病創死。義盛志氣高邁。以挽強聞。義旅之起。與叔義澄義連等赴之。義澄聞丸子河暴漲。駐軍一日。義盛曰。會戰後期。悔無及焉。義澄乃倍道而進。至酒匂。聞將軍敗死乃還。至金江。過畠山重忠營。揚鞭指之曰。我已屬佐公。汝欲從平氏。能過我乎。重忠縱兵逐之。及小坪坂。義盛謂義澄曰。叔願分兵據鐙磨。義盛當下阪合戰。比敵少却。夾擊破之。義澄從之。殺騎士九人卒四十餘人。重忠請和。乃歸。既而重忠來圍衣笠城。拒戰不利。航奔于安房。與將軍遇。岡崎義實告子義忠死。義澄亦告以父義明死。相與悲慟。義盛進曰。人誰無死。況戰死丈夫之常。豈可悲哀以自撓哉。今顛沛之際。君臣相遇。何喜如之。宜爲君立大計。爲身謀富貴也。遂見將軍曰。諺云。欲食者先器。臣嚮見藤原忠清爲平相國侍所別當。東方人士。伺候其門。承色拜趨。威權甚重。臣當時甚羨之。君得志。願授臣以是職。將軍笑而諾之。將軍欲投平廣常于上總。議者危之。北條時政等曰。不若潛兵入下總。義盛曰。不然。廣常盤據一州。所在城壁。莫不爲彼守。假令潛行。亦必覺之。

臣請奉將軍嚴命。往見廣常。令之出迎將軍。因驗其情僞。且死生有命。其與潛行死於溝瀆。寧死於行陣。將軍以爲然。乃遣義盛召廣常。廣常意色不決。請告千葉氏與之偕。義盛勵聲曰。子非一國之介乎。去留當自決。何俟他人。今我奉使命來。言或違理。我不使子復去席矣。廣常大恐謝曰。我誤矣。將不日奉迎。義盛反報曰。廣常口諾。而意未決。必不來。衆皆失色。議端蜂起。義盛起進。左目將軍。右顧義澄曰。臣前言死生有命。其與死於溝瀆。寧死於行陣。今危疑如此。豈能有所成哉。且臣知廣常必無能爲。君宜顯然公行。臣請爲前鋒。叔願爲斷後。於是衆議乃定。義盛啟行入上總。廣常不敢動。遂入下總。千葉常胤。引兵迎於國府。廣常亦來降。義旅大振。將軍創建幕府。以義盛爲侍所別當。踐前諾也。養和元年。平氏大擧東鄉。義盛率兵援安田義定守遠江。元暦元年。從源義經討源義仲。從攻平氏於福原。又從源範頼徇山陽。與義澄戍周防。壇浦之役。乘輕舸而射。箭軼二百步。所殪甚多。陸奥之役。攻厚樫城。疾戰城將藤原國衡。潰圍北走。義盛挽弓追之。國衡囬射。義盛先發。中其左膊。國衡走。畠山重忠兵得其首。義盛先還。侍將軍。已而重忠獻捷。將軍悅甚。義盛曰。此臣所射。非重忠功也。將軍命取國衡鎧檢之。鏃孔如鑿。重忠不能爭。建久元年。將軍朝于京師。擢功臣授官。拜左衞門尉。五年。

伐安田義定滅之。以前後功增食。以其功尤著於上總。賜上總伊北邑焉。義盛膽烈使氣。於人少所避讓。自爲侍所別當。凡行軍。儀衛。兵甲。粮運之務。皆關焉。諸將莫不奔走聽命。蓋得意甚。既而義盛丁喪。所司梶原景時。權行別當事。喪除。欲復職。景時巧詐百端。不肯返。義盛無奈之何。二世立。結城朝光。與諸將連署訴景時。義盛首應之。大江廣元欲和解之。遏其書不上。義盛疑其久不報。詰廣元。因讓之曰。公爲關東耳目。而畏讒人之威權。遏諸將之積憤。豈理也哉。廣元懼而上其書。景時奔于一宮。無何潛還鎌倉。二世命義盛逐之。毀其邸。於是義盛得復職。北條時政。乘二世病。滅比企氏。二世怒。命

義盛伐時政。二世昏亂失政。義盛不奉命。以告時政。時政廢二世而立三世。既而時政又謀毒三世。事泄見幽。而子義時權勢自若。益收奪諸將權。自二世時義盛參與政事。而義時用金窪行親。安藤忠家等。凡府中之事。皆出於己。侍所奉咨稟而已。義盛强梁自用。不能收士心。士之趨時就勢者。皆歸義時。其黨半一府。然士之偃蹇不得志於時者。亦多就義盛。義盛族廣資豪。以此自負。初右大將約。府臣非源氏不得爲國司。及右大將薨。時政義時皆爲國司。於是義盛亦請任上總介。書再上。太夫人北條氏。自内止之。三世諭之曰。姑俟之。三年不報。義盛怨。就廣元請還前書。三世謂輕慢己。然以宿

老優容之。置北面直。以義盛爲長。同列皆年少。義盛恥與之居。託病歸居伊北。建保元年。信濃人泉親平。圖奉二世子千壽而滅北條氏。義盛子義直義重。從子胤長等與焉。事覺見收。義盛聞變自上總馳。入見將軍謝之。將軍爲釋其二子。義盛大悅。明日。又率族九十八人。入府南庭。就廣元乞赦胤長。義時固執不許。面縛胤長。過義盛前。以屬吏流之陸奥。義盛愧之。杜門不出。胤長有勇力。嘗從二世獵富士。山中有竇。將軍命入探之。有大蛇欲吞胤長。胤長揮刀斬之而出。時人歎稱之。以故義盛深惜之。胤長邸在荏柄。隣幕府。義盛就五條局請其宅地。内旨聽之。遣人守其宅。俄而義時逐義盛守宅

者。而守之。曰上請得允。義盛固憤義時所爲。至是益大怒曰。我誓與此賊生死。自是密會親朋。日夜計議。土屋義清。横山時兼。古郡保忠等。刺血而誓。朝盛者。義盛嫡孫而常盛子也。以善和歌蹴鞠。爲三世所遇。拜右衛門尉。直府北面。義盛命退直與議。朝盛心非之。而不能爭。乃欲遁焉。顧念將軍恩待之厚。悵悵不忍去。遂復入直。三世適宴月下。朝盛賦和歌上之。詞意秀麗。三世大稱之。時府下多流言。三世頗疑之。因朝盛復入直謂定不叛。悦甚。手書授食邑數所。及日午。朝盛拜謝而出。不復歸家。就僧舍削髮而西。義盛聞之大驚。如失左右手。探其室得一書。曰近日之議。勢不可中止。犯君不忠也。

違祖不孝也。忠孝兩不立。所以遁去。義盛急命子義直追之。及于手越驛。諭之俱還。三世猶慰問不絕。命著僧衣入謁。義盛不敢遣。而朝盛亦終不能諫父祖。義盛與黨人約。以五月三日舉事。約定。義盛逐所容沙彌。評者曰。陽逐之。實命祈成事於伊勢太廟。流言噭噭。內外疑懼。三世使秦公氏詰之。義盛陳謝無他。公氏見其子弟閱兵仗。還報。更遣使者詰義盛。對曰。老夫受故將軍殊恩。豈敢叛幕下哉。獨兒輩憤義時尊橫。欲往問狀。老夫諭之而弗聽也。於是先期一日舉兵。會土屋古郡澁谷中山土肥岡崎梶原深澤大方鹽屋諸族一百五十人。分為三隊。其一攻義時廣元第。而自赴幕府。欲取三

世。初三浦義村約守北門。而意中變。走告義時。義時廣元自北門入。義盛隨圍之。俄而府中失火。義盛乘之。所向皆敗。義時廣元擁三世。避之法華堂。接戰一晝夜。黎明義盛兵疲。就食前濱。會橫山時兼率三千人來援義盛。而府兵益加。義盛遂敗。中矢死。年六十七。朝盛脫走而免。及承久之役。朝盛屬官軍。軍敗。復逃。嘉祿中。擒于京師。義盛子常盛義氏義直義重義信秀盛義國與父同死。子義秀。

義秀。稱朝比奈三郎。勇力絕倫。兼善游。二世嘗遊小坪之海。命義秀游海。游泳徘徊。遂沒而不見。衆大怪之。頃焉挾三鮫魚而出。二世歡甚。賜所騎駿。兄常盛嘗請此馬而不得。進請曰。義秀雖善游。而角觝不及臣。善。願使臣兄弟角觝。勝者拜賜。二世笑而從之。下船入小阪氏。觀角觝。常盛勢稍屈。北條義時不欲決勝負。進而解之。常盛便跨馬而去。義秀攫首彷徨。無如之何。觀者皆解頤。然義秀名由是益著。及攻幕府。向南門。衞士急關門。義秀極力押之。門倒。高井重茂。小物資政。葛貫盛重。新野景直。禮羽遠乘等。名勇者皆見搭殺。北條朝時等被創者亦數人。府兵皆披靡避其鋒。聞軍敗義盛等死。率五百人航海而去。不知所終。

義盛弟義茂亦勇猛。小坪之役。自鎌倉會之。率七騎直衝畠山重忠陣。先是義盛既收兵而去。顧令人舉手招義茂。義茂

以為樊己也。益進戰。義盛更揚笠招之。義茂戰益力。手斬綴黨三帥。揚言曰。敢戰者來進。重忠怒向之。義茂射殪其馬。義盛還兵援之。斬獲頗多。將軍入鎌倉。別將兵伐足利俊綱於下野。未至。俊綱僕桐生者。斬俊綱而降。義茂捕桐生。送鎌倉。撫邑民而歸。後墮馬死。子重茂稱高井三郎。勇力類父。及義盛謀叛。獨不與焉。與義秀鬪。不克而死。是役也。府兵無敢抗義秀者。交摶共落馬。唯重茂一人矣。

野史氏曰。吾讀朝盛忠孝兩不立之言。哀之。抑兩立豈無道焉哉。當二世三世時。皆病北條氏專橫。而力能抗之者。獨有和田一族而已。誠能諫之以遏其私憾。而待國家可為之機。

乘上直侍中之暇。徐陳當世之得失。論將來之安危。君臣相遇如彼。其亦何爲而不成。或導此有方。制彼有漸。北條氏由是有所懼而得自保。我亦以是伸吾志而効其忠。君臣父子之間。豈無兩全之道焉哉。顧孱弱懼死。苟免其禍而已。而義盛武人踈彊。識不及遠。一往意氣不能有所回避。以自取戮滅。是爲可哀耳。

鎌倉史卷三十六

鎌倉史卷三十七

列傳第二十一

畠山重忠

畠山重忠。武藏男衾人。小字氏王。自曾祖重綱。世爲武藏總撿校。父重能爲畠山莊司。重忠廉潔。以心言不二取信於人。義旅起。時年十七。以父在京不應焉。以五百騎屯金江。塞平氏責也。和田義盛三浦義連。大呼犯其陣而過。重忠曰。我所以不爲佐公者。以家君在輦下耳。况於三浦氏素無纖介。雖然人犯我營而不擊。是軍無名也。縱兵追之。及小坪。擊殺多良重春等。義盛呼重忠曰。二郎就新恩忘舊義。然對孫抗

祖父。可以訓乎。重忠母三浦義明女也。重忠家士榛澤成清。本田近常等。見義盛求成。各收兵而別。既而義盛弟義茂。自別道來衝重忠陣。義盛義連還兵援之。我兵死者五十餘人。近常復見義盛尋前議。義盛乃班軍。重忠歸謂其徒曰。卿等以三浦我親家也。動輙求和。是以吾亦無爲也。然我壯士死者五十餘人。今不報三浦氏。何以弔之。又何顏見其父兄子弟乎。於是與河越江戶金子村山諸族三千騎。圍三浦氏衣笠城。義盛等不能支。棄城走。軍人斬三浦義明。既而將軍徇二總。入武藏。成清近常勸重忠降。重忠曰。降則如父何。成清曰。源氏我舊事主。蒙恩四世。今屬平氏者。從一時之權耳。且父子爲敵。兄弟異主。兵家常事。近取例保元是也。小坪衣笠事。皆出於不意。佐公必不深咎。不如降也。重忠從之。初八幡公將伐陸奥。募兵于關東。重忠高祖武綱先應之。公嘉之。賜源氏白旗。於是重忠揭白旗。往降於長井渡。時三浦氏已從軍。將軍責之曰。衣笠死者可復起乎。重忠對曰。臣蠢愚不知去就。秪爲父在西。姑出兵以塞責爾。小坪衣笠事則非臣本圖。君問之三浦氏。情狀自明。將軍詢土肥實平千葉常胤。僉曰。重忠雖年少。勇名聞于八州。且家世事我。爲今計宜舍前罪而收後用也。即誅之。武相之士將皆解體。曰畠山氏尚如是。吾屬無所望。將軍曰諾。出見重忠。偶見白旗。而問其與我

同。重忠以狀白。將軍曰善。賜藍韋一片。命繡其旗。以識別之。曰宜居前列。立功自贖。自是畠山氏以藍韋爲旗識。既而武相豪傑。皆相告來降。重忠父重能。與弟有重。從平維盛拒北軍。每戰疾力。而平宗盛猶忌之。欲殺之。平貞能曰。東軍用子。不似西軍殺父。宗盛懟而止。及京師失守。重能等從至淀。宗盛諭遣歸。重能曰。臣等蒙恩二十年。見危而去。不忍也。宗盛固遣之。乃東將軍聞之曰。亦各爲其主也。赦而不問。重能退老。重忠襲職。重忠爲人多力。有長居者。自負其力。曰。八州無敵我者。獨與畠山二郎優劣如何耳。將軍命重忠角觝。重忠壓長居肩至地。骨碎氣絶。將軍築園池於永福寺。重忠捧大

石丈許。行池中以待指揮。元暦元年。從源義經伐源義仲。北軍拒之宇治河。春水暴漲。義經欲試諸將。曰。俟水落乎。將由淀一口也。重忠奮曰。治承之役。足利忠綱渉之。彼亦人耳。非鬼神也。率五百騎絶河。馬中矢。乃潛行水底。大串重親者其愛將也。溺水。重忠拯之投對岸。重親讙然起自名。號步軍先登。聞者笑之。時佐々木高綱。梶原景季先登。戰方酣。重忠揮太刀而進。北兵披靡。義仲從弟長瀬義貞。欲當重忠。憚其勇。不戰而走。進入京師。與義仲戰六條磧。得首三十六級。獲其將二河頼致。從義經護法皇六條宮。復出追義仲。至三條磧而還。從義經攻福原。下鵯越。從入南海。重忠每戰著勇。然而

未嘗爭功。廉讓冲退。其天性也。將軍伐陸奧。重忠爲先鋒。藤原國衡城厚樫山。以精兵二萬守之。其將金剛秀綱將數千人據山下。穿大濠。引遏限河瀦之。重忠發武藏課役丁五十。負畚鍤而從。於是命運土石。頃刻塡塹。擊秀綱軍破之。明日將攻城。三浦義村。葛西清重等欲先登。夜四皷過重忠營。成清曰。君爲先鋒。而諸將犯我營而進。請以軍法正之。重忠曰。人各欲立功。若以軍法從事。是阻人之功也。不如爲不知。以分功。諸將且進逼城門。疾戰拔之。大軍屯陣岡。宇佐美實政虜由利維久。大野則景爭之。將軍竊記二人鎧馬。命梶原景時問維久。景時倨傲。維久怒而不答。將軍更命重忠問之。重

忠躬布席進之。辭氣盡禮。維久喜曰。吾聞畠山公名久矣。今幸得見之。果勝於所聞。即詳告之。爭乃止。陸奧平。諸將先登者。多得肥饒地。重忠賜葛岡郡。其地狹少。暢然自得曰。果如我志。重忠身體洪大。音吐如鐘。將軍每朝京師。以重忠爲前驅。威風堂堂。道路無不屬目。擲尾僧高辨與其徒居。一日見煙塵乍起。其徒曰。京師火。高辨曰。不然。當有豪傑武士來。是其兆也。有頃重忠至。謁華嚴而去。將軍定坐次三行。重忠與梶原千葉氏爲行首。重忠善歌謠。爲時所稱歎。與將軍燕飲。歡謔止儼然。有不可犯之色。夏日酷暑。儕輩有惰容者。見重忠雀儀爲之肅然。又愛才下士。士多就之。武藏諸將有相爭。

多質於重忠。目爲棟梁。終又以此致忌。重忠素邑吏掠伊勢大廟神田。將軍拘重忠。褫其傍四邑。重忠一謝而杜口不言。不食七日。將軍聞大驚。急釋之。復其所褫。特奪沼田御厨。重忠入謝。因謂同列曰。某清潔律身。而蒙此汚辱。吏可不擇乎。既歸。梶原景時乘閒譖之曰。重忠嚮有怨言。而今鳩集族黨。據其邑菅谷。是將叛也。宜先其未發伐之。將軍問結城朝光。下河邊行平二人曰。重忠忠懇廉遜。豈叛亂徒。請誡召之。召而來非叛也。將軍乃遣行平召之。重忠即來鎌倉。因景時陳謝。景時曰。子實不叛。宜上誓書。重忠兀然曰。謂重忠貪暴抄掠人庶。我所深愧也。今以區區之身。而得叛名。適足以見吾

勇耳。自吾屬幕下未嘗懷貳。而今蒙此誣讒。蓋亦命已。然吾心言不二。幕下所悉。何須誓書。子第入白之。景時不能詰。入而白。將軍乃召重忠。談世事而止。二世立。結城朝光訴景時。重忠與焉。景時敗死。二世命波多野盛道捕景時黨人勝木則宗於朝。則宗與重忠駢坐。盛道從後抱之。則宗多力不受縛。抽刀將刺盛道。重忠從傍扼其臂。骨碎。遂就縛。二世賞盛道。眞壁記內訴曰。捕則宗者重忠。非盛道也。二世召問重忠。重忠答曰。無之。退而責記內曰。凡爲士者。宜無邪心。子有怨於盛道。盍言。躬獲之。而妄歸功於吾哉。盛道驍勇。非假手於吾者。記內慙服。重忠旣律身以正。而莅以邪人不謚立至是。

饞除景時。而北條時政又用小山田重成。重成者重忠從弟。與重忠皆爲時政婿。重成狡黠。時政甚愛之。而與重忠惡。會時政妻牧氏有憾於重忠子重保。時政令與重成謀之。遣人告重忠以府下軍起。誘之赴鎌倉。而誣之曰。叛。牧氏命子義時。發軍殺重保於府下。而逆重忠於途。重忠至二股河。逢義時軍。又得重保訃。成清近常曰。我不知何由得罪。請還邑待罪。重忠曰。事旣至此。歸亦無益。且汝曹不見梶原平三乎。愛一時必死之命。而貽千歲叛者之名。前鑑不遠。豈復蹈覆轍哉。況重保旣死。吾何所顧戀。而再歸鄉里哉。移兵屯鶴峰。及戰中矢死。年四十二。義時傳首鎌倉。時政問軍顚末。義時曰。

重忠所率。不過百許輩。諸弟親族無從之者。吾以是知其不叛。而爲人所陷也。嚮見軍人效首。多年之交誼。不覺至噓唏墜淚。時政默然。恐其事發覺。急遣兵掩擊小山田氏。以滅口曰。叛者族也。故誅之。重忠子重秀與父同戰死。次重慶爲僧。後有告謀不軌者。見殺。

野史氏曰。野卉蔓草。愈除之而其種愈蕃。至奇花異品世之所珍者。封植愈密而其種或絕。寧奇姿之不善於世。抑天道亦有豐嗇耶。重忠天資廉潔。心言不二。膂力掩天下。而冲退自守。視之當時士流。猶叢中之獨著也。加之外盤桓一州。內婚姻北條。封植非不密。而禍起於末路。獨咸於同類。鳳麟

摧。蘭芝無遺。何其悲哉。吾嘗詳東方地理。他年識營谷之遺趾。渡二股河。顧望鶴峯。必有發吾感矣。

鎌倉史卷三十七

鎌倉史卷三十八

列傳第二十二

梶原景時 子景季 景高 景茂

梶原景時。稱平三。相摸鎌倉人也。爲人傲誕好氣。初屬大庭景親。圍將軍於石橋山。將軍逃于椙山。景時蹤之知其所在。心憐之。乃欺景親而脫將軍。及將軍入鎌倉。景時依土肥實平請降。將軍德其嘗脫己於困厄。許之。景時粗通和歌。好尚風流。然苛察詭辯。喜中傷人。將軍謂可以爲中外之耳目。任用之。寵冠諸將。將軍忌平廣常。命景時謀之。景時與廣常博。伺其奪意。刺殺之。將軍壯之。擢爲所司。將軍使弟範賴義經

西討。以景時及實平監軍。景時及源義仲。戰于六條磧。得首十五級。獲其將淡路宗弘。二帥報捷於鎌倉。皆無戰簿。景時細書報之。將軍稱善再三。景時監義經軍。怙寵侮慢諸將。諸將畠山重忠等不平。及入京師。重忠去而屬範賴。既而景時與義經不合。去而監範賴軍。重忠亦去而從義經。景時啣之。範賴攻福原東門。與景時議。傳令軍中。待後繼而戰。景時子景高不從。歌以諷父。單騎門于城。景時急罷令。率手下五百騎繼之。奪門而入。血戰而退。顧不見子景季。問卒。咸曰。單騎深入。恐今既戰沒矣。景時揚聲大哭曰。吾老矣。所以苦戰爲子孫地耳。源太死。吾豈獨生乎。旋轡復入城中。奮勇鏖戰。手斬眞鍋四郎。救景季而出。城陷。景時擒平重衡東。謁將軍。將軍命景時實平。分部經略山陽五州。景時守護播磨美作。又別授美濃守護。景時復西入山陽。至淡路而還。文治元年。義經將攻南海。景時議船設逆櫓。以便進退。義經哂以爲怯。景時誹議不知其進退。義經怒相詈。諸將居間解之。義經夜與數十騎發。景時深啣之。景時好陵人。範賴以下皆見輕蔑。而不敢抗焉。唯義經倔然不下。於是景時幸義經死于南海。不復出援。既而聞義經克屋島。急率二百艦赴之。見義經請爲先鋒。義經不許而哂之。景時詈曰。此公無將帥之量。義經怒欲刃之。景時叩刀而進曰。吾獨知有我公耳。不知他人。諸將復喩解之。景時愈益銜之。及西海平。景時欲爲讒間之資。作奇瑞書。以上將軍曰。西海合戰之間。祥瑞尤多。幕下萬福。神明所祐。臣不敢忽。謹録以聞。三月二十日。臣僕海太成光夢有神童。自稱石清水使者。持書示之曰。平家以未日死。覺而語臣。臣異之。刻日待之。果如其言。攻屋島日。我兵無幾。敵見數萬衆幻出。又往年軍于長門。有巨龜泛海。徐徐上陸。漁者獲而獻之參州。六人持之僅能勝之。議欲解甲。參州偶有宿昔夢。命繫簡放之。及平氏滅日。龜復泛我艦前。竹簡依然。是時有白鴿一雙。翔我船屋上。平氏悉沒海矣。又周防之役。有白旗一條。見于空中。漸漸入雲。凡此等奇瑞。皆神明所以祐

幕下。誰不欽仰。然判官自以爲功。不思賴幕下多士之力。動
輙有矜伐之色。而不恤將士。將士皆履薄冰。不復輯睦。臣深
患之。屢諫而不見聽。既觸忌怒。刑禍非遠。萬望幕下聖明神
武。幸賜照鑑。令臣得速歸府下。將軍素忌義經。及得書大怒。
使使入京。令將士無受義經節度。而召景時還。景時大喜。及
歸結北條時政大江廣元等。以構義經。將軍乃奪義經食邑。
不許入鎌倉。遣居京師。義經與備前守源行家交。景時曰。是
共謀叛也。將軍遣景季入京。試命義經謀行家。以察向背。景
季請謁。義經以病辭。閒日見之。顏色憔悴。灸瘡數點。及傳將
軍旨。亦託病依違對之。景季以狀反報。景時繼言曰。一日不

食體疲。一夜不睡神悴。如灸一瞬可灼也。況數日乎。將軍曰。
然。是詐病耳。彼黨備州無可疑者。吾今決誅之。景時憮然曰。
方今平氏既殲。天下精甲皆在君手。竊料膽勇精悍。誰爲判
官敵者。奇計妙策。誰爲判官對者。他日爲幕下患者。必此人
也。將軍曰。卿謂我麾下無人乎。乃召諸將謂曰。誰能爲我擊
九郎者。衆莫敢答。將軍不懌。遂命景時。景時曰。君有命。馬蹄
之所至。舟楫之所通。不敢不奔走。惟命臣討判官。則非計也。
判官素惡臣。臣往判官必備之。不如遣其所不意者襲之。乃
命昌俊。昌俊者南都僧也。以事在鎌倉。性驍武。頗見親近。於
是授計而西。義經殺昌俊。奔于陸奥而死。景時既得志。力至

能離間骨肉。諸嘗所憎嫉。莫不陷之。睚眦之怨必報。而人有
就己者。必厚營救之。如城長茂皆河太郎等。皆依景時免死。
至其不就己者。如夜須行宗。壇浦之役有功。景時沮而不聞。
及行宗自訴。又誣其詐。適有與行宗共軍者。事白。景時反坐。
修鎌倉道路以贖罪。景時爲播磨守護。多不法。朝廷下書責
將軍。將軍赦而不問。和田義盛爲侍所別當。丁喪。景時權行
別當事。遂奪而不返。將軍不問。將軍朝于京師。擢功臣授官。
景時與焉。以官田授其子。景時與時政廣元善。二人常護其
短。是以寵益固。既陷義經。又欲中畠山重忠。誣以叛。請先其
未發討之。結城朝光沮之。事不行。景時怨朝光。欲中之。朝光

亦有寵於將軍。未得間。右大將薨。夫人北條氏。命景時與時
政廣元等。共參決政事。景時遂以事中朝光。而反爲所陷。先
是景時以朝光失言。因誣爲叛。朝光大懼。乃與和田畠山千
葉河野等。凡將校嘗爲景時所中傷者。六十六人連署。訴景
時讒諂陷人。二世以其書示景時。景時不能答。奔于其邑一
宮。無幾復入鎌倉。二世使義盛逐之。徹其邸。施永福寺。景時
乃陰蓄異圖。擁武田有義爲主。移書於筑紫將佐曰。奉宣旨
管領鎭西。速來會京師。明年正月。舉族而西。至清見關。爲土
兵所擊。死于狐碕。七子皆倶死。景時弟刑部丞朝景。因北條
氏降。後黨和田氏敗死。

景季。稱源太。爲人傲奢。忿不思難。父子皆以善和歌自多。以諸將莫能當。以寵臣子命直寢室。將軍遣二弟西討。悉出善馬賜諸將。特留二駿。曰池月。曰磨墨。範頼請池月不能得。景季聞之曰。吾能得之。入而請之。賜磨墨。既而以池月賜佐々木高綱。及涉宇治河與高綱相繼先登。追北入京。護法皇六條宮。福原之役。景季折梅花一枝。挿之箙。以自標。及入城門。敵四面萃之。景時既引軍去。景季馬殪。蹩墮背巨巖自防。梅花繚亂。猶與八騎鬪。景時還軍救之。景季奮擊。斬菊池高望而出。景季風流勇名。由是聞于世。景季及弟景高。並以軍功拜左衛門尉。

景高稱平次。二子。曰景員景繼。及梶原氏滅。以其母嘗事太夫人北條氏。請宥二子。至三世時。並見徵用。頗以謹愨得寵。右大臣之拜賀。景員充儀衛。時人榮之。景繼夜侍將軍。誤滅燈。慙之走入永福寺。髠髮爲僧。將軍遣使諭召之。不見使者而逃。不知所終。

景高弟景茂。以父功拜左兵衛尉。有寵於二世。景時之奔于一宮。留侍將軍。初諸將之訴景時。中原仲業作狀。既而將軍與仲業等燕於比企氏。談及之。將軍曰。景時怙寵讒陷。遂招衆怨。景茂曰。家父有寵於先將軍。今則何怙。特仲業文墨利於弓箭耳。辭色不撓。時善其對。及景時復入鎌倉。遂共見逐。景時將之京師。戒子弟曰。道途所經。惟駿河有吉香氏而已。汝等可無懼。及至駿河。吉香友兼與景茂交刺而死。軍遂敗。景茂子家茂。被宥。後拜兵衛尉。亦爲讎所殺。

野史氏曰。公則明。私則晦。自古奸雄常爲讒人所晦者。特以其私焉耳。且如右大將之智。照景時姦而有餘矣。然而爲其所晦者何耶。譬猶明鏡。雖日照百媸。未害其復照妍也。然使一媸人常當前。雖有百妍於後。其照入鏡中者。惟一媸而已。夫天下固少正人。而其稱大姦巨猾者。蓋亦無幾。其餘則從利所在而已。人主縱一姦人。以伺察群臣。自以爲得計無害。而既不勝天下之從利於姦者多。於是乎。雖有一二正人。已

不復能照。況當時巨媸大獰。吐舌瞋目。敷之以隔其妍。遂至斬艾枝葉。截去羽翼。以覆其宗。嗚呼。是可以爲後鏡也。

鎌倉史卷三十八

鎌倉史卷三十九

列傳第二十三

首藤經俊

首藤經俊。相摸鎌倉人。稱瀧口三郎。父祖並屬源家陣歿。經俊變節事平氏。將軍將擧義使安達盛長歷說八州豪傑。次抵經俊。經俊哂曰。卑語不云乎。貧賤費守。以武衛敵平氏。猶垤壤抗富士。飢鼠圖良猫。及義旅起。圍之於石橋山。將軍入鎌倉。八州爭服。經俊倉皇出降。將軍責曰。鼠圖猫竟如何。命拘于土肥氏將殺之。其母嘗乳將軍。入謁乞哀曰。兒罪誠不容誅。願君哀先臣資通。先夫俊通死事。以垂湣恩。將軍不答。

命左右出甲示之。箭鏃著袖。具誌姓名。母知不可救。垂泣而出。將軍憫之。遂釋之。經俊壯武有幹局。時伊賀伊勢當敵衝。乃以爲伊勢守護。擊源義廣于羽取山獲之。源義經之叛。其臣伊勢義盛聚賊攻守護廳。或訴幕府曰。經俊殆不免。將軍曰。吾知經俊矣。豈爲盜賊所害者哉。既而報至。果斬義盛。經俊襲父祖拜刑部丞。叙從五位下。以不由府擧被譴。無何得解。三世時。遷伊賀守護。平賀朝雅爲京師守護。因以經俊攝伊賀。會平基度平盛時作亂。經俊拒戰不利。朝雅以京兵伐平之。於是褫經俊守護。以二州授朝雅。後朝雅獲罪於鎌倉。經俊子持壽射殺之。經俊入請曰。願以持壽功復守護。不聽。卒年八十九。持壽名通基。稱中山六郎。持壽其幼字也。

澁谷重國

澁谷重國。相摸人。爲澁谷莊司。任俠好義。喜救人急。平治之敗。佐々木秀義落魄失所。重國以爲客。以女妻之。又以秀義子經高爲己子。義旗之起。將軍與書招之。不答。秀義遣諸子應之。重國懇留經高。不聽。乃特留義清與之屬大庭景親。及石橋之敗。秀義諸子。及將軍弟僧全成。皆投重國恃其俠也。獨經高恥前言。不敢來。重國出人索之。待如初。景親來欲收佐々木氏妻孥。重國愬曰。人之僕事亦各有道焉。秀義遣四子爲義也。留一子爲恩也。吾與之從子於軍。而子欲收我親。

是何道也。景親乃止。佐々木氏得免孥者。重國力也。既降。獲範賴戰于豐後有功。然舍軍先還。坐此不得賞。卒。子高重勇敢而愼勤。深爲將軍所器重。特除澁谷下鄉貢稅賞之。又食于上野。特下教停國衙催發。令別納。爲吉田地頭。建久中。除其貢稅而從官庫償之。以賞其匪懈之勞。又授市川地頭。後與和田氏叛。敗死。高重弟高助。初隷平氏。平氏西奔。屬義仲。義仲叛。屬義經而擊義仲。追之入京。護法皇宮。重助有膽力。南海之役。亦著軍功。義經表授右馬允。及將軍與義經有隙。下書譴其反覆曰。速備治工。鐵汝頭。否人將斬之。終除名。

小山田重成

小山田重成。武藏人。稱稻毛三郎。爲人狡黠多計。善事人。初屬大庭景親。圍將軍於石橋山。重成勸乘義旅未屬先發擊之。於是景親日夕挑戰。遂大敗之。既而降。坐詐掠食他人地。無幾得釋。從範賴伐義仲。北軍拒之勢多。重成渡供御瀨敗之。建久中。從朝京師。還至青塚。使者來報妻病。妻北條時政女也。將軍賜駿馬遣歸。既而妻死。悲哀爲僧。時政憫之。又愛其慧黠。家事無大小咨問焉。時政之殄滅大臣。移奪國權。重成與有力焉。而重成亦以此及禍。重成與從兄畠山重忠相惡。當時政滅畠山氏。重成爲之計畫。諸將皆冤重忠而惡重成。乃移兵掩擊小山田氏。殲之曰。叛者重忠族也。故誅之。重成弟重朝。

重朝。稱榛谷四郎。性循謹善騎射。與愛甲季隆等齊名。將軍特命直寢室。將軍嘗命下河邊行平射。因因坐中求對。修理進季長起偶之。行平不起。及朝重偶之乃進。重朝有馬癖。陸奧之役。從軍七十餘日。日浴其馬。未嘗以一日而休。與重成共赤族。

金子家忠

金子家忠。武藏人也。姓平氏。稱十郎。以武勇名。逢敵則進。見血益勇。狂喜踊躍不知所止。保元之役。從源左馬頭。鬥于白河殿。自呼姓名而進。源爲朝顧左右曰。誰能挐彼來。高閒四郎出而交搏。家忠倒之。兄三郎馳救之。家忠幷殺二人。須藤家末請射之。爲朝曰。舍之。壯士可惜。吾他日得志。必召彼置旗下。平治之亂。屬源義平攻六波羅。力戰刀折。見足立遠元懇乞。遠元解從士佩刀授之。家忠大喜。又進犯陣。殺傷甚多。義旅之起。畠山重忠會諸將。攻三浦義明衣笠城。義明據嶮設三櫓。家忠將三百騎。大呼而進。矢著鎧如蝟毛。氣益勵。遂奪二櫓。義明歎曰。十郎不快士乎。送酒犒之曰。武相之士。誰亦不剛者。而卿之擧錯殊可觀。請快飲以戰。家忠杖弓牛飲三杯。謝使者曰。吾意氣倍加。拔城在須臾。踊躍而進。義明命孫義盛射之。墜焉。弟近範援之而去。三浦餘一逐之。近範擊殺之。覇府建家忠來降。亦常從軍。

熊谷直實 附平山季重

熊谷直實。武藏大里人。姓平氏。稱二郎。大父左衛門尉盛方爲北面。坐法誅。父直貞尚幼。與乳母奔于武藏。依小澤氏。及長膽勇過人。郡之熊谷鄉有巨熊。害人。鄉閭患之。相與約曰。能殺熊者立爲長。直貞入山搏熊殺之。於是立爲私黨長。遂以熊谷氏焉。直實幼失所怙。育於姨夫久下直光。性椎直不能容忍。嘗代直光役于京師。同僚侮慢之。直實慍曰。彼侮我賤耳。人誰無心。不可復忍。卽去事平知盛。直光怒收其食田。義旅之起。直實屬大庭景親。圍石橋山。既而降。從攻金沙城。

先登。直實勁悍驍果。無所囘避。將軍極褒獎之。於是賜書復
直光所奪地。元曆元年。從義經戰宇治河。射殪藤太兼助。從
攻福原。直實有子直家。年十六。猛氣類父。直實謂之曰。宇治
之役。欲先登而爲人所先。至今爲憾。此行欲成宿志。直家曰。
主帥常欲爲衆先。且聞謀壓城後。是無爲也。直實曰。男兒成
功名。當先擇地。吾欲當西門如何。直家曰。諾。未知季重何如。
大人毋爲渠所先。
季重者。姓日奉氏。稱平山武者所。任左衛門尉。健捷有名。每
臨陣。與直實爭先。直實使卒覘其營。季重命奴秣馬。奴叱馬。
季重曰。畜乎。命在曉。且勿叱。卒反報。直實曰。果然。馳至一谷。

天未曉。父子當城門。自名挑戰。城中固閉。連射如雨。乃退憩。
俄頃季重果至。而門亦闢。季重先入。直實繼之。城兵二十餘
騎圍擊之。季重旗卒見殺。季重追斬殺者。直家中矢。向父請
援。直實曰。創不重。姑俟之。復馳疾戰。城陷。直實追斬平敦盛。
後幕府第西門功。季重第一。直實次之。直實遇事不避難。意
所向必果。將軍目以天下第一剛者。鶴岡流鏑馬。將軍命直
實樹的。直實辭。詰之。直實曰。射者騎。樹的者步。自有優劣。將
軍諭曰。擇器從事。初非優劣之。且樹的非賤役。新日吉之祭。
車駕臨幸。則樹的探於瀧口。射手探於本所。不是樹的貴於
射手乎。直實固不從。將軍怒削其俸。直實終不可。後與久下

直光。爭地相訴。將軍入問注所親決之。直實木訥乏口舌。見
詰難數四。恚曰。直光託梶原景時。景時幕下寵臣。巧言先入。
宜臣言不用也。投文書於地。趨入西侍。援刀自斷髻。瞋目大
叫曰。我不復上公堂矣。驅馬而西。遣騎追之不及。將軍深惜
之。急遽命筥根僧。倚關諭留之。直實不聽。長驅入京師。投黑
谷僧源空爲弟子。名蓮生。刻苦學問。終達其道。後數年來過
鎌倉。將軍延見之。言談頗別。將軍問兵法武技之要。議論詳
切。悚動一坐。將軍苦留之。不聽而去。以承元二年。豫知死
期。報親戚故舊。及臨終來會者如堵牆云。子直家夙負勇名。
陸奧之役。從至小田橋。小山朝光迎將軍饗之。直家侍坐。政

光指問曰。著紺直垂者爲誰。將軍曰。是本朝無雙勇士。熊谷
小次郎直家也。其被稱重如此。承久之役。從北條時房攻勢
多。敵方連射。直家曰。敵未可敗。何不暫休以養銳。與衆臥地。
飛矢如雨。堅臥不動。子直國稱平內左衛門尉。戰死焉。

波多野忠綱

波多野忠綱。相摸人也。兄義經困將軍於石橋。後聞府兵來
攻。自殺。由是沈淪。既而忠綱及弟盛通。義景皆被赦。仕幕府。
初岡崎義實見其陸沈。託姻婭奪波多野莊。義景訴之。將軍
罰義實。直鶴岡一百日。而以地歸波多野氏。兄弟並善騎射。
而忠綱又以膽勇著。建仁之亂。擊殺仁田五郎。巨世時。拜中

務丞。和田氏之亂。先登者再。事平。三浦義村爭政所先登。忠綱怒罵義村。北條義時密諭忠綱曰。賊敗因三浦氏反告。卿肯讓政所先登。我厚賞卿。忠綱曰。某雖無似。弓馬承家。不敢黷功貪賞。將軍廉問軍士。皆云赤甲驄馬之士在前。卽忠綱也。然忠綱坐罵大臣。以功贖罪。特賞子經朝功。經朝勇武類父。亦善射。二世嘗游大庭野。春蒐初齊。禽獸成群。衆連發射。皆無所獲。獨經朝獲二狐。將軍賞賜劍馬。承久之役。北條時氏率經朝及弟義重等七騎。絕大豆渡。官軍望風而走。進戰于宇治。官軍有藤野法印者。執太刀進。東軍披靡。經朝遂擊斬之。義重與官軍相挃蹉跌。挾前。賊射貫右目。義重奮而

咨射之。官軍遂敗。安貞中。經朝以捕賊功。益食一村。義重嘗至出雲守。爲六波羅評定。

野史氏曰。千金之裘。不必一狐之腋。大梁之椽。不必一木之枝。天下之才。不必一鄉之士。收長護短。而能者至焉。恩信以縻之。賞罰以厲之。而爪牙備焉。鎌倉氏之所以恢其業。其亦有得於衆士之力與。

鎌倉史卷三十九

鎌倉史卷四十

列傳第二十四

河野通信

河野通信。稱四郎。伊豫著姓也。世掌本州州務。祖親清年老無子。禱三島神生子通清。及長身長八尺。狀貌非常。善騎射。名震一時。保元平治之役。屬源氏。及右大將起兵。通清舉兵遥應之。數與平氏戰。敗于温泉。保高直城。備後人額西寂率兵攻之。城兵有內應者。通清死之。通信出奔于安藝。請兵于外舅奴田氏。得戰艦二十餘艘。如備後。以計擒西寂。以祭父墓。元曆元年。平通盛平教經來攻。通信拒戰不利。復奔于奴

田氏。平氏隨而圍之。防戰一晝夜。奴田氏出降。通信與殘卒六人走。追騎殪其五人。方與一人搏而踣地。通信斬之。提卒而去。抵豐前。與尾形惟義。臼杵維高。據今木城。教經復來攻。走歸伊豫。及平宗盛挾安德天皇據屋島。使人招之。不應。遣田口成直攻之。戰未決。會源義經攻屋島。成直還軍。通信乃率兵屬義經。擊平氏滅之。通信自起兵獨當大敵。窮蹙奔走。不常其處。以故不能速奏功。然未嘗以一日而去兵。平氏常有西顧之患。將軍速得定東者。通信亂西之力也。西海平。將軍割伊豫州務爲二。道前授佐々木盛綱。道後授通信。又以南海道路遼遠難歳至。命以子弟代侍幕府。以優異之。陸奥

之役。從軍。以功增食。通信之先守興。酷好潔。飲食用陶器。子孫相承效之。是役也。通信載其器而往。世以爲口實。後遭梶原景時讒。奪道務。及景時敗。二世遣通信就國。深嘉宿功。并道前道後委之。又賜書以州內士三十六人隷通信。三世立。以勞增食。遂授州守護。後雉髮名觀光。以子通久待幕府。承久之役。通久擊官軍於宇治。有功。賜地于阿波。是役也。天子詔通信勤王。率五百騎守廣瀨。王師敗績。通信見流于陸奥。貞應二年。終于流所。年六十八。通久子通有。拜對馬守。弘安中。元虜十餘萬寇筑前。初元虜之警。通有祈神曰。我待賊賊不來。則絕海伐之。至是通有大喜。舉族赴之。賊巨艦爲營。以

鎖聯之。數弩其上。俟濟擊乃發。我兵進者前後皆敗。通有與子通忠乘輕舸進戰。賊弩亂發。通有傷左肩。不能彎弓。右手揮刀益進。仆檣爲梯。躍入艦中。擒賊將王冠者。斬首獻闕下。天子下詔褒之。增其食。孫通盛別有傳。

長谷部信連

長谷部信連。京師人。父爲連。官右馬允。信連任左兵衛尉。隷高倉宮。治承四年。平清盛流之于伯耆。及平氏滅。右大將曰。信連首難之功臣。其召祿之。信連乃入鎌倉。賜能登大野莊。爲安藝撿非違使所。初以仁王之聚義事泄。清盛欲收王流土佐。遣撿非違使源光長源兼綱等。率兵圍王高倉宮。源賴

政先知之勸。王適於園城寺。王聞驚惋。信連進曰。王勿憂。臣能辨之。便入後閤。取婦人衣衣王。藤原宗信擔傘。僮鶴丸戴囊。日夕出宮以走。王有寶笛二枚。曰蟬折。曰小枝。居常不離身。及出。偶遺小枝。信連於後得之。追及獻之。王喜命偕行。信連曰。宮兵且來圍宮。圍宮不獲王。必四出搜王。恐王不能及寺矣。且堂堂王宮。無一人守衛之者。使奴輩恣蹂躪殿閤。臣之恥也。乃還開門待之。黎明光長等圍宮大呼曰。王叛謀既覺。臣等奉宣旨來邀。王速出。信連應聲曰。何物盜賊。敢爲亂言。王微行不在也。吏卒入門。信連叱曰。卑賤奴何敢騎入王門。汝不知長兵衛尉信連在焉乎。拔刀而立。卒爭上宮。信連

縱横奮擊。卒皆辟易不敢當。光長士有安清者。力兼廿餘人。進當之。信連釋刀與之搏。挾安清於腋下。復執刀呼光長曰。我獲汝壯士。汝能救乎。光長懼不敢進。信連擲安清投地。氣絕復蘇。死傷者十餘人。信連亦折刀。乃躍出庭上。赤手而立。皆不敢逼。彎弓射之。中其左股。一人執眉尖刀進。鏦傷右股。遂見捕。信連詈曰。汝等田舍人。甚不解事。吾是靭負尉。何以縲紲。且吾雖不縛。豈遁逃者耶。乃送之六波羅。平宗盛見而詈曰。官吏收王。汝何殺之。吾決誅汝。然汝能言王之所在。及叛謀情狀乎。信連曰。吾不知王之所在。及叛謀情狀。縱知之亦不敢言。項者聞劇賊入京師。窺王公第宅。託宣旨爲剽刦。吾常

警之。所以斬吏卒也。設有姦賊入公第。聞其稱宣旨。則坐見抄盗乎。意氣壯烈。毫無撓辭。清盛雅聞其名。欲收後用。宥罪流之。信連自少多力。年十六直瀧口。同僚有鬪者。止之不聽。乃挾之左右腋下。出門外。又嘗有賊。入常磐殿。殺人取財。宿衛皆畏不敢出。信連聞之至。立斬四人。賊傷其頰。信連益奮。復獲二賊。其勇力蓋天性也。信連姓甚長。故或單稱長。子孫終爲長氏。

僧昌明

僧昌明。京師人。不詳其姓。初居叡山。號常陸房。文治元年。源行家源義經奔竄。北條時政入守護京師。募武勇者。充警衛。昌

明應募。明年。時政東歸。留從弟時定自代。以昌明等三十餘人屬之。是歲五月。時定聞行家匿和泉。遣兵圍之。衆聞行家多力善鬪。不敢前。昌明咄嗟赴之。遂擒行家。獻捷於鎌倉。由是著名。遂仕幕府。昌明食邑爲人所奪。文治之末。將入京訴之。因請賜書於京師守護。得以扶持。將軍謂求寓食也。與書藤原能保。令給之食。昌明得書不悅。入啟曰。臣意欲鳴武勇。不圖以爲寒乞也。將軍哂。令改寫曰。昌明雖僧。勇不耻士。在京之間。宜使爲直宿。昌明乃喜。陸奥之役。從軍積功。爲但馬守護。賜邑移居焉。除法橋。承久三年。後鳥羽上皇既殺京師守護藤原光季。使使賜院宣於昌明。勤王。昌明斬院使五人。

州内將士應官軍者。相率攻昌明。昌明避之山中。遂屬東軍俱犯京師。當是時。凡在西之士。雖源家累世之臣。皆莫不屬王師。其決然以東者昌明一人而已矣。北條義時深嘉之曰。軍士受命臨陣。死固其所而已。倉卒之間。是非未定。而先斬院使。非鐵心石腸者。不能焉。厚賞之。亂定流雅仁親王于但馬。命昌明監護焉。

野史氏曰。右大將創幕府。熊爪虎牙。群聚如雲。然皆東北精英。至西南士。僅有此數士而已。河野通信至窮困奔走而不敢屈。以全舊好于源家。其尤嶄然者。大抵士必有鐵石不磷之操。而後可與言成事。是其所絕無而僅有。及功遂名成。與方面將佐。比肩翺翔于府朝。光榮富貴。實所自取。豈向背之士。所能企望哉。

鎌倉史卷四十

鎌倉史卷四十一

列傳第二十五

大江廣元

大江廣元。京師人。家世業儒。多聞人。四世祖中納言匡房。教將軍高祖義家兵法。蓋由是源家世世執贄。廣元少涉史漢。智慮深邃。見天下之大機。慨然有當世之志。擇褐安藝介。年殊三十。湮厄不得調。及將軍創府於鎌倉。乃往屬之。時府下皆武力功臣。廣元爲陳治亂。及爲國之道。辭義敏切。深會將軍旨。禮遇日加。親貴。舊臣無能間然。於是內與將軍謀議政事。外鑑諸將擢調才良。辨可替否。動合機宜。章奏文移。多出

于其手。將軍甚重之。表授因幡守。元曆元年。始置公文所。以廣元爲別當。西海平定。源義經。擒平宗盛。送之鎌倉。將軍欲見之。廣元曰。不可。嚮見平重衡。先帝猶在也。今公貴矣。而先帝崩。豈有以堂堂貴臣。對俘虜者哉。乃止。自義經西奔。物情洶洶。天子詔七道捕之。不獲。將軍深患之。廣元進曰。世既澆季。姦宄得秋。今賴公威靈。關東稍稱寧靜耳。諸道遼遠。固難坐鎮。屢叛屢討。差發東兵。則軍需不給。帑藏窮竭。無如迨今諸國置守護。莊園置地頭。皆用東士。所在追捕。天下不勞而自治。將軍大然之。奏請得之。乃布守護地頭于七道。兵馬之權。遂歸鎌倉矣。將軍大廣元功。賜食一莊。及諸道易地頭。武

人强梁。新陳相訴不已。廣元西入京師。乞院宣。細撿澄汰。事始謐。自是凡幕府有重事。廣元受命往來京師。奏請皆允。鎌倉所以得振耀威武。號令天下者。廣元力居多。建久元年。將軍爲右近衛大將。明年。改公文所爲政所。廣元別當如故。尋表授明法博士。兼撿非違使左衛門大尉。敍正五位下。關白藤原兼實曰。彼世儒流。官不當踰外記博士。何得帶大尉。當使應法皇曲容之。尋解博士。是歲。廣元入朝。會法皇幸賀茂。廣元陪從。賜廐馬舍人。明年。表解三官。久之任兵庫頭。右大將薨。與北條時政。連署敎命。二世又表遷掃部頭。大膳大夫。[illegible]騎兵事方寇。而文敎未振。廣元執府政二十[illegible]年。明習典彝。

精練機務。處斷如流。無有壅滯。大凡府中之疑議。僉決於廣元。故雖武功之臣。皆禮重之。其往來京師。將佐贐遺。門前成市。至繫鞍馬百餘匹。建仁三年。二世疾病。比企能員。圖北條氏。事泄。時政欲及其未發擊之。往詢廣元。廣元對曰。政事則吾嘗與聞之。軍事未得與聞之。惟在君耳。時政默而出。既歸。復請廣元於其第。廣元欲往。家人皆懼。請從。廣元悉止之。獨從家富宗長。誡曰。有事先殺吾。勿使吾首血他人刃。乃往。時政通之問計。遂誘殺能員。三世立。和田義盛叛。攻幕府。廣元與北條義時。奉將軍。避之法華堂。義盛退軍于前濱。廣元乃入政所。護圖籍。既而義盛軍復振。將軍急召廣元。廣元與義

時。謀弊屬將士。終破之。亂定。益食邑。尋敘正四位下。拜陸奧守。患眼去職。薙髮名覺阿。承久三年。後鳥羽上皇徵兵七道。討鎌倉。義時會將佐問計。諸將皆憚先發逆王師。欲扼足柄筥根而防之。廣元曰。不可。守險彌久。人心內變。自敗之道也。宜直進兵攻京師。從之。以武藏守北條泰時為將。徇武藏兵至而發。廣元曰。未可。今群疑並起。變故不測。若曠一日。武藏兵亦不保其無他。請武州雖單騎。及夜先發。東士必如雲從龍。成敗之機。間不容髮。於是泰時即發。羽檄所至。將士啡餔而從之。果大敗官軍。初義時既遣軍。日夜憂懼。會雷震其廄。益大怖。問廣元曰。吾命窮乎。廣元曰。曲直之斷在天意。公何

怖。故將軍之捷陸奧。雷震其陣。此安知非吉兆哉。既而捷聞果至。上下相慶。皆如廣元所料。義時請廣元定其罪。天子廢之。上皇處流。大臣參謀者當斬。古來所未曾有也。廣元卒年七十八。貞永中。北條泰時命清原季氏。藤原長定等。集壽永元曆以來。凡廣元所指畫。奏議號令功狀勳級割地納賦之法。南都北嶺之制。及巨細文書。爲之目錄。以贈大江氏。貞永式目。實本于此云。五子並居顯職。親廣從五位下右近衛將監。民部少輔。歷遠江武藏等守。薙髮名蓮阿。承久之初。衞京師。上皇逼之勤王。與藤原秀泰等守食渡。兵敗而遁。不知所終。季光從泰時犯京師。尾張河之戰。列攻鵜沼。又與三浦義村攻淀一口。皆敗之。歷左近衛將監。補藏人。敘從五位下。削髮名西阿。嘉禎中。爲評定。季光娶三浦氏。北條時賴之滅三浦氏。季光將行屬。時賴妻慍曰。棄親營利。非士也。季光乃屬三浦氏死之。初廣元爲中原氏所養。冒其姓。後奏請復本姓。中原氏子亦仕幕府。

野史氏曰。良玉未割。與瓦石混名。驥未馳。與駑馬雜。及其割而瑩之。馳而試之。玉石駑驥。判然夐別。大江廣元年殊三十。湮厄不得調。即調之外記而已。博士而已。及其一出佐霸主。觀世變於千歲之下。決時機於一日之急。四海更制。萬乘移權。可謂曠世有爲之士矣。世或咎其失臣節於王朝。是固然。

然彼所謂風起雲蒸。一龍一蛇。與時翱翔。與世變化者。豈碌碌守一節哉。且夫敗冠不數履。其義則然。若恃冠貴以殘害面首。武人疏强或廢冠不敢復用。然則廣元遷主之策。安知不爲王家建萬代不拔之大計哉。

中原親能

中原親能。京師人。爲齋院次官。性通敏。涉獵經史。長於尺牘。仕幕府。有幹事稱。將軍發二弟西討。以親能參軍謀。政所建。爲寄人。尋兼公事奉行。先是問注教書。皆用公印。自是凡事屬忽劇者。用親能印。時幕府草創。凡事合奏請者。親能啣命入京師。事皆辨濟。表授美濃權守。遷式部大丞。文治三年。以

事復入京師。與大江廣元修關院六條殿。敘正五位下。拜掃部頭。建久二年後白河法皇徙御法住寺。召親能廣元。延見殿上。賜劔一口。正治元年右大將薨。遣親能入京師報喪。且請二世襲職。會乙姬疾病。太夫人北條氏命親能奏乞御醫診視。以親能妻爲乙姬乳母也。既歸。會乙姬卒。親能薙髮號寂忍。承元二年。卒于京師。年六十六。親能族有中原仲業者。官左京進。亦仕幕府。參問注所。爲右筆。頗有文名。建久中。以勞賜食邑。結城朝光之訴梶原景時也。仲業與焉。諸將推仲業作書。有養鷄者不畜狸。牧獸者不育豺之語。三浦義村擊節稱善。承元中。拜民部丞。爲公事奉行。

藤原行政

藤原行政。京師人。父行遠坐事流于遠江。母家與右大將有舊。遂以吏能進。與三善康信等齊名。軍謀機密。皆參預焉。政所建。爲令。表授主計允。轉民部丞。累遷出雲權守。山城守。居二階堂傍。子孫稱二階堂氏。二子行光行村。行光建久中。爲政所寄人。表授掃部允。轉民部丞。拜信濃守。建保中。增食襲政所執事。行光博涉典故。資以緣飾吏事。又善和歌。三世常與之唱和。行村拜撿非違使左衞門少尉。爲上總奉行。元久之初。爲政所寄人。建保中。賜食一莊。調侍所司。子基行行義。基行美姿儀。便弓馬。三世時爲近習。拜左衞門尉。右大臣之拜賀。基行請曰。躬出刀筆吏。羞違武士之列。願蒙恩得充隨兵。以三絕備見允。行義任左衞門尉。遷出羽守。三浦氏之亂。力戰有功。

鎌倉史卷四十一

鎌倉史卷四十二

列傳第二十六

三善康信 弟康清

三善康信。京師人也。爲中宮屬。敍從五位下。沉敏有局量。恭儉退讓。以免於禍亂之世。其母爲將軍乳母。將軍之在伊豆。康信月發三使。以報京師消息。二十年不衰。故將軍雖在遐遠。朝廷擧措。平氏動靜。無不熟悉焉。及以仁王取平清盛欲勦諸源。康信使弟康清急報之。將軍得乘時先發者。康信忠藎之力也。薙髮名善信。元暦元年。將軍已定關東。召康信輔政。始置問注所。聽民訴。康信爲執事。不務摘發鈎距。虛心

待物。以無寃枉爲要。故雖無灼然之迹。優游反覆。必得其情。府中疑議大事。將軍亦必延參決之。恐其或曠於職。故又擧康信子行倫。參問注事。康信辭氣圓轉。不見圭角。最長諷諫。其與人言。溫溫其恭。雖觸其忌。而人不能怒。將軍嘗爲外甥女。課長絹百匹於大臣十一人。康信與焉。其五人既致。康信等六人未致。甥女婚期漸近。將軍意色殊惡。召幹事臣責之。擧坐畏不敢言。康信徐曰。前數匹疾驅之。後數匹殆練之乎。將軍爲解頤。不復責幹事者。絹亦尋至。二世立。太夫人北條氏。命與北條時政。大江廣元等。參決政事。二世嘗得善算者僧源性。因欲撿治承以來所增。諸將食邑過五百町者。收之

以與新進近習。事下政所。時二世酷暴。時政廣元等懼不敢諫。康信徐陳利害。二世乃止。三世立。時政專府權。嘗誣畠山重忠叛。遣子義時。將兵逆擊之。以餘兵自守其第。府中無衞。康信病之。謂廣元曰。吾聞昔平將門叛於東國。而京師修關。今重忠近在隣州。而府中無備。如之何。廣元以告時政。時政大慙。急率四百騎候府。康信能言匡救。皆此類也。承久之役。義時欲待兵集。廣元欲先發。議不能決。康信方病。太夫人北條氏。强起之。諮謀。康信曰。天下安危。在此一擧。何不速出兵。而曠日閒議。今雖兵未集。請先發一將。適與廣元議符。義時曰。二老議合。吾又何疑。即夜遣泰時西上。康信涉獵史乘。尤

有文思。初將軍將攻京師。奉書於伊勢大廟。時府下多文士。而將軍遙徵康信文於京師。及文成。辭太華麗。美濃嘗獻白鴿。將軍顧康信問鳥瑞。應聲對曰。天武二年。八月。獻三足赤雀。三年。三月。備後獻白雉。十五年。大和獻赤雉。古來撥亂之主。多有鳥瑞。時人服其强記。嘗夢從右大將游大倉山。有老翁教曰。此地清和朝文屋康秀爲相摸掾所住。宜建精舍祀之。覺而異之。語右大將。將軍正病。許病已建精舍。既而右大將薨。其事遂止。常以爲憾。及三世時。將軍亦夢焉。遂建精舍。康信喜。以往年夢聞三世。問曰。史乘有康秀爲三河掾。伴小野小町事。二人皆當仁明世。不知康秀及清和世乎。康信曰。

臣讀陰書。元慶二年。康秀任縫殿助。則及仕清和朝矣。但夢中事無實據。其爲相摸掾。臣亦未有所考。三世命左右記君臣所夢及問答語。爲精舍緣起。其以博識爲時所重如此。卒年八十二。子康俊行倫康連。康俊累官右兵衛尉民部丞。遷加賀守。承久三年。襲爲問注所執事。嘉祿元年。始置評定。康俊以問注所執事參之。時評定十二人。而康俊與弟康連從子倫重皆與焉。時論謂相門出相。康連孫玄番允。遷民部大輔。至阿波權守。博涉史籍。兼善律曆占候之學。北條泰時嘗欲有所行。司天官以道虛日忌之。既而聞是日天子行幸。徧問例於識者。康連擧吉例十餘事答之。世稱其博識不讓父。

最有史材。亦以匪懈致譽。泰時孜孜求治。昧爽入政所。諸士無能先焉。康連與倫重及藤原業時等。侵夜入政所。以待。泰時大喜。康連後爲問注所執事。兼引付頭人。泰時之撰式目。與康連定。卒年六十四。

康信弟康清。官隼人佐。亦仕幕府。爲公事奉行。有吏名。以善鞠有寵。二世子康盛拜左衛門尉。康盛子康知盛村。並喜武技。承久之役。北條時氏與康知等七騎。絶大豆渡。官軍望風走。追北至莚田。官軍留戰。發矢如雨。時氏命康知射之。官軍敗走。進亂宇治河。康知溺死。盛村奮戰。手斬三人。

藤原邦通

藤原邦通。京師人也。少渉書史。兼通天文占筮書畫音律諸技。任達不修廉偶。嘗爲判官代。非其好也。放浪於山野。以爲樂。將軍在伊豆。邦通介安達盛長謁之。將軍欲攻平兼隆。八牧寨。先遣邦通視其地理要害。邦通善歌謠。飲酒兼隆喜之留數日。圖成。乃還授將軍。將軍大喜。與北條時政展圖。槩然如親臨境。將擧義旗。命筮日。簿書期會。皆關其手。覇府建。爲政所寄人。嘗重陽獻菊花。副詩一絶。將軍甚珍之。命每重陽獻菊。以爲佳例。

清原實俊 附僧源性

清原實俊。陸奧人也。爲人有記性。嘗拜豐前介。罷而東歸。將

軍平定奧羽。求二州田簿戸籍。皆罹兵災。詢諸故老。乃薦實俊兄弟。實俊及弟實昌。以其所暗記。脩地圖獻之。凡二州水陸道塗。郡境田里之券契。無所不載焉。既校之地理。所漏僅三所而已。將軍大奇其才。遂收祿之。令參問注所。亦以吏才聞。子孫顯達。皆至評定。

僧源性者。不知何許人。父源整嘗拜左衛門尉。源性仕幕府爲右筆。二世時陸奧有爭境相訴者。遣源性撿之。源性精算術。目力所及。推算頃步。不違毫髮。事竣。便路游松島。以其術校島廣狹。就一草庵宿。主僧曰。子以算自負。恐不及我。源性不服。僧乃取算繞源性坐。俄而雲霧晦暝。方丈爲海。所坐席

化爲石。波濤洶湧。松風穿耳。源性恍惚不測死生。少焉。僧呼曰。如何。源性大懼謝。僧曰。復能以算自負耶。源性曰。不敢。既則霧晴濤收。庵席如故。請受其術。不許云。源性兼善蹴鞠。二世數與之戲。

野史氏曰。初右大將創幕府。其下皆貔貅之徒。至文墨之士。惟有藤原邦通等。既而康信廣元等入輔之。而後政成於內。兵强於外。不數歲而海內大定。實俊源性等亦以異能進。又有平盛時藤原俊兼等。雖無赫赫之名。而文墨議論以緣飾治體。故建久之風。殆無恥王政。

鎌倉史卷四十二

鎌倉史卷四十三

列傳第二十七

北條泰時
北條時房

北條泰時。初名賴時。稱江間太郎。遠江守時政孫。右京權大夫義時長子也。少仁厚。喜慍不形於色。嘗步出游。多賀重行逢之。不下馬。右大將聞之誚重行曰。禮不別老少。因人加重。彼雖幼。非汝儕輩也。重行詐謝無之。將軍問泰時。泰時恐重行得罪。對如其言。將軍歎曰。異哉金剛。能掩人過也。賜刀一口褒之。金剛泰時小字也。及長。宇量廣深。造次必於仁恕。容納讜正。未嘗失色於人。明達善謀。能斷大事。二世立。耽好蹴鞠。不復視朝。會歲饑災異累見。泰時私謂中野能成曰。蹴鞠風流之技。好之無害。惟當與時用舍。吾聞故將軍嘗欲誓百日游海濱。逢天變即止。是後世所當取法。子親臣也。盍承閒諫。能成白之。二世怒曰。踰父祖而易言何也。僧觀清密來告泰時曰。宜稱病歸邑。俟君怒衰可也。泰時正色曰。下官聊忠告於侍臣耳。豈敢諫乎。然以此被譴。亦非所避也。吾有事於邑。明日將發。子勿以爲避焉。出裝具視之。時時政命泰時收所貸邑民穀。而邑不稔也。民相與謀逃亡。泰時至邑。悉召債家曰。吾本圖賑贍。豈求利哉。出契燔之曰。債了矣。幸勿爲念也。與之酒食。人給斗米。皆泣拜祝曰。願使君多子孫。建曆元年。拜修理亮。建保元年。和田義盛叛圍幕府。泰時與叔時房督戰。躬先士卒。終破殺義盛。

時房者。義時弟也。敘從五位下。歷遠江駿河守。遷武藏守。雖無皎皎之節。亦無黷慢之累。爲士流所重。和田氏亂定。籍其食邑賞之。時房受而不辭。泰時辭曰。義盛言不叛幕府。惟恨臣父。臣爲父擊仇。焉敢受賞。請以賞臣者。恤死事之家。不聽。乃受尋遷式部丞。兼讃岐守。固辭兼官。仍拜駿河守。敘從五位上。爲侍所別當。頃之時房轉相摸守。泰時遷武藏守。承久元年。三世遇害。無嗣。大臣連署遣政所執事藤原行光奏請太上皇二皇子中載一爲鎌倉主。時上皇密謀討鎌倉。曰朕要須遣一子東。然今則不可。姑待他日。朕授愛姬地。而地頭不從之。當先正其罪。乃遣使入鎌倉。勅褫地頭職。時房西入京師。奉對。因得藤原嗣主而歸。三年。上皇檄七道討鎌倉。義時令泰時先發犯京師。泰時諫曰。在昔平相國罔君。右大將奉勅掃殄之。關東相承。世奉朝廷。不敢失墜。今無罪被討。蓋議者之誤耳。然普天之下。無非王土。生養老死皆帝力。今悍然與之抗。非臣子之義。請束身詣闕。惟命是聽。天威不霽。舉族就刑。幸被宥。逃跡山林。亦何憾焉。義時默然久之曰。汝所言。則明主在上之事也。上皇自登極來。政令紛亂。人抱愁怨。

鎌倉所管。僅能免荼毒。若政出王家。將置蒼生於何地。自下剗上。寘譴可畏。然本非爲一己謀。代天下之憂而憂耳。今我得志。廢昏立明。固皇基於萬世。宗廟之靈豈不鑑我心哉。且此擧非侵掠宮闕。特除誤國佞臣而已。泰時曰。諾。已發途還復問曰。號令部署既聞命矣。若乘輿親征。何以處之。義時良久曰。善乎問也。若遇乘輿。當免冑弛弓。委身下吏。諸將督師。則努力效死。有進無退。軍如失利。我不復見汝。泰時曰。敬諾。乃發。追遣時房副之。初泰時上道。兵僅十八騎。行三日。得十萬騎。自東海道進。上皇部署諸軍。拒之美濃尾張。能登守藤原秀康。檢非違使三浦胤義。前下總守中條盛綱等一萬餘

騎。守大豆渡。檢非違使藤原秀澄。山田重忠一千騎。守洲股。神北賴經一千騎。守鵜沼。朝日賴時一千騎。守板橋。富來某一千騎。守池瀨。皆阻河而陣。及他諸津。皆置兵守之。泰時向大豆渡。時房向洲股。遣毛利季光。足利義氏。狩野宗茂等。攻鵜沼池瀨板橋。既而東山軍攻敗大井渡。諸道官軍望風解走。山田重忠回軍拒戰。泰時擊走之。進與東山軍合。鼓行而西。京師爲之震。上皇欲據叡山。山徒辭。乃還。再遣中納言源有雅。參議藤原範茂等。率諸將守宇治勢多淀一口。泰時進至野路驛。初安藤忠家被譴家居。聞泰時發。乃起從之。泰時曰。卿亦可從乎。忠家曰。僕欲戰死。不辭譴也。春日貞幸亦追

從之。東山兵小山朝長。幸島行時亦來見曰。願與公生死。泰時延行時於坐上。獻酬慇懃。贈以駿馬。行時感奮而出。既而時房攻勢多。不利。泰時攻宇治。會大雨河漲。泰時欲待旦而進。足利義氏。三浦泰村冒夜挑戰。亦不利。泰時下令休戰。明日。令芝田兼義探河深淺。衍時處家貞幸等。皆奮躍亂河。溺者八百人。泰時召子時氏曰。我軍將敗。大將致命之秋也。汝先進死之。時氏以六騎涉。泰時欲繼涉。初貞幸沒水幾死。從者拯還。泰時手灸之。乃蘇。於是貞幸扣馬諫。泰時不聽。貞幸紿曰。擐甲而涉。恐沈波。請釋甲。泰時下馬釋甲。貞幸便奪焉去。不得涉。我軍涉者五百騎。時氏及佐々木信綱。遂因兼義

等。先涉犯官軍。尾藤景綱毀民屋爲筏。以渡軍。泰時亦渡。時氏縱火而進。官軍潰走。三浦義村毛利季光等破淀一口。胤義重忠走歸欲奏事。上皇閉門不納。遂逌去。泰時進至樋口河原。上皇宣諭泰時曰。此擧非出朕衷。爲臣僚所誤。汝宜論其罪。勿使兵士擾輦下。泰時時房入館于六波羅。報捷鎌倉。議曰。宜論罪從輕。不復究捕。遂奏求首謀者。上皇以權大納言藤原忠信。權中納言源有雅。藤原光親。藤原宗行。參議藤原範茂。藤原信能荅。府議立高倉天皇孫。而後鳥羽順德二上皇。雅成賴仁二親王。獨土御門上皇嘗諫之。以不與謀不問。上皇曰。朕安忍獨留。乃徙之。公卿處斬。泰時時房難顧

戮京師。分附諸將而東。斬之于途。獲秀康父子于南都。及府臣屬官軍者。皆梟之。義時命泰時時房。分居六波羅南北開府。號兩六波羅。關西機務皆綜理焉。居四歲。奸宄屏息。京畿肅靜。會義時卒。泰時時房至自京師。太夫人北條氏欲命泰時襲父執權。以其在喪不決。諮於大江廣元。廣元曰。第速決。人心自定。太夫人從之。泰時割父邑。多與諸弟。而自取太少。太夫人異而問之。對曰。臣業為執權。他復何求。唯欲以撫諸弟而已。太夫人嗟嘆久之。於是泰時執權。時房連署。泰時繼母藤原氏。欲其子政村執權。與其弟光宗等謀。請援三浦氏。一府人皆懷危懼。泰時容止如常。或勸之備兵。泰時曰。無以

為也。故禁人出入。獨許數輩而已。遣時氏及時房子時盛於六波羅。二人以府下洶洶為言。泰時曰。京畿新定。鎮之非汝輩不可。遂遣之。有老婢密告曰。光宗兄弟。誓於藤原氏前。雖不詳其顛末。而有不相渝之語。誠為可怪也。泰時曰。約兄弟不相渝可嘉耳。既而太夫人北條氏責三浦氏。命大江廣元。論光宗等罪。流之。事得寧。時幕府易主。而女君臨朝。動輙兄弟爭家。叔姪競權。時房恬淡自守。未嘗以利欲干懷。嘗置酒高會。聞泰時暴疾。左右請往省。不從曰。吾今日之樂。以武州存耳。一旦不諱。吾亦辭職遠遁。雖欲快飲。豈可得乎。歡謔自若。時房初稱五郎時連。以蹴鞠侍二世。平知康嘲之曰。連貫

也。慕紀貫之乎。抑貫錢乎。不如速改之。時房曰。諾。絕無慍色。遂改今名。承久之役。時房麾下多不得賞。時房數以為言。義時不許。乃請納其地四所。而賞之。其寡欲與物不忤。皆此類也。嘉祿元年。太夫人北條氏。大江廣元等皆歿。泰時時房奉藤原將軍。銳意求治。改政所寄人。號評定。諮詢政事。又與三善康連等議。立憲法五十條。曰貞永式目。以資聽斷。與評定十二人誓曰。吾曹為天下司直。所挾偏私者。神共殛之。武田信光與海野幸氏爭上信之界。幸氏有證左。泰時直之。或告信光怨望。泰時曰。鄉和田氏請宥胤長。而先人處之流。彼不能爭也。顧公私如何耳。畏怨而枉理。何取於執權。信光聞之。

效書搢無他。泰時以示諸將。爾後相訴者。皆先納起請。以為例云。鎌倉嘗夜驚。武士爭先鍾門。禁之不止。乃使家令平盛綱。藤原景綱馳且呼曰。有叛者。衆皆從之至海濱。二人顧曰。實無有之。然諸公擅舉兵何也。吾公不知其由。故引而遠之耳。苟無異心。各獻其旗。諸將皆授旗而去。泰時因機轉禍。率此類也。嘉禎二年。泰時進從四位下。兼右京權大夫。時房兼修理權大夫。尋進正四位下。泰時常推時房而下之。時房亦傾意待之。叔姪之間睦睦如也。曆仁元年。將軍將朝京師。泰時整頓部伍。日夜拮据。將發。時房猶與客圍碁。泰時贈行具。日晏方發。時人曰。匠作善逸。京兆善勞。鹵簿宿懸河。黎明。津

吏報曰。諸卒競渡。制之不聽。浮橋且壞。泰時往坐津頭。雖不一言。而行人自肅。行抵橋本。諸將爭占旅舍。北條實時後至。無舍。乃宿爨澤林中。泰時聞之曰。陸奥太郎非小侍別當乎。使其露宿。吾亦何燰坐。卽往同宿。足利泰氏。三浦義村等聞之。亦往。遠山祐時聞之。避舍以請實時。當是時。北條氏退讓之風。能馴服諸將。天下稱理平。時房。仁治元年卒。子時盛官至越後守。泰時。三年。六月卒。年六十。先是四條天皇亦崩。天皇之崩也。無嗣。凶問至鎌倉。泰時適與人飲。起席嘆曰。事去矣。天位至重。神人所主。然聽廷議所嚮。則安危難保。乃閉戶沈吟。幾忘寢食。意欲立土御門天皇子。然不敢自決。詣鶴岡

祠。探籌。籌協。乃遣安達義景立之。是爲後嵯峨天皇。泰時愛儒雅。敦親族。嘗在政所。聞朝時第有寇。卽起趨之。家令平盛綱諫曰。明公位貴職重。宜無輕擧。如此小事。臣等奉命足矣。泰時曰。吾弟有急。在他人則爲小事。在吾身則不減建保承久之難。苟喪吾弟。貴重何益。時人美之曰。諫之者固善。對之者更善。朝時聞之。遺書其家。誡子孫曰。世世毋背武州裔。泰時不以權勢自異。常與諸將更直幕府。逮老匪懈。當直之夕。不敢蓐。每詣右大將墳。拜于階下。或曰。盍上。曰將軍在時。吾未得上。其進四位也。謂人曰。無功進爵。恐不令終。有僧說之曰。建一寺。可以平安。曰靡財盡民。何平安之有。卽逐其僧。初

泰時在京師。聞栂尾僧高辨名。往謁問治術。高辨曰。治國家猶治病也。夫治病者。良醫能察其源。然後投藥。莫不立愈。庸醫反之。不究其源。而藥焉。徒益病耳。國家治之不成。其源實在人欲。君苟絕欲以率之。治可庶幾。泰時曰。已勉行之。而衆不從。奈之何。曰語不云乎。身直則影不曲。政正則邦不亂。正也者無欲之謂也。君心誠無欲。而率以風勵。誰敢不從。泰時感悟。及其爲政。常以其言爲法。尤勤於民事。其參政所先衆而入。苟利於民。無知而不爲。寬喜中。諸州大饑。發倉賑之。或設廠救濟。諸將就富家稱貸者。待明年豐熟還本。幕府償其息。至貧者子本倶償。損膳惡服。以身先之。及卒天下知與不

知。皆悼惜之。三河本野原。曠莫行人迷路。泰時命植柳標路。後人以比甘棠云。子時氏時實。時氏任修理亮。叙從五位下。先卒。時實爲從者所殺。無子。時氏子經時。稱彌五郎。文曆初。爲小侍別當。尋爲評定衆。襲執權。經時便騎射。嘗畋于藍澤。一箭斃熊。泰時誡之曰。政在文教。不在武斷。經時官左近衞將監。遷武藏守。亦長吏事。頗有祖風。稱于時。

野史氏曰。世稱泰時賢者也。然其所爲不合於道。時房善人也。然行出乎性而近於愚。以予觀之。蓋不然。時房爲武藏國司。爲政沿平賀氏例。泰時欲有所變更焉。而不聽。是當三世時。可見當初時房執論確然不動也。及泰時遇異母弟之阨。

彼雖賢明。豈無忌疑之心乎哉。況是時骨肉相謀。比屋騷然。於是。時房洒然去其執持之見。而弗敢競。匡救弊順。以歸和睦。如聞其病飲譃自若。是士行尤所難。而時房優爲之。愚者而能然乎。吾聞金章宗稱有志之君。一遭趙鄭王之變。乃疎忌宗室。而立柔弱無知之紹宗。鐵木眞聞之。唾罵而叛。金源之業從此衰矣。益信北條氏之業所以益隆者。時房弗競之力也。泰時之事。使夫巖處高士縱論之。則誠不合於道矣。然使之當其事。恐不能半其所得。然則由此浮競之夢。豈盡出妄談哉。

鎌倉史卷四十三

鎌倉史卷四十四

列傳第二十八

北越　小川弘　著
東京　村田直景　校

武田信光

武田信光。信義子也。小字光壽。稱石和五郎。少便弓馬。精悍果決。鉢田之役。與諸兄陷陣。信光先馳斬長田。由是著名。信義卒。三兄皆不當將軍意。信光乃含垢飲光。深結北條氏。既而三兄皆得罪除邑。信光獨全。遂承武田氏之宗。建仁中。阿野全成謀叛。奔于駿河。信光捕之送鎌倉。和田氏之亂。扼若宮大路。亂定。增邑。承久之役。與小笠原長清。小山朝政等。將兵五萬騎。自東山道進。將發偶値十死日。衆人諫止之。信光

曰勇士臨陣。十死固其所也。又何忌焉。勵衆以行。比至市原。上皇使者三至。勅諭歸順。信光斬使者二人。還一人曰。汝以所見報天子。進抵尾張。族弟大内惟信屬官軍。與築後有長。糟谷有久等。守大井渡。信光謂子信政曰。我恐人言我爲惟信故不戰也。汝懋之。男兒功名在是時。無爲他人所先。信政使善泗者標津而亂之。官軍飛矢如雨。連殪數人。衆皆辟易。信政不撓。登岸奮戰。信光望見壯之。大呼奬勵。信政意氣倍加。大敗惟信軍。有長有久等被創而走。藤原秀康。三浦胤義等守大豆渡。聞大井渡敗亦走。是役也。東軍三道並進。而山道軍先捷者。信光力也。信光進與北條泰時軍合。官軍退守

宇治勢多。信光進濟供御瀨。覆敗之。以功爲安藝守護。自是益爲北條氏所信禮。晩年剃髮稱光蓮。遜居伊豆。卒年八十七。信光傳其家射法。最善逐犬流鏑馬儀。北條時賴就受射法。情好款密。及卒。時賴爲建寺于市川。子信忠稱悪次郎。建保之亂。朝比奈義秀衝武田氏陣。將擣信光。信忠遮當之。義秀曰。孝勇。棄之而去。後忤父見逐。北條泰時爲之陳謝。求聽。信光嘗游泰時家。信忠就訴泰時曰。某孝養匪懈。不知有何罪。如建保承久之役。代父蹈死地。明公所熟知。籍使乃公不記。明公何不少爲吾地。泰時爲懇謝。信光顧謂信忠曰。汝言不妄。我何忘之。然汝性狷悖戾哉。以義斷恩。汝當自省。

不聽。信政稱小五郎。母源義平女也。以故將軍寵之。信光鍾愛之。立爲嗣。至正四位下。累遷刑部大輔大膳大夫。

小笠原長清

小笠原長清。信光從弟也。父遠光稱加々美二郎。初長清與兄光朝。共事平知盛。聞義旅起。長清託母病請歸省。不報。乃往守高橋盛綱乞憐。盛綱悵然。向持佛堂合掌曰。平氏命窮于此矣。今留二郎。毋益也。爲請知盛而還之。適將軍逆平維盛軍於駿河。長清謁于黃瀨川。將軍善其志厚遇之。先是。遠光以子故不出兵。至是起入鎌倉。元曆元年。遠光率二子從範賴伐義仲。戰于打出濱。獲首六十餘級。將軍表遠光爲

信濃守。初光朝爲平氏所拘留。不得歸。及平氏西奔。乃歸。將軍不善也。而特重長清。征西之役。將軍書教範賴曰。加々美二子。太郎不足惜。唯能寵禮二郎。長清善騎射。與信光及海野幸氏望月重隆。稱四天王。後世矜式焉。承久之役。疾戰。以功爲阿波守護。幕議以公卿首謀者當斬。而北條泰時憚顯戮之。分附諸將。就歸途斬之。以右兵衛督源有雅屬長清。有雅以與幕府有緣。祈救于尼將軍。因請待報。長清不聽。既刑而赦書至。時論咎之。卒年八十一。子長經。長房。長經娶比企氏。爲二世所親狎。及比企氏滅。坐被幽。長房居阿波。子孫稱三好氏。

結城朝光

結城朝光。下野人小山大掾政光子也。別食下總結城。稱結城七郎。初將軍徇地入武藏。朝光母八田氏。攜之候隅田河上。請以兒給事左右。將軍喜許之。親加之冠。賜名曰宗朝。後改今名。時年十四。以恭謹見寵。恆執護身刀侍側。源義廣之亂。將軍親禱鶴岡八幡祠。七日旦拜神前曰。事遂如何。朝光率爾曰。此賊已爲家兄獲矣。將軍色然曰。此幾非少年言也。果然當厚賞汝。及歸得小山氏捷報。大喜。割義廣黨食邑賜之。源範賴徇山陽。朝光請從軍。已歸。復上直。將軍伐陸奧。軍至國見澤。藤原國衡據厚樫城拒之。前鋒金剛秀綱率數十騎。陣于山前。朝光夜竊離直。且日斫秀綱營。敗之。大軍攻厚樫城。朝光與宇津宮氏兵。間道向會津。攀鳥取越。乘曉霧襲之。城中謂大兵夾攻。遂驚潰。朝光追斬秀綱。由是功名大著。朝光結髮侍右大將。頗嫺辭令。建久中。落東大寺。會僧徒與護卒鬭。梶原景時諭之。遇僧徒倨傲。僧徒益鬧。將軍遣朝光諭之。敬跪加禮。説之曰。無慙之武士。猶思結緣喜供養之。一遇有智之僧侶。何好違亂妨我寺之再興。辭令甚辯。僧徒慄然敬服。有問其名而記之者。將軍益奇其才。景時亦爲將軍所寵。而景時所讒。朝光多救之。景時御之。以其在君側。未得間。右大將薨。二世立。朝光深感右大將殊遇。欲薙髮。初三世

之生。右大將聚諸大臣。託將來。朝光與焉。以故未果。一夕有所夢。勸府中人唱佛。因感恩述懷。朝光武人。不知學。稱忠臣不事二君之語。景時因譖之。謂譏世茂主是將叛也。宮人阿波局告朝光。朝光大懼。詣其友三浦義村詢之。先是景時數讒滅大臣。府下皆切齒。於是與千葉和田畠山等同志諸將六十六人。連署。訴景時構讒陷人。景時得罪。而朝光遂得免。初朝光兄宗政壯烈負氣。常謂門族中無及己者。及朝光訴景時。宗政初與之。既而慮後禍。不肯押印。物論醜焉。及三世襲職。朝光已老。然重右大將遺託。每行齋劍從之。如事右大將云。承元末拜左衛門尉。和田氏之亂。將兵扼大倉。義盛不能

過。承久之役。與武田信光等。自東山道進。大戰于大井渡敗之。尋叙從五位下。拜上野介。嘉禎元年。爲評定衆。其好也。尋解之。并罷上野介。薙髮名日阿。退居結城。三浦氏之亂。出兵援幕府。亂定。入鎌倉見北條時頼。叙三浦氏平生與好。頗哀惜之。及論將士功。僉謂朝光不宜賞。時頼曰。朝光道無隱耳。今以微嫌不賞勳老。恐非義也。乃賜舊莊。朝光少小侍右大將。後又以功名見親信。府中事無小大皆參決焉。及北條氏執權。特重足利氏。足利氏亦自尊大。嘗與朝光書。自稱[illegible]上野入道自署與足利殿御所。朝光報書亦如之。足利氏怒訴等時頼。時頼以問朝光。朝光對曰。是不足[illegible]

將手書。結城與足利爲對列。足利氏慙而止。寬元中。命功臣家。徵右大將手書。小山結城千葉三家。上數十通。他無及之者。朝光善騎射。與兄朝政並入巧手撰。卒年八十七。子朝廣朝村有名。朝廣承久之役。屬北條朝時。自北陸道進。及宮崎定範仁科盛遠戰越中般若野。朝廣奮擊殺盛遠。大敗官軍。降林石黑諸族。尋叙從五位下。拜檢非違使左衛門尉。襲上野介。調大藏權少輔。進正五位下。藤原前將軍時。簡士直府。朝廣與焉。嘉祿中。有僞稱僧公曉者。作亂白河關。朝廣與淺利知義擊平之。朝村稱細戶十郎。善射。從藤原前將軍朝京師。將軍省其宗家。游宴之間。家鬼逸籠焉。見將軍泣乞生擒之。將軍命朝村射之。朝村取髇箭。削空其內射之。鳥入髇中而墜。納之籠中。啁噍如故。坐者皆感賞。將軍解衣。右府解劍以纏頭之。右府遂乞朝村。直其家。後歷官至阿波守。

大友能直

大友能直。本姓藤原氏。左近衛將監能成子也。小字一法師。爲中原親能養子。調右大將近侍。表授左近衛將監。有傔仗宮六國平者。齋藤實盛外甥也。實盛屬平氏。死於北陸軍。國平爲東軍所擒。錮於中原氏。親能與之談兵。知其通軍略。及陸奧之役。親能請幕府釋之。因託能直曰。兒始從軍。功名富貴賴卿力。國平曰諾。大軍宿國見澤。能直上直。國平夜誘能

直而出。旦日先登。戰厚樫城門。擊殺佐藤秀員等。以功賜食邑。能直曰。非臣功也。國平實輔之。將軍乃賜國平食邑。明年。大河兼任作亂奧羽。能直與千葉胤正等伐之。大小數戰皆敗之。其軍略多出於大友氏指揮。將軍命留決二州軍務。能直具錄軍士功罪及亂人食邑。報鎌倉。將軍大稱之。事竣召歸。參侍所事。將軍畋富士。曾我祐成及弟時致夜殺工藤祐經。行營大擾。將軍欲親出拒之。能直爭而止之。將軍嘉其忠欵。尋授豐前豐後守護。爲鎭西奉行。表授左衛門尉檢非違使。建保初。南都僧徒與叡山鬭。命能直往鎭之。後拜豐後守。子親季襲鎭西奉行。

野史氏曰。武田氏爲右大將所忌。殆滅而後榮。所謂生於憂患者也。結城朝光。大友能直。皆少小侍右大將。終以功名著于世。豈才有所學。能起一家。而延慶于子孫。偉哉。

鎌倉史卷四十四

鎌倉史卷四十五

列傳第二十九

三浦義村子泰村

三浦義村稱平六。義澄子也。少敏慧。便弓馬。西討東伐。皆從。以父功。官右兵衛尉。二世時。爲土佐守。護梶原景時之譏結城朝光。朝光懼不知所爲。詢於義村。義村爲計畫。終滅梶原氏。三浦氏世有大功勞于將家。義村又與北條氏通婚。威權次北條氏。北條時政之滅比企氏畠山氏。義村皆與焉。因并滅小山田氏。時政既廢二世。而奉三世。於其第。意思不測。太夫人北條氏命義村與北條義時迎三世。後時政復迎三世

將毒之。太夫人命義村及長沼宗政等。急迎三世徙之義時第。府下匈匈。太夫人命三浦氏備兵。時政大懼薙髮。徙之于伊豆。由是益爲太夫人及義時所尊禮。從兄和田義盛與義時有隙。圖奉三世。擊北條氏。請義村當幕府北門。初義村領小笠原牧。牧人與家臣鬪相訴。府議謂不勝職。罷義村。義村女爲北條泰時妻。而見出。義村鬱鬱不樂。遂從之。既誓而後悔。先期一日。抵義時自首。義盛聞之怨甚。急發兵圍幕府及義時第。而義時既自北門入幕府。義村拒義盛軍於政所前。事平。與波多野忠綱爭先登。忠綱有辭。義時曰。先登之功。措而勿論。變起倉卒。不日而平者。三浦氏之功也。增食一郡爲

司廐。表授左衛門尉。義村爲子泰村。娶泰時女。由是復與北條氏親睦。爲侍所司。表拜駿河守。及僧公曉弑三世。欲倚三浦氏。以爲嗣。義村以太夫人命殺之。事詳公曉傳。義村弟胤義官撿非違使左衛門尉。擧止輕躁。樂酒好內。不屑人言。時政之弑二世。悉放其宮人。胤義視僧昌寛女鬒髮如雲。乃納爲妻。妻在宮中時生二兒。義時皆殺之。妻常痛之。曰。每見義時。心肝如割。胤義憐之。會朝廷徵宿衛。胤義率妻子。役于京師。不欲復東。時上皇陰圖鎌倉。使西面藤原秀康誘胤義。秀康於酒間微說之。胤義奮躍應命曰。臣兄義村亦必勤王。上皇大悅。徵兵討鎌倉。使胤義作書誘義村曰。事成之日。賞當

從所欲。書至。義村逐其使者不報。直抵義時出書視之。遂共定議。犯京師。從北條泰時。戰大豆渡。大破官軍。追北至野上垂井。官軍退守宇治勢多。義村建議。分兵五路並進。王師敗績。義村入京師。令佐原景吉攻胤義於東寺。胤義叱曰。汝非吾族人乎。與戰走之。盡亡其騎。獨與長子逃至木島。東軍充衢。乃匿叢祠中。遇所識僧。僧告曰。前路咸塞。恐不能脫。長子聞之。先自殺。胤義謂僧曰。以我父子首視於我妻。然後致之我兄。僧如其言。義村送之泰時。安貞中。爲評定。初義村承家。頗自脩飾。三世嘗詣鶴岡八幡祠。義村與長江明義爲儀衛。讓左相下。不已。時稱其有禮。至末年。意漸驕。藤原前將軍嘗

慶于鶴岡八幡祠。供奉既備。義村曰。慶事供奉始于承久。一旦有事。今所從皆匪器。請薦勇士。乃命其四子佩劔陪從。一府驚其擅。延應元年卒。子泰村。

泰村稱駿河二郎。性倨傲。以名家子。夙爲北條氏所遇。承久之役。義村向淀。泰村請父曰。嚮與京兆約從武州生死。請自此辭。義村分卒五十人與之。遂屬泰時向宇治。泰村憤海道軍無功。與足利義氏勵士卒先進。與官軍爭宇治橋。戰不利。明日。泰時命子時氏先濟。時氏與六騎濟。泰村率四騎繼之。遂大敗官軍。斬將監一人衞尉一人。寛喜元年。役于京師。歷掃部權助武部少丞。拜若狹守。叙正五位下。歷仁初爲評定衆。

時卒。孫經時時賴相繼執權。泰村益尊重用事。威焰赫然。驕蹇犯法。陵殘諸將。與佐々木政義等論坐位。數相忿爭。又與小山氏鬪。時賴稍厭之。泰村弟能登守光村。自幼侍藤原前主。甚被寵待。及其見廢。光村護送至京師。臨別涕泣久之曰。臣將有報德焉。既歸鎌倉。潛徴兵其邑。勸泰村圖北條氏。泰村不決。而光村意益鋭。時賴稍覺之。延安達景盛陰圖之。而陽益親三浦氏。以泰村子駒石爲子。會有榜于鶴岡祠前者。曰。若州甚横。宜加嚴誅。時賴有妹喪。次於三浦氏。俄而夜歸曰。恐有變。泰村驚遽陳無他。明日。泰村邸有匿名書。曰。子將被誅盡戒。泰村曰。是姦者所爲。毀棄之。使人謝時賴曰。人士嗷嗷。府下不靜。家僕聞道路之言。爭來相衞。宜速散去之。如有事。當奉指麾以周旋。時賴慰諭遣之。泰村意猶不安。日夕患之。大江季光妻泰村妹也。夜來告泰村曰。兄將及難。妾聞之甚恐。今舉事死。不舉亦死。請熟圖之。勿有貽悔。妹亦能使良人戮力於兄。泰村遂不能決。明日。時賴贈書載誓。令罷兵。泰村大喜從之。使者出。妻賀進食。泰村以湯送飯。一餟乃吐。忽聞門外喊聲。安達氏兵來攻。泰村錯愕。急起防之。時賴遣兵助安達氏。大江季光來援泰村。時賴令火其北隣。煙焰掩邸。泰村不能支。出趨右大將影堂。光村以八十騎據永福寺。請泰村。泰村報曰。命盡力窮。雖據金城何益。均死。死將軍影

前矣。光村乃至。從騎多死。府兵遂圍影堂。光村慷慨曰。向從我謀。豈有今日。引刀自釐其面。問曰。猶可識乎。遂自殺。泰村泣曰。我積功於幕府四世。又與北條氏昏。內外盤結。自以爲安於泰山。乃亦不免於禍。顧先人多滅不辜。豈其報耶。何啻北條氏之恐。與其族二百七十餘人。其黨二百餘人皆死。時寶治元年也。時賴後聞其言悲之。爲釋其妻孥。泰村弟胤村在陸奥。聞難薙髮。投小山長村。請曰。臣在遠郡。不與事。長村捕送鎌倉。弟光村家村資村長村重村皆與兄同死。有季弟僧良賢者。弘長中。與家村子圖復讎。發覺見殺。

安達景盛

安達景盛稱彌九郎。盛長子也。敏慧有器局。少小爲右大將所親寵。三世時表授右衛門尉。伐畠山重忠先登。景盛素善北條義時。義時用事。引參謀議。當牧氏圖三世。時政見黜。諸大臣多避嫌疑不敢言。景盛獨無所迴避。由是益爲太夫人及義時所重。累拜出羽權守兼秋田城介。三世遭害。景盛悲哀爲僧。遯高野。改名覺地稱大蓮房。已而復出省妻子。遂往來山都之閒。從意所適。承久三年。後鳥羽上皇討鎌倉。太夫人北條氏懷幼主臨誓。景盛傳宣其言。乃從北條時房犯京師。景盛女適北條時氏生經時時賴。及二人執權。益被尊禮。時賴忌三浦氏。嘗延景盛圖之。因以詭言激之。景盛歸責其

子義景泰盛曰。汝曹不見三浦氏狀乎。昔者右大將之待先人。與彼無有軒輊。而彼今如此。異日將加無禮於我。何不及今爲之計也。會有匿名書。曰三浦氏圖亂。景盛從而搆成之。遂滅三浦氏。自是北條氏秘議密計。無不預焉。安達氏大著。景盛寶治二年卒。子義景嘉禎中。襲秋田城介。敘從五位上。仁治初爲評定。四條天皇之崩也。無嗣。泰時欲立土御門帝子。遣義景入京師。義景途還曰。如順德皇子既立如何。泰時曰。煩卿爲此等。宜廢之。義景遂立後嵯峨天皇而還。建長中。祝髮名願智。尋卒。八子皆顯于時。第三子泰盛襲秋田城介。正嘉初以引付頭人爲評定。時大江三善之徒碌碌備員。獨

安達氏威權益隆。泰盛以善騎名。弘安中。兼陸奥守。請解秋田城介。以子宗景代之。尋薙髮名覺眞。元虜寇西海。泰盛子弟與戰有功。泰盛既與北條氏連姻。勢漸橫肆。執權貞時其外甥也。貞時宰平賴綱頗張威福。而泰盛未嘗加禮。泰盛子宗景狂躁。奢侈甚於父。初右大將密通比企尼女丹後內侍。後以配盛長。生景盛。宗景因謂曾祖景盛實右大將子也。遂改姓源氏。賴綱因譖之曰。有異圖。貞時信之。擊滅安達氏。

初三浦氏之滅。景盛實陷之。世以爲報。

野史氏曰。余讀三浦安達傳。悲其罹禍之慘也。夫以二氏之勳。又姻北條。而不免於族滅者。無持滿之道也。木之折也必

通蠹。牆之壞也必通隙。滅二氏者二氏也。非他人矣。語曰。必恃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可不戒乎哉。

鎌倉史卷四十五

鎌倉史卷四十六

列傳第三十

北條時賴 子時宗 時宗子貞時

北條時賴。小字戒壽。稱五郎。修理亮時氏子也。時氏早死。時賴與兄經時。並爲祖泰時所鞠。嘉禎三年。藤原前將軍親臨冠之。命名。表拜左兵衛尉。遷左近衛將監。敘從五位上。少機警。神明秀發。折節勵行。三浦氏嘗與小山氏鬪。經時遣左右援三浦氏。時賴不動。泰時深譴經時。而稱時賴。傳之沐浴邑。賞其番直之勞。泰時卒。經時執權。寬元四年。經時有病。傳執權於時賴。先是。將軍傳位於世子。是爲藤原後主。時賴從叔

光時。有寵於前主。因勸圖時賴自代之。流言滿巷。兵士四集。時賴遣吏卒扼下馬橋。而以兵自衛。光時倉皇入幕府。請前主遣使諭時賴。前主使者來。時賴不敢見。光時知事不成。削髮謝罪。流之伊豆。徙前主還京師。連坐甚多。北條重時鎮六波羅。時賴欲召之共事。詢三浦泰村。泰村沮之。泰村驕蹇。時賴素忌之。而其弟光村與前主通謀。時賴乃召外祖安達景盛。以語動之。又探一叢祠得禱書。土方次郎所納也。曰吾不與三浦氏逆神其照之。訛言紛興。時賴丁妹喪。往宿三浦氏。族人悉集。各託治具更起入內。時賴頗恠之。夜聞障外有披甲聲。曰果然。招一卒。徒步而歸。明夜使人詗三浦氏第。皆畜兵仗。時賴乃戒吏卒。將士聞之爭抵時賴。泰村使人謝時賴。時賴遣使令罷兵。既而安達氏兵攻泰村邸。時賴不得已。令弟時定助景盛攻三浦氏。令金澤實時守幕府。泰村光村走入法華堂自殺。於是召重時於六波羅連署。建長元年。拜相模守。三年。進正五位下。時賴頗涉學。文武兼濟。擇二道師。薦後主學焉。又寫貞觀政要一部獻之。其理世安民皆有所本。然主將弗平於上士之不得志於執權者倚之。是以世常懷疑懼。既而前主復使長久連僧了行等誘鎌倉諸將佐々木氏信縛之送時賴。四年。時賴遂廢藤原後主。徙之京師。迎後嵯峨天皇子爲王。是爲親王。始世而養關白藤原兼經女。納

爲妃。初源氏嗣絕。太夫人北條氏請皇子爲嗣。不許。時賴益成其志也。時賴居常多病。自謂壽不長。將辭職。兄經時二子並爲僧。不得居職。時賴子時宗尚幼。不得襲職。康元元年。時賴傳執權於重時子長時。削髮名道崇。卒年三十七。時賴深留心於民政。建長元年。改問注所制。爲引付五方。置頭人。以評定充之。自是凡爭訟皆經政所而決之。時政義時以來數發閒使。分曹行郡國。問民冤。至時賴命被緇衣四出。多所摘發。而閒使又稍因爲奸。時賴晚年親出按之。吏不能欺。皆以爲神。會伊具入道爲人射殺。訴于府。吏不得蹤跡。問於從僕。對曰。昏將歸山內宅。途上覩騎馬被蓑衣從一奴相過者。既

而主人中矢墮焉。顧視之則人影已滅矣。時賴令檢屍。鏃孔如鑿。塗以毒。逮命執諏訪入道。諏訪曰。昨與客飲。至夜未嘗出也。因引平俊職牧入道爲證。二人所言亦同。令鞫諏訪。堅持不服。時賴密引諏訪見之曰。奴已承矣。卿雖强辨府議已決。然皆憫卿死。卿盍自首。冀有生路焉。諏訪攬淚吐實。遂誅之。二人者流之。人問何以知之。時賴曰。初撿鏃孔知非凡手。因思伊具邑本諏訪所領也。予奪之間。必有宿怨。是以知之。衆服其明察。時賴善用人。嘗擢青砥藤綱任政。自是法詳刑清。內外稱治。又患士氣委弱。屢試壯士騎射。校其能否。嘗入幕府。命直候人角觝。士皆羞裸體不敢解衣。然久之。士氣大

振。族父宣時嘗夜詣時賴。時賴手一壺酒曰。欲與子共之。奈無所得肴何。照紙燭入廚。獲殘豉于碟。取以佐酒。其自奉儉薄此類也。頗通禪理。以宋僧道隆爲師。爲造建長寺。又造最明寺自老焉。臨終作偈曰。業鏡高懸。三十七年。一槌破碎。大道坦然。死之日。士無親疎。悲慕慟哭。薙髮持服者甚多。至下教禁之而不止。其得士心如此。時賴母安達氏。號松下禪尼。秋田城介景盛女也。嘗設食招時賴。兄義景來助治具。尼方手補紙障。義景請命他人代勞。尼不顧。義景曰。補之不若新之之省勞。尼嘆曰。吾豈不知之。凡人居富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欲使少年人知守儉惜福。補敗理壞而止耳。義景懃服。

世稱時賴克儉。母教所致也。建長之始。祈年於伊勢神宮。時賴使東條次郎奉幣。見御裳濯河紅如臙脂。時賴聞之驚惋。從是動履彌愼。終得治名云。子時宗。

時宗。小字聖壽。稱相摸太郎。爲人强毅不撓。幼善騎射。弘長元年。將軍入於北條重時極樂寺新第。觀笠懸。特命射小笠懸。諸士無能焉。時賴曰。太郎能之。召而上場。時年十一。躍馬出。一發而中。萬口齊讚。時賴曰。此兒可承我家者。託從父長時視之。十三叙從五位下。任左馬權頭。與族父越後守實時爲小侍。文永元年。長時傳執權於政村。而時宗遷署。今七年。進敍五位上。兼但馬權守。累遷相模守。三年。將軍稱病不出。專

僧良基嚴慧等禱之而不御藥物。議騷然。兵士四至。良基等出奔。幕府諸士亦引去。留侍者五人而已。將軍遂還京師。時宗奉其世子而立之。是爲親王二世。上皇使左少辨藤原經任問北條氏意。知其無他乃安。五年。時宗代政村執權。時宗有庶兄時輔。與長時弟義宗。俱鎭六波羅。時輔居常怏怏。愧降於弟。九年二月。時宗聞其有異志。令義宗襲時輔。殺之。先是。蒙古殆滅宋。勢威强大。四方致貢。獨我邦不通信。蒙古主命高麗致書於我。書辭多失禮。朝廷草答書。下之鎌倉。時宗執爲不可。蒙古主復遣使者趙良弼來。時宗令太宰府逐之。使者前後數反。皆拒不納。十一年。蒙古兵一萬餘。寇壹岐對

馬。令鎭西諸將拒之。虜兵遂遁去。建治元年。蒙古已改國號曰元。復使杜世忠何文著等至長門。時宗致之鎌倉。斬于龍口。梟其首。修築太宰府水城。以上總介北條實政爲鎭西探題以守之。當是時朝野洶洶。天子憂惶。禱祀無虛日。時宗昻然以戰爭自期。以安危自任。於是人心粗定。士氣大奮。弘安二年。元使周復等復至宰府。復斬之。元主怒。大發舟師。使范文虎將蠻軍十萬。洪茶丘忻都別率蒙漢三萬軍。高麗軍一萬隸之。四年。七月。抵水城。舳艫相銜。實政使諸將防戰。屢敗之。虜以累失利。乃退據鷹島。時宗遣宇都宮貞綱。將兵援實政。未到。閏月朔。颶風大作。虜船破壞覆沒。流屍隨潮入浦。浦

可踐而行。少貳景資等因奮擊殲餘兵。蠻軍十萬。得還者三人耳。洪茶丘等別軍。頗有逃還者。而高麗軍。亦喪七千餘人。虜終不能得志於我者。蓋時宗之力也。卒年三十四。子貞時。

貞時。小字幸壽。弘安五年。任左馬權頭。七年。時宗卒。襲執權。時年十四。明年拜相摸守。安達泰盛以外祖用事。與內管領平賴綱爭權。賴綱譖之。八年。遂滅安達氏。賴綱獨專政。後賴綱圖殺貞時。賴綱愛少子而疎長子。爲其所告。貞時殺之。貞時既滅二氏。孤立無倚。正應二年。九月。府下夜驚。貞時疑懼。廢將軍。從之京師。請後深草天皇子立之。是爲親王三世。五年。高麗使其臣金有成來說曰。宜通使於元。不則元復出兵。貞時錮有成不還。元稍絕覬覦。正安三年。貞時廢後伏見天皇。立後二條天皇。初後嵯峨天皇二子。後深草龜山相繼昇位。後嵯峨特愛龜山。遺詔時賴曰。龜山之後。永承皇統。乃以長講堂領。爲後深草上皇湯沐邑。上皇不悅。欲倚時宗以得政。時宗不敢從。既而龜山天皇傳位於子後宇多天皇。上皇憤怨欲削髮。時宗乃以上皇子爲後宇多儲貳。是爲伏見天皇。伏見天皇立。三年。有賊夜入宮中謀逆。不成自殺。六波羅撿之。事連龜山上皇。上皇賜誓書於貞時。以明無他。天皇密勅貞時曰。龜山在位。憤承久事。陰有所圖。特未發而已。立其子孫。非卿家利也。貞時乃立天皇子。是爲後伏見天皇。後宇

多遣使責貞時。貞時更廢後伏見。而立後宇多上皇子。是爲後二條天皇。因定議後深草龜山二統。每十年更立。以定策勳。進從四位上。尋削髮名崇演。造最勝寺老焉。卒年四十一。貞時慕尚時賴之風。留意於政事。既罷執權。迺被僧衣。周游郡國三年。以觀風俗訪民病。子高時泰家自有傳。

野史氏曰。嗚呼。吾讀時賴時宗貞時傳。而知人未有不可爲善之時矣。不幸雖失之東隅。猶當收之桑楡。三子廢君易主。內則兄弟有不睦之釁。外則大臣有忌滅之虞。一功十過。罪不相掩者也。然而稱武門吏治。則必曰時賴貞時。稱戎狄扞禦。則必曰時宗。天下後世無之或非也。吾以是知北條氏之

用心於軍國深矣。其以倍臣執國命。能傳至九世之久。非徒然也。假令宰天下者。生涯無一過。然而深宮坐食。身不知艱難。不察吏治民患爲何事。終亦不若三子所爲也。夫樂擧人善者。君子之心也。見其不善而內自省者。覽者之志也。善惡兼擧。而不掩瑕瑜者。史氏之法也。吾故幷傳三子。而論之如此。

鎌倉史卷四十六

立志塾藏版

鎌倉史卷四十七

列傳第三十一

後藤基綱

後藤基綱。左衞門尉基清子也。貞應中。爲藤原前主近侍。領越前守。護表。授左衞門尉。安貞二年。擢評定。尋役于京師。久而不調。愈益謹愼。年四十九。始得撿非違使。寛喜中。東歸。基綱性辯給。有學識。器量過人。嘉禎初。復遣參六波羅。時南都僧徒。與八幡宮寺。論事相鬭。南都遂奉春日神木犯京師。鼓譟至木津河。公卿聞之皆杜門。基綱獨促駕而發往說僧徒。僧徒乃罷歸。南都强梁輕上命。自古而然。於是基綱一說卻之。幕府深嘉賞之。表授佐渡守。基綱東歸謝幕府。既而南都復大騷。據嶮築城。將作亂。幕議命發兵伐之。復命基綱。入京師圖之。基綱誘一僧。悉得南都地圖戶籍。乃獻策置大和守護。收興福寺封邑戶。補之地頭。僧徒聞之大懼。兵未合。壞城歸寺。由是基綱吏名大躁。尋東歸。兼引付。藤原後主時。坐北條光時事。免職。基綱善和歌。其邸在大倉。頗有泉石之勝。將軍時臨之。卒年七十六。子孫並居顯職。

青砥藤綱

青砥藤綱。其先伊豆人。本姓大場氏。祖近鄉。承久之役。戰于宇治河有功。賞賜上總青砥。徙家焉。因以爲氏。近鄉生藤滿。藤滿有庶子。自幼穎敏。命爲僧。能勤其學。過弱冠。畜髮改名藤綱。聞僧行印通儒學。又就學之。居數年。怳然有得焉。乃出干北條時賴。時旱。時賴施僧祈雨。又自詣三島祠。藤綱私從之。見牛渡河溲中流。藤綱曰。汝亦倣北條公爲佛耶。衆怪而問之。對曰。今民憂旱。令渠溲於田畝。雖微焉猶不愈於無乎。今僧之在鎌倉。貧富貪廉不齊。而公之施不甄之。貧而廉者寧餓不來。徒飽富而貪者。奚異牛之溲於水哉。時賴聞之。召見與語。大悅之。恨相見之晚。時北條氏政稍衰。吏奉職無狀。時賴召藤綱問曰。今吏多不職。告訴日衆。我思濟之。未得其道。豈我行有所失。汝具言之。我敬受以爲師教。不敢以爲臣諫。汝毋有所諱焉。對曰。臣不佞。自修之不暇。何敢言君非。然君言及此。而臣不言。臣罪也。以臣所觀。君行未有所失。而國事如是者。左右壅蔽。上下隔遠爾。夫告訴衆者。吏治不良。民俗日薄也。今吏不職者。皆有所倣。自不知其非也。府下相訴者。皆賂遺權要。權要爲之地。吏因或反其曲直。或有罪不坐。姦人日富而民含寃矣。近者既如是。遠者又倣之。習以爲常。故雖數黜罰。無能懲其後。然而君不之知。壅蔽莫甚焉。所謂階前千里。門外萬里是也。夫下含寃。而上不知。近地猶然。況遠國乎。如此而不已。恐終及亂。因至士風輕浮。儒學謬乖。巫祝誑欺。僧道姦穢。無所不言。皆鎌倉所有。而時賴未嘗知之。於是。

大驚。乃録評定以下姦回不職者三百人。從輕重罰之。又遣使七道。以察外吏貪虐無道者。皆罰之。擢藤綱爲引付。表授左衛門尉。藤綱爲政。儉以自率。不過每食乾魚一片。衣袴用粗布。刀劔室不飾。而喜施於人。其聽訟讞獄。未嘗枉已而循人。嘗有人與北條氏封人。爭地相訴。衆皆畏執權。反曲直以擬之。藤綱平反之。其人德之。裹錢三百貫。投其後園而去。藤綱怒曰。吾直其直。欲使我君無秕政耳。豈敢私於彼哉。卻還其錢。又嘗夜過滑川。從者墜十錢於水。買炬照水而撈之。炬直五十錢。或笑之曰。少得大失。藤綱曰。惜之於國。寧有彼此。炬直五十錢。我失人得。水中十錢。誰復得之者。吾惜其永棄耳。笑者大愧。執權嘗欲加之祿。曰。夢神告我增汝祿。藤綱辭。執權曰何辭。曰。今以夢增祿。他日又以夢斬之耶。終不受。藤綱得其君。以展力於時。後世稱循吏者。皆以藤綱爲首。

二階堂貞藤

二階堂貞藤。民部丞藤原行政六世孫也。以才學名。拜撿非違使左衛門尉。兼出羽守。當北條貞時執權。貞藤輔之。頗稱治平。貞時卒。貞藤祝髮改名道蘊。及北條高時執權。長崎高資事。鎌倉政衰。貞藤居常憂之。高時捕廷臣及僧圓觀等。欲謀廢立。貞藤諫曰。國權東移。百餘年于茲矣。威服四海。榮傳九世。無他。世尊王室。布德惠於下民也。今者囚廷臣。流貴僧。爲已甚。又復放天子寵親王。人謂之何。神明在上。可不畏乎。語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苟使我無釁。朝廷何能爲。益效臣節。天威亦必霽矣。高資睨貞藤曰。何論之迂也。獨不知承久故事乎。高時遂聽於高資。命貞藤帥兵而西。謀廢立。遂攻護良親王於吉野。用部將岩菊謀。夜繞出敵後。夾擊之。城陷。助大佛高直攻千窟城。會王師復京。帝素聞其名。又嘉其嘗諫高時。特原之。食其舊邑。無幾謀叛見誅。

野史氏曰。自國家侫佛。叡山南都。横比鴨河。刼掠無已。用兵羈縻。基綱之略。亦足賞矣。藤綱撈錢滑水。與程正叔雍華墜錢事。酷相似。世固有不期而同符者。豈非以其所見出於公耶。貞藤之諫高時。何其言之美也。惜乎不知出處之大節。特能言之而不能身蹈之也。語曰。不以人廢言。不其然乎。

鎌倉史卷四十七

鎌倉史卷四十八

列傳第三十二

北條仲時

北條時益

附陶山義高小見山氏眞宇都宮公綱
陶山高通河野通盛

北條仲時。相摸守基時子也。叙從五位下。拜越後守。元德二年。爲六波羅北方。時益鎭南方。

北條時益。左京大夫政村曾孫。越後守時敦子也。拜左近衞將監。元弘元年。五月。北條高時令六波羅捕僧圓觀文觀忠圓等。先是。天皇圖討鎌倉。事泄。高時捕廷臣藤原俊基藤原

資朝按之。不服。於是捕圓觀等。鞫得狀。再執俊基殺之。使二階堂貞藤以三千騎入京師。命仲時時益廢天皇。殺山門坐主護良親王。仲時時益未發。帝微服逃於外。六波羅遣兵索宮中。不獲。乃奉兩上皇太子于北方。拘大納言藤原定房中納言藤原公明等。叡山僧來告。天皇在延暦寺。六波羅遣鐵兵五千向山前。近江守護佐々木時信向山後。時信者左衞門尉定綱四世孫也。率七千人。戰辛崎。斬僧直源等。而敵援兵水陸來圍。時信不能支。敗歸。既而山徒聞天皇非眞。乃散。天皇實逃南都。遂幸笠置。南都僧來告。六波羅令時信率州兵備叡山。遣撿斷糟谷宗秋隅田通倫等。帥兵圍笠城。城堅不拔。河内人楠正成。備後人櫻山茲俊。起兵應官軍。仲時時益告變於鎌倉。高時遣大佛貞直金澤貞冬。將數萬騎西上。未至。陶山義高小見山氏眞陷笠置城。

陶山義高。小見山氏眞。倶備中人。率手兵五十騎。向笠置城西。阻河而陣。聞軍不利。援兵且至。謂其下曰。汝等不見四面攻兵乎。朝攻朝死。夕攻夕死。骨骸未朽。聲名先滅。死一而已。均死則死于功名。庶幾得千歳之下照竹帛。汝等以爲何如。士卒皆奮曰。誠然。二人曰。古來功名之士。如熊谷平山佐々木兄弟。豈有他術哉。資大軍之威。而收一身之功。發而中機。危而後成。如是而已。今者舉十倍之兵。而攻無援之城。而不

能拔。又請援於關東。是舉天下而敵一城也。誠有奇謀良策。以陷此城。眞垂功名之秋也。汝等其無意乎。皆答曰。謹從教。於是命作長繩十丈。毎尺一結。上繫一鉤。候風雨夜。攀城後石壁。敵果恃嶮不設備。踰壘入城。歴伺諸營。有誰何者。對以風烈警夜。大呼警而過。敵終不喩。至城北高丘。見一坊舍。火之。進燒諸營。城中震駭。外兵聞喊聲。皆起應之。三面夾擊。五十人者隱見分合。殊死而鬪。莫不一當百。城兵狼狽無鬪志。爭開北門走。天皇亦與左右逃。追獲之。送於六波羅南方。東兵聞笠置陷。轉攻楠正成赤坂城。拔之。櫻山茲俊聞之自殺。高時使使廢天皇。立伏見上皇子。即位。是爲光嚴天皇。正慶

元年。徙後醍醐天皇于隱岐。令千葉貞胤。小山秀朝。佐々木高氏率兵護送。既而楠正成復起兵取赤坂。進屯四天王寺。赤六波羅遣隅田通倫。高橋宗康。將五千人攻之。大敗而還。乃遣宇都宮公綱。

宇都宮公綱。下野人。左衛門尉朝綱七世孫也。容貌雄偉。兼通兵略。拜備前權守。遷治部太輔。高時聞京師多虞。使公綱率紀清兩黨助守六波羅。會鐵兵敗歸。仲時時益曰。是由將愚卒怯。乃召公綱曰。勝敗雖兵家之常。豈無制之之道哉。僕此輩再往。必復覆師。鄕使吾曹鎭京師。令彼賊足下西來。以備緩急耳。今日是國家成敗之機。自非足下誰能任之。願足下無辭焉。公綱曰。大軍失利於前。而以寡兵承其後。吾未見其利。然僕自受命而西。誓死以自効。何敢辭難。跨馬而發。從者僅十餘騎。比過東寺。追隨者七百人。公綱曰。吾不思復歸。逢人則掠其馬以益軍。疾馳至柱松。正成聞其兵寡。請遊擊殲之。正成默然良久曰。兵法固有以寡敗衆者。公綱東州精鍊之士。寡兵來承大敗之後。是期必死也。不如避其鋭。棄營宵逃。公綱進取四天王寺。報捷六波羅。一府皆喜。既而正成夜炬南山漸近。公綱嚴備待。如此連夜。士衆稍倦思歸。六波羅又不出援兵。公綱乃引而歸。正成復取四天王寺。遂城于千窟。於是皇子護良。赤松則村舉兵。據吉野白旗諸城。

事聞鎌倉。高時遣阿曾時治。大佛高直。二階堂貞藤等。率五萬騎西上。二年。二月。分兵攻諸城。時治向赤坂。貞藤向吉野。高直向千窟。既而赤坂吉野皆陷。合兵圍千窟。不能下。高時遣使六波羅。責諸將逗留。六波羅遁使公綱援諸將。公綱已去。而官軍愈逼京師。六波羅徵山陽兵。兵降於則村。據三石以扼西道。則村進據摩耶山。又徵南海兵。伊豫豪族土居通治。得能通言等起兵。反爲官軍擊敗長門探題北條時直。六波羅遣佐々木時信。將五千人攻則村。大敗而還。於是數戒隱岐守護嚴衛先帝。而先帝潛逃至于伯耆。關西響應。六波羅再遣萬人攻則村。又敗。則村乘勝縱火來攻。隅田通倫。高橋宗康。率兵二萬拒之桂川。又大敗。則村子則祐日夕亂流來擊。新帝兩上皇入六波羅府。府因大出兵於七條磧。遣通倫宗康。率三千人。軍于八條院。陶山高通。河野通盛。率二千人。軍于蓮華王院。

陶山高通。備中人。壯勇通於兵機。河野通盛。伊豫守護通信五世孫也。初名通治。多力便於弓馬。高通謂通盛曰。烏合之兵不可用。不如餌於敵以乘其弊。通盛曰。善。通盛兵三百騎。高通兵百五十騎。合爲圓陣。向蓮華王院。遣餘兵先馳向八條磧發喊。敵聞喊聲。皆西其馬首。高通通盛衝其背。奮勇血戰。解而復合。大敗之。還抵七條大宮。望朱雀街。通倫宗康戰

將敗。通盛曰。疾驅救之。高通曰。救之則勝。勝則彼不謂藉我力。姑待之。通倫宗康果敗走。乃進躡敵後。縱橫奮擊。又大敗之。敵收敗兵。復入七條。府兵與戰不決。高通通盛既破朱雀軍。復驅衝七條軍。則村軍皆敗。退扼八幡山崎。二將得首七十三級。捕虜二十餘人。獻捷於六波羅府。天子親見二將。擢高通爲備中守。賜鞍馬一匹。通盛爲對馬守。賜劍一口。通倫宗康耻無功。見則村兵敗退。謂則村必死。夜馘街上積屍梟之。圓顱者便假爲則村捞之。則村首凡五。都下嘲之曰。假者必生息。則村分身益寇無窮之兆。則村塞關西運路。府遣畿兵五千攻之。陷伏敗還。京人曰。何不遣陶山河野。而取敗衂

也。二人由是名重一府。既而山徒又奉護良令來攻。府遣獷騎擊走之。因啗以利。使時信備之。而則村復入京師。高通通盛再敗之于京南。獲首八百。而先帝遣中將源忠顯。奉恆良親王。率大兵來攻。時信率通倫宗康高通通盛等擊卻之。斬其將太田守延等。而結城親光降官軍。士卒多逃。府告急於鎌倉。使者相踵。四月。高時遣名越高家足利高氏等赴援。高家與則村戰狐川。被鮮甲挺進。中箭死。高氏傍觀不戰。下馬張飲。遂降官軍。與忠顯則村三道攻京師。京師兵三萬。大半吏胥不習戰。仲時時益乃據府爲城固守之。擊卻忠顯。既而府兵大潰。只餘千人。糟谷宗秋曰。城不可守。不如及東面圖

未合。奉主上趨鎌倉。以圖後舉。仲時時益然之。夜奉兩上皇新帝太子東走。土寇環起而射。時益死之。太子以下四走。矢中新帝肘。高通吮其血扶上馬。天明。又遇兵數百。破之而過。明日至番馬驛。土兵數千奉龜山天皇子守良夾路而陣。宗秋擊破其前鋒。而兵疲矢盡。走入佛寺。與仲時謀欲據近江一城。近江守護時信殿而後。待之不至。仲時曰。是亦叛矣。乃謂其兵曰。獻吾首於官軍。此我所以報諸君之勞也。乃自殺。年二十八。從死者宗秋以下四百餘人。新帝兩上皇被執入京師。先是公綱攻千窟。肉薄破柵。更令士卒前者鬪後者鑿山。旬餘日傾二櫓。一軍徼之。城將預會王師復京。公綱與大

佛高直等奔于南都。謀犯京師。楠正成等率兵來攻。公綱據般若寺拒之。相持數日。會天書招諭。公綱以七百人降。

野史氏曰。六波羅之敗。不足咎也。蓋天下之事。恆相因而至。故天子失其御。而將家收其民。將家失其御。而北條氏收其民。北條氏失其御。而民無所歸。然則元弘之事。雖無王家。北條氏必亡。皮之不存。毛將安傅。其斯之謂也。

鎌倉史卷四十八

鎌倉史卷四十九

列傳第三十三

北條高時 弟泰家 子時行

北條高時。小字成壽。相摸守貞時子也。年甫九歲。貞時卒。遺命安達時顯長崎圓喜輔之。敘從四位下。任左馬權頭。正和五年。代北條基時執權。文保元年。拜相摸守。高時爲人頑放。擧止無度。時荒忽如病狂。特以適襲職。委政於時顯圓喜。二人協心修泰時舊規。頗稱無事。尋圓喜以老罷。子高資代之。高資性多慾。事以賄成。陸奥人安藤堯勢與族季長爭邑而訟。皆賄高資。高資皆納之。不決其訟。二人怒。據邑相攻。遣兵

伐之。不克。高時不以爲意。日夜飲宴。一日見狗鬭喜之。遂令民貢狗。狗數千。附諸將養視。載以籃輿。道路遇者下馬俯伏。每月鬭狗十二日。又好田樂。樂師亦數千。纒頭所費以萬數。一夕高時獨醉舞。有樂師十餘輩。歌以佐之。婢妾闚之。皆異物也。歌曰。見天王寺妖靈星乎。既去。獸跡狼藉。高時乃醒。無有所見。藤原仲賴聞之曰。妖靈災星見則國亂。亂其自天王寺起乎。於是人皆知其不終。已而高時有病。高資勸削髮。更名宗鑑。高時弟泰家謂當以執權傳己。高資勸而傳之於金澤貞顯。泰家母慍曰。四郎汝失職。何以立世。當祝髮以隱。泰家乃爲僧。高時病愈大愧。欲殺貞顯以謝母。貞顯自髡謝之。

諸將爭倣之。圓顱滿朝。高資又推赤橋守時執權。北條維貞連署。衆情益不服。高時漸不平。高資密令長崎高賴圖之。事泄。乃委罪高賴流之。內外怨憤。攝津渡邊氏。大和越智氏皆起兵。高時命吏卒討之。不克。後醍醐天皇見高時失政。竊喜之。令權中納言藤原資朝右少辨藤原俊基等。誘美濃源氏土岐賴兼多治見國長等。事覺。六波羅北方北條範貞託攝津亂民。召四十八所篝卒。得三千人。襲賴兼國長殺之。時正中元年也。二年。高時遣兵收俊基資朝按之。不服。高時怒謀廢立。天皇賜誓書。高時意解。奉還誓書。釋俊基流資朝。而天皇意益銳。元弘元年。高時執僧圓觀文觀等。以其呪詛北

條氏也。初後伏見帝之廢也。貞時議定皇統曰。後深草龜山二統。每十年更立。後二條龜山孫也。傳位後深草孫花園。花園將傳之於後二條子邦良。而龜山特命立後醍醐天皇。天皇後二條弟也。既立。以邦良爲儲貳。而不欲傳之位。欲傳其長子尊良。高時不可。邦良薨。天皇又欲以第三子護良爲太子。遣使告後嵯峨遺命。高時堅執貞時議。立後伏見法皇子爲東宮。天皇怒以護良爲山門坐主。以呪詛北條氏也。高時既鞫圓觀等得狀。再執俊基。後伏見法皇亦使人來具告天皇謀。高時乃大聚諸將吏問謀。衆無敢言。高資曰。前者不果廢立。所以貽悔也。今速遷車駕。流親王。公卿預謀者斬之。事

乃定而已。二階堂貞藤諫。高時不聽。遣貞藤等率三千騎入京師。天皇聞之夜逃于南都。遂幸笠置。六波羅兩帥。北條仲時。北條時益。遣兵圍笠置。而擒正成據赤坂。櫻山茲俊起備後。高時遣大佛貞直。金澤貞冬等。督武藏相模伊豆駿河上野五州兵二十餘萬西上。未至笠置陷。乃幽天皇于六波羅。貞直等引兵攻赤坂拔之。茲俊軍散自殺。高時復遣貞藤及安藤高景。奉東宮即位。是爲光嚴天皇。正慶元年。高時獻僧衣於先帝。請削髮。不聽。乃請新帝詔。徙先帝于隱岐。徙尊良親王于土佐。尊澄親王于讃岐。廷臣預謀者斬之。已而正成復起兵取赤坂。進屯四天王寺。仲時時益遣兵攻正成。取四

天王寺。而不克守。正成復取四天王寺。遂城千窟據之。於是。皇子護良赤松則村相繼起。據吉野白旗諸城。高時遣義子阿曽時治。與高直貞藤高資。帥五萬騎攻之。二年。春。赤坂吉野皆陷。合兵攻千窟。千窟未下。先帝出隱岐。幸船上山。勅四方討北條氏。四月。高時遣名越高家。足利高氏。將兵西。高家戰死。高氏降官軍。合兵攻六波羅。仲時時益奉新帝東走。皆途死。高時未之知也。獨聞高氏叛則恐。發上野下野等六州兵。附弟泰家西。因徵粮於郡邑。次至新田。新田義貞斬其使而擧兵。高時大怒。罷西師。遣金澤貞將櫻田貞國。分道攻義貞。貞國及義貞戰于入間河。殺傷相當。退守久米河。明日復

合不利。復退次分倍。高時遣泰家援之。拂曉挨挽强三千齊射。而全軍乘之。義貞大敗。泰家勝而驕曰。烏合之衆一敗皆敵。必有斬義貞首來送者矣。卸甲休士。邀妓縱飲。三浦義勝叛屬義貞。爲之先鋒。卷旗疾進。偵卒來報。泰家曰。然我徵三浦族。今來耳。俄而義貞義勝鼓譟斫營。泰家駭走。横溝八郎。安保道堪殿戰死之。而小山秀朝千葉貞胤亦叛。貞將與戰敗走。諸軍敗歸鎌倉。而六波羅敗聞亦至矣。上下失色。長崎高重。高資子也。豪放無賴。不事生業。祖圓喜憎之。於是高重自軍還。創夷滿身。提所獲首級。視高時圓喜。圓喜曰。我平生憎汝不事事。誤矣。幸能爲主公致死。有島津四郎者。容貌雄

偉。圓喜愛之。爲義兒。命護高時。既而義貞三道來攻。高時遣基時貞直守時等拒之。守時守子嚢坂。敗還。其妹足利高氏妻也。曰。吾與被猜疑而生。不若速死。乃自殺。貞直守極樂寺坂。亦敗還。其家士本間獲罪家居。是日。以手兵出戰。斬敵將大館宗氏。致首貞直。謝罪自殺。貞直感愧。後遂冒敵陣死。基時與義貞相持于假粧坂。而義貞將選兵二萬。自稻村崎入。高時聞海道軍不利。手斟三爵。飲島津四郎。與愛馬遣之。一軍屬目。四郎漸近敵陣。免冑而降。敵衆勝而進。放火府中。高時以千餘人。逃于東勝寺。貞將拒山内。身被七創。還見高時。高時勞之。授相摸守。爲長門筑紫兩探題。署與之。貞將題書

背曰。棄我百年之命。報公一日之恩。馳赴敵死。基時國時亦
死。諸道不守。軍士雲散。獨高重奮勇血戰。左右衝突。所向皆
披。還見高時曰。事已至此。公宜自爲圖。然臣猶欲一快戰以
爲冥閒話柄。公且待之。乃乘所愛馬。與百餘騎。撤旗裹刀。雜
入新田氏軍。狙擊義貞。垂及而覺。大呼奮擊。馬上揪敵一將。
投之數步外。敵軍辟易。高重走至東勝寺。高時方訣飲。屬觴
高重。高重三釂。傳之攝津道準。屠腸出之曰。請侑飲焉。道準
笑曰。好下物也。安得不快飲。滿酌。盡半以傳諏訪直性而死。
直性與圓喜皆死。高時乃自殺。從死者八百七十餘人。鎌倉
滅。後於六波羅十五日。是月。長門探題北條時直。爲土居氏

得能氏所攻。航而東走。聞高時死。欲往筑紫。筑紫探題北條
英時。亦爲少貳貞經所攻殺。時直因貞經降。宥死歸邑。尋病
死。淡河時治。屯越前阨北道。與越中守護名越時有。皆爲州
兵所殺。初高時所遣高直高資等。解千窟圍。退保南都。官軍
來攻。高直等削髮出降。斬于阿彌陀峰。高時子邦時。小字萬
壽。高時託之五大院宗繁。邦時母兄也。及義貞入鎌倉。懸
賞捕北條氏族。宗繁心忽變。紿邦時曰。吏且來捕。宜逃伊豆。
邦時宵逃。宗繁趨告義貞吏。吏追捕斬之。義貞疾其所爲。將
誅宗繁。宗繁亡匿。時人傳之。無敢舍者。終餓死道路。
泰家。初名時利。稱四郎。拜左近衞將監。薙髮名惠性。義貞之

入鎌倉。泰家欲脫走爲後圖。召親臣誡曰。度吾行遠。火第。乃
爲重傷歸鄉者狀。臥畚中。以蛾衣自覆。南部景家伊達匡衡
舁之。令二卒繫新田氏號騎而前導。走陸奧。所留士火第曰。
主公死矣。殘兵三百餘人皆自殺。新田氏至。以爲泰家實死。
泰家畜髮更名時興。潛入京師。依權大納言藤原公宗。伺
朝廷。時朝廷失政。天下復思北條氏舊政。於是時興與高時
子時行及族時兼。約東西同時揚兵。事覺。公宗被誅。時興逃
去。不知所終。
時行者。高時子也。小字龜壽。稱相摸二郎。高時之逃于東勝
寺也。泰家密諭諏訪盛高曰。亂敗至此。皆家兄素行所招。然

祖宗恩惠。積在海內。民豈遽忘其德哉。萬壽家兄既託諸宗
繁矣。汝奉龜壽以爲後圖。盛高許諾。時龜壽猶幼。從在母所。
盛高往謂衆婢曰。相公欲與二郎訣。速見附。聞太郎已死。二
郎亦終難免。衆婢皆泣。盛高佯怒。取之而去。奔于信濃。依諏
訪賴重。建武二年。泰家使使約時行及時兼。東西同時揚兵。
時行招聚黨故。旬日得五萬人。自爲上將。盛高賴重爲左右
翼。進攻足利直義於鎌倉。直義大敗。時行復取鎌倉。兵勢大
振。時兼亦起兵北陸。足利高氏自京師來伐。時行遣名越時
基督三萬人逆擊。臨發大風發屋。兵皆避之大佛殿。殿梁折。
壓死五百餘人。更卜日兼行。戰于橋本。後軍多亡。且戰且退。

阻相撲河而陣。水勢方漲。時基不設備。敵夜濟斫營。時基大敗。與三百人走歸。賴重使時行脫走。而與四十餘人剥面自殺。足利氏至。謂時行亦死。時兼爲加賀將士所攻殺。及後醍醐天皇爲足利氏所逼幸于吉野。延元二年。時行遣使行在。上言曰。臣父伏天誅。臣不敢怨。所怨獨足利高氏。世受恩於臣家。而卒背之。今又困天子。臣願討高氏以贖父罪。詔許之。以五千人發伊豆。從源顯家擊足利義詮于鎌倉。走之。追至美濃。及上杉憲顯戰于青野原。轉至和泉。及高師直戰于堺浦。顯家敗死。時行赴行在。拜左馬權頭。三年。從宗良親王至遠江。擊今川範氏兵于引馬驛。敗之。投井伊高顯。興國元年。

春。高師泰來圍井伊城。至秋城陷。時行亡匿東州。正平七年。復從新田義興攻鎌倉。走足利基氏。無何義興敗走。時行匿相摸。明年。見擒斬于龍口。初高時怠政。有工藤新左衛門者。屢諫不聽。祝髮隱高野。誓不復出。及北條氏滅。往弔鎌倉墟。作歌曰。赴屢佐杜能。年加志烏美儒麼茂等用離能。矩婆能婆羅斗椰。於望比那沙麻之。遂周游天下。不知所終。

野史氏曰。孔子有言曰。倍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北條氏執國命九世。何其久也。蓋泰時刻苦責躬。恭遜率下。親暱諸將。惠愛民物。孔子曰。持滿有道。豈謂此歟。時賴時宗貞時等繼之。或伸威於海表。或勞躬於理民。故大者懼其威。小者歸其德。一人之心。雖未慊萬民之望自足焉。鄙語曰。何知仁義。唯惠已者爲有德。天下之常情也。故王家雖反正。政失其道。天下復思北條氏舊政矣。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寇。苟知其后之非后與非后之后。持滿之道備于此矣。抑簒弑悖逆之罪。無所逃於天地之閒。自義時從三上皇。握四海之權。至此恰百年。天降頑童。以絕其種類。幾無吹火。所謂天定能勝人。而古人稱三十年曰一世。則聖人三世之言亦驗矣。

鎌倉史卷四十九

鎌倉史卷五十

列傳第三十四

孝義

自王室衰。敎化陵遲。風俗敗壞。保元以降。戎馬生輦轂之下。父子爲敵。兄弟相戰。上以此令下。下以此奉上。天下滔滔以爲常。覇府之建。事多草創。稱曰小康。實未及弘敎化。而移權之禍已胎矣。然民之秉彝。倫理之道。未嘗熄。孝弟則有曾我兄弟及源親行千葉時常。節義則有藤原光季安藤聖秀鹽飽父子。是數人者。情發於天道。成於己。所謂風雨晦冥。雞鳴不已者也。依舊乘拾遺聞。作孝義傳。

曾我祐成 弟時致

曾我祐成。小字一萬。弟時致。小字筥王。伊豆人。伊東祐親孫也。父祐泰。稱河津三郎。爲其從父工藤祐經所殺。時一萬五歲。筥王三歲。其母抱屍慟哭。顧二孤曰。汝等長大。能報父讎乎。一萬泣曰諾。一萬爲人循謹。筥王性剛悍。兄弟時或不協。母嘗予筥王一矢曰。能折之乎。筥王折之。更予一束矢曰。亦能折之乎。曰不能。母曰。一矢易折。爲其少也。束矢難撓。爲其多也。故合則相保。離則俱亡。爾等兄弟無多。何不思合心報讎。乃爾相鬩也。二子泣。母亦泣。自是兄弟同心。相與嬉戲。打柱射壁。以擬讎。既而母再醮曾我祐信。二孤從焉。遂冒曾我氏。時祐經仕幕府。有寵。因勸將軍誅二孤。將軍使梶原景季就祐信收二孤。母子聚泣。無所訴。終就囚。景季憐之。見將軍請哀。不聽曰。祐親殺我兒。奪我妻。今死矣。吾欲甘心其孫。何言宥也。畠山重忠和田義盛竭力救之。乃赦之。母喜其得免。戒之自晦。一萬嘗仰見飛雁歔欷曰。禽鳥猶有父母。使我孤者誰。筥王曰。豈謂讎首堅於鐵石乎。一萬遽掩其口曰。勿妄言。因相對泣。母聞益戒之。加一萬首服。名祐成。稱十郎。遣筥王。從筥根僧行實爲弟子。而筥王復讎之志益固。將軍嘗詣筥根。筥王從僧歷問將士姓名。至祐經色動。乃懷小刀往來覘之。祐經執其手曰。汝非筥王乎。何酷肖迺父。宜速祝髮歸佛

乘。因出一裝刀授之曰。吾乃汝之從祖。聊表相見之情。筥王欲刺之。而諸士環列。恐不遂終不果。行實命筥王削髮。筥王患之。竊歸曾我。謂祐成曰。弟如削髮。如讎人何。願兄早爲計。祐成提筥王。抵北條時政。備訴衷曲。時政壯其志。即爲備禮。加首服。爲假子。命名時致。稱五郎。歸省母。母見而怒曰。吾使汝爲僧。何違如此。汝不母我。我何子汝。終逐之。而兄弟復讎之志益切。常游大磯黃瀨川三浦。以覘祐經。而未得間。建久四年。將軍大獵于富士野。祐經從焉。又命祐信會行營。兄弟大悅曰。天不棄我。成宿志在此行矣。將發時致曰。弟獲罪於所恃。若不得面訣。死將不瞑。祐成入見母。叩頭爲時致謝。母

爲見之。因請賜衣。母出授之。兄弟嗚咽而去。至宮根見行實。行實察其意。取祠中實刀二口授之。遂抵富士野。陽爲警夜。乘間入祐經營。不在焉。兄弟彷徨不知所爲。逢畠山重忠家士本多親常。告祐經所在。祐經與吉備津祠官王藤內招倡妓飲于別營。大醉酣寢。兄弟已入。擧炬相視曰。睡人猶死人也。因蹈席大呼曰。祐成時致報父讎。祐經蹶起。兄弟揮刀斬之。幷殺王藤內。時雷雨暗黑。倡妓等驚呼。諸將倉皇出鬪。兄弟殺傷十許人。祐成爲軍人所殺。年二十二。時致直犯將軍行營。有舍人被婦人服。候時致過。自後抱之。衆共禽之。明日。將軍會諸將。召時致。命狩野宗茂新開實光鞫狀。時致叱二

人曰。我家衰替。不得左右幕府。雖然豈與汝輩言。幕下有問。一言而死耳。將軍壯之。親問之。時致對曰。兄弟自髫齓至今。復讎之念須臾無措。今志願畢矣。犯行營者欲一謁而死耳。且祐經我之讎。而君寵之。祐親君之讎。而我祖父也。君寵我讎。而讎我祖。能無憾乎。意氣壯烈。聽者悚動。將軍欲宥之。祐經子犬房。哀訴不已。卒斫之。時年二十。有兄弟遺其母書。將軍覽之攬淚。命藏之書庫。除曾我莊租。命祐信修二子冥福。後人爲立祠於富士野。祐泰少子爲僧。曰律師。幕府召之。至則自殺。有大礒倡虎者。與祐成相愛。諸豪競欲通慇懃。虎不顧也。和田義盛嘗飮其家。召虎佐酒。不出。義盛大怒。其母懼

促虎。虎不肯曰。曾我寒士也。和田豪貴也。妾不忍以貧富易其心。義盛乃幷請祐成來。然虎終宴不與義盛相酬。及祐成死。虎請行實修其冥福。手作文悼之。以祐成所騎馬襯之。遂爲尼。時年十九。初居信濃善光寺。後歸大礒。住高麗寺云。

源親行

藤原前主時。有源親行者。大監物光行子也。光行父豐前守光秀。嘗屬平氏。及平氏西奔。藤原能保深憎之。欲加以罪。光行入鎌倉。百方乞父命。得原。光行遂仕幕府。官大監物。親行拜民部丞。承久中。光行役于京師。兵興。屬官軍。軍敗。爲清久行盛所擒。行盛拘之而東。抵金洗澤。遣其子。聽命於北條義

時。初上皇使押松齎詔入鎌倉。光行以書副之。又錄東士姓名令誘之。以故義時尤惡之。命戮之。親行聞之泣乞其命。義時不允。更守藤原實雅乞營救。終得宥死。親行躬攜赦書。謁蹶赴金洗澤。則白刃已臨頸。纔而得免。父子相抱而泣。是役也東士屬官軍者。無一人得免。而光行獨赦。時稱親行孝矣。抑亦光行嘗救其父之報云。光行有幹局。及北條泰時執權。頗見使用。

千葉時常

千葉時常。下總人也。父常秀。稱堺平次。從軍于西海。建久中。以父常胤功。拜左兵衞尉。後至上總權介。有二子。曰秀胤曰

時常。以秀胤承家。而以埴生莊爲時常食邑。稱埴生二郎。及常秀卒。秀胤奪埴生邑。時常貧甚。潛居陋巷。秀胤襲上總權介。爲評定。家資富足。而斗米尺布。未嘗頒賜時常。秀胤娶三浦泰村妹。及北條時賴滅三浦氏。遣兵攻秀胤殺之。時常聞變卽馳往曰。吾豈以私怨傷天倫哉。終死其難。

藤原光季 子光綱

藤原光季。不詳何許人。父朝光稱所六郎。陸奥之役有功。朝光女爲北條義時後妻。爲其所任遇。三世時。朝光以善武技。與和田義盛直北面備顧問。建保之亂。有功。賜常陸鹽籠莊。歷左衛門尉撿非違使。至伊賀守。光季拜左衛門尉撿非違

使。爲人剛鯁有節概。承久元年。三世遭害。義時慮京師有變。遣光季與大江親廣鎭之。大内守護源賴茂謀叛。據昭陽舍。光季擊殲之。三年。後鳥羽上皇欲討鎌倉。召親廣光季。親廣至。上皇要盟。不得已而從之。光季先得藤原公經報。對使者曰。臣奉職巡警。頃者士馬嗷嗷。輦下不靜。臣日側耳聞之。而未嘗有詔命。今而召臣。臣竊惑焉。敢辭。再勅曰。事當面宣。遄來勿違。對曰。奉命捕賊。臣之職也。入宮闕議事。非臣所敢與也。終不往。從者勸辟。光季曰。禍發而逃。何用鎭衛。夫仕死于職。人臣之分也。一旦奔竄。或斃道路。是自遺汚辱也。不如坐待死。以明無貳。從者皆逃。留者僅二十七人。

光季子光綱。年十四。稱壽王冠者。光季謂曰。汝未仕。可以逃矣。光綱曰。大人死節。兒何敢獨去。光季喜。且日關京極二門。開高辻二門。以待官軍來攻。欲斬京極門。光季叱從者開門。左衛門尉開野時連先登。光季射之。時連亡魂而走。撿非違使三浦胤義呼光季而責之曰。何敢敵天子。光季曰。汝誑天子倡亂。吾熟悉之。猶何敢饒舌。亦射之。胤義避易。撿非違使佐々木高重疾驅而進。光綱挾矢呼曰。君嘗冠我。約爲子婿。今送一矢以訣。射中高重胸。官軍競進。士卒皆死。獨贄田三郎及第四郎。并力拒戰。光季令火第。光綱自刺。手軟不能盡。光季曰。吾不忍委汝於敵手。斫首投之火。已亦自屠。贄田兄

弟亦死。光季遺孤四人在鎌倉。太夫人北條氏聞光季死。悲之。召見遺孤。慰撫曰。汝等皆傚父忠貞。勿墜家聲。長曰季村。嘉祿中。賜父邑。後皆見調用。

安藤聖秀

鹽飽聖遠

鎌倉滅時。有安藤聖秀者。新田義貞妻伯父也。義貞攻鎌倉。聖秀拒之稻瀨河。軍敗而還。則府第灰燼矣。聖秀慨然曰。堂堂百年之蹤。豈可無一死節之屍乎。下馬將死。義貞及妻貽書招之。聖秀作色謂使者曰。姪士家女。爲士家婦。何爲此無恥之言。義貞亦不可止之。而勸我以不義何也。以書握刀。割

腹而死。又有鹽飽聖遠者。謂其義兒忠頼曰。國亡矣。吾義當死。汝未仕。宜去爲僧修我冥福。忠頼曰。闔家保生由何人恩。在今日寧論仕不仕耶。即屠腹死。聖遠設椅趺坐。作偈曰。五蘊非有。四大本空。大火聚裏。一道清風。引領命次子忠年斬之。忠年亦死。

野史氏曰。予編鎌倉史。以孝義終之。竊謂亂敗以戒之。不如孝義以興之。人壽不過百年。竹帛則傳之於千載。如懸明鏡而照妍媸。其孰不樂爲善也。

鎌倉史卷五十　畢

明治十五年十月十三日　版權免許
同　十七年十月　出版

著者　故人　小川弘

校者兼出版人　村田直景
牛込區神樂町三丁目二番地

上田正庸書
宇治橋亮三
片岡藤次郎刻

鎌倉史　亘志堂藏版

鎌倉史　北越小川弘著　東京村田直景校　全十冊

同考證　村田直景著　全二冊　近刻

温故叢書　村田直景編輯　第一集　既刻

國史圖解　村田直景著　全五冊　近刻

國史地名便覧　村田直景校閲　門人増井榮編　全二冊　近刻

日韓對照壬辰實記　對州山崎尚長著　東京村田直景校　全十冊　近刻

發賣人

開進堂　東京麹町區飯田町[illegible]番地　赤城廣敬

報行社　同　京橋區竹川町二十番地　竹内拙三

後凋閣　同　日本橋區通三町目四番地　小也綸叟

賣捌書肆

東京　北畠茂兵衛
同　丸屋善七
同　北澤伊八
同　柳河梅次郎
同　東生亀次郎
同　中島信一

東京　山中市兵衛
同　出雲寺万次郎
同　稻田佐兵衛
同　原亮三郎
同　穴山篤太郎
同　深野彌兵衛

鎌倉史　亘志堂藏版

東京　淺倉久兵衛
同　岡村庄助
同　青山清吉
同　巖々堂
大坂　大野木市兵衛
同　柳原喜兵衛
同　吉岡平助
同　岡島真七
西京　村上勘兵衛
名古屋　片野東四郎
仙臺　菅原安兵衛

東京　磯部太郎兵衛
静岡　本屋市藏
甲府　内藤傳左衛門
神戸　鳩居堂
長崎　鎌田勘次郎
加州金澤　近田太平
越後新潟　小林二郎
同　井筒駒吉
同長岡　鳥屋十郎
同高田　本多勝三郎
同水原　島屋六平

保岡正太郎編輯

日本外史前編

賍軒藏版

據明治十四年（一八八一）
東京保岡正太郎刻本影印

日本外史前編序

往時賴山陽著日本外史二十二卷。獻之桑名矦。書肆活字印行。而世未甚稱之。獨川越藩儒學教授保岡嶺南先生激賞爲通才達識。目以遷固流亞。因勸藩矦校訂上梓。爲序卷首。於是川越本外史流布海內。今三十餘年矣。寒鄉僻邑。

家誦户讀。五尺童子莫不知其爲良史。雖曰作者筆具三長之所致。抑亦先生校刻之力居多焉。先生與先師藤森翁同游長野豐山之門。博覽能文。號爲高足弟子。而令嗣正卿從先師學文。喜講史籍。頃者刻其所著日本外史前編五卷。問序於余。余誦讀一過。感歎不已。

何者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荷。名家子孫。守遺書不失者。不易多獲。況繼業著書。益揚家聲。如吾正卿。乃千萬人中一二人而已耳。且夫外史之盛行於世也。有注釋者。有評點者。有抄爲略史。翻爲俚文者。彼附驥尾。求售射利。無所裨益乎後學。今正卿別出機軸。不相蹈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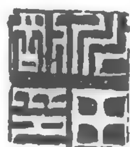
蓋外史非編年非紀傳。其體類晉書載記。而此則分爲本紀世家矣。外史所記起源平二氏。止德川氏。而此則溯及王朝盛時矣。外史專寫幕府興廢羣雄勝敗之狀。而此則特載縉紳世業矣。由是觀之。正卿父子之於山陽。一則在其書未行之前。獨賛其妙而廣其傳。知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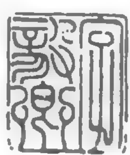
也一則在其書盛行之後。不掠其美而補其闕忠臣也。先師嘗與門人評論外史。余曰史通内篇三十六目。斷限居一。外史斷限得宜。尤見其卓識。先師曰然也。抑王政二千年。藤橘菅江諸公。有相業焉。有文藝焉筆而傳之。亦是一部好史料。吾黨小子孰能當其任。嗚呼先

師逝矣。正卿此擧非獨繼父業。并成師志。余安得不序而稱揚之乎。

明治十四年天長節

甕江川田剛毅卿撰





董邨本多澂書

彫工 佐々木錄吉

序

余與保岡正卿游。二十六年於茲。其間正卿遠於鄉。不相見者有年。謂其文章學識。當與曩昔無大異。而其再來于東京也。有日本外史前編之著。嗚呼正卿亦可測也哉。憶予之始與之交。年在少壯。方是時。其先人嶺南

先生。以宿德鴻儒。與天山蘇森翁齊名。都下人士莫不推尊。而正卿氣清才敏。讀書過目便誦。人皆想見其造詣。謂先生有子矣。然正卿質才不甚勉。日招故舊。以痛飲豪辯為快。余嘗規之曰。子以嶺南先生爲父。衆屬望於子。乃不自愛。唯酒之耽。子獨不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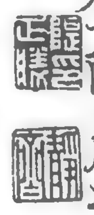
所以嗣先生志耶。正卿視之。則正卿已醉而睡。鼾々之聲如雷。蓋先生不能知其然々。措而不言々。余竊怪之。正卿之再來也。余迎而見之。髮已半白。狀貌異于昔日。余乃置酒叙舊。正卿出所著書示余曰。僻鄉酒薄。故文章亦不振。雖此編略脫稿。卒未覆讀。乎

但獲子文為之序。亦可以溥一太白焉。余受而讀之。其體原馬史。而别創一體。叙事皆有據要。議論確而不浮。則可與賴山陽日本外史並行焉。今也奎運大開。作者蔚起。倍蓰于曩時。日鑴月刻。不遑枚舉。然率皆春華秋英。唯競美於一時。曾不見有如賴氏

之愈久而無厭者。不料正卿所就乃能與之傳于其久也。嗚呼。予與正卿遊。二十六年。視其所為。皆出意料之外。然年方壯而危。非酒之耽。乃欲借酒全其神。使世致慕陶袁。而寄其心。以大展其力於此也。先生蓋知之。故措而不言也。予喜編成之年壯未衰。書其文。似而不問。于後明允發憤文章。竟至與韓歐爭先。古人有言曰。君子亦如是。學不倦者乎。

明治十四年十一月天長節後一日

東京府　静齋居士鐵正勝撰



盬谷樵叟永井喜暉書

日本外史前編

目録

日本外史前編卷之一

本紀

保岡正太郎　輯

神武天皇諱彦火々出見。小名狹野。天祖大日孁尊。治高天原。是為天照大神。天照大神之子正哉吾勝勝速日天忍穂耳尊。娶高皇産靈尊女栲幡千千姫。生天津彦瓊瓊杵尊。天祖既命羣神平定下土。迺使天孫降居葦原中國而主之。賜以三種寶物。曰八坂瓊曲玉。曰八咫鏡。曰草薙劍。於是瓊瓊杵尊降於日向高千穂峯。娶大山祇女木華開邪姫。生彦火々出見尊。彦火々出見娶海神豊玉彦女豊玉姫。生彦波瀲武鸕鷀葺不合尊。瓊瓊杵尊而下至葺不合。後世尊之。亦稱天祖。天祖之胤。傳於無窮。謂之日嗣。上代之事。年代悠遠。神異不測。總而稱之。曰神代云。天皇葺不合第四子也。母曰玉依姫。以庚午歳生焉。生而明達。意確如也。年十五。立為太子。甲寅歳。天皇年四十五。在高千穂宮。會諸皇族議曰。天祖降迹以來。多歴年所。而時運草昧。治此西偏。遼邈之地。未霑王澤。遂使邑有君。村有長。各自分疆。用相陵轢。聞諸鹽土老翁。東有美地。青山四周。足以恢弘大業。

光宅天下。宜就而都之。十月。親將發日向。抵速吸門。得漁人珍彦。為郷導。十二月。至安藝居埃宮。乙卯歳。入吉備。居高島宮。備舟檝。蓄兵食。戊午歳二月。舟師遂東。舳艫相接。抵浪速國。溯流至河内。赴龍田。路險隘。乃東由生駒山入大和。有長髄彦者。推饒速日命者為主。邀擊我軍于孔舍衛坂。我軍不利。皇庶兄五瀬命傷於矢薨。乃退還。轉由紀伊入。高倉下以下歸順。以為郷導。歴熊野之險。出菟田縣。令道臣命為先鋒。誅兄猾。破八十梟帥于國見岳。斬之。又殺兄磯城。遂進攻長髄彦。饒速日斬長髄彦來降。時冬十二月也。己未歳。分兵殲諸賊。盡定大和。相畝傍山東南橿原之地。為國之奥區。定為都。元年辛酉。春正月。庚辰朔。即天皇位於橿原宮。時年五十二。號曰神日本磐余彦火火出見天皇。立正妃媛蹈韛五十鈴媛。為皇后。奉三神器於正殿。命天種子命。天富命。掌祭祀。可美真手命率内物部。道臣命率來目部。宿衛内外。二年二月。論功行賞。以珍彦為大和國造。劍根為葛城縣主。弟猾為猛田縣主。弟磯城為磯城縣主。道臣命以下受賞有差。以可美真手天日方天奇方並為申食國政大夫。四年。作靈畤於鳥見山。祀皇祖天神。七十六年。天皇崩於橿原宮。年一百二十七。追謚曰神

武天皇。
綏靖天皇。諱神渟名川耳尊。神武帝第五子也。立爲皇
太子。神武帝崩。庶兄手研耳命謀逆。太子知之。與母兄
神八井耳命謀誅之。元年即位。都於葛城。是謂高岳宮。
三十三年崩。年八十四。
安寧天皇。諱磯城津彥玉手看尊。綏靖帝子也。立爲皇
太子。綏靖帝崩。即天皇位。二年遷都片鹽。是謂浮孔宮。
三十八年崩。年五十七。
懿德天皇。諱大日本彥耜友尊。安寧帝第二子也。立爲
皇太子。元年即天皇位。二年遷都於輕。是謂曲峽宮。三

十四年崩。年七十七。
孝昭天皇。諱觀松彥香殖稻尊。懿德帝子也。立爲皇太
子。元年即天皇位。遷都掖上。是謂池心宮。八十三年崩。
年一百十四。
孝安天皇。諱日本足彥國押人尊。孝昭帝第二子也。立
爲皇太子。元年即天皇位。二年遷都於室。是謂秋津嶋
宮。一百二年崩。年一百三十七。
孝靈天皇。諱根子彥瓊太尊。孝安帝子也。立爲皇太子。
孝安帝崩。遷都黑田。是謂廬戶宮。元年即位。七十六年
崩。年一百二十八。

孝元天皇。諱彥國牽尊。孝靈帝長子也。立爲皇太子。元
年即位。四年遷都於輕。是謂境原宮。五十七年崩。年一
百十六。
開化天皇。諱稚日本根子彥太日日尊。孝元帝第二子
也。立爲皇太子。孝元帝崩。即位。元年遷都春日。是謂率
川宮。六十年崩。年一百十一。
崇神天皇。諱御間城入彥尊。開化天皇第二子也。立爲
皇太子。開化帝崩。即位。三年遷都磯城。是謂瑞籬宮。六
年遷神鏡靈劍於大和笠縫邑。祭天照大神。使皇女豐
鍬入姬侍奉焉。先是列朝皆奉神器於殿內。帝畏其涉

褻瀆。故有此舉。別模鏡劍。置之御座。以爲護身御璽。七
年定天社國社神邑神戶。十年遣大彥命于北陸。武渟
川別于東海。吉備津彥于西海。丹波道主命于丹波。將
兵巡按。授印綬爲將軍。將軍始于此。十二年校人民戶
口。課男女調役。此時天下太平。家給人足。民稱曰御肇
國天皇。四十八年。命皇子豐城命鎮撫東國。六十五年。
任那始入貢。六十八年帝崩。年一百十九。
垂仁天皇。諱活目尊。崇神帝第三子也。立爲皇太子。元
年即位。二年遷都纏向。是謂珠城宮。五年。皇后兄狹穗
彥反。伏誅。二十五年。遷天照大神于伊勢度會。使皇女

大和姫奉齋焉。九十九年帝崩。年一百三十九。

景行天皇諱大足彥尊。垂仁帝第二子也。元年即位。居纏向。曰日代宮。十二年筑紫熊襲反。帝親征平之。二十七年筑紫又亂。命皇子日本武尊代征。尊時年十六。變服詗賊巢。手刺殺賊酋。乃平。四十年東夷亂。遣日本武尊征之。尊自相模航海。抵上總。轉入陸奧。蝦夷降附。還巡視上野信濃。使副將吉備武彥分巡越國。會于美濃。平近江賊。獲病。獻俘太廟。使武彥奏捷京師。病篤薨。五十七年。令諸國興田部屯倉。六十年帝崩於近江高穴穗宮。年一百四十三。

成務天皇諱稚足彥。景行帝第四子也。元年即位。三年以武內宿禰為大臣。五年詔界山河分國縣。隨阡陌定邑里。東西曰日縱。南北曰日橫。山陽曰影面。山陰曰影背。六十年崩。年一百七。

仲哀天皇諱足仲彥。日本武尊第二子。為先帝皇太子。元年即位。以大伴武以為大連。與大臣並輔朝政。大連始此。二年熊襲反。親帥舟師征之。令皇后以下來會於穴門。八年進幸筑紫。皇后以為先征新羅則熊襲自服。帝不從。親戰不克。九年病崩于香椎宮。年五十二。皇后與諸大臣議。秘不發喪。令大連率群臣守行宮。而令武內宿禰奉喪殯于穴門豐浦。終決策征新羅。於是遣鴨別。當熊襲。而齋禱神祇。為男裝。親執斧鉞。令三軍曰。金鼓無節。旌旗錯亂。則士卒不整。貪財多欲。則必為敵擒。虜雖寡勿侮。雖強勿畏。勝者必賞。走者必罰。十月舟師直至新羅。新羅王惶遽出降。后命納質子申盟約。徵犒師金帛八十艘。遂為貢額。高麗百濟並望風歸欵。乃凱旋。十二月。生應仁帝於筑紫。

應仁天皇諱譽田。仲哀帝第四子也。辛巳歲。皇后奉帝東還。帝庶兄麛坂忍熊二皇子舉兵要之播磨。使武內擊殺之。群臣尊皇后為皇太后。攝政奉帝為皇太子。丁

卯歲。百濟新羅共入貢。己丑歲。皇太后崩。年一百歲。謚神功。明年天皇即位。號元年。都輕島。曰豐明宮。七年高麗百濟新羅任那並入貢。自此諸國入貢不絕。十五年百濟王子阿直岐來朝。阿直岐通經典。帝使皇子稚郎子師學焉。又徵其國學士王仁。明年王仁來。獻論語十卷。我邦儒學始于此。四十一年天皇崩。年一百十一。皇太子讓位兄大鷦鷯。固辭相讓三年。貢獻者不知所適。太子遂自殺。

仁德天皇諱大鷦鷯。應仁第四子也。元年即位。居難波號高津宮。登高望人烟稀少。知民戶貧。悉除國租稅三

年。十三年新羅不貢。遣使責問。五十三年復不貢。遣田道將兵討之。五十五年蝦夷反。遣田道討之。軍敗死之。八十七年帝崩。年一百十。末年刑措二十餘年。百姓如喪父母。帝之崩。太子之弟仲皇子反。謀害太子。遣弟瑞齒別皇子誅之。

履中天皇。諱去來穗別。仁德帝長子也。元年即位。都磐余。號稚櫻宮。平群木菟。蘇我滿智。物部伊呂弗。葛城圓執政。四年始置史官。諸國通四方志。六年始置藏職。崩不詳年壽。

反正天皇。諱瑞齒別。履中帝母弟也。元年即位。遷都河

內丹比。號柴籬宮。六年崩。不詳年壽。

允恭天皇。諱朝津間稚子。反正帝弟也。元年即位于遠明日香宮。四十二年崩。不詳年壽。時皇太子淫亂。群臣不服。太子自殺。

安康天皇。諱穴穗。允恭帝第三子也。先帝太子自殺。乃即位。遷居石上。號穴穗宮。三年暴崩。不詳年壽。初帝殺大草香皇子。納其妃為皇后。携子眉輪育于宮中。此時年七歲。聞知帝殺其父。伺帝醉臥。刺而弑之。群臣誅殺眉輪。

雄畧天皇。諱大泊瀨幼武。允恭帝第五子。帝崩即位。九年。以新羅久不朝貢。遣紀小弓。蘇我韓子。小鹿火等征之。十二年始起樓閣。二十二年。遷丹波豐受大神。祀於伊勢山田。曰外宮。二十三年帝崩。年六十二。帝初生。神光滿殿。長而雄果明決。然峻刻御下。喜怒不測。病大漸。召百僚與訣。戒大連大伴室屋。及東漢掬。輔弼太子。星川王謀反伏誅。

清寧天皇。諱白髮廣國押稚日本根子。雄畧帝第三子也。元年即位于甕栗宮。遂都焉。三年立履中皇孫億計為皇太子。初雄畧帝殺市邊皇子。二子億計弘計潛匿民間有年。至是播磨國司小楯識而奏之。以帝無子。立

之。四年宴海外諸蕃使於朝。蝦夷隼人並內附。五年帝崩。太子讓位弟弘計。

顯宗天皇。諱來目稚子。稱弘計。元年即位于近飛鳥八鉤宮。改葬市邊皇子。此時歲比稔。粟斛直銀錢一文。海內殷富。崩年三十八。或曰四十八。

仁賢天皇。諱大脚。號億計。元年即位于石上廣高宮。十一年崩。年五十一。或曰五十四。帝聰明仁恕。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戶口滋殖。

武烈天皇。諱小泊瀨。仁賢帝子也。先帝崩。即位泊瀨列城宮。遂都焉。八年崩。不詳年壽。帝好刑名。日昃視朝聽

決獄訟。發奸摘伏。無所失。諸慘刑。必親臨視。至割孕婦胎。及解人指甲。使掘薯蕷。縱酒漁色。橫征暴斂。天下苦之。

繼體天皇。諱男太迹。應仁帝五世孫也。先帝無嗣。群臣迎帝于三國。元年即位。遷大和磐余。曰玉穗宮。二十一年。遣近江毛野。將兵六萬。復任那侵地。筑紫國造磐井叛。應新羅。遣大連物部麁鹿火討平之。二十五年傳位皇太子。崩年八十二。

安閑天皇。諱勾大兄。先帝嫡長子也。元年即位。勾金橋宮。二年崩。年七十。無嗣。群臣奉皇弟武小廣國即位。

宣化天皇。諱武小廣國押盾。元年即位。遷居檜隈廬入

野。二年。新羅侵任那。詔大連大伴金村。遣其二子援之。四年崩。年七十三。無嗣。

欽明天皇。諱天國押開廣庭。繼體帝嫡子也。元年即位。遷居敷島。號金刺宮。此歲高麗百濟新羅任那蝦夷隼人並入貢。二年。詔任那與百濟。同謀復新羅侵地。十三年。百濟獻佛像經論。佛法始入于中國。二十三年。新羅滅任那。遣紀男麻呂率兵討之。三十一年崩。不詳年壽。

敏達天皇。諱渟中倉太珠敷。欽明第二子也。元年即位。以蘇我馬子為大臣。四年。遷居譯語田。曰幸玉宮。十四年崩。年六十一。此時新羅屢入貢。卻不納。

用明天皇。諱橘豐日。欽明帝第四子也。先帝崩。即位。二年崩。年四十一。或曰六十九。無嗣。蘇我馬子殺大連物部守屋。立皇弟泊瀨部。即位。

崇峻天皇。諱泊瀨部。欽明帝第十二子也。先帝崩。即位。四年。遣紀男麻呂為大將軍。將兵屯筑紫。遣使於新羅。新羅行成。遂復任那。五年。蘇我馬子弒帝於寢殿。崩年七十二。

推古天皇。諱豐食炊屋。欽明女也。先帝崩。即位。元年。詔皇太子廄戶。攝行萬機。十二年。始用曆日。賜冠位於群臣。冠六品。曰德仁禮信義智。各有大小。凡十二階。十五

年。遣大禮小野妹子於隋。三十二年。置僧正僧都。檢校僧尼。此時有寺凡四十六所。僧尼凡一千三百八十餘人。三十六年崩。年七十五。此時新羅屢侵任那。輒發將往援。新羅終降。

舒明天皇。諱息長足日廣額。稱田村。敏達帝孫也。元年即位。蘇我蝦夷為大臣。馬子子也。遷居飛鳥岡。號岡本宮。遷田中宮。又遷百濟宮。二年。遣大仁犬上御田耜於唐。九年。蝦夷反。以大仁上毛野形名為將軍。討平之。十三年崩。年四十。

皇極天皇。諱天豐財重日足。敏達帝曾孫。舒明皇后也。

二年即位。蘓我蝦夷病。子入鹿代行大臣事。驕僭過父。四年皇子中大兄與中臣鎌足。誅入鹿於殿上。遂滅其家。帝讓位輕皇子。在位四年。

孝德天皇。初稱輕皇子。皇極帝母弟也。繼先帝即位。尊先帝曰皇祖母尊。立中大兄為皇太子。始置左右大臣及內臣。始建元曰大化。遷都難波長柄。曰豐城宮。二年詔宣新令。其一。罷祖宗所立子代之民。處處屯倉及臣連伴造國造部曲田莊。賜大夫以上食封。官人百姓布帛。其二。始修京師置畿內國司郡司。凡京師里坊長並取里坊百姓清正強幹者。郡司取國造性識清廉。堪時

務者為大領少領。其三。始造戶籍計帳班田收授之法。凡給口分者。男二段。女減三分之一。五十戶為里。置長一人。凡田長三十步廣十二步為段。十段為町。町租稻二十二束。其四。罷舊賦役而行田調。田調一町絹一丈。絁二丈。廣各二尺半。別收戶別之調。一戶皆布一丈二尺。庸。一丁歲役十日。須收庸者。布一日二尺六寸。五年。定置八省百官。制十九階冠。罷古冠。白雉五年。以大錦上高向玄理為遣唐使。帝崩。在位十年。改元者二。曰大化。白雉。不詳年壽。

齊明天皇。皇極帝重祚也。元年即位。四年新羅拒命。遣阿曇頰垂攻新羅。蝦夷亂。遣越守阿倍比羅夫伐蝦夷。遂伐肅慎。有馬皇子謀反。伏誅。五年遣坂合部石布聘於唐。六年。唐滅百濟。百濟臣鬼室福信乞救。七年。帝幸筑紫。將救百濟。崩。在位七年。不詳年壽。皇太子素服聽軍政。遣阿曇比羅夫等救百濟。與唐兵戰白村江。不利。引還。是歲唐又滅高麗。百濟王族忠勝率殘衆復諸城。唐別封高安勝者為高麗王。三韓形勢大變。後三年。三韓俱入貢。甲子歲。改增冠位為二十六階。

天智天皇。諱中大兄。舒明帝嫡子。皇極帝所生也。元年即位。是歲戊辰也。遷都於近江滋賀。二年。大織冠內大

臣藤原鎌足薨。三年。制朝廷揖讓行路相避禮。四年帝不豫。將傳位皇弟大海人。固辭。請出家。避入吉野。立大友皇子為皇太子。崩。在位四年。年四十六。後世追尊曰中宗。

弘文天皇。諱大友。天智帝長子也。帝崩。即位。明年六月皇叔父大海人稱兵於吉野。官軍赴討。連敗。吉野兵來逼。七月帝崩于山前。年二十四。此歲壬申。謂之壬申之亂。帝無謚。至今上皇帝明治四年。始奉追號。

天武天皇。諱大海人。天智帝母弟也。帝入吉野。明年六月聞近江君臣圖不良。決意舉兵。遣村國男依于美濃。

先塞不破道。帝乃東行。使伊勢兵塞鈴鹿道。遣使於東海東山諸國。趣發其兵。朝廷大震。大伴吹負起兵倭京。應帝。遣使就拜將軍。專經略。近國多附吹負。近江大軍在犬上川。自潰其將羽田八國。舉族來降。亦拜將軍。授斧鉞。北定越地。先是。高市皇子屬近江。興兵使者書藥于不破。於是命村國男依。統軍而西。所向戰捷。大伴吹負亦引軍來會。七月。破瀨田而入。弘文帝自縊。亂平。即位。遷居飛鳥淨見原宮。勵精為治。定親王以下服色。分氏族為八等。曰真人。朝臣。宿禰。忌寸。道師。臣。連。稲置。遣使諸國。定疆域。威德大行。二年。對馬貢白金。十三年。改爵位號。定諸王以上十二階。諸臣四十八階。此時始詔令男女結髮。著漆紗冠。停跪禮匍匐禮。用難波朝廷之立禮。朱雀元年崩。在位十四年。改元一。曰朱雀。不詳年壽。

持統天皇。小名鸕野讚良皇女。天智帝女。天武皇后也。帝崩。臨朝稱制。有告大津皇子謀反者。賜死。朱鳥四年即位。始行元嘉曆儀鳳曆。及淳仁朝。更行大衍曆。十一年。禪位於皇太子。稱曰太上天皇。太上天皇之號。始此。在位七年。大寶二年崩。

文武天皇。小名珂瑠。天武帝孫。皇太子草壁子也。元年

即位於藤原宮。五年。對馬始貢金。因改元大寶。定朝議。改制官名位號。停賜位冠。易以位記。親王自一品至四品。諸王諸臣自一位至初位。凡九階三十等。此歲。以粟田真人為遣唐執節使。賜節刀。始此。二年。始頒新律。及度量於天下。始開岐蘇山道。三年。忍壁親王知大政官事。列左右大臣上。知太政官事始此。慶雲四年。帝崩。年二十五。在位十二年。改元二。曰大寶。慶雲。

元明天皇。小名阿閇。天智帝第四女。故皇太子草壁妃也。文武帝崩。即位。明年。武藏貢銅。因改元和銅。二年。陸奥越後蝦夷反。以右大辨巨勢麻呂為鎮東將軍。民部大輔佐伯石湯為征狄將軍。討平之。割陸奥十二郡。置出羽國。三年。遷都平城。五年。太安萬侶撰古事記。上之。八年。禪位於皇女。在位八年。改元一。曰和銅。養老五年崩。年六十一。

元正天皇。諱氷高。文武帝姉也。即位。養老元年。以大伴山守為遣唐大使。二年。先是。敕舍人親王撰日本紀。至此成。奏上之。其後有續日本紀。日本後紀。續日本後紀。文德實錄。三代實錄。皆敕撰也。謂之六國史。四年。蝦夷隼人俱反。以大伴旅人為征隼人將軍。多治比縣守為征夷將軍。討平之。此時始令天下百姓右衽。職事主典

以上執笏。始定婦女服制。八年。帝禪位於皇太子。在位十年。改元二。曰靈龜。養老。天平二十年崩。年六十九。

聖武天皇。不詳諱。文武帝子也。受禪。卽位。神龜元年。陸奧蝦夷叛。以藤原宇合為持節大將軍。討平之。二年。詔天下囚徒。死罪宜降從流。流宜從徒。徒以下依刑部奏。帝最好佛。戒殺生。故有此命。爾後朝政姑息。紀綱之衰始於此。五年。渤海國始來聘。天平元年。殺左大臣長屋王。五年。以多治比廣成為遣唐大使。十二年。大宰少貳藤原廣嗣舉兵。部內上書。陳僧玄昉姦。乞誅之。以玄昉有寵於皇后也。以大野東人為大將軍。討平之。十三年。

遷恭仁宮。十六年。遷難波宮。十七年。還平城。感寶元年。造金銅盧舍那佛於東大寺。會陸奧獻金。以為佛驗。設齋大會拜慶。帝自稱三寶奴。此歲禪位於皇太子。在位二十六年。改元三。曰神龜。天平。天平感寶。勝寶八歲崩。年五十六。

孝謙天皇。諱阿倍。聖武帝女也。受禪卽位。改皇后宮職曰紫微中臺。帝甚寵大納言藤原仲麻呂。兼紫微令。登紫微內相。勝寶四年。以藤原清河為遣唐大使。天平寶字元年。左大辨橘奈良麻呂謀誅仲麻呂。事露。連坐死流者甚多。二年。禪位。在位十年。改元二。曰天平勝寶。天平寶字。勝寶七年。改年號歲。寶字紀元復曰年。

淳仁天皇。諱大炊。天武帝孫。舍人親王子也。受禪卽位。先是。河內僧弓削道鏡入內道場。侍上皇。被寵幸。帝屢以為言。由是與上皇有隙。惠美押勝妬道鏡寵。憤怒謀反。押勝乃藤原仲麻呂也。敕從五位藤原藏下麻呂。將兵討平之。上皇詔以道鏡為大臣禪師。遂廢帝為淡路公。徙于淡路。尋暴崩。年三十三。在位六年。用天平寶字號。號淡路廢帝。明治四年。奉追謚。

稱德天皇。孝謙天皇重祚也。天平神護元年。和氣王謀反。伏誅。神護景雲三年。授道鏡法王位。居西宮前殿。令

大臣以下拜賀。遂欲讓位。命和氣清麻呂奉使宇佐神宮。請神教。清麻呂還奏。太神不許。事得寢。四年。帝崩。年五十三。在位六年。改元二。曰天平神護。神護景雲。

光仁天皇。諱白壁。天智帝孫。施基王子也。先帝無嗣。大臣定策迎立。自弘文帝崩。百年於此。皇統復歸天智之胤。寶龜五年。海道蝦夷叛。遣鎮守府將軍大伴駿河麻呂討平之。六年。割諸國公廨四分一。益京官祿。先是。京官祿薄。國司利厚。庶僚咸望外任。故有此命。十年。使小野石根於唐。十一年。陸奧夷反。殺按察使紀廣純。以藤原繼繩為征夷大使。尋遣藤原小黑麻呂為持節討平。

之天應元年。帝讓位於太子。崩。年七十二。在位十二年。改元二。曰寶龜。天應。帝政舉大綱。不在苛察。遐邇欣戴。四海晏如。

桓武天皇。諱山部。光仁帝長子也。天應元年受禪即位。延暦元年。氷上川繼謀反。處流。三年。遷都於山背長岡。七年。蝦夷反。遣紀古佐美為征東大使。討之。不能平。而還。十三年。再遷都於山背宇太。號平安。改山背為山城。以大伴弟麻呂為征東大使。討蝦夷。尋以坂上田村麻呂為征夷大將軍。破平之。二十三年。發遣唐使藤原葛野麻呂。此歳。慮天下困弊。詔罷陸奥役。廢造宮職。帝除

聖武孝謙二朝之弊。勵心政治。勲業赫然。敕大學頭淡海三船。定神武以來謚號。二十五年。帝崩。年七十。元。曰延暦。

平城天皇。諱安殿。桓武長子也。為皇太子。繼先帝即位。公卿奏。即位後。故事宜御新宮。請豫營構。帝不聽。詔諭以上都先帝所建。不憚甍勞。期以永逸。棟宇相望。規摸合度。欲使子孫無所加益。朕忝承聖基。思處舊宮。禮亦宜之。自此平安遂為百王都城。大同二年。有告皇弟伊豫親王謀反。幽殺之。四年。傳位於皇太弟。在位四年。元。曰大同。天長元年崩。年五十一。

嵯峨天皇。諱神野。神氣岳立。有人君之量。受禪即位。弘仁元年。始置藏人頭。太上皇在平城。尚侍藤原藥子嬌上皇敕。擬遷都。謀復辟。誅藥子及其兄藤原仲成。事平。二年。蝦夷反。敕按察使文屋綿麻呂討平之。定置鎮守府於陸奥。自寶龜五年。邊寇始動。風塵不止者。三十八年。至此蕩滅無遺矣。九年。詔正朝會冠服之制。咸由唐法。朝章文學彬興。十一年。所配遠江駿河新羅人作亂。入海逃。發武藏相摸兵。追討平之。十四年。傳位太弟。在位十五年。元曰弘仁。承和九年崩。年五十七。

淳和天皇。諱大友。受禪即位。天長十年。禪位皇太子。在

位十一年。元。曰天長。承和七年崩。年五十五。

仁明天皇。諱正良。嵯峨帝第二子也。受禪即位。始置撿非違使。掌京中巡撿。承和三年。以藤原常嗣。為遣唐使。九年。廢皇太子恒貞。淳和帝子也。帝苞綜衆藝。尤耽經史。工射。善書。最留神醫術。嘉祥三年。帝崩。年四十一。在位十七年。改元二。曰承和。嘉祥。

文德天皇。諱道康。仁明帝長子也。帝崩。即位。帝留心政事。性甚明察。而禁網漸密。吏不得安其職。天安二年崩。年三十二。在位八年。改元三。曰仁壽。齊衡。天安。

清和天皇。諱惟仁。為皇太子。繼先帝即位。甫九歳。我邦

幼主始于此。大政大臣藤原良房以帝幼攝行庶政。攝政始于此。外戚世權從此遂大興。貞觀十七年。下總俘囚叛。發兵平之。出羽渡島荒夷叛。討平之。十八年。帝禪位皇太子。帝風度如神。好讀書傳。專精政事。鷹犬之娯。未嘗留意。在位九年。元曰貞觀。元慶四年崩。年三十二。

陽成天皇。諱貞明。受禪即位。右大臣藤原基經攝政。良房子也。元慶二年。出羽夷俘叛。以小野春風為鎮守府將軍。以藤原保則為出羽權守。討平之。八年。帝不君。為基經所廢。年十七。在位八年。元曰元慶。天曆三年崩。年八十三。

光孝天皇。諱時康。仁明帝第三子也。初為親王。為基經所迎立。仁和三年帝崩。年五十八。在位四年。元曰仁和。

宇多天皇。諱定省。光孝帝第七子也。為皇太子。即位。萬機皆關白于基經。關白始于此。寬平六年。新羅賊四十六艘寇對馬。守文屋善友戰大破之。殺大將三人。副將十一人。士卒三百餘人。九年。帝讓位太子。帝擢用菅原道真。命與藤原時平同夾輔幼主。時平基經長子也。在位十年。改元一。曰寬平。承平元年崩。年六十五。

醍醐天皇。諱淳仁。宇多帝長子也。藤原時平為左大臣。菅原道真為右大臣。延喜元年。貶道真為太宰權帥。此時下野賊起。敕鎮守府將軍藤原利仁平之。延長八年。帝崩。年四十六。在位二十三年。改元三。曰昌泰。延喜。延長。帝盡心政事。民庶安堵。世以比仁德帝。稱延喜之治不衰。

朱雀天皇。諱寬明。醍醐帝第十一子也。為皇太子。即位。甫八歲。左大臣藤原忠平攝政。忠平基經季子也。天慶二年。平將門反於東國。藤原純友反於南海。東南大亂。命藤原忠文為征東大將軍。未至常陸大掾平貞盛與下野押領使藤原秀鄉擊平將門。更以忠文為征西將軍。未發。山陽南海道追捕使小野好古等又擊平純友。九

年。帝讓位皇太弟。後七年崩。年三十。稱朱雀院。天皇稱院始于此。在位十七年。改元二。曰承平。天慶。

村上天皇。諱成明。醍醐帝第十四子。受禪即位。留意政治。寬裕溫恕。時論謂德亞醍醐。此時關白忠平薨。二子實賴師輔相繼當權。康和四年帝崩。年四十二。在位二十二年。改元四。曰天曆。天德。應和。康和。

冷泉天皇。諱憲平。村上帝第二子也。為皇太子。即位。安和二年。左馬助源滿仲告中務少輔橘繁延謀反。流之於土佐。帝有心疾。不能親政。繇此政歸外戚。朝綱日紊。此歲禪位於皇太弟。在位三年。元曰安和。寬弘八年崩。

年六十二。

圓融天皇。諱守平。村上帝第五子。受禪即位。時年十一。太政大臣藤原實頼攝政。永觀二年。傳位皇太子。在位十五年。改元五。曰天祿。天延。貞元。天元。永觀。正曆二年崩。年三十三。

華山天皇。諱師貞。受禪即位。寛和二年。帝遜位于華山元慶寺落髮。在位三年。元曰寛和。寛弘五年崩。年四十一。

一條天皇。諱懷仁。圓融帝子也。為華山皇太子。即位。時年七歲。右大臣藤原兼家攝政。師輔子也。冷泉圓融華

山三上皇。皆不關政事。兼家專權。兼家薨。子道隆代之。正曆二年。藤原太后落髮。上號曰東三條院。女院始此。長德元年。道隆薨。弟道兼代任。七日薨。弟道長代執朝柄。三年。高麗獻書。朝議不報。此歲高麗劫掠邊陲。寛弘八年。帝崩。年三十二。在位二十五年。改元六。曰永延。永祚。正曆。長德。長保。寛弘。

三條天皇。諱居貞。冷泉帝第二子也。為先帝皇太子。即位。帝有目疾。遂喪明。傳位皇太子。在位五年。元曰長和。寛仁元年崩。年四十二。

後一條天皇。諱敦成。一條帝第二子也。受禪即位。年甫九歲。太政大臣道長攝政。後病。薙髮。子頼通代為關白。立三條皇子敦明。為儲貳。長於帝十四歲。太子不自安。遂遜位。稱小一條院。寛仁三年。女眞冦西海。太宰權帥藤原隆家擊却之。長元四年。前上總介平忠常反。敕甲斐守源頼信討平之。九年崩。年二十九。在位二十年。改元四。曰寛仁。治安。萬壽。長元。

後朱雀天皇。諱敦良。後一條帝同母弟也。為皇太弟。即位。帝頗睿明。然頼通當權。以故垂拱仰成。世憾之。寛德二年。帝不豫。讓位皇太子。崩。年三十七。在位九年。改元三。曰長曆。長久。寛德。

後冷泉天皇。諱親仁。先帝長子也。受禪即位。頼通罷關白。弟教通代之。天喜四年。陸奥酋安倍頼時反。敕鎭守府將軍源頼義擊平之。治曆四年。帝崩。年四十四。在位二十三年。改元四。曰永承。天喜。康平。治曆。

後三條天皇。諱尊成。後朱雀帝第二子也。為先帝皇太弟。帝崩。即位。自冷泉時。相門據權者百餘年。帝剛健嚴明。躬親機務。由是政復皇室。教化被世。制度大定。延久三年。陸奥賊起。守源國俊討平之。明年。讓位皇太子。五年崩。年四十。帝在位五年。元曰延久。

白河天皇。諱貞仁。後三條帝長子也。帝豪邁剛斷。政自

已出。藤氏權勢大黜。非前朝比。然延曆園城諸大寺舉兵闘戰。武士亦屢構亂。諸國紀綱大廢。不能復制。又酷好佛法。大事營造。國帑為空。應德二年。讓位皇太子。在位十五年。改元四。曰。承保。承曆。永保。應德。大治四年崩。年七十七。

堀河天皇。諱善仁。白河帝第二子也。為皇太子。即位。上皇決政。院中。寬治元年。出羽夷酋清原武衡家衡作亂。陸奧守源義家擊平之。七年。出羽賊平師妙師季劫掠國守。敕陸奧守源義綱擊斬之。前對馬守源義親在出雲。不順朝命。敕因幡守平正盛討斬之。嘉承二年。帝崩。

年二十九。改元七。曰。寬治。嘉保。永長。承德。康和。長治。嘉承。在位二十一年。

鳥羽天皇。諱宗仁。堀河帝長子也。為皇太子。即位。白河法皇決政。院中。如故。保安四年。讓位皇太子。年二十一。改元五。曰。天仁。天永。永久。元永。保安。在位十七年。保元元年崩。年五十四。

崇德天皇。諱顯仁。鳥羽帝長子也。受禪。即位。甫五歲。天治四年。山陽南海盜起。敕備前守平忠盛平之。是歲。白河法皇崩。自此鳥羽上皇專決萬機。若白河例。上皇尋落髮。亦號法皇。佞佛不減白河。永治元年。讓位於皇太弟。法皇意也。改元六。曰。天治。大治。天承。長承。保延。永治。在位十八年。長寬二年崩。年四十六。

近衛天皇。諱體仁。法皇第八子也。為先帝皇太子。復以法皇旨。稱太弟。受禪。即位。年甫三歲。鳥羽法皇決政。院中。如故。上皇不得與聞焉。居常懊惱。久壽二年。帝崩。年十七。改元五。曰。康治。天養。久安。仁平。久壽。在位十三年。

後白河天皇。諱雅仁。鳥羽法皇第四子也。近衛帝崩。無嗣。崇德上皇意冀重祚。鳥羽法皇立帝。即位。保元元年。法皇崩。上皇遂舉兵圖復位。謂之保元之亂。

外史氏曰。昔者仲尼定書。斷堯以下。不列五帝。至司馬

遷。紀五帝。而不及三皇。斷限微意。聖賢各有在焉。我西山公脩國史。起於神武天皇。不紀神代。蓋得師古之道。非略也。故余作本紀。亦不敢違云。蓋神武以降。神聖相繼。堯舜之君。稷契之臣。接世而出。其都俞吁咈之美。可奈何矣。而古代簡樸。百不傳一。書契之初。且不能知其年代。況其他乎。故余紀其世。不能詳紀其事也。則其一二存於古老之傳。幸而不亡于今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哉。學者其可不盡心乎哉。

日本外史前編卷之一　終

日本外史前編卷之二

世傳

保岡正太郎　輯

物部氏　石上氏

物部氏。出於可美真手命。可美真手。從神祖。率天物部。討平諸賊有功。遂率內物部。樹矛盾。嚴儀衞。帝褒其忠勳。委以股肱之任。俾子孫世職。可美真手命玄孫。曰十千根命。垂仁帝時。為大夫。與武停川別。彦國葺。中臣大鹿島。大伴武日。同列。賜姓物部連公。十千根子膽咋。仲哀帝時。為大夫。膽咋子五十琴。五十琴子伊莒弗。履中

尾輿

朝。為執政。雄畧帝即位。為大連。伊莒弗子。曰目。與物部菟代。奉詔伐伊勢賊朝日郎。朝日郎善射。菟代懼不敢進。目擊斬朝日郎。帝乃奪菟代所領猪名部。賞賜目。目子荒山。荒山子。曰尾輿。尾輿。仕安閑欽明二朝。為大連。帝二年。幸難波祝津宮。問羣臣曰。今將伐新羅。當用幾兵。尾輿等奏曰。昔男大迹天皇時。百濟遣使。請任那四縣。大連大伴金村輒聽其請。由是新羅積怨久矣。今不可輕伐。初。繼體帝時。百濟請任那上哆唎。下哆唎。等四縣地。帝聽大伴金村議。許之。時伊莒弗玄孫有麁鹿火命為宣敕使。當往。其妻曰。昔住吉神。以高麗百濟新羅

麁鹿火

任那。授胎中天皇。故每國置內官家。以為海表藩屏。今違舊制。削其區域。恐貽永世譏。麁鹿火然之。遂稱疾不赴。改差宣敕使。尾輿議謂之也。帝從之。麁鹿火歷仕仁賢。武烈。繼體。安閑。宣化五朝。為大連。安閑帝二十一年。筑紫國造磐井反。據火豐二國。朝臣以為正直仁勇。曉暢兵事。莫過麁鹿火者。當將。帝以為然。八月。帝親操斧鉞。授麁鹿火。往征曰。筑紫以西。任汝制之。明年。麁鹿火與磐井戰。斬之。餘衆悉平。宣化帝即位。薨于官。欽明帝十三年。百濟獻金銅釋迦佛像及經論。上表贊其功德。帝大喜。詔使者曰。朕未曾聞是微妙之法。因問羣臣曰。

守屋

西蕃所獻之佛。相貌端嚴。朕今可禮否。大臣蘇我稻目勸帝拜之。尾輿與中臣鎌子奏曰。我國家恒敬天地社稷百八十神。祭有常典。今拜蕃神。恐致國神之怒。帝遂以像經賜稻目。許其私獨奉之。不得誘他人。其後疾疫流行。國多災害。尾輿等復奏曰。今不遠而復。必當有慶。宜遄棄佛像。以求後福。帝乃詔有司。投佛像於難波堀江。焚毀伽藍。尾輿子。曰守屋。繼父為大連。敏達朝。佛法漸行于世。大臣蘇我馬子。首崇奉之。馬子。稻目子也。守屋心不喜。十四年。民多疫死。守屋與大夫中臣勝海奏曰。自先朝以逮陛下。疾疫年行。生民將絕。此豈非由蘇

我臣首倡佛法歟。宜速禁絕。詔從之。守屋躬自往寺。踞胡床。毀塔宇。燔佛像。棄餘燼于堀江。是日無雲而雨。守屋躬被雨衣。遣佐伯御室逮馬子所崇信之尼。馬子啼泣出之。吏奪其衲衣。撻於海石榴市。馬子慚恨。由是構怨。守屋素與穴穗部皇子相善。敏達帝崩。皇子欲蠱炊屋姬皇后。將強入殯宮。三輪逆麾兵衞。鎖門不內皇子怒。命守屋及馬子誅之。守屋奉命率兵攻殺之。逆敏達寵臣。甚被委任。由是皇后深怨穴穗部馬子。嘆曰。天下將亂。守屋曰。非汝所知。用明帝二年。帝不豫。詔欲歸佛。守屋勝海固陳不可。帝蘇我氏出也。獨馬子贊之。引豊

朴井雄君

國法師入宮中。守屋大怒睨視。押坂部毛屎密告守屋以衆黨馬子陰圖要殺。守屋乃退居阿都別業。聚兵自守。勝海亦聚兵應之。守屋使人謂馬子曰。聞羣卿謀我。我故自退焉。而馬子益招集其黨。日夜警備。及帝崩。守屋遂欲舍諸皇子。而立穴穗部。事泄。馬子遣兵攻殺穴穗部。遂與泊瀨部。竹田。豊聰耳諸皇子。及紀男麻呂。巨勢比良夫。率師來攻守屋。守屋率子弟及家兵。築稻城拒戰。兵勢甚壯。諸軍恐怖三退。守屋登樹。雨射。為迹見赤檮射墜。軍潰。守屋與其子皆被殺。勝海亦死。其後有物部朴井雄君者。壬申之亂。從天武帝有功。封一百戶。卒贈

捕鳥部萬

內大紫。賜氏上大寶中。敕傳封戶四分之一於其子。或曰。守屋亂子也。守屋之及難也。守屋資人有捕鳥部萬者。將兵一百守難波宅。聞守屋死。逃匿山中。大兵來圍。萬隱于叢篁。繫繩搖竹。使衆不知其所在。衆不敢近。萬又遁走。被追兵射中膝。萬尚發箭殺三十餘人。遂自斫折其弓。投劔水中。引刀子自刺首而死。朝廷下符斬其屍為八段。梟之八國。萬有畜狗。哀鳴不去。遂啣其頭收置古冢。臥其側。不食而死。有司奏聞。朝廷乃許其族收葬。由是築雙墓其地。葬萬及狗。

麻呂

石上氏本姓物部。出於大連目。麻呂。壬申之亂。帝大友

乙麻呂

敗走。大臣以下皆散。獨麻呂從之。天武朝授大乙上。為遣新羅大使。養老元年薨。年七十八。贈從一位。子乙麻呂。為人穎秀。雍容閑雅。潛心典墳。兼愛篇翰。天平中選遣唐大使。無出乙麻呂右者。因為大使。衆悅服。而不果行。勝寶元年。以從三位中納言薨。嘗坐事流土佐。臨淵吟澤。寫心文藻。著銜悲集二卷。傳于世。子宅嗣。

宅嗣

宅嗣性朗悟。有姿儀。好學博經史。善屬文。工隸草。累官至參議從三位。兼式部卿。光仁帝之立。預定策。天應元年。以大納言正三位薨。贈正二位。性愛山水。每遇所適。援筆成篇。詩賦亦傳于世。嘗捨宅創寺。內建一院。藏儒書。縱人

就閲名曰芸亭自作之記。

外史氏曰、昔者黄帝風后為相、力牧為將、文武分職。其來久矣。如我物部氏、職兼將相、官傳子孫、蓋異域所未曾有也。然物盛必衰。至守屋以過剛之直為姦雄所斃。後世遂微矣。可堪慨哉。古稱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守屋之所爭者直矣。而自皇族自朝士舉助馬子、而守屋孤立。豈有所失道於其際乎。至於謀擁立穴穗部皇子、衆之所不與。蓋亦有大不可於人情事理者。遂使大姦得乘隙。況彼既與廐戸皇子結為死黨、自不知者視之、若非大不順者。而守屋則築稻城自守。主客順逆勢

遂一變矣。將何以自救乎。然守屋已死、姦賊得志、佛法遂縱於天下。可以見一日而不可朝無直臣。及至後世有外國敎法、其害倍蓰於佛。方且凌駕而入焉。朝野未聞有一守屋、而佛之徒欲以其法拒之。若有磨礪而待焉者、可以見世變矣。

武日命　武以　室屋　談　金村

大伴氏　佐伯氏

大伴氏、出於道臣命。道臣、初名日臣命。從神祖東征、至熊野、路險不可進。日臣帥大來目、從頭八咫烏所向、披山啓行。帝因賜名道臣。初彥火瓊瓊杵尊之降高千穗峯也、道臣先天押日命、負天磐靫、佩頭椎劍、持弓矢、帥來目立前行。乃以大來目部為靫負部、天靫負之號昉于此。及帝即位於橿原宮、道臣率來目部護衛宮門、詔褒其忠勲、世掌軍事。道臣五世孫武日命、從日本武尊平定東國。日本武授靫部賞之。武日子武以、以仲哀朝為大連。武以子曰室屋。雄畧帝即位、為大連。及帝崩、與東

漢掬受遺詔、輔皇太子。星川皇子之反、室屋謂掬曰、遺詔所戒在此矣。乃發兵討平之、率羣臣上璽於太子。是為清寧帝。室屋歷仕允恭、安康、雄畧、清寧、顯宗、仁賢、武烈七朝。雄畧帝嘗以天靫負賜之。室屋奏曰、衛門開闔為職至重、非一人所能任矣。請與子談分衛左右。自是大伴、佐伯二氏、掌左右開闔。佐伯氏亦室屋胤也。談、雄畧帝九年、奉詔與紀小弓征新羅、戰死。談子曰金村。仁賢帝崩、皇太子未即位、大臣平羣真鳥陰圖不軌。金村奉太子旨誅真鳥子鮪、請遂除真鳥。太子曰、天下將亂、能安之者其連乎。於是金村將兵、縱火攻真鳥宅、真鳥

磐狹手彥

咋

吹負

伏誅。乃奉太子即位。是為武烈帝。帝以金村為大連。帝崩無嗣。金村建議。迎倭彥王於丹波。倭彥逃避不出。又迎男太迹王于三國立之。是為繼體帝。金村歷仕仁賢。武烈。繼體。安閑。宣化。欽明六帝。為五朝大連。金村長子磐。二子狹手彥。宣化帝二年。新羅寇任那。金村承詔遣其二子援任那。磐留筑紫。統其國政。以備三韓。狹手彥濟海。欽明帝二十六年。為大將軍。率兵數萬。伐高麗。入王宮。多所獲。初狹手彥濟海。其妾松浦佐用媛惜別。登高山望船。脫領巾麾之。見者莫不感涕。因名其山曰領巾麾之嶺。金村孫咋。崇神帝朝。議復任那。與紀男麻呂

等諸將。出鎮筑紫。推古帝九年。奉詔赴高麗。救任那。咋位至大德冠。三子。長德。馬來田。吹負。吹負慷慨有大志。方天武帝潛居吉野也。吹負察時必有變。稱疾居于倭。然知帝終踐天位也。帝入東國。吹負留而不從。結親族豪傑。得數十人。此時留守司高坂王。及興兵使者穗積百足。營于飛鳥寺西。吹負與留守司坂上熊毛謀。先使人呼而過曰。高市皇子大兵。自不破至。營兵聞之驚散。吹負率數十騎而來。與熊毛等連兵。稱高市命。召百足。至則執而斬之。遂諭高坂王以下。從軍營兵悉歸附。乃遣從子安麻呂等於不破。奏其狀。帝大喜。拜吹負為將

軍。三輪高市麻呂。賀茂蝦夷等。豪傑來附者甚多。吹負皆署為別將軍監。將進襲近江。會近江將大野果安。自河內來伐。此時吹負分遣諸將于龍田大坂諸道。自進屯乃樂山。使荒田尾赤麻呂守古京。毀橋為楯。列街衢而備禦。明日與果安戰。敗績。然果安追至八口。見街衢列楯而嚴守。則不敢進。還。會置始菟率千餘騎來援。因合其軍。進屯金綱井。招聚散卒。軍復振。與近江將壹岐韓國戰于葦池。大破之。斬獲甚多。時我軍至者日衆。吹負分三道進軍。吹負自取中道。為近江將盧井鯨來襲麾下時兵寡。殆不能支。而三輪高市等進上道者大破

敵軍。于箸陵乘勝。斷鯨軍後。鯨終敗走。倭地悉定。遂進至難波。三道軍皆至。進至山前。屯于河南。與東國諸將會焉。帝之入東國也。遣村國男依於美濃。以兵三千塞不破道。使伊勢國司三宅石床等率兵五百。塞鈴鹿山道。京師大震。遣韋那磐鍬書藥等。徵兵而藥為伏兵所獲。磐鍬逃還。山部王蘇我果安等數萬騎來伐。軍不和不戰潰。男依乃將兵進破近江將境部藥於息長橫河。又破秦友足於鳥籠山。虜社戶大口土師千島於安河上。遂進薄瀨田大戰。帝大友崩于山前。吹負遂令西國諸司獻官鑰驛鈴傳印。事定。天智帝之得志也。吹負

馬來田　安麻呂　御行　旅人

功為多。十一年。吹負卒。贈大錦中。二子。祖父江。牛養。并仕聖武朝。祖父江。從五位下越前按察使。牛養。至正三位中納言。吹負兄馬來田。從天武帝于東國有功。封一百戶。贈大紫。賞其累世忠勳也。安麻呂。長德子也。與兄御行。亦從天武帝有功。御行封百戶。後益至五百戶。為氏上。以大納言薨於大寶中。贈正廣貳右大臣。安麻呂亦以大納言薨於和銅中。贈從二位。旅人。安麻呂子也。養老中拜中納言。進正四位下。時大宰府隼人反。旅人為征隼人持節大將軍。率諸將討平之。帝特遣使詔慰其忠勤。賞賜有差。以從二位大納言薨于天平三年。旅

家持　弟麻呂　勝雄　駿河麻呂

人兼有文藻。善和歌。子家持。延曆中為持節征東將軍。鎮陸奥。奏建置多賀階上二郡。備置官員。按撫民庶。家持善和歌。撰萬葉集二十卷。蒐羅該博。足觀民風。後世言和歌者。取為模範焉。弟麻呂。吹負曾孫也。父古慈斐。位至從三位。弟麻呂。延曆十年。為征夷大使。赴陸奥。十三年授節刀。遣副使坂上田村麻呂。討蝦夷大敗之。斬首四百五十七級。捕虜百五十人。獲馬八十五匹。明年振旅而歸。褒功。授從三位勳二等。尋為皇太子傅。薨。子勝雄承家風。稱清廉不近貨利。出總戎事。入典禁衞。時論稱其有將帥之器。卒于天長中。駿河麻呂。或曰。馬來田孫也。父道足。仕至參議正四位下南海道鎮撫使。駿河麻呂。寶龜中為陸奥按察使。兼鎮守將軍。時蝦夷冦邊。駿河麻呂奏狀。請處分。敕曰。朕慮勞民。每事含弘。今得將軍奏。蠢彼蝦狄。不悛野心。屢侵邊境。敢拒王命。事不獲已。一依來奏。宜早發兵。應機討滅。此時。海道蝦夷燒斷橋道。攻桃生城。破其西郭。朝廷敕坂東八國。發援兵赴機要。既而駿河麻呂又奏。夷賊狗盜鼠竊。令屬茂艸之時。攻之不便。帝敕譴其輕論。軍與首尾異計。駿河麻呂懼。乃進兵深入。追至遠山村。其地險惡。歷代諸將未嘗到處。至是覆其巢穴。降者相踵。帝賜御服綵帛慰

益立

其功勞。六年。就拜參議。遣使宣詔曰。嚮者夷俘搆逆。侵桃生城。鎮守將軍大伴宿禰駿河麻呂。奉承朝委。不顧身命。懷柔歸服。討治反賊。勤勞之重。實合嘉尚。授正四位上。賜勳三等。從軍部將以下。量等授位者。一千七百九十餘人。明年卒。贈從三位。大伴氏。勳業相承。世多偉人。而益立。古麻呂。成益。不審其系屬。益立。寶字中。鎮守將軍惠美朝猶。造桃生城。益立為軍監。有功。進從五位下。既而為副將軍。兼陸奥介。寶龜六年。為遣唐副使。逢風不果行。十一年。為征東副使。兼陸奥守。敘從四位下。或譖益立至軍數愆征期。逗留不進。空費兵糧。久彌日

古麻呂　繼人　善男

月詔。讓其畏懦。削本位。至承和中。其子野繼上書。訴父寃。復本位。野繼為越後大掾。古麻呂。勝寶二年。為遣唐副使。此時天寶十四載。元會。唐主居含元殿。受賀。以我使臣。列西畔第二吐蕃下。新羅使。列東畔第一大食國上。古麻呂爭曰。新羅朝貢于日本久矣。而今反列第一。義不當。於是其將軍吳懷實。見其顏色不可奪。即引新羅使。就吐蕃下。古麻呂等。列大食國上。是歲為左大辨。至正四位下。寶字初。兼陸奧鎮守將軍。橘奈良麻呂之謀廢立也。古麻呂黨之。事露。鞠問杖死。子繼人。寶龜六年。亦為遣唐判事。九年還。惡風破舶。舳艫兩斷。繼人與前遣唐大使藤原清河女喜娘等四十一人。乘舳漂著肥後天草郡。延曆中。補左少辨。此時。桓武帝委政皇太子。太子以佐伯今毛人。為參議。中納言藤原種繼奏其不可。罷之。太子大恚。聞帝幸平城。使繼人及大伴竹良。射殺種繼。帝怒廢太子。繼人與竹良。以首惡誅。繼人子國通。至陸奧出羽按察使從四位。弘仁中。以觸諱改姓伴宿禰。子善男。善男。生而俊爽。天資鬼脈。深目長鬢。身體矮小。意氣畔岸。見者以為黠兒。弱冠直校書殿。為仁明帝所知寵。任寄日重。承和中任大內記。為藏人。漸遷右少辨。理法隆寺僧善愷之訴。與左大辨正躬王等議

不合。遂誣奏正躬為善愷地。正躬等豫議者皆坐解官。嘉祥三年大水。山崎橋斷。詔善男相視地形。更定建河橋。貞觀六年。累官至正三位大納言。善男性忍酷。有口辨。當官幹理。察斷機敏。朝廷制度多所詳究。政務變通。無問不對。而儌倖逢迎。為人主所愛。然為人褊狹。好斥人短。衆多憎之。先是善男與左大臣源信有隙。欲陷之而代其位。八年春。與子中庸等。竊燒應天門。誣信所為。右大臣藤原良相信之。將發兵圍信第。攝政良房不知也。聞而大驚。不及整衣冠。疾驅入朝。為辨其誣。善男譖不行。方善男之行火。左京人大宅鷹取。適過應天門。見善男中庸及善男家奴紀豐城。縋門柱而下。俄而火起。鷹取意善男所為也。會鷹取子與善男之奴之子忿爭。為奴所毆傷。事聞于官。訊之。鷹取遂言善男燒應天門之事。於是使參議南淵年名。藤原良繩。鞠問善男。拘中庸於左衛門府。論讞善男中庸及豐城等五人。當斬。詔降死一等。流善男于伊豆。中庸于隱岐。豐城等于各所。肥後守紀夏井。下野守伴阿男等。連坐配流者八人。中庸子元孫八歲。叔孫五歲。朝廷愍其幼。道召還焉。不隨父配所。十年。善男死于徙所。年六十。世傳善男微時。給仕其郡司。夢跨西大東大兩寺。既覺語妻。妻戲曰。恐

成益

今毛人

賸開裂。善男不悦。郡司素善。相見善男曰。汝得異夢。後當大貴。而告之非人。必不令終。果如其言。成益。右京人。父守治人。從五位上。成益少入大學。及長能文章。登進士科。承和中。累官為左中辨。叙從四位下。為人質直。奉法不阿權貴。議僧善愷之訴。坐奪官爵。文德帝即位。為從四位下丹波權守。境内清肅。以廉潔稱。仁壽二年卒。年六十四。

佐伯氏。與大伴同姓。今毛人。父曰人足。從五位右衛士督。今毛人。勇壯有才幹。聖武帝創東大寺。使今毛人督役。指授有方。役徒不得惰。帝奇之。稍被甄拔。景雲初陞

大宰大貳。專知築怡土城事。為造西大寺長官。寶龜中進正四位下。為遣唐大使。風逆不可發。請入京師。上節刀。八年又赴唐。途疾劇。乃敕副使持節先發。行大使事。今毛人竟不往。延暦初為左大辨。進從三位。及將遷都。奉詔。與藤原種繼等。相攸於山背乙訓郡長岡。因為造長岡宮使。今毛人奉公謹慎。三年拜參議。進正三位。為民部卿。除太宰帥。八年上表致仕。九年薨。年七十二。

外史氏曰。道臣從神祖。奮武衛於天造草昧之際。而子孫世職。至於談以下。總戎臨邊。功烈遂不愧於衛霍。蓋時爾也。室屋金村有顧命定策之大勳。而吹負識天武於龍潛。能致効於風雲之會。所遇之時。各不同已。至旅人家持。焦以文詞著。蓋聖化累世。文明日開。時既非古。士之生其時。薰蒸於瑞烟祥靄之盛者。宜其風雅翩翩也。

武内

紀氏 巨勢氏　平群氏　葛城氏　蘇我氏　石川氏

紀氏。出自孝元天皇。天皇皇子彥太忍信命。彥太忍信孫。為武内宿禰。景行帝二十五年。奉勅巡察東北諸國。形勢民風。歸奏東夷有日高見國。男女文身椎結。稟性勇悍。是曰蝦夷。土地沃饒曠衍。可擊而取之。至四十年。帝遂詔皇子日本武尊征之。故東征之畧。武内實發之矣。初武内與成務帝同日生。長相歡洽。及帝為皇太子。以武内為棟梁之臣。帝即位。拜大臣。以寵異之。及仲哀帝征熊襲。而崩于筑紫。武内奉皇后命。秘不發喪。潛奉梓宮還殯于穴門豐浦。后親征三韓。還生應神帝於筑

紫。奉帝還京。會麛坂忍熊二皇子。舉兵邀於播磨。武内與武振熊。奉后命擊忍熊。忍熊欲邀戰。武内令衆椎結藏弦髻中。又各佩木刀。稱皇后命紿曰。吾不敢貪天下。懷幼主從君王耳。請斷弦棄刀。然後講和。君王速登天位。乃令衆斷弦解刀投之菟道河。忍熊信之。亦令其衆斷弦棄刀。武内乃命取弦於髻。更佩真刀。濟河而進。忍熊退走。武内追擊殺之於瀨田。武内出將入相。歷仕景行。成務。仲哀。應神。仁德五朝。凡二百四十四年。不詳其年壽。或曰三百餘歲。薨。配食應神廟。武内有七子。其第五子紀角宿禰。角兄羽田矢代宿禰。巨勢小柄宿禰。蘇

紀角宿禰　船守　勝長

我石川宿禰。平群木兎宿禰。角弟葛城長江襲津宿禰。若子宿禰。故此諸族。與紀氏同姓。角應仁帝三年。與矢代。石川。木兎。往百濟。責其王辰斯無禮。國人殺王。因立阿花而歸。仁德帝四十一年。奉勅再往百濟。疆理國郡。審錄物產。子田鳥。仁德朝為都怒國造。角十世孫船守。廢帝時為授刀舍人。藤原仲麻呂之亂。射殺其將矢田部老。累進官爵。延曆中。以正三位大納言薨。贈右大臣正二位。船守子曰勝長。曰田上。勝長延曆中。歷官任參議。二十年。帝幸其山階宅。大同元年。以從三位中納言薨。年五十三。勝長性寬雅。好賓客宴饗之費。不問出入。善

興道名虎　田上　深江　小弓

步射容儀進退。堪為世範。子興道。名虎。興道為從四位右兵衞督。承父業。亦善射儀。大同中有伴和武多麻呂。亦傳其術。後世武人。竝祖其法云。名虎。仁明朝至正四位刑部卿。子有常。性清警有儀望。貞觀中至雅樂頭從四位下。田上通曉武藝。兼有文才。最長於政事。大同初為相模守。百姓懷之。平城之變。從太上皇。左降佐渡權守。遇赦還。卒。子深江。少入大學。自文章生出身。天長承和間。為兵部大輔。出為伊豫守。性寬和。不為物動。所涖有治績。百姓安之。時稱循吏。卒年五十一。小弓男麻呂以下。並不審其世屬。小弓。雄略帝九年。奉詔與蘇我韓

子大伴談小鹿火等帥師討新羅此時小弓新喪妻臨發因大伴室屋陳情帝憐之出賜采女大海小弓携而往入新羅行屠其近郡新羅王夜聞鼓聲與數百騎逃衆亂走小弓追斬其將喙地悉定既而談戰死小弓退兵病卒于軍大海收小弓喪而還因室屋奏請冢塋地敕室屋曰大將軍紀小弓宿禰龍驤虎視旁眺八維掩討逆節折衝四海爾乃身勞萬里命墜三韓大伴卿與紀卿同國比鄰宜致哀矜充視喪者室屋乃承旨令土師小鳥為作冢墓於田身輪邑而葬之小弓子大磐聞父訃直赴新羅奪小鹿火軍政小鹿火銜之間之蘓我韓

子由是亦與韓子有郤百濟王聞諸將之不和欲講解之託事招之諸將皆往途大磐飲馬于河韓子從後射中其鞍橋大磐驚顧射韓子斃之諸將皆途還小鹿火乃留角國不還請永居其地朝廷就賜姓角臣顯宗帝三年大磐遂據任那通高麗開府自稱神聖築帯山城與百濟戰後不知所終男麻呂欽明帝二十三年新羅侵任那男麻呂為大將出哆唎副將河邉瓊缶出居曽山詰新羅之罪瓊缶先遣使於百濟約束軍計使者路遺印書弓箭新羅得之知其計起大兵來戰瓊缶兵敗而降男麻呂乃旋師入百濟營中嚴兵堅守不敗初新

羅之來襲也瓊缶獨轉鬪而進所向皆捷新羅舉白旗而來降瓊缶不曉其意亦舉白旗而進新羅謂我軍將降更進軍迎擊瓊缶是以敗是歲冬新羅入貢崇峻帝四年再治任那之事男麻呂與巨勢比羅夫將兵二萬出軍筑紫廣純祖麻呂大納言父宇美左衛士督廣純寶龜中為河内守此時陸奥蝦夷寇邉廣純兼鎮守副將軍討之會按察使大伴駿河麻呂卒廣純為陸奥守兼按察使鎮守將軍授從四位下勲四等先是廣純陳出羽戰士屢失利朝廷因以近江介佐伯久良麻呂為鎮守副將軍鎮出羽十一年就拜廣純參議廣純建言

欲取水路擊賊比年寒甚河水凍合不得通舩賊得其便屢來侵擾請先差兵三千塞入寇之道待三四月雪消雨水汎溢直入賊地朝廷敕許其軍機動靜以便宜從事廣純乃築覚鼈柵自率俘軍入伊治城牡鹿大領道島大楯上治大領伊治呰麻呂從焉呰麻呂本夷俘種初有憾于廣純而陽媚事之廣純不察也大楯素輕呰麻呂每遇以夷俘呰麻呂深憾之至是煽動俘軍作亂自為内應先殺大楯遂圍廣純館攻殺之介大伴真綱潰圍一角纔得達多賀城城中兵器儲峙不可勝計而真綱及掾石川浄足由後門遁百姓欲入保而無所

侍。一時散走。數日賊至。毀府庫。掠資財。其所餘者。放火
蕩盡而去。古佐美亦麻呂孫。父宿奈麻呂。正六位上廣
純之敗。古佐美為征東副使。從大使藤原繼繩。征蝦夷。
延曆七年。為征東大將軍。再征陸奥蝦夷。及辭見。敕上
殿。授節刀。賜書曰。夫擇日拜將。良由綸言。推轂分閫。專
任將軍。其副將有犯死罪。禁身奏上。軍監以下。依法斬
决。坂東安危。在此一擧。將軍勉旃。乃令東海東山坂東
諸國步騎五萬。會多賀城。分道入賊地。八年古佐美至
衣川。按兵不進。上書告狀。敕曰。將軍應機進退。更無間
然。但久留一處。朕之所怪。宜具其所由。附驛奏來。時副

使佐伯葛城。率軍進討。中途卒。詔贈正五位下。古佐美
又奏。副將入間廣成。左中軍別將池田真枚。與前軍別
將安倍猨島墨繩等議。三軍齊起。渡河破賊帥阿氐流
三百餘人而進。會賊八百餘人來戰。別有四百許人。絕
官軍後。前後受敵。官軍敗走。仍上其所失亡。既而又奏。
膽澤之地。賊奴奥區。又子波和我。僻在深奥。臣等欲進
致討。往還須二十四日。遇賊阻雨。不入程限。用輜重一
萬二千四百四十人。運糒六千二百十五斛。征軍二萬
七千四百七十人。一日之食。五百四十九斛。以此計之。
一度所運。僅支十一日。以是進指文度交闕。加以軍輿

以來。經涉春夏。軍旅輜重。皆悉疲弊。故臣等愚議。且行
罷兵。朝廷乃下敕。責其為謀不忠。七月古佐美上書。僞
告大捷。敕責其虛飾。九月古佐美等遂歸京師。上節刀。
於是命大納言藤原繼繩。中納言藤原小黑麻呂等。勘
問於大政官曹司。古佐美等承伏。敕曰。古佐美不窮賊
地。敗軍費粮。當據法窮治。顧嘗有勤勞。故一切不問。墨
繩當斬。真枚當解官收冠。而墨繩久歷邊戍。黽勉從事。
故免刑收官冠。真枚在日上港。救援溺兵。故解官不收
冠。別將丈部善理。戰死膽澤之敗。贈外從五位下。頃之
古佐美進正四位下。歷諸官。十六年。以正三位大納言

兼皇太子傅。薨年六十五。贈從二位。子廣濱。參議正四
位下。末成。幼而聰悟。博覽文籍。歷諸國守。以幹濟聞。古
佐美曾孫夏井。父善岑。美濃守。夏井為人溫雅。眉目踈
朗。身長六尺三寸。承和初。以善隸書待詔授文堂。參議
小野篁歎曰。紀三郎。可謂書聖。文德帝即位。詔召見之。
衣履粗弊。左右咸笑之。帝曰。是疲駿也。非汝等所知。遂
得殊寵。齊衡二年。至從五位下右少辨。內外機務。多所
補益。及帝崩。出為讃岐守。政化大行。秩滿百姓相率詣
闕。乞留二年。黎庶殷富。倉廩充實。於是新造大藏於部
內。總四十宇。皆糙納以為不動之蓄。及去。吏民贈遺。一

清人

切不受。歸都。乃就送其家。夏井唯留紙筆。悉還其餘。任肥後守。夏井有異母弟豐城。黨伴善男。得罪。夏井以緣坐。流于土佐。肥後民遮路悲哭。過讚岐境。民老幼逢迎道路。哭聲相接數十里不絕。數年。母亡。居喪過禮。雅崇佛教。日讀般若經五十卷。以終三年之喪。夏井多藝。尤善圍棊。時有伴少勝雄者。善奕。延曆中。以藝充聘唐使員。及父善岑為美濃守。少勝雄為介。夏井時十餘歲。習於少勝雄。一二年。殆過之。又精醫藥。在土佐。自往山澤采藥。合煉施之民間。多得其驗。清人和銅中與撰國史。靈龜養老際。褒學業。再賜穀百石。為文章博士。詔同山田

古麻呂　飯麻呂　安雄　長谷雄

御方等。每退朝。侍東宮。至從四位下武藏守。勝寶五年卒。古麻呂。父大人。天智帝時為御史大夫。贈正三位。古麻呂以文才稱於時。卒年五十九。子飯麻呂。天平中為副將軍。討藤原廣嗣。平之。安雄。本姓刈田。至安雄改焉。父繼繩。仕仁明帝。為大學助教。嘗與大學博士御船主。論禮於御前。偕無折角。安雄幼以學行稱。性寬綽柔順。天安中為大學助教。時方撰脩格式。敕撰有識者。安雄與焉。出為武藏守。政貴簡惠。吏民安之。卒年六十五。長谷雄。字寬。祖國守。善醫。為典藥頭。父貞範。彈正忠。貞範嘗禱長谷寺。生長谷雄。因名焉。幼而穎敏。受業大藏善

行。未知名。一日諸生羣飲。賦幽人釣春水詩。島田忠臣獨賞長谷雄詩。曰。綴韻之間。甚得風骨。自是才名日著。既而遊菅原道真之門。道真初未奇之。適見大極殿始成宴集詩。歎曰。不意詞藻至此。後屢相唱和。及道真執政。每有文會。必先屬長谷雄起草。嘗內宴賦詩。道真執其手曰。元白再生。何以加焉。長谷雄起身文章生。累官寬平九年為文章博士式部大輔。兼侍從。宇多帝欲遣使於唐。菅原道真為大使。長谷雄為副使。會唐亂而止。醍醐帝即位。上皇敕使同道真等侍帝。以備顧問。昌泰元年。授帝羣書治要。累進從三位。任中納言。十二年薨。

年六十九。長谷雄能律身。三善清行嘗與長谷雄論文不合。罵為無才博士。長谷雄不校。時人服其雅量。長谷雄文藻富贍。為衆所推許。詔敕表牋多出其手。世稱謂紀納言。又稱紀家。道真忠臣相踵而逝。長谷雄獨執文柄。愀然嘆其無知音。自此別題其稿曰延喜以後詩卷。文集散逸。今纔存。子淑望。淑人。淑信。淑光。淑行。淑問。淑方。淑久。淑江。皆有才學。多至顯官。淑人。承平六年。南海賊起。聚黨數千人。乘船千餘艘。橫行海中。鈔掠商船。以淑人為伊與守。追捕海寇。寇聞其寬恕。魁帥小野氏彥紀和茂津等三十餘人。率衆二千五百人。來降。淑人給衣

齊名

糧。班田疇歸就農耕海表晏然天曆初任河內守卒齊名。本姓田口後更本氏。受業橘正通以能文聞一條朝為式部少輔關白賴通脩法會於東北院齊名從焉。時九月十三夜月色澄鮮賴通顧藤原齊信曰。良宵豈得無朗詠乎。齊信逡回。衆側耳少選唱念極樂之尊。一夜山月正圓之句乃齊名所作也。人以為榮。卒年三十四。所撰有扶桑集。貫之。父望行為藏人。以和歌稱貫之能書尤善和歌。入妙為御書所預進從四位下。天慶九年卒。嘗與姪友則。及凡河內躬恒壬生忠岑奉敕撰古今和歌集。貫之作序世稱其能論和歌大體書成上之。特

友則

吉採貫之歌一百首入選。又選萬葉集鈔五卷又奉敕撰新撰和歌集。書成未上帝崩。貫之作序憾不及時奏御。詞甚哀切。所著紀行一卷曰土佐日記傳于世。後人撰歌仙推貫之為右行第一。以配柿本人麻呂。稱為和歌祖宗。其為世所重如此。子時文善和歌。至從五位上。女為內侍亦善和歌。著紀家六帖。姪友則。父曰有友。宮內權少輔友則善和歌。與貫之齊名延喜初為大內記。有集傳于世。

巨勢氏出於小柄麻呂。德太古。小柄七世孫也曾祖男人繼體朝為大臣。德太古。皇極二年位為小德。黨蘇我

邑治　小邑治　野足

入鹿。襲山背大兄王於班鳩宮。及入鹿被誅。其黨集兵作亂。德太古奉天智帝命諭以順逆賊黨乃散大化五年。進大紫為左大臣。白雉元年。新羅貢調使著唐服來筑紫朝廷譴責還之。德太古奏曰令不伐新羅。後必有悔。議竟不行。齊明帝四年薨年六十六。子黑麻呂至中納言小錦中黑麻呂子邑治。小邑治。邑治至中納言攝津攝官正三位。小邑治位從五位上。子界麻呂為邑治所養承其後至從三位參議紫微大弼兼兵部卿。野足。界麻呂孫。父苗麻呂式部大輔。野足累官弘仁六年以中納言兼陸奧出羽按察使。奏狀曰軍團之用。莫先於

麻呂　文雄

馬。而權貴之使。豪富之民。往來搜求煩吏民犯夷種。國內不肅職此之由非唯馬直踊貴蕪復。兵馬難得望新下嚴制。敕從之。出羽國亦准此。明年敘正三位。薨年六十八。麻呂。祖大海推古朝授小德冠。父志丹舒明朝為京職。敘直大參和銅中陸奧越後蝦夷擾邊。徼遠江駿河等七國兵。以麻呂為陸奧鎮東將軍賜節刀。與民部大輔佐伯石湯等。出自兩道。討平之。靈龜元年拜中納言。奏建出羽國已數年。土地膏腴田野廣衍。然吏民稀少。狄徒未馴請徙近國民以實之從之。養老元年薨。文雄。本姓味酒。貞觀三年為大內記。巨勢河守為奏文雄

先出武内宿禰。事與圖牒。孤為悴族、久隔榮途。願熙明時之景煦、入巨勢之華宗。因賜今姓。先是應天門災。修造既訖。使博士議改名。並問應天朱雀羅城門名義。文雄作議上之。至右中辨從四位下、兼越前守。金岡、善畫。為當時稱首。元慶四年、釋奠。金岡圖先聖先師像。歷世用之。宇多帝使源直方等、選弘仁以後諸儒工詩者、命金岡圖畫清涼殿東西障子。又畫紫宸殿賢聖障子。最長畫馬。嘗畫仁和寺殿壁。時有馬夜嚙傍近田稻。不知所由。後見畫馬蹄有泥。試剜其眼睛。即止。云。為隼人正。從五位下。二子。公望。公忠。並稱妙手。公望子深江次之。

深江子弘高。聲價稍衰。然後世言繪事者、以巨勢氏為宗。

平群氏。出於木兎宿禰。與仁德帝同日生。有鷦鷯入其室。時木兎入帝産室。應神帝以為祥。命武内相易為名。因名木兎。應神帝十六年、與的戸田帥兵討新羅。先是帝遣葛城襲津彦于加羅、召弓月人口。新羅留之。三年不還。至是詔木兎發兵問其罪。木兎兵臨境。新羅讋服。遂與襲津彦將弓月人口而歸。住吉仲皇子之謀反、木兎從反正帝至難波。誘刺領巾殺仲皇子。木兎奏帝曰。刺領巾有功於我。而躬忍於其主。不可不誅。帝從之。履中二年。與蘇我滿智物部伊莒弗葛城圓倶秉政。薨。年百二十八。真鳥木兎子也。雄略帝即位、為大臣。歷仕清寧顯宗仁賢三朝。及仁賢帝崩。太子未登祚。真鳥擅弄威福。無人臣禮。佯為太子營宮。遂自居焉。時太子竊悦物部麁鹿火女。與之私。而真鳥子鮪亦姦之。太子震怒。命大伴金村率兵徼鮪於路。捕而戮之。遂圍真鳥宅、而焚之。真鳥伏誅。闔門無遺焉。

葛城氏。出於長江襲津彦。應仁帝乙酉歲、詔襲津彦、護新羅質微叱許智同貢使趣其國。往宿對馬鉏海水門。使人搆偽。使微叱許智先逃。置芻人其牀。紿襲津彦曰。

微叱許智病將死矣。襲津彦覺之。收使人焚殺之。直抵新羅。攻拔草羅城。虜其民而歸。壬午歲。新羅不貢。襲津彦帥師討之。十四年。使于加羅召弓月人口。為新羅所留。三年而還。子葦田宿禰。腰裾宿禰。熊道宿禰。女磐之媛、為仁德皇后。葦田宿禰孫女荑媛、嫁市邊押磐皇子。生顯宗仁賢二帝。襲津孫曰玉田宿禰。允恭帝五年。掌反正帝殯宮事。會地震。帝遣人問之。玉田不在焉。方私集男女、置酒高會。帝召之。衷甲而來。帝怒而誅之。圓、玉田子也。履中朝、與平群木兎蘇我滿智共執朝政。眉輪王之弑安康帝。與境黑彦皇子。走匿圓宅。圓時為大臣。

的戸田宿禰

雄畧帝命圓出之。圓不忍遣兵圍之。圓出門跪拜請曰。願獻其女韓媛。及葛城宅七區、為贖其罪。不許。命火其宅。圓等皆焚死。有的戸田宿禰者。或曰襲津彦子也。應仁帝十六年。與平群木免帥兵討新羅。仁德帝十二年。高麗貢鐵盾鐵的。帝饗其使於朝。大會羣臣。命使射之。衆莫能穿。戸田一發洞之。高麗使大驚。共起拜。帝嘉之。十七年。與賢遺臣使于新羅。責其闕貢。新羅恐懼奉命。

稻目

蘓我氏出於石川宿禰。石川子滿智宿禰。滿智子韓子。韓子子高麗。高麗子曰稻目。當宣化帝時為大臣。欽明帝時。百濟王明獻金銅釋迦佛像。帝欲禮之。歷問羣臣。

稻目曰。西蕃諸國皆禮之。我何獨不然。大連物部尾輿、與中臣鎌子不可。帝因賜之於稻目。稻目大喜。捨其向原家為寺。勤修為事。二十三年。大伴狹手彦還自高麗。以其所獲美女及甲刀鐘幢遺稻目。稻目納其二女為妻。居輕曲殿。三十一年薨。子馬子。境部摩理勢馬子。

馬子

性習武畧有才辯。深敬佛法。敏達帝元年為大臣。十三年鹿深臣佐伯連往百濟。得彌勒石像。及佛像各一軀而還。馬子請得之。使人往四方訪修道者。得還俗僧高麗慧便。馬子尊之以為師。又度善信禪藏慧禪三尼。崇敬尤篤。又造佛殿於石川宅。由是佛法始行于世。十四年二月起塔於大野丘北。設大齋會。馬子有病。奏請禱佛。帝因不喜佛。謂厩戸皇子曰。背國神而祭蕃神如何。厩戸對曰。諸佛之道。諸神亦不敢違。當聽其請。帝乃允之。時天下疾疫。民多死亡。物部守屋與中臣勝海奏祟由馬子。於是帝下詔燒祠宇佛像。捕三尼而禁錮之。馬子及厩戸。由是深惡守屋。

厩戸皇子

厩戸用明皇子也。生而能言。有聖知。長好讀書。性尤聰敏。兼聽十人訴無錯。帝愛之。居之宮南上殿。因號曰上宮豐聰耳皇子。厩戸素好佛。因與馬子善。六月馬子奏曰。臣疾久弗瘳。不得三寶力則不可救。詔還三尼於馬子。馬子大喜。新營精舍居之。及

帝崩。誄於殯宮。馬子佩刀而進。守屋笑曰。如中箭之禽。次至守屋。守屋手顫。馬子亦笑曰。可懸鈴矣。由是怨隙日深。用明帝即位。蘓我氏出也。馬子仍為大臣。二年帝疾篤。厩戸晝夜侍側。祈請三寶口不絕響。帝因欲歸佛。守屋勝海固陳其不可。馬子曰。唯詔之從。誰生異計。乃引豐國法師入宮。厩戸握馬子手垂涕謝之。守屋睥睨大怒。厩戸謂左右曰。大連迷因果理。禍今將至。或以告守屋。守屋聚兵自守。勝海以衆助守屋。厩戸使舍人迹見赤檮陰殺勝海。帝崩。繼嗣未定。守屋欲立穴穗部皇子。馬子奉炊屋姫皇后遣將攻殺穴穗部。遂説諸皇子

及羣臣謀除守屋。相與率兵圍攻守屋。守屋兵強。諸軍三退。馬子與廐戸。發誓祈勝曰。凡諸天王大神王等。助我獲勝。當創建寺塔。興隆三寶。廐戸束髮於額。刻木作四天王像。寘髮中。躬隨軍後。勵兵進戰。既而迹見赤檮射殺守屋。亂平。馬子造法興寺於飛鳥。至推古帝四年而成。敕以守屋子善德為寺司。廐戸亦建寺。安四天王像。收守屋奴婢資財田宅。悉施捨焉。賞赤檮以田一萬頃。崇峻帝即位。馬子為大臣如故。帝甚惡馬子所為。密謂廐戸曰。馬子內恣私慾。外飾佛教。非忠臣也。廐戸對曰。誠如聖旨。惟陛下忍焉。有獻猪者。帝指謂左右曰。朕有所疾。何得斬之如猪頭。馬子聞之大懼。招聚其黨。潛謀弑逆。廐戸不能匡濟。憂愁累日。馬子竊使東漢駒弑帝。時無敢言者。廐戸哭曰。過去報也。馬子深德駒。贈遺豐厚。常使出入臥內。駒姦馬子女河上娘。竊匿為妻。馬子怒殺駒。廐戸聞之曰。此何足以蔽弑逆之名。而復翻畀附之。無敢忤。推古帝元年。立廐戸為皇太子。攝政。委以萬機。帝即炊屋姫皇后。亦蘇我氏出也。益興佛法。於是諸臣連以下。競造佛塔。竟遍于天下。三年。高麗僧慧慈來。太子師之。從受五戒。倣浮屠之號。自命曰勝鬘。十四年。帝令太子講勝鬘法華二經於御前。引諸名僧論

蝦夷

問。太子法服升座。揮麈尾。酬應。帝嘉之。其後令太子重講勝鬘經。馬子因讚揚太子功德。帝大喜。厚賞給太子。太子皆施之其所創寺。先是太子始制冠位十二階。又制憲法十七條。行之。二十八年。敕太子同馬子。撰天皇記國記。及臣連伴造百八十部公民本記。二十九年。太子薨。天下莫不哀惜焉。馬子奏請欲賜葛城縣。為封戸。帝詔曰。朕蘇我氏之出。而大臣朕舅也。大臣所言。朕無不從。然當朕之世。失此大縣。後世必有言。豈朕之受譏。大臣亦不免咎焉。終不聽。三十四年。馬子死。馬子家於飛鳥河上。穿池築島。因稱島大臣。子蝦夷。倉麻呂。蝦夷。推古帝三十四年為大臣。世稱豐浦大臣。帝崩。田村皇子。山背大兄王。各承遺詔。及大葬。皇嗣未定。蝦夷欲獨決之。慮羣臣不從。饗廷臣於家。使阿倍麻呂謂之曰。方今國家無主。若弗早定。懼有變。因舉遺詔。令各言其志。羣議果不決。山背王察蝦夷意在田村皇子。不敢爭。惟蝦夷叔父摩理勢。嘗與山背父豐聰耳太子善。固欲立山背。蝦夷遣狹身君勝。錦織赤猪。謂之曰。衆非汝是我。必違衆從汝。衆是汝非我。當背汝從衆。我前知汝言不是而干支之義。不忍加害。汝執迷不回。我與汝生隙。國家必亂。是遺惡名於千載也。勿獨自異。摩理勢不從。遂

奔班鳩。居于泊瀨王家。王亦太子子也。蝦夷怒。令羣卿請山背王。諭摩理勢。還家十餘日。泊瀨王薨。蝦夷遣兵擊殺摩理勢。遂翊戴田村皇子。是為舒明帝。蝦夷為大臣如故。蝦夷強僭滋甚。建祖廟於葛城高宮。而為八佾舞。大發國內及百八十部人民。豫作二墓。己墓曰大陵。子入鹿墓曰小陵。發上宮乳部民。上宮大娘姬發憤曰。蘓我臣專擅。何由任意役吾民。自此兩家搆怨。帝崩。皇后立。是為皇極天皇。二年十月。蝦夷因病不朝。私授紫冠於子入鹿。以擬大臣。又呼二子為物部大臣。蝦夷母物部氏。守屋妹也。故蝦夷悉收母家資財。家益富。明年鵂鶹生子蝦夷宅。池蓮有一莖二萼者。蝦夷曰。我家將榮之瑞也。

入鹿

入鹿。一名鞍作。又稱林臣。專國政。威權過父。先是。嘗與上宮諸王子有隙。忌山背大兄王名振天下。欲除之。而立古人大兄。為天皇。古人大兄者。舒明帝子。其母馬子女也。二年。遣巨勢德太古土師娑婆。襲山背王於班鳩。山背奴三成。與舍人數十拒戰。射殺其一將。衆怖退。山背置馬骨內寢。竊與子弟妃妾逃匿膽駒山。衆縱火燒宮。見燼骨。以為王既死。解圍而去。山背在山中。絕糧數日。三輪文屋勸其赴東國。興師還戰。必克。山背曰。卿言固然。但我嘗願十年不役民。且不欲俾民由我亡其父母。夫捐身安國。豈不大丈夫歟。何必戰勝是務。入鹿聞山背在山中未死。將自將擊之。古人大兄曰。鼠伏穴而生。失穴而死。入鹿悟。乃不往。遣兵攻之。山背還入班鳩寺。兵復來圍。大兄使文屋謂諸將曰。吾起兵討入鹿。取勝不難。然不以一身故。傷殘百姓。乃與子弟妃妾自經死。厥户。子孫男女二十三人。至此悉絕。蝦夷聞之罵曰。入鹿狂愚。其能久乎。明年。入鹿營二家於甘檮岡。稱蝦夷所居曰宮門。己居曰谷宮門。稱男女曰王子。宅外搆柵門。傍作兵庫。常使力士持刀護衛。又造家於畝傍山東。築城環池。起庫儲箭。聚健兒。名曰東方儐

石川麻呂

從者。又使諸氏入侍。名曰祖子孺者。漢直等常侍二門。天智帝時為皇子。稱中大兄。雅惡之。遂與中臣鎌足合謀誅入鹿。事在鎌足語中。鎌足。即鎌子也。於是送其屍於家。漢直等聚衆為備。中大兄使將軍巨勢德太古諭以君臣大義。高向國押謂漢直等曰。大郎見誅。大臣亦不免。拒戰復為誰乎。衆乃散走。蝦夷亦被誅。蝦夷將死也。取天皇記國記寶貨自燒之。有船惠尺者。收其煨餘國記。獻之中大兄。及後太安萬侶作古事記。蓋藉之云。於是中大兄許其親族。斂葬蝦夷入鹿。及哭泣焉。倉麻呂有子曰石川麻呂。與鎌足合謀誅入鹿。孝德帝即位。

赤兄

拜右大臣。與左大臣阿部倉梯麻呂共賜金策。石川麻呂異母弟曰日向。大化五年。譖石川麻呂於皇太子曰。臣兄石川麻呂。謀伺殿下出遊為逆。太子信之。遂奏于帝。帝遣大伴狛等鞫問之。石川麻呂對曰。臣當詣闕自陳。帝乃遣兵圍其宅。石川麻呂奔倭。先是石川麻呂子興志在山田營佛寺。聞變。迎石川麻呂於今來。擁入寺。欲據以拒追兵。石川麻呂不聽。諭衆曰。夫為人臣子。豈搆逆於君失孝於父耶。我造此伽藍。唯祈天祚永久。非為身謀。今被讒陷罪。所以逃而來此者。欲從容就死也。乃開佛殿戸。誓曰。願生生世世。不怨君上。乃經妻及三男女同死。其餘從死者多。翊日衆圍寺。物部二田鹽斬石川麻呂首。凡坐石川麻呂事。斬者十四人。絞者九人。流者十五人。既而籍其家。檢家資。好書皆記曰皇太子之書。重寶皆記曰皇太子之物。於是皇太子始悟其寃。悔愧哀歎。以日向為太宰帥。時人謂之隱流。赤兄亦倉麻呂子也。齊明帝時。嘗幸牟婁温湯。赤兄留守。一日與有間皇子語。因及時政闕失。有間欣然以為赤兄善己也。乃詣赤兄家。登樓謀反。時有間所倚夾膝。無故而折。以為不祥。俱盟而止。其夜赤兄命物部朴井鮪率兵圍其第。執有間及其黨守大石。送行在誅之。天智帝四年為

年足

名足

左大臣。時稱藏大臣。是歲帝病大漸。赤兄與右大臣中臣金御史大夫蘇我果安等。同盟輔皇太子。天武帝即位。以罪處流。

石川氏。蘇我氏自出。有安麻呂。少納言小華下。安麻呂子石足。參議從三位。石足子曰年足。性廉勤。好讀書。最習於治體。起家補少判事。為出雲守。在官數年。百姓安之。歷任諸官。先是詔諸國造金光明寺。久而不成。年足與阿倍小島等受詔檢察。時宇佐大神憑語。欲至京師。年足與藤原魚名等為迎神使。又奉敕與惠美仲麻呂改易官名。敕各上意見。年足上封事曰。臣聞治官之本。固據律令。為政之要。應須格式。令科條之禁。雖著簡牘。別式之法。未有制作。伏乞作別式。與律令並行。遂作別式二十卷。其條目各繫本司。雖書未施行。而時頗雜用其法。為從三位御史大夫。寶字六年薨。年七十五。子名足。豐成。名足歷諸官。延暦中。進從三位。任中納言。薨年六十一。名足強記。有口辯。剖斷無滯。然性頗褊急。好斥人過。以故人多不能盡言。豐成。授從三位。任中納言。神護三年薨。

外史氏曰。神功皇后。真英主矣。呂后武氏。及女中堯舜。皆不及也。而武内以若聖賢若英雄若神仙之姿。輔之。

可謂希世遇矣。蓋時距草昧未遠。天生奇偉非常之人。輔以經紀一世。未易以常理論也。而世或疑其壽三百餘歳。以為人理所無。遂至謂不過使子孫累世同名。以讋服三韓。嗚呼使其真然。何異於掩耳盜鈴。雖曰古代渾樸。人智未闢。不當為計之拙至此。況於在應神仁德之聖世乎。夫天既與茲人以兼千萬人之精神。亦何獨慳於與兼五七人之年乎。是理之所或有。已大凡上古之事。多不同今者。疑而斷其必無者非也。要其子孫蕃盛。賜姓分族。更執國命者十餘世。天祚其功德如此。其厚而迨至蘇我氏。以凶逆致覆亡。雖有祖澤不可復救。所謂順天者存。逆天者亡者。是則古今所同也耳。

日本外史前編卷之二終

日本外史前編卷之三

世傳

保岡正太郎　輯

藤原氏

藤原氏。本姓中臣。其先出於天兒屋根命。天兒屋根命為瓊瓊杵尊輔臣。孫天種子命。佐神祖有功。掌祭祀。天種子八世孫大鹿島命。垂仁朝為大臣。又為伊勢大神宮祭主。大鹿島十一世孫常盤大連。賜姓中臣。常盤生可多能祜大連。可多能祜生御食子。為小德冠。御食子生鎌足。鎌足。一名鎌子。皇極帝三年。拜神祇伯。稱病不就。退居三島。當此時。孝德帝龍潛。與鎌足親善。會有足疾不朝。鎌足往侍宿于宮。帝素重鎌足狀貌志氣有不可犯。敬待特異。此日命寵姬阿倍氏。淨掃別殿。設新蓐。所須靡不具給。鎌足深感知遇。因密通推戴之意。帝大喜。先是蘇我入鹿藉父祖之勢。不臣闚闟社稷。鎌足慨然懷匡濟之志。竊察宗室諸王可輔以成功者。乃屬意於中大兄皇子。然未能通意。一日陪蹴鞠於法興寺槻樹下。中大兄鞋隨鞠而脫。鎌足跪奉之。中大兄亦跪受之。自是相善。倶布肺腑。無所伏藏。然憚世指目。託學周孔之道於南淵先生所。每往來密謀于路。無計不協。鎌足曰。成大事者。不可無毗輔。大王宜與蘇我石川麻呂結婚成好。而後與之謀。成功之道。莫近於茲。中大兄大悅從之。鎌足又說石川麻呂。進其女。石川遂亦心奉中大兄。鎌足亦薦佐伯子麻呂葛城稚犬養綱田。四年六月。三韓朝貢。中大兄告石川麻呂曰。進調之日。卿當讀表。吾可入斬入鹿。及期。天皇出御大極殿。百官陪列。入鹿為人多疑。劍不去身。此日鎌足教俳優調誘之。入鹿笑而解劍。入就位。中大兄自執長槍。鎌足持弓矢警備。戒衛門府悉鎖諸門。於是海犬養勝麻呂授匣劍於子麻呂綱田。子麻呂懼甚。以水送飯。即反吐。鎌足叱而遣之。時石川麻呂讀表文。將盡。子麻呂等未發。石川麻呂手戰聲顫。汗流沾衣。入鹿怪問之。石川麻呂對曰。天威咫尺。不覺乃然。於是中大兄恐失機。徑入斫入鹿。子麻呂等繼進。遂誅殺入鹿。其父蝦夷亦伏誅。事平。皇極帝傳位於中大兄。中大兄以告鎌足。鎌足曰。古人大兄殿下之兄也。而輕皇子殿下之舅也。今殿下越次承大統。恐失恭遜之義。臣愚以為不如讓輕皇子。中大兄從其言。輕皇子立。是為孝德帝。帝尊皇極帝為皇祖母尊。立中大兄為皇太子。以阿部內麻呂為左大臣。蘇我石川麻呂為右大臣。而鎌足為內臣。授大錦冠。增封若干戶。

詔曰。社稷獲安。寔賴公力。軍國機務。惟公處分。當此時。國家中興。典章一新。始建元曰大化。於是帝及皇祖母尊皇太子。會群臣於槻樹下。盟誓告神祇曰。天覆地載。帝道維一。而末代澆薄。君臣失序。皇天假手於我。誅殄暴逆。自今以後。君無二政。臣無二朝。若負此盟。天災地妖。鬼誅人伐。皎如日月。鎌足懷至忠之節。以天下為己任。進退廢置。無言不聽。制禮儀。定律令。皆出其手。白雉五年。授紫冠。增封戶。天智帝即位。二年十月。鎌足疾病。帝臨其第。問所欲言。鎌足奏曰。臣不敏。生無益於國。死不欲擾百姓。葬事願從儉素。帝又使大海人皇子就賜

大織冠。拜內大臣。位在左右大臣上。賜姓藤原氏。因稱藤原內大臣。明日薨。帝再臨其第。宣恩詔。賜物甚厚。鎌足二子。長僧定慧。次不比等。初葬鎌足於攝津阿威山。後改葬大和多武峰。肖像祀焉。後世國家將有大變。其像乃破裂云。

不比等

不比等。初授直廣肆。持統朝為判事。進直廣貳。文武朝詔曰。先朝所賜藤原朝臣之姓。宜令不比等承之。但意美麻呂等供神事。宜復舊姓。於是藤原中臣始分族。不比等。尋進直廣壹。與撰律令。為中納言。大寶元年。授正三位。轉大納言。慶雲元年。進從二位。增封八百戶。四年詔。嘉其世有勤勞。追褒鎌足。比諸武內宿禰。乃賜封五千戶。傳子孫。不比等固辭。受二千戶。以千戶傳子孫。和銅元年。進正二位。拜右大臣。養老二年。拜太政大臣。固辭不受。八月病篤。詔為大赦天下。以救其所患。尋薨。年六十二。遺言火葬。帝深悼惜。為之廢朝。舉哀內寢。詔贈太政大臣正一位。謚文忠。至天平中。獻渤海貢物於六陵。并祭不比等墓。寶字初。勅天下不得稱鎌足不比等名。四年。勅以不比等不唯功高於天下。又為皇家之外戚。依齊太公故事。追封淡海公。繼室縣狗養橘宿禰。贈正一位。為太夫人。不比等長女宮子。媵為文武夫人。生聖武帝。二女光明子。為聖武皇后。藤原氏累

世國戚。實基于此矣。先是藤原氏未置氏長者。至不比等始命為之。

武智麻呂　房前　宇合　麻呂

四子武智麻呂。房前。宇合。麻呂。武智麻呂至從二位右大臣。房前至正三位中衛大將。東海東山節度使。宇合至正三位西海道節度使。並以天平九年薨。麻呂至從三位參議陸奧持節大使。與鎮守府將軍大野東人合謀。征蝦夷有功。亦薨于此歲。初房前宅在武智麻呂第北。武智麻呂稱南家。房前稱北家。以宇合嘗為式部卿。麻呂為左京大夫。稱宇合曰式家。麻呂曰京家。四家子孫。大蕃衍于朝。數朝之後。公卿百司。莫非其門族者。遂致舊姓古家。因是皆失職。堙廢為卒族。而

廣嗣

四家之後。北家獨將極盛云。初聖武帝。不比等外孫也。受禪於元正帝。尊元正為皇太后。光明子為皇后。帝與皇太后皇后皆尊信佛法。逾于前代。僧玄昉姓阿刀氏。遊學唐國。與留學生吉備真備俱還。獻所獲經論及佛像。帝以為僧正。崇寵殊甚。為置內道場。玄昉遂託說法。得近侍皇后。頗有醜聲。宇合長子廣嗣。生而魁偉。頭上肉角寸餘。博覽典籍。兼通佛教。練習兵法武藝。絕倫。以才能稱。為大和守。還太宰少貳。惡玄昉所為。請斥之。帝不納。廣嗣妻有姿色。留居京師。玄昉欲姦之。廣嗣聞之。大怒。十二年八月。上表指斥時失。辭甚激烈。以真備比

黨玄昉。指為大姦。請并除玄昉真備。曰。請賜尚方劍。芟夷二盜。以扶傾運。帝又不納。九月。廣嗣遂舉兵西海。據遠河郡。備兵弩。置烽燧。於是朝廷遣大將軍大野東人。副將軍紀飯麻呂。將兵赴討。下敕暴白廣嗣罪狀。立賞格。募能斬廣嗣者。東人等軍進入豐前。廣嗣所建登美板櫃京都三營皆破。被虜者一千七百餘人。京都郡大領楉田勢麻呂以下諸郡領。皆率衆迎降。十月。廣嗣自將大隅薩摩等兵一萬。從鞍手道。弟綱手將筑後肥後兵五千。從豐後。多胡古麻呂從田河道。迎拒官軍。廣嗣先至板櫃河。結筏將渡。官軍先鋒佐伯常人發弩射之。

良繼　百川　藏下麻呂　豐成　仲麻呂

令呼廣繼軍曰。廣嗣反逆。從者族矣。廣繼兵不敢發箭。廣嗣下馬再拜。曰。廣嗣非敢反。請誅亂臣耳。常人曰。發兵者。非反而何。廣嗣語塞。上馬而去。衆潰。廣嗣遂乘船出海。漂蕩風浪。還著肥前值嘉島。為安倍黑麻呂者所捕。東人遂奏捷京師。誅廣嗣綱手於松浦郡。其後玄昉貶死筑紫。世傳為廣嗣所祟。勝寶初。真備貶為肥前守。請廣嗣墓祭之。遂立祠。號鏡尊。歲時祭祀。廣嗣有三弟。曰良繼。坐廣嗣事。流于伊豆。其女乙牟漏為桓武皇后。生平城嵯峨二帝。平城帝即位。推外祖恩。贈良繼太政大臣正一位。曰百川。事著于後。曰藏下麻呂。光仁朝至從三

位參議。天平感寶元年。帝禪位於皇太子。是為孝謙帝。改元天平勝寶。帝女主。光明皇后所生。於不比等亦為外孫。當此時。武智麻呂長子豐成敘從二位。為右大臣。甚有時望。與左大臣橘諸兄同執朝政。豐成弟仲麻呂。為人聰慧。畧涉書史。美姿容。任大納言。兼紫微令中衛大將。進從二位。甚為帝所寵幸。每侍左右。紫微令者。皇后宮職也。四年帝幸東大寺。慶盧舍那佛像。還御仲麻呂田村第。遂以為別宮。寶字元年。廢皇太子。召群臣議立儲。豐成與從弟中務卿永手。請立廢太子兄鹽燒王。仲麻呂不從。帝曰。宗室中唯舍人新田部兩親王最長。

故先帝立道祖。而一旦廢黜。今日所撰。宜在舍人諸子。而船王閨房不脩。池田王孝道有闕。鹽燒王獲罪先帝。唯大炊王未聞有過。朕欲立之。衆莫敢異議。大炊者先是仲麻呂所妻。以其子眞從寡婦者也。於是遂立大炊王。仲麻呂權寵日隆。爲紫微内相。時諸兄既卒。其子奈良麻呂爲左大辨。惡仲麻呂專横。與左大辨大伴古麻呂等陰謀除之。事露。奈良麻呂以下被誅竄者數百人。事在奈良麻呂語中。仲麻呂素忌豐成才名。至此以豐成子乙繩與奈良麻呂交善。誣豐成亦黨之。貶爲太宰員外帥。仲麻呂威震内外。二年帝讓位太子。是爲淳仁帝。以仲麻呂爲太保。詔褒美仲麻呂功業。比之伊尹呂望。特賜族稱惠美。改名曰押勝。更尊稱尚舅。賜功封三千户功田一百町。永傳子孫。是日押勝奉勅改易官名。太政官爲乾政官。太政大臣爲太師。左大臣爲太傅。右大臣爲太保。四年。上皇及帝御内安殿。授押勝從一位。爲太師。既而進正一位。押勝既極寵祿。意益驕。欲建武功以眩耀天下。令太宰府造行軍式。課諸國造兵船。欲伐新羅。未發而敗。押勝起宅楊梅宮南。搆樓東西。高臨禁闕。南門爲櫓。子眞光訓儒麻呂朝獵並進參議。小湯麻呂薩雄辛加知執棹皆任衛府國司。其餘姻戚亦列

顯要。此時良繼起流爲少判事。與佐伯今毛人石上宅嗣大伴家持等謀誅押勝。語洩。被鞫。良繼曰。吾獨謀之。他人無罪。乃劾大不敬。除姓奪位。先是河内僧道鏡以禪行聞。帝召入内道場。遂侍上皇。稍被親寵。押勝恩遇寖衰。押勝慮衆怨乘時作。猜防日甚。又惡道鏡陰謀除之。八年。諷上皇以己爲都督四畿内三關近江丹波播磨等國兵事使。管内兵士。每國二十人。五日更番集都督衛。簡閲武藝。準諸國試兵之法。奏可。押勝私倍其數。用乾政官印而下之。大外記高丘比良懼。密奏狀。陰陽頭大津大浦亦察其有異心。奏之。上皇乃遣少納言山村王收其所佩中宮鈴印。押勝令訓儒麻呂邀奪之。授刀少尉坂上苅田麻呂。將曹牡鹿島足。射殺訓儒麻呂。押勝又遣中衛將監矢田部老。刧之。授刀紀船守射殺之。於是下詔。暴押勝逆迹。削官位。并除藤原姓字。悉沒收其職分功封。遣使守三關。仲麻呂夜帥其黨走近江。詔從五位藏下麻呂爲討賊將軍。追擊之。又授良繼從四位下勳四等。將兵擊之。時造池使淡海三船在勢多。縛仲麻呂調發兵馬使。及同惡者。近江守日下部子麻呂馳先燒勢多橋。仲麻呂懼。轉奔高島郡。衛門少尉佐伯伊多智。馳至越前。斬其守辛加知。而仲麻呂未之知。

也擁鹽焼為主。真光朝獵皆為三品。遣精兵入愛發關。授刀物部廣成擊却之。仲麻呂乃乘船渡鹽津。風逆殆覆。於是取山道。復赴愛發。為伊多知等所拒。還至高島。與官軍將佐伯三野大野真木等兵戰。自午及申。官軍疲頓。會藏下麻呂軍至。三野等乘勢進擊。仲麻呂望衆敗。乘船而逃。官軍追擊于勝野鬼江。仲麻呂衆潰。妻子黨與從者三十四人。遂為軍士石村石楯所獲斬之。傳首京師。年五十九。斬鹽焼。餘黨盡平。仲麻呂諸子皆與父同誅。獨刷雄以少修禪行。免死。流隱岐。後召還。延曆中仕至大學右大舍人陰陽等頭。於是下詔布告仲麻呂罪狀于天下。復官名。敕復豊成官。授從一位。而豊成自此内不自安。上表陳情。以不忍以凶逆同族。霑勲功餘封。請還納先代所傳功封。許之。神護元年薨。稱難波大臣。又横佩大臣。豊成猶有二弟。曰巨勢麻呂。至從三位參議。黨仲麻呂被誅。曰乙麻呂。從三位參議。豊成四子良因。繼繩。乙繩。繩麻呂。而繼繩最著。仲麻呂既誅。上皇專寵道鏡。帝屢以為言。遂與上皇有隙。上皇敕以道鏡為大臣禪師。職分封户。一準大臣。初帝因仲麻呂得立。及仲麻呂敗。上皇疑帝黨之。十月九日。遣兵部卿和氣王等圍宮。廢帝為淡路公。遣藏下麻呂以右兵衛尉

永手

真楯

清河

衛送配所幽之一院。上皇復祚。稱稱德帝。天平神護元年二月。廢帝不勝幽憤。踰垣而逃。淡路守佐伯助率兵邀之。明日崩於院中。世稱淡路廢帝。及明治維新。始奉謚帝。以道鏡為太政大臣禪師。尋授法王位。服食擬天子。政無巨細。皆取決。帝遂欲讓位道鏡。因和氣清麻呂忠節事得寢。語在清麻呂事中。此時房前二子永手為左大臣。與右大臣吉備真備並執政。景雲四年。帝與道鏡淫褻無所不至。道鏡因進異味。遂獲病。道鏡侍側。意窺窬非望。有一尼。曰。有方術可治。右大辨百川抑而不通。帝遂崩。皇嗣未定。真備欲立文室大市。百川與永手密議。矯遺詔。宣讀之於廷。立天智帝孫白壁王為嗣。真備不敢違。即備儀仗迎王。踐祚。是為光仁帝。進永手正一位。道鏡貶死於下野。寶龜二年。永手薨。年五十八。贈太政大臣。稱長岡大臣。永手四弟。曰真楯。度量弘深。有公輔之才。終於大納言。有七子。冬嗣最著。曰清河。勝寶中拜參議。為遣唐大使。赴唐見玄宗。玄宗觀清河儀貌。稱本邦為禮儀君子國。及還賜詩。曰。日下非殊俗。天中嘉會朝。念余懷義遠。矜爾畏途遙。漲海寬秋月。歸帆駛夕飈。因驚彼君子。王化遠昭昭。既而逢風漂泊安南。復入長安。遂止仕唐。改名河清。授特進秘書監。後朝廷為

魚名　楓麻呂　濱成

發迎入唐大使使。召清河還。會唐亂。竟不得歸。卒于唐。
一女纔得付使船而歸。贈清河正二位。後因發遣唐使。
詔更贈從一品。曰魚名。天應中。叙正二位。為左大臣兼
太宰帥。延曆初。坐事免大臣。赴太宰府。途病。敕入京醫
療。遂薨。稱河邊大臣。曰楓麻呂。寶龜中至參議從三位。
子園人。先是吉備真備既致仕。大中臣清麻呂為右大
臣。良繼為內大臣。良繼宇合二子。大中臣即中臣氏。奉旨
改稱者也。初皇后井上內親王。聖武帝女也。淫縱。三年
五月坐廢。并廢其所生太子他戶。議建儲。時中務卿山
部親王有賢名。百川請建之。參議濱成欲立稗田親王。

繼彥　緒嗣　緒業

衆議不決。帝起入內。百川厲聲曰。不承聖斷。則臣不敢
退。立殿前四十餘日。帝感其誠悃。乃許之。百川抵掌歡
呼。急宣迎親王。立為皇太子。世稱百川事君。無貳竭力
致命。再定大策。自古以來。未有倫比也。濱成麻呂子。略
涉群書。頗習術數。然居官政無善狀。卒于大宰員外帥。
子繼彥。性聰敏有識度。尤精星曆。天長中至刑部卿從
三位。百川進從三位。為式部卿。兼中衛大將。內外機務
無不與聞。十年薨。年四十八。帝甚悼惜。贈從二位。延曆
中追褒。贈右大臣。子緒嗣。繼業。女旅子。緒嗣事著後。繼
業質直有容儀。天長中授從三位。旅子為桓武帝夫人。

繼繩　小黑麻呂

生淳和帝。帝即位。推外祖恩。贈百川太政大臣正一位。
妻藤原氏正一位。十一年春。陸奧夷叛。戕按察使紀廣
純。時豐成子繼繩為中納言。拜征夷大使。率副使大伴
益立。紀古佐美等討之。與出羽鎮狄將軍安倍家麻呂。
分道赴擊。五月。敕坂東諸國。又能登越中越後。作糒三
萬斛。備軍糧。又敕坂東諸國。廣募戰士。致軍所。許立功
者擢以不次。七月。繼繩請輸甲一千領襖四千領。既而繼
繩頓軍不進。事聞。進參議小黑麻呂。為持節大使。督將
士以進。十月。繼繩又奏。今年不可出軍之狀。敕曰。省來
奏。知使等遲滯。將軍出軍。久經日月。嚮奏入賊地之期。

者數矣。計已深入平殄狂賊。而又奏云云。夏稱草茂。冬
言襖乏。然則何月何日。誅賊復城乎。小黑麻呂奏請遣
兵經略鷲座楯座以下五道。刊木塞徑。浚溝設險。以斷
賊之要害。敕許之。兼陸奧按察使。加兵部卿。小黑麻呂。
房前孫也。天應元年三月。帝不豫。讓位於皇太子。尋崩。
帝龍潛之日。和光接物。正位南面。臨馭億兆。政舉大綱。
不在苛察。是以四海晏如。遐邇欣戴。可謂寬仁大度。有
君人之德矣。桓武帝立。清麻呂為左大臣。魚名為內大
臣。清麻呂尋薨。魚名為左大臣。時陸奧按察使小黑麻
呂上書。言賊狀。乃敕進軍。擊蝦夷。遂悉復諸塞。賊平。八

葛野麻呂　是公　種繼

月。凱旋。以功進正三位。尋再兼按察使。以大納言薨。贈從二位。子葛野麻呂。道雄。延暦元年。魚名免。大納言是公為右大臣。是公參議乙麻呂子也。體貌長大。有威容。尤曉時務。剖斷無滯。稱牛屋大臣。三年。帝有遷都之志。中納言種繼議。相山背國乙訓郡之長岡地。以種繼為造長岡宮使。種繼宇合孫也。甚得帝親任。常侍帷幄。中外機務。盡裁決焉。時帝方好遊幸。委政太子。太子以佐伯今毛人為參議。種繼以其非佐伯氏仕進之例。奏罷之。太子遂惡種繼。常欲除之。四年。帝幸平城。種繼留守。太子時之潜使伺種繼。是時新都草創。百司未成。匠手

役夫。日夜兼作。種繼照炬催撿。賊自暗中射之。兩箭洞身而薨。帝聞變大驚。明日還宮。捜索其賊。捕獲左少辨大伴繼人。近衛伯耆桴麻呂等。推問。得實。首惡者伏誅。緣坐貶竄者甚多。是日。廢皇太子。贈種繼正一位左大臣。大同中。進贈太政大臣。稱弘福院大臣。八年九月。右大臣是公薨。九年。繼繩自大納言為右大臣。後七年薨。十三年。再遷都於山背國葛野郡之宇太。課諸國營宮城門。詔以新都形勝山河襟帶自然成城。改稱山背為山城。都稱平安。僧最澄闢比叡山。建根本中堂。稱延暦寺。初帝鄙前代佞佛之弊。下令禁私創伽藍。而最澄空

内麻呂

海等。諸宗僧輩出。佛法日盛。帝勵心政治。乾綱震肅。朝無權臣。二十四年。召羣臣議政事得失。先是蝦夷數叛。帝鋭意掃殄。出軍遠征。繼繩小黒麻呂。及紀古佐美。大伴弟麻呂。坂上田村麻呂等諸家將帥。頻年征戰。雖賊削迹。國帑亦耗。又再造新都。營建不止。於是參議緒嗣進議。請罷兵役及土木。帝從之。詔停陸奥役。廢造宮職。減仕丁衛士以下。數免伊賀伊勢等二十一國今年庸。初帝使百川功詔緒嗣加冠殿上。幞頭巾子。皆賜乘輿之所御。即叙正六位。補内舍人。賜劒曰。汝父所獻也。今以賜汝。宜莫失焉。稍進為右衛士督。從行幸神泉苑宴

闌。令緒嗣彈和琴。召右大臣神王。耳語良久。乃流涕。更召皇太子及親王。陪殿上。詔曰。微緒嗣之父。朕豈得有今日哉。雖緒嗣年少。當有群下怪而其父元功。朕竟不忘。宜拜參議。以報宿恩。神王奉勅。即起引唱。拜職。特賜別封百戸。尋兼山城守。二十五年。帝崩。帝精神氣力。百倍前王。再建新都。一振邊境。海内晏然。烈在萬世。古所未有也。太子立。是為平城帝。五月。改元大同。立皇弟神野為皇太弟。中納言内麻呂為右大臣。眞楯子也。此歳置七道觀察使。緒嗣得東山道。兼陸奥出羽按察使。奏曰。方今緣邊鎮兵三千八百。歳糧五十餘萬束。百姓糜

弊。公私空虛。加每有征伐。必課糧坂東。請以坂東官稻充陸奧公廨。以陸奧廨留收官庫。則公私俱便。楓麻呂子園人為山陽道使。奏請西海道吏。五位以上。非秩滿解任。不聽輒入京。以省本道民送迎之勞。又奏播磨國封戶太多。不動之穀。只九百斛。請移封戶五百。附東國。即收其租以為不動。又奏播磨備中備後安藝周防五國庸。並雜穀未進。望一收穎稻。混合正稅。庶於公無損。於私得宜。並皆許之。先是中納言種繼女曰藥子。為尚侍。敘正三位。恩寵隆渥。百司衆務。吐納自由。威福之盛。熏灼四方。兄仲成為右兵衛督。恃勢驕橫。王公宿德。多被

凌轢。道路側目。初帝識度沈敏。躬親萬機。法令嚴整。群下肅然。及藥子之寵。威風頓衰矣。四年帝不豫。傳位皇太弟。是為嵯峨帝。右大臣內麻呂如故。上皇以仲成為造宮使。造宮平城。十二月上皇幸平城。藥子勸上皇遷都復位。仲成密助其謀。上皇惑而聽其言。內外大駭。弘仁元年九月。藥子遂矯上皇勅。擬遷都平城。於是宮中戒嚴。遣使固守故三關。上皇與藥子同輿赴東國。聞道路不通。還宮。先是仲成就囚于右兵衛府。至此伏誅。藥子仰藥而死。廢皇太子高岳。上皇子也。立皇弟大伴為皇太弟。中納言葛野麻呂與藥子有姻。帝欲處之重罪。

聞其諫爭上皇。不問。葛野麻呂。小黑麻呂長子也。延曆中嘗拜遣唐大使。臨發宴餞殿上。一依漢儀。賜酒御牀下。作和歌優勞之。葛野麻呂感泣。左右莫不嘆羨。賜御被三領御衣一襲金二百兩。會暴風破船。不得進而還。明年遂赴唐。謁德宗於宣化殿。還進從三位。以民部卿薨。子常嗣。氏宗。先是園人轉大納言。奏言。郡司有勞之胤。奕世相承。郡中百姓。長幼託心。而偏取藝業。永絕譜第。物情不從。請先盡譜第。後及藝業。從之。又奏郡司譜第之事。既復舊例。是以國司簡定詮擬言上。而無賴之徒。或在京爭第。相告望請。銓擬郡司。一依國定。三年右

大臣內麻呂薨。內麻呂少有令望。德量溫雅。歷事三朝。皆被親重。不希旨苟合。亦不敢犯顏。典樞機十有餘年。靡有愆失。稱後長岡大臣。初廢太子佗戶。好害名流。有一惡馬。御必蹍齧。嘗使內麻呂乘。欲見其損傷而為笑樂。馬低頭不動。被鞭迴旋。馳驟如意。時以為非常之器。有十三子。二子冬嗣之後最盛。此月園人為右大臣。四年園人奏。重生愛命。貴賤無殊。今天下之人。各有僕隸。平日既役其力。病時即出路邊。無人看護。遂致餓死。弊不可勝言。請勅加禁制。五年奏。大同二年停正月二節。又廢三月節。為省費也。今正月二節復舊例。九月節准

三月。更加花宴。比之大同。四節更興。望九月者。不入節
會之數。以省大藏之耗。又奏去延暦十年。車駕幸交野。
禁畿内國司獻物。而比年間嘗無遵行者。託言貢獻。還
煩百姓。望自今一切禁斷。又奏諸國所收官物。本倉色
目。具注稅帳。而國司非人。或有便郡稻。即充公廨。當土
百姓。遠搬他郡。通計諸郡。名無闕失。實與帳違。狂賊作
亂。還致失火。帳注雖全。倉物既灰。望下知諸國。依帳收
納。並從之。九年薨。贈正一位左大臣。稱山科大臣。先是
帝憂天下氏族濫雜。尊卑混淆。敕園人與緒嗣及萬多
親王。同甄別之。撰姓氏錄三十一卷上之。十二年。大納

言冬嗣拜右大臣。十三年。緒嗣上奏。臣昔忝陸奥出羽
按察使。道經東山。略問百姓之苦。天下重役。莫過驛戶。
夏月飲河。冬日履霜。不顧產業。常事遞送。雖寬其庸徭。
勤苦倍平民。請准書生例。每戶量給借貸稻二百束。兼
擇驛下好田。混授一處。許之。明年。敘從二位。十四年。傳
位皇太弟。是為淳和帝。上皇稱後上皇。別於平城上皇。
天長三年。冬嗣奏時務三條。帝嘉納焉。一曰。擇良吏。登
賢。委任為化之大方。審官授才。經國之要務。今諸國牧
宰。或欲崇脩治化。樹之風聲。則拘於法律。不得馳騖。邦
國殄瘁。職此之由。望妙簡清公美才。以任諸國守介。其

新除守介。則時賜引見。勸諭治方。政績有著。加增寵爵。
公卿有闕。隨即擢用。勤不為己者。須從寬恕。無拘文法。
二曰。遣巡察使。古者分遣八使。巡察風俗。考牧宰治否。
問人民疾苦。所以宣風展義。舉善彈違也。望今遣此使。
考其治否。三曰。順時令。人主發號施令。必奉天時。則陰
陽和。而終始成也。望政化所施。不違時令。則風雨應候。
災害不生。冬嗣尋為左大臣。緒嗣為右大臣。初帝脩大
嘗。緒嗣與冬嗣侍清涼殿。奏曰。聖王相續。大嘗頻御。天
下騷動。人民多疲。今年大嘗。須停飾省弊。帝嘉之。冬嗣
請令緒嗣檢校其事。緒嗣便以治部省廳為行事所。唯

齋院卜筮定之。宮內省為悠紀所。中務省為主基所。但
齋場依例設於北野。凡金銀刻鏤等飾。一切不用。以清
素奉神事耳。所用正稅。悠紀主基各十萬。皆減五萬。以
從省約。又運悠紀主基雜物。兩國擔夫。皆給路費。至此
納封一千戶。以助國用。三年。冬嗣薨。贈正一位。文德帝
朝。以外祖恩。追贈太政大臣。稱閑院大臣。冬嗣性弘裕。
才兼文武。置施藥院。收養親族貧者。又建勸學院。教授
子弟。析封戶一千戶。及買田給之。嘗奉敕撰弘仁格及
內裏式。又監修國史。未成而薨。子長良。良房。良相。良門。
良仁。良世。良房良相事著于後。長良。志行高潔。親睦諸

良門　良仁　良世　貞敏

第友愛天至。接士大夫以寬容。衆仰慕之。仁明帝之在儲宮。特被親昵。花最月夕。戲席射場。許以交歡。長良愈整冠帶。未嘗失儀。以從二位權中納言薨。陽成帝即位。推外祖恩。贈太政大臣。子國經。基經。良門以醍醐帝外曾祖父。追贈太政大臣正一位。子利基。高藤。良仁。為人淡雅。風神警亮。美姿儀。少遊大學。讀書忘疲。性至孝。丁母憂。哭泣歐血。以中宮大夫卒。良世。荐歷顯要。寬平中進左大臣。致仕。世稱致仕大臣。初不比等作令。歷年已久。學者互有異同。及帝世。命諸儒論辨折衷。為義解十卷。新選格式姓氏錄。及秘府畧。亦皆成帝世。朝章文物彬典。十年帝讓位皇太子。是為仁明帝。立淳和上皇子恒貞為皇太子。先是緒嗣轉左大臣。與右大臣清原夏野并執政。緒嗣在弘仁中。上表辭職者十餘。至是以衰邁固乞骸骨。不許。進正二位。請減職封五百戶。亦不許。承和元年發遣唐使。參議常嗣充大使。常嗣葛野麻呂子也。父子相繼為聘使。世榮之。假正二位。授節刀。帝御紫宸殿。賜宴。命三位以上賦詩送之。常嗣進上壽。帝為舉盃。賜御衣白絹御被砂金。極驩而罷。帝又選一時材藝之士從之。卜部平麻呂善卜。菅原梶成善醫。良岑長松善琴。良材清上善笛。皆中選。而美作掾貞敏麻呂曾

三守　愛發　吉野　良近

孫也。以善琵琶。亦與焉。以准判官往唐。時唐人劉二郎者。為琵琶名手。貞敏贈砂金二百兩。請受業。授譜數十卷。以女妻之。女亦善琴箏。貞敏習新聲數曲。及還。二郎贐以紫檀紫藤琵琶各一張。後上諸朝廷。為重器。世稱玄象青山是也。五年。大納言三守拜右大臣。三守。巨勢麻呂子也。立性溫恭。明于決斷。初嵯峨帝龍潛。三守以權中納言兼東宮大夫。及即位。以舊恩殊被寵遇。既遜位。三守懇請給仕院中。淳和帝愍之聽。以本官侍太上皇。至是大用。七年薨。稱後山科大臣。是歲淳和上皇崩。九年嵯峨上皇崩。初皇太子不自安。懇請辭位。不允。至是東宮帶刀伴健岑謀反。發覺。令六衛府固守宮門。捕健岑竄之。太子尋廢。大納言愛發。中納言吉野。坐太子黨奪職貶竄。愛發冬嗣弟。吉野參議綱繼子也。吉野性寬弘容衆。自少遊學。手不釋卷。天長中累進。以本官兼右近衛大將。淳和帝遜位。吉野辭宿衛之職。侍太上皇於院中。及上皇晏駕。絕不朝參。累表辭官。不許。至此貶太宰員外帥。數年薨。吉野性至孝。定省溫清。造次無違。其父嘗索鮮肉。時吉野偶不在。庖人靳固不與。吉野歸而聞之。悔恨不已。自此終身不復食肉。平生未嘗作色。而至執論。無所廻避。子良近。風度清美。以政理見推。為

春津　家雄　良房　衞

從四位下神祇伯。又有怪力。嘗醉與人同車行戲。以手
據車牀。閉氣堅坐。牛乃張四足不前。十年。緒嗣薨。贈從
一位。稱山本大臣。緒嗣曉達政術國之利害。知莫不言。
然好偏信先入之言。以是亦得世譏。與撰姓氏錄。又撰
日本後紀。上之。子春津風姿美麗。清警閑雅。為刑部卿
從四位上。家雄為從四位上左兵衞督。性清介好典籍。
兼善步射。而式家亦漸不振矣。嘉祥元年。大納言良房
為右大臣。良房風韻俊拔。弱冠。以選尚嵯峨皇女源潔
姬。生女明子。入太子宮。生皇子惟仁。明年敍從二位。三
年帝崩。太子立。是為文德帝。所生藤原氏冬嗣女也。為
仁明女御。初嵯峨淳和朝。藤原氏無登后位者。冬嗣患
氏族衰頽。建南圓堂於興福寺。以祈興隆。而女御亦終
不正位椒闈。然藤氏之興。初于此云。右大臣良房與左
大臣源常。並執政如故。是歲立皇四子惟仁為皇太子。
母藤原氏。良房女也。太子生未周歲。以良房故得立。先
是帝最愛皇長子惟喬親王。以太子幼沖。欲權立惟喬
為儲貳。以待其長。良房深憂之。欲使太子辭位。藤原三
仁者通天文。謂良房曰。懸象不變。太子無憂。會皇太子
傅源信有白於帝。事遂寢。如三仁之言。良房由此深德
信。天安元年。右京大夫衞卒。內麻呂第六子。良房叔父

良相　良繩

也。性至孝。二歲喪母。比及五歲聞而知之。哀慕感人。七
歲遊學。奉文章生試。及科。時年十八。時人方之漢賈誼。
為大宰大貳。先是所管九國二島醫師博士。府所自任。
多不稱職。衞奏請特依朝選。皆有藝業。又上奏四條。其
一。新羅常懷姦心。託事商賈。窺國消息。方今民窮食乏。
請一切禁斷。不入境內。以防不虞。其二。交替事畢未得
解由五位之徒。寄言格旨。留住管內。侵漁百姓。巧為姦
利。望交替已畢。早從入京。其三府多官舍。破損不少。例
用浪人修理。而比年多依官符。以充他用。請一切不他
役。其四。邊要之地。為有警虞。制不許開田。而比年頗有
墾開。請依延曆中符。一從停止。許之。衞為國司。政貴寬
靜。百姓欣戴。為法官。豪右畏憚之。弟助。性清直。至參議
治部卿。是歲良房為太政大臣。弟良相為右大臣。源信
為左大臣。於是良房賜寶劍一雙。許佩上殿。如漢蕭何
故事。尋進從一位。二年。帝崩。太子立。是為清和帝。帝生
九歲。太政大臣良房攝行天下之政。右大臣良相與左
大臣源信。並如故。貞觀三年。參議良繩為左大辨。良繩
內麻呂孫。備前守大津子也。時南淵年名為右大辨。大
江音人為左中辨。良繩私謂人曰。二賢老宿。吾位其上。
出入汗顏。況左近衞少將基經。先帝所雅重。今共帶四

位。吾豈應安席。凡有以將帶四位者。中將辭職例也。吾豈久塞賢路。須早避之。遂稱病篤。久之年名為左大辨。音人右大辨。基經中將。而良繩遷右衛門督。良繩風度閑雅。舉止詳審。初為內舍人。同僚皆豪奢放縱。唯良繩動遵法度。見者內慙。又孝謹天至。父大津在外任得疾。良繩欲赴省。文德帝不許。及凶問至。嘔血氣絕。數刻乃蘇。母紀氏疾。良繩扶持不違左右。及其沒。哀戚過禮。後母安倍氏悍。諸子皆得譴責。良繩事之。獨被愛重。忠信夙彰。盡心事上。特為文德帝信任。內外之事。悉委決之。未嘗有過失。四年地震。詔參議以上言得失。良相表薦

右大辨南淵年名。山城守紀今守等曰。右大辨南淵年名。身為進士。職經內外。稍通治體。山城守紀今守。所歷之州。風聲必樹。論之良吏。自為先鳴。伊與守豐前王。才學早彰。資歷淹久。足稱老成。太宰大貳冬緒。聲名粗達。器識漸優。吏幹之稱。仍有可受。大和守弘宗王。頗有治名。多宰州縣。雖自賢之弊。或罹法網。而談諸經國。非無其才。宜令此輩同上意見。既云。又蒭蕘何況於彼有識。臣謬荷重責。無地息肩。徒獻管窺。恥塵旒聽。從之。六年。帝幸良房第。觀櫻花宴飲終日。良房欲帝知稼穡之艱難。令山城守紀今守帥郡司百姓。行耕田之禮。初仁明

帝謂良房曰。聞卿家櫻花甚美。明年朕當往觀。比及花時。帝既崩。良房悲感。大會公卿僧侶。語以其事。辭氣悽愴。會者皆流涕。賦詩歌而去。八年八月。敕良房攝行萬機。前此攝政者。獨有皇后皇太子。未有人臣職此者。良房上表固辭。不許。敕曰。廼者災異荐臻。內外騷然。須賴公助理。九年。右大臣良相薨。贈正一位。稱西三條大臣。良相專心機務。志在匡濟。當時天下藪澤之利。皆與民共之。良相之所建也。又睦親族。名東京六條宅。以崇親院。收宗族貧者。建延命院。養藤氏生徒無資業者。子常行。忠方並以才行見稱。十一年。右大辨冬緒為太宰大

貳。拜參議。冬緒麻呂曾孫。父豐伴豐後守。先是新羅海賊夜入博多。掠貢物。發兵追捕不獲。冬緒乃上陳四條。一曰。管內國島。請謹烽燧。以備不虞。二曰。管內牧馬。限四年間。請禁出關。三曰。諸國庸米雜米。總納稅庫。自非符宣。請不得輒用。四曰。穀倉院地子交易物。請停令監專當府司一向交易奉進。詔皆從之。初京家最以顯者。而冬緒至正三位大納言。十二年。大納言氏宗為右大臣。氏宗葛野麻呂子。先是為左近衛大將。重良房。子基經才器。請讓其職。不許。明年春。薨。基經遂代任右大臣。是歲九月。太政大臣良房病。帝為大赦天下以救之。尋

保則

薨年六十九。帝為輟朝三日。贈正一位。封美濃公。諡忠仁。良房當國十五年。帝親任尊寵。終始不渝。位極人臣。權歸其家。子孫相繼為攝關。藤氏昌大。古代所無。詔列其愛宕墓。入荷前例幣之數。稱深殿大臣。無子。養兄長良子基經為嗣。十六年。以備中守保則為備前權守。保則。右大臣繼繩曾孫。父貞雄為左兵衞佐。保則在備中也。會境內旱飢。羣盜横行。邑里蕭條。芳賀哲多二郡。在山谷間。去府稍遠。民或刼掠。相殺或逋租逃散。所在邱墟。無有單丁。前守朝野貞吉。為治苛酷。囚徒充獄。保則承之。宥小過。存大體。勸農桑。禁遊費。於是百姓襁負來

歸。田園盡闢。戶口殷阜。遂受租税逋抄三十四年。調庸逋抄十一年。自古以來。未有此比也。其治備前。政績一如在備中。僚下有姦。不加發擿。竊語之云。君久疲學官。必當立廉節。勉取榮譽。豈可滯一州小吏乎。僕有薄俸。隨君所須。以資之。謹勿犯官物。因此吏民畏愛。號曰父母。時安藝盜刼備後貢絹。而逃過備前。問逆旅主人。以國守治績何如。對云。府君化民。專用仁義。一國之人。盡為廉潔。儻有姦濫者。吉備津彥神立降誅罰。恩信之感神明。如此。具語及其治化本末。吉備津彥者。二備境上神也。盜色變。曉馳詣府門。叩首自首乞命。保則即封贓

岳守　高房

絹。付盜移備後。備後守小野喬查大驚。且怪且喜。自詣備前拜謝。其以德感人。皆此類也。此時朝議追褒循吏。道首名為首。贈從四位。首名。和銅中人。距今百五十年矣。為筑後守。攝肥後事。勸勵生業。教督耕種。至植菜果養雞豚。曲盡事情。又興築陂池。以廣灌溉。人蒙其利。出雲守石川年足。大和守丹墀門成。阿波介山田古嗣。常陸守甘南備高直。及近江守岳守。美濃介高房等。異政殊績。皆被追褒。岳守父曰三成。從四位下。高房。參議藤嗣子。而高房最著。高房在州。威惠兼施。姦盜屛息。安八郡有陂渠壞久。相傳有神。不欲遏水。逆之者死。故前守因而

不修。高房至發民修堤。曰。苟利於民。死不恨。由是溉灌流通。後世賴之。席田郡有巫。為妖術。咬人心。黨與蔓衍。民被其害。長吏怖不敢問。高房單騎馳至。捕而罪之。仁壽中人也。子山陰。十八年。帝讓位於太子。帝在位。良房既薨。基經代執政。吏稱其職。內外肅然。世稱貞觀之治。陽成帝立。年甫九歲。母藤原氏。改元元慶。右大臣基經攝政。如忠仁公故事。先是。基經兼左近衞大將。至此辭。帝使大納言南淵年名。白上皇。上皇曰。萬機之寄。不可限以一職。宜從其請。然腰無帶劍。武備有闕。宜特賜帶劍。嚴其威容。乃出金銀裝寶劍一口。付年名賜基經。上

皇尤好佛法。自此御清和院。進萊蕪遠姬侍。後落髮歷覽名山古刹。還御丹波水尾山。不復進酒酢鹽豉。苦行備至。威福遂歸藤原氏。二年出羽夷叛。燒秋田城。出羽守藤原興世不能制。攝政基經延保則問計。保則曰。如聞秋田城司失撫御。夷疊怨以反。窮寇死戰。一以當百。如今日之事。雖坂將軍再生。不能蕩平。若示以威信變彼野心。不用尺兵。大寇自平。基經曰。善。欲遣保則。保則曰。醜類衆多。欲德化之。須先以威臨之。因薦小野春風。為鎮守府將軍。基經從之。而遂亦用保則。以右中辨兼出羽權守。命奧羽將吏。皆受其節制。保則奉詔。即發晝夜兼行。道遇飛驛。敗報疊至。從者奪氣。保則自若。到出羽。遣權掾文室有房。清原令望。上野押領使南淵秋鄉等。率兵六百。屯秋田河南添川霸別助川三村。俘囚與良民三百餘人。別禦賊於添川。以雄勝平鹿山本三郡不動穀。給三村及郡內俘囚。勸勉其心。俘囚遂襲賊。殺八十人。燒其糧食舍宅。自效。於是賊三百餘人來秋田城下。乞降。有房與藤原滋實單騎往。受降。會權介坂上好蔭率二千兵。自流霞道至。小野春風軍亦至。春風承保則旨。教喩賊類。皆降。事在春風語中。有二渠帥不肯降。保則諷諸豪長。斬首以獻。於是自津輕至渡島。雜種

夷人。前代未曾歸附者。皆盡內屬。如保則所素料。復立秋田城。壘柵樓塹。皆倍舊制。三年改權為真出羽。民夷雜居。田地膏腴。多產珍貨。豪吏兼并。私增租稅。權門子弟。年來求鷹馬。無有紀極。保則嚴張憲法。有不法者。捕而案之。初保則在二備。以仁惠致化。及治出羽。嚴以理之。無復所宥。邊陲又大靖。四年召入京。是歲基經為太政大臣。攝政如故。此時朝綱漸弛。藤原近成者為筑後掾。殺守御酉。太宰府為發兵。不能捕。既而獲之。減死處流。備前海島。多為賊所竊據。當是時。帝稍長。昏狂日甚。右馬少允小野清如。以善養馬。被寵。權少屬紀正直好道術。出入禁中。蔭子藤原公門。侍奉階下。常被驅策。而清如最多不法。基經悉逐之。帝猶不悛。捕蛙捉蛇。或鬪猿犬。又手刃殺人。基經深憂之。欲行廢立。廢太子恒貞素有賢行。基經欲立之。微見其意。恒貞拒而不納。更求諸皇子。無可者。初時康親王赴良房大饗。奉膳者遺尊者雉足。遽取供親王者羞之。親王神色不渝。滅燭掩跡。基經適見之。服其雅量。至此詣其第通謁。久之出見。被服雅素。徐曰。何故見過。基經陳推戴之意。親王許之。於是基經入宮奏曰。臣將使競馬。請臨觀之。帝悅。因期後二日。方畧既定。會公卿告之。衆論紛與。左大臣融曰。若

求宗室之胄。融等尚在焉。基經曰。固也。然自古未有賜姓為人臣而登天位者。參議諸葛按劍叱曰。今日之事。不依太政大臣處分者。斬。群議乃定。諸葛右大臣三守孫。有統子也。後叙從三位。拜中納言。於是使老羸不堪事者。從駕至陽成院。基經進奏曰。陛下狂虐。君德有闕。臣等謹為社稷計。還乘輿於此。帝大驚。號叫悲悔。基經乃迎立時康親王。是為光孝帝。時帝御東宮。兵部卿本康親王左大臣源融侍。猶帶劍。見基經帥百官解劍而起居。乃大驚解劍。帝即時勅賜三人帶劍。太政大臣基經。與左大臣源融。右大臣源多並如故。帝即位。念基經定策

勳。禮遇愈渥。聽輦車出入宮中。敕博士勘奏太政大臣職掌。基經益抱謙挹。屢求避位。帝特降敕。萬機仍舊先稟基經而後奏下。仁和元年。賜基經攝津為奈野。為遊獵地。壽基經五十。賜宴内殿。絲竹間奏。歡飲通宵。先是儒風大行。文章蔚興。藤原佐世為大學頭。佐世初為基經家司。基經薦令與大學生對策及第。為得業生。都良香謂人曰。藤氏何求不得。乃又如此。使吾曹何處生活乎。良香與橘廣世。大江音人。島田忠臣。紀長谷雄。巨勢文雄等。為當世聞人。佐世宇合之後。亦預其流。有大學頭義忠東宮博士明衡。著名當世。亦皆式家之裔云。而

官達不及北家諸公。時平。基經長子也。帝命行冠禮於仁壽殿。手為加冠。冠巾皆賜服御之物。乃授正五位下。使參議橘廣相草制。帝親書賜之。曰。伯禽封魯。辟疆侍中。爾時平名父之子。功臣之嫡。及此良辰。加汝元服。鳳毛酷似。爵命宜殊。敕公卿大夫。就基經直廬。稱賀宴飲雅樂寮舉樂。賜五位以上物有差。數日。基經獻酒餚衣物。陳仁壽院東庭。供御器皿。鏤以金銀。窮極侈靡。先是帝使貞數親王及四位以上子十許輩。習舞。至此進奏。賜時平衣一襲。尋進從四位下。為左近衞中將。三年。保則除太宰大貳。進從四位上。初保則之召入京也。在廷

卿相交口稱其勳績。保則辭謝曰。此朝威所致。何愚畧之有。天下方望保則旦暮當有顯拔。而以其辭謝。遂不果賞。秋田城介良岑近。以貪婪致亂。而朝廷亦無懲典。由是世譏基經失刑賞。保則性樂靜默。不喜劇務。陳基經固辭辭官。任播磨守。辭不赴。聞讃岐多紙。又有能書者。思書寫修多羅阿毗曇。請為讃岐守。先是國民皆學法律。動成爭訟。自保則入境。人知廉恥。風俗大改。秩滿歸京。居西山別墅。無復出仕之志。及此拜。頻稱病不肯就職。朝廷厚加慰諭。強以發遣。保則在鎮府。政尚靜清。吏民感服。先是姦猾猥聚鎮西。筑前筑後肥前。尤為群

盜之藪。鄕閭騷擾。道路隔絕。府官及國司。發兵捕殺。不能禁止。保則蒞鎭曰。吾聞渠帥率非編戶之民。良家子弟。或舊吏僕從。寓居邊城。猶如桑梓。而比年不稔。生產失利。無賴之輩。同惡相濟。國民赴之。大半爲盜耳。今若悉捕而殺之。則里落之內。閴然無人。將何以待隣國之警乎。若施以恩惠。自應食椹改音。即以其俸米。賑贍三國。深加慰撫。賊徒大悅。相謂曰。府君以父母之情遇我。我豈不盡孝子之志乎。相率歸化。鎭西無事。初帝多皇子。憚基經。未言所立。是歲帝不豫。基經入臥內。奏曰。陛下萬歲之後。神器將附誰。帝曰。唯公所擇。基經曰。以臣

所見其王侍從乎。王侍從定省也。仲野親王女所生。帝大喜。召定省。右執其手。左執基經手。泣曰。大臣勳舊莫大焉。汝謹勿忘基經。出率百官上表。請立東宮。遂立定省爲皇太子。帝崩。太子立。是爲宇多帝。帝立即日手詔。宣遺敕。褒基經夾輔之功。尋詔百官。萬機巨細。皆關白太政大臣。而後奏下。關白始于此。基經上表乞歸政。不許。詔曰。社稷之臣。非朕之臣。宜以阿衡之任。爲卿之任。左大辨橘廣相辭也。時疑阿衡之任。衆議紛然。藤原佐世謂基經曰。阿衡無典職。不得關庶務。遂不示官奏事。聞。帝令諸博士勘阿衡職掌。中原月雄善淵愛成等皆

言。阿衡者三公也。坐而論道耳。基經奏曰。國家之事。一日萬機。而自去年八月。迄于今日。未奏太政官所申之政。臣伏奉去年十一月詔書。萬機巨細。關白於臣。上表辭謝。不敢曰當。又奉同年閏十一月二十七日敕旨。宜以阿衡之任。爲汝之任。臣未知阿衡之任。仍持疑久矣。伏聞左大臣令明經博士等勘申。云阿衡之任。可無典職。以其無典職。知阿衡之爲貴。以臣比擬。非所克堪。抑至于無分職。暗合臣願。伏請早仰執政之臣。莫令萬機壅滯。於是紀長谷雄。三善清行。與佐世論官制沿革曰。殷世阿衡。即周官三公。三公無典職。經史有明文。不可

復疑。帝令廣相佐世月雄廷議。左大臣源融判之。佐世欲堅執前議。融依違不能裁決。節適盛暑。帝頗厭倦。公卿憚基經。皆稱病罷去。時機務壅滯既久。諸司憂懼。帝遣融就基經第。諭依前詔而行機務。基經曰。阿衡職掌。其議未決。臣不能奉明詔。帝不悅。融曰。太政大臣不聽政。可患也。請改後詔文。不然。恐有不測之事。帝不得已。遂宣詔百官曰。太政大臣援立先帝。保護朕躬。功大德高。遠超周霍。累代聖明。猶仰輔弼。矧朕小子。何不倚賴。故去年下詔。關白萬機。而大臣上表。堅執閒退之志。朕欲庶事仍舊關白于大臣。而左大辨橘廣相。草詔失朕

本意。遂令大臣持疑不肯視事天下之務。盡皆壅滯自
今之後。應奏之事。應下之事。必先諮禀太政大臣朕將
垂拱而仰成菅原道真亦贈書解諭基經基經遂奉詔
寛平元年。聽乘腰輿二年基經疾帝將臨視固辭乃止
又困篤乞解職優詔許之賜度者免罪囚以禳之明年
薨年五十六輟朝三日。封越前公諡昭宣。以其墓列荷
前例幣之數基經在職縝密祇畏恭事神明每遇災異
輙乞歸政不允則側身修職畏荅天譴在清和朝總攬
萬機務在濟益吏稱其職民賴其慶朝廷無事內外肅
然敦崇儒術釋奠之日。率公卿拜先聖使明經博士講

周易元慶中。奉敕撰文德實錄十卷。基經嘗侍內宴偶
著清和帝所賜御衣時帝遜位居水尾基經因賦詩曰
酔望西山仙駕遠。微臣淚落舊恩衣。聞者感嘆焉。世稱
堀河大臣基經薨帝始親政事從此無攝政關白者兩
朝。益帝志也。五年。以大納言高藤女胤子為女御胤子。
仁和中為更衣生敦仁親王四月立為皇太子高藤冬
嗣孫。良門子也。七年。參議兼民部卿保則卒保則天資
廉潔。以身化物又有知人之鑒嘗在備中小野葛絃為
掾。年少保則稱曰。後必當為天下名吏其罷讚岐菅原
道真來代。保則又稱其人必不善終皆如其言子清貫

至正三位大納言延長八年震死于清涼殿南家不振
八年七月。右大臣良世為左大臣以源能有為右大臣
冬良世致仕踰年能有薨九月。清和太皇太后以失行
廢長良女也。流東光寺僧善祐於伊豆。初基經四子時
平。仲平。兼平。忠平時平驕貴不遵法度聞伯父國經妻
在原氏美欲奪之過其家宴飲在原氏隔簾而坐時平
屢顧之酒酣謂國經曰。其來飲夫人以何見酬時國經
大醉戲指其妻曰。應以此酬時平即時載歸國經悔恨
帝聞之置而不問九年六月。自中納言為大納言兼左
近衛大將中納言菅原道真為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

將。並執政而不置大臣先是以道真女衍子為女御時
平女亦入宮為掌侍帝最重道真與定議傳位皇太子。
時年十三。詔時平道真輔少主參決機務又自著書歷
舉臣庶賢否國家得失以誡新主後世傳稱寛平御誡
畧曰。明賞罰而莫迷愛憎慎喜怒而莫形于色勿聽婦
言。勿近小人訪治於有識求道於六經。左大將藤原朝
臣功臣之後雖年少既熟政事新君敬之右大將菅原
朝臣當今鴻儒深知政事直言不忌朕嚮立東宮唯與
朝臣定之臨將讓位未果朝臣曰事留變生遂使朕意
如金石。朝臣非特朕忠臣亦新君功臣新君敬之季長

深熟公事。長谷雄博渉經典。共大器也。其難進用醍醐帝。立昌泰二年。時平為左大臣。道真為右大臣。時平尋敍從二位。時平年少。氣鋭任情自用。裁決多失當者。道真常竊憂之。時平嘗視事。意氣峻厲。道真有憂色。有史謂道真曰。僕有計。今日必使公代判。乃捧文書而進。佯失儀容。時平有笑癖。見之大笑。不能自已。使道真代己。道真宿徳有時望。上皇雅重之。密與帝議。欲令道真專決機務。道真固辭而罷。時平聞而不能平。結源光藤原定國藤原菅根。誣構道真。時文章博士三善清行上革命議。以為當君臣尅賊之運。宜深用意。延喜元年正月。

道真遂貶黜為太宰權帥。右近衛中將源善以下。貶官

忠平

者甚多。忠平雅與道真親善。及其貶。問遺不絶。不以凡故生嫌。世稱之。初帝嘗召相工。相太子及左右大臣。視文獻太子。曰。容貌過美。視時平曰。智數過多。視道真曰。才能過高。皆非全福之人。回視坐中。見忠平在下坐。遙指之曰。神識才貌。無不協吉。久奉朝家。保榮貴者。其惟此人乎。此歳下野賊藏宗藏安。擁千餘人。據高座山。剽

利仁

掠貢調。廷議擇一勇將討之。衆推鎭守府將軍利仁。利仁魚名六世孫也。祖高房越前守。父時長民部卿。利仁沈勇多謀略。矯捷如飛。諳兵機。有將帥之器。利仁至高座山。下令軍中作餼。時方盛暑。衆不解其意。既夜召一卒問曰。天雪乎。對曰。天晴。何有雪。利仁怒殺之。又問一卒。卒懼。佯答曰。將雪。利仁大悦。既而夜半雪大作。利仁令軍乘餼進攻。賊饑凍不能戰。利仁縱兵奮擊。大破之。子有象亦為鎭守將軍。號中將軍。第三子與善。敍齋宮寮頭。子孫因稱齋藤氏。宦于加賀地方。分族繁衍。後世林富樫諸豪。皆其後也。二年賜時平封戸二千。三年二月。道真薨於謫所。九年時平薨。年三十九。贈正一位大政大臣。世稱本院大臣。時有右流左死之語。時平頗好學。受業大藏善行。嘗設宴於別莊水石亭。會一時文人作

詩。以壽善行七十。自稱門人。執禮甚恭。世稱之。奉詔撰三代實錄五十卷。延喜格十卷。子保忠顯忠敦忠。十四年。忠平自大納言為右大臣。延長元年三月。皇太子薨。諡文獻。嘗納時平女。生慶頼王。初時平菅根相踵而逝。太子亦暴薨。世傳以為菅原道真所祟。四月詔復道真原官。贈正二位。以女御穩子為皇后。基經女也。生文獻太子及朱雀村上二帝。立慶頼王為皇太子。踰歳亦薨。乃立

菅根

皇子寬明親王為皇太子。菅根字右生。父曰良尚。右兵衛督。菅根寬平中對策及第。用道真薦。登用補藏人頭。後在殿上。以語為道真所折。菅根深銜之。及道真遭貶。守

定方　仲平

多上皇欲救之。親赴禁中。菅根遏而不通。道眞遂貶竄。官至參議。贈從三位。子元方。二年。忠平爲左大臣。藤原定方爲右大臣。高藤子也。八年六月。雷震淸涼殿。大納言淸貫及右中辨平希世皆震死。帝不豫。九月帝崩。帝勵精圖治。後世稱延喜之治。然承歷朝姑息之後。諸國盜賊日多。殺官吏劫府舍者不絕。太子立。是爲朱雀天皇。時年八歲。自基經薨。朝廷不置攝關者四十餘年。至此以帝幼沖。詔忠平攝政。忠平累表辭讓。不允。承平二年。右大臣定方薨。三年。大納言仲平爲右大臣。叙從二位。時平仲平忠平相繼居顯職。一門烜赫。時人謂之三平。六年。忠平爲太政大臣。仲平尋爲左大臣。大納言藤原恒利爲右大臣。七年。以文獻太子女熙子爲女御。時平外孫也。先是南海賊大起。以千餘艘橫行海中。以紀淑人爲伊與守。招討之。事在淑人傳。天慶二年。平將門反於東國。藤原純友反於南海。事聞。朝廷大震。初將門鎭守府將軍良將子也。鷙猛絕倫。少事忠平。求因其薦爲檢非違使。忠平不省。將門觖望。純友其故人也。遂與約反。去之東國。招集無賴。所在焚掠。攻殺其伯父常陸大掾國香。有源護者。其三子扶隆繁。皆爲將門所殺。歎恨將門伯父良兼爲下總介。與姪良正竝娶護女。良正

勸良兼。繫將門於常陸。國香子貞盛亦會焉。互有勝敗。朝廷徵將門。將加之罪。將門晨夜馳詣京師。陳狀自辨。得釋還下總。良兼復襲將門。將門奮戰走之。貞盛奔京師告變。良兼尋病卒。將門遂據下總。執常陸介藤原維幾。取常陸。朝廷下詔詰責將門。將門乃逼常陸下總武藏上總官吏。取解文。證無異志。朝廷信之。將門遂用武藏權守興世王謀。攻取八州。造僞宮於猿島郡。自號新皇。置文武百官。遺書忠平曰。先年以源護訴被責問。晨夜上道。幸蒙恩赦歸。著舊堵。而良兼率數千兵襲攻將門。將門不能背走。與之相防。事具注下總所上解文。公家既下追捕良兼官符。而更召將門。微心疑畏。不敢上道。又今年之夏。貞盛奉召問將門之官符。到常陸。國司牒送貞盛者。脫追捕奔京師之人。公家宜糺明其由。而反給得理之官符。是矯誣之著者也。又常陸介藤原維幾息爲憲。怙藉父勢。狂暴害民。將門從士玄明愁訴不已。將門欲究問其事。親涖彼境。爲憲與貞盛同心邀戰。將門防而破之。是非將門本意。事益出於不得已也。而自計既滅一國。憲法所不赦。雖復至百縣。其罪惟同。是以朝議之間。管領坂東諸國。將門柏原帝五世孫。領天下半。誰謂不可。自昔振兵威取天下者。史書所見。將門

村武。天之所與。而公家無褒賞。屢遭譴責。省身多恥。面目何施。惟憾少年之日。奉名簿於殿下。當殿下攝政之時。不意為此舉。歎恨可勝言。先是。純友為伊豫掾。任滿不還。居日振島。遥應將門。圖犯京師。密遣人。行火坊市。都下驚擾。備前介藤原子高伺得蹤跡。欲詣京師奏狀。純友追殺之攝津。朝廷下符。教諭純友。授從五位下。純友不悛。狂悖日甚。讃岐介藤原國風赴攻。為其所敗。奔于阿波。純友進焚讃岐國府。又犯山陽地。追捕使在原相安敗走。純友遂燒周防鑄錢司。及土佐八多郡。於是東南皆為賊藪矣。三年。朝廷以藤原忠舒。為東海道追

秀郷　忠文

捕使。小野惟幹東山道追捕使。小野好古山陽道追捕使。下官符。募勇士殺賊魁者。賜朱紫田地。傳之子孫。下野押領使藤原秀郷。魚名裔也。驍武有籌略。嘗犯罪配流。及將門反。欲從之往謁。見其舉止輕佻。不足與濟事。更去。助貞盛。二月。偵知將門無備。急攻破之。射殺將門。餘黨皆平。先是。朝議欲以左大辨元方為將軍討之。元方曰。將軍所請。一事以上必行。吾若任之。必請攝政息一人為副。議乃格。以參議忠文為征東大將軍。弟忠舒及源經基為副。詔下。忠文方食。擲箸入朝。賜節刀。不還家而發。忠文。左大臣緒嗣曾孫也。進至駿河。陣清見關。

軍監藤原滋藤。夜望海上。朗吟唐人詩曰。漁舟火影寒燒浪。驛路鈴聲夜過山。聞者感愴。未至聞將門伏誅。引還。四年。小野好古造戰艦二百艘。進討純友。純友以千五百艘逆之。好古因降人言。具知賊中虛實。掩擊走之。朝廷未之知也。又以忠文為征西將軍。討之。未發。純友再敗於博多津。單舸逃伊豫。為警固使橘遠保所擒。死獄中。事詳于好古語中。乃遣源經基往平餘黨。於是朝廷論賞軍功。秀郷叙從四位下。任下野武藏守。賜功田。世襲。好古叙從四位下。任左中辨。兼備前山城守。貞盛經基皆有賞。藤原為憲助秀郷有功。亦任遠江權守。忠

實頼　師輔

文亦在賞典。大納言實頼曰。忠文無功。不宜賞之。中納言師輔曰。賞疑惟重。況既銜命出京。何為無勞。實頼不從。議竟寢。實頼。師輔。皆忠平子也。忠文勤恪匪懈。為近衛司。每宿直。繫寮馬於臥側。聞其齧鬭。以警眠。帝嘗覧寮馬。會二馬相齧。無人能制。忠文時為寮頭。徑進執轡。分之。見者驚服。兼民部卿。天曆中卒。年七十五。贈正三位中納言。式家遂衰。秀郷後拜鎮守府將軍。子千時。千常。及千常後三世。皆襲其職。世號五代將軍。子孫繁盛。為關東右族。為憲為木工頭。子孫因稱工藤氏。亦為地方豪雄。是歲。忠平罷攝政。關白萬機。如仁和故事。以實

頼女慶子為女御。七年。實頼為右大臣。八年。仲平罷左大臣。尋薨。仲平饒貲。宅地一町。倉庫居四之三。金寶充牣焉。先是立皇弟成明親王為皇太弟。九年四月。傳位於皇太弟。是為村上天皇。忠平關白如故。明年改元天暦。以實頼為左大臣。師輔為右大臣。忠平父子並列三台。榮貴顯達。振古所無。實頼師輔並有女入宮為女御。未有皇子。師輔祈鹿島神。後果生冷泉圓融二帝云。三年八月。忠平薨。忠平以病請致仕。不允。已而病篤。帝為賜度者五十人。大赦天下。忠平辭謝曰。自古人臣因病賜度。皆有功國家者也。然亦不過一二人。臣頃年屢罹

羸病。職事廢滯。而蒙罔極之恩。不知所奏。不許。及薨。為輟朝三日。贈正一位。封信濃公。謚貞信。其墓敕列荷前例幣之數。忠平寛厚慈愛。朝野莫不悼惜焉。初兄時平撰延喜格式。未成。忠平踵成之。上格十二巻。式五十巻。四年九月。禁中火。神鏡罹災。先是京師及諸國多盜。入官曹。殺官吏。猖狂日甚。諸國長吏請兼檢非違使。從隨兵。及得帶劒者甚多。皆許之。是歲立皇子憲平親王為皇太子。初大納言元方。女入宮為更衣。生廣平親王。元方竊希其為國儲。已而女御安子。師輔女也。生憲平為東宮。元方大失望。遂以憂薨。世謂冷泉病心。華山脫屣。三

條帝失明。皆元方作祟也。七年。呉越王錢弘俶贈書師輔。師輔報書曰。人臣之道。交不出境。然辭之恐謂嫌蘭契。益君子親仁之義也。前此亦嘗通信實頼。實頼亦答書。因贈沙金二百兩。天德二年。女御安子為皇后。后敦友弟。能得婢侍心。然性嫉忌。時女御芳子新有寵。會與隣房。窺見其絕艷。大恚。至碎土器。亂擲之。帝適睹之。亦不罪焉。四年五月。右大臣師輔病免。尋薨。師輔寛綽敦雅。能容衆。雖久廢問訊者。見其來。待之如初。是以父時實僚來歸焉。作遺誡一篇。教子孫。略曰。事君必忠。事親必孝。敬兄如父。愛弟如子。公私大小。必齊心力。勿有纖

芥。非有病患。必拜親。若不能拜。必以書問。常敬威儀。勿生慢心。坐有言人惡者。必起避。禍出自口。慎之慎之。敬事耆老。必就質問。賓客來訪。必速出見。衣冠車馬隨家所有。勿求華麗。勿借人器。借必速還。勿怠公務。勿懈宿直。在朝欲慎重。在家欲寬容。小事勿怒。誚讓人過。從而溫色。勿為暴怒。師輔前後三尚醍醐皇女。生伊尹兼通兼家為光公季。皆位極人臣。藤氏子孫師輔為最盛焉。皇后憫公季幼弱。取養於宮中。帝亦愛之。服食一如皇子。人臣鞠宮省。亦自古未有也。八月。大納言顯忠為右大臣。顯忠時平子也。性尚節儉。第宅器用極朴素。出無

前驅。騶從甚少。時平諸子皆蚤世。時人以為菅靈之祟。獨顯忠官位顯達。立朝最久。世亦以為畏愼所致。應和二年。皇太子加元服。群貴皆欲納女。特敕聘朱雀皇女昌子內親王。康保二年。顯忠薨。年六十八。贈正二位。四年五月。帝崩。帝天資明敏。夙好文學。其在藩邸。使近臣選近代名人律詩。名曰日觀集。性寬恕溫裕。嘗召一老吏。問曰。當今之政。孰與延喜。吏畏縮不言。帝頻問不措。吏曰。方今大平。無復容議。唯主殿寮多進松明。率分堂生草。是異前朝耳。蓋謂劇務至夜。歲貢少輸也。帝有愧色。時論謂德亞醍醐。後世言治者。必稱延喜天曆。先是列朝用意民政。尤厚。帝亦留心賑恤。以災免諸國調庸未進。給贍高年及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不絕。從帝崩之後。藤氏當國。諸公功德不及祖先。我邦民政遂衰矣。冷泉帝即位。九月。立皇弟守平。為皇太弟。初帝在東宮。多病。村上帝憂之。欲立為平親王為之儲貳。然以其婚源氏。憚藤氏。而不果。臨崩。謂實賴曰。吾欲立為平。然卿意必在守平也。實賴遂援立守平。為平妃父右大臣源高明大失望。是月。立妃昌子內親王為皇后。然諸藤亦爭進其女。大納言伊尹女懷子為女御。生華山帝。藏人頭兼家女超子。故右大臣師輔女怤子。亦皆入為女御。實

師尹

在衡

賴為太政大臣。關白仍舊。右大臣源高明為左大臣。大納言師尹為右大臣。師尹忠平五子也。安和二年。中務少輔橘繁延等。謀奉為平奔關東作亂。發覺。處流事連左大臣高明。貶為太宰權帥。事在高明傳。師尹為左大臣。大納言在衡為右大臣。在衡中納言山陰孫。延喜中入大學省試。為文章生。對策登科。村上朝。拜大納言。敘從二位。及高明貶。嘆曰。延喜皇胤。乃至此乎。家臣慶曰。大臣有闕。次當在我公。在衡大怒。逐之。既而代師尹為右相。在衡在職勤恪。未嘗廢朝參。一日風雨暴烈。禁門衛士相謂曰。今日如粟田公必闕參。言未卒有蓑笠淋滴而至者。則在衡也。時人稱焉。在衡豫知帝所讀書。每入朝。車中必載其書。故每有顧問。占對明悉。是以深見嘉尚焉。八月。帝傳位於皇太弟。帝在儲位。有心疾。即位增劇。繇此政歸戚畹。朝廷紀綱不振。而藤原氏驕僭。無所忌憚。其家風亦遂衰矣。圓融帝天祿元年。在衡為左大臣。大納言伊尹為右大臣。五月。實賴薨。年七十一。貴賤踵門。舉哀慟哭。贈正一位。追封尾張公。謚清愼。實賴鍊達故典。裁決如流。而違前帝遺旨。黜為平。又貶源高明。世亦以是譏之。右大臣伊尹代攝政。是冬。在衡致仕。尋薨。年七十九。稱粟田左大臣。二年。伊尹為太政大臣。以

頼忠
兼通

大納言源兼明為左大臣高明兄也實頼子頼忠為右大臣三年伊尹病上表請致仕不許乃罷攝政權中納言兼通參決機務十一月伊尹薨年四十九贈正一位追封參河公諡謙德伊尹性豪奢不能從父遺誡遵守節儉世論譏焉有七子義懷最著初村上帝時兼通密請中宮手書曰後來攝關宜必以兄弟序相及中宮兼通妹也兼通密藏之既而弟兼家尚守多皇女夙顯達進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而兼通淹滯以是缺望多不參朝帝亦待之稍薄及伊尹病篤料其不起以中宮手書呈帝帝視母后手跡愴然難違其遺旨乃以兼

通超為內大臣繇此兼通兼家交惡天延元年兼通女媓子為女御尋立為皇后二年兼通為太政大臣關白機務自內大臣徑為太政大臣帝年十五不曉其專輒云貞元元年禁內火兼通造宮於己堀川第奉帝焉擬則禁闕人呼曰今內裏二年兼通以病上表辭職不許初冷泉上皇女御超子有孕兼通聞兼家有禱罵曰彼欲令己女生皇子已秉朝柄乎已而生皇子居貞兼通又罵曰彼欲擁立外孫乎兼家欲納女詮子於宮兼通又罵曰我女為后彼又欲進己女是輕我也由是嫌隙日深兼家東三條宅與兼通堀川第隣接每朝貴訪兼

濟時

家兼通家人報之兼通輒罵曰彼何諂媚兼家衆畏之不敢以晝往四月兼通誣奏左大臣源兼明有疾策為親王陽尊之實奪之權忌其賢也頼忠代為左大臣兼明不平欲卜居於龜山又為所沮乃作菟裘賦以寓意焉十月兼通病革兼家聞之以為既亡欲奏請自代其職促駕而出兼通家人聞其騶呵聲入報曰東三條公來兼家以為問己病拂席而待兼家過門而不入直入朝兼通大怒力疾而起左右扶翼以朝兼家方在帝前望見兼通駭愕避去兼通意色殊惡白帝曰臣今將終願得行最後除目頼忠關白器也臣請解職讓焉因劾

兼家躁競譏見任官職左轉治部卿帝不能違其意皆聽之於是兼家顧在坐公卿曰誰欲大將者坐者相視莫敢言中納言濟時進請兼通許之濟時師尹子也兼通欲流兼家於西海然無罪可斥不能逞而止兼通父師輔遺誡諸子於兄弟親睦三致意而兼通等不能遵焉自此鬩牆成習至父子叔姪不相保藤氏家風益衰十一月兼通薨贈正一位追封遠江公諡忠義天元元年頼忠為太政大臣關白仍前先是兼家既黜怏々不樂作長歌寓意哀訴於帝頼忠亦憫之屢為請之至是以右大臣源雅信為左大臣兼家為右大臣兼家女詮

子遂入掖庭。與賴忠女遵子並為女御。甚被寵幸。先是兼通女正位中宮。嬪御不得進。至此始得入宮。明年中宮崩。以女御遵子為皇后。初詮子生皇子懷仁於兼家第。帝欲臨視之。憚賴忠不果。兼家以詮子不得為中宮失望。自此多廢朝參。帝屢召詮子。辭不入。永觀二年相撲節會。帝欲使懷仁觀之。召兼家。稱病不入。屢趣之。不得已參朝。帝諭之曰。朕在位十六年。漸厭萬機。近將讓位東宮。以懷仁為之儲貳。朕念之久矣。公不知耳。凡人情多子猶愛之。況朕一子乎。兼家大驩。當此時。朝廷紀綱大弛。諸國奸豪犯法妄殺吏不復問。而京師盜賊入

禁省取物。放火暴掠。撿非違使不能制焉。是歲八月。帝讓位於皇太子。薙髮御圓融院。幸紫野為子日遊。又遊大井川。詩歌管絃。三船分科。風流文雅。後世傳稱焉。華山帝立。懷仁為皇太子。兼家以東宮外祖自以必得關白。而賴忠猶在職。因是不平。參議義懷伊尹第五子。以資望淺未升台司。然神機穎敏。能諳朝典。與左中辨惟成協心輔政。文章博士大江匡衡為侍讀。帝勵精圖治。紀綱振肅。盜賊屏息。太宰有私帶兵者。帝即位十日。聞風解散。府中無犯法者。又下詔求直言於內外。而兼家疾之。家居不出。欲令帝早去位。而己秉朝柄。三子道兼心性獷戾。探知其意。百方圖之。初帝淫佚輕佻。多納王卿女。恩眷無常。獨女御忯子寵傾後宮。有身。例出宮就外家。帝思之不措。召入宮中。常同起臥。忯子遂病甍。帝悲不自勝。遇事感愴。有欲脫屣萬乘之心。適會所在男女無故多為僧尼。帝聞之心益動。道兼與僧嚴久開說佛法。帝會見道兼所持扇。有題曰。妻子珍寶及王位。臨命終時不隨者。帝怵然。道兼遂勸去位。曰陛下第捨身焉。臣亦奉從。帝遂決意。寬和二年六月。夜與道兼潛出宮。幸華山元慶寺。時月色方明。帝猶豫。道兼趣曰。劍璽已奉東宮。事不可止。帝遂投寺落飾。道兼乃欺帝曰。臣

不告父而毀形。恐永為不孝之子。請還家而訣。拂衣而去。不復來。帝始知其見賣也。此夜義懷悲泣輾轉於守宮神前。明日聞帝在華山。與惟成追至。而既莫及矣。惟成謂義懷曰。君以外戚被重寄。無狀至此。豈可復列朝班哉。乃皆為僧。惟成魚名之裔。父曰雅材。有文藻。村上帝見其鶴鳴九皐詩序而愛之。時藏人頭源延光有眷寵。帝召而責曰。朕委卿耳目。蒐訪人材。今學生某有文。卿何不薦達。朕今親擢之。可藏人。延光大駭。立徵之。雅材貧窶。不能朝。特命內藏寮賜衣服而朝。後至右少辨。於是兼家遣平維敏詐止帝不及即入宮。警衛諸門。行

為光

讓位議。立一條帝。年七歲。顯忠罷。關白兼家攝政。如良房故事。於是兼家始得志矣。是月。立華山上皇弟居貞親王為皇太子。長帝四歲。亦兼家外孫也。尋辭右大臣。叙從一位。班三公上。以弟為光為右大臣。七月。尊所生女御詮子。為皇太后。初賴忠女為皇后。備儀入宮。弟公任從焉。過兼家第門。駐馬曰。此家女御何日亦如此。至是太后入宮。公任復扈從。辨內侍自車中呼公任謂曰。素服后今何如。蓋嘲其無子也。公任大愧。當時以后位相誇者如此。永延元年。僧奝然還自宋。東大寺僧也。云。太宗召見存撫甚厚。聞我國皇統一姓。臣下亦世官。不

道隆　公任

絕。慨嘆久之。曰。是古之道也。永祚元年。道隆為內大臣。兼家長子也。夏。賴忠薨。年六十六。贈正一位。追封駿河公。謚廉義。賴忠性節儉。其為關白。著布袴而朝。子公任善詩歌。冬。兼家為太政大臣。明年五月。辭攝政。為關白。以病薙髮。以道隆為關白。尋攝政。七月。兼家薨。年六十二。以薙染。故不賜謚。世稱法興院大臣。帝為服錫紵。心喪三月。初兼家信任左中辨藤原有國。右中辨平惟仲。每事必與之謀。曰。是我左右眼也。嘗竊謂曰。我子誰可繼職者。有國雅與道兼善。且謂其有大功於兼家也。因言道兼可。惟仲曰。嫡庶之分。奈何。兼家從之。道隆

伊周

聞之曰。吾獲執政。實非德選。何足以為榮。唯以報有國為喜耳。及就職。首奪有國父子官。道兼缺望憤怨。及居父喪。無戚容。會賓客遊嬉。源賴信勇傑士也。素事道兼。乃曰。我能殺關白。令吾主代之。為兄賴光制而止。冬十月。道隆進女定子為中宮。道隆權勢薰灼。公卿憚之。無敢復進女者。正曆二年。道隆辭內大臣。右大臣為光為太政大臣。源重信為右大臣。明年。為光薨。贈正一位。追封相模公。謚恒德。為光華山女御忯子父也。四年。道隆以帝稍長。辭攝政。為關白。而除目官奏。猶準攝政。五年。道兼為右大臣。大納言伊周為內大臣。伊周道隆子

道長

也。時權大納言道長有才名。道長兼家季子也。少豪爽負氣。兼家常歎。從姪公任為人。嘗激勵諸子曰。我兒寧得踏伊人影哉。兄道隆道兼自揣不如。俛首不對。道長獨對曰。小子不能踏影。恐終踏其面耳。有相工視道長曰。斯人有奇表。如虎步絕險。孰能比倫。左大臣源雅信女美。道長欲娶之。雅信怒曰。黃口兒安得妻吾女。妻曰。道長姿貌非常。何得不許。遂以女妻之。兼家之葬也。眾無故騷擾。道兼惶懼失色。道長時猶少。神色自若。徐曰。某已遣人問之。無他。馬佚耳。源賴光一時猛將。時在坐。嘆曰。此將帥之量也。至是疾伊周驕汰。叔姪之間。常不

相叶。長德元年道隆病。累表辭職。不許。請令伊周攝省
中事。許之。特敕文書宣旨必經關白伊周。不悅。道隆復
請傳關白。帝不許。惟聽隨身。尋薨。年四十三。世稱中關
白。伊周在喪次。干預朝政。多所裁定。首革衣服制度。自
謂代父職者已也。然以叔父道兼資望素重。竊憂之。使
外祖高階成忠呪詛道兼。道兼適疾篤。之曰宜遷居。乃
徙居藤原相如第。無幾。詔以爲關白。七日而薨。世呼曰
七日關白。贈太政大臣正一位。年三十五。於是伊周喜。
以爲必得所願。帝方寵中宮。其意亦在伊周。而輿論不
與。皆歸道長。道長亦白。令伊周當路。必亂天下。東三條

隆家

太后道長姊也。素惡伊周爲人。勸帝用道長。帝意不移。
太后大恚。帝不得已從之。詔道長內覽太政官文書。尋
拜右大臣。伊周憤恚。初。華山法皇之遜位也。持律精嚴。
歷遊諸州。徒步抖擻。備嘗艱苦。嘗過東坂本。見紅梅盛
開。意艷之。僧悟妙從焉。諫其留意微物。非桑門旨。上皇
然之。詠和歌而去。悟妙惟成也。後數年入京居。外祖母
家。稍近婦女。志操遂變。聞故女御忯子第二妹美。屢往
窺之。伊周素私其姊。疑法皇亦與之通。以告弟隆家。隆
家乃帥輕俠數人。夜覘法皇還。發矢怖之。誤中御衣。事
喧傳都下。帝雖粗聞知。爲法皇慙之。不驟推驗也。二年

有國

夏。伊周修大元帥法。呪詛東三條太后。事覺。故事。非帝
王不得修此法。於是帝大發怒。遣檢非違使圍其第。貶
伊周爲太宰權帥。隆家出雲權守。伊周遷延不發。時中
宮有身。出居伊周第。帝責中宮出伊周。會伊周潛出詣
木津。先塋告別。中宮乃答以不在家。帝命急索之。吏入
第搜索。中宮憂憤截髮爲尼。伊周兄弟遂赴配所。帝又
聞其道病。憫之。敕安置伊周於播磨。隆家於但馬。而伊
周聞其母病。復潛歸京師。帝聞之。命檢非違使押送筑
紫。時藤原有國爲太宰大貳。聞之曰。我嘗以私怨爲彼
先人所黜。當時猶以爲甚辱。況渠以貴戚得罪。其何以
堪乎。遣子廣業迎之。供設備至。伊周大愧。秋。道長爲左
大臣。叙正二位。依祖師輔故事也。以大納言顯光爲右
大臣。顯光兼通子也。女元子入宮爲女御。冬中宮生皇
女。帝命入宮。不敢應敕。明年春。召還伊周隆家。中宮乃
入宮。寵幸如初。秋以大納言公季爲內大臣。公季女義
子。亦入宮爲女御。長保元年八月。中宮復有身。出就外
舍。是日道長邀在廷諸臣遊宇治。中宮御輿將出無造
朝者。十一月。道長納女彰子於宮。彰子美皙豐艷光澤
如酸漿。髮長於身二尺許。時彰子年十二。帝吹笛侍御
皆注目。彰子獨不視。帝曰。女御何不視。對曰。笛惟聞音。

實資

視之。何為。其慧敏如此。貴重冠後宮。侍女數十人。妙選一時才色。奩具玩好。窮極華靡。光彩奪目。帝悅曰。殆令朕忘朝政。時道長要一時名輩。為彰子作屛風和歌。中納言公任為首。華山法皇亦有御製。權大納言實資獨拒不作。曰。豈有官班上達部。而為女御資裝者耶。公任身出華胄。職列廷尉。何不自重之甚乎。公任時兼撿非違使。故云。道長使人懇請。竟不應。實資參議齊敏子。為祖父實賴所子養。是冬中宮生皇子敦康。伊周大悅。冀其為東宮。時人復爭媚附伊周。夜往訪者衆。帝未有嗣。欲見皇子。憚道長不果。二年立彰子為中宮。中宮為皇

后。於是帝召后及皇子入宮。皇子敏慧美貌。帝深愛之。使中宮母視之。十二月。皇后崩。先是后復有身。出就前但馬守平生昌家。憂鬱成疾。伊周憂之。令僧徒修法。一時高僧皆畏道長。不敢應。遂崩。后母高階氏。家出寒微。后傚其風。抑損接下。及崩。中外惜悼。時后侍女有清少納言。中宮有紫式部和泉式部。皆以才學著。后嘗雪後顧左右曰。香爐峯雪想如何。少納言即起褰簾。憶得樂天詩句也。時稱其敏。著枕草子。和泉式部嫁和泉守橘道貞而寡。與女小式部同入宮。小式部幼亦善和歌。紫式部嫁右衛門佐藤原宣孝。中宮召為師。道長悅其才

色。欲私之。式部拒不從。著源氏物語五十四帖。架空憑虛。筆墨高妙。度越古今。帝讀而大賞之。曰。是善讀日本紀者也。道長權勢日盛。博士大江以言作詩譏之。曰。鷹鳩不變三春眼。鹿馬應迷二世情。帝嘗欲進擢以言。道長沮之。曰。是作鹿馬迷二世詩者也。乃止。然帝亦稍厭道長。嘗任意書紙。叢蘭欲茂。秋風吹破。王事欲寄。讒臣亂國。語至晏駕後。道長入見之。以為斥己。怒而扯之。寬弘五年。先是復伊周本位。進從二位。敕班大納言上。遂參預朝政。至是準大臣。叙正二位。稱儀同三司。九月中宮生皇子敦成於道長第。帝臨幸奏樂盡歡。賜中宮

母源氏以下。至道長家司。位從此人。無復訪伊周者。伊周大失望。會流言。伊周與高階明順。呪詛敦成。道長召明順責之曰。皇子之生有天命。卿何敢爾。得無冥罰乎。明順憂懼而死。六年。中宮生皇子敦良於道長第。是歲道長納女姸子於皇太子宮。中宮同母妹也。辦備衣服器玩。幾十年。侈靡過於中宮入內時。八年。帝傳位皇太子。帝慈仁。常憫民庶。嘗寒夜脫御衣。中宮異而問之。帝曰。天下多凍民。朕忍獨厚襲哉。臨御日久。好學崇文。一時人才輩出。自謂朕得人。一事不讓延喜天曆。而時尚華藻。朝無骨鯁。遭道長專權。政不由己。雖惡之不能制

行成

也三條帝立。立敦成親王為皇太子。初上皇欲以敦康
為帝儲貳。然以其乏戚援不決。密問中納言行成。行成
勸立敦成。從之。行成伊尹孫也。中宮素知上皇意。勸道
長立敦康。道長竊喜外孫得立也。不聽。此時伊周既薨。
隆家聞之。拊膺憤歎。先是伊周坐咒詛事停朝參。病篤。
誡子道雅等曰。我平生欲男陟顯職女為后妃。而窮蹶
至此。汝等勿婾附權貴。以辱我名。曾不如為僧之愈也。
其後道長子孫皆極顯貴。而道雅終於左京大夫。道長
累世權戚。加以中宮父專總朝政。擊斷自如。朝臣上下。
夤緣攀附。唯恐不及。獨大納言實資侃然正色。無所回

避。帝竊憑賴焉。長和元年春。立女御妍子為中宮。更立
女御娀子為皇后。娀子故大納言濟時女也。有寵。帝欲
冊為皇后。憚道長不決。道長揣帝意勸之。帝曰。納言之
女為后。近古不有。奈何。道長曰。追贈濟時可也。帝乃追
贈濟時太政大臣。遂立為后。而實非道長意也。及冊立
日。廷臣恐補宮職。悉往中宮避之。帝遣使召之。不應。醜
罵敕使。或至投瓦礫。大納言實資適有病臥家。聞之曰。
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奈何畏權勢而忽朝命乎。即力疾
入朝。與中納言隆家等數輩預嘉會。帝深德之。密諭實
資子資平曰。朕淹在東宮。不知物情。常謂一旦登極。何

賴通

事不如意。而今不得爾。昨日之事。朕深嘉大將忠懇。自
今諸事必與大將議。卿其以是密報。慎勿泄焉。時實資
兼右近衛大將。故帝以大將稱之。時帝患目疾。道長勸
去位。帝惡之。既而增劇。決意內禪。欲以敦明親王為新帝
儲貳。道長沮之曰。諸皇子無堪儲位者。唯先帝第三皇
子可。謂敦良也。帝益憤之。無復禪位之意。乃詔道長准
攝政儀。行除目於直廬。罷內大臣公季。左近衛大將以
權大納言賴通兼之。賴通道長長子也。帝謂近臣曰。朕
今以除目委道長。使彼所為不義耶。自取天譴。朕何與
焉。道長促帝讓位不已。帝患之。無如之何。欲以皇女禔

子內親王下嫁賴通。得其驩心。召道長諭旨。道長雅欲
之。退告賴通。賴通憮然。蓋賴通前已娶具平親王女。不
欲尚帝女。道長曰。丈夫何必一妻。況汝未有子。宜廣求
繼嗣。遂強尚焉。會賴通寢疾。託以具平為祟。終辭之。道
長有二妻。曰倫子。左大臣源雅信女也。稱鷹司殿。曰明
子。左大臣源高明女也。稱高松殿。賴通鷹司殿所生也。
帝惡道長專權。意不自安。嘗觀相撲。默禱大神宮。使寶
祚永安。則左勝。左勝。帝悅。然目疾不愈。遂失明。朝會少
臨御。道長屢諷去位。帝不懌。欲親詣名山以禱疾。遂決
意脫屣。五年正月傳位於皇太子。是為後一條帝。道長

攝政。寛仁元年。立敦明為皇太子。時帝年九歳。太子長於帝十四歳。非道長意也。故事太子立。必傳壺切劍。至是有司辭綬。竟不傳之。人以為不祥。廷議擬東宮官屬。內外臣僚皆憚道長。固辭不就。以右大臣顯光其女為敦明妃。乃撰為傅。五月。三條上皇崩。在廷臣僚無復起居東宮者。下至廝養。亦皆顧後禍。不敢供職。庭草蕪穢。門可設雀羅。太子不自安。八月。召道長子能信。語之以情。曰。孤之在東宮。先帝所定。宜謹遵叡旨。勿遺失也。然至尊方富春秋。孤以年長。忍居儲貳。不如退就清閑。以自適也。然遽爾退位。恐乏給仕。若得請院號。置受領吏。

孤之願也。故煩卿致之乃父。能信退。告道長。道長喜甚。謀之大納言源俊賢。俊賢曰。事若遲稽。恐東宮有改圖。請速為之。道長即奏上東太后。率諸子及朝官。而往導從絡繹。大異常日。見者莫圖其故也。道長見太子。太子愴然。略敘數語而已。道長即使太子遜位。宮屋從而撤毀。嬪御莫不欷歔。時道長命遏絕內外。生母堀川太后疑其有變。遣侍女候之。至則被廢。輒大驚。悲不自勝。不知道長在坐。曰太子何罪。遽至此也。道長聞而憫笑焉。於是上東太后欲立敦康。謂道長曰。先帝有旨。不可違也。道長不可。曰。式部卿宮雖賢。奈無外援何。即日立敦

良為皇太子。於是天子東宮皆道長外孫。一如兼家時。於是賜廢太子號。曰小一條院。封戶仍舊。給年官年爵。受領吏。如上皇例。敦明頗自安之。時道長諸女已入宮。在家者又將俟時而進。惟第五女寛子。未有所期。道長納之敦明。媵妾二十人。多簡公卿子女為之。奴婢凡八十人。敦明往成婚。燈燭晃燿。肴饌豐備。寛子留居父家。每敦明往。道長必擇廷臣侍讌。時道長諸子皆貴顯。自掌酒食。秉燭肅引。隨身以下。悉霑豐。莫不厭其欲。謂太子不廢。安有此光榮。敦明妃延子。失志歸家。妃父顯光憂憤。一夜鬢盡白。妃遂以憂卒。九月。道長與倫子同詣

石清水。公卿多從。及還。渡淀川。泛舩五十餘艘迎之。道長悉給纏頭。尋拜太政大臣。倫子准三宮。道長營上東門第。課諸國司供其役。及輸大石。撤民舍。戶牀籍地。過行人令曳之。造塗金丈六佛像九軀於第中。第成。王公以下。贈遺無算。二年二月。道長辭太政大臣。四月。納女威子為女御。遂立為中宮。帝尚幼。玩中宮匣奩諸器為戲。於是道長一家三后。自古未有也。是日百僚咸會道長作歌自頌。以月望無缺為喩。顧大納言實資令和之。實資惡其僭傲。託曰。昔白居易愛元稹菊花詩。終日諷詠。不敢和。秀歌不和。自古然也。因令一座詠道長歌。道

長大悅。中宮兄敎通亦請納女生子。帝心悅。然畏中宮不敢許。中宮踰長於帝九歲。性妒忌。常恐寵移。猜防甚至。諸姬不得進。三年三月。女眞賊寇西海。時隆家爲太宰帥。擊卻之。先是隆家有目疾。會宋國醫來筑紫。欲就療之。自請爲宰帥。進正二位。在治有政績。爲士民所歸嚮。至是賊先侵對馬壹岐。攻殺壹岐守藤原理忠。進入筑前怡土郡。隆家命郡人文室忠光等拒之。頗多殺獲。又至那珂郡。遣前少監大藏種材拒之。賊船奄至。欲燒警固所府兵奮戰。賊退于能古島。旣而又寇船越津。隆家遣權檢非違使財部弘延邀擊。賊逃去。隆家乃遣少貳平致行會種材等諸將。發船三十餘艘。追擊賊。抵肥前松浦。被前介源知擊破。致行等船泊博多津不進。議益戰艦而發。隆家遣少貳源道濟趣之。種材獨奮曰。我功臣後。齒過七旬。願單身當賊。隕命王事。道濟壯之。勵衆解纜。旣而賊軍遠去。事平。種材對馬守。春實孫。春實。天慶中從小野好古。討藤原純友者也。㨗奏。公卿會議酬賞。中納言行成曰。敕符雖有賞募之文。而未及到府。先旣發兵。不宜加賞。權大納言實資駁曰。昔在寬平中。新羅寇對馬。島司文室善友。不待敕符。發兵走之。朝議加賞。苟有功可錄。何問敕符到否。此而不賞。將何以勸。

齊信

後。權大納言齊信亦同其議。賞遂行焉。擢種材爲壹岐守。齊信爲光。二子。練習典故。才藝優長。與公任行成及源俊賢齊名。稱四納言。隆家入爲大藏卿。了條止巴陵者。爲菊地氏。道長以病薙髮。詔行非常赦。道長甚信佛乘初。造淨妙寺於木津。先塋。至是創法成寺於京極。欲媲之東大寺。大興工役。令公卿採宮中諸司。及神泉苑乾臨閣石。以充其用。賴通又令諸國寧緩公事。勿怠此役。公卿以下遐邇奔湊。不日而成。天子后妃皆倣道長。所爲日夜誦經。導謏者至謂道長爲上宮太子再生。是歲賴通爲關白。治安元年二月。賴通養道長女嬉子爲女。入皇太子宮。五月左大臣顯光薨。於是以右大臣公季爲太政大臣。內大臣賴通爲左大臣關白仍前。大納言實資爲右大臣。權大納言敎通爲內大臣。萬壽元年。皇太子妃嬉子。生皇孫親仁。而薨。皇孫卽冷泉帝。於是道長外孫三天子。亦自古未有也。四年。道長病。徙居法成寺。詔免天下調庸。大赦赦之。又賜度者千人。病篤。帝親臨問所欲言。道長奏曰。自古秉政者多矣。而隆盛如臣。殆罕。聖恩深厚。臣復何言。固問。乃對以法成寺成董役者未有賞。帝卽下敕。移家司等級。賜法成寺封五百戶。供養萬僧。十二月薨。年六十二。稱法成寺攝政。又曰御

堂殿。帝為服錫紵。心喪三月。祭祀節會。多從停廢。一如諒闇。初道長與道隆道兼相繼秉政。人謂之三道。以比三平。而道長獨典樞機。三十餘年。勢傾朝野。富過王室。外戚之盛極矣。頼通相繼專權。是歲太政大臣公季薨。諡仁義。追封甲斐公。先是權大納言公任致仕。行成又卒。公任善詩歌。工絲竹。著朗詠集。行于世。行成書法冠絶當時。世與兼明親王藤原佐理。並稱。佐理實頼曾孫。以翰墨鳴。永祚天曆間者也。長元四年。前上總介平忠常反。敕源頼信討平之。九年帝崩。帝在位。每重勞民。及大葬。役夫相謂曰。二十年間。使吾儕息肩。今奚不効力。太

弟立。是為後朱雀帝。頼通關白如故。初帝在東宮。納道長女嬉子。生皇子親仁。至是立為儲貳。嬉子既薨。又納道長外孫女禎子。生皇子尊仁。至是立為中宮。尋為皇后。立女御嫄子。為中宮。頼通養女也。皇后崩。納內大臣教通女。為女御。寛德元年。帝見大人於四季屛風。上驚悸得疾。二年正月。大漸。讓位皇太子。以尊仁為儲貳。後冷泉帝立。頼通關白復如故。永承元年。右大臣實資薨。年九十。實資少好學。性明達方正。不惑邪說。後一條帝有凶夢。或白宜講經除之。實資曰。若能政務循理。則災眚自熄。陛下留意省察。攝政道長嘗有邪祟。實資往候。

教通　頼宗

師實

鬼忽憑人曰。賢者來。我不欲見此人。病即瘳。時人號曰賢右府。然性好土木。終歲修葺。斧斤之聲不絶。以此頗招物議。嘗移居新第。爐火飛簾。俄頃延屋宇。衆駭來救。實資止曰。微火倏發。是天意也。任其烜赫。徐駕車而出。唯携一笛。人亦服其曠達。二年。教通為右大臣。頼宗為內大臣。皆頼通弟也。女御寛子為皇后。頼通女也。四年。陸奥酋安倍頼時反。敕鎮守府將軍源頼義討之。閱九年。平之。康平三年。頼通罷左大臣。使教通代之。頼宗為右大臣。頼通子師實為內大臣。翌年頼通為太政大臣。尋辭之。關白如故。治曆元年。頼宗薨。師實為右大臣。三

年。頼通捨宇治山莊。為寺。號平等院。嘗問民部卿泰賢曰。吾造此寺。功德幾何。曰。是餓鬼道業耳。尋罷關白。時敕咨詢政事。世稱宇治關白。朝政無大小。皆取決焉。四年。教通為關白。是歲帝崩。當帝時。荒服叛亂。雖將帥有人。纔就殄滅。將家之勢。日興漸不可制。後三條帝即位。關白教通。右大臣師實。與內大臣源師房。並如故。師房具平親王長子。頼通嘗約為父子。妻以其妹。初後朱雀帝不豫。欲禪位太子。而令帝居儲貳。頼通以帝非藤氏出。不欲立之。奏曰。議儲貳未晚也。頼通退。皇后宮大夫能信。其弟也。進近御床。詭曰。陛下欲以二宮付何僧。帝

曰。否。朕欲置之東宮。關白不欲耳。能信曰。聖慮已定。宜早決之。不可過今日也。即日立為皇太弟。能信為東宮大夫。後納能信養女茂子。生皇子。即白河帝也。而以其無外援。中外頗危之。賴通不肯上壺切劍。曰。雖正位青闈。非藤氏出則不可得也。蓋劍本長良寶器。基經獻之宇多帝者。故云爾。帝聞之曰。一劍何用。我不欲焉。一日有罪人逃宮側。別當源經成率檢非違使逮捕。恐逸入宮中。合圍。及宮。經成執兵在中門廊。一宮驚愕。太弟起更衣。復座自如。少頃事定。撤圍而去。時有善相者行親獨曰。太弟龍表。孰得動搖。僧成尊嘗問曰。殿下頫拜北

斗乎。帝曰。月必一拜。非敢有他祈也。有時或念即位則欲云云。自省此念萌於不忠。故拜之以悔過耳。成尊感泣而退。至此即位。御府舊藏應仁帝玉冠。歷朝天子。例冠之行即位禮。然多不適。帝魁偉。服之獨適焉云。帝在儲二十餘年。旁觀藤氏專擅。心甚不平。又緣事積怨賴通。而含忍不洩。至此痛抑其權。奪之政柄。賴通屛居宇治。憚帝威明。斂藏蹤跡。教通雖為關白。充員而已。自一條帝多病。政歸相門。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者。八朝百八年矣。至是天子躬當機務。皇綱再張。羣下肅然。帝性剛健嚴明。不受牽制。政從公道。規模大定。延久元年四

信長

月。立皇子貞仁為皇太子。八月。關白教通罷。左大臣師實為左大臣。師房為右大臣。大納言信長為內大臣。信長教通子也。當此時。權貴多占莊園於國郡。為民蠹害。帝敕寬德二年以後新置莊園。一切罷之。雖在二年之前。券契不明。妨國務者停止。於是民得恒產。又置記錄所於大政官。朝所親聽斷民訴。又令藏人頭藤原資仲審定量制。帝自抽御簾竹。裁為之準。及成量殿庭。沙試之。而後取穀倉院米量之。後世遵用。謂之宣旨升。又定沽價法。定絹布制。三年。陸奧夷賊蠢起。國守源賴俊討平之。先是大和金摩多山有賊。遣駿河守平維盛檢非

違使源家宗捕獲之。又敕左衛門權佐大江匡房。嚴禁京中夜行。由是終帝世盜賊鮮少。人無剽掠之患。帝又禁國司重任。教通將作南圓堂於奈良。因請再任大和守。帝不聽。固請。帝奮髯震怒曰。攝關之有特權。以其或為國家外戚耳。朕則異是。峻却其奏。教通艴然拂衣而起。大呼曰。藤氏卿相悉罷。春日神威今日盡。於是諸藤咸起。朝班為空。帝不得已。召還教通。許之。大和國司與興福寺訟。帝意在國司。教通不悅。帝曲從之。直興福寺。當帝時。稱權貴斂迹。而其積威震主者。猶尚如此。四年十二月。帝不豫。讓位皇太子。是為白河帝。明年四月崩。

賴通在宇治。歎曰。帝季世明主也。而短祚如此。我邦之不幸也。大江匡房亦稱。帝治可比之承和延喜矣。帝大革積弊。凡百善政行且施。為而將家之勢。未及裁之云。白河帝立。教通關白如故。以皇弟實仁為儲貳。承保元年。賴通薨。年八十三。賴通承父祖後。專制朝命。攝政四年。關白四十九年。驕侈過於道長。嘗作高陽院。華麗無比。廢孽俊綱為尾張守。居伏見里。帝嘗問俊綱以近京勝境。對曰。石田第一。高陽第二。帝曰。然則鳥羽居第三乎。曰。否。鳥羽雖宮地。其實不甚奇絕。如論第三。其臣之伏見乎。立女御賢子為中宮。師實養女。實源氏也。初賴通屏居宇治。嘗戒師實。勿闕朝參。後三條帝每使人覘外朝諸人在直。師實未嘗不在焉。一夜帝召與閑語。問其有女否。對曰。有。即命嬪事東宮。師實實無女。養妻女姫賢子。以是對焉。是夜師實詣宇治。謝賴通曰。不奉慈訓。奚有此榮命。實大人之賜也。二年。教通薨。初賴通讓關白於教通。約曰。後宜傳之我子。而教通背約。臨終奏請使子信長襲職。帝即許之。師實失望。帝偶至中宮。中宮淚下濕席。帝怪而問之。對曰。左府聞陛下欲令信長為關白。不堪憂愧。將晦迹山林。若然則妾亦與陛下永訣。帝大驚。俄召職事。更敕師實為關白。及堀河帝受禪

師通

為攝政。尋拜太政大臣。復為關白。而視事如攝政。永保三年。源俊房為左大臣。弟顯房為右大臣。顯房。中宮生父也。師實子師通為內大臣。應德元年。中宮薨。帝悲悼甚。節會宴會不復臨御。每月為作佛像。建圓德勝樂諸佛院。二年。皇太弟薨。初後三條帝禪位於帝。約以異日太弟踐阼。次可及輔仁親王。輔仁有才能。甚得世譽。至是帝負約。立皇子善仁為皇太子。即日內讓。是為堀河帝。上皇決政院中。上皇在位。豪邁剛斷。政自己出。相門斂手。頗有後三條風烈。藤原為隆讀奏事於御前。此日題目頗多。上有倦色。將起。為隆乃取一號高讀。曰。伊勢祭主臣某白。帝為宗廟故復座。遂得悉奏他事。其勵精如此。而愛憎任意。用人多不遵舊典。亦酷好佛法。即位之初。創法勝寺。巨麗殊絕。屢幸修法焉。四幸高野。八幸熊野。所慶畫佛五千四百七十餘幅。丈六佛像一百二十七軀。等身佛像三千一百五十軀。三尺以下佛像二千九百三十餘軀。七寶塔二十七基。小塔四十四萬六千六百三十餘基。又屢事營造。國用凋喪。上萬石萬匹者。輒得為國司。童稚者亦得任焉。多置莊園於國郡。海內率為不輸之地。堀河帝寬治元年。先是出羽夷酋清原武衡作亂。陸奥守源義家討之。三年平之。朝議以為

私闘不録將士功勞從此東國武士相率為源氏私屬不復戴王命出羽人平師妙師季作亂敕陸奥守源義綱討平之對馬守源義親刼掠山陰敕因幡守平正盛討平之禁諸國百姓以私田公驗附源氏源氏與平氏典弓馬之職累世勢力年興白河上皇能抑藤氏朝權而不能又武門也先是師實罷關白師通代之康和元年師通薨長子權大納言忠實内覧太政官文書明年拜右大臣尋為關白師通好賢愛士進文學黜勢利朝政為肅是時上皇攬政百司奔趨師實嘆曰豈有禪位之君而聚車馬於門者哉上皇聞之頗自歛及其薨無復

忌憚尋祝髮號法皇法皇執政帝不能有為然留心政治諸曹所奏夜必覆視可疑者御批使重議嘗謂左右曰普天之下皆王民也遠民何疎近民何親權大納言家忠師通弟也當為大將法皇欲以其寵臣藤原宗通任之遣右少辨藤原宗忠言旨於帝帝曰昔奉敕教政之大者莫過于官人妙簡器用輿論是從朕深服膺權大納言其位次才望正當其任亦未聞宗通有逸群之材可超擢焉汝以是奏之法皇不能奪焉嘉承二年帝崩皇太子宗仁立是為鳥羽帝年五歳忠實為攝政而政在院中者如故法皇諭忠實納其女泰子於帝宮忠實嫌帝舉止輕佻固辭法皇大怒初法皇養故大納言公實女璋子許嫁忠實長子忠通至是變約納璋子為中宮璋子為法皇所鍾愛及入宮不衰帝啣之及生皇子顯仁帝戲目以叔父兒帝既長行稍良易忠實悔其不納女也保安元年帝敕忠實納之忠實即奉命奩裝既備法皇聞而大怒譴責忠實停其内覧忠實懼屏居宇治禱祖神願復職先此忠通為内大臣至是法皇欲以代其父忠通辭曰父獲罪子代之非孝也且臣家世忝此職故家庭亦自有授受之儀願宥忠實而後供職法皇感而聽之復忠實内覧尋辭職乃以忠通為關白

痛抑忠實三年忠通進從一位拜左大臣移家近皇居朝參必先諸卿每召問條擧比例引據明確法皇特重焉四年法皇立顯仁為皇太子使帝讓位時年二十一太子立是為崇德帝忠通攝政而政在院中者如故尊先帝為太上皇上皇亦酷好佛法費散國帑不減法皇天治元年從法皇幸法勝寺初後三條帝痛矯前朝華侈之弊其初即位幸石清水宮都人士女縱觀者車有金飾為駐鑾輿命立剔去其歳幸加茂道路絶無金裝車及法皇尚佛俗復崇華侈至是後宮皆以金銀飾車前驅後乘衣馬窮極靡麗寺僧聚落花鋪之地而延乘

輿車騎皆如行雪中。兩朝倭佛。既過絶前代。而佛徒橫暴。是時莫甚焉。初近畿佛刹。其最大者。為延暦園城興福諸寺。延暦寺僧最澄所剏。園城大津皇子所剏。而興福寺為不比等所剏。故藤氏世重興福寺。而延暦寺據名山之險。地勢逼禁闕。大衆數千帶甲飛箭。與諸寺互相戰鬪。佛堂民舍為罹兵燹者。不可勝數。而列朝視為常事。不甚問詰。及法皇御宇。諸寺益橫暴。每其訴事於官。舉兵向闕。煙塵覆城。檢非違使不能制。乃命源平諸將。以其兵衞之。若當大寇。檢非違使。嵯峨帝時置。專掌京中巡檢。及朝綱漸弛。盜賊日多。遂兼掌追捕。稍執兵權。至法皇時。任用益重。衞府彈正刑部京職。皆為失職。使廳之權大興。然至於源平武士之橫。亦不能制也。是時武士往々竊據州郡。而朝廷不問。藤原基衡陸奥押領使也。好佛。令京師佛工雲慶造佛像。贈以黃金百兩。駿馬五十匹。鷲羽百尾。水豹皮六十枚。安達絹千匹。希婦細布二千端。白布三千端。信夫毛地摺千端。更贈生絹三船。雲慶大悅。戲曰。練絹更佳。使者還報。基衡復贈練綃三船。鳥羽法皇聞之。取其像觀之。愛其精巧。欲留之。基衡聞之。七日不食。因關白忠通哀訴。法皇乃還與焉。基衡子秀衡亦建佛寺。寫倣平等院。諸國武士富豪

往往如此。初鳥羽帝之未生也。堀河帝有病。衆屬望後三條皇子輔仁。法皇聞之曰。朕雖出家。未嘗受戒。主上若有不諱。朕當再踐位。既而鳥羽帝生。其志遂寢。暨堀河崩。乃立鳥羽。又立崇德。帝王三世。凡四十三年。機務一出於法皇。刑賞黜陟。莫不如意。嘗曰。天下不如朕意者。唯三鴨河水。雙陸釆。與山法師而已。山法師。謂延暦僧徒也。嘗將出幸。遭雨數不果。法皇震怒。盛雨於器而下獄。時人謂之雨禁獄。大治四年崩。年七十七。從此鳥羽上皇專決萬機。一效法皇所為。長承元年。上皇復忠實内覽。遂納泰子。是為賀陽院。中外驚怪。又納中納言藤原長實女得子。大寵之。是為美福門院。保延二年。擢大納言賴長為内大臣。賴長。忠實次子。忠通弟也。五年美福門院生皇子體仁。上皇大悅。此時帝有皇子重仁。而上皇欲立體仁。八月。遂立體仁為皇太子。永治元年。上皇祝髮。號法皇。逼帝禪位於皇太子。帝雅無去位之意。請須明日審議。中使相繼於法皇宮。法皇不聽。時百官就班外庭。方待詔書出。法皇遂使趣書詔者。又改太子為太弟。帝大駭。及昏始傳劔璽。自此二宮不協。近衞帝立。忠通攝政。法皇聽政院中如故。久安五年。賴長為左大臣。忠通為太政大臣。尋改攝政為關白。初藤原氏

從良房輔幼主。基經行廢立。奕葉當國。顯榮無比。而時平忠平以後。勢位益重。奢溢僭差。家風亦日衰。一門之內。爭權競寵。互相攘奪。不啻冠雠。蓋兼通兼家兄弟相鬩。兼家道隆道兼。父子兄弟如水火。道兼與伊周。伊周與道長。皆以叔姪相傾。朝政日弊。亂端蠭起。而不暇復問焉。至是忠實亦愛賴長。而惡忠通。欲奪忠通關白。而與之賴長。時賴長養女多子為女御。忠通養女呈子亦入宮。共欲踐后位。賴長請忠實。為多子求之甚急。忠實屢奏請法皇。法皇不果。忠實賴長以為忠通沮之。大恚。奏請不已。六年。立多子為皇后。呈子為中宮。賴長太悅。

忠實遂命忠通讓內覽於賴長。忠通黙然。忠實請法皇諭忠通。忠通白曰。賴長資性凶險。彼得志。四海必被其禍。臣故不敢讓焉。忠實聞之大怒。謂賴長曰。攝政不孝。我決意絕父子之義。然攝政朝家所授。我不得奪之。我今奪氏長者以授汝。乃召左衛門尉源為義。屯兵守東三條第。遣源仲行等于忠通第。奪朱器臺盤。朱器臺盤藤氏重器。所世傳長者者也。遂奪忠通宅地莊園以獻法皇。忠通不以為意。朝參若常。賴長朝之。帝惡賴長驕恣甚。親信忠通。仁平元年元日。節會。賴長為內辨。帝不臨。翊日。帝覲法皇。忠通從焉。法皇不與之言。既而詔賴長內覽。時忠通為關白。而更有此命。衆莫不驚怪焉。法皇使藤原公教謂忠通曰。賴長內覽。實出於朕意。非因忠實之請。卿知之。且卿教帝以不孝者何也。既而帝有目疾。欲禪位於雅仁親王子守仁。忠通奉旨奏之法皇。法皇不聽。一日謂忠實曰。忠通欲立幼主。以專威福。勸帝禪讓。復恐朕不聽。使帝稱疾也。既而賴長驕恣日甚。法皇亦漸踈之。始信忠通之言。久壽二年。帝崩。無嗣。衆屬望重仁親王。美福門院深忌之。欲立雅仁親王。法皇疑而不決。乃獨召忠通議之。忠通曰。天位至重。臣何敢言。法皇曰。聽公言。將如稟命太神宮。忠通乃勸雅仁皇

嗣。於是定。後白河帝立。忠通關白如故。帝欲取賴長內覽氏長者。付之忠通。無幾保元亂作。近衛帝之崩也。美福門院疑忠實與賴長詛之。故法皇憎之。賴長聞而大懼。指天日以自明。尋停其內覽。及東宮立。忠實請使賴長為皇太子傅。法皇以太子美福所育。疑賴長他日必不忠於太子。不許。賴長懼。上書法皇以自明。法皇既惡賴長。親任忠通。於是賴長去阿附崇德上皇。及法皇崩。勸上皇舉大事。欲令上皇復位而己專時權也。於是乎有保元之亂。

外史氏曰。藤原氏。鎌足百川皆有回天捧日之大勳。承

以良房猶周公基經猶伊尹其子孫顯榮無異也至時平諸公不足言耳然驕奢縱傲藉累世之勢雖亦何求不得而於上下名分毫無干犯君臣輯睦内外相安者數百年比之彼莽操輩家出一后身舅一帝輒翻然有昇天之志豈可同日而語也哉而後之論者或至斥為後世不臣者之師祖可謂寃矣論者又稱後世武門曰能為名分建不可踰之限然武門前有平新皇後有源義滿新皇不待言也義滿受外國封爵其死也又致賜太上皇贈號所謂不可踰之限者安在也故余謂所謂不可踰之限者非武門建之天實樹之藤原氏順而不

失武門倣藤原氏而未善者耳故武門甲起乙仆莫克永其世而藤原氏之隆至今不替若有與皇統無窮者是豈偶然哉故論藤氏之世者不必須其祖先大勳特稱其末節恭順可也

日本外史前編巻之三　終

日本外史前編卷之四

世傳

保岡正太郎　著

阿倍氏 加茂氏

阿倍氏。其先出自孝元皇子大彥命。崇峻帝時。有比羅夫。或稱阿倍引田臣。二年。勅觀察北陸道諸國境。齊明時。為越守。四年。承勅率舟師一百八十艘伐蝦夷。降齶田渟代二郡蝦夷。遂定其郡領。會渡島蝦夷。大饗而歸。又伐肅愼。獲生熊二羆皮七十張。歸而獻之於朝。明年再伐蝦夷。簡集飽田渟代津輕三郡。及膽振鉏蝦夷三百七十三人。降虜三十五人。饗賜之。以船一隻與五色綵帛。祭其土神。進至肉入籠。以後方羊蹄為政所。因置道郡領。遂復伐肅愼。虜四十九人。以歸。賜比羅夫及道奥國司位各二階。六年。率戰艦二百。伐肅愼。將陸奥蝦夷。到大河側。渡島蝦夷千餘來迎。告肅愼舟師多。來將殺己。比羅夫因問賊所伏。及其舟數。遣使召賊。賊不肯來。乃積綵帛兵鐵於海畔。餌之。賊繫羽為旗。舟師來近。比羅夫進攻其柵。遂破賊。虜五十餘人。天智帝稱制。為大華下後將軍。與前將軍阿曇比羅夫救百濟。尋與前將軍上毛野穉子討新羅。與唐兵戰於白村江。不利引還。

宿奈麻呂　倉梯麻呂　御主人　島麻呂　仲麻呂

為筑紫大宰帥。進大錦上。子宿奈麻呂。初稱引田朝臣。慶雲元年。改賜姓阿倍朝臣。任中納言。和銅元年。帝召親王公卿於御前。褒宿奈麻呂公平率先百寮。授正四位上。尋為造平城宮司長官。進正三位大納言。四年薨。有倉梯麻呂。孝德帝時。拜左大臣。與蘓我石川麻呂共賜金策。稱大鳥大臣。有御主人。天武朝位直大參。持統朝累進正廣肆。增封二百戶。為五百戶。為氏上。任大納言。假資人八十人。大寶元年。改授從二位。拜右大臣。賜絁絲布鍫鐵諸物。及備前備中但馬安藝田二十町。又以壬申功。封一百戶。許傳其子四分之一。三年薨。子廣庭。靈龜養老間。歷宮內卿左大辨參議。朝政至從三位中納言。薨。子島麻呂。實字中。至參議正四位下。有仲麻呂。父船守。中務大輔。仲麻呂性聰敏。好讀書。靈龜二年。擢為遣唐留學生。時年十六。往唐學問。多所該識。易姓名曰朝衡。玄宗授左輔闕。為儀王友。至秘書監兼衛尉卿。勝寶中。遣唐大使藤原清河至唐。玄宗命仲麻呂接之。及清河還。仲麻呂欲與歸。玄宗因命為使。乃賦詩曰。銜命將辭國。非才忝侍臣。天中戀明主。海外憶慈親。伏奏違金闕。騑驂去玉津。蓬萊鄉路遠。若木故園隣。西望憶恩日。東歸感義辰。平生一寶劍。留贈結交人。尚書右

承王維為詩及序。送行。包佶趙驊等。皆贈以詩。既而至明州。與唐人別。仲麻呂望月悵然。詠和歌。寫漢語示之。衆皆感歎。三笠山之什是也。既發海上。遭風。漂泊安南。唐人以為仲麻呂溺死。翰林供奉李白作詩哭之。仲麻呂與清河復至唐。肅宗擢左散騎常侍安南都護。至光祿大夫兼御史中丞。北海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戸。寶龜元年正月。卒于唐。年七十。代宗贈潞州大都督。仲麻呂在唐凡五十餘年。身雖榮貴。思歸不已。言及鄕國。未嘗不悽惻也。寶龜十年。敕曰。前學生阿倍朝臣仲麻呂。在唐而亡。家口單乏。葬祭有闕。其賜東絁百疋白綿三百

兄雄

屯。承和三年。因命遣唐使。贈正二位。有兄雄。祖曰糠蟲。從五位上。父曰道守。兄雄。延暦末。授從五位下。歷少納言中衛少將。大同中。敍從四位下。遷大膳大夫。兼近江守。為山陽道觀察使。拜准參議右京大夫。歷兼右兵衛督近衛中將。為東山道觀察使。敍正四位下。遷畿内觀察使。卒于官。兄雄性亮直。有耿介之節。才涉文武。所歷之職。以公廉稱。伊豫親王廢。帝方震怒。羣臣莫敢諫者。唯兄雄固爭。雖不能得。時論韙之。

安仁

有安仁。左京人。祖東人。治部卿。父寬麻呂。參議大宰大貳。安仁身長六尺三寸。姿貌瓌偉。性沈深有威重。弘仁中。為山城大掾。聽昇殿。天長中。除近江權大掾。與介藤原房雄相得。委任政事。安仁為政。強濟。名聞朝廷。秩未滿。授從五位下。除信濃介。視事三年。境内肅然。任終之年。進一階。以奬勵焉。補藏人頭。承和中。歷兵部刑部大輔。侍太上皇于嵯峨。太上皇甚親任。為院別當。事無大小。委決安仁。先是。院事壅滯。安仁臨職數月。悉平理。太上皇深嘉之。太上皇嘗從容。論諸國吏才。以謂無若安仁。為信濃之能。迺賜牙笏玉帶金魚袋及御衣一襲。有識相賀曰。是宰相之鴻漸也。太上皇亦謂安仁曰。汝宜早居要職。何久行山院之事哉。既而安仁遷治部大輔。進從四位下。拜參議。

兼刑部卿。七年。兼左大辨。停別當。自後院事不理。敕復兼別當辨官之務。凌晨入衙。安仁退朝之後。常詣嵯峨。朝廷恤其往還頻劇。轉大藏卿。文德帝在儲宮。為春宮大夫。遂歷任諸職。帝即位。授正三位。齊衡中。領陸奥出羽按察使。拜權大納言。安仁志尚謙虛。視公如家。謂子弟曰。諸國調庸多入封家。納官者少。吾所食之邑。於身有餘。乃上表。請減大納言所食給中納言之封。帝嘉其讓。特聽所請。尋為真。兼右近衛大將。無幾。辞大將。表再上。許之。貞觀元年薨。年六十七。安仁練達政體。明解朝章。每有奏議。應對無滯。有八子。貞行興行最知名。

貞行

貞行。

興行

仁壽中爲右衛門權佐檢非違使。歴任諸職。貞觀十四年授正五位下。爲陸奧守。及拜辭引而升殿。賜飲及御衣。明年奏曰。爵祿之與爲優功績。授叙之事。當必其人。而比年國司不依勞効。任意授爵。由是預祿者衆。謂物減耗。望請夷俘位階每年立叙法。選有功之胤。隨年死之闕。叙補二十人已下。又曰。國中之政莫重收納。分配之吏可勤其事。而任用之官。未必其人。或被誘郡司。稅帳。納稾爲稻。或見賂富饒酋豪。以虛爲實。須擬格旨。必科其罪。而偏貪俸料。不畏有罪。望請奪致虛納。欠損國司之公廨。先補所欠。然後科責。若欠物巨多。公廨數少。

長官以下相共塡納。元慶中。叙從四位上。任太宰大貳。詣闕辭見。賜御衣一襲。拜舞而出。親王公卿參侍仗下。遮留貞行。餞之以內藏錢一萬。充圍碁賭物。酣暢而罷。先是少貳藤原房雄行警固事。遷任肥後守。無人勾當。貞行奏請器仗烽候。是長官之職。然則警固有例。何必別配勾當。宜停少貳勾當府司。隨宜處置。又令筑後豊後兩國長官。先經府司。後聽入京。若無府司解。不得輙發。敕從之。興行擧秀才對策及第。貞觀中授大內記。勘解由次官。叙從五位下。爲遣太宰府推問密告使。元慶中。歴民部少輔。累遷上野介。初淸和帝遭太皇太后崩。

晴明

喪服之期未決。令諸儒議之。興行亦與焉。晴明御主人之後也。父益材大膳大夫。晴明初從賀茂忠行。及其子保憲。學陰陽推算之術。役使職神。解天文曉雜占。奇中如神。叙從四位下。累歴天文博士大膳左京大夫播磨守。華山帝遜位。夜潛出宮。雖嬪妾不知也。是夜晴明避暑庭中。仰見天象有變。大驚。走而造朝。帝果不在。長德中。有術士告左大臣藤原道長曰。某日當有怪。至期。道長杜門謝客。唯招鎭守府將軍源賴光。醫師丹波忠明。僧正勸修。及晴明。會大和獻瓜。道長疑而不食。晴明曰。瓜中有毒。勸修唱咒。一瓜跳躍圓轉不止。忠明以針刺

之。瓜乃不動。賴光挺刀斫之。中有小蛇。針中其眼。刀斷其頭。道長畜一犬。每出必隨。一日將往法成寺。犬遮前而吠。銜衣牽之。道長異之。不入寺門。召晴明問之。晴明曰。有咒咀相公者。埋厭物於此。因指示一所。掘之。得泥封土器。內有朱書一行。晴明曰。世無知此術者。必道滿法師之爲。乃結紙作鳥形。誦咒投之。化爲鷺飛去。因遣人從其後。止于萬里小路河原院民家。衆執其主而來。果道滿也。鞫問得實。放道滿於播磨。又圓城寺僧智興病將死。其徒請晴明祈病。晴明曰。師病不起。我有祕符。可以移他人。僧證空請代死。晴明書符祈之。智興立愈。

證空忽病。嘗經陣坐見藏人某為烏所穢謂烏則職神
也。此人必有職神之祟告之曰。子命不過今夕其人涕
泣求救。晴明隨至其家。通夜擁之誦咒。及曉有叩門者。
問之則致厭禱者。自來吐實。大叫暴死。某卒得免晴明
妻畏職神。故置之一條反橋側。有事則召而使之。其門
戶無人而常開闔。時有播磨人智德者。亦能方術。欲試
晴明。佯為習術者造其家。二童子從焉。晴明知之。又謂
二童子葢職神也。於是心念手印。密匿二童而辭智德。
智德去少時復來曰。我失二童。意公之匿也。自古使職
神也易。而匿他職神則難。公可謂神也。遂師事之。所著

吉平

有金烏玉兎集占事略決。子吉平。吉昌。吉平能傳家學。
擢叙從四位下。歷任主計頭陰陽博士。嘗與丹波雅忠
飲。引杯持滿。吉平曰今當地震。杯中酒覆地。言未竟而
震。吉昌歷但馬權守主税助陰陽頭天文博士。叙正五
位下。寛仁中卒。晴明五世孫泰親。亦善家學。占候不差。

泰親

世呼曰指御子。謂其所推。如指諸掌也。嘗雷震其家。觸
泰親背。至衣薰灼。而身無所損傷。頗覺中其毒。劚地黄
酒服之。即日得瘳。人傳以奇之。初阿倍氏世以將相著
勳業。子孫或啣命絶域。或宣化州郡。史不絶偉績。而晴
明特以方術著。子孫傳業。與加茂氏並為朝家大卜。加

茂氏晴明所從受業。世多聞人。因附其世家于後焉。有

賴時

賴時。初名賴良。祖父忠賴世居陸奧。為俘囚酋長。父忠
良為陸奧大掾。賴時稱安太夫。藉父祖之業。勢益彊大。
橫行陸奧。刼略人民。部略皆服。遂為六郡豪帥。西界白
河關。東抵率土濵。衣川形勝。當其中央。據險設關。名曰
衣關。跨有海陸。資產豐饒。不輸貢賦。國守不能制。永承
中。守藤原登任發卒數千人討之。以秋田城介平重成
為先鋒。親繼之。賴時以諸部之俘囚逆戰于鬼切部。大
敗之。事聞。朝議以源賴義為陸奧守鎮守府將軍討之。
會有大赦。許賴時自新。賴時大喜罷兵。以犯國司嫌。改
今名賴義。任終。視事鎮守府。賴時贈駿馬金寶。厚賂士
卒。賴義歸國府。宿阿久利川。有人刼藤原光貞營。殺傷
人馬。賴義召光貞問。宿昔於人有何怨。對曰。賴時長子
貞任嘗欲聘我妹。賤其門族不許。意彼所為也。不知其
他。賴義命收貞任。賴時大怒曰。人之在世。誰不念妻子。
貞任雖不材。我何忍坐視其死乎。我衆固足拒戰。萬一
不利。閉門同死。亦無所憾。遂閉關復反。賴義勒兵擊之。
賴時女婿藤原經清平永衡。以部下兵歸賴義。及賴義
殺永衡。經清疑懼。復奔于賴時。賴義使氣比郡司金為
時攻賴時。賴時使弟僧良照拒之。又聞族人富忠起兵。

屬官軍親往陳説利害衆不過二千冨忠設伏嶮岨擊之交戰二日賴時中流矢還鳥海而死時天喜五年也初賴時之將作亂也慮其或不得志欲舉部屬移於海外與子弟以下二十餘人乘一舩先往視察地勢遂到海港得一巨川瀰之曠原無人水甚廣深行三十日許猶不得其津忽聞足音如波濤賴時等草萑葦中而闚之有千餘騎以絳抹額羣立河上有相告語鞭馬亂流步者皆附馬而濟賴時意是淺處也就而視之不測其底蓋混同江云賴時遂自是而還至此敗焉賴時有八子二子貞任代領其衆拒朝命貞任稱厨川二郎容貌

魁偉皮膚肥白長六尺餘腰圍七尺四寸天喜五年十一月貞任聞賴義來攻自帥精兵四千出據河崎柵逆擊于鳥海時大風雪官軍飢困貞任縱精騎衝之殺數百人更以驍騎二百張左右翼夾擊大破之賴義僅免貞任兵勢益熾劫略官民別使藤原經清率兵出衣川關遣使諸郡用私符徵官物康平五年賴義與清原武則等合兵來攻僧良照柵良照軍大潰弟宗任將騎八百出柵奮戰又敗別遣游騎襲清原武道陣又見敗遂棄柵逃走久之官軍乏食宗任乘其弊誘磐井以南諸郡使邀官軍糧道奪其輜重貞任謀于衆曰聞官軍食

盡四散求糧度營中之兵不過數千我以精鋭襲之則必勝矣九月率精兵八千擊之官軍有備貞任大敗還營官軍乘夜逼攻放火燒之營中大亂自相擊刺死傷甚多貞任退保衣川刋木塞路據嶮拒守明日官軍來攻又退保鳥海柵其驍將平孝忠金師道等皆戰死官軍奮至貞任宗任不戰而走保厨川柵其地西北大澤二面阻河岸高三丈柵上起樓隍中樹刄施鐵蒺藜守備甚固官軍又圍之貞任發矢石澆沸湯拒守甚力使婦女數十登樓唱歌以激官軍賴義怒急攻之貞任又擊殺數百人而官軍攻擊甚急壞屋塡塹放火燒之會

大風暴起樓櫓屋舍一時焚蕩賊兵大潰亂於是貞任自揮劍出戰官軍攢鉾刺之不殊載之大盾舁至賴義前賴義責其罪貞任不言而死時年四十四諸弟及藤原經清皆被擒獨宗任及戰破投泥淖中得免尋亦率衆出降七年從賴義入京師免死罪皆放于伊豫後宗任在賴義之家為賴義子義家所親近既而為僧居筑紫子孫稱松浦黨貞任二子長千代童子年十三美容色驍勇有祖風貞任之敗單騎出戰為官軍所獲賴義矜之欲貰死武則進諫曰莫思小仁而遺大害矣賴義然其言斬之次高星乳母懐之遁匿于津輕藤崎後遂

主其地。初運貞任首於京師。使降者擔之。至近江。監者命擔夫洗梳之。擔夫請櫛。監者曰。用汝櫛。擔夫垂泣曰。我主在世。仰之如天。豈思今日以我櫛梳主髮也。嗚咽久之。觀者愍惻。

忠行

加茂氏著于忠行。忠行父曰峯雄。為大外記。忠行學兼和漢。善陰陽推步。式徵不錯。朝野信之。為陰陽師。歷近江掾丹波介。授正六位上。天曆中。以男保憲奏請。叙從五位下。天德中。帝試令忠行占筐中物。忠行獻占文曰。火色在中。不能連燒。水石有錯。不能衣濕。方圓其母。唯一。總圓其兒。餘百宛如雁列。連々懸手副身。桑林吐吸。

若串玉係空。盖水精念珠貫以朱絲也。披之果然。天曆間。都下有一僧。會見怪。請忠行占之。曰。某日師家當有盜難。非止失財。或至喪命。宜戒之。僧家素富。聞之大懼。至期齋戒。閉戶謝客。日暮。平貞盛自陸奥至。素相善。乞宿。僧辭告以實。貞盛曰。師若有虞。宜留貞盛為備。而何反辭之。遂留宿。夜半。有賊十餘人。擁刀杖。直入庭中。言笑喧呶。無所忌憚。貞盛起取弓矢。潛混賊中。陽為導者。指財貨所在。賊殊不覺。前後爭進。貞盛射斃先至者一人。闇中賊不審其狀。貞盛呼曰。有人發矢。弦聲甚猛。吾屬恐難脫。當速遁去。有一賊奮曰。弱矢幾弓。何足畏忌。

保憲

少年輩努力。貞盛又射斃之。賊徒驚走。更斃四人。擒一人。因索餘黨。盡獲之。僧卒免難。四子。保憲。保胤。保明。保遠。保憲幼有奇才。忠行異之。盡傳方術藴奥。及長有聲譽。蚤為曆博士。叙從五位下。班列在忠行上。保憲以為乖父子之道。上書曰。先父凡而帶爵。古人恥之。今亦恥之。推榮班而讓親。賢者思之。愚亦思之。親父忠行。心尋古今。學兼和唐。訪七略而叩門戶。涉九流而酌淺深。嗜學之情。老而彌篤。保憲過庭日淺。纔窺推步於一隅。奉公勞成。已忝榮爵於三朝。而老父齡傾。青衿不改。柴扉之裏。愚子年少。朱衣漫曳於周行之間。曉夕溫清。進退

光榮

失步。蒲柳經秋。而彌脆。水菽并日。而屢空。盡忠誠於天闕之年長。致孝養於私門之日短。方今聖上已以孝治天下。臣下何忘孝。留心中。望請天慈曲降哀矜。以此朝請之名。令讓暮年之人。然則父登榮班。得誇五品之號。子返初服。猶勝萬戶之侯。書奏。特授忠行從五位下。天德初。任陰陽頭。兼天文博士。歷任諸官。天延中。以造曆授從四位下。尋叙上貞元二年卒。子光榮。光國。光輔。光榮傳家學。為曆博士。與安倍晴明並稱。世謂晴明長方術。才學不如光榮。寬弘八年。敦康親王所居藻井上有怪。如投瓦礫聲。命光榮占之。光榮曰。占文甚凶。不利於

君。三旬間當有變。既而帝病尋崩。藤原行成歎曰。光榮之占。猶指諸掌。可謂神矣。歷諸官。叙從四位上。長和中卒。子孫世以陰陽曆學而仕。家書有曆林十卷。初忠行兼通天文曆道。悉傳之保憲。保憲因掌兩職。後保憲傳曆道於光榮。天文於安倍晴明。分為兩家業云。

外史氏曰。比羅夫東攘蝦夷。北伐肅愼。西更經理三韓。至與唐戰。氣吞八荒。可謂壯矣。仲麻呂之在唐。文彩風流。震耀海外。足稱國華。況身在外。心不忘本朝。悱惻每見于歌詠者乎。晴明之術。研幾入神。蓋郭璞李淳風流亞。此數人者。皆足以聲名有垂千歲焉。御主人以下亞

之賴時之反。非其志也。設使當時邊帥有人。撫綏得其方。彼雖桀驁。不過為東海一尉佗耳。連戰九年。千里流血。古所謂一將功成萬骨枯者也。

多治比氏 丹墀氏

多治比氏。出自宣化天皇。天皇橘皇后生上殖葉皇子。皇子子十市王。王生臨浴。適多治比花飛浮釜中。以為瑞。名多治比古王。後因賜姓多治比公。王子曰島。天武朝筑紫大宰。持統朝進正廣參。拜右大臣。累封五百戶。致仕。賜輿杖。假資人百二十人。文武朝為左大臣。優其高年。賜靈壽杖。大寶元年授正二位。薨年七十八。五子。池守縣守水守廣成廣足。池守累官進從三位。為太宰帥。靈龜初。上言豊後伊豫之界。從來置戍。不許往還。然高下不可無別。五位以上差使。請不在此限。又薩摩大

隅貢隼人。已經八年。或父母老疾。妻子單貧。請限六年相替。又帥以下事力減半。給綿。自此驅使乏丁。凡諸属官皆為辛苦。請停綿。給丁。並許之。養老元年褒善政。賜物若干。明年任中納言。轉大納言。進正三位。尋為從二位。天平二年薨。子家主。養老中為出羽國司。時蝦夷五十三人有功。未賞。家主奏言芳餌之末。必繫淵魚。重祿之下。必致節臣。今夷狄愚闇。始趍奔命。久不撫慰。恐復解散。敕加賞爵。為鑄錢長官。寶字四年卒。子長野。延曆中至參議。從三位。縣守。養老元年授節刀。赴唐。玄宗賜服。逾年而歸。三年正月。縣守率副使以下。著唐服朝見。

島　池守　家主　縣守

廣成　水守　廣足　門成

四年陸奥蝦夷反殺按察使上毛野廣人以縣守為持節征夷將軍授節刀討平之即授正四位上凱旋為中務卿天平三年以諸司推擧擢參議四年拜中納言進正三位九年薨年七十廣成和銅中任下野守為迎新羅使副將軍天平五年為遣唐大使赴唐六年還値暴風漂著多禰島七年歸京師敘正四位上帝觀騎射北松林廣成率唐人奏唐樂新羅樂弄槍又獻請益秦太麻呂問答六卷為中納言從三位十一年薨廣成好文學善詩初在唐自稱姓丹墀子孫因改丹墀水守大寶中為尾張守和銅初為近江守有政績賜田一十町敘二百斛衣一襲入為右京大夫宮内卿四年卒子土作至參議從四位上廣足勝寶中拜中納言從三位寶字初以姪犢養等黨于橘奈良麻呂免官四年薨

丹墀門成父豐長内藏助門成天長三年授從五位下為丹波介土民麤戾舊稱難治門成性剛直莅以猛政廳事之前笞杖疊積數年部内大治入為彈正少弼刑部太輔尋為武藏守所部曠遠盜賊充斥門成臨職風俗肅成奸猾斂迹遷大和守搏擊豪右境内夷晏門成雖無學術長于吏事所至必樹風聲仁壽三年敘正五位下卒于官

外史氏曰池守諸人見績外任有以寬者有以猛者其領節鉞或撫或勦皆宣力王室蹇蹇焉者也獨異縣守奉節海外事體最重而其還也以唐服朝見者何也雖古曰使從俗何至變服受辱乎白雉中韓使入貢著唐服朝議譴而却之彼蕃屬耳而待之如此之嚴可以見古禮制而當時不啻不知其非嘉稱之欣羨之不措盖中世以後文學雖盛禮制不講是以不知國體有別而徒慕于海外殊俗之華君臣風尚滔々如此可哀也

妹子

小野氏

小野氏米餅搗大使主命之後也家于近江滋賀郡小野村因為氏妹子為大帶彥國押入命六世孫仕推古朝位大禮十五年為遣隋使隋人呼妹子曰蘇因高留歲餘而還煬帝使裴世清俱來報聘路為百濟奪其答書妹子歸以實奏帝下羣臣議其罪曰使人之職雖死不失節何至失大國之書罪當流帝赦曰勿輒罪之朕為隋客恥焉置而不問乃遣飾騎迎世清於海石榴市勞之及其歸國朝廷復以妹子為大使明年九月使事竣而歸位至大德冠子毛人位小錦中毛人子毛野持

石根

統朝直廣肆九年為遣新羅使累官任中納言叙從三位和銅元年薨自妹子使隋海外使聘遂歷世不絕然海濤險惡得全使命而歸不逢橫害者希有石根父曰老太宰大貳石根寶龜中累任中衛中將兼鑄錢長官八年遣唐大使佐伯今毛人病以石根為副使持節先發行大使事敕曰大使今毛人病重不堪進途汝等至唐之日彼若問無大使者量宜分疏石根著紫猶稱副使持節行事一如前敕九年正月至長安三月見代宗於延英殿及歸代宗令內使趙寶英等俱來十一月逢風濤第一船破石根與寶英等沒于海有

滋野

滋野為敕旨

大丞時為遣唐判官同往十月還著肥前松浦郡橘浦奏言臣滋野等寶龜八年六月候風入海七月至揚州海陵縣八月至揚州都督府觀察使兼長史陳少游以祿山亂館驛彫弊限使人六十人入長安十月得中書門下牒擲節限二十人臣等請加二十三人持節副使小野石根副使大神末足等凡四十三人明年正月至長安城監使特勾當使院禮待優厚中使不絕禮見於宣政殿乃進國信唐帝大喜示羣臣三月引見延英殿所請皆許賜宴宮中賜物有差四月監使楊光耀宣敕云將遣中使趙寶英等齎報信物往日本命揚州造船

卿等知之及拜辭奏云本國海路遙遠漂蕩不測今中使云往冒涉波濤萬一顛躓恐曠王命敕朕有少信物差寶英等押送道義所在不以為勞乃賜銀鋺酒以為餞六月至揚州船未成中使奏狀寄乘臣等船第一第二船在揚州塘頭第四船在楚州鹽城縣九月臣船得正南風解纜行三日忽遭逆風船著沙上損壞頗多竭力修造今月十六日船浮入海二十三日至肥前松浦郡橘浦唐客隨入朝迎接祇供一因蕃例臣具牒太宰府以令準擬敕令滋野等速入京師寶英與石根既沒海唯孫興進等與滋野共來滋野叙從五位下為豐前

岑守

守。石根明年贈從四位下。妹子玄孫岑守。父永見征夷副將軍。岑守延暦末爲權少外記。弘仁中任陸奥阿波等守入歴諸官。十三年任參議兼太宰大貳。明年以民困乏欲令管内九國佃公營田。詳錄事由陳其區畫。以謂古者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二十年通計有十年之食。令之所議九國三十年之積三千二百餘萬。以之混合正税。永代之畜。不謝上世敕試限四年依請行之。先是行旅之赴太宰府者。露宿道傍往々嬰病致死。岑守建續命院。以備行人止宿。以謂不藉公力恐久而廢替。乃叙本意修解文。未上天長七年卒年五十三。後其

篁

家追上敕下所司。依岑守所請。岑守子篁。弘仁中隨父任赴陸奥。日慣馳馬。後還京師。遂不事學業。嵯峨帝聞而嘆曰。斯人之子。而爲弓馬之士乎。由是慚悔。始志于學。十三年奉文章生試及第。進從五位下。除太宰少貳。尋丁父憂。哀毀過禮。明年起爲東宮學士。拜彈正少弼。與清原夏野等奉敕撰令義解。承和初。爲遣唐副使。借正四位上。三年引見紫宸殿。賜絲帛貲布。又賜餞御被一襲。赤絹被砂金。篁請授小野神從五位下。既發遭風破舩。不得進而還。四年再赴唐。初定使舩次第。大使藤原常嗣所乘第一。號太平良。最爲堅硬。第二舩篁所乘。次

之第一舩壞。常嗣欲奪篁舩。奏請換次第。許之。篁忿恚遂稱病篤。不復上舩。作西道謠。刺之。嵯峨上皇見而大怒。令論其罪。帝下敕曰。篁身奉綸旨出使外境。而稱病不行。據律可處絞刑。令特宥死一等。處之遠流。因免爲庶人。竄于隱岐。在路作謫行吟七十韻。當時稱誦之。數年召還。帝愛其文才。歳餘詔復本位。歴任諸官。十四年任參議。嘉祥初。轉左大辨。歳餘進從四位上。文德帝即位。加正四位下。明年得病。不能朝。帝甚愍之。屢遣使視之。就家授從三位。薨年五十一。世稱野相公。篁事母至孝。家素清貧。俸入皆施親友。文章冠絕當時。草隷有二

好古

王之迹。後世模楷焉。弘仁中帝幸河陽館。賦詩一聯曰。閉閣唯聞朝暮鼓。登樓遥望往來舩。以示篁。篁曰。聖作甚佳。但改遥作空最好。帝愕曰。是白樂天之句。遥本作空。朕聊試卿而已。時樂天集始至。藏在秘府。世未得見。以故大爲帝所稱異。其平生所作。往々有與樂天句格相似者。世以此重之。然爲人不羈。好直言。不爲當世所容。忌其才者。呼爲野狂。以篁狂音相通也。子保衡。葛絃。俊生。保衡正五位陸奥守。葛絃正四位下太宰大貳。俊生從五位刑部太輔。葛絃子好古。道風。好古資性勇武。歴諸官。承平中昇殿。任右近衛少將。天慶初。叙正五位

下。兼近江權介。及藤原純友反。為山陽道追捕使。兼南海道。太宰權少貳源經基右衛門尉藤原慶幸右衛門志大藏春實等隷焉。造戰艦二百餘艘。直赴伊豫。先是賊為讚岐介藤原國風所敗。走入太宰府。刧掠管內。好古驛奏其狀。分兵二道。自率精銳由陸路。慶幸等由海路。會筑前博多津。賊列陣待戰。數合。春實袒被髮執短兵大呼衝陣。賊退去。更乘舩進戰。官軍乘勝奪舩。放火燒之。賊大敗。殺傷數百人。溺死者甚多。獲戰艦八百餘艘。純友單騎走免。尋亦就擒。餘黨悉平。遷授從四位下。尋班師。天曆初。任參議。天德中進正四位下。任太宰大

道風

貳。應和二年。叙從三位。康保四年致仕。安和元年薨。年八十五。道風善書。遒勁神逸。冠絕今古。仕至正四位下內藏權頭。醍醐帝酷愛其書。及造醍醐寺。使道風書榜。一楷一草。初擬揭楷書於南門。而終榜草書。道風大喜曰。可謂聖主矣。蓋其得意在草也。又命書行草法帖各一卷。使僧寬建持往唐。蓋欲播其美於異邦也。其他殿壁題字宮門扁榜。道風所書甚多。晚患中風。手顫。筆勢彌生奇體。凡其書。一行隻字。世爭寶之。嘗為橘直幹書奏疏。村上帝常置御坐側。會禁闕火。帝顧左右曰。直幹疏存否。不復問他。後世稱道風及藤原佐理藤原行成

美材　小町　恒柯　春風

曰三蹟。康保三年卒。年七十一。後生子美材。亦工書。有文才。從五位上大內記。醍醐帝讀羣書治要。美材為尚復。延喜二年卒。時女流有小野小町者。不審其所出本末。或曰。篁孫也。小町有絕世之姿。長和歌。紀貫之撰古今集。多收其歌。序而論之云。恒柯右京人。父龍雄。出羽守。恒柯少好學。有文才。任播磨守。治貴簡要。舉止任情。無所矯飾。然書法之妙。當世無比。得其尺牘者。莫不寶重焉。貞觀初。進從五位上。卒年五十三。春風父曰石雄。從五位上。春風素將家。驍勇絕人。貞觀十二年。叙從五位下。補對馬守。奏請二事。一請以調布縫造保侶衣千

領。以備不虞。助介冑。二請以調布縫造納糒帶袋千枚。令士卒帶之。以為急速之用。勅許之。遷肥前權介。時春風兄春枝為陸奧權守。春風為奏曰。往歲臣亡父石雄家有羊革牛革二甲。弘仁中在陸奧。被之討平夷賊。其後進之官。願賜羊革甲。以備緩急。歸京之日。宜速納官。許之。以牛革甲給春枝。既而為左近衛將監。被讒家居。元慶二年。出羽夷反。守藤原興世戰屢敗。新權守藤原保則薦春風於攝政基經。擢為陸奧鎮守府將軍。與權介坂上好蔭。星夜進發。各將精兵救之。春風已至陸奧。保則遣出羽權掾小野春泉於鎮守府。議軍事。未至春

風率兵四百餘人。取陸奧路。入上津野。上津野為秋田賊所據。有春風與保則謀。脱甲釋兵。挺身入虜軍。具宣朝命。慰之。春風少在邊塞。能曉夷語。於是夷虜皆叩頭拜謝。云。異時秋田城司貪慾暴獷。谿壑難填。毫不慊。求。楚毒立施。不堪其苛政。遂作叛逆。今將軍幸以天子恩命。而詔之。願改迷途。歸幕府。乃競以酒食。饗官軍。豪長數十人相率。隨春風。至出羽國府。降保則。明年六月。引軍還。仁和中為左衛門權佐。兼檢非違使。時朝廷禁服深紅色。參議源光所著襖子違禁。春風一見。直進跪光後。請割其衣。光默然。歸家褫去。不敢復服。論者韙之。寛平二年。遷右近衛少將陸奧權守。昌泰初。至正五位下。

外史氏曰。吾遊下野。觀篁所置足利學校者。陋矣耳。然自當時到今。幾千百歲。不知經王霸興衰。陵谷變遷。凡幾浩劫。而此獨歸存於荒山僻鄉之間者。非有鬼神呵護而然乎。岑守之治西陲。與好古討賊。春風撫蕃。皆可傳者也。然其勲業爵賞。烜赫一時者。今則雲霏煙斷矣。而篁之疎狂。獨有千載如此。非託斯道而能焉乎。或曰。非篁置也。則王政盛時。國學遺制矣。而流俗不察。誤傳篁名者。

栗隈王

諸兄

橘氏

橘氏。出自敏達天皇。天皇難波皇子生栗隈王。天智朝拜筑紫帥。壬申之亂。帝大友使佐伯男發筑紫兵。且戒曰。栗隈王素附吉野。有拒命。斬之。王受符。果不發兵。曰。筑紫邊警之地。峻城深隍。非特備內亂。今從命發兵。一旦有外寇。則將如之何。男欲進王。二子三野王武家王。帶劍侍側。不果而歸。天武朝拜兵政官長。三野王為治部卿。娶縣犬養東人女。生諸兄佐為。諸兄。葛城。為諸王。天平三年。擢參議。明年進從三位。八年與弟佐為王上表曰。天平五年。敕曰。諸王願賜臣連姓。供奉朝廷者。召令問其狀。臣等本懷此情。無由上達。幸遇恩敕。昧死以聞。臣親母贈從一位縣犬養橘宿禰。和銅元年供奉大嘗。天皇褒忠誠之至。賜浮杯之橘。曰。橘者果子之珍。大人所好。柯凌霜雪而繁茂。葉經寒暑而不凋。是以賜汝姓橘宿禰。而今無繼承。恐失明詔。夫賜姓定氏。由來久矣。願賜橘姓。戴先帝之原命。流橘氏之殊名。詔依所請。賜橘宿禰。乃改今名。初諸兄母縣犬養氏再嫁藤原不比等。生光明皇后。賜姓。贈爵。故云爾。太上天皇宴皇后宮。賜和歌及酒。拜右大臣。進從二位。帝嘗幸其相樂別業。授子奈良麻呂位。既而授從一位。轉左大臣。勝

實初進正一位。改賜姓朝臣。寶字元年薨。年七十四。諸兄居井手里。世稱井手左大臣。奈良麻呂。勝寶元年拜參議。進正四位下。寶字元年兼左大辨。時孝謙帝方寵藤原仲麻呂。為紫微内相。屢幸其田村第。遂為別宮。廢皇太子道祖。立大炊王為皇太子。初仲麻呂妻大炊王以其子真從寡婦。遂居之己田村第。至是為儲貳。奈良麻呂惡其因嬖幸擅權勢。潛欲除之。遂與廢太子道祖。及鹽燒王。安宿王。黃文王。小野東人。大伴古麻呂等謀舉事。鹽燒王。道祖弟。安宿黃文。長屋王子。長屋王以讒誅於天平中。子男皆坐死。唯安宿黃文與山背特得宥

焉。初勝寶末太上天皇不豫。諸兄祗承人佐味宮守告諸兄飲酒。言辭無禮。稍有反狀。太上皇不問。既而帝聞佐伯全成知其情。將鞫全成。皇太后固止之。事遂寢。至是黃文弟山背王上變曰。橘奈良麻呂搆姦謀。將圍田村宮。大伴古麻呂具知其情。中衛舍人上道斐太都告仲麻呂曰。小野東人謂僕曰。有謀殺皇太子及内相者。黃文王。安宿王。橘奈良麻呂。大伴古麻呂等。徒衆甚衆。汝能從乎。有二謀。一者。率精兵四百。圍田村宮。二者。陸奧將軍大伴古麻呂將赴陸奧。行至美濃。即塞關。敢告。仲麻呂即夜入奏狀。警衛諸門。遣高麗福信等將兵逮

捕東人等。別遣兵圍道祖王家。明日遣公卿究問東人等不服。是夕仲麻呂侍内。召鹽燒王。安宿王。黃文王。奈良麻呂。古麻呂。宣太后詔曰。有人告汝等謀反。顧汝等於我為親戚。位祿不輕。何怨而逆乎。是以不問。慎勿自絕。五人退出南門。稽首謝恩。明日遣中納言藤原永手再究問東人。東人乃款曰。安宿王。黃文王。奈良麻呂。古麻呂。多治比犢養。多治比禮麻呂。大伴池主。多治比鷹主。大伴兄人等。夜會議者三。始於奈良麻呂家。次於圖書藏側。後於太政官院庭。會者甚多。不辨顏面。拜天地四方。歃鹽汁誓曰。以七月初昏發兵。圍内相宅。殺之。廢

太子。刼皇太后奪鈴璽。召右大臣。使為號令。然後廢帝。簡四王立以為君。於是分安宿王以下鞫之。款狀略同。敕使詰奈良麻呂曰。何由謀逆。曰。内相秉政。不道甚多。故先發兵。欲得其人而後陳狀。乃悉下獄。分遣諸衛。掩捕其黨。拷掠究問。黃文。道祖王。古麻呂。東人。竝杖下死。安宿王并妻子流佐渡。佐伯全成時為陸奧守。就而究問。全成曰。嘗聽謀。峻拒之。不聞後語。對畢自經。於是帝御南院下詔曰。賴神祇之靈。逆黨服罪。據法當死。特降一等。改姓名。處遠流。奈良麻呂此時蓋流竄矣。而史佚其事。不記。後檀林皇后奈良麻呂女孫也。及仁明帝登

清友　檀林皇后　氏公

極詔曰。無位橘奈良麻呂。惘福祿之不長。悲忠貞之不遂。宜寛典式。以賁幽墳。贈太政大臣正一位。子清友。入居。清友少。沈厚渉獵書記。身長六尺二寸。眉目如畫。擧止甚都。寶龜中。高麗來聘。清友以良家子姿儀魁偉。中選。接對使人。使人史都蒙善相法。謂通事舍人山於野上曰。彼少年風骨非常。子孫大貴。野上問命長短。曰。三十二有厄。過此無恙。延暦五年。為内舍人。叙正五位下。八年病卒。年三十二。清友娶田口氏。生檀林皇后。子孫貴顯。果如都蒙言。皇后諱嘉智子。資性寛和。風姿絶異。垂手過膝。髮長委地。嵯峨帝為親王。納之有寵。登祚進

夫人。六年。立為皇后。正位之後。專務化導。宮闈邕穆。朝野稱之。帝加隆重焉。淳和帝立。尊為皇太后。仁明帝立。為太皇太后。帝不豫。后為剃髪為尼。以求冥救。崩年六十五。后篤信佛。嘗建檀林寺。世因稱檀林皇后。又與弟氏公議。開學舍。名學館院。勸諸子弟誦習經書。時人以比漢鄧皇后云。清友。弘仁中。贈從三位。仁明帝朝。下詔曰。朕外祖父從三位橘朝臣。疏基顯族。驤首高衢。外祖母田口氏。毓彩芝田。騰芳蕙圃。但屬運謝。已從閲川。並宜贈正一位。墓置守冢各一戸。承和六年。贈太政大臣。清友子氏公。以皇后弟。累歷顯要。至右大臣正二位。承

岑繼　入居　逸勢　逸勢孝女

和十四年薨。年六十五。世稱井手右大臣。贈從一位。氏公子岑繼。身長六尺餘。稟性寛緩。少時愚鈍。不好文書。仁明帝嘆曰。岑繼大臣之後。國之近戚。若有才識。公卿之位。何足企哉。岑繼聞而慚之。改節勵精。從師受學。至正三位中納言。貞觀二年薨。年五十七。入居延暦中。叙正五位下。為左京大夫。子逸勢。逸勢放誕不拘細節。最妙隷書。宮中榜題。多成其手。延暦末。從遣唐使入唐。唐人呼為橘秀才。以老病家居。承和七年。起為但馬守。時嵯峨上皇不豫。先是皇太子恒良。非仁明皇子。太子不自安。作表辭位。不許。上皇亦深加教慰。至是東宮帶刃

伴健岑謂。上皇登遐不遠。世必有變。乃與逸勢謀。奉太子奔東國。語洩。九年。嵯峨上皇崩。即夜詔使六衛府守宮門。遣右近衛少將藤原富士麻呂。率勇敢之士。圍二人宅捕之。繫右近衛將曹伴武守。帶刀伴甲雄等于衛府。右兵衛督永名。右衛門少尉時枝等。以逸勢近親。自解兵杖待命。大納言藤原愛發。中納言藤原吉野等。以黨與繫于院中。命左大辨正躬王鞠問逸勢。不服。改姓非人。流伊豆。死于途。皇太子亦坐是廢黜。至嘉祥二年。賜逸勢男龍劍實山等本姓。聽入京師。明年許逸勢歸葬。仁壽三年。贈從四位下。逸勢有女。有至性。及逸勢遠

竄。悲泣步從。監者叱而去之。女乃晝止夜行。及逸勢死。收屍而葬廬于其側。守而不去。落髮為尼。名妙冲。誓念苦止曉昏不懈。見者為之流涕。後又負屍而還。世異之。稱為孝女。諸兄五世孫廣相。字朝綾。父峯範若狹守。廣相幼有文名。九歲昇殿。乃賦詩曰。荒村桃李猶應愛。何況瓊林華苑春。長而博學。貞觀中。補文章生。歷東宮博士民部少輔。五條太皇太后崩。議喪制不決。遂從廣相議。超授正五位上。元慶中。為勘解由長官右少辨。光孝帝即位。讀文選。廣相侍讀。兼文章博士。任參議。轉左少辨。宇多帝即位。廣相與左少辨藤原有穗。左近衛中將

藤原時平。左衛門佐藤原高經。常侍殿上。寬平二年卒。年五十四。贈中納言從三位。廣相歷仕三朝。近侍左右。省中衆事。莫不幹理。博涉羣書。橫看讀過。初受業菅原是善。是善嘗作高雄山鐘銘。廣相序之。藤原敏行書之。世稱三絕。子公賴善和歌。至中納言。良基諸兄後也。祖常主參議。父安吉雄攝津守。良基少篤學。有風概。明練治體。清正立己。仁壽中為民部少丞。天安初大宰大貳正躬王。妙選僚屬。請良基為少監。以非其好。不赴。帝抑奪其官。貞觀元年。起為木工少允。累遷伊豫權介。政有能聲。任丹波守。以幹理稱。進從四位下。為信濃守。勸督農耕。輕其租課。家有贏儲。戶口繁衍。治為當時最。然而性强梁。無所推屈。己之所惡。雖僚佐不貸焉。仁和元年。管內筑摩郡民辛犬秋子。為怨家坂名井子繩麻呂燒其居宅。家口八人焚死。秋子詣太政官訴之。遣使推訊。子繩麻呂承服。乃使禁子繩至京師。良基故縱子繩。更捉秋子。令子繩等以他物歐傷秋子。秋子訴冤太政官。下符譴責良基曰。既遣敕使推問辨糺。而牧宰任意改行其事。為吏之道。豈如此乎。詔少監物布勢敏行往推問良基。敏行還奏良基對捍詔旨。於是召良基下於刑部省推斷之。未竟。卒年六十三。良基素清貧。家無儲蓄。

以中納言在原行平賻之。得殯葬焉。嘗訓子孫以潔身。子在公問以治國之術。對曰百術不如一清。其操守如此。子澄清。延喜中至從三位中納言。澄清子忠正。敘從五位下。先是王及源藤橘氏。皆有氏長者。氏中第一人為之。唯橘氏衰微。長者止知學館院領而已。其氏爵以是定舉敘之。是定者謂擇其人任之也。澄清孫女侍攝政兼家。生大納言道隆。以故詔道隆為是定。自後橘氏敘爵。皆屬藤原氏。正通字能。為氏公六世孫。父實利大舍人頭。正通少師事源順。與藤原在衡同入大學。情好欵密。而在衡官爵累遷。進至公卿。而正通老不遇。心常

直幹

鞅々。每臨文見意。天祿中為宮內少丞。嘗作詩序。有曰。齡亞顏駟。過三代而猶沈。恨同伯鸞。歌五噫而將去。源為憲讀而怪之。顧正通曰。公豈有他意乎。正通慨然垂涙。後果遁去。不見。具平親王題其遺編曰。文華留作荆山玉。風骨消為萬里塵。未會茫々天道理。滿朝朱紫彼何人。其為世所愍惜如此。直幹父長盛。長門守。對策及第。天曆二年。授文章博士。八年。民部大輔闕。直幹上書。請兼任之。訴屈甚辨。書奏。帝讀至曰。依人而異事。雖似偏頗。代天而授官。誠懸運命。使艴然不懌然。其箪瓢屢空。草滋顏淵之巷。藜藿深鎖。雨濕原憲之樞。一聯。為世所稱誦。後為式部大輔。侍讀冷泉帝。

永愷

諸兄十世孫有永愷。為文章生。性好和歌。後剃髮改名。能因。居攝津古曾部。世稱古曾部入道。嘗赴伊與。時地方大旱。國守藤原範國請能因賦歌祈雨。能因進和歌一首。天乃大雨。遠近霑足。後遊陸奧。過白川關作歌。世以為絕唱。著有玄々集。又輯歌枕行于世。

外史氏曰。中古皇胤賜姓者。獨橘氏為盛矣。除紀族之外。無之也。而其家多難。屢跌屢起。蓋以其與藤氏瓜葛相援。故得子孫累世顯貴。遂不衰焉。然諸兄之才。非武內鎌足比。故其後世亦不得比隆二公之後。無足異已。

檀林皇后之賢。當時比之馬鄧。建學校。教子弟。懇懇有意。橘氏後世。多文學之士。蓋由此焉。

金　名代　清麻呂

大中臣氏

大中臣氏。本姓中臣。其先天種子命。仕神武帝有功。掌祭祀。八世孫大鹿島命。垂仁朝建天照太神祠於伊勢。命為祭主。大鹿島十一世孫常盤大連。欽明朝始賜姓中臣。常盤子可多能祜大連。可多能祜子御食子。糠手子御食子子鎌足。為藤原氏。糠手子子金。天智帝三年班幣諸神。金宣祝詞。拜右大臣。帝病。與左大臣蘇我赤兄等。奉皇太子盟于西殿。壬申之亂。天武帝殺金於淺井田根。御食子曾孫名代。天平初。為遣唐副使赴唐。八年齎玄宗書。率唐人及波斯國人而歸。帝臨朝。授名代

從四位下。為神祇伯。子鷹主。寶字中為遣唐大使。送唐使沈維岳等。遭風不赴。延暦中進從五位上。為神祇大副。可多能祜四世孫清麻呂。曾祖國子。舒明朝小德冠。前事奏官。兼祭官。祖國足。父意美麻呂皆為祭官。意美麻呂。天智朝與鎌足同改賜姓藤原朝臣。文武帝以其奉神事。詔特復舊姓。和銅中任中納言。兼神祇伯。至正四位上。清麻呂繼為祭主。寶字元年制。伊勢太神宮幣帛使。自今差中臣朝臣。不容他姓。六年為神祇伯。進正四位下。神護元年供奉大嘗事。詔曰。神祇伯中臣清麻呂。清慎勤恪。久奉神祇。朕有嘉焉。特授從三位。景雲三

繼麻呂　諸魚　淵魚　正棟　國雄　能宣　輔親

年詔曰。神語有言。大中臣。而中臣清麻呂為神祇官。供奉無失。是以賜姓大中臣朝臣。寶龜元年拜右大臣。叙正二位。仍領祭主。清麻呂以衰老不堪詣太神宮。請讓祭主於男子老。因以子老為神祇大副。桓武帝即位。致仕。賜几杖。清麻呂歷事數朝。為國耆老。朝儀國典多所諳練。延暦七年薨。年八十七。初中臣忌部兩氏。同掌祠典並為名族。至是忌部氏子孫衰微。唯中臣氏世其職云。子繼麻呂正五位下。諸魚延暦中拜神祇伯。至左大辨正四位上。繼麻呂子淵魚。立性謹密。諳練祀事。弘仁天長間。至神祇伯從四位上。諸魚孫正棟。幼警悟孝順

天至。遭父喪。殆致毀滅。尋喪二兄。觸性感動。遂出家為僧。改名壹演。去留任心。無所止住。貞觀中授權僧正。固辭不允。既而罹疾。駕船浮水。奄然而逝。謚慈齋。正棟兄良楫。有子國雄。幼聰明。超越等倫。八歳喪父。事叔父壹演。精勤強識。通九經三史老莊之書。舉秀才。擢授從五位下。至祭主神祇大副。能宣。父曰賴基。祭主。世善和歌。至能宣最著稱。與坂上望城源順。紀時文。清原元輔。撰後撰和歌集。稱梨壺五人。任神祇大副。為祭主。正暦二年卒年七十。子輔親。字槐。繼父為祭主。任神祇伯。授從三位。初清麻呂之後。大中臣氏久無陞三位者。世因以

為榮。長暦二年薨。年八十五。

外史氏曰。昔者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人。人神不雜糅。我邦開闢。中臣氏既掌祀典。又參國政。是以重黎之任。併之一姓也。可謂重矣。及鎌足別族藤原。專執國政。清麻呂賜大中臣氏。特掌祀典。重黎之任始判矣。其後人事汚隆。雖世有之。神典之重。萬古不渝。以至于今日。可不謂盛乎哉。可不謂盛乎哉。

清麻呂

和氣氏 丹波氏

和氣氏。出自垂仁天皇。天皇玄孫弟彦王。當神功皇后之還自筑紫。弟彦設關於針間吉備界。禦忍熊軍。名和氣關。以功賜吉備磐梨縣。因家焉。其後世有清麻呂。出於備前藤野郷。舊姓磐梨別公。後改藤野別眞人。神護中改賜姓吉備藤野眞人。又改賜姓輔治能眞人。叙從五位下。為近衛將監。先是孝謙帝寵僧道鏡。尊道鏡為太政大臣禪師。授法王位。令文武百官拜賀。置法王宮職。輿馬服食。一擬供御。萬機之政。莫不取決。内外震慴。景雲三年。太宰主神中臣習宜阿曾麻呂。希旨矯奏宇

佐八幡神教。令道鏡即皇位。則天下太平。帝素敬宇佐神。如事生。其所憑語無事不從。於是召清麻呂於牀下。敕曰。昨夜朕夢八幡神使來曰。太神欲憑汝姉尼法均有所言。汝宜代往。清麻呂臨發。道鏡瞋目按劔謂之曰。太神欲使我即大位。汝詣宇佐。奉神教使我得所欲。則授汝太政大臣。委以國政。否則有重刑。時有路豐永者。謂清麻呂曰。道鏡上天位。吾何面目事之乎。吾將與二三子。從伯夷而游耳。清麻呂誓死而往。詣神宮。請教。神勅曰。我國家開闢以來。以臣為君。未之有矣。天日嗣必立皇胤。無道之人。宜迅掃蕩。清麻呂還奏。如其言。道鏡

大怒。誣清麻呂矯神教。欺罔朝廷。改姓名別部穢麻呂。竄于大隅。然因此。讓位事竟寢矣。道鏡使人殺清麻呂於道。俄雷雨晦冥。受命者猶豫。會勅使來赦。得無恙。參議藤原百川愍其忠烈。割其封二十戶。給之。明年光仁帝踐祚。竄道鏡於下野。復清麻呂姓名。召還之。復本位。為豐前守。先是宇佐宮司屢託神語。造為妖言。前後國司一無所問。清麻呂與太宰府監典主典各一人卜部三人詣神宮。灼龜卜神語實否。報府行黜陟。既而清麻呂賜姓和氣朝臣。清麻呂先塋在備前。其遭貶竄。人或伐其木。於是以清麻呂為美作備前國造。其高祖以下。皆

廣世

贈國造。進從四位下。為攝津大夫。延曆中奏。河內攝津之間。鑿川築堤。導河內川西通於海。則沃壤益廣。詔遣清麻呂勾當其事。時營長岡新都。十歲不成。清麻呂密奏請。託遊獵相葛野地。以遷都平安京是也。十五年進從三位。賜功田二十町。傳子孫。十八年薨。年六十七。贈正三位。清麻呂多所通曉。最明故事。撰民部省例二十卷。又撰和氏譜。嘗墾田一百町於備前。永為賑給之資。鄉民賴之。子廣世真綱仲世。廣世延曆中授從五位下。為式部少輔。聽帶劍。為大學別當。請納私田二十町。為勸學料。定明經四科。會諸儒於大學。講陰陽藥經大素

真綱　貞典　觀光　時雨　仲世　貞臣

等書。以大學南私宅。置弘文院。藏書數千卷。以墾田四十町。永充學料。以終父志。真綱少遊大學。弱冠補文章生。累官內外。為參議。承和七年卒。年六十四。真綱稟性敦厚忠孝。兼資素歸佛乘。天台真言之立。廣世真綱之力也。子貞典為攝津守。觀光為佐渡守。貞典子時雨。潛心醫學。兼精針術。為醫博士典藥頭。和氣氏業醫自時雨始。子孫傳承。與丹波氏並為國大醫。附丹波氏事于後。仲世。性至孝。奉公忠謹。未嘗跕宮門而寢。年十九舉文章生。為大學大允。終於從四位上播磨守。在官清靜而化。民懷其惠。仁壽二年卒。百姓慕之。子貞臣字和仁。

阿智使主　康賴

幼孝。母喪。哀戚過禮。弱冠從治部卿安倍吉人受老莊。吉人奇之。後入大學。研精不輟。承和中舉秀才。補文章得業生。終於大內記從五位。年三十七。時人惜焉。丹波氏出於阿智使主。阿智漢靈帝之曾孫。及漢禪魏。因神牛教。出往帶方。得寶帶瑞。其象類宮城。乃建國邑。保其民庶。後告父老曰。吾聞東方有聖主。盍往歸焉。率其子都加使主及七姓十七縣人口。歸化。實應神帝二十年也。奏召帶方男女有才藝者。以為公民。諸國漢氏是也。又奉詔。與都加往吳。求縫工。得兄媛弟媛吳織穴織四女而歸。其子孫居丹波者。有康賴。賜姓丹波宿禰。

重賴　忠明　雅忠

以醫術著。任右衛門佐兼針醫博士。永觀中著醫心方三十卷。上之。康賴子重賴為典藥頭侍醫。兼丹波權守。重賴子忠明亦為典藥頭侍醫兼丹波介。敕改賜姓朝臣。忠明子雅忠。繼父祖業。為醫學得業生。明年為權醫博士長久初兼備前守。永承中為掃部頭。時帝違豫。雅忠進藥有効。褒授從四位下。自丹波介至典藥頭右衛門佐。承曆中高麗王妃疾。以厚幣請雅忠。朝廷不許。令太宰府報牒。有扁鵲何入雞林之雲語。自此世稱雅忠為日本扁鵲。寛治二年卒。年六十八。初朱雀帝患瘡。典藥頭和氣相成診曰。膿水止而愈。雅忠時尚弱冠。謂人

忠康　重康

曰。恐不可為。果崩。雅忠嘗夢。有一童子告曰。汝曾祖康賴。懇誠禱我。我為護方書久矣。今將有厄。汝戒之。雅忠驚寤。為之備。未幾有火災。方書無恙。子忠康。重康。忠康亦為典藥頭。重康為侍醫。子孫世以醫仕。

外史氏曰。清麻呂之忠。天地感動矣。及大姦已敗。天日再明。余意其必享上爵之賞。必獲大功之封。紀勲宗祏。顯之萬世而不朽矣。而其召還也。不過得復本位。為無罪之人何也。昔蘇武還漢。位不過典屬國。賜不過二百萬。當時譏其賞薄焉。今清麻呂併無之也。故余未嘗不異皇家之少恩也。然而經世千百。明治維新。詔廟祀清麻呂之靈。列之國幣之神。天使來莅。幣玉繽紛。至於萬姓仰觀。歡呼若雷。可以見忠烈餘感。古今無二矣。而皇家之恩。果不薄也。

大養　苅田麻呂　田村麻呂

坂上氏

坂上氏出自阿智使主。聖武帝時有犬養。父大國右衛大尉。帝甚寵昵犬養。至從四位下左衛門督。及帝崩。犬養以被殊遇。請守山陵。孝謙帝憐其志而特許之。下詔褒稱。授正四位下。賜封百戸。歷播磨大和守。寶字八年卒。年八十三。子苅田麻呂。苅田麻呂。寶字中為授刀少尉。惠美仲麻呂之反。遣子訓儒麻呂邀奪鈴印。苅田麻呂奉詔。與將曹牡足島足射殺訓儒麻呂。以功授從四位下。賜姓大忌寸。補中衛少將。兼甲斐守。神護中授勳二等。賜功田二十町。傳其子。寶龜中以告弓削道鏡奸計。敘正四位下。為陸奧鎮守將軍。補中衛中將。延曆中坐氷上川繼事奪職。數月復官。坂上氏世以武顯。苅田麻呂善騎射。宿衛宮掖。歷事數朝。帝殊寵遇。別賜封五十戸。四年敘從三位。上表言。臣等本漢靈帝曾孫阿智王之後。失先祖之王族。冐下人之卑姓。望請改忌寸賜宿禰。所謂寒灰更燒。枯樹復榮也。於是坂上氏與內藏大藏文調文部谷民佐太山口等諸姓。皆賜姓宿禰。為左京大夫。五年薨。年五十九。子田村麻呂。田村麻呂。身長五尺八寸。胸厚一尺二寸。身重二百一斤。自輕至六十四斤。眼如蒼隼。鬚如金線。有膂力。延曆中為近衛少將。帝將征蝦夷。田村麻呂與正五位上百濟俊哲赴東海道。閲士馬。撿戎器。俄為征夷副使。從大將軍大伴弟麻呂討蝦夷。殺略甚多。以功進從四位下。任陸奧出羽按察使。兼陸奧守鎮守將軍。尋拜征夷大將軍。二十年蝦夷復反。授節刀討之。及凱旋。除從三位。遷近衛權中將。二十一年築陸奧膽澤城。鎮壓蝦夷。夷酋大墓公阿氏利為盤貝公母禮。率部落五百降。役族。田村麻呂以二酋歸京。請放還本部。以招黨類。公卿議曰。野性獸心。叛服無定。今賴朝威獲此梟帥。若依奏請。是所謂養虎遺患也。乃不聽。斬於河內植山。二十二年又赴陸奧築志波城。還為刑部卿。二十三年再為征夷大將軍。任參議。大同初任中納言。兼中衛大將。餘官如故。奏請陸奧出羽郡司軍役。正員之外。擬任勇決之人。以為防守之備。許之。二年改中衛府為右近衛府。田村並府如舊。進正三位。尚侍藥子之變。矯上皇旨。為造宮使。田村居兵府。威望素顯。帝進大納言。使率輕銳邀太上皇東下於美濃。時文室綿麻呂以侍太上皇繫于左衛士府。田村麻呂奏其才器可用。請釋之與行。事尋平。弘仁二年薨。年五十四。帝為不視朝一日。贈從二位。賜山城宇治郡栗栖村地為墓地。使其屍立棺中。向平安城而葬之。兼甲

廣野　當道　淨野

冑劍矛以下瘞之。官監護其事。自此國家將有事。則墓必鳴動云。每大將出征。先詣而禱焉。其所佩劍。勅藏之御府。曰坂上寶劍。帝親賛其像。深哀惜焉。初田村麻呂女春子入桓武後宮。生葛井親王。幼而警悟。善射。稱有外祖之風。嵯峨帝嘗御豐樂院觀射。禮畢。敕諸親王羣臣。各以次射。葛井時年十二。帝戲謂曰。弟雖少弱。當執弓矢。葛井應詔而起。再發再中。時田村麻呂侍座。喜甚。起座抱葛井而舞。進奏曰。臣嘗將數十萬衆。征討東夷。實賴天威。所向無敵。然自料勇畧兵術。多所不究。今親王年在齠齔。武技如此。非臣所及也。帝笑曰。將軍褒揚外孫。何甚過多也。子廣野淨野。廣野少以武勇聞。執直不撓。頗有節操。為陸奥守右兵衛督。至從四位下勲四等。天長五年卒。年四十二。子當道。當道少好武事。便弓馬。齊衡二年。為右兵衛權佐。領檢非違使。處法平直。不阿權貴。出為陸奥守。進從五位上。卒于任所。年五十五。當道輕財重義。在任有清理之稱。境內肅然。民夷安之。居貧無資。臨棺歛。所有唯布衾一條而已。而遺愛永存於州云。淨野少承家風。武藝絕倫。平城帝御武德殿。簡天下騎射士二十人。淨野與其選。又與步射士佐味香飾麻呂。敍高常比麻呂角射。淨野為最。弘仁中為陸奥

鎮守將軍。兼陸奥守。時年二十七。歷諸官。天長初。為陸奥出羽按察使。以栗原桃生以北。俘囚控弦巨多。而反覆不定。盛夏豐草馬肥。虜驕之時。請發援兵一千人。差添戍兵。許之。在任數年。夷民和親。關塞無事。至正四位下右兵衛督。嘉祥三年卒。年六十二。子當宗。承和中為右近衛將監。時伊勢盜聚名張郡山中。鑄私錢。當宗率近衛夷俘。索捕獲之。除鎮守府將軍。兼陸奥介。

外史氏曰。舊史傳田村居常嬉笑。老幼親狎。奮髯一怒。鬼神震慴。蓋其坐廟廊之上。以威名鎮服四夷。武內以來。未有也。可謂名將矣。宜哉當時敬重。至徵佩劍為御寶。後世源平諸公。皆不及也。余讀田村傳。至抱葛井起舞御前。未嘗不想見其天心爛熳之態。與白髮蒼髯。輝映殿陛之狀。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田村有焉。

淨三　大市　大原　綿麻呂

文室氏

文室氏。出自天武天皇。天皇第四子長親王生淨三。淨三初為諸王。養老初授從四位下。天平中為木工頭。領造宮卿。班給新京百姓宅地。帝幸城北苑。賜宴羣臣。賞營創勞。賜絁綿。累進從三位。勝寶四年賜姓文室真人。五年為御史大夫。進從二位。優老聽宮中執扇杖策。是歲致仕。優詔賜几杖及新錢十萬。孝謙帝之崩。儲位未定。左大臣吉備真備等。欲擁立淨三。淨三固拒而免。乃擬其弟大市。大市勝寶中進從四位。為大藏卿。同淨三賜本姓。此時宗室嬰飛禍者甚衆。大市懼。剔髮為僧。以

圖自全。既而又出仕。神護中進從三位。兼中務卿。及真備謀擁立。既諾之。藤原百川等遽奉光仁帝踐阼。以故不及立云。是歲淨三薨。遺言薄葬。不受鼓吹。當時稱之。寶龜中。大市拜大納言。進從二位。尋致仕。十一年薨。淨三子大原。桓武朝賜姓三緒朝臣。至從四位。授勲三等。子綿麻呂。秋津綿麻呂。大同中。改賜姓三山朝臣。為左兵衛督。更改賜本姓朝臣。弘仁元年。為播磨守。藤原藥子之亂。侍太上皇於平城。嵯峨帝召回京師。拘于左衛士府。當是時。命大納言坂上田村麻呂。將兵邀上皇東下於海道。田村以綿麻呂嫻武技曉邊事。請赦參軍事。

卷雄　秋津

許之。因授從四位上。拜參議。與田村同扼美濃。事平加大藏卿。兼陸奧出羽按察使。為征夷大將軍。征蝦夷。初桓武帝以蝦夷叛亂。歷代不平。遣大伴弟麻呂。及坂上田村麻呂討之。雖略致平定。然遺種尚未靖。至是綿麻呂部諸將。四道並進。直衝賊巢。窮討盡滅之。邊患始息。帝大賞其功。副將以下。各進品秩。綿麻呂奏。寇平當廢鎮兵。然邊防不可猝停。留一千人。永為守衛。又遷志波城于便地。權為留一千人。餘悉解之。又自寶龜五年至今三十八年。百姓疲敝。不得休息。乞給復四年。並許之。進從三位。詔曰。陸奧夷賊。歷代彌時。擾亂邊境。殺畧

百姓。嚮遣文室朝臣綿麻呂討平之。今量其功勞。以進爵位。兼左衛門督。再為征夷將軍。歷諸任。至中納言。十四年卒。年五十九。子卷雄。幼有勇力。善騎射。貞觀中任左近衛少將。既而叙從四位上。為相模守。辞解其任。卷雄宿衛之勤。當時無雙。直侍仗下。日夜不出。嘗有狐走東宮殿屋。卷雄登屋追及斬之。又能騰駕車牛額下躍立車後。其拳捷如此。仁安三年卒。年七十八。秋津弘仁天長之間為右近衛將監。授從四位下。歷任諸官。遷左近衛中將。拜參議。兼右大辨。承和初。始置檢非違使別當。掌京中巡檢。以秋津補之。上表乞解大辨中將等職。

因聽罷大辨。兼右近衛中將右衛門督。秋津監察非違。甚有能聲。又達武藝。世許其將器。至正四位下。九年。坐伴健岑之黨。因冷泉院左降出雲權守。十年。卒于貶所。年五十七。

外史氏曰。淨三智士矣。大市不及也。幸遇光孝寬容。故得無嫌猜。不然。赤族事也。可不恐懼乎。綿麻呂一世名將。不愧田村。薦英。卷雄等子弟亦能不墜其家烈。其後寛平中。擊却新羅賊者對馬守文室善友。雖史不記其家世。蓋亦綿麻呂後也。

日本外史前編卷之四　終

日本外史前編卷五

世傳

保岡正太郎　輯

吉備氏

吉備氏。出自吉備彦命。世居吉備。御友別長子稲速別。食川島縣。子孫以下道臣為姓。天武朝賜朝臣。真備父國勝。右衛士尉。真備。叙從八位下。靈龜二年為遣唐留學生。時年二十四。在唐研覃經史。該渉衆藝。當時學生播名於唐者。唯真備阿部仲麻呂二人而已。天平七年歸。獻唐禮一百三十卷。大衍暦經一卷。大衍暦立成十卷。測影鐵尺一枚。銅律管一部。樂書要録十卷。絃纏漆角弓一張。馬上飲水漆角弓一張。露面漆四節角弓一張。射甲箭二十隻。平射箭十隻。授正六位下。任大學助。尋為中宮亮。累進從五位上。改右兵衛督。孝謙帝在東宮。為學士。授禮記漢書。恩寵甚渥。遷為大夫。仍兼學士。頃之改賜今姓。歷諸官。勝寶四年為遣唐副使。赴唐。玄宗授銀青光禄大夫。及歸。遭風船散。真備漂著益久島。進正四位下。陞太宰大貳。建議築筑前怡土城。寶字初。唐亂。敕帥舩王及真備為備。真備議曰。且耕且戰。古人所稱。請五十日教習。十日役使。朝議從之。又遣授刀舍

人春日部三關。中衛舍人土師關成等。就學八陣九地結營法。尋為西海道節度使。召為造東大寺長官。恵美仲麻呂之反。召入參畫軍事。叙從三位。拜參議。兼中衛大將。真備度賊必走。遣將遮道。指麾部分。甚得其宜。旬日事平。神護元年授勳二等。叙正三位。為中納言。轉大納言。以青宮舊恩擢拜右大臣。授從二位。景雲初。帝幸其第。進正二位。四年帝弗豫。敕真備知中衛左右衛士府事。帝崩。皇嗣未定。真備等欲立文室淨三。淨三固辭。乃擬立其弟大市。左大臣藤原永手。内大臣藤原良繼。與右大辨藤原百川。定策立光仁帝。真備嘆曰。不圖享壽之弊。終至此極。乃上書乞致仕。詔曰。昨省來表。即知告歸。聖忌未周。懸車何早。不依所請。似逆謙光。欲遂來情。彌思賢佐。宜解中衛。猶帯大臣。累表苦請。久而得允。寶龜六年薨。年八十三。真備為大納言。奏樹二柱於中壬生門西。其一題曰。百姓有寃枉者。宜至此申訴。其一題曰。被官司抑屈者。宜至此申訴。並令彈正臺受訴狀。初大學釋奠。其儀未備。真備稽禮典。重修之。器物始備。禮容可觀。又刪正律令二十四條。延暦中詔用之。所著有私教類聚三十八條。子泉。歷諸任。為伊豫守。與同僚不協。頻被告訴。遣使勘問。不服。置辭不敬。敕曰。伊與守

泉。政迹無聞。犯狀有著。容寘恒科。而父故右大臣往學盈歸播風弘道。遂登端揆。式翼皇猷。宜宥泉辜。令思後善。左降佐渡守。平城帝即位。召還。弘仁五年。終於正四位下參議。年七十二。

外史氏曰。吉備公立朝風度。世或以胡廣中庸病之。然當時奉命。北學唯公與阿倍公最有名。而阿倍公往而不還。獨公所獲實為我邦文學之基。故物徂徠之言曰。有王仁氏而後民初識字。有黃備氏而後經藝始傳。皆雖世尸祝乎學宮可也。蓋其所立大矣。他或可略。蓋當時大學生徒。得公親授者。分六道而習之。五經。三史。明

法。筭術。音韻。篆籀是也。其後定為四道。曰紀傳。明經。明法。筭道。各置博士。專門教授。既而世有沿革焉。而嵯峨淳和之間。最重文章博士云。

三善氏

三善氏。出於百濟國速古王。其後世有氏吉淡路守。氏吉子清行。受學巨勢文雄。文雄薦之曰。才學超越時輩。貞觀中為文章得業生。歷諸官。進從五位上。昌泰三年為刑部卿文章博士。上革命議曰。明年二月。當帝王革命期。君臣剋賊之運。國之不祥。無甚於此。望聖鑒豫廻神慮。敕厲群臣。則撥亂之時。垂其衣裳。即戎之運。鳴其環珮。是時右大臣菅原道真權寵隆盛。清行勸之退避。不納。乃以書諫曰。交淺言深者妄也。居今語來者誕也。妄誕之責。誠所甘心。伏見明年辛酉運當變革。二月建

卯。將動干戈。遭凶衝禍。雖未知誰是。引弩射市。亦當中薄命。尊閣挺自翰林。超昇槐位。朝之寵榮。道之光華。吉備公外。無復與美。冀知其止足。擅風情於煙霞。藏山智於丘壑。後生仰視。不亦美乎。道真不聽。遂遭貶謫。是時左大臣藤原時平。欲盡逐諸司官吏受學於菅門者。清行以書諫曰。近日大小皆云。外帥弟子在諸司者。可被左轉。伏以此事轉變。未必殿下之本意。但外帥累代儒家。其門人弟子。半於諸司。若皆遷謫。恐失善人。主罪猶處輕科。至于門人。唯請益受業而已。豈有知其謀乎。方今紛亂之間。宜皆無轉動。示以仁厚。時平乃止。帝方勵

精求治。延喜十四年。以連年水旱不登。詔求直言。清行上意見封事。其略曰。國朝天險土沃。民庶臣服。三韓所以然者。國俗敦厖。民風忠孝。輕賦斂。疎徵發。上垂仁。收下盡誠。戴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自後化漸漓。法漸彰。斂增役倍。戶口月減。田畝日荒。既而佛法初傳。上下競傾產造寺。捨田施丁。極於天平。國分二寺。各用其國正稅。而天下之費十之五。桓武營宮城。盡賦庸調。又費五之三。仁明好奢。後房之飾。竭帑倍賦。又費二之一。貞觀中。宮殿頻災。復修。又費一之半矣。則當今曾非古之十一也。臣嘗爲備中介。試閱其一鄉。皇極晚年有二萬兵士。神護中有二千丁者。貞觀初七十餘人。及臣時得九人。今聞其無一人。二百五十年來。衰弊如此。以此推之。天下虛耗可知。陛下照萬古興衰。宵衣旰食。降惠民庶。與復寧。無可期。謹陳便宜十二事。其一請肅祭祀。祈豐穰。不徒備故事而已。其二。請禁奢侈。貞元間。親王公卿以筑紫絹爲夏衫。今吏生以白縑爲之。婦女婢妾非紈綾不服。富者誇逞志。貧者恥不及。一衣破產。一饌盡資。田疇爲蕪。盜賊爲滋。望隨階定制。至於葬喪亦然。糺其僭忒。自上率下。源澄而流清矣。其三。請修口分田。此制爲收租庸調。而今已奸田闕。貢。牧宰懷無用之籍。

豪富收并兼之利。須令閱實班給。其遺田收爲公田。任國司沽或納地子。以充無身之調租。猶有遺稻納之不動。今略計其數。三倍調庸。爲公有利。爲民無害。其四。請復大學學田治國。在賢得賢在學。今至以大學爲坎壈之府凍餒之鄉。望復學田。又嚴敕博士。公貢舉法。專論才藝。不得受請託。其五。請減五節選妓員。無襲前朝奸內之例。其六。請增置判事。舊制判事六員。今獨大判事用明法者。以萬民死生。繫一人脣吻。括五刑輕重。決獨見讞書。乖閱實之理。望依舊復六員。皆擇明法律者使俱議科比。詳定條章。其七。請均給百官四季祿。比年官庫乏物。唯公卿及出納諸司充給。其餘五六年難給一季祿。雖閑忙殊務。至於須賜。宜無差別。其八。請停諸國吏民越訴。以牧宰之重。與小吏賤民比肩受鞫。雖事得白。威權已廢。知恥之士。誰冀爲吏。望盡拘以文法。除反逆外。不發朝使。其九。請定勘籍人數。三宮以下。諸王大夫命婦資人諸司衛府式兵二省籍人。一歲稍及三千人。國朝課丁。除奥羽太宰九國外。不滿三十萬。而大半無有身。則見丁十餘萬人而已。其中歲除三千人。未盈四十年。天下皆爲不課之民。望年立定額。大國十人。以次差之。以載蠲符。其十。請選任檢非違使弩使。檢非違

使本掌糺境内奸濫。令其民納贖勞料者為之。望監試明法學生充任。令奥羽鎮西及沿海諸國弩師皆充年給。許令斥賣。唯論價直。不問才伎。望令六衛練習隨功勞任之。其十一。請禁僧徒濫惡。及宿衛強暴。嚮官符禁權貴規錮山澤侵奪田地。吏易施治民居得安。猶遺是等。令諸寺僧得度年二三百人。大半邪濫。及逃課逋租者。天下之民。禿首者居三之一。皆畜妻咲腥。甚者為盜竊鑄錢。望痛禁懲之。奪度牒返本役。六衛舍人須結番警備。而散落諸國。皆是部内強豪。遭國司糺勘奔入洛納貨籍宿衛者。望既充補不得歸住。寧歸者。限暇日取府牒送國衙。過限者解職送狀本府。其十二。請修魚住泊。西南三道舟程。自樫生至河尻五泊。各一日行。令此泊廢。自韓泊直指輪田。蕩覆年百艘。望差官司修造以播備。稅給其費。其餘嚮既所獻言。不更重陳。帝嘉納焉。是歲詔禁奢靡服。十七年任參議。明年卒。年七十二。清行明法律。精算術。博涉經史。旁搜百家。強記洽聞。為一時之宗。曾作詰眼文。寓其意。所著有善家集。清行多子。唯八子淨藏。聰慧夙成。七歲為僧。曉術數。為時人所稱。

外史氏曰。余觀善公革命書。豈其學挾京房當日方術歟。何其不似儒者之論也。勸菅公以勇退。其進退消長之理。似有來自老易者。庶幾見道者之言矣。至意見十二條。諄々條貫。老於經濟。太史公論貨殖。有本富末富之辨。公謀天下。亦欲引而歸之本富之樸。可謂老成之見矣。後世桑弘羊劉晏之徒滿天下。而天下益以不富者。非因慕末富之豪故乎。

野見宿禰　古人

菅原氏

菅原氏本姓土師。宿禰。出自天穂日命。天穂日十四世孫。曰野見宿禰。出雲人。以勇力聞。垂仁朝。當麻蹶速者。勇悍多力。能毀角申鈎。帝問羣臣。以孰能敵之。或薦野見宿禰。帝即日遣使召之。命角力。野見蹋其脇骨及其腰而折之。蹶速死。野見留仕朝廷。賜姓土師連。世司國喪。其後世古人。父曰宇庭。阿波守。古人。天應元年爲遠江介。從五位下。與族人道長等上言。土師氏遠祖野見宿禰。當垂仁帝之世。古風尚存。葬禮無節。每有凶事。多用殉埋。于時皇后崩。帝顧問羣臣曰。後宮葬禮。爲之奈

清公

何。僉曰。一遵故事。野見宿禰進曰。臣竊惟殉埋之禮。殊乖仁政。實非益國利人之道。臣請權宜襄事。因率土師三百餘人。取埴造諸物象進之。帝甚悦。號曰埴輪。所謂立物是也。此乃往聖之仁德。先臣之遺愛。垂裕後昆。生民賴之。式觀祖業。吉凶相半。若其諱辰掌凶。祭日預吉。如此供奉。允合通途。今則不然。專預凶儀。尋念祖業。意不在玆。望請。因所居地。改土師以爲菅原姓。許之。獨兄安人別爲秋篠氏。古人儒行高世。不與俗苟合。卒後家無餘財。諸兒寒苦。延暦中追賞。給其男四人衣粮。令勤學業。後世給學料。始于此。子清公。清公。年少略渉經史。

延暦中詔陪東宮。弱冠奉試。學業優長。舉秀才。爲美濃少掾。對策登科。除大學少允。尋爲遣唐判官。至唐與大使俱見德宗。及歸。叙從五位下。大同初遷尾張介。其治不用刑罰。倣漢劉寛。歷任遷式部少輔。弘仁九年詔。天下儀式。男女衣服。皆依唐制。五位以上位記。改從漢樣。諸宮殿院堂門閣。皆著新榜。又肄百官舞蹈。清公并得闕說。兼文章博士。侍讀文選。兼參集撰之事。遷右京大夫。帝從容問。京職大夫官品。對曰。正五位官。即日改爲從四位官。天長中出爲播磨權守。公卿議奏。清公國之元老。不合遠離。召入。歷諸任。六年叙從三位。老病難行

善主　是善　道眞

歩。敕聽乘牛馬至南大庭梨樹下。後病漸絶朝參。性仁愛物。深信佛法。恒服藥餌。容顏不衰。九年薨。年七十三。清公嘗與撰凌雲文華秀麗二集。有集六卷。子善主。是善。善主少聰慧。有口辨。美容儀。年二十三。奉文章生試及第。承和初爲遣唐判官。仁壽二年卒于勘解由次官。是善幼傳父祖業。弘仁末侍殿上。時年十一。後歷任内外。貞觀十四年拜參議。叙從三位。明年薨。年六十九。與撰文德實錄。又著東宮切韻二十卷。銀榜輸律十卷。集韻律詩十卷。會分類集七十卷。有集十卷。子道眞。道眞。字三。幼而穎悟。甫十一歲。是善使島田忠臣試詩。道眞

即賦曰、月耀如晴雪。梅花似照星。可憐金鏡轉。庭上玉房馨。是善嘆曰、蘭茁而芳、信哉。貞觀中、舉文章生。爲得業生、授下野權掾。道眞一日訪都良香。會良香講射。良香以爲此人儒生、未必習射。試授弓矢。道眞一發即中。觀者驚服。對策及第。爲玄蕃助。任少內記。歷任、遷式部少輔。兼文章博士。詔講後漢書。進敘從五位上。渤海聘使裴頲來。以道眞權行治部大輔、與島田忠臣接伴之。仁和中、遷讚岐守。入爲藏人頭。上狀辭曰、近代之例、任此職者、或出自潢流、或生自昇族。未有凡人能當此任者。固辭不聽。五年、歷諸官、爲參議、兼式部大輔。勘解由長官。俄兼春宮亮。時春宮每事省略。二員學士闕而不補。使道眞供執經。道眞辭以煩劇。舉藤原菅根自代。明年、以道眞爲遣唐使、紀長谷雄爲副。時僧中瓘在唐。告以其國冦亂狀。道眞奏請進止。竟不果行。是歲道眞年五十。門人設宴賀之。有一老父。置賀章及沙金於案上。不顧而去。衆怪之。其文曰、聞菅家門客共賀知命之年。弟子雖削跡人間、無名世上、而數記淳敎之風、多改惷昧之過。古人有言、無德不報。深感彼義、欲罷不能。金以表中誠之不輕、沙以祈上壽之無涯。莫疑其人、可求其志。遠居北闕之以北、遙增南向之和南。後知帝之所設。

其被貴重如此。歷諸任、任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爲氏長者。帝嘗遊獵。道眞諫止之。隨事獻替、多所匡弼。帝之立東宮也、獨與道眞定議。後二年、欲遜位。道眞極諫其不可。後帝又諭以前志。道眞贊成之。既而外議紛紜。事殆寢。道眞奏曰、大事不再舉。事留則變生。帝嘉之。遂傳位東宮。詔同藤原時平參決萬機。上皇以禪讓之事、由道眞贊成、戒醍醐帝、特重之。敘正三位。掌內覽宣旨。昌泰二年、以時平爲左大臣、道眞爲右大臣。大將如故。道眞上表辭曰、臣地非貴種、家是儒林。偏因往年拔擢之恩、自至今日昇進之次。人心已不縱容、鬼瞰必加睚眦。伏願高廻聖鑑、早罷臣官。表三上、不聽。寵眷日隆。禁中內宴、必預焉。三年、帝朝朱雀院、密與法皇議、以爲左右大臣並秉朝政、無所統一、不便。因召道眞、諭以內旨、專決朝政。道眞固辭、竟不受。且奏曰、召臣而無事、衆必怪之。遂賦春生柳眼中詩、獻之。帝及法皇各賜御衣而罷。道眞起翰林、遭遇法皇、不次登庸、位極將相。諳練治體、裁決如流。綱紀振肅、人想風采。時平常嫉之。及聞其有內諭、而彌不悅。時源光、藤原定國、資望素高、而位出道眞下。居常怏々。藤原菅根亦有憾於道眞。時平交結、協力排陷。譖毀日至。時平密奏、道眞有異圖、欲廢陛下

立齊世親王。而身專國權。道真女適親王。時平蓋以是動之。而帝富春秋。在位日淺。遂惑之。延喜元年正月。叙從二位。俄貶太宰權帥。左近衛中將源善以下。緣坐貶官者甚多。道真憂悶不能自白。以和歌哀訴於法皇。法皇欲見帝申救之。菅根遏而不通。諸陣警固。衛士不肯下揭。法皇終日坐於陣外。竟不得入而還。道真有男女二十三人。皆被貶黜。各異其處。唯聽小男小女隨行。道真愛梅。臨發花適開。詠和歌叙懷。辭甚悽切。聞者憫之。至太宰府。閉門不出。託文墨自遣。後朝廷遣使宇佐。過太宰府。察其舉動。使者歸奏。道真言我實無意為善。朝

臣所詿誤。且法皇有遵兼和故事之旨。終至此耳。蓋當時讒者誣奏。源善勸道真圖非舉。故諷使者。謬成之。其守讃岐。前守藤原保則語人曰。新太守當今碩儒。非吾所測知。但見其志。恐非明哲保身之士。及居相位。文章博士三善清行。亦勸其避權寵。道真不從。至此遂以讒廢。三年二月。薨于貶所。年五十九。葬筑前安樂寺。道真能文章。最長詩。仁和中。遊阿波守平某河西莊。賦二十題。食頃而成。文不加點。為宮僚時。令賦二十物。妙極其趣。渤海裴頲見道真詩。以為近白居易體。昌泰中。奉敕纂所著詩文。為十二卷。今所傳文草是也。并祖清公父

淳茂

是善集上之。帝賜詩褒賞。有更有菅家勝白樣。從茲抛卻匣塵深之句。及在太宰府。輯錄其所著。遺紀長谷雄。菅家後草是也。嘗奉詔。與諸儒修三代實錄五十卷。又奉詔分類舊史。名曰類聚國史。凡二百卷。興福寺僧寬建。如唐求法。請齎道真及紀長谷雄橘廣相都良香詩。小野道風行草書往。以廣其傳。許之。道真既薨。時平菅根相繼而沒。京師屢災。文獻太子暴薨。世以為其祟。帝後悔悟。延長元年。追復本官。贈正二位。左遷宣旨。及外記文書凡關道真事者。皆焚之。故世不能知其詳焉。一條帝正暦四年。贈左大臣正一位。尋贈太政大臣。初天

暦中。民間建祠于北野。祀道真之靈。稱曰天滿天神。爾後無貴賤崇奉轉盛。朝廷亦以八月四日。設祭禮。入二十二社之數。寬弘元年。始行幸北野社。自是歷朝奉幣不絕。世稱聖廟。建社畫像以祀者。遂遍于國郡焉。子高視。景行。兼茂。淳茂。高視為右少辨。延喜十三年卒。年三十八。子孫連綿。以文學兼業。多至達官。景行為式部大丞。貶駿河權介。兼茂藏人。左降飛驒權掾。淳茂。才藻有父風。大江匡房嘗謂儒家不墜家聲者。唯都在中及淳茂數人耳。淳茂夙舉秀才。對策及第。為文章博士。歷任為式部大輔。叙正五位下。宇多法皇嘗賞中秋於亭子

文時　輔正

院。召文人賦詩。淳茂作序。法皇見淳茂詩嘆曰。恨不使故右相見之。渤海貢使裴璆來朝。時淳茂迎接。以詩與璆酬酢。初貞觀中。璆父頲奉使來朝。與道真唱和。至是淳茂詩及先人事。璆讀而感泣。淳茂與璆。兩世邂逅。世以爲奇。淳茂子在躬。從四位上勘解由長官。在躬子輔正。輔正。天曆四年舉秀才。歷大學頭東宮學士文章博士。以文藻播聲當時。爲圓融帝侍讀。任參議。進正三位。寬弘六年薨。年八十五。嘗至安樂寺。憾無浮圖。創多寶塔。招置僧衆。自撰寺務法規。藏諸寺庫。後人建祠道真祠側。祭之稱北野宰相。贈正二位。文時。父高規。爲淳茂兄。官右大辨。文時文才博洽。名震當時。源英明。源爲憲大江匡衡等。皆請文時竄改其文。天慶五年。對策及第。歷內記辨式部大輔。村上朝上封事。言禁奢侈。停賣官懷遠人。辭甚剴切。嘗會皇孫源保光第。賦詩曰。此花非是人間種。再養平臺一片霞。大江朝綱詩曰。此花非是人間種。瓊樹枝頭第二花。朝綱笑曰。後世必稱爲一雙。應和中。帝遊冷泉院。召文人。賜花光水上浮題。文時作序。有云。誰謂水無心。濃艷臨兮波變色。誰謂花不語。輕漾激兮影動脣。爲世所稱。一日內宴。命群臣賦宮鶯囀曉光。帝詩曰。露濃緩語園花底。月落高歌御柳陰。自謂一

座不及。既而文時獻詩曰。西樓月落花間曲。中殿燈殘竹裏聲。帝以爲絕作。乃召文時。試問其優劣。文時曰。聖作高妙。非臣所及。帝屢問不已。乃曰。聖作實遜於臣一等。帝笑然之。晩年宦路滯塞。天元四年。懇請得敍從三位。薨年八十四。世稱菅三品。子雅熙。輔昭。並有文學。輔昭最著。文才不減父祖。任大內記。朱雀上皇嘗召文人賦詩。命輔昭作序。留之院中。而不遣。蓋慮文時竊有竄定也。及文出。人皆服其秀逸。

外史氏曰。菅公之在筑紫。猶屈平之在江南也。當憂愁幽思之不堪。而公則閉門三年。以文墨自遣。不過藹然時見慕君之情而已。豈若平以枯槁之姿。行吟澤畔。離騷一篇。怨氣滿幅哉。蓋公淸德雅度。負天下之望者有素。況天子大臣。得罪于時者。當畏愼有體。非小國士流可比擬也。公薨未幾。朝廷白其冤。復官也贈爵也。竟至祀爲神明。神曰天神。廟曰聖廟。尊榮極矣。視平投身長流。甘爲江上遊魂。感愴風景。遺恨不歇。豈不爲小丈夫之歸乎。

音人

大江氏

大江氏。本姓土師。宿禰。桓武帝改賜音人姓大枝朝臣。音人以枝大非強幹之義。奏請改大江。蓋枝江國訓通也。音人父本主。備中介。音人受業菅原是善。博學善屬文。歷任內外。貞觀中任參議。進從三位。十七年。帝讀史記。音人侍讀。元慶元年。敕議上皇送皇帝書可注御諱否。音人奏議。禮經君前臣名。父前子名。夫父者子之天也。豈有父爲子稱其名乎。昔太公家令有人臣之語。太公未登尊位也。然且漢祖以之被短於世。又案諸家書儀。父母與子書。皆云爺告孃告。遂無注其名者。然則書

御諱。未知攸據也。又奉敕命。云令於出敕只書御書不注御諱。後世見者。不可知誰書。論之物情理不可然。音人引二名不偏諱。孔子母名徵在。言徵不言在。言在不言徵。請唯書御名之一字。從之。薨年六十七。嘗奉敕撰弘帝範三卷。羣籍要覽四十卷。又與是善撰定貞觀格式。其上表及式序。皆音人之所作也。嘗曰。我爲國致力多矣。子孫必貴。既而其孫維時。及七世孫匡房。皆官至納言。果如其言。子玉淵。千里。春澤。千古。玉淵從四位下丹波守。工詩歌。千里兵部大丞。正五位下。善和歌。春澤正六位上。紀伊掾。千古從四位上。式部權大輔。亦善詩

朝綱

歌。朝綱。玉淵子也。繼父祖業。該博宏贍。詞藻典麗。夙舉文章生。對策登科。村上朝。奉敕撰新國史及坤元錄。嘗餞渤海使裴璆詩序曰。前途程遠。馳思於雁山之暮雲。後會期遙。霑纓於鴻臚之曉淚。璆大感稱之。後有人往渤海者。其國人問之曰。江公既昇三公乎。答曰。未也。曰。上邦何不重才乎。其傳譽異域如此。又善書。與小野道風論筆法。不相下。請村上帝品藻。帝曰。朝綱書法不及道風。猶道風文不及朝綱也。至參議正四位下。天德初卒。所著有後江相公集。世稱音人曰江相公。朝綱曰後江相公以別之。子澄明。澄江。澄景。澄明亦能文。對策登

佐國　通國　以言　維時

第。任兵部丞。夙卒。澄江子佐國。善詩文。與惟宗孝言。源時綱試於校書殿。爲掃部頭。佐國子通國。亦有才思。受業藤原明衡。爲大藏大輔。以言。玉淵孫。父仲宣。大隅守。以言少而受業藤原篤茂。對策登第。任文章博士。至從四位下。以言沈滯年久。帝欲進擢。攝政道長沮之。以言嘗作詩曰。鷹鳩不變三春眼。鹿馬可迷二世情。其雄文麗句。傳世者多。當時與紀齊名。及從姪匡衡並稱。及匡房論近世才子曰。橘在列不及源順。順不及以言。與慶滋保胤。皆可謂一時之傑矣。維時。千古第三子也。夙舉文章生。歷任諸官。天曆中。爲參議。從三位。天德中。進

匡衡

中納言。為人博聞彊記。淹貫經史。凡遷都以來。第宅變遷。人物死亡年月。皆能諳記。醍醐帝嘗敕録前園花草名。維時用國字書之。人或嗤其才劣。不識漢名。維時曰。我非不識之。恐諸人難知也。及録進。帝命改用漢名。維時即改書獻之。衆果不能解。往々來問。應和三年薨。年七十六。詔贈從二位。世又稱江相公。所著有日觀集。子重光。至左京大夫。齊光。對策及第。仕村上冷泉圓融華山一條五朝。至参議左大辨正三位。薨年五十四。匡衡重光子也。為人長身鳶肩。幼受學于祖父維時。及長博洽。當時無能及焉。擧文章得業生。補秀才。永觀永祚間。歷

擧周　時棟

彈正少弼文章博士。進從五位上。侍帝讀書。歷式部權大輔。至正四位下。爲侍從。長和元年卒。年六十一。所著有江吏部集。子擧周。時棟。擧周夙對策及第。補藏人。擧周母赤染氏。作和歌。進攝政道長妻。述爲擧周求外官意。詞甚切至。道長愍之。遂得和泉守。在任寢疾。赤染氏憂之。禱住吉神。丐以身代。擧周得疾瘳。聞之驚懼曰。是苟活我身。而不利於親。豈人子之心哉。亦往住吉禱焉。後三條帝龍潛。擧周為東宮博士侍讀。後遷大學頭式部權大輔。時棟。不詳其父。幼而穎敏。有重瞳子。攝政道長路見一童子。行且讀書。儀相不凡。心奇之。取而歸家。

定基

令匡衡養之。才學日進。博通經史。仕至河内参河守。定基。齊光子也。夙繼家業。善文章。天元中。以祖父功勞。擢補藏人。任参河守。會其嬖妾病死。定基因深感無常之理。下髮爲僧。師事僧寂心。改名寂昭。寂心者。大外記慶滋保胤也。寂昭出乞食。適至其出妻家。妻與之食而姍笑。寂昭食之自如。寂昭遂如宋。問法。宋主延見。問皇朝事。寂昭請紙筆。對焉。獻所齎佛像。宋主大悅。賜紫衣束帛。館上寺。賜號圓通大師。三司使丁謂遇之甚渥。及寂昭將歸。謂欲留之。盛言姑蘇山水之美。寂昭遂留于呉門寺。謂乃分月俸給之。後言語稍通。戒律精至。三呉道

俗。多歸向者。長元七年卒于宋。臨終。詩及和歌。世傳稱焉。又善書。習二王法。宋人稱其字體婉美。匡房。匡衡曾孫。父成衡信濃權守。匡房穎悟絶倫。四歲讀書。八歲通史漢。十一歲作詩。權大納言源師房嘗試之以詩。匡房援筆立成。師房進呈後冷泉帝。帝大感賞。賜學料。關白賴通創平等院于宇治。大門北向。賴通問師房。古亦有諸。曰。不知。時匡房尚幼。從在後。師房試問之。匡房曰。天竺那蘭陀寺。震旦西明寺。本邦六波羅寺。門皆北向。賴通歎賞。補文章得業生。對策及第。敘從五位下。為式部少丞。負才憤世。欲晦跡山林。權中納言藤原經任諭之

曰。子命世之才。何不自重之甚。匡房迺止。然由是忤賴通意。時後三條帝在東宮。匡房為學士侍帝。帝悅。善遇之。匡房家貧。借衣就版位。日夜在左右講論文學。帝即位。即日補藏人。無幾爲左衛門權佐。時都下盜賊縱橫。匡房嚴禁夜行。是以終帝世輦轂清靜。無復剽掠之患。為右少辨。帝嘗奉幣伊勢。親草宣命。示匡房。有朕即位不敢為私之語。匡房曰。神不可欺罔。請垂叡念。帝作色曰。朕有何私。對曰。以藤原實政為左中辨。不超隆方邪。帝默然。實政者參議有國孫。嘗侍讀東宮。奉命使春日社。至木津。遇藤原隆方。隆方負門地。不禮實政。實政歸。泣訴之。其後左中辨闕。隆方時為權左中辨。實方求任闕。帝以其踰格不許。藏人頭藤原資仲在側。曰實方欲解木津之憾耳。帝沈思久之。迺曰。朕將請之天照大神矣。遂越隆方為左中辨。故匡房言及焉。匡房經諸任。進從二位。為權中納言。兼太宰權帥。天永二年。以病祝髮。即夜薨。年七十一。世稱江帥。其在宰府。菅原道真墓在安樂寺。匡房始祭之。自作竟宴詩及序。自此後人脩祭不絕。以至于今云。初音人以文學興家。八世繼業。至匡房。為三朝帝師。及薨。藤原宗忠歎曰。朝之樞要。文之燈燭也。國家亡良臣。可勝惜乎。又嘗教源義家以陣法。又

工和歌。尤以詩文名于世。博識強記。諳練朝典。著江家次第二十一卷。縉紳取為模楷焉。白河帝詔匡房輯朗詠集全什。至五月蟬聲送麥秋。未得其全什。或以一首詩視之。曰。是也。匡房以為首尾不稱。非是。後果得其真作。人服其鑒。其家多藏書。作庫于二條高倉。或曰。京師多火。可虞。匡房曰。我家文章。當關朝家盛衰。何虞之有。仁平中。文庫遭火。朝政亦衰云。

外史氏曰。江氏與菅氏。世為朝家儒宗。對執天下之文柄。門人弟子滿于朝野。其門閥清高。子孫才賢。非他族所及也。至帥公宿德雅望。非復翰林中之人。而至老蹇蹇位不稱其任。與菅相遇讒中折者。皆為可深惜已。抑二氏雖異流同祖野見宿禰。宿禰仁勇。與二公忠蓋餘德。天豈遽附之雲霏烟散乎。今也世變事換。朝廷新開古未曾有之局面。而當時世權。所謂一之人之冑固儼在焉也。而比之二氏門戶豪大冠諸華族者。何啻泰山之丘垤乎。

舍人親王　夏野

清原氏

清原氏。出自天武天皇。天皇皇子舍人親王。養老中叙一品。知太政官事。為宗室元老。生三原王。三原王生小倉王。小倉子繁野。延曆二十三年為內舍人。小倉王表請繁野。及小倉別王之後內舍人山河等。同賜清原真人姓。且繁野名觸皇子諱。改繁為夏。許之。任參議。進從四位上。奏曰。國中之政。朝集使當奏言。而或附史生。至于問政。譬如面墻。望差官長副史生一人。面陳於玉階之前。然後罷遣。但有可奏者。雖非朝集使。聽入京。又奏不堪佃之外。別有常荒田。百姓耕作。國司徵租。民畏此迫。常憚耕食。望一身之間。永聽耕食。但六年之後徵租如法。敕并從之。進從三位。轉左近衛大將民部卿。奏曰。令親王任八省卿。地望素高。無知碎務。望請點定數國為親王國。迭任彼國。意欲居京官者。須聽一兩人。從之。天長七年為大納言。八年叙正三位。九年為右大臣。大將如故。初藤原不比等作令。傳歷年久。當時學者互作異同。乃詔夏野。疏決壅滯。解釋文義。夏野與參議南淵弘貞。藤原常嗣。文章博士菅原清公。論辨折衷。作義解十卷。奏之。朝廷遂施行焉。仁明帝即位。叙從二位。承和四年薨。年五十六。贈正二位。世稱雙岡大臣。又以創比

瀧雄　秋雄　元輔　清少納言　武則

寺。稱比大臣。子瀧雄。居父喪哀毀過禮。為從四位上中務大輔。貞觀五年卒。秋雄工射。善挽強弓。至從四位上右兵衛督。貞觀十六年卒。元輔。父春光。下總守。祖深養父。內藏允。世善和歌。至元輔最著。天曆中與大中臣能宣等。為和歌所寄人。訓點萬葉集。又撰後撰和歌集。至從五位上肥後守。正曆元年卒。年八十三。有集傳于世。女曰清少納言。有才學。與紫式部齊名。一條帝時。仕藤原皇后。被眷遇。皇后特嘉其才華。欲奏為內侍。不果。老而家居。所著枕草紙。行于世。武則者為出羽山北俘囚長。或曰。夏野裔。源賴義討安倍貞任。累年不能克。徵兵

武貞　武衡　真衡　家衡　清衡

于武則。康平五年。武則率子弟以下萬餘人。會賴義于營岡。賴義大喜。竟藉其力。誅滅貞任。朝廷賞其功。叙從五位下。拜鎮守府將軍。子武貞。武衡。武貞領陸奧六郡地。傳長子真衡。勢益強盛。門族盡為臣隸。為政無私。境內富庶。初武貞納藤原經清寡婦。生子家衡。經清子清衡。從母養於武貞。會真衡姑夫吉彥秀武。以事怨貞衡。反于出羽。真衡赴討焉。而清衡家衡應秀武。襲真衡後。武衡亦黨之。永保三年。源義家為陸奧守。以兵援真衡。攻戰連年。寬治元年。遂破滅之。家衡武衡等皆死。外史氏曰。中朝文章。煥乎盛矣。然絺章繪句之功。不過

彫刻風雲月露而已。所謂經國之大業者焉在乎。夏野
作令義解。雖愧古人述作。亦不朽之事也。我朝古有律
令格式之書。治具備矣。及至後世。律格殘缺。纔存一二
焉。而延喜之式。與令則儼在焉。令亦少缺。然賴有義解。
條貫分明。古王制可見。公功可謂偉矣。亦有集解書。其
所出蓋亦古矣。然世專傳義解云。

阿保親王

仲平　守平　行平

在原氏

在原氏出自平城天皇。天皇長子阿保親王。性謙遜。才
兼文武。為彈正尹。兼上總太守。薨贈一品。子仲平。行平。
守平。業平。天長中。阿保上表。援高岳親王例。請賜姓於
諸子。詔仲平以下賜在原朝臣。仲平為豐前駿河守。守
平為相模信濃守。行平歷任諸官。貞觀中為參議。叙從
三位。任太宰權帥。先是。漕筑前肥前等六國穀。為對馬
年糧。舟漂沒者十六七。行平奏請。停六國運漕。發其民
營壹岐水田。為對馬年糧。停壹岐年貢。課之六國。又肥
前松浦郡庇羅值嘉二鄉。產奇石香藥。唐人來者多採

之。新羅人掠奪貢船者。亦經此島。行平奏請曰。檢案內。
元有九國三島。天長元年。多褹島隸大隅國。是止貢鹿
皮百領。費三萬六千束稻之故也。今此二鄉。地勢曠遠。
戶口殷阜。又土產所出。物多奇異。而徒委郡司。姿令聚
斂。加之地居海中。境隣異俗。唐人新羅人來者。本朝遣
唐使。莫不經歷此島。府頭人民申曰。去貞觀十一年。新
羅人掠奪貢船絹綿等。其賊同經此島來。以此觀之。此
地則當國之樞轄。宜擇令長。以慎防禦。又人民等言。唐
人必先到此島。多採香藥。以加貨物。不令此間人民觀
其物。且海濱多奇石。或鍛鍊得銀。或琢磨似玉。唐人取

遠瞻　友于　業平

棟梁　滋春

其石不曉土人。以此言之。委不以其人之弊。大都可知
望請合二郷。更建二郡。號上近下近。便為値嘉島。新置
島司郡領。任土賦貢。公卿議奏曰。行平所請二條。營水
田充年糧。試許二年。先明息耗。合二郷為一島。宜隨其
所陳。允之。元慶中任中納言。叙正三位。兼治部卿。行平
上表辭。不許。仁和初。兼陸奥出羽按察使。尋以年至七
十。上表請致仕。詔不許。三表固請。辭意懇切。乃許之。寛
平五年薨。年七十六。嘗奏創奬學院於左京三條。子遠
瞻。右近衛將監。友于。參議太宰權帥。業平於阿保為第
五子。世稱曰在五中將。體貌閑麗。放縱不拘。善作和歌

嘗奉敕。就鴻臚館。勞渤海使人。為右近衛權中將。卒年
五十六。嘗東遊至武藏。偶田川。見白鳥泛波。問其名。曰
都鳥。乃悽然詠和歌。世傳為絶唱。後人建祠於加茂巖
本。尸祝之。二子棟梁。滋春。并善和歌。滋春人呼曰在次
君。著大和物語。

外史氏曰。行平以天胤之貴。竭心邊務。論意懇切。不愧
古名臣。源氏諸公。蓋無此匪躬之風也。余故詳叙。業平
之事。世傳伊勢物語。然正史所不道。故不取焉。

高棟

季長

惟範

平氏　良岑氏

平氏。出於桓武天皇。天皇諸子。葛原親王。萬多親王。賀
陽親王。仲野親王。子若諸孫。皆賜姓平氏。而葛原之後
獨著。葛原幼而穎悟。及長恭儉。覽古今成敗。以自戒。為
式部卿。叙一品。子高棟。善棟。高見王。高棟與高見王子
高望。賜姓平朝臣。列為人臣。高棟身長六尺。美鬚髯。幼
聰悟。好讀書。天安二年。為權中納言。進正三位。貞觀初。
領陸奥出羽按察使。奏鎮守府吏去郷遼遠。公廨之外。無
復資糧。而主有未納。抑而不行。請准太宰府司。公廨雖
有未納。以正税給之。永為恒例。許之。數年轉大納言。薨。

年六十四。子季長。惟範。季長。仁和中為右大辨。問山城
民苦。使奏得諸郡司解狀。稱諸院諸宮。及諸王臣家。爭
民戸田或財物。無牒國郡。闌入部内。遞相壓略。不辨理
非。田園為荒。財産為空。望請被停止。又檢案内。訴訟皆
從下始。若有越訴。法設科條。今百姓或囑甲乘威。或託
乙挾勢。官司無力。禁止。望請自今假勢王臣。不由國郡
者。決杖一百。諸院諸宮王臣家許容者。別當并家司科
罪。敕從其請。至從四位下右大辨。寛平九年卒。惟範有
文才。善詩。宇多帝敕撰弘仁以後詩。又與藤原時平撰
延喜格。至從三位中納言。延喜九年薨。子時望。伊望。并

至從三位中大納言。高棟之後。自此無聞。而高望子孫特著。高望子國香。良將。良兼。國香為常陸大掾。為良將子將門所殺。將門遂據下總。而反。盡攻併關東八州。僭號曰新皇。置文武百官。伊豫大掾藤原純友起兵應之。西南又大擾。朝廷以參議藤原忠文為征東大將軍。往討。募兵東海東山。懸以重賞。而國香子貞盛從叔父下總介良兼攻將門。圖報父仇。不克。奔京師。更乞官符。到常陸。與下總押領使藤原秀郷。謀遂攻滅將門。八州皆平。官軍從途還。純友尋滅。貞盛官至陸奧守從四位上。子維叙。維將。維敏。維衡。維衡最以驍勇著。為伊勢下野

守。子孫家伊勢。世因稱伊勢平氏。又養從孫維茂為子。為鎮守府將軍。威名大著于關東。世稱餘五將軍。伊勢平氏。不著者數世。維衡曾孫正盛。任讃岐守。亦以驍勇名。當此時。鎮守府將軍源義家。世樹功邊陲。宗黨尤強。其長子義親反于出雲。正盛為追討使。斬義親。初義家英略著于世。關東武士莫不傾心親附矣。而義親死。其子為義幼。及義家卒。其家頓衰。而平氏遂興。正盛後屢以追捕受賞。事白河上皇。大被寵任。子忠盛。歷事白河堀河鳥羽三朝。叙正四位上。為檢非違使。奉敕捕海賊於山陽南海二道。長承中。鳥羽上皇創得長壽院。命忠

盛董其事。以功除但馬守。擢刑部卿。聽內昇殿。寵遇日盛。卒於仁平三年。子清盛。經盛。教盛。家盛。頼盛。忠度。清盛承忠盛家。進正四位下。任安藝守。無幾保元之亂作。其家遂大興。蓋自高望之賜平氏。後代王孫。亦有賜姓平者。而其事跡不甚著。今不傳。

良岑氏。與平氏同出桓武帝。帝季子安世。延曆二十一年賜姓良岑朝臣。安世少好鷹犬。善騎射。多技藝。稍長讀孝經。釋卷而歎曰。名教之極。其在茲乎。乃潛志於學術。大同四年。為右近衛少將。以能書解音樂兼雅樂頭。累進參議。十年奉敕與大納言藤原冬嗣中納言藤原

緒嗣監修日本後紀。又與冬嗣及藤原三守等撰內裏式。官至正三位大納言。天長七年薨。年四十六。詔贈從二位。初安世上奏太政官。弘仁三年符稱。銓擬郡司。一依國宰。若選非其人。咸解見任者。知人之難。古人病諸。若據行此格。自陷刑罰。懼罪不選。徒失人功。望請先申初擬。歷試雜務。得可底績。銓擬言上。然則國宰免濫選之責。郡司絕僥倖之望。奏可。又奏。今國司古刺史也。當任之才。不可多得。望令一良守兼帶數國。一二條屬亦依請任之。其公廨攝國之中。擇殷阜地。以二守祿併給之。又奏河內前年水旱相仍。百姓流離死亡。郡吏以之

逃散。所以頃年以諸司主典任用郡司。至有闕怠。必加刑罰。法家不聽格式無有。伏請若有罪過。依法令贖。然則不去其職。必致經遠之圖。奏可。遂下諸國為法。安世有文藻。嘗奉淳和帝詔。與東宮學士滋野貞主。撰經國集二十卷。敕收其詩。其他凌雲。文華秀麗。諸集所載。多行于世。子木連宗貞。清風。長直。木連蚤有聲。價官至從四位下越前守。子長松至從四位上山城權守。宗貞仕仁明帝。最得寵眷。補藏人頭。及帝崩。悼慕為僧。改名遍照。住雲林院。後創元慶寺為座主。敕列定額。以雲林為別院。尋為僧正。清風至從四位下近江權守。長直至從五位上丹波守。長直子衆樹。為參議宮内卿。

外史氏曰。孟軻稱得於丘民為天子。是何外國民權之隆也。如我邦無之也。獨得乎武士。則可以有為。平源氏事為然。則謂之士權而可乎。今因傳平氏。略敘武士源流。如左。蓋當時所謂武士者。大率係帝皇神明之冑。風尚大不同。編氓其初宰吏子孫。留貫州郡者。或號曰某所住人。遍地有之。非衛府宮人而執干戈。供王職。朝廷亦嘗藉其力焉。迨王政衰而去屬武門。號曰主從。主從猶君臣也。皆重義尚勇。榮為主進死。今之士族。雖日微也。苟莫忘其初。所原可矣。

源氏

嵯峨天皇弘仁五年五月。賜諸皇子姓源朝臣。詔曰。朕當揖讓。纂踐天位。德愧睦邇。化謝覃遠。歲序屢換。男女漸衆。未識子道。已為人父。辱累封邑。空費府庫。朕傷于懷。思除親王之號。賜朝臣之姓。編為同籍。從事於公。出身之初。一叙六位。公卿論奏。恐後世有陛下卑枝之議也。不報。其後天胤賜姓源。列于仕籍者甚衆。始于此矣。今取其最著者。附于編。

源信。嵯峨帝皇子也。弘仁五年五月。與弟弘。常。明。同賜姓朝臣。信為第一源氏。信率性弘雅。風尚不凡。好讀書。兼善草隷。工繪事。帝親教音律。究其精微。天長中。叙從四位上。歷侍從。遷治部卿。嘉祥元年。任大納言。文德帝即位。授從二位。兼皇太子傅。天安元年。拜左大臣。抗表辭職。不許。初帝愛皇子惟喬親王。有易儲之意。一日從容語信。以其情。信曰。太子有罪則宜廢之。若無罪則不可動搖。若之何。議之臣不敢奉詔。帝甚不悅而止。清和帝即位。進正二位。貞觀元年。詔賜攝津為奈野。為遊獵之地。先是大納言伴善男與信有隙。六年投匿名書曰。信與中納言源融。右衛門督源勤等同謀反。善男因證成其事。明年春。出信家人清原春瀧。及左馬少屬土師

忠通。左衛門府生日下部遠藤為諸國掾目。三人皆善弓馬。信所親信。蓋奪其股肱也。又明年春。善男使子中庸竊火應天門。誣信。所為右大臣藤原良相惑之。召參議藤原基經命以兵圍信第。基經曰。太政大臣知之乎。曰否。太政大臣崇佛慈仁。安能斷此大事。基經曰。此大事矣。安得不稟焉。乃出告良房。良房大愕。不及整衣冠。馳入奏曰。左大臣陛下功臣。今乍被戮。老臣不知其罪。若必不免。請臣先伏罪。帝驚曰。朕所未聞也。乃敕遣參議大枝音人左中辨藤原家宗等就第慰諭信。時事起倉卒。信危懼。計無所出。乃獻其實從四十餘人駿馬十

二匹。以白無異志。帝優詔不受。朝廷尋知善男之奸。流之伊豆。而信自是大懼。橫禍杜門不出。信性喜鷹馬射獵。屢徃攝津遊畋遣悶。敕聽養鷹三聯鷂二聯。九年。抗表辭官。答詔曰。公資兼文武。寄重親賢。況自朕在青宮。久勞保傅。以至今日。皆賴公翼贊也。夫攜絲竹以養真。翫鷹馬以忘老。公自任素性耳。朕亦未之咎焉。宜彌勵乃誠。莫重表請。十年閏十二月。獵為奈野墜馬。因成病。薨年五十九。遺命薄葬。殯殮之期。人多不知也。贈正一位。信居一條北邊。因稱北邊大臣。子叶。平。恭。有。好。保。任。昌。尋。叶從五位下。平從四位上大膳大夫。恭從四位下

民部大輔。有從四位下備前守。好從五位上備前守。保從五位若狹守。任從五位下。昌紀伊守。尋天資昏愚。信絕不為子。元慶中。兄平恭等奏請編屬籍。詔賜姓春朝臣。

弘

源弘。為嵯峨第二源氏。天長五年敘從五位下。貞觀元年累官遷大納言。五年正月薨。年五十二。稱廣幡大納言。弘幼聰慧。好讀經史。尤善隸書。為人寬弘仁愛。通曉政體。視事精斷。初帝視諸子中。弘最好學。特賜以經籍。故其家藏書。倍於他子。姓又好絲竹。每退衙琴書自娛。子同。撰。雙。弼。道。希。悅。慭。就。昭。近。同刑部大輔。撰從五位下

周防介。雙從五位越前權介。弼從五位上宮內大輔。道從五位下信濃守。希至從三位中納言。悅從三位參議。慭從五位下。就從五位上上野介。昭加賀守。近從五位上鑄錢長官。

常

源常。為嵯峨第三源氏。天資深沈。風神爽秀。寵超諸子。天長初。敕授帶劍。敘從四位下。承和十一年歷官拜左大臣。文德帝即位。進正二位。齊衡元年六月薨。年四十三。贈正一位。稱東三條左大臣。常在官。容儀閑雅。言語和順。務進才能。退讒佞。時人以為真相器。嘗奉敕預撰日本後記。子興。穎。直。相。備。興美容止。外雄峻。內寬柔。至

明

從四位上藏人頭。頴從四位下但馬權守。直至從三位參議。相從五位下周防介。備從五位下。

源明。爲嵯峨第五源氏。性甚朗悟。帝器重之。勸之讀書。與大學生山田春城周旋成業。遂博覽諸子百家。天長九年爲大學頭。嘉祥二年至參議。及帝崩。明哀慕過甚。廢學爲僧。改名素然。居横川。稱横川宰相入道。仁壽二年十二月終于横川。年三十九。子舒。建。頴。舒歷諸官。至正四位下。建從五位上大藏大輔。頴從五位下。

順

源順。字具瓚。大納言定曾孫。左馬允舉子也。定爲嵯峨第六源氏。順能屬詩文。兼長和歌。天暦中帝敕順及大

中臣能宣等五輩。就昭陽舍。選後撰和歌集。世謂之梨壺五人。又以藤原伊平。爲撰和歌所別當。伊平時爲藏人左近衛少將。順撰制詞。有雄劔在腰。拔則秋霜三尺。雌黄自口。吟又寒玉一聲之句。時人稱焉。第進士。官能登守。順以官途沈滯。憂鬱見于辭。嘗作河原院賦。刺源融奢侈。曰。強呉滅兮有荊棘。姑蘇臺之露瀼々。暴秦衰兮無虎狼。咸陽宮之烟片々。嘗著和名類聚鈔十卷。世傳之。又與能宣奉敕。作萬葉集訓點。永觀元年卒。年七十三。

融

源融。爲嵯峨第十二源氏。帝令仁明帝子之。承和五年同皇太子冠於禁中。叙從四位下。賜宸筆位記。貞觀十四年。累官拜左大臣。明年進從二位。兼皇太子傅。陽成帝立。授正二位。連表辭職。不許。八年帝遜位。出宮。諸親王以下文武百官。備駕奉迎光孝帝於藩邸。太政大臣基經先往。候起居。解劔而入。融時與兵部卿本康親王。佩劔先在。相顧大驚。各自脱之。帝即敕賜二人帶劔。融自貞觀十八年。杜門不朝。至此始出視事。宇多帝即位。進從一位。寛平七年八月薨。年七十四。詔贈正一位。融置別業於宇治。陽成宇多朱雀三帝。皆嘗遊幸焉。後歸攝政道長家。子頼通捨爲寺。曰平等院。又創山莊於

嵯峨。曰棲霞觀。清和帝脱屣之後。嘗還御焉。又營河原院於東六條。居焉。臺閣水石。巧窮華詭。取鱗介以致池中。毎月使汲難波潮二十斛。日煮鹽。以模陸奥鹽竈浦之勝槩。世因稱河原左大臣。及薨。其家獻諸宇多法皇。子湛。昇。泊。望。副。湛至從三位大納言。昇正三位大納言有子是茂。光孝帝養爲子。賜姓源朝臣。泊侍從。望從五位上土佐權守。副從四位下兵部大輔。

光

源光。爲仁明第三源氏。貞觀二年。叙從四位上。累任。延喜元年進正三位。拜右大臣。先是菅原道眞爲右大臣。任政。左大臣藤原時平深忌之。光黨時平圖頎之。至是

道眞左降。即日光代其任。十年。進正二位。十三年三月出獵墜馬而薨。時年六十九。詔贈正一位。稱西三條右大臣。初五條道祖神祠有大柹樹。時盛傳有佛現樹上。放光雨寶華。舉都奔拜。光聞之乃往。到樹下。避人獨仰視移時不瞬。佛變爲大鵄而墮地。人服其膽識。子靜淨。興賢。昇至正五位左近衞少將。淨賢並爲左近衞少將。

經基

源經基。清和皇子貞純親王長子也。以親王爲帝六子。世稱經基爲六孫王。賜姓源朝臣。有武略。便弓馬。叙從五位下。任太宰權少貳。爲追捕凶賊使。討叛人藤原純友。生獲其黨佐伯是行。賊悉平。應和元年卒。年四十五。

滿仲

八子。長滿仲。次滿政。滿季。滿實。滿快。滿生。滿重。滿賴。皆爲東國守介。子孫繁衍。最爲豪族。滿仲仕村上冷泉圓融華山四朝。爲人有勇略。自王公以下皆器重之。朝廷賴爲爪牙。拜鎭守府將軍。至正四位下。聽内昇殿。長德三年卒。年八十。子賴光。賴親。賴信。僧源賢。

賴光

賴光爲人英武驍勇冠世。善射。以將略稱。歷事圓融華山一條三條後一條五朝。爲左馬權頭。聽内昇殿。至正四位下。

賴信

賴信爲人剛果明決。練達兵法。與兄賴光齊名。仕一條三條後一條後朱雀四朝。拜鎭守府將軍。至從四位上。長元三年。討亂人平忠常於下總。策騎濟海。攻夷之。子賴義。賴清。賴季。賴任。義政。子孫相繼皆名于世。

賴義

賴義沈毅多武略。有將帥之器。爲相模守。愛士好施。威風大行。會坂以東弓馬之士。爭爲門客。永承中。陸奧安倍賴時反。以賴義拜陸奧守。兼鎭守府將軍討之。至康平六年。攻夷之。謂之前九年之役。朝廷賞其功。叙正四位下。爲伊豫守。承保二年卒。子義家。義綱。義光。

義家

義家爲人勇武明決。最妙騎射。永保三年。爲陸奧守。兼鎭守府將軍。討亂人清原家衡武衡。至寬治元年。攻夷之。謂之後三年之役。天仁元年卒。年六十八。義家藉父祖之業。威名大著。與桓武平氏並爲朝家鎭護。東國武士莫不傾心服從。至

于子孫。其家大興。實基於此。義家子義宗。義親。義國。義忠。義時。義隆。義親子爲義承其家。爲義任檢非違使。叙從五位下。保元之亂。應崇德上皇召。及戰敗。與諸子皆被誅。獨長子義朝。屬官軍有功。子賴朝。

公忠

源公忠。父國紀。光孝皇子。賜姓朝臣。公忠天慶中。授從四位下。爲右大辨。稱滋野井辨。公忠性好放鷹。每退朝走馬遊獵。或譏之於帝。謂公忠遊逸。不宜近侍。帝曰。公事不廢。傍及所好。何不可之有。夙夜在公。成得何事。恩遇彌渥。延喜中。仁壽殿燈油無故而乾。帝怪之。公忠曰。臣請驗之。乃往潛覘之。聞有足音。公忠躍而蹴之。有物

為憲。

應足而走自此怪絕焉。

源為憲光孝皇子是恒曾孫筑前守忠幹子也是恒賜姓。叙從四位上。為憲受學源順。橘正道為順高弟。順將歿不以其集授之。而屬為憲。舉文章生。為遠江守。州嚮民戶凋弊。為憲至任。撫愛有法。漸致豐贍。田疇墾闢。倍蓰舊籍。任滿而歸。以功叙從五位上。後歷任美濃加賀守。著有本朝詞林。

雅信

源雅信。宇多皇子敦實親王長子也。賜姓朝臣。累任至從一位左大臣。正曆四年薨。年七十四。詔贈正一位。稱一條左大臣。雅信為人高邁。忽略世事。而奉公勤恪。身

為三朝台司。加以攝政道長婦翁。位望隆重。及薨朝野悼惜焉。初年少平時望相之曰。位極一品。官至左相。果如其言。能和歌及蹴鞠。兼工音律。善轉喉。為新調。子時中。又曉音律。至從二位大納言。

重信

重信雅信弟也。為修理大夫。轉參議。性溫順謹慎。為村上帝所寵異。時父敦實居仁和寺。每定省。必往來異路。環視宮闕。有破壞處。隨輒修繕。其用意周密類如此。至正二位左大臣。長德元年薨。年七十四。稱六條左大臣。子道方。正二位中納言。

經信

經信。道方子也。博識多藝。妙和歌。與藤原公任並稱。歷任叙正二位。拜權大納言。為太宰權帥。卒年八十三。經信資性穎敏。遇事能斷。有人射狐於社頭。社以狐為神廷議將法之。經信曰。白龍魚服。挂豫且之網耳。乃不罰。源定通為童殿上人。廷議欲官之。經信曰。曾聞童子任官者。獨有宇治關白。牧牛童。一坐逌然。事竟寢。承曆中。高麗王遣使來請名醫丹波雅忠。事下公卿議。經信後至曰。高麗王之病。於我何與。議乃寢。其為四位嘗乘車過北野廟前不下。人異之曰。式四位不下二位。菅公存日。位不過二品。歿而為神。豈享人之非禮哉。其赴宰府。宿筵田驛。會八月十五夜。月色明朗。有一大樹為蔽經信命伐之。彈琵琶朗吟徹宵。其風致如此。此時藤原通

俊以和歌自負。與經信及大江匡房。每相論難。通俊奉白河帝命。撰後拾遺集。經信乃作難後拾遺集。凡朝廷御會。經信無不與。或為判者。或為序者。世稱天下判者。常居桂里。稱桂大納言。子基綱。俊頼。

基綱。

基綱為權中納言正二位。兼太宰權帥。永久五年薨于府。年六十八。基綱善琵琶。其赴宰府。白河法皇面敕曰。卿以衰老赴遠任。琵琶秘曲。料應有所付授。對曰。臣二子闇劣。皆非其器。孫女雖幼。聰慧有餘。臣之所得傳而無遺。及基綱薨。帝思其言。召見其女。與琵琶彈之。女年十三。凡其秘曲。咸莫不能。帝感賞焉。

俊頼

俊頼仕至左京權大夫從四位上。多

才藝。最善和歌。藤原實行嘗與藤原長實。論躬恒貫之優劣。質之白河上皇。上皇曰。朕安辨之。宜問於俊頼焉。藤原顯季祭柿本人麻呂。名流畢集。顯季謂俊頼曰。君為當世宗匠。宜奠初獻。其見推許如此。嘗與同僚遊大原。路乍下馬。衆怪問之。俊頼曰。是良暹法師之舊趾也。衆乃皆下。良暹蓋古之以和歌聞者也。其篤志又如此。子僧俊慧。亦工和歌。頗有父風。

博雅

源博雅。醍醐皇子克明親王子也。好音樂。琴笛以下。皆極其妙。著長竹譜。嘗乘月弄笛於朱雀門。時又有來吹笛者。音響瀏亮。不知為何人。自後月夜必來相會久之。博雅知其笛為良材。求相易而吹。竟不復還。其人亦無所言。博雅歿後。其笛入尚方。所謂葉二者是也。嘗有盜入其家。博雅避之牀下。盜掠室中物。唯遺篳篥一管。博雅乃取而吹之。盜聞而感悔。悉返所掠而去。官至從三位皇太后宮權大夫。天元三年九月薨。年六十三。與博雅同時有蟬丸者。敦實親王雜色也。親王精琵琶。蟬丸好之。常侍側。遂極其妙。後隱居會坂。博雅聞蟬丸傳流泉啄木秘曲。欲就學之。使人勸家京中。蟬丸不答。於是博雅每夜造其廬覘之。如此三年。不得聞其曲。會一夜月明。乃又往。蟬丸撥絃獨語曰。世復有與我同志者哉。

何得俱賞此良夜。博雅突入曰。我源博雅也。因叙其懇款。遂得授二曲。其篤志此類也。子信貞。信明。信義。至光。信貞從五位上左兵衛佐。信明從五位上大藏大輔。信義雅樂頭。至光伯耆守。信明信義共善琵琶。而信義尤勝。一條帝命二人彈琵琶。出名器玄象牧馬。信義彈牧馬。牧馬優於玄象。換而彈之。玄象又優於牧馬。時人因謂器無優劣。人有工拙耳。

延光

源延光。醍醐皇子代明親王子也。賜姓朝臣。天祿天延間。叙從三位。進權大納言。貞元元年薨。年五十。世稱枇杷大納言。初延光為藏人頭。甚為村上帝所眷遇。及帝崩。延光哀慕不已。著服以終身。至夢帝來賜御製詩云。

經成

親王玄孫有經成。父長經備前守。永承中為參議檢非違使別當。時上東門院慶東北門院。且赦經成輒命吏。取重囚三人。斷其手足。時人謂赦令不下。則是囚不必至死。囚為赦令死也。左獄火吏請縱囚徒。經成曰。是徒犯罪被繫。令罹天刑。固其所也。不許。既而火熾。囚徒冤痛。叫號而焚死。康平四年中納言闕。經成冀拜之。禱于石清水宮。謂祠官曰。我理刑獄。多殺囚徒。願以此報得為中納言。祠官曰。神惡殺焉。得以多殺祈之福應哉。經成曰。我為國除惡。未嘗枉法狥私。必有靈鑒。儻有冤枉。

神必不祐。果為中納言。進正二位。治暦二年薨。子重綱。重資。成經。重資從二位權中納言。

高明

源高明。為醍醐第一源氏。冷泉帝即位。為正二位左大臣。兼左近衛大將。先是高明娶右大臣藤原師輔女。其姉安子。村上帝女御。及立為中宮。以高明兼中宮大夫。既而中宮生皇子。為平親王。大有寵於帝。帝欲立為冷泉帝嗣。高明進其女為妃。既而師輔薨。中宮亦崩。為平喪勢。帝遂立圓融帝。為冷泉皇太弟。高明大失望。形于言色。當此時。帝心疾連年未愈。內外皆謂宜有禪讓事。安和二年春。左馬頭源滿仲。及中務少輔橘繁延。前相

模介藤原千晴等。密謀奉為平奔關東作亂。既而滿仲與繁延有隙。遂飜告其計。辭連高明。會右大臣藤原師尹竊欲因事除高明。而己代其位。輙與公卿廷議。遣參議藤原文範。移密告文於職曹司。戒諸門禁出入。遣檢非違使。圍高明第。傳詔讓責其謀反。貶為太宰權帥。又分遣檢非違使。捕高明妾兄左兵衛大尉源連。及僧蓮茂。繁延。千晴。并其從者。皆下獄。高明因薙髮。請留京師。不聽。蓮茂千晴等咸被流。天祿二年。高明召還京師。居葛野別莊。天元五年薨。年六十九。稱西宮左大臣。嘗為備前守。備前人建祠。神祭之。後以其國所請。詔贈從一

俊賢

顯基

位。高明好學。練達朝典。所著有西宮記。應和中。奏請獎學院諸生。準勸學院例。給年官。詔許之。初有伴廉平者。善相人。嘗相高明曰。我多相人。未見如公貴相。及視其背曰。恐有遷謫之禍。其言果符云。子忠賢。惟賢。俊賢。經房。忠賢從五位下左兵衛佐。惟賢從四位下左近衛少將。經房至正二位皇太后宮大夫。俊賢仕圓融華山一條朝。為右少辨。兼太皇太后宮權亮。俊賢素與關白道隆善。道隆私謂俊賢曰。藏人頭自古重其選。方今才能誰其稱者。對曰。亡踰於僕者。道隆頷焉。遂擢補藏人頭。歷任至正三位權大納言。二子顯基。隆國。顯基少好學。

篤志典籍。長和中為左近衛少將。後一條帝初登極。上東門院入宮。嘆曰。故院晏駕未久。宮中事體不復似舊。帝有愧色。適顯基在直廬。朗詠數聲。后聞嗟賞曰。念及疇昔者。惟有此而已。帝為釋然。歷藏人頭。至從三位權中納言。恩遇最隆。然夙有退素之志。常言願得無罪見配所月。及帝崩。顯基悲慕殊甚。入拜梓宮。會不供燈。乃歎曰。世情菲薄。一至于此。自古忠臣不事二君。吾不欲復立于朝。遂登比叡山。祝髮更名圓昭。後住大原山。博閱經論。練行精至。永承二年患疽。悅曰。吾聞萬病至死心神不變者。唯癰疽耳。絕醫藥而終焉。子資綱權中納

言正二位。隆國。治曆中。至正二位權大納言。承曆元年薨。年七十四。世稱宇治大納言。隆國性畏暑。搆別莊於宇治。每夏月休暇。往居焉。招往來人。縱其談說。隔障而聽。隨而筆之。雖閭巷小事不遺焉。積成卷帙。曰今昔物語。後人增益之。曰宇治拾遺物語。三子隆俊。隆綱。俊明。

隆俊。治曆中任權中納言。初隆國在後冷泉朝。無禮於東宮。後三條帝即位。隆國既沒。因欲報之於其子。偶見隆俊在直。正笏端坐。決事于陣。營辨敏給。嘆曰。如此人才。若棄而不用。朝失一賢佐矣。進至正二位。會有人射狐於齋宮。廷議定其罪。或曰。狐己死。或曰未也。隆綱時

為參議。抽筆書獄曰。雖有飲羽之號。未見首丘之實。帝讀而愛之曰。才藻如彼。亦可嘉尚。延久中。俊明補侍從。兼左近衛少將。時禁內火。帝倉皇出避。衆喧擾。乘輿不得前。俊明執弓矢叱而攘之。路乃開。帝悅。由是兄弟皆得寵遇。白河帝脫屣。仍與聞機務。始置院別當。俊明從權中納言補焉。執政大臣莫不憚之。承德中任權大納言。兼陸奧出羽按察使。俊明嘗作佛像。藤原清衡遺砂金資之。俊明不受。或問故。俊明曰。清衡竊據東土有年。一旦國家有征討之議。我必與之。是我所以辭也。初東宮大夫藤原公實。以東宮舅冀望攝籙。方鳥羽帝踐祚。以為得機。固請法皇。法皇不決。御內殿。禁人通謁。衆不知所從。俊明束帶上殿。左右遏之。排闥而入。法皇曰。何為而來也。俊明曰。日既高矣。踐祚事奈之何。法皇曰。攝政屬何人。以關白為之乎。言未畢。俊明高聲稱唯。趨出徑造關白忠實第。傳宣。宜遵舊典速行大禮。事遂定。俊明諳練朝章。每有重儀。遺儀注而不携。則臨時以意推行。毫無差失。隆俊承保二年薨。年五十一。隆綱承保元年薨。年三十二。俊明永久二年薨。年七十一。俊明子能俊。官至大納言。

源成信。村上皇子致平親王子也。仕一條帝。至從四位

上左近衛中將。母攝政道長妻姉。因為道長所子養。時左近衛少將藤原重家。左大臣顯光子也。與成信友善。並美姿儀。時人呼曰輝中將。光少將。兼閑朝儀。進止詳華。一日二人在直。視四納言伏議。裁決明辨。吐屬如流。退而嘆曰。在官宜如此。才不至此。而覬望榮進。士之羞也。不如辟世讓賢之為潔。相共投園城寺剃髮。年皆二十餘。為時人所嗟惜焉。

源師房。始名資定。村上皇子具平親王長子也。具平。叙二品。為中務卿。資性英敏。有文才。兼巧音律及陰陽醫方諸藝。無不通曉。與都在中菅原淳茂等齊名。一條帝

兼明親王

每宴會及節會。必促入。預具平固辭。因獻詩。曰。忽戴君恩還自恥。風聲猶滅漢東平。寛弘六年。薨。世與兼明親王並稱。呼曰後中書王。兼明親王。醍醐皇子也。初賜姓源氏。授從二位。拜左大臣。兼明資性豪邁。博學能文。聲名冠當時。為關白兼通所忌。誣奏其有疾。解大臣。策為親王。授二品。任中務卿。後世因稱前中書王。兼明不平。著菟裘賦。托情曰。扶桑豈無影乎。浮雲掩而忽昏。叢蘭豈不芳乎。秋風吹而先敗。永延元年。薨。帝問其子伊陟。以兼明平生。伊陟對曰。觀兎裘耳。帝以為衣裘。命獻之。遂得經御覽云。師房生甫二歲。具平奇之。曰。此兒有將軍

俊房

相。又長才識博洽。善屬文。關白賴通約為父子。以其妹妻之。或竊為告其醜。師房曰。夫婦者假合。其美惡何足以累心乎。賜姓朝臣。改今名。長元康平間。為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治曆元年。拜内大臣。後三條帝即位。轉右大臣。大將如故。白河帝登極。敘從一位。轉左近衛大將。承曆元年。以病辭官。優詔不允。遣藏人頭源俊賢。就第拜太政大臣。是日薨。年七十。稱土御門。子俊房。顯房。師忠。廣綱。師忠正二位大納言。稱澤大納言。廣綱從四位下攝津守。俊房。天喜中敘從二位。任參議。承曆中任大納言。永保二年。右大臣缺。帝擇其人。不決。與大江匡

師賴

房議。匡房乃推俊房。帝曰。朕亦謂然。然顯房見為中宮父。今若不補。恐或披剃避世。朕以是難焉。匡房曰。大臣非序進之臣。要在得其人已。且揆之人情。豈有弟而媢疾兄之榮進者哉。乃拜俊房右大臣。明年。轉左大臣。既而敘從一位。保安二年。薨。年八十七。稱堀河左府。日錄曰水左記。俊房練達政事。兼以自祖具平三世。文學且善書。殿門榜多其所書。子師賴。師時。師俊。師賴博聞強記。有才藻。受業大江匡房。永保承德間。稍遷參議。兼右兵衛督。堀川朝。左大辨源基綱。右大辨藤原宗忠等。以後進超師賴。皆為權中納言。師賴不平之。家居不出。由

顯房

是又罷右兵衛督。崇德帝以頻年天變。敕諸博士言所以禳之。皆言宜進才能之士。開其抑鬱。則天意得焉。於是以師賴任權中納言。既就職。為釋奠上卿。每事諮訪。然後行焉。藤原成通勞之曰。公家居久。濶公事。宜其降心訪求。見眞無失。師賴無他語。顧曰。入大廟。每事問。成通大愧。轉大納言。敘正二位。保延五年夏旱。祈雨丹生貴布禰。師賴奉行。時少内記文屋相永從。不能作宣命。師賴乃代書。曰。吾筆必有神感。果霈沛三日。是歲薨。年七十。稱小野宮。師時善詩歌。有才名。為匡房所稱。至正三位權中納言。師俊亦至權中納言。顯房。後冷泉朝。至

正二位權大納言。白河帝即位。以中宮父。超兄俊房兼右近衛大將。永保三年。俊房轉左大臣。顯房代為右大臣。仍領右大將。嘉保元年。叙從一位。是歲薨年五十八。稱六條右府。顯房文學雖不及兄。少有時望。治部卿源隆俊有女。擇婿召相者問。俊房顯房孰可。相者答曰。皆至大臣。而弟最榮顯。或生至尊。或出一人。必在斯人之後。其後子雅實。至太政大臣。女賢子為白河帝中宮。生堀川帝。皆如相者言。顯房子雅實。顯仲。雅俊。國信。顯雅。雅兼。雅實最著。顯仲從三位左京大夫。善書。工和歌。源俊頼奉敕撰金葉集。顯仲心不可之。自著良玉集。保延

四年薨。年八十一。雅俊正二位權大納言。國信正二位權中納言。顯雅正二位權大納言。雅兼有才識。至從三位權中納言。白河帝亟稱其能。嘗謂鳥羽帝曰。吾嘗用藤原通俊大江匡房。皆庶古名臣。自謂得人。今雅兼殆不相下。康治二年薨。年六十五。著有禮記。雅實少歷清貫。鳥羽帝即位。叙從一位。遷右大臣。保安三年。拜太政大臣。特敕在關白上。源氏是拜。先是未有焉。天治元年辭官。大治二年薨。年六十九。稱久我。其日錄有久我相國記。雅實樸直敢言。白河帝常憚之。父顯房每其入省。亦為改容。尤為一時所重。嘗與關白忠實。俱賜酒於御

前。三酌。帝命徹忠實將退。雅實目之曰。豈有賜酒令促去者乎。帝笑更酌。忠實特憚之。雅實善舞樂。先是伶人多助忠死。帝惜之曰。神樂秘曲。胡飲酒。採桑老。從此絕。雅實曰。神樂聖上傳之。採桑老。天王寺樂工傳之。胡飲酒幸傳臣。勿苦聖心。二子顯通。雅定。顯通正二位大納言。先父而薨。雅定生九歲。會鳥羽宮有童舞。雅定舞胡飲酒。娟秀閑麗。觀者以為天童。堀河帝脫御衣賜焉。堀河鳥羽之朝。歷諸官。保延二年。為權大納言。六年。兼左近衛大將。初雅定為鳥羽上皇所親眤。內大臣藤原賴長。辭所兼左大將。欲令雅定代。時右近衛大將藤原實能。

權大納言藤原實行。班皆在雅定上。共欲得之。崇德帝意在實能。上皇聞之。夜如禁中。為雅定請。因得超拜。上皇又命淳和奬學兩院別當。永屬雅定家。久安五年。拜內大臣。是時實行亦為右大臣。客往致賀。車馬喧囂。主人盛服出接。意色甚得。既而至雅定門。庭寂閴。無他營設。出見客曰。凡拜大臣者。例有大饗等儀。事多煩擾。子何賀之為。於是世判其優劣焉。尋轉右大臣。久壽初。薙髮。法名蓮如。時賴長為左大臣。謂藏人頭藤原光賴曰。聞右相將出家。知朝家典故者。今唯有此人。宜奏請法皇遏之。光賴諧緩。業已不及。時人悵惜。性好戲謔。言笑

有仁

終日。嘗奉使伊勢。數日不言。左右異之。及出內宮。言笑如常人。始服其誠敬。應保二年薨。年六十九。稱中院右大臣。無子。養兄顯通子雅通為嗣。

源有仁。後三條皇子輔仁親王子也。幼有才能。容貌絕美。白河上皇深愛之。命加冠於御前。養為子。每出幸。令陪乘。鳥羽帝未有皇嗣。屬意有仁。既而崇德帝生。乃賜姓朝臣。敘從三位。任右近衛權中將。時年十七。保延二年陞從一位左大臣。有仁多病。多不能視職。久安三年辭職。薙髮。尋薨。年四十五。稱花園左大臣。有仁受學于文章博士菅原敦正。能詩歌。通音律。最工書。當時佛刹扁額。多其所題。又好脩儀容。俯仰進退動合禮則。衣裳制度。長短廣狹。莫不精緻。前此世風質素。衣冠之用。裁取蔽體。白河帝以人主之尊。其御衣冠。左右或整理之。帝怒輒至毆之。至鳥羽帝。稍喜華飾。用有仁家人。任藏人。掌供御服。由是上下成風。衣冠時尚為一變。而創造之妙。多出於有仁。家長兼中。前關白忠實。以鳥羽上皇妃之父。勢震朝右。其入參列班公卿。執禮過恭。殆如家臣之分。唯有仁獨起長揖而已。時人亦以是稱之。所著有春玉秘鈔。園記。春翫記。

外史氏曰。古先王之制。攝政必皇太子。知太政必親王。雖勳舊。如大職冠。不得間也。及其後外家有太政大臣。則親王不復知政。有攝政。則皇太子唯掌匕鬯。宗室日黜。人主孤立。嵯峨帝知其將然也。故臣姓諸子。不復爵之親王之虛高。蓋有深意在焉。不獨恭謙矣。而諸公不能體也。閒雅風流。優遊有餘。曾無一人慨然念至。竟是誰家之天下者。是豈帝之意也哉。然特其優遊無他腸。故得伴食鼎坐。從容終日。使之有纖芥可嫌。彼豈一朝舍之乎。觀於高明兼明。可知矣。然古人有言曰。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雖帝意不能行於當時。而千百年後。代藤氏執國權者。果源氏也。而從今日觀之。其際事勢轉變。百折而來。必得所歸而定。若啓奔海。有類神導鬼達者。則豈亦帝之所意料也哉。

日本外史前編卷之五　大尾

明治十四年六月廿二日版權免許
同年十一月　出版
定價金一圓四拾錢

編輯兼出版人　群馬縣士族　保岡正太郎
東京芝區愛宕下町二丁目一番地

發兌書肆　東京府平民　山中市兵衛
東京芝區三島町十番地

東京書林

北畠茂兵衛　稻田佐兵衛　同　源吉　丸屋善七　牧野吉兵衛　水野慶次郎　東生龜太郎　江島喜兵衛　小林新兵衛　北澤伊八　石川治兵衛　牧野善兵衛　太田勘右衛門　出雲寺萬次郎　青山清吉　福田仙藏　吉川半七　金花堂佐介　稻田政吉　淺倉久兵衛　内田彌兵衛

東京書林

小林新造　坂上半七　柳川梅次郎　木村文三郎　別所平七　靜儼堂　紀伊國屋虎吉　河内屋文介　荒川藤兵衛　内野屋彌平治　内藤傳右衛門　金港堂　博聞社

各國書林

西京　田中治兵衛
仝　藤井孫兵衛
大坂　前川善兵衛
仝　柳原喜兵衛
仝　小谷卯八郎
仝　前川源七郎
仝　岡島眞七
尾州名古屋　川瀬代助

尾州名古屋　仝　仝半田　美濃大垣　參州岡崎　駿州静岡　仝　仝　豆州尼田村　豆州三島　仝下田　仝鎌ヶ野　相州小田原　仝横須賀　仝藤澤　仝伊勢原　甲州山梨　仝柳町　仝上野原　武州横濱　仝八王子　仝籠谷

萬屋東平　小栗太郎兵衛　岡安慶助　本屋文吉　浪花屋市造　米山定昌　吉見義次　柿島宇吉　堺屋又三郎　平野屋久七　丸屋喜兵衛　米屋忠兵衛　竹川新四郎　川上九兵衛　山田淺次郎　内藤傳右衛門　徽古堂　富田秀實　吉川伊兵衛　高島惠三　松枝悅三郎

仝　鴻ノ巣　上總佐貫町　下總佐原　下總千葉　野州足利　仝栃木　仝　仝　仝上三川　仝宇都宮　仝　上州桐生　仝高崎　仝　仝前橋　仝大田　常州水戸　仝下館　仝　仝龍ヶ崎　仝神岡　信州長野

長島爲一郎　小松屋長七　正文堂利兵衛　藤屋錠次郎　和洋商社　叶屋儀右衛門　小林八郎　荻原藤作　佐藤静雄　田中正太郎　竹内藤吉　文心堂源作　煥乎堂　黑崎長三郎　長岡屋波太郎　川又銀三　須藤市左衛門　八幡屋幸助　岡野昌次　吉川忠章　西澤喜太郎

信州長野　仝松本　仝　仝　仝白田　仝上田　仝高遠　仝小諸　濃州岐阜　加州金澤　越中富山　仝　越前福井　越後高塚　仝長岡　仝　仝　仝　仝　仝　仝新潟

岩下伴五郎　藤松屋損十郎　桝屋重平　高見屋甚左衛門　井出孫一　鳳屋甲藏　矢島金八　相場七左衛門　三浦源介　近岡屋太平　大橋甚吾　守川吉兵衛　森下元次郎　三條屋七十郎　島屋十八　上田屋治平　中村屋作平　松田周平　伊勢屋甚平　太橋新太郎　堀治作

越後新潟　仝水原　仝二條　仝小千谷　仝加茂　越前伯耆　仝　仝　仝　仝小野　仝石巻　陸中盛岡　仝　岩代若松　仝　仝　仝二本松　仝桑折　仝福島　仝喜多方　羽前鶴ヶ岡　仝

林富吉　島屋六平　樋口屋小左衛門　野口保吉　丸山乙八　伊勢屋安右衛門　菅原屋安兵衛　伊勢屋源十郎　佐々木長藏　山口啓之助　池野藤兵衛　佐藤正兵衛　齋藤八四郎　田中治平　龍田屋萬助　安齋彦助　平澤屋喜四郎　上野屋彦太郎　瀬野屋作右衛門　小池藤次郎　地主文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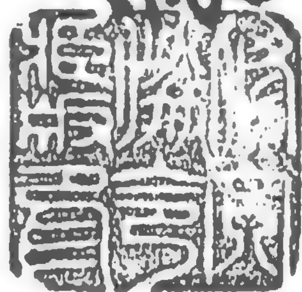
所在	氏名
羽前鶴岡	地主勢二
仝山形	五十嵐太右衛門
仝	市村屋五郎兵衛
仝	荒井清作
仝上山	萬屋利七
仝米澤	須佐權平
羽後秋田	本間金之助
仝	佐伯孫三郎
羽後秋田	岡田治助
仝酒田	白崎善助
陸奥弘前	武田莊七
仝	玉田平次郎
仝	石井常吉
仝	野崎九兵衛
仝青森	池田吉助
仝八戸	浦山太郎兵衛
仝	浦山政吉
渡島函館	魁文社
仝	常野嘉兵衛
播州姫路	山野長平
雲州松江	圓山喜三右衛門

所在	氏名
筑前福岡	林斧助
仝	山崎登
筑後柳川	開進社
仝久留米	赤司平次郎
肥前佐賀	河内莊助
仝	熊本吉造
仝	武富重實
藝州廣島	以文會社
肥前大村	山口友一
薩州鹿兒島	吉田幸兵衛
仝	青木彌左衛門
肥後熊本	長崎治郎
東京	山中市兵衛
野州足利	山中支店
日向宮崎	山中支店
薩州鹿兒島	山中支店
陸前仙臺	山中支店
遠州掛川	山中支店
沖縄縣下那覇西村	山中支店
信州飯山	山中支店
仝長野	山中支店

成島譲侯卿著
塚本明毅校

南山史

明治十四年
九月官許 修文協會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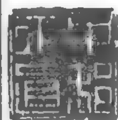
據明治十四年（一八八一）
東京片三平三郎鉛排本影印

刻南山史序

今茲辛巳二月吾儕同志者創設修文社將以印行著書之有益于世者蓋今之鏤版問世者太半逐時好以網利而已故有益之書而其傳未廣者非魯魚承訛没其苦心則蟲蝕鼠矢致不可讀著者之冤豈可勝言哉於是胥議選其始刊行之書則曰成島稼堂先生南山史矣選其任校正者則曰塚本寧海君矣余猶記少時在昌平黌君嘗披此書於案頭相共慨然論古今達旦不寢蓋其所嚮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嗚呼先生之此書爲信史而有益于世固不待言而君校正之足取信亦無容疑焉

明治十四年十二月

敬宇中村正直撰



史莫貴乎信、惟信故能傳、然非攷稽之精、斷定之審、安能得信哉、成島君稼堂嘗蒐輯南朝六十年、明良忠烈事蹟、作南山史、體倣紀傳、謹嚴有法、具見苦心、夫史莫詳乎常史、而其絕筆於南朝、蓋有微意、然後龜山帝直承後村上帝、以爲南統三世、則新葉集有明文可證、而常史但採高野山斷簡及花營記傳聞之語、遂列長慶帝於本紀、他無所攷證、後人乃率信之、以帝爲繼統之主、可謂舛矣、今稼堂君獨不取之、斷然於本紀削之、夫疑譌相襲、遽難辨析者、能精攷審斷、而傳信綜實、最足以見其用心之深識見之遠矣、其自稱曰別史者、蓋謙也、其意則專在糾常史之謬而已、豈可視爲一家私史哉、頃者修文社將刻是書、余謂帝統之事、所係非細、尤欲其信之必傳、故玆特揭其旨、遂校正以還之、

明治辛巳十一月　寧海塚本明毅識

南山史自叙

叙曰、難矣哉論史于南北之際也、水藩之史、以南爲正、而今之　天朝、乃非北統乎、以北之臣民、仰南爲正、猶臣而貳其主、其可以爲教乎、就令其以神器之所在、定皇統之攸歸、至南北講和、後龜山授器于後小松、而后以正歸南、先是北朝五主五十餘年事、悉廢而不用乎、今之　天朝、以南爲僞、而不敢奉其號、用其僻、獨至皇統、則與南爲正、此一人之私言、而非天下之公論也、名雖正而實違、禁其小而與其大、豈理也哉、彼史斥足利尊氏、曰叛曰賊、而列其傳乎將軍、何哉、夫尊氏之獲罪于南、孰與源義仲、義仲以一犯禁殿、擯入叛臣、尊氏乃燔王都、幽天子、弑儲副、害諸王、其罪倍蓰、而聽其爲將軍、此何尊氏之幸、而義仲之不幸、史者將以勸善懲惡、果然、此教亂臣賊子、以遂其非、而大悖春秋褒貶之旨也、然則斥尊氏、爲叛爲賊、而黜其將軍乎、尊氏之任征夷、乃出於北朝之命、北朝爲尊氏之所擁立、而其命又今之所奉、如何可廢乎、故曰、難矣哉論史于南北之際也、我請擬彼南北之史而論之、彼宋齊梁陳之相承而授受、猶我南也、魏齊周隋之特起而開國、猶我北也、雖似南正北僞、然至隋文以北伐南、混一宇內、則不得不與之以正、我北之建、雖由足利氏、而皇統較南、更爲長嫡、矧又　聖祚連綿、傳及無疆、則安得指之曰僞曰閏哉、彼之作史、編年則係號于南、而北附焉、正史則南自南、北自北、各別成書、此其並行不戾、寔爲得體、記我之南北、亦遵此例、則名實穩當、庶幾乎其可矣、若欲合爲一書、抑此與彼、則義例竟不得立也、此南山史之所由作也、抑我　幕朝之於南、大有關係焉、恭惟　德川氏之先公、以新田氏之族、舉義討賊、效忠乎南廷、厥後遭南北講和、足利氏之

滋熾、新田氏族、誅鋤殆盡、茲時後嗣數公亦流離奔竄、會厄瀕危
者屢矣、天運循環、維嶽降神、追我　烈祖之勃興、遂克撥亂反正、
開大一統之業於數百載之後、於是乎新田諸公之精忠大節、炳
焉明宇宙、而足利氏乃儕乎雲散澌滅、噫天定之理、其可怖焉耳
矣、故凡在　皇朝臣僚、欲識　祖宗發祥之淵源、則南廷之事、其
容闕研索、此亦南山史之所由作也、有此二義、而後此史之編、我
豈得已哉、顧惣資匪三長、猥任筆削、蒐羅舊聞於既晦、勒成卅卷
之私編、極知文陋體歎挂漏非一、不足以揄揚南廷之懿徽、而發
揮忠義之勳績也、然其抽毫報國之微志、則罔敢讓于昔時操戈
陷陣之徒云爾、

編南山史凡例

一帝紀首叙聖誕、幼儀、立王、拜任、立儲、受禪、即位、至明年攺書新號、以正居元、一如正史恒例、惟後醍醐紀、自元應元年即位、至延元元年南巡、中間諸事、層々連叙、至三年始攺書、以標在南、蓋此書耑主南巡以後、故從前諸事、惟提其要、以見至南巡之起本也、

一後龜山登極、接亂禮闕、間年攺號、正平廿四一年、仍承前號、今亦遵舊攺書、同於佗紀攺號、

一紀號下分書北號、蓋以北號擧世所熟、而南號反勞撿閲也、

一後村上紀、正平六七兩年、以復京反正、擧行四方拜以下諸典、每擧必書、一則喜其復舊、一則嘆其忽廢、

一紀中載和歌、猶史記漢高紀載大風歌、項籍紀載虞騅歌、漢書武帝紀記作某歌、使人諷咏、想像當時、諸傳載歌者、亦皆倣之、且係和歌于本文、亢似傷體、故作分書、

一百僚拜除卒殉、勿論世臣武臣及爵位之崇卑、凡名聲顯赫者必書之、南事多佚、苟有依據辭錄無遺、他皆準之、

一光明以下五帝稱北主、其崩曰殂、蓋遵南北史迭相貶損之例、主客之體、不得不然、

一北朝事蹟雖出於彼、而有關乎我則書、全然北事、固不須書、

一臨時祀典、若後醍醐之祈禳于丹生河上、後村上之授神位于敢祠津島、後龜山之祈禳敵于天川皆書、其餘則否、

一歷朝之忌辰冥養、寺剎之搆建落成、及以某寺為勅願寺、納某經於某寺之類皆書、

一歌合歌宴、皆書罔遺、以見行宮君臣、雍容賡和、猶有昇世之典型也、

一災祥之類、其係南地者書、不然則否、

一宗良親王之撰新葉集、勅准官修、固在所書、其佗長慶法皇之撰仙源抄、源親房之著職原抄神皇正統記、釋慈倫之獻神風和記、道祐之刻魯論、悉書、使知南廷雖微、而文獻足徵也、

一後閣傳上自正嫡、下至嬪嬙、具載焉、水藩史叙辨內侍於正行傳、叙勾當掌侍於行房傳、今皆收諸後閣中、若伊賀局、惟事后宮、則附乃父傳後、

一水藩史分皇子皇女為各傳、南廷皇子除四王外、寥々無事可記、故合為一傳、且其次叙依據南帝系圖南朝紹運錄、旁用先輩諸說、

一南北和後、皇族屢起、以圖恢復、入諸皇子傳、則緊挌傷體、故特立一傳、以次皇子、其義則叙中論焉、

一諸臣傳分世臣武臣者、所謂公武種性區別、勇怯懸殊、同之則彼此混淆、蔑以辨識、故權立一稱、以別武臣、世臣者世襲仕朝之謂也、

一史官判官及僧祝之徒、合為雜傳、以置卷末、附以隱佚之流、以其非世非武、援雜匪一也、

一余初欲倣晉載記唐藩鎮傳、置貳臣傳於卷末、以錄赤松則村、細川淸氏、桃井直常等貳屬之徒、旣而思之、若為若儕立傳、則尊氏義詮直義直冬、亦皆降我者、其傳安容闕、則浩無紀極、故從割愛、此書耑主南事、諸臣亦取其純節者、若要知北將履歷、則就水藩史而見焉可也、

一藤原氏皆略書藤某、從公卿補任書體、又姓名顯著、義貞義
助尊氏義詮之類、夫人所諳、不必揭新田足利字、他皆倣之、
一官名大納言中納言、不必揭權字、左右近衛大將及中將少
將、亦不必揭近衛字、他官准之、
一此編崇據水藩史立稿、然亦必就原書一々照校、期允當而
止、但彼正史也、此別史也、彼主蒐羅無遺、此主簡淨易曉、故
文多從刪、事反要增、竊取新唐書所謂其事則增於前、其文
則省於舊之意云、
一水藩史外新立傳者二、曰皇胤傳、曰世臣合傳、補入各傳者
五十餘人、源親房傳補顯國、世臣第九補光顯、家綱、具忠、持
定、家定、實寬、武臣則新田義宗子義則、楠正家、大塚惟正、楠
正勝、光正、行康、橋本正員、正茂、正高、菊池傳雖不別立傳、據
菊池傳記、歷代鎭西要略、增修爲多、名和傳補高重、源盛、外
此金持廣栄、河野通直、葉室親善、小厩冬資、千葉胤定、清原
頼元、頼治、伊達行朝、政宗、田村輝顯、則義、關宗祐、下妻政泰、
二階堂時藤、小山義政、又土岐頼兼傳補舟木頼夏、頼尙、井
伊直朝、原某、蜂屋某、岸和田治氏、八木遠盛、新田族中世良
田滿義、跋政、大島義政、桃井尙義、雜傳伊賀兼光、富部康連、
廣橋經泰、源康村、康友、中原章興、僧巫則宇治惟澄、度會朝
棟、僧忠雲、頼意、道祐、隱士松翁、合皇胤世臣二傳、無慮得八
十餘人、庶幾發潜闡幽、使義鬼吐氣於泉下也、
一南山踏記、皆係追輯、南方紀傳、寢爲近古、間足採用、櫻雲記
次之、但二書不注出典、全難依據、南朝編年紀略、粗雖具體、
取捨未精、且逞其臆斷、傅會非一、而以其人居大和、憑吊機

討、故有稽問遺事、間資史傳、南山巡狩錄乃據紀略闕稿、網
羅宏富、頗爲大成、然其急於成書、校查未覈、或有二一事疊載
者、有誤解古牘者、今裒以上諸書、彼此參稽、其俱有據者則
採之、崇載一書、無外可徵則不採、
一水藩史每注出典、足見取捨之正、而讀者反患其斷續散渙、
文脉不貫、此書主通暢易見、不必一々分疏、至不得已則注
案文以釋其故、欲見出典、具注稿本、或其奇聞異傳、有資本
編、則分注各條、以備考證、
一中山信名著關城書考、攷證精確、於東北諸人事跡最詳、多
從採用、信名又據巡狩錄草南巡佚史稿未具而歿、其殘稿
有可徵則間採錄之、

徵用書目

増鏡　歴代皇紀
神皇正統記　續神皇正統記
皇年代畧記　東寺王代記
和漢合符　和漢合運
如是院年代記　大乘院年代記
立川寺年代記　天地根元歴代記
鎌倉大日記　神明鏡
承久記　保暦間記
元弘日記裏書　建武記
光明寺殘篇　太平記
異本太平記　難太平記

梅松論　花營三代記
關城書　關城書裏書
吉野事書案　細々要記
船上錄　伯耆卷
明德記　應永記
永享記　嘉吉記
應仁記　應仁外記
豫章記　富麓記
赤松記　上月記
細川賴之記　勢州四家記
鎌倉大草紙　喜連川判鑑
吉續記　園大暦

後愚昧記　後深心院關白記
薩戒記　薩戒記目錄
康富記　看聞御記
建內記　親長記
公卿補任　東寺長者補任
皇胤紹運錄　南朝紹運圖
古本南帝系圖　尊卑分脈
系圖纂　吉川家譜
相馬家傳　關岡家始末
女院小傳　后宮略傳
諸門跡譜　大覺寺門跡次第
勸修寺長吏次第　內外宮禰宜次第

吉野拾遺　小島口占
新葉集　新葉集作者部類
新續古今集　廿一代作者部類
李花集　嘉喜門院集
宗良親王千首　師兼千首
仙源鈔　南朝五百番歌合
鶴岡社務記　鳩嶺雜事記
祇園執行日記　大乘院舊記
南禪寺記　笠置寺緣起
義堂日工集　東海璚華集
房玄法印記　賴印行狀記
無文禪師行狀　常樂記

常陸下妻圓福寺記
常陸本土寺過去帳
新待賢門院七々願文
阿蘇文書
島津文書
木本文書
湖田文書
渡邊文書
五條文書
甲斐萬澤文書
觀心寺文書
蠹簡集

陸奥會津八幡宮長帳
東寺過去帳
三島社文書
結城文書
朽木文書
白川文書
畑田文書
二見文書
常陸無量壽寺文書
東寺文書
通法寺文書
水月古鑑

諸家文書纂
古證文
和田系圖裏書
葉室親善申狀
淸原賴治申狀
八木遠盛申狀
櫻雲記
浪合記
三人法師物語
大日本史
伊水温故
豐府記聞

諸寺文書纂
集古文書
菊池武朝申狀
阿蘇惟澄申狀
岸和田治氏申狀
南方紀傳
南行雜錄
信濃宮傳
將軍家譜
前王廟陵記
五畿內志
和州舊跡幽考

歷代鎮西要略
皇和通曆
南朝編年記略
花咲松
正平板論語
讀書敏求記

菊池傳記
三家考
南山巡狩錄
行在或問
明史

南山史目錄

第一卷
本紀第一
後醍醐天皇
第二卷
本紀第二
後村上天皇
第三卷
本紀第三
後龜山天皇
第四卷
後閣傳第一

第五卷
皇子傳第二
第六卷
皇胤傳第三
第七卷
四王傳第四
第八卷
世臣傳第五
源[illegible]房
藤師賢
藤定房
藤資朝 藤俊基 源具行 平成輔

第九卷
世臣傳第六
源親房 顯信 顯能 顯國
第十卷
世臣傳第七
源顯家
源忠顯
第十一卷
世臣傳第八
藤師基
藤隆資
藤實世

第十二卷
世臣傳第九
源顯能
藤光顯
藤家綱
藤光繼
藤清忠
源定平
藤爲冬
藤康長
藤行房
源具忠

源持定
源家定
藤實寛

第十三卷
世臣合傳第十

第十四卷
武臣傳第十一
新田義貞

第十五卷
武臣傳第十二
脇屋義助 義治
新田義顯
新田義宗 義則
新田義興

第十六卷
武臣傳第十三
楠正成 和田正遠 楠正家 大塚惟正

第十七卷
武臣傳第十四
楠正行
和田正朝
和田正興

第十八卷
武臣傳第十五
楠正儀 正勝 光正 行康
和田正忠
和田正武
橋本正茂
橋本正高

第十九卷
武臣傳第十六
菊池武時 武重 武敏 武光 武政 武朝

第二十卷
武臣傳第十七
名和長年 義高 基光 長盛 高重 源盛

第廿一卷
武臣傳第十八
兒島高德
櫻山茲俊
太田守延
金持廣榮

第廿二卷
武臣傳第十九
土居通治
得能通春
河野通直
葉室親善
少貳冬資

栗生顯友
篠塚某
畑時能
瓜生保
由良具滋
亘理忠景

第廿九卷

雜傳第廿六
中原章房 章兼
伊賀兼光
富部康連
廣橋經泰

第三十卷

源康村 康方
大江景繁
中原章興

雜傳第廿七
氣比氏治
尾張昌能
宇治惟澄
津守國夏
度會朝棟
僧文觀 四觀 忠圓
僧俊雅

僧良忠
僧祐覺
僧宗信
僧聖尋
僧忠雲
僧賴意
松翁
朴翁
道祐

南山史卷第一

後醍醐天皇紀

成島讓儉卿　編輯

後醍醐天皇、諱尊治、後宇多帝第二子也、母准后藤原忠子、夙懸岐嶷、皇祖龜山上皇特愛之、迎養其宮、密禱石清水神祠、以要其居儲、正安四年六月、爲親王、嘉元元年十二月、加冠、叙三品、二年三月、任太宰帥、德治二年五月、兼中務卿、三年八月、花園帝踐阼、時議立儲、皆期後二條皇子邦良、獨後宇多上皇不肯曰、要先立尊治、而後及邦良、九月、遂爲皇太子、文保三年三月、受禪、即天皇位、時年三十一、先此諸帝多以沖齡立、不能親政、而帝久在藩儲、周通物情、又博涉書史、即位之初、上皇仍總萬機、元亨元年復政、帝自此勵精圖治、興廢繼絕、時會大旱、減膳命有司作粥、以飼洛中飢氓、又命検非違使、置務于二條、發豪富儲穀、定價監賣、以賑貧乏、有無相通、人以爲便、更遵後三條帝故軌、建記錄所、親聽民訟、廢大津葛葉以外新關、以除民害、天下顒然、咸望其復王朝舊治、初壽永之亂、右大將源頼朝、翦滅平氏、建大勳于天下、朝廷授以征夷之號、頼朝亦自請爲天下總追捕使、郡國建置守護地頭二職、以其家臣統轄之、於是國體一變、而兵馬之權、舉歸鎌倉矣、繼之北條義時、邀立源頼經、以陪臣執國命、承久之役、廢徙三帝、天下帖然不敢動、而王室之威遂微矣、荏苒相承、百有餘年、當帝之馭宇、義時六世孫高時爲執權、藉其世資、驕奢無度、帝夙憤鎌倉專權、屢忤朝旨、正中元年、潛命大納言資朝、藏人頭俊基等、謀討之、事漏、高時拘致二人於鎌倉、殺與謀武人土岐頼員、多治見國長等、又謀廢立、帝恐、賜誓書諭之、事因得解、帝意北條氏久專

兵權、武夫飽卒、未易驟復、欲先藉僧兵、以圖興復、故以皇子護良親王、爲天台座主、數幸延暦東大興福諸寺、以撫緇徒、元弘元年、託祈中宮安誕、召僧文觀圓觀等於禁內、修法以詛鎌倉、高時聞之大怒、拘繫僧徒、得實、秋八月、決議、遣二階堂貞藤、西上謀廢立、時護良親王有所奏、帝從其言、佯幸笠置、而使大納言師賢爲帝如叡山、故東兵競向叡山、僧徒邀擊有利、既知非眞、衆皆潰散、師賢走笠置、護良親王走南都、於是東軍大擧、進犯笠置、數日城陷、帝見執、十月、幽帝六波羅、京師建新主、光嚴帝 改元正慶、二年三月、遷帝于隱岐、臨發、洛中士女、攀輿悲泣、或呼曰、武臣肆逆乃爾、豈得長全、帝詠和歌、授護送使佐々木高氏、志沈倍須波、美知古曾安羅須、奈利奴斗毛、與斗能和多利波、和須禮須毛世志、高氏飲泣、抵鳥羽、御館陋隘、下卒或親近御前、帝又爲歌、安波禮斗波、奈禮毛美沈羅卑、和加多美遠、於毛布古々路波、以麻毛加波羅須、親王以下悉謀群臣、各遣流殺、初帝之御笠置也、召見河內人楠正成、委以興復、正成起兵據赤坂、及笠置陷、正成焚城遁、至是年四月、正成復赤坂、徇河內和泉、擊六波羅兵破之、冬又城千劍破、護良親王招集僧徒、保吉野城、播磨人赤松則村、奉親王令、起兵據苔縄城、高時又發兵五萬、遣大佛貞直等諸將、攻赤坂以下三城、三年正月、赤坂陷、閏二月、吉野陷、而千劍破未下、此月帝潛出隱岐、御伯耆名和港、土人名和長年迎護、駐蹕船上山、其國守護佐々木清高率兵來犯、長年擊却之、出雲守護鹽冶高貞歸順、山陽山陰諸兵大集、於是頒詔四方、大討北條氏、三月、赤松則村自播磨進逼京、命左近中將源忠顯援之、同謀復京、四月、高時又命名越高家足利尊氏、援六波羅、尊氏密使乞降、則村及高家戰于久我畷、高家敗死、而尊氏趨丹波、始建義旗、五月、源忠顯尊氏則村合兵、攻六

破羅、鎌將北條仲時、北條時益、挾本皇(後伏見)新皇(花園)新主(光嚴)東走、守良親王邀擊之近江、二將伏誅、是月上野人新田義貞奉護良親王旨、起兵上野、討高時、連戰皆捷、進入鎌倉、高時自殺、北條氏悉亡、蓋自京鎌搆戰、未浹月、而東西同時平定、於是帝從伯耆回鑾、六月、還闕、廢新主、去正慶號、悉削僞爵、以護良親王為征夷大將軍、足利尊氏為鎮守府將軍、七月、詔休卒勸農、八月、議軍賞、冬十月、以參議源顯家為陸奥守、與上野介結城宗廣奉義良親王、往鎮陸奥出羽、顯家父准大臣源親房輔之、十二月、以成良親王、為上野太守、出鎮鎌倉、相模守足利直義輔之、建武元年春正月、大營禁內、課安藝周防租稅充之、又始作鈔、以供國費、夏、鹽冶高貞獻駿馬、帝以為瑞、中納言藤原藤房諫、時政多秕、帝不聽、冬十月、藤房遁、是月幽護良親王於馬場殿、因足利尊氏之譏也、十

一月、徙諸鎌倉、是歲置新決所、記錄所、以卿相總理畿內庶務、大事則帝親決焉、又置武者所、以新田氏族統之、大行賞典、足利尊氏為武藏、常陸、下總守護、其弟直義遠江、新田義貞上野、播磨、其子義顯越後、脇屋義助駿河、楠正成攝津、河內、名和長年因幡、伯耆、赤松則村播磨、尋褫則村職、僅給佐用一莊、則村由此怨望、二年六月、大納言藤公宗謀反伏誅、秋七月、北條高時子時行、作亂關東、進入鎌倉、足利直義迎戰不利、奉成良親王出走、又命其家人、私戕護良親王、八月、命足利尊氏、討時行、尊氏請任征夷將軍、廷議不許、尊氏怒、不辭而發、進擊時行、克之、開府鎌倉、自稱征夷、武夫失望者多附之、遣使召還、尊氏不奉詔、冬十一月、以尊良親王、管東國、新田義貞脇屋義助等諸將、同往討尊氏、又命忠房親王藤實世等、由東山道、義良親王源顯家等、由奥羽會軍、十二月、

王師進及尊氏戰于箱根、敗績、尊氏招兵西北州郡多叛、應尊氏、延元元年正月、詔諸將守宇治大渡嶮險、以捍東兵、既而細川定禪赤松範資破山崎、諸戍皆潰、帝避如叡山、定禪縱火焚宮、尊氏入京、此月、源顯家起奥羽兵入援、王師又振、二月、尊氏戰敗西走、車駕還闕、三月、源顯家新田義貞楠正成、追擊尊氏、尊氏遂遁筑紫、諸將凱旋、復命源顯家、奉義良親王往鎮、是月、詔新田義貞義助西征、義貞圍赤松則村於白旗城、堅守不拔、遣義助略山陽、五月、尊氏率九國兵東向、義貞釋白旗圍、與義助等、退陣兵庫、詔楠正成應援、及尊氏戰于兵庫、王師敗績、正成死之、義貞還京、帝復如叡山、尊氏入京、迎護法皇廢主及豐仁親王、屢遣兵來犯、義貞等諸將亦下山擊敵、互有勝敗、秋八月、尊氏奉豐仁親王稱帝、號用建武、是為光明帝、冬十月、尊氏僞作誓書謝罪、請還駕、帝聽之、

仍勅義貞、奉皇太子恆良、往北國、別為經略、駕還、尊氏幽帝花山院、以兵衛護、悉削從行公卿官爵、因諸將士、十一月、請授神器于新主、帝以僞器授之、伊勢國司源顯信起兵、密奏謀恢復、十二月、帝潛出花山院、幸吉野、夜暗惑方、駐輿于稻荷祠前、為歌、(宇波多麻能玖羅佐夜美知乃麻余布奈利、和禮乎加佐奈牟、美都能斗毛志比、)默禱少焉、有赤氣俄起燭路、因以得前、吉水院僧宗信迎鑾、楠正行來衛、作行宮以御焉、此行也初欲幸高野山、以僧徒不奉勅而止、是月遣使賜勅書於源顯家、告南巡、且圖興復、

延元二年丁丑、(北朝建武四年)春正月庚戌、奥人多叛、鎮守府大將軍源顯家擊之不利、奉義良親王、保靈山城、又走下野宇都宮、甲寅、里見時成、瓜生保、援越前金崎、軍敗死之、乙卯、中宮珣子在京崩、大納言藤原師基、中納言實任、前參議雅孝、右近衛中將源具光、左

近衛中將定平來奔、此月、帝賜御製于僧宗信、以詠花信、美與之野乃、夜麻陀也麻毋理、古斗登播牟、伊麻以豉加阿里氏、波奈播佐加都牟、宗信奉荅、播奈沙加氏、能路波眞都斗毛、志羅由伎乃、居留遠志陀都遲、美與之野乃也麻、二月丙子、藤原實世、新田義貞、義助、出金崎、往和山、聚兵、是月、前參議藤原公量、正二位源親光見拘、前參議藤原宗兼被殺、皆以其通南山也、此春、行宮百度草創、僅行朝儀、世尊寺傍有櫻花、頗倣雲井櫻、雲井國語九重也、帝爲動懷洛之念、情見乎詠、巨古遲座毛、玖母居乃沙久羅、佐岐氏計理、太陀可理曾女能、耶度登於毛布耳、三月丁未、金崎城陷、皇太子見執、尊良親王、左京大夫藤原行房、越後守新田義顯等死之、辛亥、大塚惟正、和田治氏、與細川兵部戰于河內古市、破之、斬其將細川帶刀、此月、太宰帥平維繼、左大辨藤原淸忠、彈正尹源季光、大藏卿菅原在仲、來奔、夏四月乙亥、左大臣藤原經忠來奔、丁酉、授河內國錦部郡建水分神正一位、六月甲戌、彗星見、治部大輔宇都宮公綱入覲、授左近衛少將、此夏、諸國勤王兵起、宗良親王據遠江井伊城、大館氏明起于伊豫、江田行義據丹波高山寺城、金谷經氏守播磨丹生山、北條時行請謝罪自效、聽之、秋七月戊午、前內大臣藤原定房、前參議經季、來奔、八月丁亥、源顯家又奉義良親王、率陸奧下野兵入援、及足利義詮戰于利根川、克之、九月庚戌、賞月宴、冬十一月、以天野山金剛寺、爲勅願寺、十二月、宇都宮公綱、新田義興、北條時行、各發兵、會源顯家軍、進攻鎌倉、拔之、

三年戊寅、北朝曆應元年春正月己亥、源顯家發鎌倉、己未、內大臣藤原定房薨、甲子、源顯家及北軍、戰于美濃靑野原、破之、二月、顯家戰于雲出川、及阿保川、連戰無利、枉路赴南都、甲午、及桃井直常戰、敗績、走河內、義良親王、宗良親王、走抵行在、是月、新田義貞拔越

前府城、三月戊午、菊池武重及一色範氏、戰于石垣、破之、丙子、參議藤原淸忠卒、帝以定房淸忠等舊臣連歿、愴然成歌、胡登斗波牟、比斗佐部麻禮耳、奈利爾計里、和我與乃須惠砥、保登毋志良流留、源顯家復出和泉、因命其弟左近衛少將源顯信、陣八幡山、援顯家、高師直進兵圍之、夏四月、足利尊氏獻皇太子及成良親王、五月庚子、源顯信及北兵戰、互有死傷、丙辰、源顯家及高師直、戰于堺浦、死之、壬戌、左近衛中將源持定、左近衛少將源家房、率楠氏族、援八幡山、又詔新田義貞、援八幡、義貞遣弟義助赴援、此夏霖雨、帝詠和歌、禱霽于丹生河上二社、天俄回晴、人皆感異、歌曰、古巨波那保、丹生乃也志呂珥、保登智可志、伊能羅波播禮與、沙美太禮乃曾羅、秋七月丙申、大井田氏經起兵越後、略加賀越中、進會義貞于越前、己亥、高師直燒八幡神祠、源持定家房敗走、甲辰、源顯信棄八幡、走河內、義助至敦賀、聞八幡陷、班師、閏月、義貞軍勢大振、足利高經約平泉寺僧徒、據藤島城、甲子、義貞攻之、中流矢死、諸軍潰散、義助收殘兵、據府城、癸酉、從上野介結城宗廣所奏、以源顯信爲鎭守府將軍、偕宗廣奉義良親王、航海赴陸奧、勾當東北軍務、源親房輔之、宗良親王、新田義興、北條時行、同往、九月壬申、東征諸船値颶風、漂至各國、義良親王、源顯信、結城宗廣、由伊勢還吉野、源親房至常陸東條港、據大寶城、宗良親王、北條時行、入遠江井伊城、此秋、足利尊氏命佐々木族人、圖犯行在、不果、冬十月、上野介結城宗廣卒、此年、以皇子懷良親王、爲征西將軍、往鎭筑紫、公卿將士、多從之往、從肥後守菊池武光之請也、先駐讚岐、招聚官軍、勅建安護鎭國寺、及鳳闕寺、

四年癸卯、北朝曆應二年春三月、僧正慈倫撰神風和記奏之、是春、立義良親王、爲皇太子、鎭守府將軍源顯信、下野國司左近衛中將道

世、各赴鎮、秋七月、脇屋義助拔越前府城、足利高經走加賀、此月、屢有流星、又連夜虹明如晝、命僧徒修護摩法禳之、八月乙未、帝不豫、辛丑、讓位于皇太子、壬寅、崩、聖算五十一、帝天資英毅、博通內外諸典、又諳朝儀禮典、曾撰年中行事一卷、其治慕倣延喜芳蹤、反正以後、殊銳意庶政、臨關白職、躬決萬機、多所更革、曰舊例先格、何常之有、朕當今之新制、乃佗日之舊例也、迨天下漸謐、以爲無復足置意、聲色遊宴、以漸而起、嬖倖弄權、刑賞濫施、人心再思武弁、中興之業衰矣、然其英剛之氣、百折不挫、及大漸猶遺勅臣僚曰、彼秦穆之殲三良、呂政之埋金玉、朕奚倣焉、但憾賊徒未殄、四海未靖、而遽焉先露、如何爲懷、汝輩勠心力翼儲后、能錄義貞義助之功、以圖恢復、不然則子非至孝、臣非精忠、朕今雖理骨於南山、而神仍眷乎舊京、勅訖、左挾蓮經、右握寶劍、以崩、群臣遵遺詔具服御如生時、北面葬于如意輪觀音寺之塔尾、

贊曰、帝以曠世之英明、會東廚之末運、天戈一麾、四海雲從、一洗列聖之垢恥、復王業於既墜、何其壯也、若乘其昌運、逾揭皇猷、政刑脩明、威恩兼播、則崛強之徒、斂迹帖服、天下亦無兵革之虞矣、而乃瘡痏未愈、宴游驟興、佞倖弄權、武夫離心、遂使猾賊抵隙與起、此皇輿之所以終於南巡也、然觀其一奮於笠置、再蹶於隱岐、以迄於避叡山巡吉野、天步艱難、逾窮逾烈、臨崩猶且以殄賊復京爲念、千載之下、俾人肅然起敬、此亦非近古帝王之所能庶幾也、

南山史卷第二

後村上天皇紀

成島讓倹卿　編輯

後村上天皇、諱義良、初名憲良、後醍醐天皇第八子也、母后藤原廉子、夢抱天日有娠、衆以爲瑞、生六歲、元弘二年、鎭守府大將軍源顯家奉之出鎭奥羽、建武元年在鎭、進拜親王、延元元年正月、足利尊氏西犯、帝避叡山、同顯家入援、三月、加冠、叙三品、爲陸奥大守、賊西遁、顯家又奉之還鎭、二年正月、國人多叛、王與顯家保靈山、又走宇都宮、八月、顯家又奉王入援、進克鎌倉、海道連捷、三年二月、戰南都不利、王走吉野、五月、顯家敗死、閏月、又以顯家弟左近衛少將源顯信、爲鎭守府大將軍、奉王航海往鎭、九月、泛伊豆洋、颶風倏起、諸艦簸蕩、獨王船返至伊勢篠島、命僧賴意獻間之、尋還行在、立爲皇太子、四年八月辛丑、受禪於前關白經忠第、其明天皇崩、丙午、葬於如意輪觀音寺塔尾山陵、九月、脇屋義助棄越前走美濃、據根尾城、北陸皆陷、高師泰圍遠江井伊城、冬十月庚寅、即位、時年十三、行宮迫隘、諸儀不行、惟拜神器以爲禮、勅中納言藤原隆資、大納言藤原實世、對掌機務、從源親房遺奏也、丁未、畑時能及足利高經戰于越前伊知山、死之、是月、北兵陷根尾城、脇屋義助走至行在、高師冬攻常陸小田城、源親房數擊却之、冬十一月庚申、謚先皇曰後醍醐天皇、遵遺詔也、十二月丁亥、滿良親王攻土佐大高坂城、辛丑、頒遺詔于四方、奬起義兵、補正行、和田正朝、率兵來衛、此歲、征西將軍懷良親王赴任筑紫、菊池武光迎護、開府肥後八代、以理九國軍政、

興國元年庚辰、北朝暦應三年 春正月、滿良親王戰于土佐潮江山、大敗之、

撰神名帳敢字下當加國字

興良當作陸良下皆同

敵兵、三月、備前人飽浦信胤歸順、四國路通、因遣脇屋義助總督四國九州軍務、此春、准大臣源親房在小田城、撰職原鈔、奏上之、夏四月壬寅、鎭守府大將軍源顯信、至陸奥白河城、丙午、義助至伊豫、兵勢大振、庚戌、官軍襲下總駒城、拔之、八町垣、本驚宮、普光寺諸寨皆陷、高師冬解小田圍、燒營而遁、辛亥、改元興國、五月丁巳、刑部卿脇屋義助卒、金谷經氏拔備後鞆城、及細川賴春戰于千町原、敗績、秋九月癸丑、細川賴春陷世田城、大館氏明死之、是月、鎭西官軍及一色範氏戰于肥後生葉山、敗之、左衛門佐脇屋義治自尾張、走保遠江秋葉城、

二年辛巳、北朝暦應四年 春二月、伊豫人得能通理歸順、拔河江城據之、

三月庚申、帝幸伊賀、拜敢神祠、奏樂禱祀、進神正一位、授神官友勝從五位下、夏六月壬戌、高師冬重圍小田城、庚午、城兵擊敗之、此夏、從源親房請、以故護良親王子興良、爲先皇猶子、任親王、往鎭常陸、秋七月癸未、左京大夫菊池武重卒、冬十一月、小田治久叛、屬高師冬、源親房走保關城、源顯時奉興良親王、保大寶城、

三年壬午、北朝康永元年 夏四月、肥後人阿蘇惟時叛、其族惟澄與菊池武光討之、我兵多死、六月、懷良親王令宇佐惟國起兵、秋八月丁卯、高師顯陷伊勢田丸城、愛曾宗實走保多氣城、己巳晦、左近衛少將源顯能擊師顯破之、是年、大友氏時陷肥後諸城、圍玖珠城、菊池氏族堅守不下、以尊性法親王、爲龍樂寺別當、又以河內駒谷金剛琳寺及西琳寺、爲勅願寺、

四年癸未、北朝康永二年 夏四月、北兵攻關城、源親房擊敗之、斬結城直朝、五月、一色範氏攻竹井城、七月庚午、星夕歌宴、是月、竹井城陷、官軍出走、源親房在關城、撰神皇正統記、是冬、關大寶二城並陷、

與良親王走歐河、源親房源顯時、走行在、結城親朝叛、降足利尊氏、是年、山名時氏圍新田義宗於但馬見開山城、

五年甲申、北朝康永三年春二月、見開山城陷、新田義宗走越後、三月、侍從源顯國、右兵衛佐某、爲高師冬被殺、夏四月、以女御源顯子爲中宮、五月、河內觀心寺災、六月、一色範氏攻生葉城、冬十二月、重建觀心寺落成、是月、生葉城陷、

六年己酉、北朝貞和元年春正月、授大和宇陀郡於源親房、賞其積勳也、二月、菊池氏族及一色範氏戰、破之、範氏退肥後、秋七月、彗星見東北、八月、懷良親王頒令九國、徵兵圖復、是月、北朝爲先皇冥福、刱建天龍寺、初成、北主及足利尊氏臨落之、是歲、兒島高德與狄野朝忠謀、迎脇屋義治起兵、事覺、山名時氏圍朝忠於丹波、朝忠力竭降敵、高德奉義治入京、圖襲尊氏兄弟、不成、走信濃、

正平元年丙戌、北朝貞和二年春二月、以左大臣藤原經忠女勝子、爲女御、秋七月、改元正平、閏九月、阿蘇惟澄數及北兵戰、破守山關、

二年丁亥、北朝貞和三年春正月、地震、是春、行宮屢有怪異、夏五月、熙成親王生、秋七月、楠正行起兵、徇近畿、八月庚辰、正行攻紀伊須田城、己丑、足利尊氏遣細川顯氏來拒、九月戊申、正行及北軍戰于河內八尾、丙辰、正行及細川顯氏戰于譽田林、破之、冬十月、尊氏又遣山名時氏來拒、十一月甲子、正行邀擊時氏顯氏於瓜生野、敗之、十二月、尊氏又遣高師直、發大兵來拒、楠正行將發、先朝行在辭謁、又拜先皇塔尾山陵、命大納言藤原隆資、率兵援正行、是年、肥後人河尻幸俊、託磨守直叛、菊池武光山名某討之、武光拔守直城、山名某及幸俊戰敗績、

三年戊子、北朝貞和四年春正月壬寅、河內守楠正行大和守楠正時和田正朝、及賢秀等、及高師直師泰、大戰于四條畷、死之、癸卯、大納言藤隆資斂敗兵、還行在、帝避紀伊阿瀨川城、途過勝手神祠、御製、太能武加比、奈岐耳都計底毛、智可飛底志、加都底能加美遐、那古曾於志計禮、壬子、師直遣僧來講和、不聽、壬戌、師直進燒行宮、百僚第舍、神祠梵刹、蕩燼無遺、二月、楠正儀及高師泰數戰于石川河原、高師直引兵還、夏五月、紀伊官軍及足利直冬戰、敗績、秋九月戊戌、北兵陷阿瀨川城、帝避穴太、案太平記、爲帝避北兵、直幸穴太、今據房玄記、勸修寺記、爲先幸阿瀨川、後避穴太、阿蘇惟澄自疏其積勳、以奏於朝、冬十月、北主光明帝讓位于太子興仁、是爲崇光帝、是年、以穴太莊黑淵村、總福寺、爲行宮、土人稱黑木御所、

四年乙丑、北朝貞和五年春正月、客星出東方、楠正儀出兵河內六萬寺、二月丁亥、將軍塚鳴、空中有兵馬聲、秋七月、足利直義與高師直有隙、師直幽直義、九月、足利直冬走筑紫、河尻幸俊奉之爲主、太宰少貳賴尚又迎納直冬于太宰府、以徇九國、是歲、楠正儀及畠山國清、相持于石川河原、國清代高師泰也、新田氏族迎宗良親王、據上野寺尾城、

五年庚寅、北朝觀應元年秋七月乙卯、將軍塚鳴、庚午、安藝守三谷行氏卒、冬十月、菊池武光邀擊川尻幸俊、敗之、幸俊降、十二月、足利直義乞降、允之、仍命直義討尊氏自効、畠山國清釋石川兵、應直義、是年皇子生、

六年辛卯、北朝觀應二年春正月癸丑、上杉能憲起兵鎌倉、以應足利直義、攻高師冬、師冬走甲斐、丁巳、楠氏族與直義、進據八幡、桃井直常又應直義、率北國兵、至叡山、乙丑、足利義詮西奔、直常入京、會尊氏東還、與義詮合兵、返擊直常、直常敗走、丙寅、尊氏義詮西遁、直常又入京、丁卯、諏訪隆種攻高師冬于洲澤城、殺之、二月甲申、

石堂賴房等、擊尊氏于播磨書寫山、不利、直義遣石堂義基邑山國淸、救之、丁酉、賴房國淸及尊氏、戰于御影濱、破之、己酉、直義國淸復叛、此月、權大納言內嗣來奔、夏四月壬午、皇子有着袴儀、菊池武光陷薩摩諸城、島津氏久乞降、武光旋軍、五月己酉朔、日蝕、雨不見、六月赤松則祐降款、請奉征夷大將軍興良親王、起兵討尊氏、聽之、秋七月庚戌、鎭守府大將軍源顯信及吉良貞家、戰于陸奧柄久野原、丙辰、楠正儀出兵、燒北方諸寨、丁丑晦、足利直義走北國、北將多從出走、八月甲申、尊氏遣僧慧鎭、來乞降、不聽、自是日北軍圍理峯城、冬十月、尊氏父子、重遣赤松則祐來乞降、許之、戊戌、理峯親王源顯信等及吉良貞家相馬親胤、戰于倉本河、敗之、己亥、詔尊氏討直義、十一月庚戌、尊氏請回駕、議待明春、是日尊氏東征、癸丑、義詮廢北主及太弟直仁親王、去觀應號、奉正

平號、己未、以北朝大政大臣藤原公賢、爲左大臣、准大臣源親房奉命、入京決諸務、是月藤原教忠、兼左大將、中納言源顯能兼右大將、十二月乙未、勅南都一乘院及大乘院僧徒、解兵、以其連戰無息也、戊辰、勅左近衞中將源具忠、收北朝新劍璽鏡、送行在、辛丑、修日吉祠臨時祭、癸卯、修內侍所神祭、上所生藤原氏號、曰新侍賢門院、加北主及前主(光明)並以上皇之號、前左府藤原師基爲關白、准大臣源親房准三后、賞從駕臣僚、各有差、是月、北朝關白以下公卿皆詣行在、削官爵各一等、是月、菊池武光擊足利直冬破之、直冬走石見、武光進入太宰府、少貳賴尙降、以其子涇賴質于肥後、

七年壬辰、(北朝文和元年)春正月丙午朔、修四方拜、庚戌、敍位、癸丑、修法眞音院、己未、憲子內親王敍一品、庚申、改穴太、爲賀名生、足利義

詮獻黃金三千兩馬十四、又贈遺金帛及馬於後闕百僚、有差、是月足利尊氏幽其弟直義于鎌倉、二月乙卯、修大原野祭、丁亥、釋奠京師、丁酉、詔免京師地子錢、庚子、車駕還蹕、百僚戎衣、次河內東條、左馬頭楠正儀奉饗、壬寅、次住吉、御神官國夏家、授國夏從三位、正儀以下諸將來衞、甲辰晦、奉幣馬于住吉祠、祠松樹無風而折、人皆怪異、潛命兒島高德東赴、使新田義宗義興、脇屋義治、起兵討尊氏、又勅征西將軍懷良親王、同起兵來赴、閏月乙未、次四天王寺、右近衞大將源顯能、率伊賀伊勢兵至、新田義宗、義興、脇屋義治、起兵東國、勤王兵多會、癸亥、駕次八幡、命塞赤井大渡津要、甲子、源顯能源顯經楠正儀等、進兵俄入京、細川顯氏敗走、斬細川賴春、足利義詮渡湖走近江、勅源親房源顯能、在京總理諸務、此日征東將軍宗良親王起兵信濃、會新田義宗等、及足利

尊氏、大戰于小手指原、乙丑、命源顯能藤原光資、迎取北主及上皇太子于八幡、丁卯、新田義宗入鎌倉、足利基氏出走、壬申、宗良親王及尊氏、戰于笛吹嶺敗績、宗良走信濃、新田義宗走越後、是月鎭守府將軍源顯信率兵、至白川關、肥後守菊池武光謀奉懷良親王入援、三月、徙北主上皇太子于東條、丁丑新田義宗義興棄鎌倉、據河村城、戊子、足利義詮返兵近江、據東山、以逼八幡、源顯能退陣淀河、撤橋防守、甲午、義詮進據東寺、顯能又退八幡、赤松則祐叛降敵、丁酉、足利氏經等、塞東條餉道、以逼八幡、勅右衞門佐藤原光資、諭興福寺僧徒、輸粮出兵、庚子、楠正儀和田正忠、及細川淸氏、顯氏、土岐康貞、戰于荒坂山、正忠斬康貞、遂退八幡、是月、鎭守府將軍源顯信及奧賊戰、軍敗保理峯城、夏四月、王師苦粮、癸未、山名時氏逼八幡、左兵衞督藤原康長與之戰宇治川、

不利、丁卯、敵兵來犯、源顯能楠正儀和田正忠防戰遂退、戊寅、移蹕八幡山上、此月、宗良親王新田義宗桃井直常吉良滿貞石塔義房土居得能等皆赴援、五月丙子、夜藤康長襲細川顯氏營、命楠正儀和田正忠還河內、聚兵來援、正忠尋卒、壬午、湯川莊司等降敵、癸未、夜帝擐甲騎、毆衛圍南走、敵競遮路、大納言隆資等防戰死、有北將犯蹕、藤康長擊踣之、追木津川、敵又追射、飛矢集御輦、康長又奮戰却之、方危急、倏有神兵來衛、得以達招提寺、甲申、次宇陀水分宮、甲辰、還賀名生、是月、各國援軍聞八幡陷、擧引還、六月、幽北主二上皇太子於別宮、秋七月、吉良貞家結城親朝、陷埋峯城、源顯信奉埋峯親王走抵行在、八月壬子、蚩尤旗見西方、癸丑、前關白經忠薨、丁巳、足利義詮以京師無主、奉光嚴帝子彌仁親王稱帝、是為後光嚴帝、九月、山名時氏山名師義歸欵、畧

出雲伯耆因幡、冬十月、足利直冬為一色範氏所攻、請援菊池武光、武光救之、擊破範氏、直冬遂走長門、乞降、許之、十二月、命源親房、淨寫先皇御撰年中行事二卷、號御秘抄、是年、但馬人本莊兄弟迎興良親王、據高山寺城、徇但馬丹波、進畧播磨及赤松則祐、戰于冑山、軍敗走河內、足利義詮以一色直氏為鎭西探題、與其弟範光俱鎭九國、又以畠山國久別鎭薩摩大隅日向三國、

八年癸巳、（北朝文和二年）春正月辛卯、菊池武光及一色範光、戰于肥前千栗、二月庚子、武光又及一色直氏戰于筑前針磨、敗之、癸丑、源顯能率兵至大和宇陀、戊辰晦、左近衛少將藤原隆俊起兵紀伊、熊野莊司應之、三月癸酉、足利義詮使土岐賴康來拒官軍、辛卯、吉良滿貞石塔賴房等、及賴康戰于攝津吹田、不利、是月、鎭西官軍及一色直氏戰于太宰府、懷良親王援之、直氏敗走、山名時氏復與作、夏四月、原某蜂屋某及土岐氏兵、戰于尾張、敗之、五月癸酉、山名時氏發伯耆、約大納言藤原教忠、隆俊、康長、楠正儀、和田正武赤松氏範等、率近畿兵、會時氏、六月乙巳、官軍入京、擊北兵、破之、義詮又奉北主東奔、己酉、堀口貞祐追擊義詮于近江、斬佐々木秀綱、庚戌、勅京師復用正平號、癸丑、詔北朝公卿、一切解官沒第、遣中納言藤宗房師治督之、秋七月丁卯、菊池武光攻一色直氏于綾部城、不克、甲戌、中納言藤原隆俊泛船湖水、以邀敵來路、己丑、義詮返兵逼京、山名時氏等諸軍皆退、辛卯、義詮入京、癸巳、原某蜂屋某及北兵、戰于近江、八月丙申朔、新田義興乘河村城、走上野、九月乙酉、足利尊氏奉北主入京、是月、以足利直冬為總追捕使、諸事如源賴朝建久之例、冬十一月、菊池武光旋軍肥後、是年、行宮有千首合歌、從三位津守國夏卒、

九年甲午、（北朝文和三年）春二月、行宮有三首歌宴、三月辛未、刑部大輔名和高重卒、夏四月己酉、准三后源親房薨、此月、楠正儀數及北軍、戰于宇治、鎭西官軍與畠山直顯、攻薩摩尾崎城、五月、直冬徇石見、秋九月、菊池武光及一色直氏、大戰于千栗船隈、是月、桃井直常足利高經歸順命、起兵攻京、閏十月癸未、中納言藤原家賢來奔、十二月庚午、足利直冬山名時氏發伯耆、與直常高經相應、規取京、辛巳、直冬等進至丹波、足利尊氏奉北主、走近江、

十年乙未、（北朝文和四年）春正月丁酉、桃井直常入京、癸亥、足利高經入京、己酉、直冬時氏入京、直冬陣實相寺、尊氏返據叡山、義詮還自播磨、二月辛酉、直冬等據東寺、藤原隆俊康長據八幡、時氏師義及義詮戰于神南山、敗績、高經直常屢及尊氏戰、此月、右近衛大將藤原教忠戰死南都、三月戊戌、大戰于七條、不利、己亥、諸將退

軍、直冬時氏還國軍散、戊申、尊氏義詮入京、秋七月、宗良親王起兵信濃、八月、聽北上皇（光明帝）還京、九月、鎭西官軍攻薩摩野木城、冬十月、又攻島津氏久、氏久乞救尊氏、尊氏不出兵、是年、以源守親、爲陸奥國司、襲其父顯信、

十一年丙申（北朝延文元年）春正月、足利高經叛降尊氏、是月、行宮有賞梅歌會、冬十月丙寅、左近衛少將宇都宮公綱卒、是月、官軍及敵戰于攝津中島、十一月、勅菊池武光、出兵圖興復、

十二年丁酉（北朝延文二年）春正月、立熙成親王、爲皇太子、二月、皇太子加元服、癸亥、聽北上皇（光嚴帝）廢主（崇光帝）直仁親王還京、是月、大納言內嗣來奔、三月、行宮詠百首歌、夏六月、幸觀心寺、冬十二月、避方忌于前關白師基家、有和歌宴、是年、以中納言藤原長親、兼文章博士、

十三年戊戌（北朝延文三年）春正月、行宮有和歌宴、二月、菊池武光擊一色直氏走之、直氏遂還京、於是九國悉屬征西府、夏四月丙申、皇太后崩、是月、足利尊氏卒、五月庚子、葬新待賢門院于吉野河上西陵、是月、足利義詮以細川繁氏、爲鎭西探題、在道病死、六月戊辰朔、日蝕、陰雲不見、乙酉、以値皇太后七七忌辰、於如意輪寺、追修冥養、秋七月甲辰、有星夕宴、八月乙酉、左大臣藤原實世薨、冬十月乙亥、左兵衛佐新田義興、爲賊遭害于武藏矢口渡、十一月、菊池武光攻畠山國久于日向六笠城、國久遁、

十四年己亥（北朝延文四年）春二月、菊池武光討大友氏時、取筑後妙見城、又拔阿蘇惟時諸寨、三月、武光及少貳賴尙、戰于筑後絲田、走之、夏四月、前左大臣藤原公泰薨、辛卯、前中宮源顯子崩、葬于宇陀笠間山、秋七月、征西將軍懷良親王、率菊池武光等、討少貳賴尙、八月丙子、大戰于大原、卿相以下多死之、賴尙走保寶萬嶽、冬十月、足利義詮遣畠山國清、率大兵來犯、帝避天野、又徙觀心寺、

十五年庚子（北朝延文五年）春正月、楠正儀、和田正武、壁赤坂、其餘據平石八尾龍泉峯、以防北寇、二月辛未、畠山國清逼津々山、屯下殿野、諸將降敵、三月、藤原隆俊陣紀伊最初峯、夏四月辛酉、隆俊及畠山義深戰于龍門山、大敗之、丁卯、隆俊又及義深戰、軍敗保阿瀨川城、戊辰、住吉社鳴、社中楠樹無風而折、勅祀住吉日吉神以禳之、命征夷大將軍興良親王赤松氏範、率兵邀敵軍後、辛巳、興良反、焚賀名生行宮、及公卿第宅、壬午、遣前關白師基討之、興良走南都、氏範走播磨、閏月、北兵連陷龍泉平石八尾諸城、五月戊午、北兵大擧攻赤坂、癸亥、和田正武襲敵營不克、正儀正武退保金剛山、癸未、畠山國清等引軍還、是月、菊池武光討島津氏久、秋

七月、正儀正武出兵、擬攻誉田城、畠山國清、細川淸氏、復來陣天王寺、正儀正武退據金剛山、會北方有內亂、京師騷擾、近畿王旅再振、正儀拔木波城、恩地牲川諸將拔春日山城、阿瀨川定佛等擊湯川莊司走之、九月、幸住吉社、賜攝津守國量御製、（玖旦伊郷聯、古衣臨毛佐縣遐、於毛比志礙、加美波比加里乎、曾布留奥曾登波、）授正四位下、是冬、勅征東將軍宗良親王、起兵入援、以北道地凍不果、是年、泰成親王生、

十六年辛丑（北朝康安元年）夏四月辛巳朔、日蝕、陰雲不見、島津氏久請降于菊池武光、武光班師、六月己亥、自此日、連月大震、秋七月、山名時氏拔美作八城、懷良親王率菊池武光、及大友氏時、少貳賴尙、相持于飯盛山、是月、命觀心寺、修七星如意輪法、以禳震災、八月甲申、武光擊松浦黨走之、乙酉、進攻香椎營、氏時賴尙敗走、壬寅、大震、紀伊地裂、九月辛酉、賞月歌宴、丙子、楠正儀和田正武、擊

佐々木秀詮及氏詮于攝津神崎、斬之、冬十月、細川清氏歸順、其族氏春起淡路、松山某起攝津、以應官軍、仁木義長歸順、十一月辛亥、山名時氏拔美作倉懸城、勅前關白師基、大納言隆俊、中納言邦光、石堂賴房、細川清氏、楠正儀、和田正武等、大擧討足利義詮、十二月、氏春至堺浦、赤松範實歸順、至山崎、於是諸軍並進、義詮奉北主走近江、王師入京、焚義詮家、仁木義長及土岐賴康、戰于伊勢、仁木賴夏及其族義任、戰于丹波、並敗、山名時氏收兵還伯耆、赤松範實亦叛、是以北兵復熾、癸卯、義詮返至勢多、師基等引軍南還、丙午、義詮入京、是年、師成親王生、命修造四天王寺金堂、因震壞也、

十七年壬寅、（北朝貞治元年）春正月庚申、大震、細川清氏走至阿波、徇伊豫土佐讃岐、二月、彗星客星並見、夏六月、山名時氏入美作、分兵略備前備中出雲、富田直貞應時氏、略備後、足利直冬又起兵、援直貞、及宮兼信、戰于備後敗走、山名師義及丹波但馬兵相持、桃井直常起兵越中、軍亂敗走、秋七月、細川清氏及其族賴之戰于讃岐白峯、敗死、四國又陷、八月戊子、對月御製、寄懷宗良親王於信濃、（寸志倍奴留、比奈迦須毘比乃、阿佐久波阿遍寸都當擢美夜比登於毛飛佗耳也襲、）庚寅、楠正儀和田正武、出兵攝津、要賓浦某破之、九月己丑、正儀正武、石堂賴房、攻多田部城、庚子、先是足利義詮以斯波氏經來鎭九國、菊池武光邀擊諸長者原走之、進圖少貳大友諸城、是年、關國凶飢、

十八年癸卯、（北朝貞治二年）春正月壬子、和歌宴、秋八月辛亥、先皇二十五忌辰、於攝津莊嚴淨土寺、修行法華八講會、帝有追悼御詠、（阿岐遠倍底、都當之波佐西美、秋母珠倍伎、奈美陀可凄倶波須、倶波盈比能登襲、）九月己卯、此夜有継華歌宴、

十九年甲辰、（北朝貞治三年）春正月、和歌宴、三月、幸住吉社、從臣咏百首歌、此春、大內弘世叛入豐後、菊池武光厚東某、與戰破之、秋七月己巳、星夕歌宴、八月、伊豫守世良田義政、謀討足利基氏、不成遁殺、是年、山名時氏、師義、仁木義長、石堂賴房、皆叛降敵、

二十年乙巳、（北朝貞治四年）春正月乙酉、前關白師基薨、夏五月、慶四天王寺金堂、秋八月癸卯、住吉行宮火、是月河野通直歸順、懷良親王署爲伊豫守護、閏九月丁酉、此夜賞月宴、是年、命行宮臣僚咏七百首及三百六十首和歌、

二十一年丙午、（北朝貞治五年）春二月己巳、於莊嚴淨土寺、修法華八講會、以龜山帝忌辰也、因有御製、（於毛比也波、慥細見思波留能、伎遍毛也、支太津波都美能、保登什志賜御製）夏六月甲戌、內大臣藤原家賢薨、是年、勅征西將軍懷良親王、率西州兵入援、

二十二年丁未、（北朝貞治六年）夏五月、大外記淸原賴元在筑前卒、秋七月、菊池武政攻少貳冬資豐前香春山城拔之、冬十二月、足利義詮卒、其子義滿嗣、是年、前大政大臣公重薨、

二十三年戊申、（北朝應安元年）春二月、懷良親王起大兵、將入援、少貳大友諸軍、梗海路不果、三月辛巳、帝崩、寶笲四十一、四月、葬于河內錦部郡檜尾山陵、稱曰後村上院、帝天資溫恭、容貌端正、幼赴東鎭、尋纘大統、祖修舊典、克馭將士、奉先志而弗渝、擁神器而罔喪、勉爲以恢復爲事、統御三十年、殆無寧日云、

贊曰、或謂帝繼躰守文則有裕、至於撥亂反正則非其所任、過矣、夫八幡之役、親擐鐵甲、衝重圍而冒鋒鏑、所謂王亦能軍者、自非英武、安得如此哉、矧又東西夾攻、擊賊不意、期一擧而勦之、其韜略神奇、雖武夫有遜焉、但其王業將復而忽頽、賊焰垂滅而再熾、

謀臣名將、次第凋謝、訖乎恢復之業不ㇾ成、豈勝二慨歎一哉、

南山史卷第三

後龜山天皇紀

成島讓僉卿　編輯

後龜山天皇、諱熙成、後村上天皇第一子也、母皇后藤原勝子、正平二年五月生、帝自幼警穎、嘗遊築摘川、覩松生巖上、顧從臣云、還時必持此獻內、從臣以其難致、因探一小石、上掛松枝、荷至爲重不任狀、帝悉其非、是從臣伴奏、獨有一呪師過、見石大路隘難致、少兒忽如此耳、帝咲曰、憾不使喚其呪師、以呪小孩誕也、衆皆愕異、謂德業可期、正平八年、爲親王、十二年正月、爲皇太子、廿三年三月、後村上帝崩、卽位行宮、以寬成親王、爲皇太弟、上母后藤原氏號、曰嘉喜門院、左大臣冬實關白如故、是月、新田氏族、起兵上野、夏四月庚申、葬後村上天皇、彗星見東北、築河內大和諸砦、以備北寇、六月、左兵衛佐新田義宗、右衛門佐脇屋義治、及上杉憲顯、戰于上野、不利、義宗出遁、義治走出羽、是月、細川賴基陷河內八尾城、秋山眞木野諸族死之、

正平廿四年己酉北朝應安二年春正月戊戌、楠正儀降足利義滿、三月、楠氏族討正儀、夏四月丙子、桃井直常拔越中松倉城、五月、河野通直發自肥後、據伊豫高繩城、秋八月、河野族及細川氏、戰于生子山、赤松氏範歸順、保攝津中島、九月、右近衛大將源顯能及土岐賴康、戰于伊勢、拔其數城、辛酉、桃井直常及北兵戰、退保松倉城、冬十月、赤松氏範及其族則祐光範戰、乘中島、走四天王寺、十一月己酉、河野通直及北兵、戰于額峯、克之、遂復伊豫、十二月、細川賴之就僧忠雲、請兩朝講和、不聽、是月、和田正武攻楠正儀于赤坂、正儀乞和、正武解圍、是年、懷良親王遣使于明、

建德元年庚戌北朝應安三年春正月、新田氏族起兵武藏上野、及上杉朝房畠山基國戰、軍敗走信濃、二月、菊池武政及大內弘幸、戰于豐後鶴崎、是月、因先皇大祥、修法華八講於觀心寺、帝輯先皇宸翰短籍、淨寫蓮經於其背、以薦冥福、三月乙巳、桃井直和及斯波義將、戰于越中長澤、敗死、餘衆潰散、是月、遷蹕天野山、夏四月、新田氏族起兵信濃、上杉朝房來攻、義旅敗走、秋七月、大和守越智家澄卒、辛亥、改元建德、冬十月癸亥、有赤氣見北方、十一月壬辰、又北方有赤氣及白黑氣、勅和田正武、攻楠正儀、北兵來救、正武退軍、是年、足利義滿以今川貞世、爲鎭西探題、授尾張津島神正一位、

二年辛亥北朝應安四年春三月、北主後光嚴帝讓位于緒仁親王、是爲後圓融帝、夏五月庚申、細川賴基率兵來犯、六月癸卯、北軍大舉來犯、此日踰河、秋七月、桃井直常屢及北兵、戰于能登、不利、八月丙戌、北軍會有內亂、引還、戊子、直常退軍越中、丙申、後醍醐天皇卅三周忌辰、修行法會於攝津榮仙寺、寄納大般若經於本寺、是月、飛驒國司藤尹綱弟某、降于斯波義將、九月、因征西將軍懷良親王所請、以先皇第八子良成親王、往嗣其職、冬十一月、官軍攻大和瓜割城、無利、湯淺族死之、

文中元年壬子北朝應安五年春正月、有和歌宴、二月、菊池武政及今川貞世、戰于烏帽岳、不利、貞世陷筑前二城、秋月族降之、夏四月、勅天野金剛寺、祈亂平、六月、鎭西官軍屢及貞世戰、大內義弘援貞世、秋八月、貞世義弘合兵、出豐後、良成親王率諸將、與之相持于筑前味阪、七十餘日、交綏、冬十月、改元文中、十二月辛巳、前關白內大臣經家薨、丙申、擬建十津川河津國神社、

二年癸丑（北朝應安六年）春三月、細川氏春起淡路兵、圖來寇、夏五月丁未、菊池武政及今川貞世、戰于水島、走之、秋七月、武政又及貞世、戰于博多、敗之、八月、細川氏春率大兵來犯、官軍迎戰于河內、失利、氏春進逼天野、帝避幸賀名生、授神器於皇太弟、更避吉野深山、氏春圖行宮、己卯、大納言藤原隆俊夜斫氏春營、不克死之、官軍悉潰、氏春焚行宮、冬十一月癸丑、前肥後守菊池武光卒、丁巳、雪、帝思、客冬偕母后賞雪於天野、偶有御製、上母后、（加伎久羅須、美祢能志良由伎、曾禮奈賀羅、斗毛爾美之與還、於母伽計波那志、）母后酬歌、（於毛倍太賞、登布羅都藝互母、布留由伎耳、美志須安志能布、計左能那賀兇波、）是年、大館氏清及仁木義長、戰于伊勢鈴鹿、斬其族義信、

三年甲寅（北朝應安七年）春正月辛卯、彗星見、北上皇殂、（後光嚴）夏六月庚申、肥後守菊池武政卒、是冬、宗良親王自信濃入覲、

天授元年乙卯（北朝永和元年）春正月、行宮有五十番歌合、宗良親王判其優劣、夏四月、太宰少貳冬資歸順、據生葉水島二城、五月、改元天授、六月庚戌、太白歲星相犯、乙卯、大織冠像破裂、秋七月己未朔、日有食之、八月癸丑、橋本正督降敵、甲寅、少貳冬資及今川貞世、戰于水島、闔族死之、九月壬午、橋本正督陷紀伊踏城、冬十一月、足利直冬叛降敵、十二月、生葉城陷、冬資族死之、是年、行宮有五百番歌合、宗良親王判其佳疵、

二年丙辰（北朝永和二年）春正月、今川貞世陷太宰府、冬資弟賴澄走肥前、族人多死、三月乙丑、幸如意輪寺、修法華八講會、以薦先皇冥福、六月丙午、彗星見東北、是月、帝及皇太子、宗良親王、詠千首和歌成、是年、菊池武朝及今川貞世、戰于豐前、鹿子木武員、阿蘇惟村、降貞世、

三年丁巳（北朝永和三年）秋七月癸未、星夕實、八月、世泰親王薨、戊午、菊池武朝及大內義弘、大戰于肥前蜷打、敗績、植田王及菊池武義等百餘人死之、是冬、勅宗良親王、往鎮信濃、

四年戊午（北朝永和四年）秋七月、疾疫流行、八月癸丑、大風折木、九月、今川貞世、大內義弘侵肥後、菊池武朝、葉室親善逆擊託磨原、良成親王援之、大敗敵兵、冬十一月、橋本正高起兵紀伊、擊細川業秀、破之、庚子、細川賴元、山名義理、大舉援業秀、我軍不利、正高退據土丸城、是月、大館氏清援正高、擊北兵于紀伊山口、破之、十二月、北軍引還、戊申、足利義滿出師東寺、丙辰、義滿納師、義滿以山名氏清為和泉守護、山名義理為紀伊守護、以逼行在、

五年乙未（北朝康曆元年）春正月庚寅、山名義理攻土丸城、辛卯、城陷、橋本正高出走、其姪某死之、二月丁未、山名義理陷藤波城、己酉、石

垣城陷、庚戌、十市重則起兵南都、斯波義將、吉見鮑直來攻、庚申、土岐賴康叛足利義滿、以故北軍引還、三月戊子、率阿波日置莊於熊野新宮、祈亂平、冬十月、河野通直及細川賴之兵、戰于佐志莊、十一月己亥、通直及賴之、戰于吉岡山、敗死、四國又陷、是年、彗星見、天下飢、宗良親王重抵行在、

六年庚申（北朝康曆二年）夏五月丙午、小山義政及宇都宮基綱、戰于裳原、斬基綱、六月癸未、北法皇殂、（光明帝）秋七月乙巳、民部太輔橋本正高、及山名氏清、戰于和泉高名邊、正高死之、八月辛巳、高野政所隅田某及山名義理、戰于紀伊、敗走、九月甲午、紀伊生地城陷、是月、小山義政力竭、降足利氏滿、冬十月、今川仲秋陷水島城、菊池武納等出走、

弘和元年辛酉（北朝永德元年）春二月庚午、改元弘和、小山義政又起兵

據龍城、三月、重建笠置寺、落成、夏四月乙亥、官軍戰于阿瀬川城、不利、五月、菊池武朝及今川貞臣、相持寺尾、六月、貞臣攻宇土城、良成親王衛圍、走八代、此秋、長慶法皇撰著仙源鈔、冬十一月、小山義政又降足利氏滿、十二月甲寅、中務卿宗良親王上其所編新葉和歌集二十卷、勅准官撰、是年、楠正儀來降、

二年壬戌（北朝永徳二年）春正月甲辰、楠正儀及山名氏清戰于河内平尾、敗績、族人死之、乙巳、紀伊藤代城陷、戊申、和泉加守城陷、藤原義資死之、三月、小山義政又據糟尾城、足利氏滿遣兵來攻、陷長尾寺窪二城、夏四月、糟尾陷、小山義政自殺、其子若犬出走、是月、北主（後圓融帝）讓位於幹仁親王、是爲後小松帝、是年、菊池武朝奉良成親王、出兵豐後、其族人武岑、及宇佐惟永叛、降今川貞世、據肥後守山、武朝攻拔之、武岑自殺、

三年癸亥（北朝永徳三年）秋七月、右大臣源顯能薨、冬十一月、大和河内大震、是年、征西將軍懷良親王薨、

元中元年甲子（北朝至徳元年）秋七月、菊池武朝、葉室親善上疏自陳其積年勳閥、九月、武朝及今川仲秋戰、克之、拔隈尾城、此年、改元元中、擬建甲斐鹽山元中寺、

二年乙丑（北朝至徳二年）春三月己巳、大僧正賴意爲先皇修冥福於攝津藥仙寺、以其當廿七周忌也、是月、相模守新田義則在信濃圖興復、足利氏滿獲其使人殺之、義則走陸奥、夏六月、小山若犬起兵據祇園城、及木戸範季戰于深江山、破之、秋七月、若犬軍散、走陸奥、八月己亥、中務卿宗良親王薨、乙巳、後醍醐天皇五十年忌辰、大僧正賴意寫經、修法會於藥仙寺、九月、長慶法皇納願書于高野山金剛峯寺、是月、良成親王菊池武朝、及今川貞世戰于上津浦、破之、冬十月、行宮有六百番歌合、

三年丙寅（北朝至徳三年）春正月、前内大臣源顯統薨、三月、常陸人小田孝朝黨小山若犬、起兵據宍戸男體二城、秋七月、足利氏滿遣上杉朝宗、攻小田城、小田孝朝退保男體城、九月乙卯、赤松氏範及北兵戰于播磨清水、軍敗死之、

四年丁卯（北朝嘉慶元年）是年、疾疫盛行、足利義滿罷今川貞世、以澁川義俊爲鎭西探題、

五年戊辰（北朝嘉慶二年）春三月丁亥、肥後守廣橋經泰率兵據兩山城、山名義理來攻、擊之不利、庚寅、河内守楠正勝及山名氏清畠山基國戰于河内、退保千劍破城、夏五月、小田孝朝棄男體城遁、秋七月、新田族二人被殺於京、是年、菊池武朝屢擊今川仲秋于筑紫、破之、

六年己巳（北朝康應元年）春三月、右大將源顯泰率兵、攻北伊勢、足利義滿命一色詮範、仁木滿長拒之、

七年庚午（北朝明徳元年）春二月、楠正勝及畠山基國戰、不利、閏三月乙卯、無文元選禪師寂、後醍醐帝第十皇子也、秋七月、筑紫北兵大舉攻肥後、良成親王菊池武朝走保隈部城、北兵圍之、

八年辛未（北朝明徳二年）夏六月、憲子内親王薨、是年、良成親王與北兵講和息兵、因足利氏之請也、大外記清原賴治上狀、自陳其功閥、

九年壬申（北朝明徳三年）春二月、祀天河宗像神社、以禳敵兵、夏五月、千劍破陷、楠正勝出走、冬十月、先是足利義滿遣大内義弘、來求講和、約南北迭立、如後深草以來之例、下公卿議、遂許之、丙子、帝駕腰輿、發行宮、關白冬實以下皆從、群臣多戎裝、閏月己卯、駕至大覺寺、壬午、傳三神器於後小松帝、蓋自延元元年後醍醐天皇南

巡、至此凡五十又一年、南北合而爲一、帝自此居嵯峨小倉殿、號曰小倉新院、吉野以下皇邑如舊、應永元年二月、後小松帝上尊號、曰太上天皇、削髮、法諱金剛心、其在別館、嘗爲和歌、以攄叙懷、（於毛比耶琉、比牙佗耳阿禮奈、須美奈禮奴、嵯峨農佐於具遁、都面波伊伽琊登、）悄寂之狀可想也、廿九年、七月庚午、崩、葬于嵯峨福田寺、（土俗傳云、愛宕山傍、有福田寺、堂毀、有古墳、盖帝陵也、）孝稱後龜山院、

贊曰、甚矣南事之堙晦、亶可嘆也、或曰四帝、或曰三帝、皇統且有異論、況於其他乎、蓋中古以降、國史官闕、而又北以南爲僞、務削其籍、以故湮滅至於如此、今徵舊史、遵格說、除長慶一統、定爲三帝、以終焉、嗚呼北之乞和非和也、在要神器也、知其在要神器而且聽之、殞尾之勢不得已也、南風之不競、其如之何哉、

南山史卷第四

成島讓俊卿　編輯

後閤傳第一

後醍醐天皇二中宮、一皇后、十六夫人、中宮藤原禧子、太政大臣實兼女也、帝在儲日納之、生禧子內親王、授從三位、爲女御、迨登極、立爲中宮、禧子生後、中宮久絕床第事、嘉曆二年春、宣言有娠、令天下諸寺祈其安誕、中宮出移常磐井殿、更招名緇於禁內、築設壇、修諸秘法以禱之、經年不娩、實詛北條氏也、笠置之役、禧子亦出宮、匿禧子所、及西狩、思慕成疾、落髮爲尼、元弘元年六月、駕還闕、詔蓄髮復爲中宮、而病逾篤、命僧修五壇法、以祈其生、十月崩、稱後京極院、年卅一

中宮珣子、後伏見帝長女也、夙爲內親王、叙一品、元弘三年十二

月、爲中宮、生一皇女、延元二年正月、加號新室町院、不幾崩、年廿七、

皇后藤原廉子、右近衞中將公廉女也、太政大臣公賢養爲子、才色絕倫、且能和歌、初侍禧子宮、帝見悅之、荐蒙寵眷、元德三年、叙從三位、生東宮恒良、及後村上帝成良、祥子、惟子二親王、元弘二年、帝之遷隱岐也、在臣僚則源忠顯藤原行房、在嬪御則惟后一人、得扈蹕、賊平從還、賜以大佛貞直沒邑、爲脂粉田、建武二年、進三宮、后雅聰警、善邀上意、且播遷之際、久共艱苦、以故反正以來、其言多被聽用、一時奉之、踰于正嫡、護良親王有大勳、威望冠于當時、后常恐其不利東宮、足利尊氏察之、搆以飛語、憑后訴帝、帝終竄護良于鎌倉、識者或咎天下之再亂、乃由后濟尊氏之詭也、

後從南巡、延元初、秋夜乘月、宿子守神祠、爲和歌、那瓦之阿布、加美良智伽比能、

曾乃局麻耳、巨古路酒耶美波、且麻世斗曾於毛布、時睹皇子分離、在各國、以神號守子、故祈其安穩也、帝登遐之後、親其平素所彈琵琶、及爽葉歌、悵然成詠、美須麻唐遍、奈美太曾加、伽倶、與都能緒乃、由倶須惠那賀伎、阿斗耶都當遍、且〇加能都豆毛、布太波加禮、久於遍奈良哀、加對播奈能奴禮、和能曾加奈之鼓、後村上登祚、尊爲皇太后、正平六年、上號曰新待賢門院、十二年九月、落髮、十三年四月崩、葬于吉野川上西陵、或云、后陵在今吉野郷高原村、陵起如小山、上有祠云、其六月乙酉、適値其七七忌辰、勅如意輪寺、修追薦典、憲子內親王命大納言藤原通冬、爲追祭文、其詞曰、夫終始者、品類之化機、陰陽仍有消長、死生者晝夜之同理、尊卑俱歸滅、嘶哀哉、伏惟新待賢門院、夙備先皇之嬪嬙、乃統聖上於昔日、淹矣承恩寵於椒房之邃、礙然正尊號乎芳山之巔、婦儀既莊、母範亦肅、克體坤厚、以贊內治、儕姜女之配大王、更象陰柔、以垂慈訓、等文母之諭姬發、適雖躬在榮貴、而心常厭風塵、是以丁酉之年、時惟九月、俄剔雲鬟、毀金釵玉鈿之華飾、頓入淨域、御六大四曼之法衣、爾後沈痾纏綿、靈藥無驗、遂告崩殂乎長夏、永傷儋遊之無還、算其芳齡、則六帙而缺一、記厥計日、則先妬月二朝、血染斑篁、湘水之烟漠々、淚滴綠草、沁園之露瀼々、惝恍髣聽玉音、彷彿猶仰芳貌、哀哉、茲値五旬之習忌、謹演三密之秘乘、名緇陪筵、妙香薰座、蟬嘒々兮助梵韻、螢熠々兮照貝文、特以生時所親寫陀羅尼經一卷、諷誦幾回、以資冥贊、憶其在日既悟即身成佛之深諦、料彼將來豈迷無上得脫之妙道、伏冀迎真如之月、永領圓滿之光、觀法相之蓮、常住清凉之域、

女御藤榮子、關白道平女、元弘二年、爲女御、居安福殿、迨帝南巡晏駕、榮子留京、削髮爲尼、詠懷示其戒師尊道法親王、於毛比耶頗、布伽枝奈美太酒、比登之於母、伊路耶以麻太號、伽美曾米農曾良、尊道贈之答歌、以呂加波禮、曾江農那美太能、伽[illegible]

倶羅之、奥會夏由倶留琉、加美奈都伎加那、

典侍藤爲子、大納言爲世女、初事後二條帝、後侍帝於東宮、寵冠後庭、育尊良、宗良、及欣子、瓊子二内親王、早卒、及帝即位、贈從三位、父爲世、家世以和歌名、故典侍亦嫺其技、佳句殊多、爲世奉勅撰續千載集、多採爲子所詠、又尊良宗良之善和歌、皆胚胎母家云、

源親子、大納言師親女、初侍中宮禧子、帝見幸之、叙三位、生護良、姚子内親王、帝之遠遷、護良避賊、匿十津川、音問邈絶、親子不禁憂念、詣北野社、宿禱七日、作和歌、和須禮羅波、加美毛阿波禮斗、於毛比志禮、古巨路豆久志能、以珥志倍能多比、夢一老翁手把梅花、杖而立、親子問其所來、翁愀然無言、委花而去、賦和歌、迷久利伎底、豆以珥須卑倍伎、豆伎加計廼、志波志久毛流遣、奈珥那計久羅卑、覺爲吉兆、護良果得無恙、

典侍藤原親子、參議宗親女、生滿良親王、藤原實子、左府實雄女、叙從一位、生一皇女、藤原守子、左府實泰女、叙從三位、生玄圓法親王、菅原在仲女、生聖助法親王、左府隆資女、生僧尊眞、中納言藤爲道女、生法仁法親王、懷良親王、及一皇女、及隱岐之狩、悲悼爲尼、大納言公敏女藤原爲忠女、各生一皇女、基時女、生一皇子、其餘四夫人佚系、生一皇子三皇女、

辨内侍、右中辨俊基女也、俊基爲北條氏被殺、母亦尋歿、爲其伯父行氏被養、中興時以才色選入掖庭、後從南巡、一夕曲讌、藤隆資、實世、宗房等侍、命内侍行酒、奉爵而進、誤脱手委地、碎爲二、帝不悅、衆皆失色、内侍即唫曰、伽波羅計能、和禮豆曾以豆流、倶母廼宇倍、帝忽霽顔、勅侍臣接成之、宗房應制、保志能具羅居乃、比加利曾倍波也、帝大激賞、以爲合作、酒闌天將明、噪鴉漸動、隆資作誹句曰、遮幸斗、奈久也與志野能、耶麻加羅須、伽志艮母之呂志、

於母志呂廼須耶、帝逾極歡而罷、登遐後、高師直聞其國色、欲獲之、私囑行氏妻、若獲內侍、行氏爵邑如願、時師直威焔、薰灼一時、公卿以下、皆趨媚之、行氏妻心喜、托舊事、內侍婢名梅枝、與師直家人廿輩、擁輿往南山、逢內侍、授其書曰、契濶不勝眷想、今過高安、請來面、内侍以爲實奏、帝得允、從二十三婢、遂乘而去、中途舁夫執輿、向往吉云、主公見俟久矣、從者怔呵之、爭欲回轅、爲所殺、於是内侍知見瞞、惟涕泣而已、行至石川、值楠正行朝行宮、異輿中哭聲、訝問之、內侍告以其狀、正行命從者、悉縛師直家人、格者殺之、奉内侍還奏、乃誚梅枝、得實、削髮爲尼、放歸京、令報行氏妻、帝因以內侍賜正行、正行辭不從云、

掌侍藤原氏、從二位經尹女也、少入後閤、充掌侍、爲勾當、姿色超凡、新田義貞秋夜直禁闈、映月覦其彈琴、不勝馳想、竊贈和歌、以

攄其情、和我曾底獻、奈美太耳也登留、加計斗太耳、志羅豆具毋爲能、豆伎波須弐羅卑、掌侍不報、帝聞慫之、延元初、車駕還自叡山、曲宴召義貞、賜以掌侍、義貞自此繾綣、不忍暫離、移病緩進征、眷戀數月、遂致賊焰再熾、而中興之業不就、識者咎焉、義貞之北行、掌侍兄行房亦同往、及金崎陷、行房殉節、後年掌侍北下、適值義貞戰死足羽、北道皆陷、因又歸京、時敵梟義貞首于四條、掌侍往哭其下、失聲、哀感路人、遂薙髮爲尼、終京西往生院側云、

後村上中宮藤原勝子、關白經忠女也、正平元年二月、爲女御、生後龜山天皇及寬成親王、帝崩落髮、上號曰嘉喜門院、太后善彈琵琶、登遐之後、哀戚殆於絶絃、天授三年七月癸未、張樂於行宮、太后蒞焉、後龜山帝數請太后親彈、太后爲彈小曲、帝亦不覺撥觸舊念、賦和歌、加久底能美、多衣須伎加波夜、曾能加美能、阿伎於毛保由流、美爾能麻豆加世、太后和

曰、阿波禮斗毛、岐美曾岐々計留、以麻波々夜、布岐多倍奴倍岐、美禰能麻豆加世、宗良親王之撰新葉集也、遍索諸人所詠、亦請太后御製、太后固辭不聽、因使大納言實爲錄百餘首授之、宗良翻閱之餘、批其當選者上之、且曰、御製每首匪夷所思、至七夕唱和、則再三諷詠、使人目駭神襟、不勝感愴、歷朝撰集、何以缺焉、豈忍與南山紅葉、徒委諸流哉、臣之懇請、於是爲得、後事缺而不傳、

中宮源顯子、准大臣親房女也、興國五年四月、爲中宮、正平八年六月、有故出行宮、入大和長谷寺、爲尼、號曰新陽明門院、十四年四月、薨、葬於宇陀郡笠間山、稱曰白川中宮、故殿、今在笠間村、曰白川殿、

女御敬子、不審氏族、叙從二位、生世泰親王、親王薨、葬如意輪寺、明年、敬子宿寺、修其冥福、後龜山帝賜御製慰之、麻豆加計裳、於毛比也波古曾、加奈之計禮、知與母斗伊比之、伎美加古巨侶乎、敬子奉答歌、於毛波部與、麻豆波智斗世乃、登母奈羅麻、太衣奴奈計伎遐、加計宜美牟登波、帝益哀之、

後龜山後宮、舊史缺焉、僅得中宮一人、亦缺其名、唯稱阿佐殿、或曰名信子、左大臣源顯信女也、建德二年九月、獻紅葉一枝於皇太后、太后以和歌謝之、岐美斯波夜、阿岐能美夜爲仁、宇豆禮借岐、保斗遠毛美知能、以呂乎古曾志禮、帝代和之、知與麻奈遠、知斗世能阿岐毛、以呂乎借夜、波古夜能夜麻能、美爾能毛美知波、及帝即位、立爲中宮、

贊曰、南廷諸后妃、皆能貞淑秀惠、或長絲管、或善聲歌、獨後醍醐廉后、特遂宸眷、備共艱苦、所謂糟糠之妻者、故及中興、其言不得不少聽、亦其勢然也、而世以其納賂紊政咎之、噫建武之亂、有由起焉、豈獨罪后哉、觀於後之南巡、克贊幼主、以成母道、舊史所傳、未必爲得其實也、

南山史卷第五

成島讓倹卿　編輯

皇子傳第二

後醍醐二十皇子、第一尊良、第二世良、第三護良、第四靜尊、第五宗良、第六皇太子恒良、第七成良、第八後村上天皇、第十三玄圓、皆爲親王、其餘躬良・懷良・滿良・聖助・僧恒性・玄選、不詳其叙、尊良・護良・宗良・懷良四王別有傳、

世良親王、温仁有才、善和歌、嫺音律、龜山皇后子、養源親房傅之、拜上野太守、又太宰帥、元德二年九月、病薨、親房悲悼之餘、落髮、更名宗玄、一時咸惋其蚤世云、

皇太子恒良、幼而聰慧、元弘之役、帝被幽六波羅、恒良在中納言宣明家、帝西發有期、恒良謂宣明曰、聞上幸遐島、而我獨留此、何

爲、且蹕在白河、汝盍將我往觀、宣明感其至誠、揮淚擧僧能因歌、謬對曰、白河距京數千里、春發秋到、豈得遽往乎、恒良曰、汝惟不欲往耳、雅經國夏所詠白河、自在京師、異境同名、因琅々擧其歌、此後絕口、不復言、一日聽昏鐘、淒愴傷心、賦曰、豆玖豆玖弖、奈加米玖良志、以利阿比能、加禰能於弖耳毛、波美曾古比志岐、都人傳誦八歲王歌、莫不爲下泣者、遂遷于但馬、因太田守延家、三年各國兵起、守延奉恒良擧義、會源忠顯于丹波、忠顯因奉爲主、攻京不利、建武元年、立爲皇太子、延元元年、帝自叡山還蹕、命新田義貞奉太子往北國、別爲經畧、義貞奉之、保金崎城、賊兵來圍、自冬及春、粮援俱絕、因赴杣山收援、未還、城陷、太子見執、足利高經撿單實、不見義貞兄弟級、因問太子、以二人存亡、恒良謂、如以實告、則彼必急攻杣山、便紿曰、昨暮聞彼等自刎、從兵焚之、或然、高經信之、不復以杣山置意、送太子于

京、併成良親王、幽諸一室、既而義貞兄弟出杣山、兵勢大振、尊氏直義大怒曰、使義貞猖狂至此、乃由太子一言、如此生長、究害我家、乃命藥師原氏光献鴆、曰二王淹留、或恐生病、故直義使臣獻藥、莫一裹而還、成良曰、未病而饋藥、何其厚也、幽閉如此、何其酷也、意反而辭甘、此毒我也、欲棄擲之、恒良取之曰、尊氏兄弟慘毒造骨、今不飲、後必無免理矣、從其久幽受辱、不如一飲以早決也、自此毎旦念佛誦經以飲、八日而終、成良亦同飲而薨、

成良親王、元弘三年冬、爲上野太守、出鎭鎌倉、足利直義副之、舊例親王之總藩任、惟遙領之、使下司治之、是時中興、百度維新、故諸王皆出閫赴鎭云、建武元年、就拜征夷大將軍、北條時行之襲鎌倉也、成良與直義出走、直義收殘兵、屯三河、大江時古奉成良還京、三年、尊氏幽帝花山院、立北主、以成良爲皇太子、及帝南幸、

又廢之、幽於京、同恒良遭害、

滿良親王、稱花園宮、延元三年秋、偕義良親王航海赴東國、遭颶風、至土佐、土人奉之、保大高坂城、吉良佐竹族來攻、與戰潮江山、破之、後不詳其所終、案土佐人説、高岡郡出見浦、有千光寺、寺中有花山帝陵、相傳在昔花山帝乘船抵此浦、崩後葬此、案滿良母花山院宗親女、故致此説歟、所謂花山陵、即滿良墓、未可知也、

躬良親王、延元三年、入仁和寺大聖院爲僧、正平七年十二月薨、

聖助法親王、住聖護院、玄圓法親王、住一乘院、恒性、住大覺寺、元弘三年、賊遷恒性于越中、戕之、元選、字無文、深信禪教、興國元年、年甫十八、入建仁寺爲僧、四月與僧元通航海入元、嗣法福州高仲山古梅友禪師、正平五年、歸朝、住于筑前博多石城山、後來三河、又移遠江井伊谷、依奥山朝藤、朝藤信奉無貳、無文謂朝藤山莊姥懷山、彷彿天台方廣寺、因剏一刹、號方廣寺、遠近歸依漸多、

元中七年卒、年六十八、

後醍醐皇女、懽子、祥子、姚子、欣子、惟子、瓊子、皆爲内親王、懽子、祥子、俱爲伊勢齋宮、懽子後爲光嚴中宮、及中興、上號曰宣成門院、入保安寺、爲尼、受僧疎石教、戒業精苦、號梅溪、擬西山勝鬘院、祥子亦入保安寺、爲尼、稱長慶門院、正平七年二月、拜塔尾陵、時花未發、景物凄慘、祥子賦和歌曰、沙久波奈能、知流和加禮耳波、阿播之手麻底、麻太志波保登宮、太儞爾旦曾美雞、其餘或爲尼、或降嫁、舊史莫能詳也、

後村上八皇子、一皇女、第一後龜山帝、第二寬成親王、第三惟成親王、第四皇太弟泰成、第五世泰親王、第六說成親王、第七師成親王、第八良成親王、良成別有傳、皇女叙一品、稱憲子内親王、至後龜山時、加稱曰新宣陽門院、元中八年六月、薨於伊勢、

寬成親王、後龜山母弟也、後龜山登極、寬成立爲皇太弟、文中二

年秋、北兵深犯、帝避賀名生、授神器於寬成、更遁吉野深山、後辭太弟、落髮曰覺理、遷居于紀伊玉川、時稱玉川宮、或長慶院、避位後上太上皇之號、高野山所藏願文、書太上天皇、今猶存焉、應永初崩、其子某、仍稱玉川宮、孫尊聖、爲僧、住勸修寺、永享四年卒、

惟成親王、任式部卿、薙髮號梅陰祐常、其子成仁、初在越前、後住地藏院、

泰成親王、正平十五年、生於住吉行宮、時從臣詠鶴以頌之、大納言公夏歌曰、須美能衣乃、麻豆與利須多都、豆沈邇古能智斗世波計布也、播志迷奈流羅牟、爲親王、任太宰帥、後爲皇太弟、稱五常院宮、元中中薨、子僧圓胤、載皇胤傳、

說成親王、任上野太守、子僧圓悟、住圓滿院、

師成親王、任兵部卿、後爲僧、名嘉梵、

後龜山皇子、佚而不傳、僅得二焉、曰小倉宮、曰僧眞阿、僧不知其所生、

小倉宮、講和之後、從帝居嵯峨小倉、故稱小倉宮、子教尊、爲僧、住勸修寺、事詳皇胤傳、

眞阿、入普願寺、爲僧、擬鳥羽一念寺、及京十念寺、永享十二年七月、投水死、子琮頊嗣法、

贊曰、觀從古諸皇子、往々生長深閤、靡軟若婦女子、而後醍醐諸姓、咸聰慧强毅、臨難不撓、所謂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者歟、若四王、則最其傑然者、此別有論云、

南山史卷第六

皇胤傳第三

成島讓倹卿　編輯

我觀南北聯和之後、每天下有事、輒必書南族之蜂起、上自應永、下訖文明、比々不絶、殆與足利氏相終始、嘻此可以觀天彝人心之未泯也已、夫僞和渝盟、既違天理、故忠節義烈之士、莫不僉扼腕切齒、起而報之、而彼桀有憾足利氏者、亦必以擁立南族爲名、動輒紛起援之、幾無寧歲、彼雖一旦以詐力取宇内、其後之流離奔竄、以至亡滅者、未必不由此也、出于汝、返于汝、天定勝人之理、豈可誣哉、史傳湮闕、南族多佚其次、撫群書、參異聞、爲皇胤傳、

高田宮、不審其屬、以應永九年四月、起兵陸奥、至十年正月、軍敗自殺、玆時足利滿兼以其弟滿貞、管轄陸奥、治篠川城、國人伊達政宗、以父祖以來屬南廷、不樂從滿貞令、起兵自拒、滿兼遣上杉氏憲攻之、政宗遯擊走之、至明年九月、力竭終降、蓋政宗之兵乃應高田宮而起者、史傳不詳、以爲各自舉兵、誤矣、

教尊、小倉宮子、後龜山帝孫也、正長元年夏、稱光帝不豫、繼嗣未定、初足利義滿之執和也、約兩統迭立之議、故後龜山帝允之、回鑾以神器授於後小松帝、迨後小松崩、仍以其皇子實仁親王即位、稱光帝是也、小倉宮以其渝約、心既不平、至此欲以其子教尊傳承大統、而朝議又立後花園帝、於是不堪憤恚、出奔伊勢、投國司大納言源滿雅、滿雅奉之起兵、搆砦嶮要、自據袖岡山、足利義教命土岐持賴來攻、滿雅部將舟木正顯驍勇、數擊却之、相持數月、至十二月、滿雅終敗死、義教使人迎小倉還京、復居嵯峨、因以教尊爲其猶子、住勸修寺、以繼尊聖法統、

尊秀、（一作高秀、又空因）一稱金藏主、或曰、亦小倉宮子也、爲僧、住萬壽寺、先是大納言藤原有光、有罪出走、私謀擁立尊秀、後花園帝嘉吉三年七月、夜與尊秀率兵三百、入禁内、縱火喧譟、一賊揮刀逼御座、呟而倒、帝因得逃、幸左府房嗣第、尊秀奪神璽寶劍而去、遂登叡山、保中堂、移檄集兵、既而僧徒不應、反導京兵來擊、尊秀有光戰敗見殺、棄寶劍於清水寺、僧徒獲之、上於朝、惟神璽復入南山、

南族圓護、不出、相國寺僧寶藏主、亦皇族也、坐尊秀事見拘遭害、

僧圓胤、泰成親王子、後村上帝孫也、住圓滿院、後返初服、文安元年八月、起兵據紀伊北山、五年正月、畠山持國發兵攻之、圓胤戰歿、廷議梟其首、關白兼良以謂、無梟王族之例、因遣撿非違使于四條、撿視其首、

北山宮、一稱自天大王、其弟河野宮、一稱忠義王、或曰、尊秀子也、倶居吉野、尊秀之死、神璽入南山、二王擁守有年矣、初赤松滿祐弑其主足利義教、闔族誅夷、其遺臣石見某、就内大臣實量、數稱赤松氏之勳伐曰、神璽久埋吉野、取之以償其弑逆之罪、何如、實量以爲然、奏之、得允、於是其徒上月滿吉、中村貞友等四十餘人、潛往吉野、散匿各所、先使二三輩佯仕二王、二王以赤松遺臣、宜憾足利氏、爲實不疑、漸見親昵、長祿元年十二月、夜乘密雪、丹生屋某戕北山宮、執其首及神璽而走、吉野鄕民聞變追及、斬丹生屋、奪回神璽、上月滿吉戕河野宮、從臣四人鬭死、賊死者八人、二王首倶送京、（案今吉野有七保九箇村、所謂東川村、西河村、大瀧村、寺尾村、入谷村、近村、高原村、人知村、白屋村也、村民貴藏金冑及二劍、一書南朝一宮自天勝定法皇、一書南帝二宮忠義勝定法皇、長祿之役、率盟殺賊者、子孫今猶存焉、村民推尊居上、每歲以二月五日、輪祀二王、又有六保九村、四保五村、藏二王甲冑刀劍、祭祀如七保、至今不改云、又和州舊蹟幽考載、役地藏堂傍有南帝祠、相傳祀後醍醐第七皇子、皇子終於吉野小瀬村、葬于龍川寺、寺有牌、書自天正聖佛、上人傳其所詠和歌一首、曰、題貴[illegible]鼓底、漢[illegible]於倶也麻）

能、志波能斗珥、豆伎母古互呂吉、阿揺世互曾須武、據牌銘自天學國、此祠亦記北山宮者、但傳為後醍醐皇子、誤矣、

尊雅、亦二王族也、自二王之死、代護神璽、長祿二年八月、大和越智某、與赤松遺臣小寺性說謀、襲攻之、尊雅防戰被疵、神璽終為賊所奪、未幾尊雅病疵歿、而赤松氏藉此、再得繼祀云、

日尊、南族、亦不詳其屬、文明二年春、奉小倉宮子某、大乘院記云、今年年十八、當是聖孝弟也、起兵紀伊、移檄募兵、越智惟政首應之、進抵藤白、館惟政家、于時京師大亂、山名持豐與細川勝元、搆戰連年、勝元挾後花園帝及幕府義政、陣東京、持豐擁義政弟義視、陣西京、西將多謀立小倉宮子、為天子、以抗東陣、惟義視及畠山義就不聽、十二月、東將畠山政長發兵、攻日尊于南都、日尊戰敗見殺、送其首於京、廷議遵文安例、遣吏閱視其級於河原、其月、後花園上皇徂崩、或云屢見日尊為祟、因為建碑誦經、以資其冥福、明年八月、持豐等遂迎小倉宮子入京、舍北野松梅院、諸將謁見、持豐獻衣、擇日拜神祠、別建記號、將即天位、有故不果、後事闕焉不傳、

南山史卷第七

成島讓儉卿　編輯

四王傳第四

尊良親王、嘉曆中、任中務卿、才藻秀麗、容姿嫻雅、當時有立儲之望、文保二年、北條高時違勅、立後二條皇子邦良、爲東宮、王頗觖望、日以吟詠排悶、所生藤原氏、雅善和歌、故王亦精其技云、元弘之亂、帝駆幸南都、王騎及之、從途轉依楠正成於赤坂、既聞笠置陷、知事不就、挺身歸京、賊拘諸佐々木時信家、二年、帝往隱岐、王遷於土佐畑、與來備上道、王賦和歌、以自傷、世謂手其留、志賀陽美曾奈樹、那美陀賓波、伊加耳奈加琉國、字岐、美奈流羅年、國地窮僻濱海、昕夕唯聞松濤撼枕、備極凄苦、三年、亂平得還、建武二年、足利尊氏叛、以王爲征東總管、新田義貞掌行軍節度、賜錦旗、以爲王師表、旗章以金銀貼日月、軍

初發、過三條河原、俄有風吹、日月委地、衆謂此行不測矣、海道連戰皆捷、進及筥根、義貞向筥根、而王及義助、赴竹下、與尊氏相當、王麾下皆京人、不熟軍機、臨陣喚曰、逆賊敢抗王師、盍脫兜來降乎、賊見其不整、乘高縱擊之、衆潰、義助支其後、會大友鹽冶二將降敵、王師悉敗、延元元年、尊氏犯闕、從駕叡山、其冬奉密詔、輔皇太子、同義貞往北國、保金崎城、足利高經等引大兵來圍、及明年春、粮援俱絕、敵攻甚急、新田義顯來謂王曰、臣生將門、義不苟活、如大王則天胄極貴、雖賊不敢加害、願自愛莫徇小節耳、王意氣揚々、莞爾曰、向辭叡山日、帝以孤爲元首、卿爲股肱、未聞股肱傷、而元首得完也、孤當伏刃爲厲殄賊於死後、但生長深宮、稀於兵仗、自裁法如何、義顯揮淚曰、如此已、植刀於其腹二劃、又拔置諸王前而仆、王執其刀、血滑不可把持、因以袖攬柄、洞胸伏義顯屍

後拜兵部卿生[illegible]名後此據日本史之說也

上、左中將行房以下臨自殺、三百餘人、城遂陷、後傳王首於京、尊氏命僧葬之禪林寺、初尊良年少無偶、親藤原公顯女悅之、投書挑之、女既許嫁德大寺左府、一日聽儒生講貞觀政要、至唐文皇欲納鄭仁基女、女已許嫁、以魏徵諫而止、王心竊愧焉、自此絕不復音、左府傳聞、爲之離婚、王因納爲妃、子守永、僧良玄、守永後醍醐帝子養爲親王、稱五辻宮、延元三年、與宗良親王泛海東赴遠颶、轉入遠江井伊城、興國元年、城陷、奔避吉野、後敘一品、任上野太守、良玄幼爲關白良基被養、爲僧住一乘院、又有二女、

護良親王、自幼穎敏、帝特愛之、拜兵部卿、皇太子邦良薨、帝欲立護良、北條高時牢持兩流迭立之議、遂立後伏見皇子量仁、故不得立、遂入梨本佛寺、爲僧號尊雲、嘉曆中敘三品、爲天台座主、座主者統轄天台一宗寺刹之庶務、僧徒之進退、咸係焉、以其居大

塔、入稱大塔宮、元德二年、叡山大講堂新成、車駕臨落之、尊澄爲導師、尊雲爲咒願師、法筵儼盛、近古未有、蓋帝欲討北條氏、以武人難動、先欲藉僧兵圖之、故連以尊澄尊雲爲座主、又作此大會、以結緇徒歡心、王亦承帝旨、贊密畫、遂廢戒律、專演武事、至剽輕捷妙、雖武夫有不及也、既而高時傳聞其謀、元弘元年八月、使家人西上行廢立、既至六波羅、王馳使奏曰、東使之來、其意難測、請陛下乘夜潛幸南都、別遣近臣一人于本寺、陽爲臨幸狀、賊必來攻、僧徒自重、勢不得不竭力拒戰、相持數日、陛下稍收近畿兵、返而擊之、殲賊必矣、今無軍備、何以待敵、帝乃潛幸笠置、使大納言師賢披御衣、駕鳳輿、以登叡山、僧徒歡迎、一夕及三萬、王與尊澄、別提僧兵六千、樹旗八王子、明日六波羅兵來攻、王出擊諸辛崎濱、破之、斬首將海東仲家、餘衆潰走、數日僧徒覺其非實、稍々散

去、王乃走匿南都般若寺、會笠置陷、一乘院僧好專將兵來圍、時早晨、從者適皆外出、王計不免、將引決、偶覩佛殿有三大函、盛大般若經、其一脫蓋、乃跳入函中、以經自覆、賊遍搜索、及經函、而王所匿以其蓋開、不撿而去、王意彼若再來索則危矣、遽移入別函、好專兵果還、傾倒空函、展經謔曰、不見大塔王、惟見大唐玄奘三藏耳、咲而去、王與赤松則祐、村上義光、片岡八郎、矢田彦七、僧玄尊、勝憲、豪雲、額巾負笈、裝爲呪師赴熊野者、路經險峻、深入絕境、旬餘漸達十津川、饑甚、乞食財得粱飯橡粥、行三日、玄尊投一民家、詢其姓名、知戸野兵衛者素爲豪族、聞其母罹病、要呪師、告王遣其家、誦呪少頃得痊、兵衛大悅、挽留數日、以爲答謝、又賀諸人負笈、令不能去、王爲滯浹旬、一夕兵衛談及時事、謂諸人曰、聞大塔王避難熊野、彼則當定還、素黨北條氏、豈敢容王耶、我邑險絕、

且人亦勇敢仗義、昔時平維盛窮來投我祖、賴得保全、若王來辱、我猶効死奉之、可惜耳、王意動、潤曰、果然子爲之用乎、兵衛扼腕曰、我一唱義、吉野十八鄉、熊野八莊司等、莫不響應也、王因目勝憲、勝憲假兵衛指王曰、此卽大塔王、兵衛不信、於是片岡矢田二人、脫巾露頂、兵衛愕然曰、鄙人無狀久矣、下席拜謝不已、俄築別室奉王、又柵諸要、以備他警、其舅竹原八郎、又迎王其家、崇奉無貳、王於是養髮、更名護良、納八郎女、待巾櫛、近邑稍多歸心、此時北條氏購王急、定遍聞王在八郎家、以謂十津川絕險、難以力取、而可以利動也、乃懸募格于衢、獲王者、食邑及錢若干、殺從者若干、歸降者若干、八莊司等皆貪婪、見之頗生異圖、八郎子亦有叛謀、王欲走吉野、沿途皆敵地、無佗可蹊、試投芋瀨莊司、不納、去至小原、玉置莊司布柵礙路、遣片岡矢田諭之、不聽、反馳數十騎來

逐、二人拒戰、片岡中矢死、進及中津嶺、敵要山嶺、王謂從者曰、事旣至此、汝等俟孤死、剺孤面、劓孤耳鼻、使不可識也、天下若聞孤死、義士必憤、賊勢逾熾矣、衆皆感激、爭赴敵陣、會紀人長瀨兄弟、將兵來援、敵不戰而潰、王問長瀨、汝不期而會、何也、對曰、昨有二童、巡諭臣境云、大王明日至小原、遭厄、宜往迎焉、臣以爲大王之使、故來耳、王竊以爲神、心竊負焉、進據僧實胤槇野城、又徙吉野、招聚僧徒、築城以兵三千守之、是歲元弘二年也、帝仍在隱岐、間道馳使奏事、遣赤松則祐、諭其父則村舉義、又下令諸道討賊、三年春、高時命二階堂貞藤將大兵來攻、土人岩菊爲導、戰七晝夜、死傷無算、岩菊素諳地理、伺我虛、從金峯絕入城後、放火鼓譟、貞藤又乘之、我軍狼狽多死、王提薙刀奮戰、賊兵披靡、而王亦中七箭、頰腕俱傷、流血如瀉、然意氣逾壯、張幕喚酒、與將士訣、王親盡

三巨觥、僧勝憲貫敵級于鋒、歌以宥之曰、劍花亂兮如激電、礫石飛兮似雨霰、天帝泰兮修羅眩、旣村上義光來告、外城已破、勸王逸去、王不聽、義光强之、遂走高野、道爲敵所遮、殆危、義光子二人拒戰死、以故得免、事具義光傳、貞藤進陣高野、大索山中、僧徒深匿不出、時新田義貞在金剛山陰、欲舉義、密請王令旨、王倣綸文躰書授之、義貞引兵東還、未幾帝御伯耆、諸州義軍大起、王赴河內志貴山、聞赤松軍攻京不利、更催叡山僧徒援則村、旣義貞誅高時、則村復京、車駕還自伯耆、此時聞王在志貴、四方兵士雲集從之、王將刻日入覲、不果、初足利尊氏之克京也、忌王有威望、圖徼而除之、會王候人昆忠掠都下、尊氏捕誅之、梟首標其名、王大怒、欲誅尊氏、召兵礪鏃、於是洛中洶々、人懷危懼、帝遣參議清忠、諭王曰、今大亂始定、四海漸謐、而王猶聚兵磨戈何也、且王歸俗

出於一時權宜、自今宜被剃還初、以傳法燈、王謹答曰、藉陛下之聖明、元惡甫斃、萬邦寧息、即微臣亦得效尺寸焉、而足利尊氏憑天威、立微功、自謂大勳莫比、凌衆暴寡、陰抱飛鴞之志、若不乘其微而誅滅之、則是復生一高時、傅以翼也、況又遠壞退陬、凶徒猶或伺隙思亂、未可遽撤戎備、以自謂泰平也、故臣嚴以備不虞耳、臣聞釋門有攝受折伏二教、攝受以柔和忍辱爲主、折伏以威猙忿怒爲宗、用捨隨時、各有濟度、昔天武孝謙二帝、猶脫伽梨而御袞冕、況於臣子乎、使臣往台嶺守法燈、孰與仗鈇鉞以鎮國家、伏願假臣戎號、以誅反側子也、帝報曰、尊氏罪端未露、謹勿妄擧以失人心、至鈇鉞之事、則如其所請、就拜爲征夷大將軍、王乃入朝拜謝、從騎數千、鑣馬耀日、及論功、以北條泰家邑封之、王自此稍淫侈、聲望日減、又惡尊氏逾甚、陰徵諸國兵、多養無賴之徒、以置左右、其徒暴橫、往々犯夜害人、尊氏知其竟害己、結帝寵姬藤廉子、誣以謀反、上其召兵書、使自內謁之、帝既不悅王違勅、惟以其有大勳、勉從其請、於是發怒、託中殿和歌會、召王之執、幽馬場殿、誅其近臣三十餘人、王憂憤、莫能自明、憑所親宮人、上書曰、臣以嚴飭之身、欲明冤滯之情、言促淚迸、請少垂慈、夫承久以來、王綱解紐、而武臣專權、殆餘百年、降迨高時、暴蔑殊甚、臣雖夙入桑門、不忍傍視、於茲脫伽梨而擐鐵甲、破戒律以演兵機、督將竭力國家、與賊效死、于時忠臣義士雖不乏其人、或隱忍而不振、或觀望而俟時、臣獨無寸鐵之資、奮起而討賊、是以賊指臣爲首謀、捕索遍至、購以萬戶、天地雖大、跼蹐無容、竄潛夜行、瀕死幾回、遂運策於危艱之際、誅賊乎鈇鉞之下、使陛下再開回天之運、道中興之業者、孰謂非微功之所致哉、今功賞未論、責言忽來、伏審罪條、

校 刊本日本史[illegible]記故作陸良從[illegible]

一非所知、伏請聖明審加糺察、嗚呼控天而訴、日月不照、不孝之子、伏地而哭、山川罔容、無禮之臣、父子恩絶、乾坤見棄、窮悃之極、其謂之何、自今以往、臣亦無念斯世、惟願宥重刑、處寬典、以飭行國之穢、永服桑戶之書也、昔申生死、而晉國亂、扶蘇誅、而秦基傾、浸潤之譖、膚受之訴、事起於小禍延于大、伏請鑑古而儆今、以保聖祚乎無窮、書上、有司憚不敢奏、二年、遂流鎌倉、命足利直義護衛、直義鑿窨、幽王于二階谷、冥暗如夜、惟放一婢給侍、蓋帝初意不至此、而直義挾私憾酷待之、嚐王之於帝、至親也、元勳也、尊氏兄弟、羈旅之臣也、既信其讒執之、又委諸毒手而不顧、殆非人情、三綱道絶、識者於是知中興之不終矣、是秋、北條時行作亂、入鎌倉、直義出走、囑其臣淵邊義博曰、鎌倉可再有也、至大塔王、則我家深讎、不可使逸也、汝往圖之、義博還抵窨前、王時挑燈誦經、見其至、蹶起曰、汝來非害我乎、走奪其刀、義博斫膝、王踣、將截其吭、王縮頸嚙鋒、鋒折、更以副刀戳胸三、遂絶、義博欲持首還示直義、其面如生、口猶含鋒、大恐擲諸篁中而去、後侍姬（中納言藤保藤女、初侍後醍醐、曰後宮典侍、後事王、曰南御方、）索得猶未瞑、與理致光院僧、收尸茶化、齎骨還京、天下莫不冤焉、子興良、

興良、母源親房女也、興國二年、親房在常陸小田城、請于朝、奉興良爲主、年甫九、時人稱常陸親王、及小田陷、與源顯時、遷保大寶城、四年、因小山朝氏、請奉興良起義、走投下野小山城、後遁駿河、依狩野貞長、遂還行宮、及長勇毅類父、兼通文理、朝廷重之、詔勝首帥之任、後村上登極、拜爲征夷大將軍、正平六年、赤松則祐以嘗親事父王、更請奉興良爲主將、與則祐偕往播磨、明年則祐叛、拘興良於京、尋但馬人本莊兄弟、迎保丹波高山寺城、略定但馬

丹波二國、進略播磨、與則祐戰于胄山本莊、兄弟戰死、與良走河內、後州郡豪族、爭請奉王爲主、帝惜其材武、不聽、十五年、北軍大擧深犯、藤隆俊戰敗、行宮大震、與良奏請一戰自效、帝乃以赤松氏範、以吉野十八鄉兵屬之、與良既握兵權、彼生異圖、欲併領十八鄉、密通足利義詮、率兵上銀嵩、縱火燒行宮及公卿邸宅、人莫能測其意、既而上變者相踵、乃命前關白師基討之、兵士望見皆散、氏範歸降、與良走南都、或云、是年冬、於吉野川俣谷、爲村民所害、俗喚曰狂亂王、（大和志云、吉野郡北股村有將軍塚、碑石十三、列示左右、每歲以十月六日祀之、云是與良墳也、）

宗良親王、尊良母弟也、幼爲僧、名尊澄、住叡山妙法院、叙三品、繼兄尊雲爲天台座主、常與尊雲同心翊贊密計、元弘元年秋、帝幸笠置、尊澄與兄避賊走之、而僧豪啓素親北條氏、既告帝潜幸於六波羅、又捕尊澄執事澄俊授賊、僧都猷全在縲流、頼俯豪富、亦叛降敵、於是尊澄走笠置、城陷、扶帝出走、爲賊見執、囚長井高廣家、二年、流于讃岐、臨發會雨、詠歌自傷、（宇岐保登波、佐能美那美太能、阿羅波古曾、和伽曾巨奴良須、與曾美武羅沙免、）　三年反正、尊澄率四國兵還洛、重爲天台座主、建武二年、進叙二品、延元元年、尊氏逼京、帝避叡山、特叙一品、以寵異之、座主之叙一品、是爲創典、迨帝還闕、尊澄走遠江、井伊介直朝奉之、據其城、數與今川氏兵戰、三年春、源顯家入援、尊澄自途會之堺浦之役、顯家戰死、尊澄走抵吉野、是秋航海、再赴遠江、經略東國、敵兵礙路、北條時行從王、擊散之、得入井伊城、國人天野、乾、奧山、諸族來屬、四年八月、帝崩、後村上嗣立、須遣勅於尊澄及諸將勸王、尊澄蓄髮、改名宗良、興國元年春、高師泰率大兵來攻井伊城、拒戰連月、至秋八月城陷、因走客駿河三河間、足助重春、狩野貞長迎護之、又匿信濃高坂高家、及滋谷族、竭心推奉、招聚義旅、三年、經越後、迁越中、國人石黑某奉之、據貫船山城、正平四年、新田氏族迎王上野、築寺尾城據之、近隣稍多歸者、故稱上野親王、或信濃王、凡其經歷諸州、務圖興復、流離奔竄、備極艱苦、頼忠義之徒爲之用、得免於難、七年、足利義詮請和、帝佯聽之、時尊氏在鎌倉、下密使、勅宗良及新田族、襲尊氏不意、特拜王爲征東將軍、拜任日、咏歌以攄志、（於母比岐也、旦曾布能沙利之、阿豆佐由美、於岐布之和我美、那牟母能乎波、）　閏二月、宗良率新田義宗義興、與尊氏戰于武野、臨陣賦歌、（岐美遐多免、美能多米那耳加、於之伽良牟、須底旦加比阿波、伊能知奈利世波、）　將卒皆感激、競進擊尊氏、走之、而二將相失、我軍分散、宗良走信濃、聞義宗斂殘兵保碓井嶺、又大井田上杉諸將率三萬餘兵來集、宗良爲之帥、戰又不利、義宗奔越後、宗良走信濃、是時帝御八幡、義詮攻之急、詔徵東北兵入援、宗良率神家滋野上杉等諸將赴之、未至八幡陷、十年七月、起兵信濃、國人諏訪仁科等應之、十五年、北兵深犯、又詔宗良起兵入援、遲疑未發、迨秋、帝駐蹕住吉、賜歌催之、（伊豆麻旦加、和礎農美比斗利、須美能衣農、斗波奴宇羅美奄、鼓美耳能古沙牟、）　宗良上答歌、（和我伊曾久、古旦呂安志羅波、美奥之野能、麻豆比佐志左安、字羅美佐良麻志、）　辭以信濃早寒、氷雪難路、不果、建德之後、朝廷衰弱、詔令不行、宗良窮蹙彌甚、廿二年、帝漸不豫、御製寄賜王於信濃、（於久利阿波牟、加岐利曾志羅奴、伊能知太耳、阿良波斗太[illegible]牟、保登能波加奈左、）　王答歌、（未具里阿禰牟、太能美阿新倍支、阿美賀與那、比登里以[illegible]留、美安以加爾世牟、）　文中三年冬、又詣行在、天授三年、奉勅重往信濃、以時失子、不禁悲悼、入長谷寺披剃、暫寓河內山田、宗良所生藤爲子、善和歌、故王亦稱精詣、平生所詠、題曰李花集、往々對眞景、而抒眞衷、陶鎔變化、自成一家、大抵感慨凄酸之調居多、殊於從前虛搆者矣、又輯南廷君臣諸製、上自天授、下至弘和、爲廿卷、曰新葉和歌集、弘和元年編成奏之、後龜山帝感賞、勅

據知今要記宗良子名興良

准官撰云、元中二年八月、薨於遠江、年七十三、一子先卒、世俗所傳有浪合記一卷、載宗良子尹良及孫良王事頗詳、雖正史無所見、錄以廣異聞、曰、尹良親王、宗良子也、宗良在遠江井伊城、娶井伊介直朝女、生尹良、以故尹良幼爲井氏見養、正平中從吉野、敍二品、爲親王、元中三年八月、上野新田氏族以東國義師促徵、詣于行在、奉王爲主、直因奥復、朝議從之、因家七黨諸士衛之東下、留于遠江宇律野、會田貫某家、富士十二鄉士、鈴木正茂等來屬、九年南北講和、而南廷義徒猶謀伺隙思復、此時尹良仍在遠江、以應永五年春將趣上野、問道結船、欲爲敵所遮、從者擊散之、轉依武田信長於甲斐、逐趣上野、據寺尾城、新田族率之、如父王時、十九年、足利持氏遣上杉憲定來攻、諸將力戰却之、從去上野越信濃、國人千野頼憲迎保島崎城、於是諸將和顏、致王子良王於下野落合城、又兩場起兵以討賊、更奉尹良赴三河、遇信濃浪極不通、因潛還合二家、土人稍聞其南族、群起來圍、諸將防戰悉死、尹良亦知不免、遂自殺、實應永卅一年三月也、西光寺僧斂尸葬之、又埋諸將遺骸、爲一丘墳、號曰千人塚、將建一祠、歲以十二月祀之、稱曰尹良大權現、至今不廢云、初尹良之在上野也、納世良田政義女、生良王、正長元年四月、年甫十四、別父國于下野落合、永享五年、去落合趨信濃、遭賊兵于笛吹嶺、僅脱入信濃、寓木曾、七年十二月、欲趣三河、道逢浪合、賊又來襲、從者皆戰歿、良王獨脱走三河、或云後往尾張、匿津島神官大橋定省家、以明應元年三月卒、子曰良新、冒大橋氏、案舊全大草紙云、永德中、新田氏族匿信濃大河原、爲敵見迹、敍王以下、於浪合悉死、此即係尹良弘和中事、而今所記爲應永以後事、年紀不合、且其文字鄙俚、尚後世巫覡、近好事之徒、據大草紙所記、欲僞造府山於新田氏、貼綴敍叙氏諸公、及青山酒井土屋等諸氏、浪合故實所附會東野人之語、信濃宮傳、底舍記、想必出其一手矣、然我所謂浪合者說、尹良祠千人塚等、今猶存焉、此則大草紙所錄永德中戰歿、恐非今書所錄也、

懷良親王、延元元年、從駕叡山、及避蹕裝爲兒師、奔匿吉野、二年依菊池武光請、奉一皇子、以鎮撫九國、朝議以王敍一品、拜征西將軍、三年八月、航海赴鎮、暫駐讚岐、以集王師、四年、後村上立、頒遺詔、圖興復、興國元年三月、遂赴肥後、卿相將士從之西下數十人、武光迎謁、開府於八代、菊池氏世爲肥後豪族、武光父武時、元弘之亂、首倡義於西陲、繼之武重、武光、亦效忠無貳、擊北將一色範氏、走之、數與大友氏時、少貳頼尚戰、降之、九國粗寧、正平七年春、獨駐八幡、佯聽足利義詮和、下密使於肥後、起兵勤王、懷良命武光大舉入援、既聞其陷而止、八年三月、官軍與一色範氏、戰于太宰府、懷良援之、擊破範氏、十二年、義詮遣一色直氏、爲西國探題來、武光擊走之、十四年秋、少貳頼尚叛、懷良率公卿以下八萬兵討之、大戰筑前大原、王親當一隊、血戰搗敵中堅、飛矢如雨、身被三創、殆危、武光奮勵、遂敗之、斬首三千、我軍死者亦千餘、十六年七月、出兵筑前博多、討頼尚、焚其營、頼尚奔保寶滿嶽、進屯香椎、及大友氏時戰敗之、十七年、王在筑後高良山、馳使住吉行宮、奏九國粗定、將俟明春滅氏時、而後入援、帝大感賞、足利義詮聞之大恐、遣斯波氏經、來鎮西州、命武光邀擊諸長者原、却之、氏經走還京、於是九國悉從其指令、建德二年、使僧如瑤聘于明、太祖見如瑤、問皇邦風俗節物、瑤賦詩以對曰、國比中原國、人如上古人、衣冠唐制度、禮樂漢君臣、銀甕蒭新酒、金刀膾錦鱗、年年二三月、桃李一般春、太祖大感賞、文中元年、太祖使其萊州同知趙秩報聘、懷良引見、禮賜頗厚、既足利義滿遣今川貞世來、菊池武政邀戰破之、貞世走豐後、是年、懷良請於朝、獲後村上皇子良成爲嗣、遜其職、自老八代、弘和三年薨、葬于八代麓山、世稱前征西將軍、有子爵松丸、長曰良宗、母菊池武重女也、後入于薩摩島津氏、以後醍院爲氏、子孫今猶連綿云、

良成親王、建德二年、如筑紫、居太宰府、承懷良職、敍二品、任征西將軍、統御九州將士、天授四年、今川貞世、大內義弘、來侵肥後、陣于託磨原、菊池武朝奮戰破之、從兵多死、良成率旗下兵往援、擊敵散之、武朝因得脫、弘和二年、良成出兵豐後、武朝一族叛據守山、因命武朝反兵討滅之、元中二年、今川貞臣來圍南郡、武朝擊走之、七年、今川貞世發大兵、連陷肥後諸城、良成戰敗、偕武政走保隈部城、既而南北講和、足利義滿使僧來議和息兵、良成聽之、戢軍還于舊府、後龜山帝嘗賜勅書、戒諭王曰、遠接答翰、就審近

狀、百事敬愼、殊足欽慰、仲尼云、克己復禮、天下歸仁、魏徵云、竭誠胡越爲一體、傲物骨肉爲行路、凡人克反己以竭誠意、則足以感動人、嗣後王亦宜勉勵、以謹言行、則適膺天祿、足以示世、朕惟嘉焉、案此書必有爲而發、今未知其故云、至應永中、仍屢下令鎭西義軍、以圖興復云、後事缺而不傳、案歷代鎭西要畧云、懷良大原之役、薊劉稱、懷良其子豐良職、任征西府將軍、菊池傳記辨此云、征西良後醍醐皇子、早卒、無西下證、並懷良晩年請于朝、以後村上皇子泰成爲嗣、自在八代、而居泰成于太宰府、懷良爲前征西、泰成爲後征西、此辨似近矣、夫泰成爲後龜山太弟、此亦無西下證、據帝王系圖云、泰成爲太宰帥、而致此誤耳、案古本南帝系圖、良成爲鎭西宮、且五條家文書、以後將軍宮爲良成事、其說無可疑者、故今根據此說、仍取武朝中狀、及菊池傳記所錄、以係本文、以良成定爲懷良嗣也、又案中狀所謂故大王及將軍宮、判然二人、似不可混、而水府史以託麿之役擬武朝者、亦爲懷良、此由粗過中狀、致有此誤也、

贊曰、常怪後醍醐之於護良、愛之深、倚之重、而遽信飛爵授之讒敵、雖狂惑不至於此、何哉、蓋王之雄略威名、烜赫一時、天下或至知有王而不知有帝焉、而王亦不自戢、其勢駸駸逼上、故帝心有懼、幸其過擧、而致之擧歟、不然何其非人情也、嗟彤弓之賞未遍、貝錦之讒斯來、至王貶謫、而天下之事無可復爲者矣、尊良之勇決、視死如歸、雖武夫猶有愧色、至於懷良之開府筑紫、則不翅勇武、亦有控馭之略、刑賞之典焉、倜儻宗良流離艱危、衝冰雪、凌風露、崎嶇乎海道北陸間、恢復之志不遂、讀其李花集者、未嘗不釋卷長唱泣下而霑襟也、要之四王皆龍媒、非凡種也哉、

南山史卷第八

成島讓僉卿　編輯

世臣傳第五

藤藤房

藤師賢

藤定房

藤資朝（藤俊基　藤具行　平成輔）

藤原藤房、初名惟房、內大臣高藤之裔、父曰宣房、以博洽著、官至大納言、家稱吉田或萬里小路、藤房歷任至中納言、叙正二位、元弘元年、北條高時遣兵圍闕、立護良親王告變、其夜藤房及弟季房、藤師賢儤直、帝召議、藤房曰、大王避狄、終開周基、重耳奔翟、訖濟覇業、前蹤明著、君何疑焉、宜速出幸、乃喚輜車、載帝及神器、以

出陽明門、門卒譏之、伴言中宮幸北山、抵鳥羽、尊良親王及公卿數人追蹕、於此更駕竹輿、大膳大夫重康藏人判官清藤伶工豐兼秋秦久武等舁之、藤房等擁如南都、御東南院、僧徒不奉詔、又去次鷲峯山、遂御笠置寺、旣而賊犯行宮、帝出走、公卿四散、惟藤房與師賢具行扈從不離、晝潛夜行、三日入有王山、饑甚、倚樹而臥、露濕御衣、帝詠和歌、（佐志底由久加左岐能夜麻遠、伊氐志與利、阿迷加志多珥波、加久禮加毛奈志、）藤房賡歌、（伊加爾世牟、多能牟加計斗底、多知與禮波奈保曾旦奴羅須、麻豆能志多豆由、）賊深栖松井二人追急、藤房欲自盡、帝止之、盛色顧二人曰、汝等盡奉職以邀天恩、深栖欲從聖旨、而憚松井、不果、帝及藤房具行被執、賊幽帝六波羅、從藤房及源忠顯、給事之、二年、流藤房于常陸、三年、高時伏誅、藤房得還、時海內初定、勅中納言實世、論中興之功、諸將士皆競衒功狀、邀賞典、實世不能辨別、數月纔銓定廿餘人、尋以考

覈洽濫見罷、以藤房代之、藤房乃察勳情、甄眞僞、擬授粗備、而內寵左右、專受請托、巧佞者雖雅在賊徒、得全舊邑、有實功者、多淹滯不達、藤房知不可諫、稱病辭職、乃又以民部卿光經代之、光經訪問諸將、參驗軍士勳績、將經奏頒行、而特旨又以北條高時邑、爲皇莊、大佛貞直邑爲藤廉子粧田、北條泰家邑賜護良親王、其餘分賜諸衛後闈歌舞雜伎之徒、殆無遺地、而有功將士、空手不霑寸恩、主者惟依違也已、又新建記錄所新決所於郁芳門外、論理天下雜訴、然內旨爲直者、決斷所以爲曲、於決斷所得全舊邑者、內旨又以充別人、故授同邑者、一時或至數人、爭相紛挐、朝令夕改、無所稟承、有作匿名書、歷詆時政者、首斥綸旨繆濫矣、建武元年、以大內逼隘、命新營之、費用浩莫、徵各國租、猶不足以供之、乃更作楮幣、以資用度、又起馬場殿於二條高倉、車駕時臨遊宴、

或觀騎射以爲樂、時出雲守護鹽冶高貞獻駿馬、骨格雄偉、雞頸龍背、朝發雲、暮至京、帝大悅、納左馬寮、一日閱觀、問左府公賢曰、駿馬之當朕世而來、果何其應、公賢曰、自非聖德焉得致此奇瑞、仍歷徵故事以贊之、群臣皆同音頌賀、藤房後至、帝又問之、對曰、天馬之來、臣愚未足以識其吉凶也、然參之先古、以論其應、昔者周穆受八駿、而政治荒、漢文却千里馬、而國祚隆、取捨之際、吉凶可覩也、當今雖號爲中興、實多秕政、殆天生尤物、以蕩上心也、何則海內甫定、民瘼未愈、此當上下同心、協贊化理之秋、而朝臣往々主阿諛耽嬉樂、置國家安危於度外、臣請陳其一二、嚮者天下之士、紛起勤王者、其志皆在建勳邀賞耳、幸世屬澄淸、人懷沾恩、群集日造記錄所新決所、各捧功狀、以俟恩典、下其書疏委積、而所司不論決、間有所授、非近侍寵倖、則其參佐僚屬、至於有功將

士、則反遭收錄、於是彼輩皆憤寃切齒、歎時政之枉濫、恨有司之不公、相率歸鄉里者、幾千人矣、然朝臣視其請訴日減、以爲屢丙訟息、傲於周化、豈非大謬哉、又大亂之後、海內當須蘇息、乃從群臣言、悉與土木、嚴課郡縣、兵饑重困、而誅求不息、各國則新置國司、使目代賤吏治之、彼皆憑國司威權、豪奪貞應以後莊園、加之在廳官、撿非違使、健兒之徒、擅張威福、而武家所置守護人、皆失職嚬嗟、又源賴朝以來、分置武夫於各國、號日御家人、中興以來、削其號、降同編氓、其徒之憤怨、亦豈少哉、中興功臣、如尊氏、義貞、正成、圓心、長年等、此皆同功一躰、固莫軒輕、而圓心一人、褫前所賜播磨守護、僅給佐用一莊、不知圓心負何、陛下遇彼之薄也、臣聞賞當其功、則忠誠進、罰當其罪、則姦邪退、當今之政、不惟賞罰失當、將俾天下後世識綸命之飜覆無常也、竊恐他日武人中有

雄桀者偶起、乘朝綱之弛、煽天下之怨、而群不逞之徒、隨之雲集、則此馬適足以爲告急之用也、伏願服翫物喪志之誡、務施仁政、以取天下之心、帝大不悅、能諫而還、後尊氏之反、勅騎此馬、召義貞於尾張、半道而斃、果如藤房之言、後又屢諫不聽、藤房謂人臣之道盡矣、一夕侍御前、諷以比干諫死、夷齊避國之事、至曉退入北山岩藏、祝髮爲僧、帝驚、命宣房索之、宣房馳人召之、藤房答以歌、奈我古斗能、宇羅夜麻志佐耳、加倍流倍支、余耳阿利斗旦母、伊登比古曾世米、宣房馳往岩藏、則既去不見、題歌于壁、須美須豆流、夜麻遠宇波余能、比斗登波婆、阿羅志夜珥波能、麻豆耳古多倍牟、又書棄恩入無爲、眞實報恩者、及白頭望斷萬重山、曠劫恩波盡底乾、不是胸中藏五逆、出家端的報恩難、後年後村上在南山、一朝有牧童、造藤實世家、告長如西郊逢一僧、容貌枯悴、使致此書於君、書中繫歌、須美加須牟、夜斗能阿多利遠、岐旦美禮婆、牟加志珥奴羅須、須美曾米之曾底、其書宛然、藤

房筆跡、實世急令諳關物色之、竟不得也、後脇屋義助自越前入覲、言其臣畑時能、嘗入鷹巢山、遇一異僧、栖于岩竇、石上安經、披時能來、問其名、徐曰、貧道東方人也、言訖、惟讀經瑯々、不敢言、其面酷肖藤房、云義助乃與藤行實、追抵岩居、僧不復見、石上題歌、古巨毛麻多、宇岐余能比斗能、登比久禮婆、曾良由久具母珥、夜斗毛斗米旦牟、亦爲藤房所書、因遍索究不值云、或傳、藤房遁世之後、入山城妙心寺、其二世授翁者、即藤房也、子院有天授院、藤房以天授六年三月寂、故有是稱、又近江見要村、有妙處寺、和傳其開山寂照禪師、即爲藤房、寺所藏千手觀音像、後醍醐帝所賜藤房者、此雖未足徵信、錄以備攷據也、

藤原師賢、內大臣師信子也、家稱花山院、從少好學、通古今、志操卓然、不以榮辱經心、事花園帝、爲參議、兼左大辨、及後醍醐帝即位、拜中納言、兼中宮大夫左衛門督彈正尹、陞正二位、大納言、帝之討北條氏、師賢首參密議、元弘元年、避世譏、姑遁北長尾山莊、久之僧圓觀賺甚俊等被執、帝左右無可與計事者、乃復出仕、八

月高時遣兵謀逆、帝夜與師賢藤房、倉皇出宮、至三條河原、從護其所賚、命師賢披御袍、稱鳳輦、中納言隆資、左中將爲明等、與衞以如叡山、實欲因以綴賊兵、而帝乘間收兵返討之也、僧徒欣迎、以西塔爲皇居、其明賊兵來攻、僧徒擊而却之、既識還爲本院、衆皆來會、時有風翻輿簾、窺師賢端坐、滿山駭愕、相率而散、師賢與隆資等走笠置、路過湖上、臨景殊佳、賦歌、於毛布古斗、奈久旦曾美麻之、保能保能斗、阿利阿計乃月遍、志賀能宇羅那美、笠置陷、與藤房具行、扶帝出走、見虜、削髮號素貞、明年夏、高時迁諸下總、拘千葉貞胤家、或有慰其去京遠謫者、咏歌以對、和加流斗毛、奈遍加那計加牟、岐美須麻奴、宇岐布流佐斗登、奈禮留美夜古波、雖在流所、每想至君事、涕流不已、每曰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在今茲甑轗裂、固所甘也、豈止流徙之歎哉、時々諷咏自遣、十月病卒、後贈太政大臣、謚曰文貞公、師賢之東行也、贈名香於夫人藤原氏、曰、炷

正長二年當作永享元年

之必夢我矣、夫人如其言、果有見云、夫人名師子、亦善和歌、三子家賢、信賢、家賢後醍醐帝時爲侍從、後事北主、爲參議、正平九年、卒、其子弟來南山、復走北、爲中納言、後重來行宮、爲大納言、兼右近衞大將、進內大臣、廿年六月薨、以剏建妙光寺、故稱妙光寺內府、三子長親、長賢、僧元要、長親任中納言、兼文章博士、後陞大納言右近衞大將、禪和之後、落髮稱明魏、字子晉、號耕雲山人、嘗游妙光如住二寺間、就三光國師、承其記莂、長親好學該覽、自和漢史書、以及稗官野乘、靡不通曉、又學和歌於宗良親王、深造其妙、足利義持聞其名、禮致之、深相推奬、謂定家以來、未見其倫比矣、名冠一時、北廷所撰諸集、多收其作、所著有耕雲口傳、摘題和歌集等、正長二年七月卒、長賢爲權中納言、早卒、後村上帝所愛琵琶銘曰夜鶴、帝嘗授長賢彈之、卒後其母奉還內廷、附以和歌、久毛井麻底、加余播波伊旦爽、余波廼豆波能、奈久爾珥太具布、於毛比阿利登波、帝感歎、親題梵文于琵琶徵、詠歌賜之、伊計波余耳、伊加珥知敍利之、余豆能於曇、加計播奈禮底毛、阿羅體計留加奈、元要、幼信禪教、從無文禪師、入明求法、信賢官至大納言、一女亦善和歌、

藤原定房、其先同藤房、出於內大臣高藤、父經長、任大納言、定房、建治德治間、歷參議右衞門督檢非違使別當、任權中納言、帝之在潛邸也、定房傅之、故及即位、寵待殊渥、嘗避方忌其家、特恩授從一位、以其子宗房、爲近衞少將、蓋定房家子弟任近衞、此爲創典云、帝之西狩、高時免定房、仕光嚴帝、駕還、任內大臣、兼民部卿、明年辭內府、延元元年、尊氏犯闕、駕幸叡山、定房馳入禁內、收歷朝寶器、追扈行在、後復從叡山、及南巡、留京、北主尊其民部卿、乃出奔南山、踰年薨、定房自其父經長、諳練朝典、所著號吉續記、初後嵯峨帝二皇子、長爲後深草帝、次爲龜山帝、帝特愛龜山、以其嫡長、先立後深草、未幾使遜位於龜山、又以龜山皇子後宇多爲儲、欲使其統承享天位、而給後深草、以長講堂領、以爲異日子孫之封邑也、迨崩遺詔皇后及北條時頼曰、謹勿渝朕命、已而後深草密託時頼子時宗曰、先皇素意非然也、僞爲遺詔示之、時宗信之、乃援立後深草皇子伏見帝、爲後宇多太子、伏見即位二年、時宗子貞時、又援立其皇子後伏見、於是後宇多上皇大怒、遣定房于鎌倉、讓貞時、以近代禪讓一違後嵯峨遺詔、貞時惶惑、乃立上皇皇子後二條、又創立後深草龜山二流迭立之議、限以十年相更、及後二條崩、貞時遵前議、立後伏見弟花園帝、而儲副未定、或議立後二條皇子邦良、龜山上皇雅愛皇孫尊治、與後宇多謀復遣定房、以意諭貞時、於是尊治繼花園得立、後醍醐帝是也、龜山又愍邦良幼孤、命爲後醍醐東宮、而帝愛皇子尊良、欲立之、不善

遇邦良、會兩上皇相繼登遐、遂欲廢邦良、時貞時既死、高時繼踐而立、固執乃父之舊議、不奉詔、未幾邦良薨、帝復欲立皇子尊良、而高時逆勅、更立後伏見皇子量仁、帝怒謂以人臣議天統、古所未聞也、初前朝遺詔、儼如懸鏡乎、乃重遣定房、詔高時曰、朝廷禪代之際、每致東議紛紜、何哉、且夫後深草嗣自有長講堂領、雖登祚猶併有之、至我宗則在潛邸、無復有封邑、甚無謂也、若欲固執十年迭立之議、則彼宗在位間、須以長講領附我宗也、高時遂不奉詔、從此帝惡北條氏殊深、終至元弘、竟致天下之大亂云、定房二子宗房、守房、宗房爲中納言、方後村上之復京、駕過住吉祠、獻幣于神、殿古松無風而折、衆皆駭危、宗房奏曰、妖不勝德、何必足勞聖慮、僧游雅聞之歎曰、昔者殷宗修德、故桑穀立稿、當今未親何德以禳災、駕其不逮京乎、已而次八幡、無利班師、明年山名時

氏歸順、定房奉勅入京、與藤公賢議北臣解官及還關諸務、得其要領而還奏、後進大納言、守房、至從一位大納言、

藤原資朝、其先出於右大臣内麿呂、號為南藤、家稱日野、世以文學事朝、父曰俊光、任權大納言、資朝慷慨有節操、不隨俗俯、自文章博士歷藏人頭右中辨左兵衛佐、元亨元年、任參議、三年叙從三位、為撿非違使別當、尋奉使鎌倉、還為中納言、寵眷逾深、追圖興復、以資朝及藏人頭俊基為首、資朝柿衣藺笠、裝為兜師、潜下東州、以招兵士、結托美濃人土岐賴兼多治見國長二人、素以勇敢名、會其番衛京、欲告以大事、恐其漏泄、乃與俊基、師賢隆資實世僧游雅玄基武人足助重範等、數延二人謀會、每謀衆皆脫帽露髻雜坐無次、揀佳姬二十人、著單紗以行酒、醉則起舞號呼、名為無禮講、使其宴酣情熟、告以密策、於是二人傾心相謀、又恐世譏、招釋玄慧、令說唐韓愈集聽之、至貶潮州詩、愈曰、我儕詎要此不祥乎、當今要務、惟在孫吳耳、罷之、既而事覺、高時捕資朝及俊基、致鎌倉、尋配佐渡、居七年、帝遷隱岐、高時命佐渡守護本間某殺之、資朝嘗熟禪理、自號和翁、臨死作偈曰、五蘊假成形、四大今歸空、將首當白刃、截斷一陣風、初正和中、大納言藤為兼、稟密旨、圖北條氏、為高時所執、遷于佐渡、資朝遇諸途、目送而嘆曰、大丈夫為國棄身、如此足矣、咨嗟久之、後果如其言、嘗與内府藤實衡上直、值西大寺僧靜然入朝、實衡覩其老傴而厖眉、將起敬、資朝曰、彼老耄耳、子何敬為、後繫老狗斑瘡者、視實衡曰、此亦可敬邪、又愛盆植、條幹蟉戾者、多列于庭、一日避雨于東寺門、見群丐來集、多能瘻跛躄之態、覺其醜穢可厭、因謂物之怪奇、皆失其正、而究不如常品之可尚也、我愛盆樹、與彼何擇、歸家悉掘而棄之、此

雖小故、可以見其立志之毅然也、三子朝光、邦光、僧慈俊、邦光、小字阿新、父之東迁、隨母走匿、年十三、聞父刑期在近、請母欲適佐渡、為訣、母以其幼不聽、邦光密與家奴謀行、母聞放遣之、五月邦光東行、旬餘達越後、航到佐渡、直踵本間門曰、千里而來、將一見父、請被聽、本間使僧善侍之、數日終不使見、資朝知死近、曰、賤息遠來、不得一晤、此可悲耳、正色不復言、作偈贈邦光曰、天地無定主、日月無定時、舉有三才、強有三綱、謂之如夢如幻泡影、爰和翁懷、風平之楚思、八回優游、以至今日、為汝為言、秋霜三尺、曾不埋貞松、士見之豁開眼睛、洒々落々、獨立乾坤之間、咄、既見殺、僧狹化、致骨乎邦光、邦光大慟曰、我豈為白骨來邪、使奴送埋高野山、而自稱病滯留不發、晨夜伺隙、欲刺本間、乘風雨夜深、入其室、不在、其子三郎熟臥、邦光謂彼手害我父者、殺之亦足以報矣、欲尋其枕刀刺之、低徊良久、會飛蛾滅燈、乃入捉之、擬三郎胸、謂刺睡人似怯、蹴其枕令起、洞其腹、刃出背、去匿竹林中、衛士遍索、邦光騰巨湟佚去、晝潜夜行、有一兜師哀之、負至海港、囑商船達越後、遂得還京、追者不及、後事南山、為左兵衛權佐、更進督、正平七年、奉勅赴筑紫、從宇治惟澄發兵討賊、還為中納言、十六年、從關白師基與細川清氏復京、子資茂、任右中辨兼右衛門佐春宮大進、

藤原俊基、大學頭種範之子、家出儒門、才學優長、對策甲科、任左近衛將監少納言大内記、正中元年、補藏人頭、頗得眷遇、與資朝、共預密謀、以其劇職無暇、每思屏居以就大事、值叡山僧徒上訟牒於朝、俊基當披讀、故錯讀牓字為慢、衆哄曰、牓可讀為慢、相亦讀為木邪、俊基為慙赧狀、稱病不朝半歲、陰擬兜師、漫遊各國、識内則規畫其可營城池處、凡天下之風尚阨塞戶口多少、莫不遍

覬而鋌恐焉、及後事洩、高時屬致後基資朝於鎌倉、使吏鞫問其爲無禮講、後基曰、軍旅之事、迺我儕所不知也、至無禮講、則名且不辨、但我讀經餘暇、招玄慧、爲文禮講耳、毋乃傳誤乎、明年高時放歸之、元弘元年、累遷右中辨、與僧文觀忠圓被虜、具告朝廷密謀、高時又使人收後基、後基走匿禁內、兵士闖入、執之送鎌倉、後基知不免、至菊川驛、題館柱曰、以耳志伯毛、加加遠多迷志遠、駭玖加波爾、於奈志奈賀遠耳、美遠夜志豆留年、蓋以承久之役、中納言藤宗行悉密計被虜、於此遭害也、明年取徑西道、被殺于葛原岡、臨終作偈曰、古來一句、無死無生、萬里雲盡、長江水清、子俊孝、俊榮、女稱辨內侍、見後因傳、

源具行、從二位師行子也、正安文保間、任右近衛中將、後醍醐之在潛邸也、夙夜恪勤、特被親眷、及即位賜以龍姬、後累官至中納言、叙從三位、謀討高時、命具行密調兵士、事敗、帝狩南都、具行追至、與僧良忠議、發留徵兵、笠置陷、與藤師賢滕扮、扶帝出遁被執、高時命佐々木高氏護送鎌倉、次近江月餘、高時命就途殺之、高氏愍之、先告其由、具行曰、主上且播遷遠境、何況我徒、死固其所也、但日來懇遇、無以報已、端坐就死、又索筆題四句曰、迎逢生死四十三年、山河一革、天地洞然、

平成輔、權中納言惟輔子也、歷中宮亮藏人頭、任參議兼治部卿彈正大弼、進正三位、帝之謀鎌倉事覺、參議諸臣、多遭遷殺、帝大怒、將舉兵、召大判事中原章兼謀之、章兼諫止之、帝恐其漏泄、密命成輔殺之、成輔乃募俠客刺之、後及笠置之行、賊捕成輔東致、殺諸相模早川、子行輔、在南山、叙正三位、

贊曰藤房之見幾早遁、高矣清矣、不可及也已、若文貞之蹇々匪躬、定房之奉命不辱、資朝之慷慨赴義、亦皆翹然立其一節、而効忠乎朝家、抑世臣中難得之材也、

南山史卷第九

成島讓俊卿　編輯

世臣傳第六

源親房 顯信 顯國 顯時

源親房、家稱中院、又北畠、村上皇子具平親王之裔、父師重、爲大納言、親房自少才學儀望、冠于一時、永仁元年、敍從四位下、歴左少辨參議右近衞中將、補撿非違使別當、拜大納言、兼淳和奬學兩院別當、陸奥出羽按察使、敍正三位、後醍醐皇子世良生、以親房妻乳養之、就以親房爲傅、元德二年、世良歿、親房悲悼不息、薙髮號宗玄、親房歴事五朝、屹爲老成、至此衆皆莫不爲朝家嘆惜焉、中興之後、進大臣、敍從一位、元弘三年冬、親房子顯家、拜陸奥守、奉義良親王出鎭陸奥出羽、以親王幼、顯家亦年少、未嫺戎旅、

命親房往輔之、後還京、足利尊氏之東征也、或告其有異圖、帝將誅之、親房與藤公明諫曰、尊氏罪端未露、信浮言而戮之、非允當也、姑待之、帝因遣僧慈鎭往喩、未及發而反狀至、延元元年、尊氏西犯、從帝避叡山、還闕親房走伊勢、與其子顯信謀興復、檄州郡以勸起兵、後來吉野、三年顯家戰死堺浦、朝議從結城宗廣言、重命義良親王出鎭陸奥、以顯信爲陸奥介鎭守府大將軍、航海如鎭、親房又爲之輔、遭颶連艦皆播蕩、親王顯信返至伊勢、而親房及從子顯時漂至常陸東條浦、據神宮阿波崎等城、國人來攻、乃轉依小田治久於小田城、招糾東北義旅、明年帝崩、後村上即位、冲齡未能親萬機、大納言藤實世中納言隆資、對決諸政、並從親房遙奏也、興國元年冬、北將高師冬分大兵來攻常陸下總諸城、而親向小田築城後登寶山俯攻之、親房出兵擊散之、敵又大合、圍守數月、請援結城親朝、親朝宗廣子也、宗廣死、親朝密通足利氏、以故不出兵、相持至明年冬、治久遂叛降師冬、親房走關城、顯時走大寶城、師冬屯兩城間、往來遊攻、親房顯時時出擊之、師冬令軍運草塡濠、更募礦夫鑿地道、俄而土崩、夫皆壓死、又樹重柵於城外、城兵出悉拔之、敵更築長圍、欲持久以困之、親房數貽書親朝乞援、親朝不果、城中益困、明年春、又貽書曰、獨在小田拒守艮苦、所恃惟在貴兵來援耳、以故羽檄逓馳、或似被聽遷延至仲冬、而治久降敵、城竟不支、來此業已三月、亦未見一人來援也、勢雖卒減、猶可知矣、方今官軍所保下妻眞壁中郡西明寺伊佐關六城耳、本城賴關宗祐一人奔走拮据、粗得完聚、而賊圍既久、餉路斷絶、兵罷糧匱、賣馬鬻甲、以涉旦夕、所謂炊骨易子之患、將遭於今日矣、下妻則首帥幼冲、麾下不相統一、但賴顯時奉理妥

親王、撫馭將士、以得安輯、然訛煽不熄、內亂將起、眞壁則法超雖匪躬自厲、而其族或通于敵、若中郡顯時僅差部卒守之、兵弱食匱、殆不可恃、西明寺遼遠、爲賊被隔、聲聞且猶不通、以上五城、危如累燕、獨伊佐則伊達行朝、忠志不撓、可保堅守、雖然若本城下妻失守、則恐佗孤城難支也、足下向以兵寡爲辭、故累書云不能親至、則觀兵國境、亦足以張聲勢也、如此猶不肯聽、軍情爭得不消沮耶、夫軍機在呼吸間、援之不時、雖多何爲、況今困守經年、過此更旬月、則城兵悉爲肆魚矣、乃注以江海、亦何益哉、獨聞息間京變、投袂而起、驅兒兵千里赴難、竟建大勳、及再援也、人情疑懼道路梗塞、一挫于國府、再危于靈山、然猶轉戰掃敵、進抵近畿、如堺浦之一蹶、乃天之使然、非戰之罪也、可謂忠孝無憾矣、由是觀之、兵之發在志之至不至、足下儻能奮然、率手兵來赴、則伊達以

西、豈無智勇者耶、某耿々丹衷、至老未衰、事之成否、何必逆論、若其命否運極、將擒以一死報先皇於地下矣、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再信難期、肯盡言之、夫皇國者天祖闢焉、日神統焉、列聖相承、九十五世、間有姦回不軌之徒、旋踵殄滅、如平將門、六年而滅、安倍貞任、十二年而戮、今尊氏罪惡、超彼徒萬々、而盜據中原、已七年矣、其謂之幸邪、天誅將有待而發也、凡覩振古姦桀、能得視息於歲月者、亦以其智勇過衆也、彼則非有偉度遠略、以貽其子孫、而家奴師直憑藉虎威、陵轢世家、其兇虐雖近日之高時、何以軼焉、所謂世家者、皆為天朝扞衛、保元平治以來、降隸源平兩家、承久之役、又屬陪臣北條氏、彼其如泰時、雖恭公無私、善遇將士、苟在世家子弟、覩其家隳、獨能不愧於心哉、方今遇聖運中興、各全舊邑、親榮朝爵、而猶貪利愛死、或羸乎尊氏、或

媚乎師直、可謂文武之道掃地矣、復何面目、見乃祖於地下哉、足下繼祖秀郷、承平之亂、為國家樹大勳、子孫蟬聯、屹為名胄、雖平清盛源賴朝、門閥豈遠出其右耶、而反數世服屬彼者、以時勢不得已耳、以故禪門際會風雲、欲起家聲、嘗對余云、男兒不可屈足利氏、不可損弓箭名、其音容激烈、至今使人不能忘也、乃兄親光、克繼其志、欲剸刃于賊胄、不克殉節、足下父子親為忠義正胄、當續前志、躡後昆、而依違觀望、惟抱貳端、乃祖有靈、其將慭以爵為、此間浮議者或曰、宜堅守發力、以察天下形勢、賊勝則從之、以保門戶、或曰、假令關東諸城失守、走據奧地、以延歲月、窺賊之敗亡、旋起而制之、功猶可建也、或曰、興廢有命、宜俟時而動焉、紛々之論、足下亦豈有惑其間乎、雖親朋親故、亦猶持此議相勸、而況於疏遠人士乎、此不可以不辨也、余家出自皇族、世際維亂、所

習止朝儀典章、至於軍旅之事、茫微之政、則惜乎無辨、宜乎其處置失當、不足以饜人心也、顧身為前朝遺老、親奉今上乎間關、緬受遺命于東藩、來鎭以來、方據孤城、以控八州、恐一旦隕命、賊徒乘之、奧州忠義之徒、潰叛無遺、且顯信以庸資膺重寄、鎭奧三年、功業未建、而群情洶々互懷猜疑、其危如抱薪而寢乎火上也、嗚呼親房亡後、誰為朝家、足下有異圖則已、不然豈無為之慮乎、昊天監臨、鬼神在上、乃為天下言、非敢愛殘軀也、親朝又辭以兵寡、親房遣僧宣宗往、命顯信來援、且諭親朝發其子弟從之、親朝不聽、遂降足利氏、四年、親房棄城、走歸吉野、六年、賜大和宇陀郡、以賞其勞、正平五年、足利直義為高師直所逼、窮蹙來請降、廷議不決、親房與關白師基議、直義降、則尊氏自平、宜納之、帝從其言、既而石堂賴房畠山國清等黨直義、聲勢又振、於是無復歸順之狀、

親房貽書諭之曰、皇朝神聖創業以來、連綿九十餘世、其敬上尚正之道、亘古莫渝焉、苟有悖斯理、隨輒誅滅、監于往昔而將來可知也、然文治承久以還、專委兵權于武臣者、蓋亦有故也、當時源賴朝以誅平氏建大勳、朝廷所以賞之、亦超于常典、故其父子繼職、藩衛王室、而其敬上之心、未嘗一日弛怠、諸事皆取天朝進止、不可謂之僭也、然觀其二傳而絕嗣焉、烱乎專權之誡也、北條氏以其寡婦、修明前職、義時襲之、謹奉朝命、罔敢失墜、承久之事、其曲在上、至泰時克慎其躬、奉上無私、以保後嗣於百年之久、非神明降監、安能得如此哉、迨高時荒怠其職、自速亡滅、故先皇赫怒、忽加天誅、上慰列聖之積憤、以成中興之大勳矣、當此時足下與兄將軍、翻然歸義、頗立功效、遂荷寵眷、厥後乃兄當征東之號、往鎭東州之亂、俄生異圖、以致叛亂、俾先皇御怒登遐、爾來十有六

年矣、骨肉尋干戈、生民陷塗炭、四海騷擾、殆無寧歲、禍亂之極、亘古未有、而雖爲厲階、必有任其責者矣、夫不務治世安民之義、而惟媚神佞佛、以邀福應、亦何益哉、今足下幡然改圖、荐有歸順之請、朝議亦知其在藉朝威以掃內難、而聖意寬大、特釋其前過、以自洗雪、則足下亦宜謹奉正朔、大小之事、來取朝旨也、然而未敢觀應僞號、私署守護地頭、豈賜示欵服、而實無降意邪、不信如斯、則亂曷以得熄、民曷以得蘇、而天下亦何知所適從乎、將帥之度、似不宜如此反覆、或謂足下歸順、則部下士恐失食邑、故不樂其爲此舉也、朝廷寬納足下、固在使南北混一、上下各得其所、諸士功田、總如舊日、隨其功勞、猶且賞賚之不暇、豈當逆爲過慮以喪時機哉、今日之天下、乃先皇之天下也、今上既受神器、正爲人皇之正統、足下審夫天命之所在、與敬上尚正之理、一遵元弘之制、令天下仰大一統之化、身榮於當日、聲耀於後昆、豈不美乎、請幸熟慮、如所謂武家管領、俟其入朝議之未晚也、直義答書倨傲、遂絕不復音降和、六年、勅准三宮、聽乘輦出入宮中、以親房女顯子、入宮備正妃、一時顯赫莫比、七年、帝次八幡、遣兵討走足利義詮、乃使親房及顯能入京總決諸務、九年四月、終于賀名生、親房治聞該覽、自和漢史書、以及朝儀國典、靡不通貫、如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在我邦親房始讀而通焉、在干戈俶擾間、著書不倦、若神皇正統記、職原鈔二書、皆在圍城中、不挾尺書、惟筆其諳記而成綱者、職原鈔臚陳天朝官職等第、瞭如指掌、後世奉爲模範、正統記上創神代、下終興國、以南爲正、北爲僞、揭皇統於已微、以明神器之有歸、蓋方後村上即位之初、深嘆中興之不終、而皇統之垂絕也、故有此作、論者云、其明微扶正、誠有合春秋遺旨焉、又有東家秘傳、元元集、古今集註等、世以其博涉、與藤宣房、源定房、併稱爲後三房、子顯家、顯信、顯能、顯雄、顯雄、歷官至內大臣、顯家、顯能自有傳、

顯信、任左近衛少將、稱春日少將、中興時、倣古分建諸國司、顯信爲伊勢國司、延元元年、帝在花山院、顯信起伊勢志摩兵、竊奔謀興復、時大江景繁亦有所奏、故帝決意南巡、三年春、兄顯家率東兵進至美濃、顯信會之、與土岐頼遠戰于青野原、破之、顯家進陣堺浦、顯信據八幡、顯家與高師直戰敗死、左近衛少將源持定等來援、顯信因借擊師直、有利、相持數月、師直燒石淸水祠、城中騷動、敵乘之競登、城兵松山九郎、多力而怯、高木十郎勇而無力、十郎視九郎股栗、戟目叱曰、汝常矜勇力、今視敵怯如此、我與城陷死、敵寧共汝互刺耳、九郎慴勉投巨石十餘、敵爲死傷相枕、城因不拔、時人傳咲曰、城之不陷、高木活用松山之力也、然資糧皆爲被燒、援軍亦散、顯信遂棄城走河內、尋轉中將、叙從三位、兼陸奧介鎭守府大將軍、與親房奉義良親王往陸奧、未發特賜勅書、諭起東國兵、以討賊、九月、解纜、値海風暴起、顯信與親王漂至伊勢篠島、親王還行在、帝崩、遺勅圖興復、興國元年、往鎭、入白河城、進赴國府、以敵遮路不果、頓軍中途、二年、高師冬圍親房于小田、顯信臨國人援之、爲石堂秀房等被障、不得進、既而小田潰、親房走保關城、師冬又攻之、親房遣使來救、結城親朝擁之、又不能援、四年、關城陷、親房奔還吉野、顯信獨奉理峯親王、留保靈山理峯二城、正平二年、親朝相馬親胤等、發兵來攻、顯信遂弃城、遁還吉野、六年、復奉親王赴陸奧、率伊達行朝、田村則義等、進入國府、吉良貞家以兵要之、與戰于柄久野原倉本河諸所、我軍無利、退保理

峯、七年二月、駕御八幡、顯信率軍入援、至白河關、既聞其陷而還、不幾敵又來圍、防戰至秋、城竟陷、與親王俱走還行在、後歷官至右近衛大將、天授六年、薨、三子信親、守親、親統、守親、正平九年、繼父爲鎭守府將軍、領陸奥國司、十年、赴鎭時、詠歌抒懷、美知能久奥、阿但智能麻由美、登利曾咏之、曾乃奥珂豆賀奴、美遊奈計岐豆都、後任大納言、子曰親能、其子孫在奥羽者、稱波岡氏、私襲國司號云、

顯統、親房從子也、正平中、任左少辨、兼左近衛少將、後龜山朝、爲春宮大夫、後至內大臣、註職原鈔、傳于世、元中三年、薨、子雅持、

顯時、亦爲親房從子、建武中、爲右兵衛佐、從顯家赴陸奥、顯家使顯時攝行常陸國事、既而官軍不振、顯時納書鹿島神祠、以祈亂平、尋轉近衛中將、稱常陸中將、興國元年、從親房于小田、出兵攻中郡拔之、迨小田陷、奉興良親王、走據下妻大寶城、高師冬將三戶師親來屯城南長峯、顯時擊走之、四年、糧盡、城不守、走至吉野、後官至中納言、如筑紫、正平十四年、從懷良親王、戰于大原、死之、子顯光、

顯國、亦親房族子也、不詳其閥、延元初、任侍從、稱春日侍從、隸顯家赴陸奥、二年、顯家入援、路由下野、別使顯國將兵入常陸、國人小田治久來附、進至南郡小河、佐竹義春出兵遏路、顯國擊却之、率治久及楠正家等、會顯家于途、與國中從親房在常陸、及親房西遁、與姪右兵衛佐、留常野間、招撫亡散、謀再舉、五年春、攻大寶城復之、既結城親朝來圍、戰不利、與姪被擒遇害、親房西遁之後、官軍在坂東者、惟顯國一人耳、及其死、關左悉爲賊有云、

贊曰、余讀正統記、識親房之洞貫古今也、讀職原鈔、識其諳練典故也、讀關城吉野二書、識其理正義明、扶持皇道、而以懲姦兇乎隱微也、當時雖以公賢之博洽、良基之文藻、豈得駕其上哉、嗟夫文學才略如親房、而又輔之以子弟之忠烈偉節、竟不能遂其志、奔走狼狽、以斃乎死者何也、然南北和後、陵谷幾變、獨北畠氏一宗、杳々延祚於數百載之後、亦豈非其遺澤餘烈之所致也哉、

南山史卷第十

世臣傳第七

源顯家

源忠顯

成島讓倹卿　編輯

源顯家、親房長子也、元弘元年、歲甫十四、以父蔭任參議、兼左近衞中將、三年兼彈正大弼、茲時中興庶政復古、以東陬荒遐難霑王化、以顯家爲陸奧守、奉義良親王出鎭陸奧出羽、親房輔之、顯家以家非將門不嫻軍旅、固辭、勑諭方今海內統一、文武同揆、汝其勿辭、親書旗銘賜之、兼給我具朝臣之出鎭、事久廢絕、迨此行、乃稽舊儀遵古典、召顯家於御前、賜衣馬以遣之、居任二月、兩州服從、建武元年、以功敘從二位、二年、兼鎭守府將軍、延元元年、足

利尊氏反於鎌倉、詔與新田義貞東西夾攻之、顯家徵兵不至、乃率見兵轉戰進抵鎌倉、尊氏業已西上、會新田義興、千葉貞胤、宇都宮公綱等兵來屬、兵凡五萬、躡尊氏、晨夜星行、至近江、使大館幸氏攻拔觀音寺城、帝聞顯家入援大悅、艤船七百於湖、迎至叡山、乃與新田義貞攻三井寺克之、遂與諸將分道攻京、顯家率兵三萬、由粟田口縱火而進、尊氏望見曰、北畠公來、吾不得不當之、驅數萬兵來邀、兩陣數接、兵疲交綏、義貞來斷敵後、尊氏敗走、追至豐島河原、又敗之、尊氏遂奔筑紫、後兼右衞門督撿非違使別當、既而賊徒又大起、帝慮東藩有變、拜顯家權中納言、再奉義良親王往鎭、國人相馬胤賴光胤叛、攻斬之、上書請曰、陸奧當邊徼之衝、備蝦夷之變、故弘仁三年、特勑創鎭守府、簡主帥之器授將軍之號、爾來秩限從五上、每以本國及隣州守宰兼任之、臣今官

叨八座、位忝二品、依特旨涖本鎭、且兼鎭守府、荷恩旣深、雖然位高而官卑、恐乖先格、願自今三位以上任此職者、加大字、以旌別之、夫因時制宜、歷朝之通規、親王任三大國、特號大守、蓋此類也、伏望天裁、制可、爲鎭守府大將軍、二年、陸奧賊起、多應尊氏、攻顯家、顯家與戰不利、奉義良親王據靈山城、又走下野宇都宮、及聞尊氏再犯、直發結城宗廣、及伊達信夫南部下山等兵六千出陣、白川關兵士稍來屬、殆十萬、進至下野、足利義詮發兵拒利根川、時霖雨暴漲、我軍不能渡、兩軍臨水相持一日、部將諏訪實系謂顯家曰、凡兵接水、先渡者必勝矣、某請試之、與其子躍馬亂流而進、諸軍從之、水爲之激溢、溢岸、敵溺死無算、走還鎌倉、顯家進入武藏府、駐五日、宇都宮公綱、北條時行等來屬、乃分兵擊叛者、攻芳賀禪可于下野降之、徑進入鎌倉、義詮走三浦、三年春、率大兵

西上、此行軍無紀律、沿道侵掠、比至尾張、諸將昌能堀口貞滿來會、軍益熾、陣青野原、敵將收殘兵來陣、乃返戰敗之、尊氏大懼、遣高師泰屯黑地川、遏其西上、於是顯家軍不能進、轉伊勢趨吉野、師泰尾至雲津川、顯家還擊敗之、遂抵南都、謀復京、尊氏又遣兵來攻、顯家敗走、復斂散卒、出安倍野、使弟顯信據八幡以擣京、高師直引銳卒來襲、我軍敗、以廿騎衝圍而走、中流矢歿、年二十一、顯家以搢紳子弟、驍勇善戰、爲冠總藩鎭之最、任再起大軍入援、朝廷倚之若長城、而北兵懾其威名、如鬼神、自其死、王師莫不解體、乃父親房著正統記、至堺浦之役、嘗曰、時否命蹇、忠孝之道極於此、而乃徒遺虛譽乎後昆矣、讀者莫不隕涕焉云、後贈從一位右大臣、子顯成、親成、顯成、任近衞中將、或曰建德中從良成親王往筑紫、不詳其終、

源忠顯、家稱六條又千種、亦出於具平親王、祖有房、官內大臣、以文學筆札著稱、父有忠、中納言、忠顯少喜騎射、專耽飲博、有忠以其無賴絕不爲子、歷任藏人頭左近衞中將彈正大弼、拜參議、扈從笠置、城陷被虜、方帝幽六波羅、賊放忠顯藤房二人給侍、迨隱岐之行、又與藏人頭行房及三位夫人得扈、自出雲三尾湊御舟、至隱岐、御國分寺、守護佐々木淸高監護焉、明年各國義旅起、北條氏特命淸高嚴守衞、而衞士或竊通款、佐々木義綱、淸高族也、當衞中闕、一日侍飲、奏曰、方今楠正成據金剛山、屢挫東兵、赤松則村屯摩耶山、勢逼畿甸、其餘中國四國官軍、所在紛起、此實皇圖再造之秋也、陛下速移蹕于雲伯地、必多應者、臣亦竭力奉戴矣、帝大悅、賜侍妃以堅其意、義綱乃往出雲招兵、爲鹽冶高貞所拘、帝待之數日不至、乃與忠顯謀、託三位夫人娩期在近、昏暮乘輿、帝以衣自蔽、伏於夫人後、衞士驗之、見夫人在、不恠焉、半途捨輿而徒、獨忠顯一人扈行、夜扣一民家、詢千波港、民視帝狀偉、側然曰、港距此五十町、多岐易迷、請奉導、遂負帝到港、走覓商船、載帝辭去、後及反正、勅隱岐物色之、其人遂不出云、檝師亦識帝非常人、拜曰、鄙人得操檝于貴客前、幸甚、敢請向那地方、忠顯察其實、曰、此乃皇帝、今將離孤島、御雲伯地、事濟有厚賞、檝師感喜、張颿疾馳、既而淸高發舸追及、帝及忠顯驚愕、不知所爲、檝師曰、勿怖已、僕有一處置、迺匿帝及忠顯于船底、積以蓋魚、使柁工列其上、追兵徧索不得、因問曰、今夜先皇逃隱岐、想仍在海上、汝不見若人乎、檝師曰、獨有一船開浦、一人冠、一人烏帽、京樣人也、今去可五六里、因竦身指點曰、在彼烟際、追兵急轉柁去、須臾追舸又大至、駛如飛、時風絕潮逆、御舟不進、檝師束手、帝出佩囊中所盛

佛舍利、投海默禱謂、若天俾朕再臨御者、海神擁護、不然離生何爲、俄而風起、追舸西、御船東、各自背馳、經出雲、到伯耆名和港、漂蕩四日、備極困瘁、忠顯上岸、卒問土人曰、此地有名武士爲誰、土人答以名和長年、忠顯親造其家諭旨、長年即發兵迎帝、幸船上山、軍勢大振、帝聞赤松則村攻六波羅不利、勅忠顯將兵往援、臨發兵僅不過千、沿道降附幾三萬、但馬人太田守延奉恒良親王、至丹波篠村、與忠顯會、忠顯乃奉恒良爲主、進陣西山峯堂、時僧良忠在男山、則村在山崎、忠顯恃衆、且欲專功、不約諸將、獨進軍入京、令軍書風字綴于甲、意取君子小人德之意、以欲懾伏敵軍也、與六波羅兵戰不利、守延鬪死、忠顯引還、議欲退舍、兒島高德苦留、請扼七條橋、以備夜襲、自率兵去、忠顯怯懼、夜奉恒良走八幡、既與足利尊氏赤松則村、三方進入京、圍六波羅、忠顯令宜先千劒破賊未還、急破之、命軍士撤屋、山積於車上、推至城下火之、以擣譙樓、北條仲時時益遂挾新主東奔、忠顯得神鏡于北山莊、安置禁內、車駕還闕、忠顯率從兵五百前驅、以警非常、以前後功、賜三大國別數十邑、寵遇莫比、忠顯從此汰奢無度、使家臣各設珍厨、每日拉親昵數輩就宴、又作大廐、畜馬數十匹、醉則錦衣虎膁、臂鷹牽犬、連騎以遊獵郊野、觀者駭嘆、尊氏之西犯、與結城親光名和長年、拒勢多橋、延元元年削髮、及帝再幸叡山、從尊良親王陣西坂、與高師直兵戰死之、四子具顯長忠、忠方顯經、顯經少納言少將、正平七年、諸將攻京、顯經自丹波進入內野、擊敵走之、後任大納言、

贊曰、顯家以世臣子弟、善駕馭將士、乃與義貞正成并傳名、斯亦奇矣、惜乎迨其再擧、惟急拯難、行軍無紀、半道而蹶、遂使諒觀披

猖、貽患於君父、在師之初六、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再援之行、其失律哉、忠顯之恃寵矜功、雖無足論者、而南宰西狩、未嘗一日離帝左右、繼之以一死、可謂於人臣之節、則無闕焉者矣、

南山史卷第十一

成島讓倹卿　編輯

世臣傳第八

藤師基
藤隆資　隆俊
藤實世

藤原師基、家稱二條、太政大臣兼基子也、正和文保間、歷參議、右近衛中將、任權大納言、敍正二位、元弘三年、授太宰權帥、往筑紫、討北條英時、未發聞其伏誅而止、延元元年、尊氏犯闕、勅師基率兵陣參堂拒之、不克、尋兼兵部卿、尊氏再犯、從駕叡山、奉勅如北國、調兵三千餘還援、時王師新衄、頼此兵勢又振、與新田義貞等分道攻京、大戰糺杜、為赤松則祐見敗、追駕還、師基奔匿河內、後詣吉野、任左大臣、進從一位、足利直義之歸降也、師基獻議納之、正平六年、拜關白、八年、王師復京、勅遣師基與藤原公賢參議還闕、以前踏務尊辭關白、薙髮、十五年、征夷將軍興良據鎮嵩叛、將襲行宮、師基奉勅討之、共戰三日夜、遂擊走之、明年、細川清氏歸順、勅師基為主領、率兵與清氏攻京克之、廿年正月、薨、二子敎基、敎忠、敎基、正平六年、詣吉野、與山名時氏討足利義詮于京、後繼父為關白、子冬實、敍從一位、任右大臣、又為關白、敎忠、正平反正時、為右近衛大將、八幡軍潰、從駕南還、及山名時氏歸順、為首將、率兵入京、十年二月、與興福寺僧徒戰、敗死南都、

藤原隆資、左近衛中將隆實子也、系出於修理大夫顯季、家稱四條、隆實早卒、祖父隆顯養為子、任中納言、為撿非違使別當、方帝之幸南都、隆資追及自途、轉從藤師賢、登叡山、敗走笠置城陷、剃髮亡匿、亂平得還、詔賜髮復官、延元元年、足利尊氏犯闕、隆資又從駕叡山、將兵陣男山、與新田義貞刻期夾攻京、約先至者揚火、時白河民家失火、隆資望見、以為軍既入京、遂進攻東寺、與高師直戰、破之、焚其樓櫓、敵竭力防戰、隆資遂敗、既而行在陷、隆資走紀伊、後詣吉野、四年、為伊豫國司、同其子有資赴領、土居得能等迎奉為帥、尋還吉野、會帝晏駕、與權大納言實世夾輔新主、專決機務、脇屋義助軍敗來投、帝殊寵待之、實世於廷中謂衆曰、義助一敗越前、再衄美濃、窘蹙來投、宜粗撫慰之、而廷議厚賞、此何異於平維盛之敗歸、以邀好爵哉、隆資曰、彼之敗衄、非獨戰之罪也、古之命將、其任之也專、專故功成、其禮之也厚、厚故有威、近視北國之役、士卒不待將令、直取朝旨而行之、而在廷近臣雖微勞必酬、至軍資告匱、則不復給與、至甚近臣中有請北國領邑者、隨請授之、夫如是將權安得不輕乎、昔秦孟明西乞白乙三子敗歸、秦穆釋而不問、引以為己過、前史美之、今聖主之賞義助、毋乃類此乎、子何咎焉、實世黙然、正平四年、楠正行拒高師直于四條、隆資將兵陣飯盛山、以綴敵、正行鬭死、師直進逼行在、隆資奉帝避賀名生、敍從一位、任權大納言、七年、從幸八幡、軍潰、帝鞭馬南還、敵追急、隆資返戰死之、後贈從一位左大臣、六子隆量、隆章、隆任、隆俊、隆保、有資、隆量、左近衛少將、元弘初、為賊被殺、隆章、事護良親王、戰死、隆俊最著、

隆俊、夙任近衛少將、後為大納言、正平八年、八幡軍散、隆俊起兵紀伊、熊野庄司等來屬、進略近畿、既而山名時氏歸降、命隆俊以下諸將、會時氏復京、足利義詮以北主東走、數日、輯兵返逼、時氏退還伯耆、隆俊將班師、聞楠氏族與赤松則祐戰于西宮不利、轉

兵援之、尋還南山、十年、又與時氏、攻義詮于神南、不利、十五年、義詮率畠山國清等大兵來犯、隆俊以兵三千、陣最初峯、與楠正儀相控、畠山義深以三萬餘來攻、隆俊部將鹽谷某勇有謀略、佯退龍門山、敵恐軍來追、至險隘、士卒魚貫而進、鹽谷乘高亂射、親下擊之、敵敗奔數里、器械如積、鹽谷馬傷而顚、爲敵所殺、義深又來攻、會湯川越智等叛屬敵、隆俊走保阿瀨川城、十六年、與細川清氏攻京克之、尋引兵還、文中二年、細川氏春來犯天野行宮、隆俊夜襲其營、不克死之、隆俊忠烈果毅、嘗詠和歌、以見其志、歧美賀多咩、和我斗里曾米之、阿豆佐由美、毛登農美夜古耳、加倍左沙羅米也、又好蹴鞠、其値犬王、嘗入山逢賊、被射、脫還告其由、隆俊莞爾詠一首、安豆左由美、比支底志多倍波、耶麻多知波、伊奴阿布毛麻斗、以布耳加阿留羅牟、

藤原實世、內大臣公賢子也、公賢家號洞院、以後醍醐帝寵姬廉

子假父、累被寵暱、歷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建武元年、爲從一位右大臣、後事北主、爲左大臣、正平中、進太政大臣、後村上帝禮受足利尊氏降、將還京、以公賢爲左大臣、自南山賜勅書、恩待優渥、既而八幡不守、又事北主、十五年四月、薨、公賢博覽弘識、閑習禮典、每朝有疑議、常徵咨以決、所著有園太曆、皇代曆、除目鈔、歷代最要鈔、略代抄、合若干卷云、實世以世家子弟、元亨元德間、歷參議、至權中納言、兼左衛門督、撿非違使別當、授正三位、帝之巡南都、實世不及扈駕、賊囚諸小田貞知家、尋爲北主没官、釋還錮公賢家、迨中興回鑾、實世出迎播磨、帝命復其官爵、奉勅諭諸將軍功、事詳藤房傳、建武元年、兼春宮權大夫大學頭、二年、從忠房親王東征、明年軍還、與源顯家討尊氏於京、走之、以功進正二位、尋兼尾張守、尊氏之再犯、從幸叡山、又與藤原師基討尊氏敗還、其冬帝聽尊氏和、將還京、實世急報新田義貞、義貞卽至、論奏懇摯、帝乃以皇太子屬義貞、勅實世輔翼焉、從至越前、保金崎城、城陷、奔吉野、拜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後村上帝以沖齡登阼、實世與隆資總理機務、會足利直義乞降、下百僚議、實世建言、凡十餘年來、所以令乘輿播蕩、百僚流離者、皆莫不由彼凶魁所爲、而今幸爲家僕所迫、窮蹙來投、又欲藉朝威以報私怨、宜乘時誅滅、以絕後患也、左大臣師基等謂直義歸降、則宇內混一之兆矣、帝遂納之、未幾、直義復叛、正平七年、帝次八幡、實世父子從駕、軍潰脫還、後任左大臣、陞從一位、十三年八月、病薨、年五十一、葬于大和與喜山、稱與喜左府、子公行、一女爲尼、公行任近衛中將、爲藏人頭、嘗竊覩後村上后、馳想之餘、修書寓情、實世聞讓之曰、方今主上蒙塵、凡在臣子、方要討賊靖難、而爾乃意此媟慢悖理之事、何

也、公行大慙、卽夜走入大安寺、爲僧以終、戒行精苦云、

贊曰、師基以所謂攝家子弟、挺身歸南、又屢建軍勳、終始弗渝其節、亦難矣、隆資實世、同心協力、翼衛幼主於危難之際、維持王業乎陋僻之地、抑親房之選、寔得其人哉、隆俊之驍烈、無愧乃父、從其徇節乎天野、南廷遂不復振矣、噫、

南山史卷第十二

世臣傳第九

源顯能
藤光顯
藤家綱
藤光能
藤清忠
源定平
藤爲冬
藤康長
藤行房
源具忠
源持定
藤實寬

成島讓儉卿 編輯

源顯能、儀同親房第三子也、或曰、源貞平子、親房養爲子、任中納言、延元三年、從兄顯信、航海赴奧、遭颶返至伊勢、後顯信重赴鎭、顯能代爲伊勢國司、四年、及高師顯、戰于雲出川、破之、與國中、師顯又來侵、擊走之、正平六年、兼右近衞大將、七年春、率伊賀伊勢兵三千餘、至四天王寺行營、與和田正忠楠正儀、擊走足利義詮、復京、護北主致八幡行營、同親房參決洛中諸務、既而義詮返逼、顯能退淀、又退保八幡、敵犯御營、顯能防園殿口、敵縱火民舍、乘烟以進、顯能不能戰而退、從駕南還、尋還伊勢、明年山名時氏歸順、顯能率兵、至大和宇陀、以爲聲援、土岐賴康圖仁木義長于長野城、顯能擧兵、擊賴康破之、既而賴康叛、顯能及之戰于鈴鹿、取奄藝朝明二郡、後任右大臣、叙從一位、准三宮、薨、顯能忠烈、嘗於諸兄、皆詠和歌、以述懷曰、伊加耳志兵伊勢能波奈於岐布久加世能於任奈里遍岐弖與毛耳志羅世牟、又與隱士松翁談及時事、謂後村上之登極、實爲天意所歸、伐日滅賊、爲興復之業必矣、我儕當刮目而俟焉、松翁錄以傳世、二子顯俊顯泰、俱爲大納言、顯泰子滿雅、任大納言、繼爲國司、正長元年、奉後龜山皇子小倉起兵、戰敗死之、事詳皇胤傳、顯能子孫繁滋、世襲伊勢國司、南勢五郡大和宇陀紀伊熊野皆受其制、國司畜兵一萬六千、所謂木造田丸大河內坂內岩內藤方大坂、阿坂波瀨以下諸氏、皆其支族也、蟬聯相承、至天正中、爲織田信長所滅云、

藤光顯、家號葉室、參議光定子也、歷任藏人頭參議右兵衞督衞

飛州志載一本姉小路系圖云、顯基子高基從三位參議、正平十三年三月薨、其子家綱、元中七年薨、而以高基家綱顯時爲國司三世、大系圖以高基係家綱之兄、蓋系線誤也、不然則年紀不合、

之討關東、光顯亦參謀議、爲賊見執、配于出羽、亂平就拜出羽守、兼秋田城介、建武二年、叙正二位、是冬國人作亂、光顯爲遭害、子光資繼父爲出羽守、後進中納言、兼民部卿、正平七年、駕次男山、光資奉勅入京、諭太政大臣公賢、遷北主二上皇於吉野、右衞門督源顯能護送之、又使南都興福寺督課輸糧、及出援、得要領而還、後事軼而不傳、究業大原之役、有葉室左衞門督者戰死、或是其族、未詳、

藤家綱、左府師尹之裔、父曰賴基、從三位、家號姉小路、家綱叙從三位、任參議、建武初置諸國司、家綱任飛驒國司、往信包城、及家綱卒、弟賴時初名尹綱襲職、建德二年、其弟二人及斯波義將戰于越中、軍敗降之、從卒百餘皆被擒、應永中、足利義滿遣兵來攻、賴時出兵邀戰敗死、後家綱子師言孫持言、仍繼爲國司、

藤光継、參議光泰之子、家稱堀河、正中元弘際、歷藏人頭宮内卿參議、叙從三位、帝幸隱岐、光継留事北主、逮中興、稗復舊位、建武二年、爲信濃國司、尊氏之叛、忠房親王自東山往征、光継以國兵二千會之、攻拔大井城、明年、扈蹕叡山、與諸將擊賊走之、尋拜中納言、國司如故、及駕再幸、光継亦從叡山至還闕、奔匿河内、尋下信濃、延元三年、從源顯家入援、戰歿南都、子光季光有、光有正平七年、叙從三位、後任大納言、寛成親王生、命光有妻乳養之、光有孝詠竹和歌謝之、豆加倍豆都、和鵝美波也左卒、具禮多計能、佐加由久曾迺能、知與能由久須惠、又以其歷事後醍醐後村上後龜山三世、詠歌以記恩遇、於毛比支也、美具耳豆加倍氏、與之能也麻、具毛爲能波奈耳、那保奈[illegible]卑寸波、

藤清忠、左近衛中將俊輔子也、五世祖隆清、建保中爲參議左衛門督、始住坊門、因以爲稱、清忠歷大藏卿、任參議左大辨、遷從二位、建武二年、足利尊氏抗表、討新田義貞、義貞亦上表、數尊氏罪、且告其害護良親王、詔公卿廷議、僉未發言、清忠獨進曰、臣檢義貞所數八逆、悉當尊氏罪、且害親王事實、則尊氏誅不容緩、宜待東信決其罪也、會護良訃至、乃下詔大伐尊氏、延元元年、尊氏自筑紫返犯、京畿大震、義貞拒諸兵庫、詔河内守楠正成往援、正成建言、賊勢方熾、宜召還義貞、車駕如前日、重次叡山、縱賊入京、絕其餉道、臣與義貞、犄角擊之、蔑不克矣、公卿僉然其策、曰、軍謀宜委其人也、清忠獨曰、王師討賊、常以寡制衆、蓋由天助聖運、豈翅軍畧所致哉、況今日賊勢、未必及前度、而軍未交鋒、駕遽出狩、則王旅皆生退志、且今春一避、既損天威、今又再幸、適虧威靈、何以示重於天下哉、臣謂宜速遣正成、決勝於畿外、帝從其言、正成至兵庫、與尊氏戰敗死、賊長驅入京、帝幸叡山、及尊氏僞欵、陪駕還京、尋奔南山、延元三年、病薨、子重隆、親忠、親忠藏人右少辨、後爲民部卿、

源定平、初名良定、陸奧守定成子也、家稱中院、任左近衛中將、帝之幸笠置、定平從藤師賢登叡山、軍潰走笠置、笠置陷、去匿山崎、後屬赤松則村、起兵陣山崎、詐奉定平爲聖護院法王、與僧良忠從鳥羽入、攻六波羅、戰敗而退、亂平、從護良親王、率兵八百旋京、時賊餘黨大佛貞直等據南都、勅定平及楠正成等討降之、藤公宗謀反、又奉勅往捕斬之、新田義貞拒尊氏于兵庫、定平從戰敗還、扈駕叡山、勅定平將兵屯宇治、戰不利、迨回鑾、定平亡隱河内、東條國人阿弖國清叢賊、圍官軍於八木城、定平與楠氏族橋本正茂等、自天王寺往援、擊賊走之、來行在、拜大納言、後爲僧、不知其所終、子定清雅平、定清爲近衛少將、建武中、任能登國司、尊氏之叛、越中守護普門利清等應之、率大兵來攻、定清據石動山以拒之、衆寡不敵、苦戰死之、後有中院源少將者、保讃岐西長尾城、爲北兵所攻出走、舊史佚其名、無由考也、

藤雅忠、不詳其譜、家號坊門、或曰卽清忠子、任近衛少將、元弘之役、與赤松則村以兵數百、屯岩藏、以備尊氏、遂與僧良忠等、進討六波羅、延元中從駕叡山、從尊良親王、捍敵西坂、死之、

藤爲冬、其先出於中納言定家、世以倭歌名、家號二條、父曰爲世、爲世亦大納言、爲世女爲子、夙入後醍醐宮、蒙寵、誕數皇子、以故爲世亦被寵遇、帝之南遷、留事北主、爲冬以父蔭、任左近衛中將、尊氏之叛、從尊良親王東征、竹下之戰、王師敗績、爲冬退奔佐野原、敵來躡、遂戰歿、尊氏雅與爲冬有舊、聞其死、特哀惜云、

藤康長、關白師道之裔、曾祖雅平、始稱法性寺、父曰親康、從三位、

康長夙任左近衛中將、左兵衛督、正平七年、足利義詮犯八幡行營、帝使康長禦之、康長阻淀川、撤橋以待、視山名師義來進、我軍色動、康長奮戰以鎭之、稍引還、追兵遽呼曰、背人而走、豈元帥乎、康長顧叱曰、何難、乃返馬力鬭、比至八幡、十七接、既而敵薄御營、康長簡兵八百、別製裝號、夜斫細川清氏營、敗之、及帝遺圍南還、公卿將士多鬭死、一宮有種者追帝急、康長罵曰、奴輩安敢犯天下、馬擧踣之、帝賴得脫、後從藤隆俊及山名時氏、攻義詮、不知其所終、

藤行房、家稱世尊寺、鼻祖行成以來、世以善札名、父曰經尹、從二位、行房官至藏人頭、左近衛中將、從幸笠置、及城陷、沒於賊、尋與源忠顯從隱岐、侍奉甚謹、帝頗嘉獎焉、北條氏立光嚴帝、選書慈紀主基屛風歌者、因召還行房、明年回鑾、行房奉迎、時百僚皆均服、特勅行房及藤光守、文服扈駕、左近衛中將新田義貞、其妹夫也、故延元中、與義貞僣奉東宮北行、其子行實亦從、金崎陷、行房死之、三子伊實、行實、成朝、行實爲近衛少將、從新田義貞入杣山、聞金崎陷、奔匿飽和、脇屋義助率輕騎出、遇敵歸並揚烟招我軍、行實以兵二百馳救之、後攻足利高經于黑丸、戰于黑龍祠前、不利而還、不詳其後事、

源具忠、六條顯房之後、父曰具光、淮大臣、（按尊卑分脈一系、以具忠爲通濟子、通濟母爲北條義時女、即具忠爲義時外孫、年紀不合、同書一系載具光子具忠、其伯父季光及伯忠雲、俱在南山、則爲具光子、於理爲近、）家號中院、爲藏人頭近衛中將、正平六年、足利尊氏請和、具忠奉命、從二十騎入京、會太政大臣公賢議和事、今年東北未寧、且爲方忌、故回鑾須明春、具以帝旨諭公賢而還、又收北廷劍璽、輸諸南山、時朝議以其僞器不足重、頒賜臣僚、或謂雖即僞器、北主三朝、以此

南山史　中　三十二

行即位禮、而投之以供下臣常用、豈非瀆器哉、七年、獨犬八幡、義詮走近江、既而收兵返逼、具忠拒諸大津、恐衆寡不敵而退、及行營潰、乘輿南還、具忠戰歿亂軍中、弟具氏、藏人頭、左近衛中將、後爲大納言、

源持定、參議持房子、爲源親房從子、家稱冷泉、爲左近衛中將、源家房、從二位雅行子、任左近衛少將、建武中、爲奥州式評定衆、從鎭守府將軍顯家赴陸奥、後從入援、至和泉軍敗、顯信斂殘兵據八幡、欲呑京、既而顯家戰歿、八幡勢孤、家房與持定率楠氏族、救之、屢戰有利、及高師直縱火燔祠、城中殲盡、遂棄之走河內、二人俱不詳其所終、

藤實寬、家稱中御門、不詳其諱、任近衛中將、與國中從源親房保下總駒城、高師冬大兵來圍、實寬夜出斫敵營、不克、爲敵見擒殺、城亦陷、

贊曰、從建久創置守護地頭以來、郡國擧慣其制、而至于中興、倣古軌分建諸國司、以欲回收其權、然任非其人、民慕其舊、國司往々招覆滅、況其目代贓吏之徒、藉虎威壓屛守護、守護恨之淪骨髓、以故猾房一呼、天下靡然響應、亦由制馭之不得其道也、若伊勢飛驒、傳至數世者幸矣、

南山史　中　三十三

南山史卷第十三

世臣合傳第十

成島譲倹卿　編輯

南北分峙之際、苟世臣之有恥且知義者、多皆南趨、而其留事北廷者、非媚世偸生、則庸鄙無識之徒也、若良基資名之挟其主、授賊兵柄者、乃媚世之尤者也、若公忠之日記、斥後醍醐帝、爲狂惑不足法者、無識之甚者也、余既傳世臣訖、又恐其遺漏、故廣捜精求、粗有事蹟者、及惟傳姓名官爵者、雖然具載、合作一傳、於是乎見貪冒無恥者、雖通顯於一時、而不免乎後世之公議、忠誠仗義者、雖困阨於當年、而究伸乎百載之後、則善可以勸焉、惡可以懲焉、亦私取春秋之微意也、若其南來北去、朝秦暮楚、源通冬之流、亦得以附載焉者、所謂來者不拒、去者不追、從王者取我之寛典云爾、

藤經忠、關白家平子也、家號近衛、在北從一位左大臣、爲關白、延元二年四月來奔、又爲關白、後村上帝受禪於其第、後因病辭職、正平七年九月薨、稱堀河殿、子經家、官至內大臣、爲關白、文中元年十二月薨、號福恩寺、

藤內嗣、關白經通二子也、家號一條、在北正二位大納言、正平十二年來奔、其姪僧祐岩、住隨心院、亦因不順乃父、來奔、內嗣、十七年四月薨、

藤公重、內大臣實衡子也、家號今出川、在北正二位內大臣、兼左近衛大將、後來奔、爲太政大臣、稱北山相國、正平廿二年薨、號遍照光院、子實長、初名實茂、在北中納言、正平六年十二月來奔、十年二月終於天野、

藤公敏、左大臣實泰子也、家號洞院、初實泰四子、曰公賢、曰公敏、曰公泰、曰實守、公賢在北以博覽宏識著、而三弟皆南趨、奉事行在、公敏少以父蔭、歷任至正二位權大納言、兼按察使、元弘中帝俄幸笠置、公敏與源具行、追及三條河原、城陷亡走、削髮稱宗敬、後被虜、流于下野、亂平得還、後從南巡、正平六年卒、子實清、左近衛中將、正平七年、叙從二位、後爲大納言、八幡之潰、僅脫還、女弟入宮、稱大納言局、

藤公泰、公敏弟也、爲正二位大納言、稱冷泉亞相、尊氏之犯闕、公泰與脇屋義助等、拒敵山崎、兵未交而其下爭降、不可禁、公泰奔還、從駕叡山、後事北主、正平六年來奔、爲右大臣、落髮號覺玄、十四年四月薨、子實茂、一女入後醍醐宮、後爲尼、

藤實守、公泰弟也、長兄公賢養爲子、在北正二位大納言、號賀茂大納言、正平六年十二月來奔、改任中納言、後爲右大臣、兼近衛大將、實守隆鼻、嘗爲節會內辨、儼裝將朝、路値紀伊武人、視其狀、駭走曰、彼殆非人類、所謂天狗歟、何其鼻之斬々也、實守聞之、莞爾戯詠諸歌、天狗乎毛、伊播波以波奈牟、伊波羅登或、波奈比供加羅奴、和我身那羅爾波、後又北走、文中元年薨、子公信、侍從、後爲大納言、筑紫大原之役、有洞院亞相者徇節、或是孫公益、左近衛中將、

藤宗兼、中納言宗重子也、家號中御門、爲正四位參議、帝之南巡、宗兼留京、明年爲尊氏被削爵、又遭害、或曰、宗兼與大中臣隆直、俱圖賴叡山僧兵以回駕、事覺見殺、同時若參議藤公量、源親光、或執錮、或削官、皆以其通南山也、

藤公量、內大臣實衡子也、家稱西園寺、延元二年爲賊見拘、正平六年來奔、叙正二位、爲大納言、兼太宰權帥、十六年卒、

源親光、大納言光忠子也、家號中院、與公量同時被拘執、正平六年來奔、爲中納言、後又有故北走、天授三年卒、

藤光守、太宰大貳資經之後、父曰經守、正二位權中納言、光守爲勘解由次官右中辨、元弘三年、帝御伯耆、聞王師復京、將回鑾、光守議宜俟關東捷音、帝不聽而發、迨還京日、群臣戎裝、特勅左近衛中將行房及光守、文服以扈焉、子經國弟朝任、亦爲勘解由次官、

藤光任、亦資經之後、父曰光方、從三位右中辨、光任初名光雄、自藏人歷任至大納言、子經高、藏人頭左中辨、兼春宮亮、進權大納言、

藤光經、藏人頭定光子也、家稱九條、爲正二位中納言、兼民部卿、中興初議諸將軍功、始命藤實世、以耄聩不審見罷、使藤房代之、藤房以病辭職、最後命光經、光經徵諸將、捡勳簿、將經奏須行、而內旨別降、多占良田、爲皇莊及藤夫人護良親王封邑、有功將士、反不能霑賞、光經不能如何、惟依違耳、事詳藤房語中、

源宗治、中務卿宗尊親王之孫也、後醍醐帝養爲猶子、叙從三位、任左近衛中將、南轅之後來奔、後從懷良親王、如筑紫、興國七年卒、

品王、後鳥羽皇子惟明親王之曾孫也、爲彈正尹、兼治部卿、南巡之後、在京落髮、未幾來奔、延元三年六月卒、

藤季繼、初名實仲、左近衛中將公廉子也、家稱阿野、公廉爲後村上母后本生父、贈左大臣、故季繼以戚里、超遷至大納言、子實村、孫實爲、爲內大臣、

藤實顯、右大臣公顯子也、家號今出川、叙正三位、爲左近衛中將、

兼春宮亮、子公冬、藏人頭、參議、左近衛中將、正平六年來奔、天授二年八月爲僧、入嵯峨淨金剛院、

藤公興、左近衛中將季經子也、家稱西園寺、從三位彈正大弼左近衛中將、八幡之役戰歿、

藤實勝、參議公尙子也、家稱滋野井、正四位右近衛中將、徇節於八幡、初藤實世女、有姿色、實勝欲聘之、實世不聽、伺其出、篡奪以爲妻、迨是行也、女縋繾悵別、咏歌、奈耳乎奈久、古々呂遠加々流、志縣豆由能、於鼓和加禮面具、曾氐能計志支波、實勝答賦、和加禮知遁、豆由耳波阿羅庭、宇禮志佐遠、也賀氐太毛登耳、豆都美古曾世昧、爲道王師復京、迎取非遠、而實勝竟戰歿、女悲悼不止、投木津川、追者援之、得不死、落髮爲尼、

藤公冬、不詳其系、正平七年、叙從三位、爲近衛少將、稱白河少將、八幡之潰、中流矢、僅脫還、後爲左近衛大將、

源具明、大納言通具之後、家稱堀河、父曰基親、具明爲近衛中將、正平七年王師入京、具明與源顯能奉勅率兵護送北主二上皇於吉野、

藤實種、中納言公有子也、家稱一條、任近衛中將、正平六年尊氏請和、實種首奉勅入京、

藤永資、參議清經之裔、家稱高倉、永資爲中務大輔、正平八年、山名時氏歸順、規復京、永資奉命入京、與藤公賢議、還綱諸務而還、後爲參議、按新葉集、作長資、恐是同人、

源通冬、內大臣通顯子也、家稱中院、通冬事後醍醐帝、歷任參議左衛門督、爲中納言、光嚴帝立、黜爲參議、後復官、又進大納言、正平七年、足利義詮降款、廢北主、北廷公卿悉趨南山、關白以下皆削一級、惟通冬及中納言藤爲定如舊、明年春、叙正二位、爲右近

衛大將、十三年四月、皇太后崩、憲子內親王命作其七々忌辰冥福願文、翌年北兵深寇、帝避觀心寺、公卿以下分散各地、通冬還京、匿仁和寺傍、後又出事北主、通冬好學、贍詞藻、惟以其無特操、世多惜之、十八年終於京、北主贈從一位、

源季光、內大臣有房第三子也、正中間從三位右近衛中將、南朝之後來奔、爲右大辨、興國元年薙髮、子師光、

藤經方、內府經顯子也、家稱勸修寺、在北中納言、正平十七年剃髮、後來奔爲治部卿、

具信、佚其氏族、任近衛少將、出鎭出羽、興國二年、國中賊大起、圍官兵所據諸城、既而賊散圍解、具信去來陸奧、借源顯信議、援常陸諸城、不果、

道世、佚其氏族、任左近衛中將、爲下野國司、興國初赴鎭、後事關爲、

平維繼、太宰大貳信範之裔、家號西洞院、在北任中納言、後來奔、官如舊、子維材、藏人少納言、孫惟顯、又有平惟長、爲藏人左少辨、平維經、爲藏人左中辨左衛門權佐、平時凞、爲藏人頭左中辨、兼春宮亮、平時經、爲勘解由次官後院別當、後爲大納言、

藤爲明、中納言爲藤子也、在北從三位、正平六年來奔、任參議、後又北走、奉北主命、撰新拾遺集、未成卒、

藤爲忠、爲明弟也、在北從三位左近衛中將、正平六年來奔、補藏人頭、任參議、後爲中納言、

藤爲嗣、從三位爲實子也、家稱五條、在北從三位右近衛中將、正平七年、隨幸住吉、來歸、敘正三位、十年三月、爲赤松光範、遭害於攝津中島、

藤公夏、佚其族、爲藏人頭右近衛中將、後爲大納言、

藤隆敏、系出於修理大夫顯季、父曰隆蔭、大納言、隆敏來奔、爲右近衛少將、後爲僧、

藤實數、內府公秀子也、家稱三條、在北左近衛中將、後來奔、敘從一位、進大納言、正平七年、扈蹕住吉、

藤實秀、藏人頭右近衛中將、後爲中納言、其族不詳、

源定親、左中將爲定子也、在北從三位參議、正平六年來奔、改敘從四位下、爲刑部卿、

師兼、不審其族、任大納言、兼春宮大夫、賦千首和歌、傳于世、（集藁葉集、）（親王師兼與藤師賢女贈答和歌、或是師賢子姪、未詳、）

清原成直、爲少外記、敘正五位下、任主水正助教直講、正平十六年八月卒、新葉集中、有右兵衛督成直、或是同人、

忠房、爲侍從、後醍醐帝之南狩也、事出急遽、惟忠房及大江景繁等、得扈蹕、其氏族不詳、

粟田久盛、親事後醍醐帝、登遐之後、自期植櫻花千株於塔尾陵、每歲滋植、後値其發、詠歌抒志、（宇爲於加波、古計能志太耶毛、美須之能蘂、由支能阿斗衣、波奈耶能古佐牟、）

南山史卷第十四

成島讓儉卿　編輯

武臣傳第十一

新田義貞

新田氏之先、出自鎭守府將軍源義家、義家子爲式部太輔義國、義國生贈鎭守府將軍義重、義重始居上野新田郡、號新田冠者、義重生大炊助義兼、義兼生義房、義房生政義、政義生政氏、政氏生基氏、基氏生朝氏、朝氏子卽義貞也、世食舊邑世良田、仍以爲氏、元弘三年春、帝狩隱岐、楠正成擧義千劍破、北條高時發大兵攻之、義貞亦從在軍、陰懷歸順、謂家臣船田義昌曰、振古源平兩氏迭爲朝家捍衛、盛衰相仍、我家以源氏之名胄、久受馭乎鎌倉之平族、非素志然也、勢不得止耳、頃日高時罪惡貫盈、敗滅將臻、

我將擧義、上以靖王室、下以振家聲乎既墜、然非稟上命、則不可、聞大塔王匿在近山中、汝其謀求彼令、於是義昌以計得之、其文一做綸旨曰、敷化而理萬國者、明王之德也、撥擾亂而鎭四海者、武臣之任也、頃年北條高時蔑如朝憲、鼓煽逆焰、積惡之至、天誅將屆、爰欲擧義旗、以安宸衷、叡感特深、褒賞爲淺、宜速運征討之策、以底寧謐之效、義貞大悅、其明稱疾引兵還上野、乃日會族人子弟議起兵、時會高時以其弟泰家爲將、發大軍西犯、徵糧東國、以世良田多豪富、特課六千萬、限以五日、責督甚峻、義貞怒斬兩吏梟之、高時大怒、停其西發、回兵來討、義貞遂決議、建義旗于生品祠前、三讀令旨、進陣笠懸野、族人從者大館宗氏、其子幸氏、氏明、氏兼、堀口貞滿、其弟行義、岩松經氏、里見義胤、江田行義、桃井尙義等僅百五十人、際暮越後族人大井田經隆等率兵二千至、義貞驚喜曰、何其速也、經隆曰、前日有人巡越後云、公奉勅擧義、宜疾往會、是以投袂而來、料餘族踵至、請姑見俟、須臾越後甲斐信濃諸源五千來會、皆以爲神、進至武藏、下野人小山秀朝下總人千葉貞胤、及近國師不期而會、合二萬餘、軍勢頓振、高時將櫻田貞國、長崎高重、將大軍來逆、入間河、義貞與之戰、一日三十餘接、及暮交綏、明日又戰久米川、大敗之、高時又發弟泰家等來援、義貞不知其至、昧爽逼之、大敗、退陣堀金、値相模人三浦義勝來謁、義貞喜甚、禮之、諭以策安出、義勝曰、兩軍相接、勝敗亦何有常、而終始之勢、必在天意、依歸君何疑焉、義貞曰、我罷彼銳、恐難當、義勝曰、夫戰勝而將驕卒怠者、項梁之所以速敗也、昨覘敵軍、狃前勝而驕怠甚、此將履項氏之覆轍、明日之戰、爲公保必勝、我請一戰試之、義貞從之、明旦義勝捲旗徐行、敵以爲三浦人來會、

恬不爲備、義勝俄譟薄之、義貞三面繼進、敵驚走、泰家僅脫還鎌倉、小山秀朝千葉貞胤破敵別將金澤貞直于鶴見、於是軍勢逾盛、進次關戶二日、分兵爲三、義貞義助由假粧坂、堀口貞滿大島義政由巨福呂坂、大館宗氏江田行義由極樂寺坂、俱指鎌倉、時京師敗問始至鎌倉、又聞我軍漸近、闔府洶々將潰、乃盡兵出據險以拒、義貞接戰三晝夜、進入山內、而大館宗氏敗死、義貞聞之急抽精騎、夜由片瀨腰越間道趨之、敵北據峻坂、南結柵連海濱、又列戰艦於海、無路可通、義貞乃下馬脫兜、向海默禱曰、今天子爲逆賊播蕩西土、臣義貞敢操斧鉞、深入敵地、誓將靖國難而效忠誠、伏願海龍王鑒臣丹款、使却海潮以開軍路、因投所佩金刀于海、迨曉潮低落數里、戰艦皆隨漂去、沙鹵曠坦可行、義貞感喜曰、貳師刺山而出泉、神后投珠以却潮、曠古神異、今親見之、乃大

呼唱衆進入府中、敵不及拒闘、適乘海風怒吼、放火焚海民家、須臾延及國府、烟焰漲天、士女迷號、衆乘勢衝擊、高時遁葛西谷自盡、族人將士或戰死、或自殺、皆殲、自師出、纔十有五日、而鎌倉悉平、便馳使者三輩、奏捷行在、玆時帝既出隱岐、御伯耆、以官軍復京、議還闕、或請待關東一信、帝不聽而發、比蹕至兵庫、捷書適至、帝大喜、授使者官有差、遙授義貞左馬助、義貞仍居鎌倉、誅餘孽、撫新附、威望烜赫、八州豪桀、莫不奔走而聽命焉、建武元年入朝、叙從四位下、任左兵衛督、兼播磨守、管上野播磨守護、初義貞之平鎌倉也、足利尊氏子義詮幼、從在軍中、及亂平、其從者欲歸功於義詮、而尊氏方蒙寵眷、憑嬖姬、譖護良親王、帝過聽執親王、屬其弟直義、幽諸鎌倉、又以義貞功大名重、欲除之、未發、二年、北條時行作亂關東、直義戕親王出走、帝未之知、命尊氏討時行、尊氏

遂據鎌倉以叛、悉奪義貞族人食邑在關東者、更抗表列義貞罪惡、又馳檄諸國、招兵以伐義貞、義貞亦收其管内所有足利氏邑地、奉疏陳其逆狀曰、王師克復之初、南有楠正成、西有赤松圓心、其餘各國義旅、皆奮起敵愾、而足利尊氏以一介偏旅、從賊令抗王師、既覩天兵乘勝、漸懷自救、然猶依違觀望、及名越高家敗滅、乃始趨丹波、表歸順之名、若向非義旗克京、賊將授首、彼安肯獨操戈以當強敵乎、顧以功徼報重、翻嫉人功、欲欺罔聖聽、以害忠良、就其辭而其志可知也、臣起兵上野者、五月八日也、尊氏攻六波羅者、同月七日也、而尊氏奏、臣聞京賊破、然後起兵、東西相去、八百餘里、豈所能一日間得而知哉、其誣亦明矣、其罪一也、義詮入鎌倉者、六月三日也、臣殲兇徒者、五月廿一日也、而誣臣賴彼幼弱者、得立功效、其罪二也、復京之初、未蒙勅允、擅戮親王卒伍

於轂下、非所司而恣行法、其罪三也、大亂初定、邊徼未靜、故命皇子開府東陲以鎮之、而尊氏外托輔翼、內懷覬覦、其罪四也、自釋東國管領、擅棄朝憲、募兵以施私恩、聚民而斂衆利、僭逆之萌、暸然可知、其罪五也、中興之隆、寔雖聖德所致、其撥亂反正之規、爲多出護良親王、而尊氏百端搆隙、遂陷王流刑、其罪六也、親王之貶、聖意祇在悔過自創、而尊氏藉此逞私怨、幽王窖室、其罪七也、足利直義爲賊所迫、棄鎌倉出走、不擊其敵、反使人進刃親王、大逆莫甚焉、事雖未聞、路人皆知、其罪八也、夫斯八逆者、天所不容、地所不載、置而不問、彝倫將泯、伏請乾臨明照、速下詔以討尊氏直義以下逆徒、書奏、下公卿議、參議藤清忠奏、較兩奏曲在尊氏、且害親王事如其實、則罪不容死、適會親王侍妃還京白狀、又西藩進尊氏招兵檄數十通、於是帝震怒、命討尊氏、以中務卿尊良

親王爲東國管領、義貞爲大將軍、節度軍事、將兵六萬七千、由東海道、彈正尹忠房親王、左衛門督藤實世、由東山道、義貞臨發戎裝辭謁、器仗鮮明、舊制大將軍出征、例設中儀會、授以節刀鐸鈴、而治承中平維盛東征之日、惟授鈴不授刀、以其凶例、更備禮物以遺之、義貞亦據嘉承中平正盛討源義親故典、命船田義昌圖尊氏高倉第三隅放蟇箭、斬其門柱而後發、軍抵三河矢矧河、尊氏兵數萬阻川列拒、義貞欲誑敵濟水擊其勞、故遠水而陣、敵果徑渡水來、義貞分兵擊破之、入夜敵退鷺坂、宇都宮公綱等來屬追敵營亂射、敵驚潰、悉還鎌倉、義貞連捷、降附數萬、進入伊豆、滯國府數日、以待東山軍至、尊氏窘蹙、不知所爲、直義稍聚殘兵、旬日間兵勢復盛、號三十萬、出守竹下箱根險要、義貞與直義戰箱

據太平記葦數當作足庭今羽栗郡足近新田蓋其地也

根、乘高指麾、士皆奮勵破之、而竹下之軍不利、諸軍敗潰、天明船田義昌視空營無人、馳告義貞、義貞僅與左右百人許遁尾張昌能菊池武重等繼至、且戰且退、至浮島原、路遇甲源兵、擊降之、收散兵七千餘、至天龍河、暴漲不可渡、乃留三日、休士馬、徹民屋作浮橋、以濟諸軍訖、而後乃渡、或音斷橋備敵來襲、義貞曰、使我斷之、彼亦來架之易易耳、而逆斷之、徒得畏敵之名、無益也、命渡子謹守、勿損壞、以俟來者、後及尊氏兵至、聞之皆感其有將度云、返至矢矧驛、宇都宮公綱曰、亡逃相繼、若有賊起前路、進退惟谷、不如退阻墨俣洲股、以禦之、諸將又慮官撥生變、遂退尾張、時諸道兵起叛應尊氏、朝議急召義貞還護京、延元元年春、尊氏大軍逼京、都下洶擾、民庶亡竄、義貞部署諸將、守險要、而自向大渡、建櫓楯于橋上、運橋桁而撤其板、使訴敵誑之、敵結筏以渡、礙杙不得進、我軍連射、水激涌破筏、溺者五百人、敵勇卒踰桁至櫓下、將挽柱倒、餘兵乘之爭進、須臾桁壞、落水者千餘、明日山崎失守、敵皆入京、義貞奔還、奉帝如叡山、尊氏遣細川定禪、據三井、將來犯、會源顯家率奥羽兵入援、義貞與之謀、反攻三井、既焚大津以進、先鋒不利、定禪乘勝來追、以火正熾、又湖上軍發射、不能進、義貞繼兵擊之、進薄三井、旗下驍士先登破柵、放火堂社、乘煙衝突、斬首七千三百、定禪奔還京、顯家引兵旋、義貞獨躡敵至山階、又擊破之、既入京、分兵爲三、一向將軍塚、一向真如堂、一向二條河原、先此尊氏欲援定禪、率兵來、適與我軍相值、義貞上花頂山、望視敵大軍、謂衆曰、衆寡不敵、我當出奇以制之、迺分熟卒五十人、併得千人、捲旗撤號、佯爲三井敗卒、放入敵中、令曰、俟軍交而發、乃進兵會戰、敵衆而不整、我軍進退齊一、毎接皆利、既而奇兵俄起乎

尊氏左右、敵相疑驚潰、諸軍追至桂河、即夜定禪念前敗、伺我軍四散、返兵來襲、舟田義昌等爲亂兵所殺、義貞敗還坂本、尊氏復入京、既而東山兵入援、義貞乃約諸將分路進攻京、叡山僧徒先拔神樂岡、楠正成破足利高經于出雲路、源顯家與尊氏戰四條河原、義貞提兵橫衝之、敵駭顧曰、中黑來矣、不戰而走、中黑義貞旗號也、義貞換裝混卒、深入狙尊氏、不遇、會暮班師、尊氏復入京、數日義貞又下山攻京、尊氏遂走兵庫、車駕還京、又率諸將赴兵庫、破直義于豐島河原、細川和氏于瀨河、尊氏遂乘舟西遁、義貞收降附還、以功任左近衞中將、居一月、山陽山陰諸兵、多起應尊氏、帝詔義貞、管山陽山陰十六國軍事、往討之、會疾未發、先遣江田行義大館氏明等啓行、疾痊上道、留播磨賀古河、集兵六萬、進次斑鳩驛、議攻赤松則村白旗城、則村詐降、義貞信之、爲取朝旨、往返旬餘、則村守備既全、乃嫚言譏朝廷、義貞怒、晝夜疾攻、期必取、而城堅不拔、因分遣義助及江田行義大井田氏經等、攻舟坂山、備前人兒島高德爲導、前後夾攻拔之、義助進圍三石、行義略美作、氏經入備後福山、既而尊氏直義水陸東犯、直義首攻福山、氏經退保三石、義助馳使告敗、義貞報曰、今日之勢、欲遏陸兵、則水軍直趨禁闕、不如退軍背帝畿而一戰、以扼水陸兩軍、宜釋三石來會、又馳使美作召還江田行義、自解白旗圍、退駐賀古河西、二日、待義助行義至、時梅霖河漲、衆請先濟敵且逼、義貞曰、賊迫我、未濟所謂背水而陣、乃淮陰之所以制奇勝也、乃令亘劍麾馬先渡、既會水落、義助軍亦至、因俱濟返至兵庫、出征時兵號十萬、至是亡失不盈二萬、馳驛以聞、舉朝震駭、朝議命楠正成來援義貞聞正成、以朝議及軍策、且謂曰、驅我敝卒、抗賊勁兵、極知難已、

但往年東征、致賊猖獗、今又西討、未及拔一城、聞賊大軍而旋、人其謂我何、故不計勝敗、留此借一死戰耳、正成曰、見機而進、權時而退、良帥之道也、悠々之論、何足介懷、公前歲誅大憝、今春走猾賊、迺雖聖運令然、豈非公之雄畧所致哉、公之於軍機、孰得間然、義貞意釋、相共歡宴達旦、其明分部諸軍、自守和田岬、敵水軍蔽十萬、旌旗翳空、舸艦蔽海、我軍望之皆沮、讚岐兵直上經島、義助擊破之、細川定禪更艤舟、赴紺邊浦、義貞與義助等沿岸礙之、而尊氏大兵乘間自和田岬上、直義又從須磨來、正成腹背受敵、全軍覆沒、義貞望敵旗幟曰、由西宮者皆其偏裨、不足拔、而由湊河者、尊氏兄弟也、我親當之、返陣生田森、分三隊殊死戰、兵寡遂敗、殿以退、所乘馬蹶、登隴上、以俟後騎至、敵競集之、義貞射殪一人、餘兵逡巡不進、更亂射如雨、義貞名甲一聯曰薄金、寶刀二枝、曰鬼切、曰鬼丸、擐其甲、揮其刀、截飛矢十六、矯捷如神、既小山田高家來、以其馬授義貞、自鬪死、賴此脫還京、帝復倉皇避寇叡山、尊氏入據東寺、三道來犯、義貞及諸將守東坂、塹柵漸完、而西坂則恃其險、惟使公卿僧徒拒守、敵伺知之、乘曉霧來攻、猶與不驟進、僧徒下擊走之、數日敵又來、官軍不利、急撞大講堂鐘、義貞提兵上四明嶽、與公綱乘高衝之、敵潰走墜壑死、義貞自此屯大嶽防戰旬餘、始約東西坂有急撞鐘相報、一朝有猿群集敲鐘、諸軍以爲敵至、爭集東西坂、敵望之自相驚動、乃下擊破之、擒敵將高師重斬之、旬日聞京中兵少、進攻東寺、敵伏四起、我軍大敗、及秋大納言藤師基率北國兵入援、官軍復振、乃議再攻東寺、會有叛者以計告敵、敵因爲備、我軍不知之、師基從河原、義貞從內野、俱進復敗、時以稍衂、帝恐多授寺邑于叡山、以悅緇徒、緇徒貽書南都

與園城寺乞援、於是近畿兵相繼送款、請主帥、因遣藤隆資等統之、以絕敵餉道、敵大困、義貞乃遣阿波淡路兵、每夜燃炬阿彌陀峯、以畏敵營、與隆資等、刻日攻京、及期義貞從族四十三人入辭、帝霽顏慰勞、義貞奏曰、勝敗在天、雖不可逆覩、但今日不放一箭入賊營、不敢生還、分軍三隊、義貞由大宮轉戰進、敵皆披靡、遂抵東寺、立馬睨尊氏營、高呼曰、天下洶々、迺以我兩人耳、與其苦人害民、寧獨身決戰、言訖發矢、鏃穿其營柱、尊氏欲出鬪、其下止之、俄而敵從四方至、義貞潰圍、至三條河原、敵又蝟集、飛矢中額、血流至胄、氣逾銳、更西馬首進戰、初軍臨發、帝寸截所御紅袴、以賜將士、將士皆感激、綴鎧爲號以出、至此其兵八百皆力戰、出義貞於重圍中、此日以藤隆資誤期先進、諸軍皆敗、初從鑾幸叡山、正四閏月、總軍廿萬、擬食皆出於僧徒、僧徒傾貲營之、不能支、敵又絕東北餉道、官軍屢出爭之不克、軍士飢困、逃亡相繼、冬帝信尊氏詐欸、將還闕、藤寶世馳人報義貞、義貞未信曰、使人妄語耳、堀口貞滿奔往見之、御輦已具、貞滿垂流涕止、帝爲感悟、頃之義貞與子弟及部卒入謁、皆內慍而儀肅、帝進義貞義助等曰、朕初意卿與尊氏同宗、必黨其逆、而獨絕族類、效忠王室、朕深嘉焉、每欲賴卿扞蔽、以鎭四海、其奈天運否屯、師老糧竭、故欲權與賊講解、以作後圖、臨發相告者、虞其漏泄也、向下河島維賴於越前、糾集國兵、卿宜赴彼起北地大兵、重規恢復、但朕既入京、卿反受賊名、故今傳位太子、附卿去、事無大小、隨宜決之、視儲君如朕、言訖潸然、衆皆感泣而退、卽夜義貞詣日吉祠、禱曰、神而有靈、倘俾某重起兵以滅逆徒、若不於某身、必於子孫、乃寄寶刀一口於神壇、明日帝還京、義貞奉皇太子及尊良親王、趨北國、抵鹽津、敵遮前路、仍

聘道木目嶺、時雨雪天寒、衆皆露宿、或脫甲相抱忍寒、或薪弓箭以燎身、多凍死、河野通治・得能通言遇敵不能戰而死、千葉貞胤窘降于敵、義貞留關三日、漸達敦賀、國人氣比氏治迎入金崎城、義貞分遣長子義顯於越後、義助於杣山、以招諸州兵、足利高經來圍、義助義顯自途還、以奇兵擊走之、一日雪霽、泛舟近浦、以饗皇太子、臣僚各執器奏樂、適有魚跳入船、藤實世像以周武故事、劃以祭天、衆極歡而罷、尊氏更命諸將、發大兵來、城兵乘高、發矢石却之、敵不能近、十二月、帝幸吉野、使亘忠景齎詔書、諭以圖興復、二年春、脇屋義治兵來救、爲敵見敗、自此糧援俱絕、衆皆雜取魚藻以療飢、不足又殺馬充食、及雪消道通、敵日集殆十萬、義貞潛與義助實世踰城趨杣山、計聚兵返援、敵旬日間僅得五百餘人、鎧馬且不具、遷延數日、城遂陷、義貞匿瓜生保家、半歲料集黨

舊、得三千餘、據杣山、尊氏向信太子言、以爲義貞既死、不復置意、至此又遣高經入府城鎮之、加賀人敗地上山等起兵應義貞、率畑時能爲將、據細呂木、拔大聖寺城、平泉寺僧亦據三峯應之、因遣義助統其軍、以逼府城、三年春、義助出撿城地、敵伺奄至、義助揚烟報義貞、義貞率兵赴之、高經亦來、夾水而陣、我軍亂流進戰酣、平泉僧兵出敵背、燒府城、敵敗走、義貞追擊拔府城、高經走足羽、據黑丸城、國中望風潰遁、殆三十餘營、於是北陸響振、四方義軍皆引領、俟義貞入援、而義貞期滅高經而後進、命藤行實等攻高經不利、秋大井田氏經自越後率兵二萬來會、義貞併之將攻黑丸、時源顯家戰歿堺浦、顯信及義貞子義興收散兵保男山、爲敵所圍、帝遣手詔義貞赴援、義貞拜喜曰、從古源平武臣、未聞賜宸書也、我獨荷此眷寵、安可不虀粉以荅盛意乎、從兒島高德言、

檄叡山僧徒乞援、義貞將入援、厭高經在後爲患、先授義助兵二萬往援、義助至敦賀、聞八幡矢守引還、義貞出河合、規拔黑丸、高經恐、設守備、連築七砦、以相控援、平泉僧又叛、應高經、據藤島城、義貞刻日將發、夢親與高經相距足羽河、化爲大蛇、蜿蜒乎河濱、高經驚懼棄甲而走、明以問麾下、皆曰、蛇龍類也、龍見而賊懼走、乃勝兆也、吉莫大焉、獨齋藤道猷私言曰、夫龍陽時而見、陰時而潛、今秋也、偃臥水濱、非失其時乎、且夫臥龍死而蜀先亡、今之夢亂猶三國時、我未見其吉也、臨發上馬、馬蹶、馭夫殆危、踰河執旗仆中流、衆莫不怪、義貞進兵燈明寺、分攻七砦、藤島牢不拔、義貞怒、僅抽五十騎赴之、時日晡、路遇高經兵三百來救、列楯亂射、我兵惟以身蔽遮義貞、中野宗昌勸退、義貞謂殺士以自脫、我不爲也、策馬赴敵、馬傷顚于淖、義貞欲起、有飛矢洞其額、自刎死、年三

十八、從者皆殲、時昏雨、不辨跬步、故餘衆莫能赴救、及知其死、官軍逃亡祖盡、北道遂不支云、或曰、後年南廷議贈權大納言、追我暴朝、同以新田氏之裔隆起、有德大君特欽義貞忠烈、元文三年閏七月、以嘗其卒後四百年、命越前守源宗矩於其國稱念寺、爲修冥養、賜銀百錠、以充其費、爾後每値祭辰、歷朝助祭弗渝云、三子義顯義宗義興自有傳、

柳川曾收國雅著行在說聞、載其鶻佐田氏出於新田氏、其家所傳舊記中三條、頗有異聞、今錄于左、義貞之父曰朝氏、初名氏光、早死、祖父朝氏、養義貞爲嗣、義貞年十三、將加元服、朝氏曰、汝父氏光、汝今繼之、名汝曰氏繼可乎、義貞曰、小子聞之、先人之加服也、稱足利家時爲帽父、家時授先人初名、其後先人自改彼名、曰家時甚、自處以宗家觀我、以支流吾豈默々自損家聲乎、今小子雖劣、承其遺宗、義不欲處支流、朝氏奇之、遂舊田足利兩族名加氏字者、宗子用之、支子讓之、故諸氏義貞云、常又義貞年十七、會族人曰、吾家世々任朝廷不牙、討賊撥亂、義不貞則不可自名曰義貞、弟小次郎曰、吾學義則故宜爲其助、遂名之曰義助、後醍醐帝在笠置、義貞欲擧兵、遣使者乞綸旨、未到行在所、義貞止又聞帝氏之西巡、奮勸義貞、皆識山陽山陰十六國、窮討之、義貞拜稽首曰、臣奉此詔也、生則有榮焉、死則有名焉、臣不敢辭詔書、願生死服之、常嘉之、更小詔書賜之、便[illegible]而甲冑間、

贊曰、嗚呼天定之理、其可易而忽焉哉、愚者視天以爲茫々、智者視天、以爲昭々、其以爲茫々者、視天於目睫也、以爲昭々者、視天於久遠也、視於久遠則天定矣、視於目睫則或差矣、是故愚者常怠乎天、智者常敬乎天、敬者克保其祉、而怠者究受其殃、此乃天理之自然、而亦智愚之所由分也、夫以左羽林之精忠、鞠躬盡瘁、竟齎其志以歿、而其諸族亦皆爲逆徒誅鋤、天寔茫々矣、而經數百載之歲月、開大一統之基業者、迺出于新田氏之冑、則孰得孰喪、一時之榮悴顯晦、必有不足論者矣、左羽林其可以慰冤魂乎今日矣、抑羽林勝神之賊始建、而我明后之創助莫洵爲旌忠之懿典也、孰謂天道無知而可忽焉哉、

南山史卷第十五

成島譲儉卿　編輯

武臣傳第十二

脇屋義助 義治
新田義顯
新田義宗 義則
新田義興

脇屋義助、義貞弟也、方擧義之初、鎌倉大軍將來攻、衆恐持拒守、義助曰、北條氏擅制宇內、百有餘年、兵强人服、固非我敵、假令雖阻刀水而守之、不可支久、越後之援、亦未可期也、事未發、爲彼所乘、寧乎斃坐、使天下後世指咲、豈非大辱哉、惟當奉綸命鼓行而西、若其不利則死耳、衆皆踊躍、遂克鎌倉、拜兵庫助、建武元年、與兄入覲、任兵部少輔、爲武者所頭人、預駿河守護、義貞東征、義助別奉尊良親王、與尊氏戰竹下、尊良麾下皆京人、俟敵徑突之、敗走及中軍、義助進承之、戰而退、子義治陷敵、義助復馳入奪之、殺敵無算、俄而大友貞載、塩冶高貞、倒戈降敵、夾擊我軍、義助奉尊良退、與義貞還京、及春賊兵指闕、義助與藤公泰、宇都宮泰藤、拒敵山崎、軍敗衆爭降、義助不能支、乃走還、護鑾輿如叡山、義貞攻破三井寺、卽夜入京、陣將軍塚、賊將高師泰來向、義助命射手擊之、更下擊破之、因與諸將窮追尊氏、以功拜右衞門佐、補昇殿、又從義貞西征、攻白旗城、久不拔、義貞期必取、義助諫曰、近時東虜盡天下之兵力、致諸一金剛山、遂使四海土崩、非君所親見乎、今頓兵小城下、我食竭而彼氣倍、如此數月、尊氏乘間、收筑紫之甲東指、則大事去矣、宜先其未至、分兵擧船坂、以開山陽之路、收中國

之兵、而直擣筑紫也、義貞從之、授兵二萬義助、往攻船坂、船坂爲山陽最險、兩峯峻峙、纔通一線路、敵據險而守、我軍不能擧、値兒島高德揚兵熊山、爲導、義助仍出梨原、部署諸將、江田行義向杉坂、大井田氏經向船坂、以麾守兵、畑時能等提精兵、以伊東惟群爲導、縛馬口潛行、踰險出三石西、燒驛館以進、三石兵少不能拒、而船坂腹背受敵、時能氏經夾擊拔之、行義進略美作、氏經據福山城、義助留攻三石、尋尊氏直義水陸俱進陷福山、義貞乃與義助退陣兵庫、戰敗、又從駕叡山、分守東坂、敵欲塡薪草于濠以燒城、城中發射却之、敵陣擾、義助與諸將下擊白鳥軍衞其左、湖上艦射其右、敵遂大敗、不復出戰、及東西坂齊擧、義助先奔攻敵諸營、敵終敗走、又與佐々木高氏戰志那渡、不利、及帝還闕、從義貞、赴越前金崎、往杣山催援、國人瓜生保出迎師並驛、備待頗殷、既而懷貳志、閉城不納、保兄義鑑夜見義助曰、弟爲賊見欺、某欲以漸說諭、請被留質息一人、他日奉爲金崎援、義助以子義治屬之曰、唯子死生之、明日將還金崎、從卒悉亡、財留十六人、夜過深山寺、遇樵夫、問金崎消息、云、敵兵日滋、不可入、乃解衆鎧紳及首絰、插竿掛遠近樹上、爲旗幟狀、乘昏十六騎衝敵圍、大呼曰、大援至矣、敵顧望疑懼、果以爲眞、釋圍潰散、衆乃得入、既而敵又大至、義助與義貞、還杣山、金崎遂陷、義貞之再起也、平泉僧徒據三峯請主、義貞乃遣義助轄之、一日義助少衆、往鯖江、撿城地、賊將細川孝基、俄以兵五百奄至、義助擊破之、敵濟水走、衆欲追之、義助曰以寡勝衆、偶然耳、若窮追有蹉跌、爲敵所乘、不如揚火以俟諸軍來救、於是燔柴、衆望煙來戰、遂拔府城、是歲駕幸八幡、勅義貞來援、便使義助將二萬兵赴之、至敦賀、聞行在不守而還、既而義貞

戰歿、足羽義助斂殘兵、還石丸城、衆皆危疑、一夜中火發三次、次第逃亡、在者不過二千、乃分兵令河島維頼守三峯、瓜生重弟照守杣山、畑時能守湊城、自退保府城、明年秋、與諸將議取足羽、畑時能等各出兵、陷敵壘數十、進會河合、義助疾戰三日夜、下敵壘十七、合諸軍薄足羽、高經燔焚三城走加賀、後村上登極、詔曰、先皇遺勅、眷卿殊渥、軍國之事、隨宜施行、先決後奏、一如義貞故事、尋尊氏遣高師治、起大兵來攻、義助軍敗、奔美濃、保根尾城、土岐頼遠令其弟頼明來攻、城陷、乃潛往尾張熱田、依藤季氏於波津崎城、旬餘稍集散兵、入覲吉野、帝稱義助勞其頻年忠勤、翌日加爵一級、族人從兵、悉授官賜物有差、俄拜刑部卿、興國元年春伊豫國人擧義、請主帥、朝議使義助往、而路梗不通、頃之飽浦信胤歸順、備請主將上道、乃命義助發遣、四國西國軍事、悉取其指揮、緣道多具船艦軍資、送抵今張浦、國司藤有資以下大得聲勢、敵望風潰走十餘城、義助入居國府、五月病卒、於是官軍沮喪、四國相繼陷沒、子義治、

義治、從少在兵間、以父蔭叙從五位上、任式部太輔、建武初、直武者所、後轉左衞門佐、從父戰竹下、年甫十三、戰酣誤陷敵、急散髮撤號、使不可識別、義助惟其亡、曰、人之赴戰建勳、亦爲子姓地也、喪子何爲、乃返戰索之、敵皆披走、義治佯爲返顧狀、曰、我衆何怯、躍馬返義助陣、敵二人以爲我軍、從馳、義治目從兵斬之、遂得免、明年隨父在越前、瓜生保及弟義鑑、奉義治集兵、爲金崎援、擧取新善光寺城、軍勢頗振、近隣贈酒肴相賀、衆皆樂飲、而義治獨有凄酸色、義鑑問之、義治曰、近日連捷足喜、然東宮及家君諸族、久在圍城中、糧竭兵疲、每一想及、未嘗不五內崩裂、何以獨樂哉、義鑑感泣而起、宇都宮泰藤等聞之曰、此眞將器、盍爲竭力以濟其志哉、乃相與合兵、赴援金崎、道爲敵所敗、後與父俱走尾張、轉遠江、依天野經政于秋葉城、又奔上野、興國五年、兒島高德起備前、迎義治爲將、潛入京、謀襲尊氏、事覺、義治與高德走信濃、武藏野之役、奮戰敗尊氏、與從兄義興襲取鎌倉、旬餘聞尊氏大兵至、走保河村城、又走越後、與義宗居守、正平廿三年、同義宗起兵、軍敗走出羽、建德元年正月、又起兵、與上杉朝房戰、不利、脫走信濃、後不知其所終、子某任刑部少輔、與從兄義則起兵謀興復、不濟事在義則傳中、

新田義顯、義貞長子也、從父行間、中興時以父功、爲越後守護、又直武者所、東征之役、留衞京、尊氏逼京、同父拒大渡、軍敗義貞引還、義顯以兵三千殿、俟義貞去遠、乃縱兵力戰、身被數瘡、鎧冑毀

裂、扶上馬、入見於紫宸殿庭、帝臨慰之、屆獨幸叡山、冬隨義貞北行、入金崎、以城中兵少、往越後招兵、與叔父義助先入杣山、瓜生保拒而不納、士卒逃亡、殘者僅二百餘、因議復還金崎、會國人今莊淨慶圖敵遮路、義助曰、彼於我有舊恩、盍試往諭之、由良光氏進謂淨慶曰、脇屋公有急赴金崎、汝奚相礙爲、淨慶曰、某父嘗承公舊恩、而某今屬高經、如使公徒過、如後罪何、願得裨校首以爲戰證、償咎、義助爲之憮然、義顯曰、彼言有理、然從士共艱苦、情切父子、寧我代士死、莫士代我、汝再諭不可則死戰耳、淨慶猶不肯、光氏下馬曰、首帥猶且欲代士、士安可不自勉乎、拔刀欲自殺、淨慶大感、趨止之曰、上下俱義、我寧引罪耳、乃撤柵通路、二將大悅、解佩刀授之曰、使我儕死、至子孫有起者、以此爲驗、初義顯兵聞淨慶遮道、逃走僅留十六騎、乃與之乘曉冒圍入金崎、城中食匱、

義貞走杣山、徵援、義顯居守二旬、敵察我兵飢窘、四面肉薄而上、城兵羸困、不能拒戰、惟附堞噓呴耳、義顯乃勸尊良親王死、先自殺、年十八、河野通治以下、或鬭死、或自盡、免者四人、降者十二人、

義宗、幼從父軍中、方義貞之保金崎也、但馬人歸順、請帥於義貞、義貞因遣義宗、國人奉之、據見開山城、及長兄義顯歿、義貞請于朝、立義宗爲嗣、任武藏守左兵衞佐、聽昇殿、興國四年、山名時氏侵陷但馬諸城、國人太田、八木、三宅、田結莊諸族叛降于敵、時氏進圍見開山城、迨春城陷、義宗走越後、與庶兄義興從弟義治、亡匿東國、以伺時釁、正平七年春、帝佯許足利尊氏降款、陰使由良信阿、東下勅義宗等曰、今佯與賊講解、欲出其虛以取京、汝等亦須乘時起兵、以誅東國賊魁、於是馳檄招兵、出軍西上野、數日會者幾十萬、進至武藏、與尊氏會戰于小手差原、敵將饗庭氏直、年少驍悍、其卒亦皆善戰、各插梅花于兜鍪、號曰花隊、而我軍兒玉隊、皆畫團扇于旗、爲標、義宗曰、煽我風可以簸彼花也、直縱擊之、敵果敗走、義宗抽精騎、追之數里、殆及尊氏、賴其左右力戰、得脫、追至石濱、尊氏既濟、在前涯、義宗顧日既暝、遂立馬水際、睨視久之、返與義興義治相失、衆勸退保笛吹嶺、徵越後信濃兵、以謀再戰、義宗從之、會宗良親王上杉憲顯等引兵至、軍勢重張、尊氏又率大兵來攻、義宗下山擊之不利、入夜敵營炬火、照數里、而我軍寥々如晨星、義宗謂衆曰、一敗何至如此邪、必有逃亡、因設關禁之、又自脫甲以示無退意、全軍稍定、夜半上杉憲顯覘敵營炬光滋增、先遁、餘衆相繼亡走、義宗不能獨止、遂走越後、既而帝御八幡、遣兒島高德、催兵入援、義宗將兵七千、與桃井直常吉良滿貞、石堂義房並發、未至八幡潰、義宗引還、後與義興義治、擧取越後半國、以居焉、正平廿三年秋、與義治起兵、及上杉憲顯等、戰于上野沼田、軍敗出走、應永中、卒於伊豫、子義則、

義則、爲相模守、初與宗良親王、匿信濃大河原、弘和中、國人來襲、與戰浪合、不克、闔族死之、獨義則與從弟刑部少輔脫走、（案鎌倉大草紙、以刑部爲義則子、非也、蓋義治子、而義則從祖兄弟也、）元中二年、重圖擧義、檄武藏上野族黨、催之、使人爲敵被捕、義則察事不濟、與刑部俱遁、至陸奧岩城、匿烟邊邑、應永七年、下野人小山若犬、陸奧人田村則義、相謀起兵攻鎌倉、因奉義則及刑部爲帥、武藏上野兵稍々來屬、併衆進至白河、足利氏滿聞之、率十州之甲來攻、我軍望風潰散、義則走相模、匿箱根山中底倉、薙髮號行啓、十年藤曲某密受氏滿命襲之、行啓奮鬭死、刑部以適不在免、後不知其所終、（案鎌倉大草紙、應永十七年、新田綿孫擧兵、千葉兼胤捕殺之、又下總本土寺過去帳、載應永十六年七月廿二日新田武藏守還害、此並義則子也、那智山實方院文書、載應永廿年十一月、日田義宗手頒、此又義助孫、而義宗曾孫、與乃祖同名者、祖孫同名、當時俗間有之、不知者欲合三人爲一人、故年紀不合也、）

義興、幼字德壽丸、義顯異母弟也、以母賤不爲父齒、初居上野、及長勇敢絕倫、延元二年、源顯家率奧羽兵入援、進抵武藏國府、義興從上野起兵二萬會之、顯家若遲疑、規孤軍徑取鎌倉、遂與顯家合拔鎌倉、與俱西、明年春、戰青野原、擊走上杉憲顯軍、及顯家戰歿、從其弟顯信、歛殘卒據八幡、數月城陷、奔吉野、後醍醐帝延見其骨格勇偉、嘉奬曰、此夫可以興起家風也、因命名義興、加冠於御前、授左兵衞佐、命從義良親王、航海往東國、遭颶漂至武藏石濱、自此久匿東國、正平七年、帝次八幡、遣兒島高德、促義興兄弟起兵、與議攻鎌倉、時足利尊氏在鎌倉、聞其謀、留子基氏居守、親出逆于小手差原、戰酣尊氏敗走、義宗蹑之、義興與義治望餘敵退、亦以爲尊氏、急追之、敵降兵相屬于路、二人行且撫之、俄有伏

兵起國之、二人奮戰、鎧冑皆斷、義興被三疵、義治刀折、更揮薙刀以鬪、刃缺如鋸牙、遂與義宗相失、義興曰、我兵罷、欲去亦不能、不如乘夜直襲鎌倉也、過關戶、得石堂義房三浦高通等兵、合至神奈河、察敵無備攻入之、義興手斬三人、奮斷絓馬足、伏鞍結之、敵集亂斫不動、敵駭而去、義治又擊敵將南宗繼破之、基氏出走三浦、義興義治在鎌倉、號令八州、未幾聞尊氏破義宗而返、二人相議固拒、或曰、宜棄此間八幡一信而後圖再擧、乃從之、走入國府津山、娶河村城、尊氏遣兵圍之、明年棄城、與義宗走越後、經數年武藏上野豪族、致書越後、請奉新田族一人爲帥以擧兵、血書明無貳、義宗義治疑未應、義興獨從兵百餘赴之、兩州義故稍々歸屬、基氏命畠山國淸遣兵襲之、時或濟國去、出沒叵測、基氏患之、竹澤良衡雅屬新田氏者也、國淸因委良衡計之、良衡詐走投義興曰、我父嘗從先公之擧義、而我亦陪公於武野之役、兩後遭世變、姑寄國淸、以待義擧、國淸覺之、責以重科、奪邑放逐、偷息乎草間、如被洗雪、重將粉身以報也、義興未信、良衡又迎一佳姬名少將於京、盛飾以進、義興悅之、日夜耽連忘還、由此良衡遂見親暱、更進鎧馬以給從士、義興倍信之、雖機密亦相告謀、値九月十三夜、良衡伏甲、邀義興賞月、少將贈書、託惡夢阻行、義興仍稱病不往、良衡疑其漏泄、殺少將投水、而義興未之覺、數通書信、良衡僞苔、後會病不報、良衡竟以一人不能濟事、請其族江戶堯寬與俱、堯寬亦爲得罪、走其邑稻毛、築城集兵、由良衡告義興曰、國淸遇我暴戾、故今據邑起兵、願奉公爲帥、約我族在鎌倉者、攻取相模、則八州可指麾而定也、請見赴、義興聽之、遍告義故、先從士僅十餘、冒晩適鎌倉、二人逆鑿船底、納之樓矢口渡、伏兵水涯、須舟至

中流、撥師掘枘注水、舟漸重將沒、岸兵並起、鼓譟笑語、義興大罵曰、乃爲豎子所欺、七生必報汝、自屠死、從士五人同死、土肥南瀨口二人、泅而上岸、奮戰死、堯寬良衡、進其首于基氏入間川營、基氏厚賞二人、使堯寬還、宗族讌燕、堯寬還抵矢口、舟人載酒肴欣迎、俄天陰雷霆、波浪洶涌、全舟覆沒、堯寬駭走數里、顧視黑雲中彷彿義興戴龍冑騎白馬追射、墜馬悶絕、扶至家宛轉爲溺水狀、七日死、國淸又夢義興猙惡從鬼物、縱火韓、入基氏營、適雷火燔入間河民舍、後津口數有光怪、土人懼爲建祠、喚曰新田大明神、至今奠祀不易云、

贊曰、左羽林以一旅之衆、奮臂大呼、義師雲集、其擧鎌倉、不過旬餘、韜略之神速、近古無比矣、刑部之於乃兄、具體而微、故羽林在焉、則得以展其材藝、其功無焉則不能獨奮、羽林之歿、北道瓦解、走尾濃、投吉野、竟終乎四國之行、可以見矣、義顯義宗所謂將門出將、俱干城之器也、獨惜義興勇而無謀、惑溺以招禍、語云知子莫若父、羽林之不以齒稱、有故也夫、

南山史卷第十六

成島譲倹卿　編輯

武臣傳第十三

楠正成　和田正遠　大塚惟正　楠正家

楠正成、左大臣橘諸兄之裔、世居河內金剛山麓、以其舍多楠樹為氏、父曰正康、母嘗禱志貴山神、生正成、幼字曰多門、多門、毘沙門神別稱也、元弘元年、帝狩笠置、勤王之師未集、軫念之餘、夢紫宸殿前有一大樹、南枝綠茂、其陰設御座南向、百僚環侍、須臾有二童來、泣奏曰、天下雖廣、容躬無地、惟有此南面玉座耳、覺而占木南為楠、天其或俾楠氏者出、翼朕正位乎、詢於寺僧快元、對以正成、帝乃遣藤藤房徵之、正成至、帝使藤房傳命曰、今日之事、一以煩卿、卿其何策以得殲賊、正成對曰、逆賊播虐極矣、天誅所加、敗亡非遠、但東虜勇而無謀、以力爭則舉天下之兵、不可以敵武相二國也、以謀則彼惟摧鋭破堅耳、易與也、正成而在、賊宄不息不滅、陛下睹勿視一時利鈍、帝大喜、正成還城赤坂、城隠隘、三面平地、守兵亦僅數百、取民儲以充糧、意在笠置不守、迎蹕以據也、築未完、笠置已陷、而東將大佛貞直等兵十萬奄至、見其湫隘、哂曰、此唾手拔去耳、直傅于陴、正成先遣弟正季和田正遠、伏兵城外、乘墻亂射、賊敵退、脫甲而休、正季等伏發、城中亦應之合擊、賊狼狽敗走、委棄鎧仗、數日敵懲前敗、嚴備而來、正成預為重墻、外墻以鉤連索、俟敵蟻附、斬而放之、墻顚敵墜、乃投巨木石、壓殺七百餘、敵又蒙皮盾、立乾濠、插以鐵搭鉤墻、殆壞、城中以長杓酌沸湯灌之、敵為傷爛、棄盾搭走、自此恐退結營柵、欲持久以困之、圍守二旬食竭、正成謂衆曰、我數敗賊、而大衆未沮、今食竭援絕、命在旦夕、夫首唱舉義者、死固分也、然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先聖之所尙焉、我今佯死、賊必喜引兵而歸、歸則又出、來則復遁、如此數回、使賊疲乎奔走、竟可以得志矣、衆皆從之、迺鑿二大坑、塡以死尸、積柴其上、留一卒令曰、俟我去遠火之、乘風雨夜暗、棄城遁匿金剛山、敵不之覺、視城中火起、競入城、視坑屍、以為正成信死、舉軍東旋、六波羅命湯淺定佛、來守赤阪、二年四月、車駕西狩、正成又起兵五百、復攻赤坂、定佛課其邑輸糧於城、正成要而奪之、踰以卒三百為輸夫、別出兵為追擊狀、城兵望視、以為輸夫所躡、急開門納之、苞中皆鎧仗、我兵驟擐之噪起、城外應之、斬關而入、定佛知不能拒、遂降、正成併其衆、徇和泉河內、進師渡邊橋、此時王師敗散、四海姑竄寧謐、而兵間驟至、洛中洶々、六波羅遣隅田通治高橋宗康、將兵五千來討、正成分兵二千為三、其二伏天王寺住吉、幾出羸兵三百、瘦馬繩轡、陣于橋南、敵視之侮哂、直來逼、我兵僞北、至天王寺、二伏並發擊之、敵敗走、返至橋、爭渡赴水、死者無算、經月六波羅議使宇都宮公綱來、公綱固以驍勇名、意在必死、和田孫三郎謂正成曰、前日我已摧其大兵、公綱雖銳兵寡、請乘其新來擊之、正成曰、勝敗在衆志之一與不一、公綱坂東驍將、誓以紀清兩黨、承敗衄之餘、致死乎我、其志一、其鋒銳、使我能拒、所損亦多、天下之事、豈止今日、我姑退、單使彼有德色、乃漸出奇以擾之、則東人剽急、數日氣索力屈、可以不戰而克、見小怯見大勇、此之謂也、因退舍數日、命傍近民、每夜燒炬大和河內諸嶺、滋多滋逼、公綱謂大衆且至、日夜嚴備以俟、數日將卒俱倦、終引兵還、正成復入天王寺、寺為聖德太子刱建、秘藏其所著未來記者、正成請寺僧觀焉、其文如讖曰、當入皇九十五代、天下一亂而主

[illegible]三郞卽正[illegible]

不安、此時東魚來呑四海、日沒西天、三百七十餘日、西鳥來食東魚、其後海內歸一、三年有類獼猴者、掠天下、三十餘年、大凶變歸一元、正成讀之愕然有覺、親判曰、人皇九十五代、正非指今皇乎、東魚呑四海、其非高時播虐之謂乎、西鳥食東魚、其非有人舉義滅高時乎、日沒西天三百七十餘日、今皇西遷、其返正在明年春乎、乃以金裝刀授僧、禁暴掠、恤士卒、悅附漸多、班師金剛山、更城千劍破山據之、使平野將監守赤坂、明年春高時復發大兵十萬、二階堂貞藤攻吉野、大佛貞直攻千劍破、阿曾時治攻赤坂、將監防戰數日、大殺東兵、而敵堅城背山腰、斷其伏渠、城中渴於水、天又久旱、敵以火箭焚樓櫓、將監力竭而降、爲敵被斬、既而貞藤陷吉野、與時治合、會貞直于千劍破、兵勢大熾、城東西俯深澗、南北倚金剛山、斗拔數十丈、敵肉薄而登、城中發矢石、死傷無算、書

吏注其數、十二人三日夜不閣筆云、乃令軍中守營、不得擅攻、金澤某謂貞直、頃日舉赤坂、以斷其水路耳、意此城亦汲溪水爲用、請斷之、乃遣名越越前、以兵守東溪、初正成之城此也、視泉有五眼、雖旱不涸、又作大槽數百貯水、每雨承檐溜於槽、汨以黃土、俾水性不腐損、以故不待外汲而足也、敵不知之、日夜守溪、正成伺其怠、出擊走之、奪其旗幕、明張之堞上、呼敵詬咲曰、此是名越公所遺、傾部下來收、越前愧忿、率先拔柵而進、城兵投木發射、死傷粗盡、於是敵恐不復攻、歌呼飲博以送日、要衆不倦、適爲持久之計、數日正成縛數十藁人、被鎧樹諸城外、令壯士五百乘曉霧喧噪、敵以爲實、來赴則卒皆入、惟藁人在、城上連下巨石、虀粉者數百、既而高時怒其緩攻、馳使催之、諸將議喚京工、造飛橋、長十丈許、以車滾至城下、欲騰乘入城、正成命卒擲燧炬乎其上、以喞筒

左近下恐脫衛字

彈油灌之、火熾橋斷、陷谷底而焚死者數千、時護良親王令近郡民遏敵餉道、敵漸困憊、間有逃還者、於是六波羅又遣公綱、來攻旬餘、公綱創意、命工鑿山、倒危譙、城中隨方禦拒、遂不能拔、值帝御船上、諸將復京、六月、車駕還闕、正成迎謁兵庫、帝勞曰、大勳速就、實由卿力、正成拜謝曰、微陛下之威靈、賤臣烏得出重圍、以有今日也、前驅入京、貞直等猶擁餘衆在南都、謀犯京、正成與左近中將源定平、討平之、建武元年、又討僧惠法于飯盛山、平之、以前後勳、爲檢非違使左衛門尉、任攝津河內守護、二年、新田義貞東征、正成留衛、延元元年、尊氏西犯、正成禦諸宇治、官軍失守、帝幸叡山、正成從駕、正月之戰、與義貞等俱發、向出雲路、遇上杉重能等大兵、正成裂輕盾數百、敵來則以鐵勾聯貫、蔽其陰、以發射、退則縱銃騎擊之、故敵不能破、此日大捷、尊氏西走、追喜正成謂義

貞曰、今雖克捷、未知尊氏蹤跡、以我寡弱留京、若諸軍貪財四出、得無往日夜襲之虞乎、且使敵一旦乘勝、後必難制、不如斂兵歸山、再舉以却敵於洛外也、明日正成僞使數十僧、沿戰場索死尸、有問輙泣曰、嚮昔新田北畠楠氏七將悉戰歿、僧等將竟追薦爲冥資、皆說悵然、尊氏聞之大喜、乃命檢尸無見、因取首似義貞正成者梟之、正成乃潛軍夜發、別使持炬爲西遁狀、敵望視告尊氏、以爲官軍失帥夜走、尊氏乃遣兵要之、而不復設備、詰旦正成與諸將直襲京、縱火亂擊、敵大敗、尊氏走丹波、諸將追至豐島河原、足利直義來戰、正成後至、引兵出其背、直義恐不戰而潰、尊氏竟航海西遁、夏尊氏兄弟大兵水陸並犯、朝廷大震、義貞退陣兵庫、帝召正成往援、正成曰、賊收西國兵而東、其勢必熾、以我疲弊、不能當之、宜召還義貞、陛下如往日避台嶺、縱賊入京、而臣還招

據和田系圖、正遠稱孫三郞、後任和泉守、即正朝之父、而非正成之弟、正隆稱五郞、戰死湊川、此蓋混二人爲一人、

集近畿兵、塞其糧路、前後夾擊、可一擧而殄賊也、楠義貞計、亦不過如此、但以不戰而退爲辱、故姑駐兵庫以俟命耳、凡戰在全勝、未可以一時進退決勇怯、請加聖思、諸卿僉然其議、獨藤淸忠議元帥視敵而退、似輕朝威、要正成往討、於是正成率兵上道、至櫻井驛、喚子正行泣誡曰、汝善記我言、我死天下必歸足利氏、汝當歛殘兵保金剛山、謹勿降辱以墜乃父忠聲、孝莫大焉、因授以恩賜名刀、遂進陣湊川、會義貞亙陳軍議、談宴竟夜、其明義貞陣和田崎、以當敵水軍、正成陣川西、以拒陸兵、敵前鋒細川定禪向紺邊浦、義貞拔軍赴之、而尊氏乘間自和田崎上陸、我軍隔斷、勢不得接、正成謂正季曰、軍勢斷矣、我其死矣、先却前軍而擊後敵、乃赴直義陣、左右馳突、敵皆披走、直義殆危、尊氏使本軍諸將拯之、急擊我後、正成又回戰十六接、躬被十餘瘡、兵半殲、走入民舍、將

自盡、謂正季曰、弟死則九界中、何所托生、正季莞爾曰、惟願七生人間以滅賊耳、正成忻然曰、我意亦然、卽交刺死、族人殘卒並自盡、帝追悼不止、贈正三位左近衛中將、子正行、正時、正儀、自有傳、

和田正遠、正成弟也、案太平記、或作正隆、今從建武年間記、元弘初、從正成起兵、軍功居多、延元中、直武者所、後偕正成戰死湊川、

楠正家、正成族也、補藏人、任左近將監、延元元年、代正成、將兵赴常陸、攻佐竹義篤於金砂山、斬其族人義冬、那珂氏族來降、兵勢頗振、又城瓜連地據之、敵兵來攻、擊後藤基明者斬之、明年從鎭守府大將軍源顯家入援、後落髮曰西阿、四條之役、與正行共戰歿、

大塚惟正、亦正成族也、稱掃部助、建武中、正成以功爲和泉河內守護、以惟正爲和泉守護代、從戰湊川、正成既死、惟正引兵還、北將阿刕國淸來攻、惟正擊敗之、據八木城、國淸來圍、會源定平橋本正茂來救、內外夾擊、圍得解、明年率兵至河內、築壘古市保之、丹下西念來攻、擊却之、尋細川兵部來侵、邀擊野中寺東、敵敗走、惟正追至藤井寺西接戰、斬其將帶刀、又與岸和田治氏等、攻和泉宮里城、方正行之戰四條也、惟正身被重創、馬亦僵、獲逸馬騎之逃數里、聞闔族殲、返馬冒陣、奮鬪死、時有池田四郞者、與惟正同從軍、及敗四郞及子二人、中流矢死、

橋本正員、稱八郞、宇佐美正安、爲河內守、神宮寺正師、任兵衛尉、稱太郞兵衛、皆正成族也、俱從正成死、

贊曰、世稱楠公以兵略、固矣、然以兵略而已、則義貞武光諸公、似爲優焉、觀其討賊之策、亦不過伍員伐楚之計、彼出則歸、彼歸則出、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數語耳、蓋公之聲名烜赫、亙古今並

日星、而不可磨滅者、乃在承帝委托之重、終始弗渝其言、旣竭股肱之力、又效忠貞之節、繼之以一死、臨死猶以忠孝、戒諭其子、於人臣之分、無敢間然、此公之所以不可企及也、宋儒稱諸葛忠武、爲有儒者氣象、余於公亦云、彼懸墻纂人之類、直兒戲耳、豈足以重公也哉、

南山史卷第十七

武臣傳第十四

楠正行

和田正朝

和田正興

成島讓俭卿　編輯

楠正行、正成長子也、年甫十一、訣父還河內、既聞父死湊川、悲痛欲自殺、母趣止之曰、先考豈教汝徇邪、要將在起兵討賊、以靖國難也、正行愧止、自此嬉戲、常爲搏戰馳逐之狀、曰以討賊復讎爲事、既長、叙正四位下、爲帶刀撿非違使左衞門尉、兼河內守、後醍醐帝之南巡也、正行與其族、來衞行宮、帝崩亦入宿衞、後村上卽位之初、屢出兵以挑北軍、正平二年、北將細川顯氏來攻河內、距金剛山七里而舍、聞正行將攻矢尾城、欲放其遠出、直衝金剛山、斷其還路、正行諜知之、故向矢尾、放火爲攻狀、顯氏望烟亂伍急趨金剛山、正行疾收兵誉田、藏林以俟敵過擊之、顯氏敗奔、保天王寺、山名時氏來援陣于住吉、正行意先破住吉敵、天王寺兵不戰自走、分兵三千爲五隊、放火而進、視敵張營四處、急斂爲一隊、戰于瓜生野、時氏大敗、走至渡邊橋、溺死無筭、其未死者、授以衣食、感恩降附頗多、明年正月、正行進逼京畿、尊氏大恐、乃令高師直弟師泰、發兵八萬來拒、正行與弟正時、和田正朝等百四十餘人、戎裝造行宮、以中納言藤隆資奏曰、曩者先臣正成致竭微力、以攘猾賊、一綏先皇之宸襟、爾後四海再亂、逆徒西犯、因又奉勅拒賊湊川、時臣尚幼、從在兵間、臨發遣臣河內、遺言曰、汝比長成、重糾族黨、使誅鋤賊徒、以寧海宇也、終歿湊川、爾來幾載、臣已突

和歌上句、太平記一本作加倍良志斗加禰天於毛倍波阿豆佐由美爲是今廟扉現存、可以證之

正月二字恐衍

弁、常恐徒死乎牖下、以背先臣之遺囑、於君爲不忠、於父爲不孝、今師直兄弟來犯、此逆臣效節之秋也、若非殪彼元、則授臣兄弟首於彼、勝敗之幾、在此一戰、願得一謁而去、言訖潸然、帝近召正行、親勅曰、汝近日連挫大敵、可謂不愧先烈矣、聞賊又悉大衆來寇、極是大事、朕倚軍機、然知進而進、欲其不失時也、知退而退、欲其保後也、汝爲朕爪牙、須自重勿俾朕孤立、正行泣拜而退、又詣後醍醐帝陵、恭告曰、戰如不利、一人弗敢生還、乃題衆字於如意輪堂壁、又以箭鏃鐫和歌一闋於廚扉、（阿豆佐由美、比故加倍左志斗、於毛布那曾、奈故加須耳以流、奈於曾斗登賦流、）各截髮納于佛殿、衆皆扣鐔、奮踊而起、帝遣藤隆資、率兵援之、正月、北軍入河內、分兵六萬、陣伊駒、飯盛、外山、及四條畷、四處、師直親將餘兵陣後、隆資率民兵三千、向飯盛山、以綴敵兵、使正行直由四條進、飯盛敵來擊、正行率先破之、而後軍與四條敵戰、飯盛伊駒兵挙之、後軍敗走、正行不顧、徑進奮擊、大敗師直前鋒、我兵亦亡百餘、人馬俱傷、衆乃下鞍食、食畢又步進、接戰倍厲、遂迫師直本軍、殆危、其臣上山高元佯稱師直、來迎、正行斬之、大喜投其首于空、舞弄良久、既知其僞、投地罵曰、汝代賊死、亦勇士可嘉耳、此日自卯至申、三十餘合、殺傷數百千人、我軍死亡略盡、乃與殘卒五十餘人、佯負楯爲走狀、師直覺之不追、族人師冬赴之、正行返戰、亦斬五十餘級、遂復迫其本軍、時敵亂射如雨、正行兄弟各中數矢、知事不濟、正行疾呼曰、大事去矣、莫爲賊所獲、與正時互刺而死、年二十二、從兵皆自殺、其他族人從卒百四十三人悉殲、正行嘗朝行宮、路遭衆擁輜軿而過、問其中哭甚哀、使詢之、則師直所略宮妃辨內侍奪去也、正行悉斬其卒、奉內侍以聞、帝以內侍賜正行、正行辭以和歌、（斗麽毛余珥、奈加呂布倍玖毛、阿羅奴美能、加利能）

知設利遣、以加爲卒須波卒、時人以爲詭激、未幾戰歿、始感其宿志不苟云、瓜生野之戰、正行援敵溺卒、給衣藥視養、又授鎧馬禮遣之、敵或感恩來降、及戰四條、從死者衆云、子多門先卒、

和田正朝、稱新兵衛、高師直之來犯也、正朝與弟賢秀、從正行詣行宮拜訣、決死而進、大敗北軍、鼻田某望師直旗幟、欲追之、正朝曰、彼騎我步、不可、及我佯走彼必來追、來則返擊可得志也、乃與卒負楯走、高師冬來躡、正朝返擊破之、既而正行戰歿、正朝欲還奏其狀、北將阿保忠實追呼曰、楠族殲矣、汝何獨遁、正朝咲曰、死何難、揮刀向之、忠實却馬走、正朝去則復來、如此數次、餘騎亂射、中七矢、遂爲忠實所殺、正朝弟稱紀六、亦與其子二人俱戰死、

和田正興、正朝弟也、延元三年、源顯家陣于和泉、使弟顯信據八幡、正興與橋本正茂、發兵應之、攻舟下城、數日進燒高安敵營、既

而顯家戰歿、正興轉軍救八幡、北兵遮路、轉戰進、未幾八幡軍散、正興廻兵、攻杉原野田等營陷之、尋落髮稱賢秀、正平中、從正行、與細川顯氏戰于住吉、賢秀手刃數十人、敵敗走、又追斬山名兼義、四條之役、賢秀善使薙刀、遇者皆死傷、正行既死、賢秀尙混敵兵、欲狙擊師直、其間相距纔數步、正行部下湯淺某降、在師直軍中、識賢秀、從後斫踣之、就斬其首、賢秀眼光如炬、死猶瞪視不瞑、從此某俯仰惟視賢秀張眼嗔己狀、七日死、

贊曰、正行之死烈矣、惟憾其過蚤耳、自從義貞顯家之歿、南運日以衰頹、而賊燄滋熾、正行意若徒然空死、負乃父之遺誡、而損其家聲、故寧冒死求生、事成則復京反正、不成則一死以報國耳、其所以自爲、則深矣、於忠臣繼繼終始爲國之義、則未也、果然從此行宮爲賊蕩燼、朝威逾微、豈非正行招之歟、春秋責備賢者、余於正行亦不得不執此議也、

南山史卷第十八

武臣傳第十五

楠正儀 正勝 光正 行康
和田正忠
和田正武
橋本正茂
橋本正高

成島讓儉卿　編輯

楠正儀、正成子、正行弟也、歷任左衛門尉、左馬頭、左兵衛督、二兄戰歿四條、正儀獨留居河內、高師泰來城石川以逼、正儀與之相持歲餘、尋畠山國清來代師泰、後國清與足利直義歸順、正儀反出兵爲之聲援、正平七年、義詮送欵、帝僞聽之、親率禁旅、宣言還京、實欲襲義詮、義詮避次住吉、伊勢國司源顯能將伊賀伊勢兵三千、自丹波進、正儀與和田正忠、率兵五千、夜渡桂河、昧爽擊細川顯氏軍、敗之、斬其從子八郞細川顯春頭至、正儀兵以楯代梯、登屋發射、敵披靡、乃縱精騎突之、就陣斬顯春、義詮遂走近江、車駕進次八幡、義詮以大兵返迫、衆議令正儀正忠還河內、集兵來援、會正忠暴死、正儀未進、關官軍潰、義詮陷京、七年、與吉良石堂等、擊北兵、渡邀破之、十四年、畠山國清發東兵二十萬西上、義詮統之、將犯天野、行宮大震、正儀偕正武入奏曰、今茲賊大舉而來、其勢必熾、然至軍機、則臣等保其必勝、何也、凡軍有三要、天時也、地利也、人和也、今茲歲星在西、故行軍利西、不利東、而國清犯之西向、此逆天時也、我地前枕大川、後據峻嶺、雖元弘以還賊侵數次、究不得其志、此我得地利也、國清名在起兵自效、實欲藉此以擅兵權、儕輩必多嫉之、此失人和也、彼失三要、適雖百萬、不足畏也、但行宮接敵、請姑移蹕觀心寺、公卿亦分避各地、臣等率河泉兵、據險出奇以擊之、東人卞急、不能耐久、俟其倦還、尾擊之、必可得志也、帝從其議、正儀乃築龍泉龍門平石八尾等諸寨、分兵守之、自據赤坂、國清等陣津々山、攻陷諸寨、進及赤坂、正儀欲退保金剛山、正武不從、率精兵夜襲敵營、不克、因焚城退入金剛山、既而義詮引還、正儀又出兵渡澱、義詮再遣國清來攻、正儀復入金剛山、會北將不和、舉軍遽還、於是所在官軍紛起、諸城望風遁、正儀攻拔水速城、十六年、攻佐々木氏詮於攝津破之、殺獲二百七十餘、溺死甚多、追斬秀詮氏詮、餘俘囚悉給衣糧放還、是歲細川清氏降、奏請發兵復京、帝召正儀議、對曰、元弘以還、王師復京凡五、其屢得屢失者、以我兵力不繼也、今又欲復之、臣一人而足、豈假清氏之力哉、惟恐取之易而守之難耳、若恥棄之、與敵校力、則不唯不守、併我素所有地亦失之、臣未見其可也、帝及公卿皆切還京、是以不從、遂命正儀與清氏同進攻京、十二月復京、頃之義詮督水陸兵來逼、明年正月、官軍捨京南還、果如正儀所策、清氏走阿波、期東西同舉、未幾清氏戰歿、王師殆蹙、正儀恐敵勢轉張、官軍消沮、欲一戰以作氣、糾合民兵、進攻攝津淨光寺寨、又與石堂賴房、攻赤松光範、退次尼崎、聞敵大兵來、引還河內、二十四年、密款足利義滿、義滿馳檄宣諭正儀降狀于和泉河內國人、於是其族紛起攻正儀、義滿遣兵來救、正月、正儀入京、夜謁義滿、尋還河內、建德元年冬、和田氏族又起討正儀、義滿又發兵救之、從此正儀自解散位、以令其衆、久之授中務大輔、後又歸正、左兵衛督如舊、既拜參議、天授六年、出兵畧攝津、弘和二年春、及山名氏清戰河

内平尾敗績、族六人卒百四十人死之、退保金剛山、後不知其所終、正儀爲人遲重好謀、誠信接物、其行軍常先謀後戰、故兵多不至敗損、而至於應機制勝、遠不及父兄矣、嘗與赤松光範接境、常相攻戰、光範臣宇野正寛父、爲正儀兵所殺、正寛白光範曰、正儀君之勁敵、而臣之深讎也、請往圖之、光範壯其志、以其尚弱不聽、正寛懇請乃聽之、授以名刀、正寛至赤坂、因人于正儀、正儀召見、厚撫恤之、正寛亦深感其恩、久之忘其讎也、年甫十五、正儀授以食邑、辭未受、明年春、正寛父死後適七年矣、决欲果宿志、爾日正儀加冠正寛、自取恩賜細鎧授之、正寛感泣不禁、及夜欲刺之、促膝按刀、視其温然端坐、不忍進、刀起出外放聲大慟、正儀怪問其故、正寛告以實、將自殺、左右抱止之、正寛遂落髮爲僧、贈書光範、井返向所受刀、去住往生院、終身不出、其得士心如此、又與清氏

入京也、北將佐々木高氏捨第出走、命守者淨掃室内、陳設名畫珍帖及諸器玩、戒曰有來者必酒食厚犒之、既而正儀至、大感其用意、清氏欲燬其家、正儀止之、更添置名鎧銀刀而去、當時謗謂高氏一擲贏得正儀刀鎧、而正儀之優裕有禮、可以見其性度之一端矣、二子正勝、正元、

正勝、爲河内守、兼左馬頭、叙從四位下、正元、任左衛門尉、稱新判官及二郎左衛門、元中九年春、正勝率渡邊黨、與畠山基國戰于千劍破、不克奔匿南山、未幾足利義滿使大内義弘來講和議、後龜山帝入京、傳神器于北主、數歳義弘與義滿有隙、應永六年夏、義弘據和泉堺浦作亂、遠近大震、正勝將兵三百、與菊池肥前守義弘、至冬城陷、義弘自殺、其子持世出降、正勝曰、徒死無益也、乞降亦我所羞也、乃走大和、後事缺而不傳、

按和田系譜正武正朝之子

楠光正、不知其隱、稱五郎、嘗仕後龜山帝、任左衛門尉、講和之後、常欲報足利氏、變容爲僧、改名常泉、永享元年、聞足利義教詣南都、將覘間刺之、事覺、爲筒井某被捕、義教命遞行刑、京職浦上某率甲士數百晉衛、斬之六條河原、光正臨刑神色暘暘如平生、捉筆作偈曰、不來不去兩頭空、萬物乾坤皆一同、即是甚深無二法、秋霜三尺斬西風、又作和歌三首、奈賀豆幾夜、須惠野乃波良能、久佐能宇倍耳、美酒余曾奈[illegible]氐、岐由流豆由可奈、○和禮乃美可、多賀阿幾乃與毛、寸惠能豆由、毛登農之豆玖能、加々流多米之曾、○由米能宇知耳、美夜古能阿幾陋、波氐波美豆、古巨呂波遞之耳、阿利阿計能豆伎、書訖被刑、見者嘆賞、後十餘年、有楠行康者、稱雅樂助、文安中、謀迎後村上皇孫僧圓胤、蓄髮爲主將、擧兵紀伊、進徇近境、足利氏使宇都宮祥綱來攻、逆擊破之、祥綱奔保粉河寺、畠山基國遣兵救之、行康軍敗、圓胤遭害、事詳皇胤傳、後又十餘年、有楠民部少輔者、潜居祖先舊地、圖擧兵、足利義政命近

鄕捕得之、命多賀高忠斬之六條河原、梟于四塚、實寛正四年也、

和田正忠、稱五郎、正平七年、帝御住吉、正忠與楠正儀、爲先鋒攻京、破細川顯氏、正忠部卒斬細川賴春、義詮走近江、駕進次八幡、義詮尋以大兵犯行營、勅正儀正忠拒之、時正儀年廿二、正忠十六、以其弱齡、人皆危之、正忠奏曰、元弘以來、臣闔門死賊、今日之事、上爲國家討賊、下爲父兄復讎、苟不斬賊一將而還、則請無復見矣、與正儀守荒坂山、敵驍將土岐康貞揮大刀來進、正忠與闘斬之、還聞、帝大褒賞、尋從正儀還河内、圖集兵返援、會病暴卒、

和田正武、爲和泉守、延元三年、足利尊氏命佐々木族、謀犯行宮、正武率兵入衛、正平六年春、奉興良親王令旨、招信濃人諏訪某歸順、十五年、北軍犯天野、正武與正儀、據赤坂拒之、敵來圍數匝、正儀欲棄城退保金剛山、正武不肯曰、勝敗兵家之常也、當戰而

退、勇士不為、我請發兵擊之、不克則退亦未晩也、乃乘夜提銳兵
二百、斫敵營、不克、斂兵而退、有二卒混入城中、正武還、令衆唱暗
號、以坐作、敵卒不應、乃執斬之、卽夜與正儀走入金剛山、又從擊
佐々木秀詮、斬之、十七年與正儀攻攝津守護代箕浦俊定、大敗
之、俊定奔還、復將與石堂賴房及正儀、攻赤松光範、遣兵至溪川、
悉燒兵庫民家、光範保多田部城、分兵據山路城、正武等引還、後
正儀叛降足利義滿、建德元年、正武率族人攻之、正儀不能居河
內、奔投義滿、明年義滿發大兵、再納正儀於河內、正武與中納言
藤隆俊、將兵圍之、連月不解、後不知其所終、

楠本正茂、稱九郎、爲左衛門尉、延元初、楠正成戰歿攝泉之際、北
兵大起、阿房國淸圍大塚惟正八木城、時正茂與源定平、陣天王
寺、乃俱進救之、大敗敵兵、三年應源顯家起兵有功、及其戰歿、正

茂廻兵、攻松原野田等敵營、陷之、後醍醐帝崩、人情危懼、正茂與
和田楠等協力勤王、後事佚而不傳、楠本正高、稱判官、正平中、補
撿非違使、爲民部大輔、十四年北兵大犯、正高與其族築平石城、
以兵五百守之、楠正儀降足利氏、正高與和田正武等循行河內
和泉事、文中間王師不利、帝避天野、族人正督降敵、正高獨不屈、
天授四年、起兵紀伊、攻細川業秀敗之、業秀嬰城固守、告急足利
義滿、義滿遣細川賴元、山名義理等大兵來援、正高逆擊無利、引
兵退、及北軍旋、又出攻業秀、業秀遁還淡路、正高據和泉土丸城、
令子姪分守近要、五年春、山名義理及氏淸等來圍土丸、防戰無
利、姪某死之、遂棄城遁、明年復與氏淸戰于高名邊、不克死之、族
三人及上神下神礒部櫻井等諸氏、悉戰歿、

贊曰、或有問余曰、子傳諸將、不敢取賊臣、而傳正儀乎、父兄、彼非

南山史卷第十九

成島讓倹卿　編輯

武臣傳第十六

菊池武時　武重　武敏　武光　武政　武朝

菊池武時、肥後菊池人也、世爲西州著姓、其先出中納言藤隆家、隆家爲太宰帥西下、其子政則勇敢、隨父赴鎭、寛仁三年、新羅掠筑前、政則擊之、斬其渠魁、以勳爲九州將士長、政則生則隆、太宰少監、延久二年、始賜肥後菊池郡、子孫仍以爲氏、數世相傳至隆房、生三子、曰隆盛、時隆、武時、隆盛早死、時隆繼家、與叔父武本爭地、二人往訴鎌倉、互刺死、故武時得嗣、初國人不服、動至起兵、因藉僧大智、得勳以撫諭邑民、疆內始安、叙從五位、任肥後守、後削髮號寂阿、元弘三年、帝在伯耆、大徵義旅、武時與少貳貞經、大友貞宗謀應之、帝嘉之、賜以錦旗、先是北條氏置所謂探題于筑前、以備外寇、控馭筑紫、以其族英時爲之、治于博多、英時微聞其謀、試召武時、武時覺事漏、欲先發制之、乃告貞經貞宗出兵、貞經顧望未決、貞宗聞王師攻京數挫、俄變斬武時使、送首博多、武時大怒曰、悔與鼠輩共事、然豈假汝力乎、乃提家兵百五十、進襲博多、路過櫛田祠、馬躑不進、武時顧拔二鳴鏑、賦歌毛能乃夫能、宇波也能加布羅、比斗須知耳、於毛比岐留斗波、加美波志羅須也、且叱曰、我今赴義、神何阻行乎、連發貫祠扉、馬始得行、後人見祠壇中、大蛇負矢斃云、進攻博多、衆皆力戰、英時窘欲自殺、貞經貞宗反以大兵來救、武時度不能免、謂其子武重曰、今日徇節、固我分也、汝宜還國起兵、以誅賊徒復父讎也、分兵五十附之去、武重不忍辭、武時曰、此乃爲國家慮、勿徇小節耳、武重揮涙去、武時遂勒餘兵、勉鬭死、時年四十二、十五子、賴隆、隆舜、共父戰歿、武重武敏武吉武光最著、並西州擧義實以武時爲首唱、中興後一日帝與新田義貞楠正成輩、從容語及諸將勳功、正成奏曰、中興諸將、今皆見在、而獨寂阿首唱死義、此最難能也、世傳以爲公論云、

武重、任肥後守、爲左京太夫、博多之役、奉父命還、爲再擧計、未幾王師復京、少貳貞經思討北條英時以償前愆、遣使告武重、武重曰、向欺我父、今又欲瞞我邪、斬其使曰、苟可以報已、建武中入朝、隷新田義貞東征、箱根之役、先登破敵、會別軍不利、諸兵潰散、義貞將班師、恐爲敵所躡、賴武重兵至、遂俱引還、尊氏犯京、武重與義貞禦諸大渡、無利、從駕叡山、尊氏之西走也、武重造告在國子弟、以邀擊莫失、又從義助於船坂有功、及冬扈駕還京、爲賊所拘、經旬伺守者怠遁還、時弟武敏與賊戰敗走、國中皆爲敵地、武重僅築寺尾城據之、稍收散亡、宣勅旨於筑紫諸將、以徵義師、延元二年、尊氏遣一色範氏西下、武重迎擊犬塚原破之、與弟武敏據筑後石垣山、範氏又來攻、擊却之、會大友氏時陷妙見城、進陣高良山、武重戰克之、復生葉妙見二城、進擧豐後數城、使弟武光守之、於是聲勢漸振、武重治國嚴正有法、嘗簡老成爲評定衆、共議國政、其規約曰、群議不諧、莫用私意專遂倫常、莫作虛誕、晩恭信大智、頗通禪理、號歡喜居士、與國初卒、武重無子、養弟武士爲嗣、武士少好佛、不樂武事、遁世號祖禪、故又以次弟武光爲嗣、一女入懷良親王宮、生良宗、

武敏、稱掃部助、延元初、兄武重在京勤王、武敏代兄守國、少貳貞經素款尊氏、迫其西遁、遣子賴尚迎之、武敏思要諸中途、發兵千人、陣於水木渡、時賴尚旣踰前涯、餘兵尙未濟、武敏三面掩擊、恐

斬之、轉攻貞經於太宰府、貞經爲資尊氏、多備鎧馬、武敏命皆焚之、貞經退保內山、進兵圍之、數日會城兵叛、貞經自殺、城陷、殺賊兵數百人、是時尊氏來在宗像、見兵不過千、而我軍數萬、尊氏恐不敵、直義強之進軍、會戰多々良濱、是日大風捲沙、我軍紛眯、敵乘之、殊死戰、松浦兵臨陣降敵、武敏獨以一軍殿、不能支、衆皆潰走、退保黑木城、尊氏命一色範行、仁木義長來攻、城陷、武敏出走、既而又出略豐後、取玖珠城、敵又來圍、不繼、尊氏西上、武敏與秋月貞種謀、起兵筑後、佐竹氏義、仁木義長來討、與戰豐福原、敗績、肥後殆爲敵有、屬兄武重自京逃還、俱攻筑後國府城、拔之、延元三年、攻合志城、又與武重共據石垣、擊破一色範氏兵、蹴創髮號空阿、卒年七十二、

武吉、稱七郎、湊川之役、受兄武重命、視楠正成軍、時正成軍敗、將自裁、見武吉至曰、好報、乃兄正成今日得死所矣、武吉謂男兒視此、寧忍生還邪、同潰腹死、

武光、自幼聰朗、勇武超父兄、武重攻大友氏時、取豐後諸城、命武光守之、興國三年、氏時來攻、武光固守不下、初武光以筑紫擾亂、不相統一、請于行宮、奉懷良親王爲主、開府於肥後八代、於茲九國將士、多從其令、八年肥後人河尻幸俊受尊氏旨、規取肥後國人託磨守直應之、武光率精卒五千、攻其城拔之、與幸俊相持國驅、會鹿子木某降敵、軍敗死傷頗夥、既而二人合謀、迎足利直冬爲主、振威近鄰、正平六年、武光覘幸俊軍肥前、疾攻拔其城、秋少貳賴尙又奉直冬、起兵四萬陣高橋、大友氏時亦會之、武光進兵擊大敗之、直冬賴尙走秋月、追北攻秋月又克之、氏時遁豐後、賴尙退據寶滿嶽、武光進薄太宰府、賴尙遂降、以其子經藤爲質、七

按城井宇都宮家譜宏知當作[illegible]

年、帝蹕駐八幡、密勅筑紫曰、宜起西州之甲入援、武光與懷良議、發軍有期、既聞八幡不守而止、八年、尊氏倣北條氏之制、以一色直氏爲鎭西探題、與其弟範光來鎭九國、範光據肥後隈部城、直氏居筑前姪濱、又以畠山國久鎭日向三國、武光先與範光戰于千栗、又邀擊直氏于針磨、破之、直氏退保肥前綾部城、進攻之不克、又圍飯守城、直氏範光來救、相持日奈多山、至冬遂克之、直氏走小城、明年直氏糾兵略地、至仁比山、武光迎戰有期、別遣奇兵、攻筑前諸城、諸城告急於直氏、直氏班師、將踰世振山、黎明武光大兵薄之、血戰終日、兩軍殺傷無算、及暮交綏、十三年、少貳賴尙與直氏氏時戰、敗走保古浦、直氏圍之數匝、賴尙窮蹙乞援武光、武光時屯高良山、即提兵急赴之、擊走直氏、氏時降、賴尙感恩、血書誓文、贈武光曰、子孫七世莫敢畔菊池氏、就令賴尙伐直氏、直氏窘無所容、遁還京、於是九國粗寧、而惟畠山國久據日向六笠城未下、是年四月、尊氏死、義詮恐武光乘喪西上、又命其將細川繁氏、率四國兵來、氏時賴尙雖一旦屬武光、究不樂爲之下、潛謀應繁氏、繁氏至讚岐病歿、以故二人未發、冬、武光出兵日向、攻畠山國久、氏時乘間據高崎城以叛、宇都宮宏知、肥田正員應之、扼豐前筑後諸隘、以斷武光歸路、武光久在行間、熟諳西人軍機、不復以爲意、進攻日向三俣、克之、國久棄六笠出走、於是武光班師、諸要皆恐其銳、不敢出、武光欲徵賴尙及阿蘇惟治兵共討氏時、未知二人俯仰、先以親兵趨高崎、半道聞賴尙叛據太宰府、惟治結寨于小國、以遏軍後、直廻兵擊悉破之、斬首三百、惟治走免、明年二月、謀討氏時、先攻其子賴時所保妙見城、拔之、進入玖珠城、馳使賴尙募兵、賴尙斬其使、起兵據筑後絲田、要遏我後、

又使其子直資陣于高良山、以遮援路、武光率先奮戰、敗賴尙、賴尙走太宰府、直資兵亦散、武光納軍肥後、七月、武光奉懷良、將兵八千討賴尙、軍高良山、柳坂、水繩山等地、賴尙起兵六萬來邀、隔筑後川而陣、武光督親兵先過之、賴尙佯退於大原、武光追之、敵斷徑路、阻泥澤以自保、無路可通、武光取向賴尙所贈誓文、高揭諸幟竿、以辱賴尙、賴尙固守不出、相持月餘不決、武光夜遣子武政、姪武信、武明、赤星武貫等、分銳卒為三隊、渡筑後川、潛聲徐進、又別擇壯夫三百、間道襲敵營、喧譟亂射、敵愕驚、不辨彼是、自相殺傷、天明武政先登、斬賴尙子直資及裨將三人、武明等死之、武信武貫千人繼進、與敵二萬遇、殊死戰、斬首七百、擒直資弟賴資、我軍武貫以下死者三百、最後武光與懷良親軍大呼擣敵、飛矢如雨、懷良身被三創、殆危、朝官數人死之、懷良僅得脫、世良田

某等亦戰歿、武光父子見諸將多死、亦自決死力戰、敵識武光、群射之、札堅不洞、馬斃又乘他馬、縱橫馳突、當敵十七度、兜脫、鬢受兩刃、馬又傷、有一敵來相搏、俱委于地、武光遂斬其首、上其馬、藏其冑而復進、始卯終申、不少休、斬獲四千、賴尙遂大敗、退保寶滿嶽、我軍亦亡千八百、初軍臨發、族人宗愚謂武光武貫曰、曩者緣田之役、縱敵不滅、而促班師、豈非軍衆念其家乎、壯士不如是矣、武光等聞之憤耻、故及此奮勵、多致死傷云、大友氏時、賴尙子冬資、走依宗像氏直、武光攻之、氏直降、武光罵曰、汝典神祀、而反覆無常、夫神聰明正直、豈饗汝祀乎、命斬之、十六年春、攻薩島津氏久降風、因留族武安戍日向、秋懷良親王將兵征筑前、武光從之陣博多、賴尙氏時率二萬餘來拒香椎、松浦黨三千據飯守山、擬擣我後、相持涉旬、武光族城重隆、密遣僧徒、巡敵營說離間之、昧

爽親率兵至山下、讙呼擊之、敵素懷疑懼、爭先逃散、殺獲略盡、武光喜謂松浦黨勁兵既破、少貳大友在我指掌中矣、明日與懷良進攻香椎、氏時賴尙聞松浦敗、大恐、空壁潰走、多委軍資、既義詮又以斯波氏經為探題、抵豐後、武光欲乘其新來擊散之、遣弟武義城重隆等往攻之、氏經使幼子松王為首將、率賴尙氏時宗像氏重等、逆于長者原、武義進戰、被疵、軍少卻、重隆奮戰、斬其二裨將及卒四百餘、武光以兵三千繼進、大敗之、時親王在高良山、武光迎之、合原田秋月諸兵二萬三千、進至豐後府、氏經氏時退保高崎、賴尙保岡城、氏重據宗像城、武光駐軍分攻之、經年、氏經遂走、四國、十九年、大內弘世叛附義詮、義詮罷長門守護厚東某、使弘世領周防、某怨之、來降、得征西府令旨、據豐前門司城、弘世攻之、某乞援於武光、乃遣諸將赴之、弘世軍駒岳、諸將共某擊敗之、弘

世乞降、走還周防、武光結髮從軍、征戰二十餘年、能以小摧大、出奇制勝、數摧大友少貳等勁敵、以致九國寧謐、其功蓋不遑枚舉云、追老讓職於武政、歸依禪法、崇信大方和尙、倣京鎌倉、剏建五山於疆內、文中二年卒、子武政、

武政、嗣封任肥後守、克承父祖志、奉事征西府、正平十四年、從父戰大原、十八年、賴尙據松岡城、武政攻拔之、追武光畧定豐後、命武政守之、河野通直之來投也、武政愍其孤弱喪國、善遇視之、延見征西將軍、又為出兵復伊豫、文中元年、今川貞世等攻太宰府、武政擊散之、既大友親世合薩摩肥前筑前兵來侵、武政又邀戰佐敷、卻之、欲進征薩、遇病不果、三年六月卒、子武朝、

武朝、年甫十二、武政卒、嗣為肥後守、任左京大夫、先是足利義滿以今川貞世為鎮西探題、來攻、武朝時在隈府、登水島臺、觀其行

軍不整、曰、易與耳、停兵不動、俟敵近、乘高縱兵下擊之、敵走、貞世怒、勵兵返戰、武朝張左右翼衝之、貞世遂大敗、既貞世又合大友大內阿蘇諸兵來、武朝拒諸合志、前鋒川尻某降、敵反射、我軍披靡、武朝勉戰、斬某、敵遂敗走、後敵又大起、欲侵肥後、武朝遣合志某、要筑後兵、敗之、自向筑後、及田尻鑑安大友親世戰、有利、天授三年、大內義弘盡豐前後兵來侵、武朝迎戰蛇打、殖田王及武義武安等死之、四年、貞世又與義弘親世等合陣託磨原、武朝分兵爲三隊、一陣原西、一伏鏈軍祠後、而親將中軍、敵乘大霧來壓、日出霧散、視原西一隊稟然、敵色沮、武朝麾衆赴之、力戰被疵、族人亦多死傷、時良成親王來救、擊貞世陣破之、豐後兵奔、伏兵起乘之、敵遂敗走、弘和二年、奉親王征豐後、時族人武岑黨宇佐惟永、叛據守山、武朝與桑室親善、共討平之、元中元年、蹤其先世以來

軍勳、上于行宮、攻今川五郎於龜崎城拔之、二年、又奉良成、出兵南郡、時今川貞臣圍上津城、武朝援之、擊走貞臣、七年、貞世起大兵攻陷肥後諸城、武朝迎擊無利、奉良成保隈府城、明年足利義滿遣僧來議和息軍、武朝聽之、九國粗安、武朝應永中卒、子曰兼朝、南北講和之後、數世蟬聯、相傳至大永中云、

贊曰、方帝之御伯者、義士猶或觀望、而武時仗義奮興、致死乎王師未捷之前、洵楠公所謂魁者矣、其一腔碧血、灑溉後嗣肝膽、忠義之統、奕々不絕、至若武光之用兵如神、直往無前、則較諸楠公殆有過焉、而無不及者矣、於戲西府之菊、流芳千載、豈翅河楠之醇蘜而已也哉、

南山史卷第二十

成島讓儉卿　編輯

武臣傳第十七

名和長年（義高　基長　長生　高重　源盛）

名和長年、伯耆名和人也、村上皇子具平親王之裔、從具平十有五傳、以至長年、以地曰名和、以族曰村上、曾祖行高、承久之役勤王、禦東兵于宇治、事訖爲北條氏被奪領邑、長年初名長高、稱又太郎、爲名和地頭、驍健善挽硬、家富族繁、元弘三年、帝在隱岐、雅聞長高名、或意可托以推戴、潜出隱岐、航海至名和港、命源忠顯諭以勅旨、會長高聚族置酒、遲疑未決、弟高重進曰、士惟非名之愛乎、今天子辱委輙、我儕爲之死、垂名竹帛、亦不美乎、度追至、宜急奉迎、入船上山、據險以拒、長高以下舉從之、直擐甲而起、扶帝上馬以登、山高峻、時方二月、氷雪猶未釋、長高鎧上擻歃廚、値險處則負帝以進、帝饑甚無食器、因盛飯于木葉以供、御山上佛寺、長高令民能輸穀者、人給錢五百、餉日獲五千餘石、乃驅家人赴山、伐木結柵、排列戸扉、以作楯藏、弟氏高有巧思、以松煤染白布、繪近國將士旗號、植諸山顚、明日佐々木清高及昌綱、佐渡前司等以兵三千來犯、望視列幟、大駭以謂王師既大集矣、沮不敢進、長高亦欲使不測我軍多寡、蔽樹選射、雙發殪四人、昌綱亦爲射殺、佐渡前司脫胄來降、而清高未之知、麾衆進、屬天俄雷雨、高重長生乘之突擊、敵大敗、死傷塡谷、清高僅脫還、於玆山陽山陰諸兵望風競集、至山中不能容、乃遣忠顯及長高子義高、弟高重、源盛等率兵復京、帝親製國字文、以賞長高功、諭曰、朕出隱岐幽室、漂海四日、漸達伯耆大坂港、詢土人以地主、答道役京未旋、從者上岸遍索識師、乘隙佚去、朕一人據篷而坐、孤心怔忡、自分必死、忽聞人來喚、忠顯奉迎戴意、爾時愁停頓定、喜出意表、因賜御製、（和須禮米也、與留倍毛奈美乃、阿良伊曽袁、美布禰能宇倍耳、斗米之古巨呂袁）蓋錄此事以錫長高、乃欲旌其精忠於後昆也、俾在朕皇嗣、則視此以知當日艱難、而在長高後裔、則欣乃祖至誠、通徹忠烈報國之心云爾、即日任左衛門尉、兼伯耆守、且勅高者易獲、豈能得長哉、宜改名長年、以祈久榮、帝得復京之報、速欲回蹕、詔朝臣勘解由次官藤光守議曰、今京師雖復、而鎌倉未滅、世言東八州可以敵天下、而一鎌倉又可以敵東八州、是以承久之役、取伊賀判官太易、及遇鎌倉兵、即時敗衄、强弱之勢可視也、宜姑駐以觀東方之變、長年亦請俟數月、帝親筮得師上六、乃决治行、還京日長年與金持廣榮、執仗列御爲左右、建武元年、論功爲因幡伯耆守護、義貞之東征也、長年與正成等留衛京、延元元年正月、尊氏西犯、長年引兵護勢多橋、聞軍敗獨奉叡山、而猶不欲徒還、引兵入京、賊兵識其旗號、競集之、長年擊散數回、遂造陽明門、下馬拜闕殿廷、闃無一人、長年不覺雪涕、徘徊顧望而去、遂詣行在、與諸將戮力復京、及尊氏再犯、賊攻西阪、長年與義助擊却之、又偕義貞攻尊氏於京、路過白鳥前、街童聚觀曰、三木一草、惟有君帶未萎、（君帶伯耆國訓相同）長年謂衆嘲我死晩、若軍敗我必死焉、蓋結城、伯耆、楠、千種、皆同功一體、並蒙恩寵、故世稱三木一草、（結城伯耆楠國語皆訓木、千種訓千草、）而三人皆既死、長年獨存、故云爾、迨軍敗諸將引還、長年獨率手兵三百返戰、故閉街門以絶走路、子高光、姪義重、族人信貞以下皆殲、三子義高、基長、高光、義高初屬北條氏、攻千劍破、及長年擧義、脫還、從忠顯攻京、敘正五位、爲撿非違使、建武中直武者所及窪所、後從叡山、迨還蹕、

尊氏執拘諸將士、義高遁走南都、會源顯家入援、屬之同從兄義重戰死堺浦、基長與父偕迎駕船上、又歸家與母妻訣、囑家臣先敵未來、乘家人於馬輿、以致山上、而後放火焚家、清高來覘其餘燼、捨之去、直向山上、基長與弟高光及族人等守東崖、及敵敗走、衆爭追、基長止之曰、彼雖亦他日之我兵也、勿窮追、衆爲止、斬首百五十、後有故爲僧、入高野山、高光幼字乙道、船上之戰、年十四、衆以其幼止戰、高光曰、將在軍、君命且不受、況爲天子戰乎、先衆奮鬪、帝大感嘆、賜所持黃楊梳、以爲佗日質驗、後敍正六位上、與父戰死、義高子顯興實基長子、敍從五位下、爲檢非違使彈正大弼、伯耆守、與國中從征西將軍懷良親王、如筑紫、一族三百餘人同行、從大原以下諸役、居肥後、保古麓城、後遷宇土、子孫相承、以伯耆爲氏、世著西州云、行在或問、臣吾聞之名和氏、伯耆守長年之裔也、長年之孫顯興、從征西親王于肥後、爲彈正大弼、領八代宇土等邑、家傳伯耆卷、寛正中、其曾孫顯忠、延役于京師、及長門海上、遇惡風、從者多沒、伯耆卷亦在其中、其後八代漁者獲大石首魚、獻諸顯忠、顯忠發伯耆卷于其腹中、無有敗損、迺祠祀其魚云、其裔事于吾藩、其伯耆卷系圖今存、案此事頗爲奇聞、錄以備考、

長生、稱太郎左衛門、長年弟也、別以大井爲氏、從長年戰京有功、正平中、帝次八幡、潰圍南遷、事急、司神鏡者委其櫃於田間、長生拾馬負櫃而走、敵追射如雨、終不能穿、人以爲神、長生僅免、同時族兵庫允長氏亦戰歿、

高重源盛俱長年弟也、高重首議迎駕、後同源盛、從忠顯取京、正平九年卒、源盛爲僧、住大山寺、稱信濃坊、帝次船山麓、源盛拉僧徒十餘人來衛、長年謂之曰、主上疲憊甚、汝奉扶登山、源盛乃前導上頂、既而敵來犯、源盛下擊却之、又從兄高重、攻六波羅無利、二人力戰被瘡、退陣八幡、再擧遂復之、後從顯興、奉征西親王往筑紫、正平十三年終于肥後、

贊曰、中興之業、鼓之以楠河州、張之以赤圓心、至於新羽林之珍賊、而底于成焉、然非有長年迎鑾之擧、則容蹕無地、雖有三子、亦安得施其術哉、此其勳之所以不可闕也、第其急報國、於未可必死而致死、此乃當時武夫之風習則然、帝嘗靳其長年、爲之更名、而長年竟不得長年、可惜已、闔門死賊、殆與新田氏可謂忠義萃乎一門矣、

南山史卷第廿一

武臣傳第十八

兒島高德
櫻山玆俊
太田守延
金持廣榮

成島譲僉卿　編輯

兒島高德、備前人也、新羅王子天日槍之裔、本姓三宅氏、父範長、任備後守、故高德稱備後三郎、少好讀書、倜儻有奇畧、方後醍醐帝在笠置、謀擧義、賜以錦旗、旣而行在失守、車駕西狩、高德會其族謂曰、今賊臣肆虐、天子播遷、凡在臣子、何忍坐視、我欲要駕於中途、以擧義兵、何如、事不成死、亦非美名乎、衆踴躍從之、乃上舟坂山候之、護兵轉出山陰、因復詭道、至美作杉坂、則駕去既遠矣、於是衆皆散、高德獨竄服跟隨後、夜偷入御館、斫櫻樹白而書之曰、天莫空勾踐、時非無范蠡、衛士無識一丁者、漫不省其爲何事、帝獨心析然自喜焉、然亦未知其何人所爲也、及帝出隱岐、御伯耆、高德與範長趨謁、屬源忠顯、奉恒良親王、攻六波羅、高德及名和高重等力戰未退、忠顯馳使召還、謂高德曰、軍敗卒疲、恐難再用、退聚佗兵、以圖後擧、何如、高德曰、勝敗兵家常數、何足深慮、但進退失度、以誤軍機、此爲主帥之恥也、近日圓心僅以兵千餘攻京、三進三北、猶能據山崎、而況我軍雖衂、較賊尙衆、且此地背險臨深、迥得防禦之勝、如何委之佗適、請勿輕動、但賊夜襲不可測也、我請往扼七條橋、公亦出兵見備、便提兵三百去陣橋西、夜半顧本營炬火漸消、意忠顯已遁、引兵還過荻野朝忠、曰、主將已走、

我亦欲與子俱退丹波、高德大恚曰、悔與懦夫爲元帥、然我寧一還本營、尋大王蹤跡而後追及、子先去、乃登本堂、覩錦旗儀仗委棄狼藉、又罵曰、嗚不使懦夫壞崇基、切齒立堂上、良久、遂斂錦旗、追及朝忠、偕守高山寺城、足利尊氏擧兵篠村、近鄰爭附之、高德獨恥隸其下、別與朝忠等、自若狹入京、與諸將攻六波羅、克之、尊氏還備前、建武二年、飽浦信胤據備後福山城、以應尊氏、高德與守護遼山條就攻之、賊拔遁、有叛者戰敗、退保三石城、官軍稍集、乃出兵戰和氣驛、與松田盛朝降敵、高德走保熊山城、入夜又有叛者、誘敵入城、諸卒皆散、高德與族人僅免、因錄其事報朝、而亡匿山林、延元元年、新田義貞遣義助、攻舟坂、久不下、高德思以書諭屛、使人告義貞曰、舟坂險難以力取、高德請以本月樹旗於熊山、賊見之必分兵來攻、公乘間分兵爲二、一爲攻城狀以綴賊、一從三石南、經細逕西出、以襲城背、我亦率兵往會、則賊腹背受敵必敗矣、舟坂擧、則西國皆指麾可定也、義貞大悅、約以進兵、至期高德火家、以卒二百、上熊山建旗、敵果出城來攻、山峻絕有七道、高德分兵各面捍之、竟日力戰、入夜敵有諳地形者、復來襲、時我兵四散、高德僅以十餘騎當之、樹深月暗、不辨咫尺、敵刃亂下、被傷而墜馬、馬踐踏其胷、二敵來爭首、殆危、高德從子範氏、範家來救、僅免扶歸、創重殆絕、範長激勵曰、昔鎌倉權政見射其目、不拔箭三日、遂射殺其敵、今汝小傷、乃重困如此、擧大事者果如此乎、高德忽蘇曰、速扶我上馬、猶一戰、範長喜曰、未死耳、乃以殘卒突進、敵恐不戰而退、遂得擧舟坂、乃高德父子之力也、尋尊氏率大兵東犯、範長與高德陣西川、欲拒飽浦信胤、既聞福山爲敵所陷、欲會義助於三石、義助既退播磨、乃踰險出佐古志浦、高德騎行終

日、劍轉劇、範長托之所知、何、進出播磨、赤松則村發兵要路、嗾云亡夫受死、速來降耳、範長哄曰、爾尊氏百計誘我、我皆燬其書、豈向奴輩乞降乎、汝利鎧仗、來取授之、乃率殘卒八十、潰圍東馳、敵又連村競起而集射之、範長戰凡十八、其下死傷財還六人、範長曰、我舉族而來、衝過播一路、何難、今如此命也、遂入叢祠中、屠腹死、後高德創痊、鑑為備後守、三年、從義貞在越前、義貞欲發兵以援八幡、高德曰前日京戰、我不能保叡山者、乃由賊截餉路也、今宜留兵北地、以通運輸、然後發數千兵往援八幡、此深根固帶之道也、第僧徒觀我兵寡、或生貳心、宜先送書、以固其心、義貞然之、高德即援筆為文、立成、乃投之叡山、僧徒應之、於是義貞遣義助援八幡、至敦賀、八幡失守、義助班師、其策不行、久之義貞戰死、高德從義助往伊豫、義助又死、去還備前、與國七年、陰謀招脇屋義治于上野舉義、聞荻野朝忠有憾尊氏、因結朝忠、約以並起、事覺、尊氏遣山名時氏、攻朝忠于高山寺、高德于兒島、朝忠力竭降、高德遂挾義治、由海路入京、竊招集義故千人、分匿近郊、約衆夜襲尊氏直義居館、京尹都筑宥俊諜知、發兵索殺、於是高德策又不行、與義治亡走、後落髮號志純、正平七年、獨赴八幡、規取京、高德應徵詣八幡、帝詔曰、爾宜往諭東北諸將以起兵、高德星夜兼行、往以宮旨、於是新田義宗及小山、宇都宮、桃井、上杉、吉良、石堂諸將發兵進援、未至而八幡失守、帝還南山、高德後不知其所終、或曰後如筑紫、屬征西將軍、屢建軍功云、

櫻山茲俊、備後人也、薙髮曰道圓、笠置之役、楠正成起兵赤坂、茲俊亦糾合族人故舊、得七百餘、拔其國一宮、以應正成、略定半國、將徇近鄰、既聞行在不守、赤坂亦陷、衆皆散、僅餘廿人、乃詣吉備津神祠、手批妻子、焚祠自殺、或云、茲俊之焚祠、蓋以其恒崇事此神、而祠壇傾圮、欲修營之、而力未能、故思樹奇勳邀恩賚以賚其費、及事不濟、自剄燬社、且火之、猶冀廷議之重建云、延元中、有備後人櫻山將監者、舉兵勤王、蓋茲俊之族云、

太田守延、但馬人也、為本國守護、元弘之亂、高時移恒良親王于但馬、命守延監護焉、及源忠顯將復京、次丹波、守延招近國兵、奉恒良會之、忠顯大喜、乃戴恒良為首將、共進入京、守延與敵戰二條、軍敗死之、從兵三百皆殉焉、

金持廣榮、伯耆人也、帝御船上、廣榮歸降、任大和守、還闕日、名和長年執御劍、列扈駕右、廣榮捧錦旗、列其左、建武初、直武者所、帝納尊氏偽款歸京、廣榮扈駕、又從南巡、興國初、以河內坂田地賜之、給其軍糧、此後事闕而不傳、

贊曰、南北之際、人物莫奇於高德、而遭遇亦莫奇乎高德、謀尊氏則後期、趣北陸則羽林殞、向伊豫則刑部歿、策逾奇而命逾奇、數奇不止、託於影響無聞、亦復奇矣、然其奔走拮据遑遑為國之志、則雖爭光日月可也、寧容以成敗論若人乎哉、

南山史卷第廿二

武臣傳第十九

成島讓儉卿　編輯

土居通治
得能通音
河野通直
葉室親善
小貳冬資
千葉胤定
清原頼元　顯治

土居通治、稱二郎、得能通音、稱彌三郎、皆伊豫河野氏族也、通治任備後守、方後醍醐之御伯耆、二人俱謀擧義、起兵入土佐、及長門探題北條時直、戰于星岡、大敗之、於是四國兵恐來屬、通音乃具戰艦、欲自海路進復京、値六波羅敗滅、車駕還闕、二人出迎兵庫、因扈入京、時高時餘黨赤橋重時據伊豫立烏帽城、通治通音討平之、尋還伊豫、及尊氏犯闕、二人發軍艦二百餘艘入援、至兵庫、擊直義于豐島河原、走之、其夏二人從脇屋義助、拒尊氏於湊河、不利、還京、從幸叡山、敵來攻、通治通音與仁科氏重、春日部時賢等、拒白鳥岡有功、又從攻京不克、新田義貞護儲君往北國、二人及族通綱從之、通音通綱以兵三百殿、行抵鹽津、會大雪寒冽、與前軍相失、敵兵奄至、通音馬凍不進、手龜不能射、乃植刀於地、伏其上而斃、通治從儲君入金崎、城陷、奮戰與部卒三十二人屠腹死、僵尸不離戰處云、通治通音俱驍勇絕倫、能執節不屈、天下莫不嘆惜焉、通治子通郷、任備前守、與通音子彈正忠壯悍、善馭其族、據國制敵、與國中脇屋義助奉勅經略伊豫、通郷彈正與大舘氏明金谷經氏等、推義助爲帥、圖興復、會義助歿、細川頼春來攻河江城、二人從經氏、以戰艦往拯、與敵戰不利、轉取備後鞆城、築大可島守之、敵又來攻、連戰旬餘、聞頼春陷河江、欲攻氏明所據勢田城、乃勸經氏救之、仍發銳卒三百餘從之、邀擊頼春于千町松原、軍敗、卒皆殲焉、獨通郷彈正與經氏突圍走備後、不詳其所終、

河野通直、世爲伊豫著姓、祖先以來傳掌國務、通直祖曰通盛、驍勇善戰、元弘之亂、在六波羅、與赤松則村戰、光嚴帝賞其功、拜對馬守、後降足利尊氏、尊氏授通盛伊豫守護、通直幼繼職、正平中爲北將細川頼之所攻、出奔筑紫、菊池武政愍其弱喪國、紹介見征西將軍懷良親王、署爲刑部太輔、改名通直、與武政共分兵拒敵、遂藉其力、得復伊豫、後頼之又起大兵來擊、戰敗自殺、子通義、降足利氏、襲爲守護、

少貳冬資、中納言藤長家之裔、數世祖頼兼、始爲太宰少貳、子孫傳襲、因以爲氏、父曰頼尙、兄直資早歿、故冬資爲嗣、號新少貳、從父戰大原、及敗與大友氏時、嬰宗像城、菊池武光圍之、棄城走、正平廿二年、集族人據豐前香春山城、又爲武光所攻出走、建德二年、頼尙歿、冬資嗣職、文中元年、從今川貞世攻太宰府不利、退軍肥前、後有憾足利氏、就武光歸順、請討大内今川以自効、朝議聽之、拜越後守、爲筑紫探題、天授元年、增築生葉以聚筑後兵、而自保水島城、貞世使大友秋月諸將攻生葉、弼率肥前兵攻水島、冬資邀戰數犬、軍敗死之、族人兵卒從死數百人、生葉亦爲敵所陷、

葉室親善、本姓清原氏、右大臣正高之後也、八世祖善保、高倉朝

千葉大系圖貞胤二子一胤氏胤戰死於三井者一胤也又胤貞居肥前小城郡延元元年十一月卒子胤泰嗣任大隅守從戰大原及征豐後者皆胤泰也

據千葉大系圖胤定作胤貞父曰宗胤貞胤者宗胤之弟胤宗之子即胤貞之從弟也

爲音博士、有故降任肥後、其孫善賢、任修理大夫、承久之役勤王、爲北條氏被沒舊邑、祖吉宗、父資善、資善任主膳正、兼丹波守、元弘初從菊池武時、討北條英時於博多、不克、共武時死之、尊氏之犯闕、吉宗在京、與菊池武重防戰有功、既而尊氏西遁、其族人圖菊池武敏、戰于多々良濱、又頗有功、親善繼家、任左近將監、文中元年、今川貞世侵肥後、親善防戰却之、又與菊池武朝、邀擊諸水島、走之、尋從良成親王陣肥前、貞世率松浦黨來屯博多、親善與之戰有利、三年、從武朝、與貞世戰肥前蜷打、敗績、弟善安死之、四年、奉良成親王、戰于託磨原、大敗貞世義弘、及弘和中、從親王陣豐後、武朝族人叛降貞世、據守山、親善同武朝、廻兵討平之、後罹飛語、沒其食邑、親善痛嘆之餘、自跡其祖先以來舊勳、依武朝上諸行宮、朝議如其請、復給舊田二千八百五十町云、後事佚而不傳、

千葉胤定、下總人也、父曰貞胤、稱千葉介、元弘元年、從北條氏命攻赤坂陷之、二年、又護送車駕於隱岐、及新田義貞舉義、貞胤往屬之、擊破金澤貞將于鵜見、建武中、又從討足利尊氏、數有功、及帝御叡山、貞胤將兵護衛、尋從皇太子北行、遇雪失路、值足利高經軍、卒皆飢凍不能戰、衆欲自殺、高經招之、貞胤遂率部卒五百降之、正平六年卒、二子宗胤胤定、宗胤稱千葉新介、方義貞之攻三井也、宗胤先登奪門、力戰死之、胤定初在下總、後造吉野、從懷良親王往筑紫、任刑部太輔、大隅守、從戰大原、正平十六年、又從征豐後、弟胤與亦從菊池武光、有軍功、俱不詳其終、子孫世住筑紫、

淸原賴元、家號五條、大外記賴業六世孫也、世業明經、祖良季、父良枝、皆大外記、兼大學博士、爲侍讀、賴元襲職、爲得業生、任大外記、兼圖書頭、少納言、加賀備中守等、爲侍讀、聽內昇殿、建武中直雜訴決斷所、補記錄所寄人、裁決諸國訴訟、兼預議賞事、延元中、從征西大將軍懷良親王、如筑紫、與子良氏、輔導親王、綜內外事、有功、正平中、從親王、討少貳賴尚于大原、此役多戰歿者、賴元父子僅脫、廿年削髮號宗性、廿二年、卒于筑前三奈木、年七十八、賴元營城筑後矢部據之、謂八里城、今五條山是也、子良氏、良遠、賴顯、賴顯少外記、造酒正早卒、良遠爲左馬頭、兵部少輔、良氏爲得業生、直講生、歷任少外記、主水正、從父居筑後、因兼筑後守、十四年、與父俱戰大原、尋薙髮號信良、其年卒、子懷時、任治部卿、改姓爲源、從良成親王居西州、良遠子賴治、

賴治、正平中、任權少外記、主水正、左馬頭、天授中據筑後矢部津

江兩山、爲要害、奉良成親王、迨元中間、筑紫王旅寖微、賴治所據猶平肥後筑後豐後三州、受寇常不絕、賴治數邀擊却之、八年、國人多叛、大友親世族親氏等、與九國諸兵來、圍內河義直于八代、既而解兵、更聚筑後豐後兵、來攻賴治城、大友親世等、由矢部趨城前、日田某由津江過城背、賴治出兵、先擊日田某却之、親世等進至泉山、賴治拒戰、會黑木某及佗兵來援、敵兵潰走、賴治乘勝尾擊、斬數十級、敵退陣赤坂、日田又來侵、賴治併黑木衆更擊走之、因進軍向赤坂、親世等不戰而遁、未幾南北講和、賴治從良成親王、留居筑後、子良量、任左馬頭、亦居筑後、子孫因家焉、

贊曰、觀釋宗信所數西南義徒、淡路有阿閉志知氏、安藝有熊谷氏、石見有三角成合氏、備前有大富氏、播磨有吉川氏、今皆湮滅而不傳、及余修史、於舊史外、僅得數人、寥寥可嘆已、如淸原賴元、

祖孫、出儒門而綱軍旅、竭忠征西府、終始不衰、講和後猶且奉王、與敵抗不屈、眞仁者之勇矣、

南山史卷第廿三

成島讓俊卿　編輯

武臣傳第二十

結城宗廣 親光

宇都宮公綱 泰藤

結城宗廣、陸奧白河人也、其先七郎朝光之後分爲二、居下總者爲宗家、居白河者爲支族、別稱白河結城、宗廣爲上野介、落髮號道忠、方北條氏之執僧徒、以圓觀附宗廣、禁錮其邑、宗廣又從攻笠置、及中興以圓觀造闕謝罪、釋而不問、又其食邑如舊、元弘三年、從鎭守府大將軍源顯家、奉義良親王、還定陸奧、封內安輯、後從顯家入援、屢戰于京、尋平東旋、延元二年、再從顯家、攻取鎌倉、進抵青野原、高師泰來拒黑地川、顯家不能進、轉道出南都、與諸將議所向、宗廣曰、我軍海道連捷、至黑地不得過橋一步、而迂路及此、持此詣吉野、人其謂我怯、不如直擣京、一掃賊徒、若事不濟則曝骸王土、亦不美乎、顯家然之、未發、尊氏遣高師直來攻、顯家戰歿、宗廣奔吉野、此時新田義貞徇節北國、顯家戰歿堺浦、而八幡之軍亦潰、朝廷大震、人心洶洶、宗廣獨趨朝奏曰、近者鎭守將軍三年之間、再起大兵入援者、以奧羽二州威服王化、賊徒不得竊發也、今宜乘人心未變、復遣一皇子以鎭之、建號明令、誅逆懷順、二州可坐而定也、陸奧五十四郡、出兵四五十萬、殆敵日本半國、臣雖老矣、猶能霜顏戴兜、奉皇子而指揮、則不踰期月、而京師可復、先耻可洒也、帝壯其議、勅奉義良親王、與源親房顯信、由海路赴陸奧、解纜伊勢大湊、至天龍灘、颶風大起、諸船四散、宗廣船漂蕩七日、返至安濃津、候風欲再上海、罹病不果、臨終所知僧來

勅曰、禁絕妄想、惟佛名之唱、若有遺命、爲傳賢息、宗廣將瞑、蹶起大咲曰、七旬老翁、於世無求、但未得滅逆賊而就黃壤、此爲妄想耳、幸囑賤兒、我死勿飯僧、勿誦經、速斬賊首、懸我墓、此爲大供養耳、言訖倒按刀切齒而終、葬于山田光明寺、其墳今猶存云、宗廣忠烈出于天性、嘗與源親房語及世事曰、男兒不可屈足利氏而汚弓箭名、此也已、又惡僧尼誑俗、其有不諧意、則往往手刃以自快、故其徒嫉之如仇敵、或至作妄說以汚清節云、子親朝親光、

親朝、任修理大夫、爲上總守護、初遵父遺命、竭力勤王、後東國官軍寖衰、自度勢不能獨支、稍懷貳志、及源親房爲高師冬受圍於小田城、乞援親朝、親朝不果、既親房走關城、又數手書求援頗切、終不應、至正平六年遂叛降賊、

親光、稱九郎、爲撿非違使、任左衛門尉、元弘中隷大佛貞直攻赤坂、仍留六波羅、親光驍悍善戰、部卒亦皆精銳、賊兵覘之以決勝敗、而親光早識逆順有命、去六波羅就赤松則村、歸義帝喜之、深加倚愛、眷注殊渥、稍參機務、北條時行之亂、從足利尊氏東征、及其叛、挺身還京、尊氏之犯闕、從脇屋義助拒守、勢多既王旅敗潰、衆皆從濟叡山、親光獨留京、狙擊尊氏、佯遣僧徒請降、尊氏惟其無故而降、使大友貞載來審、二人過於途、貞載猝問曰、將軍使我察卿降狀、果然脫兜而來、親光覺見疑、直拔刀斫之、貞載墜馬死、從騎周圍、親光與卒十四人交刺死、時人莫不嘆惜也、

宇都宮公綱、初名高綱、下野人也、其先出右大臣藤道兼、道兼四世孫僧宗圓、始爲下野宇都宮座主、蓋宇都宮其本國鎭神、而座主者管其祀事、猶曰祭主也、至宗圓子宗綱歸俗、任下野守、且襲父職、因以宇都宮爲氏、子孫相承、源平以降暨北條氏、世以武名、

顯于東國、部下有紀氏清原氏二隊、族黨且勇、每戰無前、强冠當時、世目曰紀清兩黨、公綱父曰貞綱、弘安中禦元寇有功、公綱夙歷備前權守、任治部太輔、元弘二年六波羅兵寡、北條高時差公綱助守之、時楠正成擧義欲復京、隅田高橋二將擊之見敗、北條仲時召公綱曰、近日之敗、貽笑遐邇、乃將士恇怯之所致也、使若輩再往、復何能爲、向我受命西上、足下又來援、迺備緩急也、今日之事、非足下不可、公綱無難色曰、公綱以寡弱承大敗之餘、勝敗必非所論、但西上以來、念以一死報國恩、今實其時、何辭爲、言訖僅率十餘騎發、比過東寺、手兵追至七百餘、路逢馬卿奪騎之、疾馳天明至天王寺、正成察其來銳、宵遁、公綱以敵退報、上下嘖嘖、莫不稱其武、既而公綱欲進兵少不能、又未戰而退亦爲恥、故屯天王寺數日、正成每夜列炬、爲相逼狀、公綱嚴備以俟、而敵終不

至、卒倦皆無鬭志、或諫曰以前日掃敵、爲公德色、早還、勿久持取辱、公綱從之、引兵旋、明年、高時發大軍、攻正成于千劍破、正成善禦、城久不拔、仲時重促公綱赴之、公綱提兵千餘徑進、破柵薄堞、苦攻旬餘、又使前隊攻戰、後兵鑿山、三日創城樓者三、於是佗兵傚之、晨夜劉掘不休、既而王師克京、仲時時益伏誅、公綱與大佛高直等、解圍南走、正成與左近中將源定平討之、公綱據般若寺、相持數日、賜勅招諭、公綱乃降、後從新田義貞東征、公綱後期、追會鷲坂、恚其不及初戰、先衆奮戰破敵、又戰于手越筥根、特有功、退拒尊氏于大渡、軍敗與大友氏泰俱降尊氏、初公綱見兵少、促發其在國者、値鎭守府大將軍源顯家入援、其兵五百鬭之西上、聞公綱降敵、別走至京、公綱從之、據神樂岡、王師攻之勢銳、公綱乞援未至見破、偕尊氏西奔、自途返復歸官軍、反尾擊尊氏于豐島河原破之、義貞西征、公綱追及賀古河、俱攻白旗城、又從義助、攻破船坂、退防賊于湊河、敗還扈駕叡山、守東坂、與義貞擊高師重于四明、却之、僧隆賢密納敵兵、公綱部下覺之、虜隆賢悉殺敵、又與諸將進攻京不利、及帝還輦、公綱護駕至京、爲尊氏所錮、被創逃還下野、延元中、帝幸南山、義貞起兵越前、王師大振、公綱提兵五百入援、帝大嘉尉之、詔賚髮授左近衞少將、叙正四位、聽昇殿、源顯家之再援也、駐陣武藏府、公綱起國兵會之、進破鎌倉、遂從西上、與上杉憲顯戰于青野原大敗之、及顯家敗歿、脫還宇都宮、又落髮號理蓮、正平七年、後村上帝駐蹕八幡、遣兒島高德東行、促諸將復京、公綱應勅、期擧兵定東陲、聞王師潰不果、十一年卒、二子氏綱義綱俱降足利氏、族弟泰藤、

泰藤、任右馬頭、建武中直武者所、稱美濃將監、尊氏之犯闕、泰藤

從義助、拒賊山崎、不利、還從叡山、駕還、泰藤與義貞、奉儲君北行、投杣山城、城將瓜生保俄叛歸敵、拒義貞不納、義貞奔保金崎、泰藤途亡降敵、足利高經高師泰等率北陸兵來圍金崎、瓜生保雖一旦降敵、而心實抱歸順、察同志者與俱、玆時泰藤已隸師泰麾下、一日與鄰營將天野政貞、論北條新田足利三家旗號、泰藤右袒新田氏、政貞亦是之、保聽之私喜、日來結托、俱謀走杣山、師泰來擊、泰藤襲諸湯尾走之、尋與保兄弟援金崎、與北兵戰敦賀津、敗績、保義鑑死之、後義助之與高經戰于鯖江也、泰藤政貞共擊高經走之、泰藤後卒於三河、

贊曰、佛說之誑人、深淪骨髓、雖識者猶或不免、而宗廣以一介武夫、毅然不惑、嘻其惡佛之心、乃惡尊氏之心也、尊氏之狡譎、擧一世皆陷其術中而不自覺、而宗廣乃以不屈足利氏、爲眞男兒、觀

其臨歿一語凜凜有生氣若俾當時諸將皆如宗賡患乎賊何不滅王業何不復哉公綱之驍勇雖誤其始而克全其終有足嘉尙故得附宗賡以傳焉云

聚譜云、正平三年五月行朝卒、年五十八、子宗朝後更名宗遠、元中二年五月卒

南山史卷第廿四

成島譲倹卿　編輯

武臣傳第廿一

伊達行朝　政宗
田村輝顯　宗季　則義
關宗祐
下妻政泰
二階堂時藤
小山義政　若犬

伊達行朝、陸奧人也、左大臣藤魚名之裔、世爲東奧豪族、行朝中興初爲藏人、任左近將監、稱左近藏人、爲奧州式評定衆、兼引付職、建武二年、北條時行之亂、與族爲顯討其餘黨于長倉平之、尋拜宮內大輔、延元元年、從源顯家入援、顯家攻三井、行朝同結城宗廣擊敵、不利而退、後又從顯家還鎭、二年、五百川賊起、顯家命行朝及田村某討滅之、追顯家再援、移檄徵兵、行朝又與宗廣等發兵從之、會芳賀禪可叛據宇都宮、行朝率兵往、疾攻三日拔之、進赴海道、顯家戰死堺浦、行朝奔至行宮、及源顯信奉義良親王、航海東赴、行朝屬源親房同行、値颶風至常陸浦、親房據小田城、行朝守伊佐城、是秋、高師冬發大兵來攻常陸諸城、行朝防禦經年、勉以忠義激人心、故於諸城中最爲完固、興國四年、關大寶二城俱陷、親房西遁、行朝亦棄伊佐、逃還陸奧、其在常陸、嘗詠和歌、以抒旅況、加利曾米登、於毛比志保斗留、都久波禰能、須曾波能太爲毛、須奘奈祕耳計里、後任飛驒守、正平六年、從源顯信、與吉良貞家相馬親胤戰于倉本河敗之、不詳其終、子宗朝彈正少弼、孫政宗、

政宗、任大膳大夫、應永初南北媾和、足利氏專操兵權、而政宗祖先以來、奉事南廷、以故不肯爲之下、先是足利滿兼以奧羽荒遠難馭、以其弟滿貞滿直、分轄陸奧、鎭篠川城、九年、政宗糾集義故、築城赤館、以敵滿貞滿兼聞之、命上杉氏憲發兵來攻、政宗邀擊敗之、氏憲僅以身免、既敵軍又大集、防戰經年、遂棄城遁、或曰力竭降敵、政宗亦善和歌、嘗行軍屋代頻遇雪詠歌、奈加那伽耳、豆都羅於里奈禮、奘知太衣氏、由佐遲登奈利、能智加支耶麻佐登、此首最膾人口、世以爲警策云、

田村輝顯、陸奧人也、初征夷大將軍坂上田村麻呂爲陸奧守、在鎭設子、遂還京、留在陸奧、世食田村莊、子孫蕃衍、其宗子號田村莊司、建武中鎭守府大將軍源顯家奉義良親王赴鎭、其族人首來屬之、有輝顯者任右京大夫、從顯家屢建戰功、延元四年、莊司闕、顯家以其族宗季者爲之、興國三年、宗季從源顯時、攻斯波岩手二郡、斬敵將稗貫某及其族人、正平五年、從源顯家、與吉良貞家、戰于倉本河破之、後及應永初、有則義者爲莊司、守祖先舊義、不從足利氏、會小山若犬丸來投、則義納之共圖興復、奉新田義則爲主、起兵至白河、足利氏滿率大軍來攻、戰敗則義縱火其家自殺死、

關宗祐、鎭守府將軍藤秀鄉之裔也、世食常陸關郡、因以爲氏、祖政鄉、父政祐、宗祐稱次郎、任民部少輔、子宗政、爲伊豆守、建武二年、足利尊氏據鎌倉叛、尊領關東諸郡、以關郡授結城朝祐、宗祐不從、延元二年、尊氏將石堂藏人來圍其城、防戰不屈、三年源親房漂至常陸浦、宗祐與小田治久、迎入小田城、時宗祐已老、雖授家務于宗政、以其尚幼、故宗祐仍攝軍事、興國二年、高師冬圍小田城、治久遂叛降敵、親房走投關城、宗祐護侍甚謹、師冬築長圍、

環攻之、至明年冬、糧匱兵疲、宗祐猶勵衆防禦、四年夏、賊徒攻城、結城朝祐子直朝向據、宗祐不投邑於其父先登欲急拔城、宗祐迎擊斬之、餘衆皆遁、然賊徒逾至、重圍數月、食竭城陷、闔族死之、

下妻政泰、常陸人也、小山朝政之後、曾祖長政、任修理亮、始食下妻、因爲氏、祖長光、父景光、源親房之東下也、徇常陸諸城、政泰勵之、奉源顯時爲主、據大寶城、延元二年秋、高師冬發兵來攻、斷關大寶二城通路、城兵大窘、應與顯時出城擊敵、相持經年、至四年冬城陷、政泰徇焉、

二階堂時藤、陸奧磐瀨郡人也、任備中守、剃髮曰道存、其弟貞藤、爲北條氏將、攻吉野城、亂平伏誅、時藤初在陸奧、從源顯家勤王、頗有軍功、後及正平中、八幡之役戰死、

小山義政、亦秀鄉之後、世食下野小山、十世祖政光、始以爲氏、義政父曰氏政、義政任下野守、初屬足利氏滿、天授六年、歸義起兵、及宇都宮基綱、戰于裳原、克之、斬基綱以下八十餘級、我族死者三十餘人、氏滿聞之、出陣武藏府、遣上杉憲方木戶範季等來攻、義政嬰鷲城以拒守、相持閱月、力盡而降、落髮稱永賢、於是鎌倉軍旋、而義政不往謝、明年二月、重起兵據鷲城、氏滿又命上杉木戶二將攻之、更請義滿以白旗軍爲援、十一月、敵疾攻陷羅城、城兵又善防戰、殺敵無算、而不能持久、因又請降、使其子若犬出城謁氏滿、贈劍馬、遂開五城授敵、遷保祇園城、二年、又城糟尾險要據之、多備軍糧、爲固守計、氏滿又發兵來、白旗軍先陷長尾寺窪二城、進逼糟尾、防戰數日、義政棄城遁、爲敵見躡、知不能免自殺、若犬出走、元中二年、若犬斂殘兵出復祇園城、稍略近郡、木戶範季來擊、若犬與戰深江山破之、既聞鎌倉兵出古河、我軍皆散、若犬走匿陸奧、三年、常陸人小田孝知助若犬舉兵、保宍戶男體二城、又爲氏滿兵見殺、應永三年春、若犬與陸奧人田村則義謀起兵、奉新田義則爲主、從武藏上野義旅、進抵白河、氏滿又盡大兵來、我軍望風潰散、若犬走會津自刎死、其子二人、爲敵被虜、投諸六浦死、

小山譜云若犬名隆政

贊曰、伊達田村二氏、蔣史惟稱其氏、而沒其名、故余據其家牒、叅之諸記、特表而出之、亦發潛闡幽之義也、宗祐政泰之開城、納親房父子、猶許遠之於張巡也、城陷二將出走、而宗祐政泰致死、親諸雎陽之共死、反有難焉、義政之屢降、有似愛死、而若犬之奔走圖恢復、勤矣、至其死、東國義徒燼矣、可勝嘆哉、

南山史卷第廿五

成島讓倹卿　編輯

武臣傳第廿二

土岐賴兼 賴春 舟木賴夏

多治見國長

足助重範

錦織俊政

本間資氏

隱岐廣有

土岐賴兼、美濃人也、源賴光之裔、以驍勇著、方帝之謀討北條氏、賴兼與其族多治見國長、應募至京、賴兼族賴春亦與焉、賴春妻六波羅吏齋藤利行女也、賴春一夕對妻、語及身後、凄然泣下、妻怪詰之、賴春遂以實告、且戒其緘口、妻謂事濟則我親危矣、不濟則我夫死矣、不如先發使夫上變、而父家亦由獲全也、其明遽歸告利行、利行大駭、責賴春曰、卿何爲此不祥事、如外發吾屬無類矣、賴春因告首謀由賴兼、我儕與聞耳、叩頭請命、利行馳告六波羅、鎭將常葉範貞、時攝津葛葉邑民紛起攻郡監、範貞因宣言發兵制之、悉徵四十八柵軍及在京見兵、賴兼國長亦在選中、而不覺事露、戎裝俟明將發、黎明範貞使山本時綱小串範行、率兵三千分捕二人、時綱單身通賴兼室、賴兼方起梳髮、見時綱至、提刀前鬪、知不免、走入内屠腹死、從卒皆殲、賴春以告變免、後屬足利尊氏有功、尊氏予以錦裳、俾襲曰春遷、子賴夏、孫賴尙、

賴夏自少志勤王、不樂屬足利氏、遁居近江舟木莊、別以舟木爲氏、正平七年、駕次八幡、密勸新田義宗等、討尊氏于關東時賴夏

陽雖從尊氏、密通其機謀於新田氏、故武野之戰、官軍得利、後賴夏遣其子於美濃、誅本宗土岐氏、十五年、義詮使畠山國清等大兵來犯行宮、賴夏父子亦從調發、在行間、賴夏謂賴尙曰、乃考以來、雖從足利氏、非其素志也、汝宜出走以擧義、於是賴尙走伊勢、從源顯能、以三瀬之地險要、且爲其祖先舊邑、起兵取之、築城以居、廿四年、楠正儀叛降足利義滿、義滿遣兵來援、賴尙與楠氏族共擊之、敗死、子正尙、孫正賴、並隸北畠氏、世以武功著、

多治見國長、亦爲土岐氏族、爲右衛門尉、與賴兼偕參密謀、及事露、六波羅將小串範行來圍其家、會國長醉臥、聞變蹶起、有妓侍側、取甲擐之、時有小笠原通弘者、善射、適依其家、望敵返告曰、事已露、子早引決、我姑支敵、登譙樓大呼曰、來者爲誰、請試我手、㧞箭射殪廿許人、遺一箭插於腰曰、此以充冥路耳、遂啣刀鋒投死、敵伊東秋澄父子從門隙俯入見殺、衆懼不敢進、國長開門出、罵範行曰、汝亦非將種乎、何其怯也、趣來鬪、敵怒爭進、國長擊却之、自辰至午、死傷無算、佐佐木時信兵毀屋後亂入、國長與其卒廿二人、交刺死、

足助重範、三河人也、其祖重秀以來、居三河足助之地、故以爲氏、重範以勇敢聞、後醍醐帝討東虜、重範與錦織俊政、並預謀議、駕幸笠置、六波羅發大軍來犯、重範上譙樓大呼曰、我謂皇輿所駐、鎭京首將宜來、故命大和工人鍛新鏃以俟、今觀前鋒旗幟、乃美濃兵耳、汝庸輩代受以試利否、引滿而發、其箭踰壑洞敵將胸、墜馬死、其弟以身蔽尸、拊鎧大音曰、弓弱遜所聞、請再發、重範意彼謂堅札耳、乃翻射其兜、貫額而死、有二敵冒死薄埤、重範又射却之、敵猶競進不已、屬南都僧本性捧符造行在、本性多力、抱大石

采高連投、敵爲歷死無算、溪水殷紅、自此敵不敢近、迨城陷、重範遭擒殺、族重成重信、元弘中、供勤王戰、殁鎌倉、又有重春者、迎納宗良親王於三河足助城、奉戴無貳、或云親王所撰新葉集中、載源重春和歌、即其人也、

錦織俊政、與重範從籠笠置城、陷、將士遁走、俊政獨奮勵曰、怯哉效死報國、遁將安往、袒裼而戰、矢竭刀折、遂與其子屠腹死、時有石川義純、任飛驒守、與子義右、首應徵至笠置、城陷、父子俱戰死、

本間資氏、相模人也、稱孫四郎、恭議源賴定之後、騎射俱精、建武中、塩冶高貞獻駿馬、資氏調之協旨、尊氏舟軍過和田﨑、義貞拒之海陸、未接鋒、資氏手弓躍馬、臨海大呼曰、聞西艦中多載備港娼妓、請進一箭以添興、拔鳴鏑、候雎鳩攫大魚而起、射截其片翼、箭軼敵艦帆檣、落于尊氏船樓、魚猶在攫、兩軍喧呼不止、尊氏曰、

彼以技誇我也、而鳥落我船、豈非祥兆邪、使人詢其名、資氏曰、自非控弦之徒、孰認賤名、請進一箭以通謁、箭又飛洞船板集敵鐙、尊氏視其箭刻名、初識精技、諸軍傳視、莫不駭怖、爲資氏揮扇招敵曰、盍返射、尊氏命佐佐木顯信射之、未發、有一卒誤先射、矢弱落水、兩陣哄笑、後從叡山、熊野餘兵來攻、勢鋭、資氏與相馬忠重望視、笑謂義貞曰、制渠不須寸鐵、我二人者一發、落其膽耳、有一壯夫矜勇先登、資氏先發僵之、尋一夫又登、忠重殪之、敵畏不敢進、二人從容顧我軍曰、先戰演技、請建一候、我軍乃樹紅扇、中心繪月、二人相謂曰、月不祥、破其兩傍、乃發、一左一右、月仍宛然、乃呼敵曰來前、試汝堅甲、敵終辟易而退、後從駕還、尊氏怒其逞技辱我、斬之、資氏非直善射、騎御最妙、有人從之學騎、問其秘訣、資氏笑曰、有步機術、最奥秘也、請學、資氏因與之騈騎、行山谷間、遇危機曰、子謹志之、乃下馬而步、踰機復騰、怪問其故、資氏曰、夫驁塹雖廣、猶可一鞭而踰焉、况機乎、而猶如此愼重者、絶技在全身、不在冒險也、今我超騎示子、子以其未熟、慣以爲常、此敎危也、聞者大感、其騎射之法、傳至後世云、

隱岐廣有、左大臣藤道平家士也、善射、建武元年秋、有怪禽、每夜來噪紫宸殿上、其聲若云伊津麻氏、帝惡之、廷議遵堀河二條兩朝之例、揀源氏中善射者射之、無有也、獨廣有見選焉、夜持弓矢入候殿廷、帝及侍臣臨觀之、即夜月明、俄有黑氣隨鳥噪起、異光閃灼透簾、廣有拔鏑矢將發又止、去鏃而注、伺其聲射之、應弦落地、衞士照燭視之、人首蛇形、勾嘴鋸距、舒翼一丈六尺、衆皆嘆異、帝問廣有曰、何故去鏃也、廣有對曰、如箭倒植殿屋、不祥也、故去之耳、帝逾感其用意、直授從五位下、給以食邑、

贊曰、賴兼國長四子、所謂匹夫之勇、非首帥之器也、迺欲藉此輩以謀輿復、則迂、然有此一擧、而后得正成義貞諸公嗣出、則孰謂若儕非倡義之嚆矢哉、資氏廣有之精射御、亦可以禦侮而敵愾矣、

南山史卷第廿六

成島讓儉卿　編輯

武臣傳第廿三

村上義光、稱彥四郎、爲左馬權頭、子義隆、稱彥五郎、爲兵衛佐、藏人、父子俱親事護良親王、王之竄十津川也、熊野僧定遍購之急、去如吉野山、路遇土人芋瀨者、以兵要之、竄無所出、王遣人諭以深相託之意、芋瀨曰、今定遍承東命、索王等甚急、臣如納王、則誅滅立至、然視其急、亦不忍相要、願授所齎錦旗、或從臣一兩輩、以藉口、二者不聽、則無所逃罪、惟進一箭耳、王嘿然、赤松則祐曰、見危授命、人臣之分也、臣請詿爲平賀三郎曰、凡執韉靮從王者、皆王股肱也、去一不可、宜授錦旗、王從之、義光後至、視芋瀨卒捧錦旗而還、憤然曰、何物奴乃敢爾、直進掀奴奪旗、芋瀨驚愕遁去、王大喜曰、有此三人乎、天下不難也、進抵吉野、築城據之、賊大軍來攻、城將陷、王親戰數四、退與從臣訣飲帳中、悲歌慨然、義光鎧受矢如枯蓬、趨告曰、臣久拒戰、聞歌聲來會、今賊勢熾、城不可支、願借王甲詐敵、以死王乘間出走、天下事不惟今日也、王曰死則同

死、至此豈容相棄乎、義光厲聲曰、君不聞滎陽之事乎、舉大事者、何顧細節、自起脫王甲、王曰卿忠無倫、我若免難、必爲厚修冥養、若其不免、則相見黃泉不遠也、王行、義光登譙、望視其稍遠、高呼曰、護良勢蹙自刃、汝等天誅非遠、視以爲法、屠腹抽腸、投壁以死、賊四集斬其首、初義隆欲從父死、義光叱曰、亟去護王、徒死奚益、義隆泣訣、追及王吉野、岩菊躡之、義隆奮鬪、斬數卒、被廿許瘡、入篁中自殺、王乘間逸去、義隆時年十八、

井伊直朝、遠江人也、左大臣藤冬嗣之裔、數世祖共資起任遠江、居井伊谷、至其子共保、始稱井伊氏、子孫相繼、爲遠江介、故亦稱井伊介、直朝夙屬官軍、宗良親王之自叡山東走也、直朝迎入其城、推奉無貳、今川範國遣兵來攻、直朝屢戰却之、延元三年、宗良與源顯家入援、軍敗走吉野、及其重奉勅東赴、又迎奉起兵、國人天野、乾、奧山諸族來屬、兵勢頗振、興國元年春、高師冬率大軍來圍、拒戰連月、迨秋城陷、宗良走三河、直朝不知其所之、或曰降敵、後正平中、其族有直秀者、稱彈正左衛門、從新田義興、義興之見誑於矢口也、水入船底、將沈、直秀抱義興扛之、義興割腹死、直秀抓投其腸、自截吭死、其響砉然聞數里云、

小山田高家、不詳何許人、延元元年、從新田義貞西征、軍駐播磨、自春徂夏、衆多糧匱、義貞謂苟無法以禁之、必至暴掠也、乃署沿坊曰、刈一穗毀一屋者處法、於是軍人相戒、秋毫無犯、農商晏然也、一日高家近敵城刈麥、搭鞍而還、軍監長崎某覩之、以其犯令、欲底於法、義貞聞之曰、彼豈以身易麥乎、恐意此係敵地所生、非令之限、不然則糧食匱乏之所致也、遣人檢視其營、果然、鎧仗備而飲膳罄、義貞赧然曰、彼之犯法、將力戰以償非歟、夫使軍人飢

之至、盜首帥之過也、勇士固不可失、法亦不可廢、因給衣二襲於田主、予高家以稻十石、高家感泣、未幾義貞與尊氏戰兵庫、軍敗馬蹶、上路傍大塚以避飛矢、殆危、高家視之、踊馬來扶義貞上己馬、步鬪死、義貞賴得脫去、

勅使河原直重、武藏人也、稱丹三郞、其先出於宣化帝孫多治比王、王十世孫武信、有故謫武藏、子孫皆姓爲丹治、其族皆以丹字冠俗稱、謂之丹黨、尊氏之犯闕、直重從義貞守大渡、聞敵既亂入宇治山崎、奔還駐馬三條、視乘輿東行、宮闕無人、慨然曰、視危效命、古今通義也、我何顏事賊求活邪、返至羅城門、偕其二子潰腹死、正平中、武野之役、有丹七郞者名經直、從新田義宗戰、蓋直重弟云、

河島維賴、越前人也、稱左近藏人、從駕叡山、奉勅還勸國人勤王、及義貞北行、邀入金崎城、圍急、義貞兄弟潜出城求援、以維賴爲導入杣山、後從義助守三峯、又與足利高經戰于歸江、走之、及義貞死、義助還府城、維賴又留守三峯、義助拔織田田中十七城、維賴分攻有功、不知其所終、

原其、任近江守、蜂屋其、任信濃守、俱美濃土岐氏之族也、土岐氏雅屬足利尊氏、而獨二子乃在尾張、終始勤王、正平八年四月、起兵與尾張昌能、擊北軍破之、我兵死者卅許人、既山名時氏歸順、約諸將共攻京、二人從大納言隆俊入京、與和田楠等擊義詮走之、義詮遁近江、又尾擊之有功、進與佐々木軍戰、時北主在美濃垂井驛、聞二人軍逼、倉皇將出走、戰散而止、數日義詮返兵、二人從隆俊康長、拒諸八幡、又與桃井直常等擊敵七條、不利、其後軍散、二人亦引還、不知其所終、

岸和田治氏、和泉人也、稱彌五郞、延元初、與其族阿房國淸戰、敗保八木城、國淸來圍、左近衞中將定平及橋本正茂等來救、治氏因出城擊敵破之、進略敵地、據東條城、二年正月、奉勅捕得河內人中川入道父子以進、從楠正行、燒楠山敵營、及和田楠等攝寨古市、丹下西念者、發兵來攻、治氏從二將、邀擊野中寺、追北進逼丹下城、燔其民屋、既而細川兵部及帶刀、發大兵圍古市、治氏與犬塚惟正拒戰却之、斬帶刀、四月、與其族快智定智二人、結寨卷尾寺、以張我軍聲援、屢敗敵於宮里五里等地、正平二年、其子助氏、從楠正行、攻紀伊隅田及河內八尾城、追正行戰歿四條、高師直逼行宮、助氏與師泰戰于東條、師直燒行宮、師泰屯天野二王山、助氏又與之戰、六年、發族人攻河內和泉敵城、有功、後事軼而不傳、

高木遠盛、不詳何許人、延元二年、發兵攻八尾城、城兵來邀、遠盛擊諸五條却之、又戰于天王寺、薄丹下城、燬其民舍、三年、從和田正興重攻丹下城、五月、陣高安、將焚敵寨、會援兵自天王寺至、先擊散之、既聞敵據松原城、共正興及橋本正茂攻拔之、斬城將二人、又攻敵于野田池尻半田等處、有利、後事不詳、

贊曰、義光之代護良、高家之脫義貞、一則爲榮陽之義鬼、一則爲翳桑之餓夫、俱能見危授命、遂其志而無悔焉、直重之慷慨死義、直秀之奮發殞身、抑亦其次也、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非此之謂乎、

南山史卷第廿七

成島讓俊卿　編輯

堀口貞滿、上野人也、爲新田氏族、祖家貞、父貞義、貞滿任大炊助美濃守、義貞之擧義、貞滿帥一隊、與大島義政、向巨福呂坂、擊斬赤橋盛時、鎌倉由此以敗、義貞與高師泰、拒矢矧河、貞滿奮戰敗之、延元元年、帝再幸叡山、尊氏僞欵請還駕、帝密許之、車駕將發、藤實世馳報義貞、義貞未信、貞滿詣義貞曰、向恠江田大館晨赴中堂、今有此告、請往覘之、馳至御所、則鳳輿既駕、貞滿進攀轅泣曰、外間傳陛下旋駕、義貞不信、今果信矣、夫義貞首唱義兵、誅滅鎌倉巨猾、以定東疆、中興之勳、孰肯出其右者哉、及尊氏構逆屢致征討、自萬死出一生、亡失宗族百五十、親兵一萬餘、遂逐賊乎海西、以致王土寧謐、而近日賊勢再熾、王師敗挫者、非獨戰之罪、

按堀田系圖載書五子爲新田經義其子氏經生國氏稱三郎與金谷經氏時代不合以爲同人恐誤

也、亦豈非聖德未洽、大信未著之所致乎、迺捨義貞返歸于賊地、何哉、如駕不止、則請召義貞以下族人殘者五十餘人、一々斬誅駕前、而後發輿、辭氣慷慨、聲淚俱迸、帝爲動容、有慙色、百僚皆感歎無音、遂授東宮於義貞、以往北國、貞滿亦從之、後奔美濃、源顯家率陸奧兵入援、貞滿以千兵屬之、後不知其所終、子曰貞祐、稱掃部助、正平八年、官軍入京、義詮挾北主東走、貞祐時在近江、屬氏兵邀擊之、斬其將佐々木秀綱等、又有堀口三郎者、從征西將軍懷良親王往筑紫、戰死大原、

一井貞政、堀口貞滿之叔父、稱孫三郎、爲大藏大輔、每從義貞戰、建武初直武者所、後與子政家戰歿金崎城、族氏政、爲兵部大輔、脇屋義助之再起越前也、氏政在居山城、追陷香下鵜澤等十一城、降敵千餘、後義助戰敗、走美濃、氏政謀結平泉寺僧徒以舉兵僧徒不應、乃率十三騎衝敵壘、入鷹巢城、城陷不知所走、

金谷經氏、亦爲新田氏之族、或曰額戶氏、父曰氏經、爲治部大輔修理大夫、建武初、從義貞討尊氏有功、及南狩、起兵播磨、率吉河高田諸族、操舟下、趣北路、從脇屋義助往伊豫、義助病死、北將細川頼春舟師將攻河江城、義助殘卒推經氏爲帥、發艨艟五百援之、與頼春相遇、敵艦皆施樓櫓下射、經氏馳艦衝之、戰酣風俄起、東西背馳、日暝風少息、衆欲退伊豫、經氏曰、今喪主領、吾儕雖生何爲、不如決戰而死耳、乘夜進舟備後、攻鞆城拔之、據大可島、以待殘兵至、敵兵來攻、戰旬餘、聞頼春陷河江城、欲攻大館氏明世田城、欲還援之、時見兵尙有二千、期必遇頼春、以爲多率弱卒、不如寡而精、乃擇銳兵三百、皆曼荼羅于母衣爲標、故擇凶日而發、頼春出兵七千、邀於千町原、經氏進擣中堅、敵衆披走、經氏

搏戰數十合、斬首七百、我軍亦殲、遂不得、與賴春遇、迺與河野通郷等十七人、衝圍還備後、或傳經氏後以正平六年九月、提兵五十攻入八幡、戰敗死之、

江田行義、稱又三郎、系出新田義重、父曰有氏、行義從義貞起兵、攻鎌倉有功、建武初、爲武者所頭人、任兵部少輔、丹波人久下時重應尊氏、據大江山、行義往討之、親斬敵魁、餘兵潰散、還從叡山、守東坂下、戰三井寺及京、皆有勳、尊氏之西走也、朝議使義貞窮追、時會義貞病、先使行義大館氏明出軍、擊赤松則村于室山敗之、尋義貞進軍、圍白旗城、數日不拔、因遣弟義助行義及大井田氏經、攻船坂克之、行義進入美作、圍耶義能仙善提諸城、既而尊氏海陸並進、義貞遣使召行義、行義乃解諸圍退、會義貞于山里、與敵戰兵庫不利、還扈叡山、屢從義貞攻京不克、義貞之北行也、

行義氏明二人反扈蹕入京、初二人自義貞起兵以來、每命以將帥之任、至是不隨其行、人頗譏之、還京尊氏拘二人、迨南巡各國舉義、行義潛逃丹波、與安土本庄諸人謀、起兵據高山寺、正平七年、蹕次住吉、行義與少將源顯經、引兵入丹波、擊荻野某走之、後有江田丹波守者、從懷良親王西下、大原之役鬪死、

大館氏明、祖曰家氏、爲新田政義次子、以大館爲氏、父宗氏、從義貞攻鎌倉、將左軍、與江田行義、入極樂寺坂、破大佛貞直、乘勝進、敵本間某疾鬪、宗氏爲敗死、氏明爲左馬助、與兄幸氏、從源顯家入援、幸氏攻近江觀音寺城陷之、斬首五百、既至行在、顯家欲休士馬而後戰、氏明曰、大軍遠來、卒罷馬疲、若休之數日、逾倦不可用也、且敵亦謂我新來未可即攻、宜出其意表、乘隙襲之、必勝矣、顯家從之、冒曉拔三井寺、義貞之西征罹病、遣氏明及江田行義啓行、氏明行義進破赤松則村于播磨、義貞聞之乃發、後與行義扈蹕還京、爲賊所執、南巡、氏明逃詣行宮、延元四年春、爲伊豫守護、與土居得能等合謀、値脇屋義助病歿、四國官軍稍潰、氏明據世田城、爲敵所圍旬餘、先是精銳多從金谷經氏戰歿、又糧食已竭、氏明率親兵十七奮擊卻之、還自刃死、初後村上登極之始、每夜有怪禽噪殿上、其聲愧悽、帝命衞士闇射之不中、適氏明自伊豫貢俊鷹、勅大納言藤實世調養之、一日出野搏鳥、鷹逸入林中、趕出一大鳥如鶴、相搏委地、玄翎而長尾、咸謂向之爲怪者即是、衆格殺之、怪果絕、鷹亦傷臆死、氏明二子義冬、氏清、氏清幼讀書京師海藏院、迨長給事南山、正平十六年、往依其母家伊勢國司源顯能部下、居伊賀關岡城、文中二年、與仁木義長戰鈴鹿山、斬其將義信、還會顯能兵、俱擊義長走之、顯信喜其功、改大館爲關岡

氏、以女妻之、橋本正高爲山名義理細川賴元等所攻、請援、氏清乃率兵、擊義理于山口山中破之、氏清以國司女婿、累建軍勳、國中豪族服部柘植氏以下、莫不推服、稱伊賀守而不名、應永十七年卒、年七十六、子氏隆、

大井田氏經、亦新田義重之裔、義重子義繼、始稱大井田、世在越後、氏經歷彈正少弼、爲式部大輔、義貞之起兵、氏經與父祖發兵自越後來會、伐鎌倉有勳、後戰筥根、又扈蹕叡山、及尊氏西走、義貞奉詔討之、會兒島高德舉兵熊山、氏經從義助赴之、與畑時能等夾攻船坂擧之、義助進圍三石、氏經亦據備後福山城、守備未全、而敵軍大至、衆情危懼、氏經勵之曰、遠來拒賊、豈可望其衆而潰走耶、此洵我儕死節之日也、於是城兵二千、咸懷必死、明日直義軍廿萬至山下、闐噎數里、先鋒徑傅陴、氏經令衆閴如無人、及

按德川系圖數得滿義之子爲右京亮政義未有伊豫守義政者此蓋別人也

敵發喊、乃鼓應之、聲震山谷、敵驚曰、源將果善守、勿侮、齊進仰攻、氏經先令乘陣亂射、親督精兵出戰、敵敗走、死傷相枕、欲赴直義本軍、不能、因衝出敵後、顧我兵已喪半、且城中火起、曰、戰止於此耳、乃斂殘兵東馳、且戰且行、天明至三石、合義助、會義貞于山里、拒賊攝津、不克、還京、護蹕登叡山、後從義貞北行、與足利高經戰有功、及義貞卒、氏經走還越後、尋卒、子曰經景、

世良田滿義、出於新田義重四子義季、義季始稱德川、其子賴氏、又稱世良田、滿義稱彌次郎、從義貞攻鎌倉有功、後遁世良田以終、子義政、義周、義政任伊豫守、正平七年、從新田義宗、與足利尊氏戰武藏野、迨新田氏衰、姑屬足利基氏、以全其舊邑、而非其素志、十九年、與梶原景安謀討基氏、事覺、基氏遣兵來圍其家、義政知事不成、自殺死、弟義周從父戰武野、後走越後、十四年、從新田義興來東國、爲恢復之計、義興爲畠山國清見誑殺於矢口渡、義周亦同自殺、

大島義政、亦義重之裔、與大井田氏經同族、號新田大島、曾祖時繼、任修理亮、父曰義員、義政任讚岐守、從義貞起兵、建武中直武者所、東征之役、亦從有功、或曰後降足利氏、食上野淵名莊、削髮曰法西、

里見時成、新田氏族也、爲伊賀守、從義貞赴越前、時成與義助守杣山、賊兵圍金崎踰年、城中窘迫、義治使時成及瓜生保等援之、賊徒據險以拒、時成率輕騎冒陣、與保等戰死、義氏亦時成族也、與子義胤從義貞攻取鎌倉、爲大炊助、又屢從討敵、後往越前守金崎、城陷自殺、

細屋秀國、亦爲新田族、稱右馬助、從義貞北行、明年義貞自杣山

向京、尊氏使足利高經陣越前府備之、秀國築砦長崎河合川口邀之、高經走據黑丸城、秀國與瀬行實船田經政進攻不能拔、會義貞戰死軍潰、不詳其所終、

桃井尚義、亦新田族也、稱彌次郎、曾祖義胤、始氏桃井、尚義從義貞攻鎌倉、戰歿亂軍中、子義通、

贊曰、余閱鹿島文書、得我滿義公同從舉義之證、故謹揭而傳之、以列新田族人中、乃知我　德川氏之先公、世仗忠誠、不敢屈賊徒、厥後屢會厄運、流離各國、降迨　烈祖之隆興、遂克撥亂止殺、以開億載無疆之休治、猶周家先公之積德累仁、至文武而后興、八百之基業也、有源之水、竟放四海、信矣、要之新田諸族咸能同心協力、勉謀興復、未見一人如足利氏之骨肉相殘者也、於戯亦休矣哉、

南山史卷第廿八

武臣傳第廿五

成島讓侯卿　編輯

船田義昌、新田氏家宰也。義貞之在金剛山也、欲獲大塔王教以揚義兵、詢諸義昌。義昌曰、聞王潛匿近山、臣以便宜圖之。乃裝數卒為賊、登葛城嶺、佯為鬭狀。有眞賊窒硯、以為其徒、來救、因招捕之、論曰、非殺汝也。新田公欲稟大塔王令旨、能為導則釋死。賊曰、易々。數日果奉令旨至。義貞賴以舉義。方取鎌倉、敵將塩田道祐戰敗、其麾下狩野重光勸道祐自殺、私竊其家貲遁走。義昌聞之、怒其不忠、捕誅之。及由井濱筥根之敗、義昌勸義貞早退、以故得免於難。後戰于京敗死。經政亦義昌族也、任長門守。每從義貞于兵間。義貞與尊氏戰三井寺、之將引還、經政按轡諫曰、今利窮追、宜躡敵入京、混我兵於敵中、縱火喧譟、使彼不測我多寡、得以制賊矣。義貞曰、我意亦然。乃進入京、得大捷。後從義顯守金崎、城陷、諸將將自裁、經政曰、首將猶在、我輩何敢死。因匿海濱窟中、得脫。又從義貞攻足羽、不詳其後事。

栗生顯友、上野人也、稱左衞門、善射擊、膂力絕眾。嘗從義貞、與篠塚畑由良齊名、稱新田四天王。又以與篠塚等十六人同著笠號、進退並驅、謂之十六騎。建武二年、戰矢矧、破敵。筥根之役、射却東兵。義貞敗退、臨天龍川、運雨暴漲、架浮橋以濟。有鶴斬其網板者、義貞國人與馬溺、船田義昌目後軍從之、顯友擐甲跳入水、拔人馬上前岸。板斷、後軍不得渡。顯友黨名張久富雅名勇力、捉敵卒投濟之。又拔殘者二人、跳而過橋、板不動。眾感其矯捷。嘆尸麾下有如斯材武、而猶敗走、豈非天乎。三井之戰、僧徒毀撤橋、軍不能進。顯友與篠塚視傍塚上建二大木塔、笑曰、此是好材、架橋濟軍、孰與建塔冥福乎。奮力拔之、並架以濟諸軍。畑時能、亘理忠景戲曰、卿等脩橋監也。至戰則我輩任焉。進薄陣、敵出槍亂刺、忠景奪得十六枝、時能以脚蹴折門樞、僧徒駭散。義貞兵大進、城遂陷。後從北行、義貞在金崎、使義助義顯分兵赴瓜生保所據杣山城。保俄叛、從士稍々亡走、財餘十六人。欲返金崎、又聞受重圍、恐不能入。或勸走越後、或勸自刎。顯友曰、今敵梗諸道、以此寡弱、安能得遠走乎。徒死亦無益也。不如多設疑以誑敵、或得返入。脫其不成、則効死君前、不亦好乎。眾皆解巾、經綿長竿、建諸深山寺林表、以為旗幟狀、自臨十六人大呼突敵陣曰、援軍二萬至矣。敵回顧旗幟、以為眞、狼狽解圍而散。眾因得入城。尊氏怒其怯、又發大兵來攻。顯友一日出城、揮巨棓擊踣敵四五十人、餘莫敢進。城陷、將自裁、會船田經政沮之、同謀後舉、出城脫走。後不知其所終。

據新編武藏風土記及篠塚家譜篠塚名重廣

篠塚某、武藏人也。畠山重忠之後、任伊賀守。驍悍、武技精絕。從義貞戰筥根、軍敗、殘兵纔五百、路遇僧、僧說曰、昨暮脇屋公敗走、賊兵充滿伊豆府。以此少弱、恐路不通。篠塚與栗生顯友並驅、二人撥館、作氣曰、以我五百當賊八十萬、眞可謂一騎當千矣。汝等看我

隱岐毛利北條及天正本太平記作隱島爲是即備後因島也或云隱岐當作神島

啓行破敵、因疾闘而前、一條某伺間、欲押義貞、篠塚捉某投丈許、某亦矯捷、直立不僵、仍來向篠塚下馬一蹴斬其首、從卒集圍篠塚、又蹴殺九人、衆畏不追、義貞頼得脫、尋戰三井有功、後從義助往伊豫、與大館氏明守世田城、會義助卒、敵將細川頼春來攻三旬、城陷、氏明徇節、篠塚一人揮鐵棓出城門、大呼陷陣、敵辟易莫敢遮、從後亂射之、篠塚顧咲曰、奴雖弱矣、豈穿我堅甲乎、且歌且行、夜半抵今張浦、全鎧入海、騰乘敵艦、舟人愕然、篠塚曰、身是篠塚也、非害汝、送我至隱岐、親擧重錨建帆檣、斷々熟睡乎篷底、舟人慴慄不敢違、遂達隱岐、其後事軼而不傳焉、而有女名伊賀、亦以勇力聞、入宮事後村上母后、方高師直之犯行宮、太后同席避穴太、後宮從者財數人、臨吉野河、橋斷不得過、伊賀便拗大樹枝、接斷板以濟太后及諸妃嬪、賊退試使有力者折彼枝、不能云、又

正平二年春、太后宮屢有怪、命宿衞士修蟇目法以禳之、不息、及夏一夕暑甚、女散步宮庭詠歌、須搖志佐哉、麻豆布玖加世耳和須良禮底、太毛止耳耶登須、與波能豆支加計、忽聞樹上有聲吟白句、云、惟是心閑身自涼、視之異形獰惡、云我是藤原基任也、師直之亂、爲太后殞命、而追祭不及、故來訴耳、伊賀以狀奏、因命吉水院主宗信讀經以資冥福、怪遂絶、人感其膽勇、後嫁楠正儀、

畑時能、武藏人也、魁梧多力、倜儻而有謀畧、兼長射馭、自少好角牴、東八州莫敢較焉、後徙信濃、以佃獵爲業、每從義貞有戰功、西討之役、同大井田氏經等陷船坂、義貞北行、據杣山、敗兵稍集、時能亦降附加賀人敷地山岸上木等、攻略細呂木、時出攻大聖寺城陷之、略加越二國、以屬官軍、及義貞徇節、奉義助命、守越前湊城、北兵來攻、時能以少兵死守、歷年不下、而兵勢稍衰、會後村上

登、作頒還詔討賊、義助欲取黑丸城、傳檄諸將同發、時能奮喜、輒得兵三百、攻金津長崎河合河口等十二砦、悉拔之、斬首八百、嬰孩莫遺、敵將河合種經來降、時能合其兵、夜登足羽城東山上、鼓譟俯攻、城兵震怖、燒城遁、於是官軍重復越前、時能之功居多、旣而敵怒前衂、發大軍來進、義助爲見敗、捨杣山走北道、一時又陷、獨時能以廿七兵、與一井氏經守鷹巢城、城高峻不易攻、足利高經高師重圍守數匝、搆卅餘砦逼之、時能有姪僧快舜、及僮惡八、俱驍勇、又有狡犬、號犬獅子、善解人意、時能乘夜率二人出城、先放犬覘敵、有守備則一吠而出、懈弛則掉尾如告狀、乃跟之入亂叫擊其不意、敵錯愕、捨鎧仗走、每夜雖不陷一二砦、敵患之、或至餉酒食以謝免害、上木家光圖義貞旗下士也、後降高經、至此北軍中流言、家光輸糧於時能、又有榜高經軍門、曰、欲打畑、先剃上

木、於此高經寢疑家光、家光憤恚、冒曉率兵薄城、北兵視之、皆踊躍競登、時能候敵近、開城門出擊、惡八又投大木、壓死七十餘人、敵恐不復近城、時能謂寡弱究不能持久、不如出奇以決勝敗也、留一井氏政守城、提快舜以下十六人、上伊地山、建中黑旗以引敵、高經意平泉僧兵來援官軍、自率兵三千來擊、時能呼曰、畑將軍在焉、高經盍來鬪、因揮薙刀縱横馳突、敵皆潰、爭絶水遁、戰酣快舜被七創亡、卒五人、時能亦負數瘢、流矢中肩、鏃深不出、三日死、自是北道官軍萎薾不復振矣、

瓜生保、越前人也、有四弟、曰僧義鑑、僧源琳、曰重、曰照、俱以驍勇顯、建武二年、北條時行之亂、保與加賀人敷地上木等、邀擊名越時兼于大聖寺破之、延元元年、新田義貞北行據金崎、而命義助義顯赴保所守杣山城、以徵近國兵、保與二弟、携酒饌、迎勞于餔

並驛、又傾囷以餉軍糧、義助子劍馬於保、保亦獻絲服廿襲、又慮諸士衣單薄、出錦絹數千、裁衣以充冱寒、時足利尊氏强帝作討義貞詔、頒與北道諸將、保視以爲實、假據杣山應于敵、義鑑雖浮屠、頗有義慨、來詣並謂義助曰、保輕佻信僞詔、無可如何、姑俟其悔悟、聽之共援金崎、然無主帥則不可、願付一公子於貧道、率以周旋、音訖聲淚俱迸、義助察其至誠、以脇子義治、引還金崎、義鑑從此日謀擧義、而保將高經圍金崎、久之城不拔、保意義鑑擧事不成、禍必及我、不如歸城戮力諸弟共死生也、因陰求與謀者、瞞營有宇都宮泰藤天野政貞、會論北條新田足利三氏旗幟優劣、皆稱新田一引紋、保心喑憙、日贈酒茶以通好、及交漸密、告以大事、于時圍守既久、將卒多脫還、高師泰設關制之、令無驗者不得過、保佯爲輸杣山馬芻於首帥、營請百五十人信牌、師泰授之、保陰飭改爲三百人、與泰藤政貞俱通得還杣山、與義鑑等謀、奉義治爲帥、建旗于飽和祠前、義卒稍集至千餘、乃分半屯湯尾山、以杜北路、又城於燧城東南險要、儲穀七千石、爲自固計、師泰聞之曰、事若遲緩、貽害匪尠、分金崎兵六千來攻、保先燒其來路人家、敵至無息、日暮疲甚、四散求民屋投宿、夜半大雪、保與泰藤等縱火擊其不意、敵敗走、人馬俱沒雪、高經惧、還越前府城、路次新善光寺城、保進拔之、斬獲數百、梟首杣山河原、於是近隣將士、及平泉豐原僧兵接踵來附、軍勢大震、明年春、保與諸弟出援金崎、季里見時成爲帥、師泰命今川賴貞、將大兵逆于隘、我兵敗奔、時成進爲重兵被圍、殆危、保義鑑返救、餘弟亦欲同赴、義鑑瞋目叱曰、汝等遺平日誓約乎、今我二人殉節、使汝等猶存、則他日興復之望猶在、若四人同死、何以圖後擧乎、三弟猶豫未敢進、保及義鑑、姪

七郞與時成俱戰歿、重等收殘卒返杣山、時陳亡家號哭不息、獨保母神色如常、謁義治曰、敦賀之敗、使里見君戰歿、抑兒輩不力之所致、賴有二兒從死、足以少償責耳、彼輩起大事、死使以足滅賊、雖闔族何辭、尙有餘三兒、再擧可圖、此妾所以輕哀爲喜也、因起爲義治行酒、衆皆感激思奮云、既而金崎困弊日甚、義貞兄弟踰城遁至杣山、源琳重照再欲援金崎、而兵力寡弱、遲疑間金崎遂陷、三年、義貞招糾義旅于杣山、表重爲越前守、照爲加賀守、命成妙法寺城、從義貞擊高經有功、及義貞死、義助使重照退守杣山城、後村上即位、從義助攻高經走之、未幾北兵大至、義助敗走、北道悉爲敵有、重照後事闕而不傳、

由良具滋、上野人也、常從義貞有功、金崎受圍既久、糧竭衆罷不能復拒闘、具滋與長濱顯寬奔告義顯曰、賊既奪外城、勢不可支、請超移東宮於外港、而后諸君就命、其間我二人者致死以捍賊耳、率廿許人出、時斷食日久、飢困寸步不能進、乃嚼尸肉啖之、戰半餉、血流被體、渴則飲血潤喉、聞義顯既死、曰、等死與賊帥死耳、乃冒高師泰陣戰死、至正平中、有新左衛門者、從新田義興鬪死於矢口渡、未知其屬與具滋同異也、

亘里忠景、三河人也、本姓鳥居氏、熊野神官鳥居行忠與其弟爭地、遷住三河渡里邑、因更氏亘里、名忠氏、忠氏子忠吉、乃爲忠景父、忠景屬新田氏旗下、以勇武善射擧著稱、屢有軍功、義貞之受圍金崎也、內外隔絕、未知車駕南巡、而忠景陰遣芳野、得宿告勅、結其髻中、泳水沈浮數里、漸得達城、於是城中始知南幸、兵氣少蘇、後避亂歸老三河、復舊氏、稱鳥居藤左衛門云、

贊曰、四天十六騎之徒、皆萬人敵、得其一猶可以橫行一方、況於

濟濟兼有乎、足以見左羽林之得士也、夫以羽林之兵寡、輔以諸族之勇敢、而又有兹踊之材武、竟不能以滅賊靖難、命矣哉、

南山史卷第廿九

雜傳第廿六

成島譲儉卿　編輯

中原章房
伊賀兼光
富部康連
廣橋經泰
源康村 康方
大江景繁
中原章典

中原章房、歷事後宇多後伏見後二條、花園四朝、爲大判事、學術優深、最練法律、及後醍醐帝、殊被寵侍、引參庶務、方帝之再謀討北條氏也、參議文武、皆遭迁殺、帝不勝憤恚、將遂舉兵、密召章房議之、章房諫曰、前日一謀、賊既逞凶威、今若再舉不濟、朝廷何力以制之、其反噬可恐也、願加留思、帝謂章房親信、必有以貸其議、故告以密策、及此恐其泄、將命平成輔謀之、成輔因以利啖惡徒瀬尾某、刺章房、某伺章房詣清水寺、俯拜八幡神祠、自傍斷其脰疾走、從者追之不及、章房二子、曰章兼、章信、聞變趨至、舁父尸而還、日夜蹤跡、始知出於某、因謀報之、會章兼疾、章信束甲爲車卒家僮數十人、天明往圍某宅、搜索不獲、適見衣襟自梁垂露、以長刀抉承塵、某窮將跳下、偃截其股墜地、猶握刀不止、遂刺殺之、章信毀其家、縛其弟、挂賊首于車而還、道路觀者、嘖嘖稱快、初元僧楚俊投化善相人、見章房、謂其不終、果然、

伊賀兼光、鎮守府將軍藤秀郷之裔、父光政、山城守、爲六波羅越訴頭、以家世職義訟、兼光頗熟政理、元弘之亂歸正、以才能累被寵恩、與楠名和結城諸人相比、建武元年、爲若狹守、尋任土佐守、直雜訴決斷所、爲記錄所寄人、兼預議賞事、尊氏之犯闕、兼光與大納言藤師基、拒大江山、尋從叡山、迨還蹕、兼光與南部時長、足達遠宣、名和義高等、俱走南部、帝幸吉野、兼光復起兵勸王、未幾戰歿、（桑保冊間記云、正成、長年、兼光、親光等皆隕戰場、而不指言北何年在何地戰死、太平記亦闕、今無所考、）

富部康連、參議三善清行之後也、祖康信、仕右大將源頼朝、參預幕政、子孫襲職、康連、爲大舍人頭、建武初、直雜訴決斷所、及僧惠法據飯盛山叛、康連奉勅、與楠正成往圍之、募高野僧徒平之、同名和義高楠正季等、爲逐所否徒、延元初、直武者所、尋卒、子資連、任左兵衛尉、奉事南山、（案紀伊國遺文寄元中間、有刑部少輔康連名、蓋資連之子姪也、）

廣橋經泰、不詳其閥、任修理亮、後爲肥後守、建武中、從源顯家赴陸奥、當司海道招撫事、延元元年、顯家入援、經泰留守靈山城、三月發兵攻相馬光胤、拔其小三保河股城、結城宗廣族人及光胤、戰于宇多莊、經泰援之、又攻其小高城、無利、四月常陸賊起、擊平之、及顯家還鎮、俱攻小高拔之、誅光胤兄弟五人、後與源顯房、奉理岑親王、保小田城、及城陷走吉野、天授四年、奉勅起大和紀伊兵、以規取北方、於是楠本正高等起畧紀伊、北方大震、足利義滿親出陣東寺、分遣山名細川諸將來拒、官軍與戰不利、正高死之、經泰不知其所終、

源康村、右大臣能有之裔也、始祖康季、仕白河帝有寵、任左衛門尉、爲檢非違使、迨帝脫屣、始置北面士、以備宿衛、康季其一也、爾後子孫世襲檢非違使、爲北面士、氏族繁衍、康季曾領河內坂戶牧、爲別業、因號坂戶判官大夫、故其流派總稱坂戶源氏、祖康行、

父康卿、皆襲職、康村任右兵衛尉、轉左衛門尉、爲撿非違使尉、南山、正平中高師直來犯、時有瀧口長重者、聞敵至倉皇先遁、康村戲咏歌嘲之曰、吳與之野賀、阿理斗農古衣之、多農具如硯、於如庇波奈遠毛、奈當之斯留可奈、蓋瀧口者宿衛之官、武夫之所職、而長重先遁、故譏之也、人以爲談柄、長重聞之、且耻且卿、後及移蹕於賀名生、有人爭吉野水源之境、訴之、因遣康村撿視其地、熊視既畢未還、爭者先至請裁決、撿非違使別當使人徵召康村、康村移時漸來、謝曰、老脚踏躊山路崎嶇、以故致遲々、非敢稽緩也、長重在座、聞之卽詠和歌、與之能賀波、曾能美奈可美遠、多太須美乃、於比留許里斗良、奈登夜須武羅牟、聞者大咲、文中元年、遣建吉野十津川河津國神社、康村監之、子康藤、左衛門尉、孫康方、

康方、任左衛門尉、善游泳、嘗陪興良親王、游吉野川、親使鳥鬼捕香魚、康方曰、以爲嘴餘、充供御甚褻、臣善打魚、請試之、因脫衣裸體戴烏帽、立水次、下網再四、不獲寸鱗、王左右皆咲、既而康方跌落水、久之不出、急喚泳者覓之不得、晌時忽視帽尖乍浮乍沈、則康方左右腋大魚各一、騰上殿上、咲曰臣將覓巨鱗以供珍膳、固知網之不足以獲雋也、故周索水底、至宮瀑下獲焉、然猶未足以爲奇也、觀之肥大非常比、王大喜、盡歡而還、

大江景繁、家號三條、世爲北面士、景繁襲職、事後宇多帝、常侍左右、後醍醐帝時任刑部太輔、延元元年、帝聽尊氏僞欵、還闕、御花山院、尊氏恐分拘左右侍臣、獨放景繁給事焉、踰月、由侍妃密奏曰、方今新田義貞據金崎、累破賊兵、而創白山僧徒爲之聲援、北地官軍復振、而從駕諸臣如菊池武重等、多逃還擧義本國、滅賊之機已兆矣、陛下乘間幸大和地方、頒詔四方、以增官軍聲勢、雞皇化于宇內也、帝悅、次夜蒙婦人衣、使內侍奉三神器、從壞垣而

出、景繁擁帝上馬、荷神器、與侍從忠房扈行、時夜冥暗不辨咫尺、帝詠和歌、俄有赤光燭路、因得前行、天明至穴太、遣景繁招諭吉水院、僧徒三百人來迎、尋楠正行等諸將來衛、王師復振、正平七年、足利義詮兵犯八幡、官軍敗潰、景繁死之、

中原章興、家號冷泉、世業明法、爲撿非違使、襲巡察糺斷職、章興、任左衛門尉、授從五位下、建武中、直雜訴決斷所、從駕南山、正平中、與大江景繁共戰死八幡、

贊曰、章房婞直、用招奇禍、兼光精忠、恩寵是荷、南轅之識、實創景繁、諸諫不已、康方康村、蟬聯襲職、坂戶之源、

南山史卷第三十

雜傳第廿七

氣比氏治
尾張昌能
宇治惟澄
津守國夏
度會朝棟
僧文觀(圓觀 忠圓)
僧俊雅
僧良忠
僧祐覺
僧宗信
僧聖尋
僧忠雲
僧賴意
松翁
朴翁
道祐

成島讓儉卿 編輯

氣比氏治、越前人也、世爲氣比社神官、後醍醐帝在叡山、將回駕于闕、以氏治在國、北陸道通、命新田義貞、奉皇太子、往北國、經畧、義貞行抵敦賀、氏治與其子齊晴、率兵迎入金崎城、既而北兵來攻、齊晴力戰却之、及城陷、尊良親王新田義顯等自殺、氏治備舟、齊晴急索舸、載皇太子、繫纜于艀、且挽且游數里、達蕪木浦、囑浦人曰、此君異日日本國王也、汝等謹奉送杣山、言訖復游還城、撫父尸自刎死、

尾張昌能、尾張人也、其先季將、任尾張目代、爲熱田神官尾張員職壻、生子季範、員職後以職讓季範、故子孫世其職、俗稱大宮司、祖範廣、承久之役勤王、爲北條義時褫職、至父家範復舊、昌能繼職、任攝津守、建武中直武者所、北條時行之亂、擒獻其將三浦時繼、(案大宮司家譜、擒獻時繼者、爲昌能子昌胤、)義貞東征、昌能發兵會諸鷲坂、(家譜以兵會義貞者、爲昌能兄親昌、且源雄爲親昌法稱、)有功、及王師敗退還京、尊氏之再犯、從駕叡山、後歸熱田、削髮號源雄、從源顯家入援、顯家敗死、還國、正平中發兵與原蜂屋諸人、擊北方所置目代、走之、

宇治惟澄、肥後人也、父曰惟直、家世奉祀其國阿蘇神祠、世稱阿蘇大宮司、元弘中、惟直從北條氏命、與惟澄攻金剛山、既奉密勅、還國、起兵討賊、從菊池武敏之拒尊氏於多多良濱也、惟直與武敏血戰、蒙創走小杵山自殺、其弟光直亦爲敵所擒殺、迨興國中、勅以肥後守富莊、賜惟直父惟國、以賞二子死節、惟澄繼父勤王、元弘中、從菊池武敏、攻少貳貞經于內山、又戰肥後唐河、有功、後攻南鄉城、斬一色範氏臣三村某、建武三年、從菊池武敏、及佐竹氏義、戰豐福原、敗績、爲敵被斫乘馬、茲時肥後太牟禮敵、獨惟澄不屈、數與敵抗戰、延元二年、尊氏遣一色賴行、來鎮筑紫、惟澄與菊池武重、邀擊大塚原、斬敵將數人、陷矢部山津守二城、又從三條少將(名闕)、戰守富莊、敗績、惟澄力戰竟敗之、族人部卒多死、三年、少貳賴尚率兵數千、來圍伊佐城、惟澄僅以卅餘兵防戰却之、又陷鄉浦南鄉、進略日向、拔野尻築城小國、豐後兵來攻、擊破之、興國元年、族人惟時據南鄉以叛、發兵攻之、豐後肥後兵來拯、與戰

據阿蘇家譜、惟澄父惟國也、惟直惟時之子、惟澄之從弟也

光直當作惟成

求請惟澄任筑後守、正平十九年卒、子惟賢嗣

按西成郡有津守鄉、以鄉名爲氏也

被創、竟斃之、四年、拔矢部城、塹柵以逼惟時於田口、河尻幸俊託磨守直來救、惟澄與菊池武光合兵擊破之、正平元年、賴尙取守山關、惟澄進擊、頗有鹵獲、賴尙欲拔穜山黒壓城、以通八城道、惟澄又發兵爭之、遂却其軍、後拔大友某所據小野城、進陷敵數城、凡惟澄結髮大小百餘戰、斬敵數千、而其身亦被七創、族人部卒死者百餘人、正平三年九月、自疏其父祖以來勳伐、以奏行宮、不詳其終、

津守國夏、攝津人也、家世爲住吉神官、兼攝津守、故稱津守、父國冬、任祭主、國夏襲職、叙從五位上、元德中、朝識修造住吉社、以國夏爲攝津守、及討鎌倉、勅國夏祈戰勝、事平進從三位、正平八年、後村上帝還京、路次住吉、御國夏家十又八日、進正三位、未幾卒、國冬能和歌及吹笛、故國夏亦傳之、兼善打皷、後醍醐時叡山諸堂成、張樂落之、國夏後至、不遑執樞、急脫其靴、蓰投以諧音節、人皆感其捷妙云、三子國量、國貴、國實、國量襲職、十五年、帝重幸住吉、授國量正四位下、又賜御製、後歷修理大夫攝津守從三位、

度會朝棟、伊勢神官也、家稱伊賀或曾禰、延元四年、行宮授從三位、爲一禰宜、朝棟善和歌、其所詠多載續千載、風雅、新千載諸集、方宗良親王之選新葉集、採入其歌若干首、與國三年卒、此餘伊勢神官若家行、通詮、盛行、行治、朝英、季長、多以和歌見選入新葉集云、

僧圓觀、初學叡山、戒業精錄、有龍象目、爲五朝戒師、住法勝寺、文觀住醍醐寺、兼東寺長者、忠圓住淨土寺、並爲後醍醐帝所眷祟、帝之討鎌倉也、忌武人驟難徵用、先藉僧兵、以啓兵端、故屢幸南都北嶺諸剎、以撫其徒、而又引玆三僧、以參密議、元亨二年春、托

祈後開平誕、召集闔國名緇、別延圓觀文觀於宵殿修法、其實詛北條氏也、事漏、高時遣人西上、捕致二人於鎌倉鞠治、以圓觀爲歷朝戒師、釋不問、文觀連遣考掠、粗白其事、忠圓尤怯、未問先自首服、密策與謀、悉白無遺、高時乃流文觀于硫黃島、忠圓于越後、圓觀于陸奥、迨中興皆得還、圓觀奉勅吊北條氏亡卒、叛一剎於鎌倉、稱寶戒寺、正平十一年歿、文觀恃恩驕橫、納賂殖貨、又畜養無賴、每朝闕、從圍輿前後數百人、尊氏犯京、文觀與義助拒諸山崎、兵卒爭先降敵、正平十二年、卒于吉野、

僧俊雅、後醍醐帝之外舅也、稱峯僧正、笠置之敗、北條氏執之配長門、其國探題北條時直頗折辱之、及反正、俊雅以緇流、稱決九州庶務、時直窮蹙、就少貳賴尙乞降、膝行謝罪、俊雅謂曰、方我受卿辱時、寧期有今日、禍福驟變、何常之有、我不忍復報卿、請其一死、因馳驛以聞、帝特免時直、給其食邑、俊雅不知其終、

僧良忠、良實子、見養於伯父左大臣師忠、以其實關白良實之孫、叙法印位、故稱殿法印、親事護良親王、元弘初、從駕笠置、與源具行謀、頒下徵兵詔于諸道、無何城陷、帝幽六波羅、良忠又欲奪駕不果、被執、北條仲時使人問曰、天子且不能免難、況僧等欲奮臂奪駕、可謂計粗而罪重、良忠慨然曰、普天率土、孰非王臣、拯主敵愾、臣子常分、豈謂非計哉、辭色壯厲不屈、仲時卽欲刑之、寮屬諫宜延死以餉致餘類、因嚴囚一室、良忠多力、破戶佚去、三年四月、糾兵三千、與赤松則村攻京、不利、退陣八幡、尋又與諸將入京、爲叡山僧兵見敗、及亂平、其部卒暴掠洛中、毀庫奪財、足利尊氏捕得廿餘人、以其有慽於護良親王、梟諸六條河原、大書曰、大塔王侍人殿法印手兵、坐盜處刑、良忠憤恚訴王、王怒欲誅尊氏、王之

禍端由此起云、迨後王被幽、勅誅其從臣三十人、蓋貝忠亦在其中云、

僧祐覺、初居法勝寺、學律、稱覺應坊、方帝之御伯耆、入叡山、爲僧兵、後從義貞東征、戰箱根、使童十人兜插剪綵梅花、僧兵卅人均服從之、先衆進、敵射殪八童、僧徒怒赴之、殺敵無算、東兵少却、及義貞敗退、同還京、時車駕避賊、急幸叡山、僧徒未有一人迎欵者、僧英憲先至、帝命喚筆硯草、祈戰勝書、納于大宮神殿、尋僧定宗以五百人來護、吐實誠學、帝心賴焉、定宗點諸院民屋、以定官兵居處、初祐覺率兵來候禁內、以駕既登山、還徵僧徒、於是僧兵大集、輸錢六萬貫、穀七千斛、祐覺分給官軍、上下初安、既而鎭守大將軍源顯家率大兵入援、至湖、勅祐覺以船七百迎之、義貞等議攻京、僧徒貪功先進、攻宇都宮公綱于神樂岡、祐覺以三百人先登、部下僧全村驍悍善射、以巨箭射敵、敵陣動、祐覺因縱兵擊走之、車駕再幸、祐覺復督錢穀、以充軍資、數月糧竭、賊又梗餉路、以故軍中大窘、祐覺乃下山、擊敵將小笠原貞宗於野路篠原、敗還、從帝還闕、尊氏以帝之登山、祐覺爲之首謀、命斬之、時屬歳暮、臨終詠歌、以還法勝寺僧慧鎭、於布加多能、斗志能久禮乎、於毛比志耶、和加美能波弖毛、古與比奈利計里、

僧宗信、住吉野吉水院、叙法印位、吉野舊有兩執行者、曰吉水院、日新熊野、對管一山僧務、護良親王之據吉野城、宗信專翼之、故新熊野主岩菊怒、導東兵陷城、宗信從王出走、亂平還住、後醍醐帝潛出花山院、駐蹕大和穴生、遣大江景繁、諭告宗信、宗信會僧徒於藏王堂、議曰、在昔天武帝避難茲地、終開昌運、今聖主擁神器來莅、我輩盍竭力迎護耶、衆僉從之、乃發兵三百奉迎、營行宮、

御焉、延元四年、帝崩、衆情洶洶將潰、宗信諭衆曰、先皇臨崩、勅以翼儲后討逆徒、遺勅在耳、而諸公豈忍遽拋道志、況又忠烈之士、具列各國乎、我請數之、上野有新田義興、武藏有新田義宗、越前有義助義治、其族分據各國者、亦餘四百、外此則筑紫有菊池松浦等、四國有土居得能、淡路有阿閒志知、安藝有熊谷、石見有三角成合、雲伯有名和、備後有櫻山、備前有今木大富、播磨有吉川、河內有和田楠、大和有三輪西阿、伊賀有江塚、伊勢有九鬼愛曾、紀伊有湯淺山本、遠江有井伊介、美濃有根尾、尾張有熱田神官、越前有小國風間、近江有儀俄高山、叡山僧徒有圓宗院、此皆傾心王室、不以安危易節者也、且宗信而在、行宮又無動搖之虞、宜速須遺詔于各州、以圖恢復、既而楠正行以兵二千來衞、於是衆心初安、或曰、後醍醐帝遇宗信優渥、以皇姬配之、誕一子、賜諱曰尊壽云、

僧聖壽、關白基忠之子、住東大寺中東南院、爲大僧正、兼笠置寺別當、元弘之亂、帝投東南院、聖壽先迎入松嶺寺、以察衆徒向背、以西室主顯實爲北條氏族、僧徒憚無敢應者、乃奉帝往山城鷲峯山、重移笠置寺、於是王師稍集、及賊大兵來攻、城陷、聖壽被執、流于下總、事平還住、以笠置罹燹、奉勅再建之、

僧忠雲、贈左府源光忠之子、爲僧入延曆寺、任僧正、居大塔、以其族多奉事行宮、故忠雲亦得親侍、後醍醐帝大漸、忠雲侍御床、掩泣奏曰、神路山之花、再開無期、岩清水之流、俟清何日、聖運臻茲、其謂之何、陛下若有所思、請傳之臣僚、帝因囑以後事、如本紀中所載、正平七年、足利義詮使赤松則祐來乞降、朝議許之、忠雲奉命入京、會義詮、授以免罪及討直義勅二道、義詮饗侍頗殷、十五

年、北兵大擧入寇、藤隆俊軍敗、走阿瀬川、人心洶々、又住吉社楠樹無風而折、人皆以爲楠氏顚覆之兆、忠雲諭衆云、違變脩德、轉禍爲福、此安知非祥瑞邪、人心因安、廿年五月、天王寺金堂成、命忠雲慶讚之、忠雲想法祖明雲嘗管此事、因賦和歌、和我鳥麻氏、岐衣奴計賦利能奈伍里乎毛美留曾氏加志能、阿乎波宇都志岐、後事不詳、

僧賴意、住東寺、稱日野僧正、後醍醐帝還自伯耆、賴東寺松子坊、時正三伏、凉風颯起、帝諭以其庭松典故、賴意謹對、且獻歌以頌其還偶、宇衣於岐之、氏加志也加爾氏、知倍利計牟、介布能美由岐波、麻豆加世能古惡、延元三年、義良親王遭颶風、至伊勢篠島、帝遣賴意往慰之、賴意詠歌、以賀親王、加美可世也、美布爾與須羅牟、於岐豆奈美、多能美於加計志、伊勢能波麻倍珥、明年三月、親王立爲東宮、賴意又賦和歌稱賀、波奈能伊[illegible]、乎利能古惡麻氏、登岐耳阿布、播留能美也、爲曾、比加利古乎奈流、正平七年、車駕還京、賴意爲東寺長者、兼領醍醐座主、建德元年二月、以値後村上帝大祥、帝親寫蓮經於先皇短籍背、命賴意修八講會、以薦冥資、後住河內藥仙寺、文中元年三月、頒賜大般若經於彼寺、以充其長日轉讀也、爾後每先朝忌辰、必於本寺令修追薦典云、

松翁、佚其名氏、或曰名吉房、親事後醍醐帝、登遐之後、不勝悲慕、大葬既畢、薙髮號松翁、結廬陵傍、晨夕拜掃不怠、値秋夜月明、詠歌抒懷、伊麻波播也、和須禮波豆倍岐、以爾之郷衰、遊毛比伊底與乎、須米流豆岐加奈、常與釋兼好暱遊、隱操不衰、又雜錄南山君臣事蹟一卷、曰吉野拾遺、今猶傳世、栗山愿曰、吉野拾遺作者松翁、世未知爲何人、學者讀文祿淸談、得一證曰、命松丸者善倭歌、今川了俊每與之談倭歌、命松丸蓋嘗著書、叙事引歌、記當時之態、今見淸談所引、全與拾遺之文無異、因知松翁乃命松也、又云了俊所著落書露顯、亦云命松丸、兼好法師之弟子也、

朴翁、不知何許人、隱居南山、自號遊和軒昨木子、學通古今、其言往往奇中、正平中、足利直冬歸欵、討其父尊氏以自效、右大將實

世勸帝聽之、且賜征討綸旨、朴翁竊歎曰、振古廢興之道、莫非違倫理與否也、忠孝相依、倫理之大者也、昔者舜至孝也、堯擧之而天下從理焉、故云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苟悖此理、覆滅必踵、今直冬欲假朝威以戕其父、悖理莫大焉、朝廷納之、授以節鉞、濫典莫甚焉、彼既不孝於其父、又安能忠於我君乎、此行雖捷、其竟不濟乎、後果如翁之言、

道祐、俗名祐氏、足利氏之族也、泉州志以爲足利義氏四子、然尊卑分脈、義氏子有有氏、而無祐氏、且義氏爲尊氏高祖、其子至正平中、無生存之理、當是其曾玄之屬也、幼而喪父、與母共居堺浦、薙染爲僧、改名道祐、初學天台、後爲釋覺如之徒弟云、道祐以正平甲辰之歲、鋟板論語集解、以傳于世、其書迨後、流傳淸國、錢曾者獲此大喜、以爲朝鮮刊本、謂筆畫奇古、如六朝初唐人隸書碑板、未知正平是朝鮮何時年號、錢曾讀書敏求記云、童年讀史記孔子世家、引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已矣、竊疑古文論語與今本少異、然亦無從辨究也、後得高麗鈔本何晏論語集解、檢閱此句、與[illegible]書脗合、因思子貢當日寓嗟歎意于不可得聞中、同一顏子之如有所立卓爾、故以已矣傳言外微旨、若脫此二字、便作了語、殊無低徊未忍已之情矣、他如與朋友交言而不信乎等句、俱應從高麗本爲是、此書乃遼海蕭公諱應宮監軍朝鮮所得、甲午初夏、予以重價購之于公之仍孫、不啻獲一珍珠船也、筆畫奇古、如六朝初唐人隸書碑板、居然東國舊鈔、行間所注字、中華罕有識之者、洵爲書庫中奇本、末二行云、堺浦道祐居士重新命工鏤梓、正平甲辰五月吉日謹誌、未知正平是朝鮮何年年號、俟續考之、夫道祐以足利氏之族、爲南廷版圖之民、而奉其正朔、可謂其知逆順矣、又以浮屠氏開雕聖經、播諸干戈擾攘之際、使天下周知斯道之大、可謂其志篤矣、皇邦鋟版之書、奚惟千百、而獨此書流傳異域、足以觀皇邦文化之隆盛也、故余表章而出之、得以列雜傳之末云、

贊曰、中古王綱之頹弛、乃有僧巫之徒、悍然執兵、與武夫相角逐、而浮屠爲特甚、其徒往往據名山、擁大衆、豪侈若大侯國、南都北嶺爲最、以故後醍醐之討賊、每藉其力、若祐覺之輸軍儲、宗信之

納鳳輦、其功偉矣、然以緇流傾世、至於如此、君子可以觀世變也已、松翁之肥遯者、皆道祐之鍾、經物學、在亂世洵爲罕匹、錄之以見斯文之未喪也、

南山史終

塚本明毅校閲

先人自幼潛心于史學。手不釋卷者。幾五十年。曾奉幕府之命。編後鑑三百四十八卷。書成。未及繕寫而捐世。不肖弘繼承遺志。校訂其書。進之幕府。實萬延元年十月某日也。其跋云。先臣某夙列儒林。每耽思於古今之典墳。專攻國乘。最罄心于南北之事蹟。慨舊史之未備。訪文獻之足徵。欲纂成一部書而補闕遺。以詳記爾餘歲所相纘承。私資動乏。竣功實難。伏遇文恭大

君隆興斯文。益廓蓮幕之宏猷。搜索往牒。新訂柳營之鉅典。爰命執政臣松平乘寬。傳旨先臣。以修室府歷朝之史。而繼鎌倉東鑑之編。先臣承命。竊欽得一朝之賜以了素望。省已特懼無三長之資以稱殊旨。乃抽天祿石渠之秘笈。旁求名山古刹之遺牘。稡攟窮力。僶溫潛心。傳信刊譌。專倣涑史謹嚴之裁。表正誅邪。竊揭麟經褒貶之義。易一十七載之裘葛。以表十有五公之往躅。名曰後鑑。蓋後鑑有正副二本。皆爲幕府史局所管。今不知其所在。其手稿在家者。弘往年進呈之修史館。以其卷帙浩博不易刊行也。今南山史刻成。此在先人。特其緒餘焉耳。然足以覲其勵精於史學之一斑。豈不亦盛乎。弘也不肖。夙受訓家庭。徒知讀父祖書。則對此篇未嘗不三復流涕。大方君子苟諒其微衷。有更大於此者。將傾筐鋟梓焉。爰書數語。以告讀者

云。

明治辛巳冬日　不肖成島弘拜識

明治十四年九月十日版權免許　定價壹圓

編輯者　成島譲倹卿

修文協會々員
出版人　静岡縣士族　片山平三郎
芝區巴町五十五番地　光岳院寄留

印刷賣捌　秀英舎
京橋區西紺屋町廿六番地

賣捌

芝區三島町　和泉屋市兵衛
日本橋區通壹丁目　須原屋茂兵衛
仝　貳丁目　山城屋佐兵衛
仝　三丁目　丸屋善七
小石川區大門町　鴈金屋清吉
日本橋區南傳馬町　近江屋半七
仝　穴山篤太郎
仝本町二丁目　中外堂梅次郎
仝　三丁目　瑞穗屋卯三郎
仝大傳馬町三丁目　袋屋龜次郎
芝柴井町　土屋忠兵衛
神田區通新石町　雁金屋仙藏
日本橋通二丁目　小林新兵衛
馬喰町二丁目　森屋治兵衛
西京　杉本甚助
大坂　梅原龜七
同　岡島眞七
薩州鹿兒島　徳重直助
同　吉田幸兵衛
長崎　鎌田勘次郎
藝州廣島　松村善助
筑前福岡　林斧助
尾州名古屋　栗田東平
信州長野　西澤喜太郎
越後村上　林新太郎
陸奥青森　池田吉助
函館大町　常野嘉兵衛
羽前米澤　須佐權平
同鶴ヶ岡　林助右衛門
羽後秋田　板谷五郎左衛門
陸前仙臺　白木半右衛門
同石ノ巻　小野寺貞助
岩代川俣　渡邊彌七
岩代本宮　原瀬萬右衛門
同福島　内池周吉
磐城平　駒木根伊右衛門
同白川　奥村屋市右衛門
上州沼田　塚田佐太郎
常州石岡　高野清兵衛
同土浦　伊沼彌助
下總佐原　正文堂利兵衛
同佐倉　中井藤右衛門
上總木更津　織本彌惣
同東金　多田屋嘉左衛門
武州熊谷　松枝祝三郎
同鴻ノ巣　長島爲一郎
同横濱　吉川伊兵衛

日本漢文史
籍叢刊
第一輯
紀傳體